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九冊目次

皇明名臣經濟錄五十三卷（一）（明）黄訓輯　明嘉靖三十年汪雲程刻本　〇〇一

皇明名臣經濟錄五十三卷（一）

（明）黃訓輯

明嘉靖三十年汪雲程刻本

名臣經濟錄五十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黃訓編。訓，歙縣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是書輯洪武至嘉靖九朝名臣經世之言。中闕建文一朝，以革除諱之也。分十門：凡開國一卷，保治十卷，內閣四卷，吏部四卷，戶部五卷，禮部七卷，兵部十三卷，刑部三卷，工部五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共一卷。每門各有子目。開國保治二門以時代爲序。吏禮兵工四部各以所屬四司分四類。戶部分圖志田土賦役給賜黃冊屯田婚姻漕運祿俸鹽法茶法課程賑恤十三類。刑部分律例論奏題奏雜論四類。以二部諸司皆以省分，無專掌一事者故也。內閣無子目，百司之總，無不該也。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亦無子目，篇帙寡也。明永樂閒，歙黃淮等編歷代名臣奏議，至元而止。雖門目浩繁，不無冗雜，而二千年訏謨碩畫歷歷可徵。是編所載，如陶安傳、劉基行狀、蹇義墓誌、李東陽年譜諸篇，兼紀言行；漢府趙府石亨曹吉祥之變諸篇，併錄時事；以及謝鐸焉用彼相說、何依休菴詩序之類，採及雜文；邱濬大學衍義補之類，至節取所著之書，不純爲奏議之體，故但以經濟錄爲名。其實奏議居十之九。與淮等所編時代相接，頗足以資考鏡。今附之奏議類中。其閒如湖廣碑錄之類，閒有濫收；或亦朱子名臣言行錄取呂惠卿、趙汝愚名臣奏議不遺章惇秦檜之意歟？分別觀之可矣。

皇明名臣經濟錄序

前中書舍人新安汪雲程撰

我
國家握曆凝圖纂華臨宇越百八十年於茲矣碩儒應運襄熙皞而矢嘉謨無慮數千餘論焉言迯而湮疏繁而不克統於一也維明憲副黃君訓羅遺索故銓品徽章爰萃成卷以經濟錄題焉錄竣且不能奉帙
楓宸附章中祕以廣其籍則是書終幽而莫振矣程以爲茲書之所紀也飾治之典也逸其籍匪以翼
熙朝之烈而導羣工之軌也何也蓋君子服采當圭居師錯事固將經鴻猷而濟寰宇者也典墳往訓蓍

烈昭回載經濟之理焉而泥故不可以裁時
列后彝章憲防於赫嚴經濟之法焉而鴻綱不克以備軌則是錄也固將闡遺經之理以通時贊
聖朝之憲所未悉者也陳疏宣力人隨代興矢志秉忠論乘時變所以納
玄策於
皇樞而致太平於累葉者其秉誠有所見而其言真爲可服者也故其潤制典以澤皇猷者尚其才樹新規以補遺憲者尚其密事更化以飭蠹敝者尚其通灼幾先以圖不見者尚其哲敷愚忠以批鱗領者尚其貞茲皆殫藴傾神憲謀酌慮或半籌熟竟載之虞裁或數言罄

終身之意緒故其疏章序述也上
奬綸俞而下諧僉議匪徒耀隅隙
之光以自文也顧言以人湮章緣
緐逸數君子所以展裁康濟者人
蓋不可得見矣嗚先正之謨而樹
后臣之鑒獨不於斯錄望乎是以
紀緐錄長雖微不略故勢不拘於
創守而業章垂訓者錄焉代不限

於後先而績懋匡時者錄焉職不
律於崇卑而謀深定國者錄焉論
不分於激諷而事專毗主者錄焉
風不析於南北而識裕通方者錄
焉文不必其疏於朝陳於野而理
切治典言晰機宜者錄焉又且別
彙疏門精品章而便稽覽首開國
以昭思艱肇祚之謀繼保治以勑

垂成交儆之戒先館閣以弘握樞
運化之原附九卿以懋分曹就業
之治雄章駿烈炳煥當朝者一展
帙而指掌矣則夫入官董治者譯
其文稽其事不惟往志而展采焉
所以嗣
明庭而光宅綏庶績而咸熙投艱調
其料勢當衡執其要軌者咸於斯

錄得之矣題以經濟果浮名乎哉
是錄也建休圖布國體密而不疎
辨而不詭則明先碩擅其能工編
摩續故實環絡群章勸成鴻典則
黃君訓肇其績至於讎校刻訛銓
敘有秩俾壽於梓程亦與有微勸
焉故敢僭言以冠諸端
嘉靖辛亥仲冬朔旦

皇明名臣經濟錄總目錄

卷之一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錄

劉基行狀錄　黃壽生

諭中原檄　宋濂

法天道順人心疏　王禕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彥良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上高皇帝封事　葉居升

華中書省對　許士廉

焉用彼相說　謝鐸

我朝度越歷代五事　謝鐸

卷之二

保治 永樂 洪熙 宣德

蹇義墓誌錄　楊士奇

夏原吉傳錄　王鏊

胡榮神道碑錄　李賢

胡廣碑錄　楊士奇

漢府之變一　楊士奇

漢府之變二　楊士奇

趙府之變一　楊士奇

趙府之變二　楊士奇

卷之三

保治 正統

雷震奉天殿奏請脩省疏　劉球

王振之變一　李賢

王振之變二　彭貫

王振之變三　李賢

王振之變四　劉定之

楊善使虜事　李賢

建言時務疏　劉定之

于謙憐忠祠記錄　夏時正

卷之四

保治 景泰 天順

休菴詩序　何宜

災異論事　孫原貞

軍民利病奏　孫原貞

章綸碑錄　尹直

石亨之變一　陳循

石亨之變二　祝允明
石亨之變三　李賢
石亨之變四　李賢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吳瑾硬錄　李賢
平逆頌　程敏政
卷之五
保治成化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題弭災脩德疏　姚夔

陳政治終始疏　彭韶
乞取回正太監疏　王恕
扶植國本疏　林俊
附端峰存稿一　邵銳
附端峰存稿二　邵銳
附送劉給事中巡撫山東　楊士奇
附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卷之六
保治弘治上
審幾微　丘濬
正朝廷　丘濬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升
題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　馬文升
彭韶行狀錄　宋端儀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題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巏
卷之七
保治弘治中
災異陳言疏　倪岳
癸巳封事　謝鐸

奏止奉送聖像疏　馬文升
地震陳言疏　馬文升
題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馬文升
卷之八
保治弘治下
應詔上書藁　李夢陽
奏記注言動　儲巏
勸行王道奏　張元禎
添進日講幷東宮性理書題　張元禎
卷之九

保治正德上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劾宦官疏　韓文

自劾疏　李東陽

論時政疏　李東陽

李東陽年譜錄

附錄李東陽年譜

秘錄　李夢陽

乞宥言官去權奸彰聖德疏　王守仁

劉瑾之變　李東陽

卷之十

保治正德下

題為宥小臣以全大體事　楊一清

題急大本圖治安盡脩省事　楊一清

諫獵虎疏　王思

奏宗社大計事　羅玘

奏丞定宗社大計絕窺覬事　羅玘

論時政疏　黃鞏

李紹賢哀詞　舒芬

用直　何景明

卷之十一

保治嘉靖

謝存問疏　王鏊

奏豫戒逸遊以謹君德事　湛若水

為脩省事　桂萼

論劾貪暴大臣疏　葛鳴

遵祖訓以端政體疏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事　鄭慶雲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論驕恣武臣疏　謝瑜

題添鎮守摠將官疏　張瓚

題為星變事　王廷相

乞留聖駕南巡疏　王廷相

天變自陳疏　王廷相

遵奉欽依條陳時政疏　汪鋐

卷之十二

内閣

楊士奇傳錄　王直

楊榮傳錄　王直

文章正宗對　楊士奇
詩法對　楊士奇
詔初即位事宜　楊士奇
開經筵疏　楊士奇
預備倉奏　楊溥

卷之十三
內閣
題緝熙聖學事　薛瑄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上中興正本策　李賢

上鑑古錄　李賢
乞重用老成　李賢
論輔養君德　李賢
題脩德弭災事　商輅
題脩德政弭災異事　商輅
題國本事　商輅
革西廠疏　商輅

卷之十四
內閣
題內降疏　徐溥

李東陽年譜錄
急皇儲疏　李東陽
諫調邊軍入衛　李東陽
嘉靖登極詔草　楊廷和
乞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卷之十五
內閣
論簡侍從之臣一　丘濬
論簡侍從之臣二　丘濬
論簡侍從之臣三　丘濬

論東宮官　王鏊
論內閣　王鏊
論史官　王鏊
論翰林
論內閣官制　王瓊

卷之十六
吏部 文選上
題減省官員事　商輅
題用賢事　商輅
覆給事中韓鼎公選法奏狀　王恕

議都御史避鏞保治奏狀　王恕
論王府保舉官員奏狀　王恕
議僉事顧就教職便養親狀　王恕
選用新舊進士兼懲寬避狀　王恕
議都御史陳言裨益治道狀　王恕
議給事中王珣陳言時務狀　王恕
給事中林廷玉陳言弼治狀　王恕
陳言輔治奏狀　王恕
覆大理寺丞驟別大臣奏狀　王恕
議太常寺缺官供祀奏狀　王恕

議徵王乞陞鈞州為府奏狀　王恕
會議借運糧儲行移奏狀　王恕

卷之十七

吏部 文選中

脩省陳言奏狀
議吏部尚書王僎等脩省狀　王恕
議知府言芳陞用科道官狀　王恕
議知州趙源乞開陞銜門狀　王恕
議脩蘆溝河官不當陞職狀　王恕
覆運使周軫選任運司官狀　王恕

再論工完乞恩奏狀　王恕
議太醫院缺官奏狀　王恕
議傳奉官陞職奏狀　王恕
議選用王府醫官奏狀　王恕
處置選用進士奏狀　王恕
議保用典樂奏狀　王恕
扶持公道奏狀　王恕
論御醫王玉不當陞俸奏狀　王恕
議經歷高祿陞官奏狀　王恕
議進士石存禮除官奏狀　王恕

議御史馮玘圖治奏狀　王恕
議都御史高崧乞全體統狀　王恕
議給事中王欽拾遺公道狀　王恕
奏為嚴餘防以祛宿弊事　汪鋐

卷之十八

吏部 文選下

災異陳言疏　馬文升
重明詔信老成以慎初政疏　馬文升
薦舉陳獻章疏　彭韶
急缺六科照例選補廣言路疏

定職官之品　丘濬
公銓選之法一　丘濬
公銓選之法二　丘濬
擇民之長一　丘濬
擇民之長二　丘濬
擇民之長三　丘濬
論官制一　王鏊
論官制二　王瓊
論官制三　王瓊
吏部文選司題名記　汪鋐

論選舉　李堂

卷之十九

吏部　驗封　稽勳　考功

封贈蔭敘議
論誥勅狀　李賢
議封贈繼母奏狀　王恕
議封兄在繼母奏狀　王恕
議王衡停止納財充吏奏狀　王恕
議布政使裁革承奉司吏狀　王恕
題泰和伯襲封疏　霍韜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論奪情非令典奏狀　王恕
論起復奪情不可為例奏狀　王恕
定奪欽天監官奔喪奏狀　王恕
議給事中盧亨脩明治道狀　王恕
議詹府陳言便民奏狀　王恕
嚴考察以勵庶官奏狀　王恕
嚴考課之法　丘濬
奉王冢宰書　周叙

卷之二十

戶部　圖志　田土　賦役

北直隸圖叙　桂萼
南直隸圖叙　桂萼
山東圖叙　桂萼
山西圖叙　桂萼
陝西圖叙　桂萼
河南圖叙　桂萼
浙江圖叙　桂萼
江西圖叙　桂萼
湖廣圖叙　桂萼

四川圖叙　桂萼
福建圖叙　桂萼
廣東圖叙　桂萼
廣西圖叙　桂萼
雲南圖叙　桂萼
貴州圖叙　桂萼
論井田　李堂
論均田　羅欽順
與友人論井田書　方孝孺
制民之産一　丘濬

制民之産二　丘濬
資治策奏　王叔英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貢賦之常二　丘濬
貢賦之常膚見　胡世寧

卷之二十一

戶部　給賜　黄冊　屯田

題乞恩分豁土地事　彭韶
乞正谷大用罪　林俊
查處皇莊田土疏
查勘畿內田土疏
題爲撫恤屯田官軍事　方日乾
釐革逃捕奏　方日乾
奏興利補弊以裨屯政事　方日乾
論南京屯田　余胤緒
論邊屯　王鏊
後湖志序　楊廉
奏爲黄冊事　楊廉

卷之二十二

戶部　婚姻　漕運　祿俸

婚姻議　朱善
漕輓之宜一　丘濬
漕運議　丘濬
屯營之田　丘濬
國朝運法五變議　邵寳
原漕河議　陸釴
成化七年漕例奏　滕昭
正德三年漕例奏一　王瓊
正德三年漕例奏二　王瓊
正德十年漕例奏一　叢蘭

正德十二年漕例奏　叢蘭
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叢蘭
正德十六年漕例奏　臧鳳
嘉靖元年漕例奏　俞諫
嘉靖二年漕例奏　俞諫
議處本折倉糧以蘇負累事
備運糧儲疏　唐龍
題折收俸糧事　彭韶
論祿米俸米　王瓊

論食貨　王鏊
冗食議　王鏊

卷之二十三

戶部　塩法　茶法

塩法對錄　李東陽
織造塩對錄　李東陽
塩法議　王瓊
兩淮塩法議　霍韜
題塩法議　梁材
代題議處塩法利弊事　章懋
整理兩浙塩政議　彭韶
進塩場圖詩疏略　彭韶
應詔陳言疏　王朝用
無基貧竈沙蕩碑記　田惟祜
長蘆運司志序　倫以訓
山東巡塩察院記　高尚賢
茶法

卷之二十四

戶部　課程　賑卹

市糴之令　丘濬

銅楮之幣一　丘濬
銅楮之幣二　丘濬
山澤之利　丘濬
論理財　李堂
題鈔關禁革事宜　梁材
臨清增備鈔關記　林瓊
新遷九江鈔關記　王汝賓
淮安戶部分司題名記　唐冑
滸墅鎮鈔關部使題名記　劉燁然
杭州北新關題名記　何瑭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奏急簡要以活饑民事　席書
論恤典事宜　鄭善夫
愍民之窮一　丘濬
愍民之窮二　丘濬
愍民之窮三　丘濬
恤民之患一　丘濬
恤民之患二　丘濬
卷之二十五
禮部 儀制上

總論禮樂之道　丘濬
禮儀之節　丘濬
進大樂律呂元聲書　范永鑾
論元聲書　楊廉
王朝之禮一　丘濬
王朝之禮二　丘濬
禮儀定式後序　劉三吾
奉三江先生論禮書　夏良勝
題禮儀事　賈詠
石彪失儀彈文　張寧

宗人府題名記　孫清
題傳奉事　倪岳
保全宗室疏　馬文升
王府喪禮議　彭韶
題處置地方事　項忠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林俊
題定禮儀以一典章事　毛澄
奏爲陳愚悃以隆聖治事　汪鋐
條陳事宜以重脩省疏
定親王繼封併行查勘疏

稽古典以備採酌事　嚴嵩
卷之二十六
禮部 儀制中
設學校以立教一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二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三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四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五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六　丘濬
提督學校條例

論太學狀　李賢
國子監革弊事宜奏　章懋
奏脩明教化事　謝鐸
脩舉廢墜疏　謝鐸
維持風教疏　謝鐸
奉均選擢以勵庶官事　賈詠
圖籍之儲　丘濬
章服議　宋濂
送莊僉事提學陝西序
明教　方孝孺

題科舉事　倪岳
劾輔臣壞科目疏　張寧
增解額疏　張寧
改便科舉以順人情疏
清入仕之路　丘濬
科舉私說　謝鐸
論制科　王鏊

卷之二十七

禮部儀制下

一道德以同俗一　丘濬
一道德以同俗二　丘濬
題禁治異服異言事　何喬新
欽遵　聖訓嚴禁奢侈事　汪鋐
民政　方孝孺
成化　方孝孺
正俗　方孝孺
嚴旌別以示勸　丘濬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銘　方孝孺
議處節孝以彰風化疏
鄉飲酒記　葉盛

宗法　方孝孺
郡國之禮一　丘濬
郡國之禮二　丘濬
家鄉之禮一　丘濬
家鄉之禮二　丘濬
家鄉之禮三　丘濬
奏故官房屋事　萬觀
題公差事　張寧
送主事林君孟和之南京序　彭韶
行人司題名記　顧清

卷之二十八
禮部祠祭上
總論祭祀之禮 丘濬
郊祀天地之禮一 丘濬
郊祀天地之禮二 丘濬
郊禮議
論郊社 黃潤玉
宗廟饗祀之禮 丘濬
廟制疏 倪岳
題禮儀事 楊守陳
条酌古今慎處廟制疏
奏爲分辯爲新疏 羅玘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冑
卷之二十九
禮部祠祭中
題陵廟疏 商輅
題陵廟疏 姚夔
李東陽陵廟對録 劉健
題陵議
國家常祀之禮 丘濬

釐正祀典疏 馬文升
正祀典疏 倪岳
內外群祀之禮 丘濬
國家常祀之禮 丘濬
題扶正抑邪以崇祀典事 王洧
卷之三十
禮部祠祭下
孔子封王辨 吳沉
論尊孔子帝號 楊守陳
孔子廟祀議 宋濂
吳文正公祀議 楊士奇
考正祀典疏 程敏政
龜山先生從祀議 程敏政
釋奠先師之禮 丘濬
正旦日食對 楊士奇
曆象之法 丘濬
論正統巳巳曆 岳正
奏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讀元史曆志 楊廉
請贈諡黃福 楊士奇

題表勵忠賢事　姚夔
題封謚事　姚夔
題乞恩褒異舊臣事
慎重恩典以杜濫請疏　林俊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論謚法　張志淳
題災異事
奏止齋醮進香疏　張寧
題停齋醮疏
題照例查處給度事　倪岳

卷之三十一
禮部主客　精膳
譯言待賓之禮　丘濬
請却進獻疏
止貢夷疏　倪岳
止取番僧疏　倪岳
申明舊例以正體統事　徐瓊
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　韓文
夷情疏
裁革冗食節冗費奏
題陳時宜革弊政事
為科舉主席事　席書
慶成筵宴遇災傷不免事例
光祿寺修定供應數日事例
卷之三十二
兵部武選上
襲替犯堂疏　王憲
襲替功次疏　王憲
卷之三十三
兵部武選下

查革武職疏
明邮典以定功賞疏
賞功之格一　丘濬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賞功之格三　丘濬
賞功之格四　丘濬
武選清吏司題名記　呂柟
卷之三十四
兵部車駕上
為守衛事　劉大夏

題應詔陳言以釐弊政事　劉大夏
題禁革夙弊以强守禦事　李承勛
題申明禁約以嚴守衛事　李承勛
宮禁之衛一　丘濬
宮禁之衛二　丘濬
褒守通衢告日
題爲陳言事　于謙
申明舊例事　余子俊
題驛遞過關米糧事　馬文升
爲建言民情事　馬文升

卷之三十五
兵部車駕中
朝覲官領馬對　楊士奇
題憑駒多寡黜陟　馬昂
題踏勘南直隸牧馬草場　何宜
題覆興舉馬政事　馬文升
題覆整飭馬政事　馬文升
題覆振舉馬政事　馬文升
會議寄養馬疋　馬文升
題踏勘北直隸牧馬草場　馬文升

題覆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升
題爲思患預防事　周
題爲脩飭武備以防不虞事　牛叁集
題早正種馬免廢弛馬政事　閻仲宇
題馬政四事　储巏
題馬政利病事　储巏
卷之三十六
兵部車駕下
題覆救偏補弊期裕馬政事　彭澤
議處牧放馬匹疏

題覆禁革事宜振舉馬政事　陳洪謨
申明舊例告示
陝西馬政一　楊一清
陝西馬政二　楊一清
陝西馬政三　何孟春
陝西馬政四　徐蕃
陝西馬政五　劉大夏
遼東馬政　凌相
牧馬之政一　丘濬
牧馬之政二　丘濬

牧馬之政三　丘濬
牧馬之政四　丘濬
脩攘制禦之策　丘濬
馬政議　李堂
卷之三十七
兵部 職方上之上
于謙行狀錄　于冕
議講和疏　于謙
為擅調官軍事　于謙
為建言事　于謙

為邊務事　于謙
為糾都督張軏驕縱疏　于謙
為糾都督楊俊不法疏　于謙
卷之三十八
兵部 職方上之中
為邊務事　于謙
為預定安邊事　于謙
為緊急軍情事　于謙
為邊務事　于謙
為糾劾事　于謙
為邊計事　于謙
為擒獲逆賊事　于謙
為關隘事　于謙
覆安邊固國强兵禦寇事　于謙
為軍務事　于謙
為軍務事　于謙
為陳言邊務事　于謙
為怠廢軍政事　于謙
卷之三十九
兵部 職方上之下

為邊務事　于謙
為被虜走回人口事　于謙
陳邊務疏　于謙
為整飭邊備事　于謙
為來歸人馬事　于謙
預備邊務事　于謙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處置三團營疏　于謙
為軍務事　于謙
覆湖廣奏免調戍廣西事　于謙

奏乞聖旨榜文以安反側事　于謙
覆都御史王來計奏平苗疏　于謙
爲病故官員事　于謙
爲邊患事　于謙
題乞恩事　于謙
京軍舊數　葉盛
卷之四十
兵部職方中之上
余肅敏公奏議序　楊廷和
軍務事　余子俊

嚴捕盜賊事　余子俊
災異陳言事　余子俊
緊急聲息事　余子俊
陳言邊務事　王崇之
爲地方事　張鵬
爲夷情事　馬文升
照例改撥官軍備禦事　馬文升
題爲仕情方命防悞邊機事　吳瀚
乞恩陳情絕嫌以全骨肉事　馬文升
卷之四十一
兵部職方中之下
劉大夏言行錄
覆陳邊務事　劉大夏
題武舉事　劉大夏
爲達賊入境驚擾人民事　王瓊
建言邊情嚴設備安地方事　王憲
上禦戎疏　李賢
論散處夷人疏　李賢
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卷之四十二
兵部職方下之上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論用兵十二便宜狀　夏良勝
采納愚忠以全政體疏
勘處倭寇以弭後患疏
請設文武重臣以靖地方事
軍伍之制一　丘濬
軍伍之制二　丘濬
修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戰陣之法　丘濬
簡閱之教　丘濬
論將才　李堂
論時政書　何喬新
京輔之屯一　丘濬
郡國之守　丘濬

卷之四十三

兵部職方下之下

奏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汪鋐
再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汪鋐

題爲重邊防以蘇民命事　汪鋐
守邊固圉之略　丘濬
列屯遣戍之制一　丘濬
列屯遣戍之制二　丘濬
總論邊務　許論
治盜　劉基
遏盜之機一　丘濬
遏盜之機二　丘濬
遏盜之機三　丘濬
遏盜之機四　丘濬
遏盜之機五　丘濬
遏盜之機六　丘濬
遏盜之機七　丘濬
論治盜　王廷相
送錦衣衛張侯出邏序　羅玘

卷之四十四

兵部武庫

論兵備疏　楊士奇
條例事奏　張本
計處清軍事宜　王憲

陳邊務疏　張瓚
清軍奏　曹習古
題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升
器械之利一　丘濬
器械之利二　丘濬
器械之利三　丘濬
論皂隸書　羅倫

卷之四十五

刑部律例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講明律意疏 馬文升
申明刑罰疏 馬文升
總論制刑之義 丘濬
定律令之制一 丘濬
定律令之制二 丘濬
定律令之制三 丘濬
定律令之制四 丘濬
題律例事宜 王恕
陳條省疏 何喬新
奏行問刑條例疏 白昂

論條例 尹直
卷之四十六
刑部 論奏
論韓國公寃事狀 解縉
考校錢粮封事 鄭士利
訟劉槩罪狀 王恕
論不可內外異法奏狀 王恕
再論不可內外異法奏狀 王恕
奏正法守疏 林俊
正法守再疏 林俊
乞恩回話疏 林俊
題謹聖治疏 林俊
覆辨明寃抑疏 林俊
題侵欺錢糧事 林俊
卷之四十七
刑部 題奏 雜論
題平大法事 林俊
題訪獲事 林俊
重惜事體以正 朝廷疏
題為集刊律例以便聽訟事 汪鋐

應詔陳言以弭災異事 汪鋐
題為計處淨身以圖善後事 汪鋐
題為反獄事 汪鋐
請辨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治要 方孝孺
制刑獄之具一 丘濬
制刑獄之具二 丘濬
明流贖之意 丘濬
慎眚災之赦 丘濬
明復讎之義 丘濬

戒濫縱之失　丘濬
廣東司題名記　彭韶
贈按察使陳子序　彭韶
贈主事陳君之南京序　彭韶
卷之四十八
工部 營繕
星變陳言疏　龔煇
採運圖前說　龔煇
採運圖後說　龔煇
題欽奉勑諭事　蔣瑤

卷之四十九
工部 都水司上
重脩京都城壕記　吳寬
通濟河碑　楊士奇
固安堤記　楊榮
大陸澤記　石珤
滹沱河記　石珤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李賢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軏
奏為興水利以救民患事　汪鋐
卷之五十
工部 都水中
南旺廟祀記
勑脩河道工完之碑　徐有貞
治水功成題名記　徐有貞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劉大夏
安平鎮治水之碑　徐溥
安平鎮減水石堤記
孫家渡神祠記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劉健

黃陵岡祭河文　劉愷
黃陵岡謝河文　劉愷
論治河理漕疏　黃綰
劉天和治河始末　楊旦
呂梁洪志序　唐龍
議引河沁二水疏　金景輝
駁引河沁水　鄒魯
堤城堰記　商輅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湯節
觀泉亭記　吳寬

重濬宿遷小河記　謝鐸
籌河臺記　莊杲

卷之五十一

工部　都水下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健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　劉健
乞趂時般運通州倉糧狀　王恕
議開河修塘狀　王恕
揚州府重脩白塔河記　王璵
儀真縣復通濟閘記　王夔

閘對記　黃瓚
儀真縣新建攔潮閘記　楊一清
東關閘記　莊杲
京口運河疏濬記　倪謙
常州府重建犇牛閘記　王璵
漕船志　馬廷用
清議篇　唐龍
治河議　宋濂
河源辨　王鏊
除民之害　丘濬

治河論上　邵寶
治河論下　邵寶
總理河道題名記　于湛
漕河圖志叙

卷之五十二

工部　虞衡　屯田

遵化縣鉄廠志
易州山廠志　戴銑
蕪湖分司題名記　邵寶

卷之五十三

都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

御史府記　方孝孺
重臺諫之任　丘濬
欽遵勅諭申明憲綱事　汪鋐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再擬憲綱未盡事宜疏　王廷相
定擬廵按及按察司造冊疏　王廷相
論廵按　葉盛
提督軍務都察院題名記　汪鋐
定職官之品　丘濬

重臺諫之任一　丘濬
重臺諫之任二　丘濬
六科衙門　葉盛
中書舍人題名記　楊一清
簡侍從之臣　丘濬
大理寺題名記
論刑獄疏　黃綰

皇明名臣經濟錄總目錄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目錄

開國洪武

陶安傳錄　黃壽生
劉基行狀錄　宋濂
諭中原檄
法天道順人心疏　王禕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彥良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上高皇帝封事　葉居升
革中書省對　許士廉
焉用彼相說　謝鐸
我朝度越歷代五事　謝鐸

史029-024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開國洪武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劉基行狀錄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公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閩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盡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我平生忿方谷珍張仕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

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祐等叅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逝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欵
上從之中書省設御座遂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

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公曰張仕誠自守虜耳
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
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於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
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仕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
謀居多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
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
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
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
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
但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
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上使剋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荅其大意以
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

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
乃相惟庸公乃大感歎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
之福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
也

諭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
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
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

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
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
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以弟
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
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
所爲如彼豈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
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
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
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

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呑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有十三年

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法天順人疏　王禕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脩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寛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寛大為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

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摶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脩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成天眷哉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

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

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鐲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幾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求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

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

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爵

上太平治要十二策　桂彦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

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軍屯種墾闢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狹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耕墾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於趍事及凡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閑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豐足矣

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母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

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

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

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敎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佑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

六曰開經筵自昔聖王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敎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皆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

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

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

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

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

九曰敦敎化學校所以宣明敎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詞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敎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敎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且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以眞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

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費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臣服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盜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服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信使以諭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於遠哉比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隄防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

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然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效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五可當千百人之用矣

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已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朝混一華夏統馭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閑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敝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院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

善言無不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盡思其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

昔人有譖魏徵於唐太宗者爲其録前後諫章以
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
臣主同休停昏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
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皐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
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
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羣盗
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

倚信仰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鎭
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邇聲色
不爲游畋既遠過於漢宋又何讓於唐虞惟願
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愼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
加不睹不聞之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内亦如郊祀
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
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
喜怒哀樂一聽於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
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
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

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滑國初至今
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敎臣云世不絶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
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若哉
陛下嘗敎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
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若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
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
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比肩榮奉恩始終如一者

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
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
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容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於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
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溺
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
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

蠅集一時兎園寒士抄集穢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尊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
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
下及關閩濂洛之佳範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
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
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缺而禮記出
於漢儒蠢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曰御經筵訪求審
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
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
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而孔

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
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鄕而曾之闕
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
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社宜備七廟之制奉
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
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
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
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
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

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符臣子於一體示天下
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鑛務鎭之征商木輅朴居
而土木之工勿起佈發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
老之業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
絕其欺誕斷所謂瑜伽之說禁所爲符式之科絕
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繇痛懲法外之威刑求
華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
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送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
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
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

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
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
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
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罔愆
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
陛下權權於畏天畏神鬼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
也孜孜於治民治强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
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擧之時犧文之備此畏
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舜

書之期傚訟之斷詔告之勤鉤鉅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支流也豈眞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强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賣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憲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淸要長風釆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

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號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殺此輩皆市井小人趍媚劬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怪其有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皐陶曰宥之三哉臣竊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若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樂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患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升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罷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宜蹈暫趍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淸華椎埋囂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攝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家綉綉裁負販之儕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

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鹽纏之俚諺豁牓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若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若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若鄕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鄕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庠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

史029-033

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
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
長幼之民提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
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
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
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
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
知

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
以神道設敎者臣謂必不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
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無
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
謂得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謂衆以神
仙爲徵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孚術國家若哉且
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眞
僞莫明假令眞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
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
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

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
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盛也奸黠得以侵欺
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粮繅
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
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
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
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粮叫告不爲
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
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
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
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
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
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
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
也而近世狃於晏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
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
不暇謀賁育不暇鬭武備廢之過也及今修治不
宜動衆但勑有司以時整葺完之以歲月守之以
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敎民兵習之以兵

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
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
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
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
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
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為仇舜
不以為嫌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
定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
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
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

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曹御史詞臣所以居寵
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
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
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擎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
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
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
用催科督勵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戒矣臣
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付量急於陳
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與以將來取
擇惟

陛下幸垂鑒焉

上 高皇帝封事 葉居升

臣居升幸備生員首蒙寵賜今教山西書伏自問
學以來罄竭所聞訓誨民間子弟常恐未見成效
身先草野無以上報
聖朝養育之恩私切自念近者欽讀
聖詔有曰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詔
臣民許言朕過四海聞之惟呼雷動皆曰此大禹
成湯罪已之道復見今日矣臣敢不披露腹心以
聞惟

聖主詳擇之臣歷觀漢晉唐宋之世皆有災異之
變始因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致紀綱不振或政
失於權臣或勢移於方鎮患不生於女禍則困於
夷狄上下偷安苟延歲月諫書屢上曾莫之省天
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
而莫能救也臣每讀史至於其間未嘗不切齒熱
中不止太息而已迨元之季天人厭亂既極
天命真人掃除亂略四海英雄坐致闕下沙漠絕
徼罔不臣伏方宵衣旰食以圖雍熙之治凡漢晉
唐宋之災今皆無有然而天變於上以致日月星

辰失序或者鑑觀前世之失矯枉其弊而有太過
者歟漢賈山有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
用而身危言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明主之所急
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忠也臣今有芻蕘之言
雖未足以明道敢切直言之庶盡忠臣事明主之
心乎臣聞王者之心上通乎天王者之動上應乎
天審天下之治否者則求其端於王而已使陰陽
交和五行順序日月星辰得其常天下雖未善治
謂之治焉可也陰陽錯繆五行不得其序日月星
辰不得其行天下雖無事謂之不治可也稽之天

道察之人事而後可以驗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今
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
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
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
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
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
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
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
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令公卿大臣
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

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若乎傳
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
制蓋所以强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
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
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
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
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
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
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

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
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警歟今議者曰諸王
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
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强耳
豈有抗衡之禮耶昔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
亦列爵也漢制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
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
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
數十城而復傲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
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

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illegible]制
其地則遽擧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
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
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
昭矣此臣所以爲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
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
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
無七國之禍頗及　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
之制裁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　諸王之子
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

相其守者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
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　社稷
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
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專事刑罰而可以結民
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
具在方册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
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
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

者斷死刑天子爲之撤樂減膳而寓惻怛之意於
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
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
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浹膚淪髓民思
其德愈久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若六七百年
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
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
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此
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
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

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
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歟夫刑罰貴乎
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
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
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
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
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
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　上意深
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
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

特旨雖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徙律文
刪定諸舊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
而
王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
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獘
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
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
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
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
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

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入以成其
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
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
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
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
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
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　朝廷取天下之士網
羅措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
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
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

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
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
之事哉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
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
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
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
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
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
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
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

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
之乎將舍其所長執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
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
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
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
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
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
以禁錮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尅以修
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
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

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罪人居之以嗟怨愁若
之聲非所以恭承
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
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
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
強敵對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
之必獲可也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
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
討之彼乃驚駭潰散深入大谿與之較奔走則彼

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
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
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播動
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
難流移他所　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
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
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
年增戶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
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是已起戶口雖蒙
御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

所為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
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
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
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一縣而遷
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
召災異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
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
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
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
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歛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

之制見任家小在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
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　人主足以
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
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
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
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
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
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　國家紀元九年於茲
假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
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令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杖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氷之將泮也氷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

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導民爲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

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令之社學當市鎭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分亦未嘗以教養爲已任徒具文案以

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與廉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班導風化訪察善惡條擧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迹少若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擧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班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

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
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
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
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
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
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
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
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都邑生員考於禮部
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
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都邑生員升於

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委之以郡者間亦有之
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
化上乘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
間奇才罕有如耿弇賴回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
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
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
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
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
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有忠厚

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扞城之將力
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
雖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禮義教化之效也元
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恥之壞自
古未有故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附下者亦不可
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爲之
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也今其遺
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國家求治之速
莫若敦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愼征賦
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敎化審法

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
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
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
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
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
寒凱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罰
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而風移俗易
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
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
哉雖然臣愚狠不自度干犯天威罪在不赦激切

史029-041

屛營之至

革中書省對　許士廉

巳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
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比朋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

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爲典常但慮
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寮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事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
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焉用彼相說　謝鐸

甚矣相之重而任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可以扶顚可以持危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而天下事事非所憂矣不然任之重適所以成其勢而篡竊之資則又不若勢分力抗一統於尊庶幾不至於大壞極敝而卒莫之救也是故孔明漢相也卒輔後主抗曹操以不負昭烈之託曹操亦漢相也卒弑母后逼天子以盡奪漢家之業自是而後晉宋齊梁陳隋之君一皆祖操之故智而爲之雖盧杞李林甫之於唐秦檜賈似道之於宋未必若彼

其甚而其誤君亡國則一也噫使爲相者而皆孔明其人則天下安可一日而無相哉惟夫三代而下求若孔明者而不可得故寧罷相不置而散其權於六部此我
聖祖所以爲億萬載深長之慮軼漢唐宋而過之者也家之於國雖小大不同而其理之與勢則一也家之有宗子猶國之有君宗子之有伯叔兄弟猶君之有相宗子不幸而孤弱相得其人則外侮不至而家道昌矣不然方且造謗起釁陽予陰奪日見凌轢吞噬之不暇雖有紀綱疎遠之親彼將

自詭以號於人曰此吾之家事耳亦孰得而禦之哉吾於是又知焉用彼相之說不足以盡之矣故相而不得其人無寧事權散處綱紀畢張而名義素定則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矣不幸而有若操者出乎其間則所以禍人家國天下者寧有已耶噫此操所以為萬世之永監我
聖祖所以深有見於此而亟罷之也

我　朝度越歷代五事　謝鐸

昔邵康節有言我朝五事歷代所無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

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腹心患臣愚亦謂我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亦有五事固歷代之所無也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蓋自昔翦除暴亂以大定天下者有矣未有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者也自昔崛起江左以偏伯一方者有矣未有肇基南服以統一天下者也自昔誅其君篡其國以代其位者有矣未有戰不交鋒兵不血刃而遂有其國者也自昔中興繼世者在位享國之久則有之未有創業之初而臨御至於三紀者也自昔創業垂統者大綱衆目之舉則有之未有家法之嚴而垂訓至於諄復者也於乎若我
聖祖之神功大業可謂高出萬古而絕類離倫者矣豈直遠過於宋而已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一　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目錄

保治永樂 洪熙 宣德

蹇義墓誌錄 楊士奇
夏原吉傳錄 王鏊
胡榮神道碑錄 李賢
胡廣碑錄 楊士奇
漢府之變一 楊士奇
漢府之變二 楊士奇
趙府之變一 楊士奇
趙府之變二 楊士奇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永樂 洪熙 宣德

蹇義墓誌錄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仕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 旨而數見獎賚初名瑢一日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且
命馳驛歸葬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公小心敬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
詔悉復之公從容爲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者賴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
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為詹事時師傅皆以勳
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
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皇
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
夫七年　車駕巡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
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啓聞處
分公執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
事賴以濟賜　誥以其官秩封贈二代滿九載賜

勅有秉心正直及溫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
命兼禮部尚書雖職務增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
喪歸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
應天等府州縣問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
陞黜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
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民利弊
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
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象笏及
玉帶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

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
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
又念公侍從監國備勞特製褒忠貞印賜勅有以
善翊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時偕
太宗皇帝實錄屬公監脩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
仁考之初繼奉監脩
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從征庶人
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巡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
煩以有司之務賜勅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
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意
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務乃副倚
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
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
老成之意繼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蓋以褒
德云公為人沉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
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訾人語傷
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為包含必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虞退朝

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
矣士奇嘗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
不爲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傅獻簡之遇
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

夏原吉傳錄　王鏊

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
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
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　豈
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將役丘民數萬
撫卹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日爲之赤
盛暑或持蓋卻曰衆背亦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
決壅滯脩堤涌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
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
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
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
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
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泪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請
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
者　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治怠

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
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　親征北
虜命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
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
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床前參
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
手判不動聲色比奏　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
然七月
駕回北宮公見便殿曰卿輔　皇孫居守事妥民
安參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
年三殿災公言憂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霸
糧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
詔求直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
尤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
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都御史陳英

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衆皆啐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
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
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趾平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
後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
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豈從大壞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況夷狄
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彌侯遠矣山東妖人
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
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
與焉漢庶人逆謀既彰
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
敢以百口保之十九年　議親征北虜羣臣無敢
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
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

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宦懼自縊遂併籍歸
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起廠理儲錦衣促之
公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使盜死吾安之不以累
公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
意命係於內官監　皇太孫屢請赦之
上命中使規之因問曰
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

非敎也何敢怨
上意頗解猶繫之
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計
至
仁宗時爲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趍出　皇太子立
中庭泣曰楊榮報　父皇已賓天公伏地哭不能
起　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
遺詔何敢出　駕回命賜御厨饌召以國事公言
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少
蘇民困

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蠲
負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
各處閘辦金銀課程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
近　御扆前或隨至便殿而議政務凡內外所進
章疏命擬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
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
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
仁宗賓天　皇太子監國於南京中外洶洶有漢
庶人之憂
太后命軍國事悉依公裁處公密謀急迎　駕隱

將至羣臣出迎
太后留公佐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夏京安在蹇義等莫對
上不悅至京慰曰見
太后方知所以留御之意漢庶人反檄輔臣奸邪
亂政以公爲首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
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御爲兵端耳命分坐屛
左右密議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機不可失也臣昨見
所命將語臣而泣其餘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

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楊榮言是
上意乃決躬率六師兼程而往師臨城庶人欲降
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閣者三
被朝參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非勳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
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癰伏於身
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和平之劑使血氣調
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
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偃兵息民
天下賴之

胡濙神道碑錄　李賢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
奏對稱　旨特陞戶科都給事中公益感激盡心
五年丁亥
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心腹遂命公巡遊天
下以訪仙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　御製性理大
全爲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方成俾公以此勸勵天
下人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學校士子聞
公賷璽之訓竟日不釋凡名緇高道被公容接者
自以爲榮在湖湘閒最久丙申秋還朝丁內艱乞

終制不允冬十二月進陞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巡
江浙諸州尋授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均襄還朝時
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詣行在所上卧不
出聞公至喜而起召公入見曰侍者謂胡先生來
朕見說便是胡先生亦候我起乃大笑凡慰勞之
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
豐凶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
為陳說
上說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
鼓矣先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目覩所行七事皆誠敬孝
謹乃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也
仁廟嗣位之初特給誥命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
已而聞公曾有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
祭酒之官南京未幾閱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
其忠方議重用而
龍馭上賓矣

胡廣碑錄　　楊士奇

公初以進士第一為翰林脩撰階承直郎又明年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
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
侍讀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
大夫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
年得疾且劇
上數命太醫集眾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
既卒
上悼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
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　國朝大臣有謚自少師

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司
治祠墳時
仁宗皇帝監國聞公之喪遣官臨祭賻
甚厚葬畢其子入朝官其長子穜為翰林檢討
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
部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遭逢
二聖恩備始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公居官敬順
在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為本
未嘗及人過失事於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
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撰進文字

上知出公筆輙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幾務退未
嘗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蓋自守之嚴有素
事
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
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
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獨公之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
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奸惡外親爲
民厲遂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

故尤爲儲君所厚而沈靜謙約以滿爲戒未嘗干
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
廷試讀卷官緊別公明奉勅修
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
志於扶植名教獎掖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
與未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者去之
不復顧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
上深知之不聽遂黜毀者而公自許愈堅言庶幾
散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
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

漢府之變一　　楊士奇

永樂十四年
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信詢
之上猶未信
車駕遂還南京以問　皇太孫對曰人言未可遽
信且父皇在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
退　上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
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爲朕言
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
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東宮殿下外人固無

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臆
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輒對
陛下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後改青州
又堅不行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
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
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借乘輿
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軍京城內外刼

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內東宮
殿下叩頭懇為救解乃免
上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
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京甚邇
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三朝聖諭錄

漢府之變二　楊士奇

仁宗賓天公受顧命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國南
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
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事悉命公裁處公密
謀急迎

駕還京　駕將至羣臣出迎
太后密命公留佐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
上不悅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
太后諭所以留卿意朕方知之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
皇祖者事朕加賜冠帶時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公
一二人所擬定諭衆勑草命公等刪削　詔赦之
議多主公言每朝呼召面議政務及手勑咨訪國
事悉如

仁考初公同蹇少師二楊少傅同心輔政蹇重厚
多謀公含宏能斷文貞博古守正文敏明達有為
中外稱為得人
上時與公面議久命賜茶或命退殿廡少休復至
承前論議
上尤以心腹託公朝退之暇不時獨召公密切顧
問或袖中出小帖子親付公手公亦或有所呈於
上凡中外所進章疏專命公批未及命携出條旨
許用小票墨書帖各疏面以進中易紅書批出或
未批多命公傳旨處分公日孜孜惟謹所受

聖命及納誨於上者未嘗退以語人凡諸公謀猷
之善者力贊成之不自有其功先脩
太宗實錄命公監脩至是復命公監脩
仁宗實錄國朝文臣三預監脩者惟公一人而已
宣德九年秋七月
上以山東無麥詔蠲其稅且諭公曰稷思天下有
饑者猶己饑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政若撻於市卿
國之大臣宜體此心公叩首曰臣敢不仰承聖訓
八月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輔相奸邪亂政以公為
首蓋惡公等得君贊治不利於己也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
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爲是言盖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
之命分坐密議屛左右語楊文敏公首勸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監不可失也臣
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
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詞宜卷甲韜戈
而往一鼓而平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决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
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地上詈公罪人既得

大被恩賞賜公閣者三人掖公朝參出公固辭曰
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勳而何　夏忠靖公遺事

趙府之變一　　楊士奇

公字廷器始代父長五十夫遂隷趙簡王護衛永
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徵不懌數日未出見羣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
險之徒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簡王時留北京故
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潜結屛官王
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候宮車晏駕矯
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己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
盖慮不從即事敗雖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
正布置已定高洩以語公公駭曰此天壤間極惡
大罪鬼神所不貸者奈何甘爲覆家滅祀計高不
聽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
上覽之初疑其詐後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爲
公危公詞色不少挫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僞詔立誅以正
射成及內侍養子陞公逐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

誅召還又陞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旨戒
其同官事必關白勿擅　翰林修撰鄒緝錦衣僉事王

趙府之變二　　楊士奇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
進尚書陳山迎　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
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
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
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勑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
可欺哉且勑旨何以爲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
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達府人狀云與趙連謀
即事之因何患無詞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
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
見二人言之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沮耶夏曰萬一上從
公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
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
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爲王實不

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
何處置士奇曰爲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
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
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楊榮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
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勑則我當以聞[illegible]
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慮溥言即趁入見溥

與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不納二人不得入已而
有旨召蹇義入蹇義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懌然
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
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見尼矣
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削趙
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
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
之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
當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羣言俾都御史劉
觀及公侯中選一人賫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
得已則於皇親中選一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
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
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璽書見及言者所上章

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凡上表奏　謝恩亦出言
者頓息上待趙王益親厚而漸陳山竟踈斥之蓋
上初雖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
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
力焉自今毋以兄忤為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紬
聖諭錄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目錄

保治正統

雷震奉天殿奏請脩省疏　劉球
王振之變一　李賢
王振之變二　彭貴
王振之變三　李賢
王振之變四　劉定之
陽善使虜事　李賢
建言時務疏　劉定之
于謙旌忠祠記錄　夏時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正統

雷震奉天殿鴟吻奏請脩省疏　劉球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荅聲影之隨形而國家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於脩省哉昔者

桑穀生朝太戊修政而殷道興雉雊於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修省而王化行皆能脩省以奉天故天災之降不爲其國害反爲其國福也昨者雷震奉天殿鴟吻

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羣臣各脩厥職脩省之意至矣固足以荅天心而弭災異矣臣竊以爲今日脩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是也臣願

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脩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　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

太祖

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順門或

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掌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

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

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大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

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則親之

果不肖而當遠也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
矣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
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
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䕫龍誠以是職不
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
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脩矣其五嚴考
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不
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
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
亦甞行之近來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

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
至於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
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
得考察其果奸惡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
治行過人亦具奏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脩
舉矣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
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不辟予曰宥
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
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
勑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既不執奏至於

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
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
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
運磚納米贖罪等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
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
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
矣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
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者
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
皆役軍然軍亦　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鬭豈

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冗
庶人力得蘇矣其八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
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
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
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
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
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矣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
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舉動漢高帝以武定天
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
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

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
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冠思任發借彼言果信
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磔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
披挾以爲功必求與宜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
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
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則兵
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
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
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者必欲生得一失地
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

乖於好生之仁哉況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遣
人來貢無悔過祈免之意若　勅靖遠伯王驥遣
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
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寨
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
而此方可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
廣貴州之兵用全數萬生靈之命其十條武備以
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
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
增無减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

衆長驅入寇之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
閑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閲督
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
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
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備蓄庶武備無缺
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
天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不揆愚陋昧
死以言伏惟
聖明裁之

王振之變一　　李賢

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
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
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
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
以帖開具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
必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

王振之變二　　彭貫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 奉天殿鴟吻 詔求直言時宦官王振專恣士大夫側目先生劉球上疏論及謂權不可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脩撰董璘自求爲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

王振之變三　　李賢

自宦官王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

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折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吼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於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犯邊乘機大舉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巳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白於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札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

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忿

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於 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謀於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

報至遣成國公率兵五萬迎冇勇無謀冒入鷂兒
嶺胡寇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勢至
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
將午人馬巳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
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移營南行就水行未
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鬭俱解甲
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
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
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爲胡人所得滿載
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

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
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王振之變四　　劉定之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末帝妥懽帖木兒旣
殂
太祖以其嘗臨天下謚爲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
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醜類世次莫考惟知
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
宣宗皇帝時有名普花此稱爲可汗而彼自稱不
知計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
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鸞翰鳳鳴者哉稱丞相
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嘗遣使者
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
繼死而脫懽之子曰野仙悉有二人部屬其號爲
大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花取野仙妹以相固
結
今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歲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荅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久而漸驕

驁不恭往來通事等變詐謝駁告以中國虛實野
仙求娶其子結姻於
帝室通事皆私許野仙進馬爲娉儀　朝廷不知
也荅詔無許姻意野仙恚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
初八日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馬
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旣行
司禮監太監王振復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等
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命郕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illegible]面受羣臣謁

見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鄺野學士曹鼐等
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
等報敗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
雨大作振惡之乃勸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
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
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
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兩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
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
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
爲言召曹鼐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

移營踰塹以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逸勢莫
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
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
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士
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渴得達關上
虜舉我輜重恇取其金銀珠寶貫細者其實虜衆
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
幣懷來城閉不可入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

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
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
歸擔殘被體血污狼藉然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
午遣使賫黃金珠玉衮龍段疋等物馳以入馬諸
野仙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幾於
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
真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皇太子又數日
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罪千

萬言讀既畢　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
滔天今日不正典刑籍其族臣等皆死于此决不
但已也因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閤門衆
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殿傳　令旨且退衆奮欲
捽英英懼言今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奸臣
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前勸解辭色
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首衆爭毆之蹴踏播裂頃
刻而斃或兢脫順韡擊出衆血流閤門前衆愈怒
求內使毛王等二人英使捽出亦擊殺之曳三屍
陳于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等奉　令旨

籍振宅幷其黨彭得淸內使陳官等家執振姪錦
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跽于廷共唾罵之　令旨
獎諭百官各歸莅事拜謝而出明日移　王座入
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眞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
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　宸居器服綺麗尙
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
十餘庫馬數萬疋磔山於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山弟林亦爲錦衣衛指揮從　駕死於虜林尤凶
悍姬妾百數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
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同出
見獻蟒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貼木兒及野仙弟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
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
上酹地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幷內官郭敬等
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猫兒莊九十海
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野仙營
在焉

上入營座野仙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燕出其妻
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
上居於伯顏帖木兒營去野仙營十里餘伯顏帖
木兒與妻見　上亦野仙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
獻羊七日獻牛野仙每七日獻馬二人往出獵則
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數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
禮率衆詣文華殿請
王出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
楊善使虜事　李賢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餘人進貢馬及報
作三千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
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
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
天子親出師百官上言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
同見虜勢猖獗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鬪志
人馬饑困虜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

潰遂獲
乘輿羈於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
寧賴今
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爲
太上皇人心始安然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營脫回者
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
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爲臣效命

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客遣人黠慧者田
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於此
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解衣甲而走答
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只是隨從隨駕初無
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管修寺宇而已何曾操
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
得勝未見爲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
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
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鉄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

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
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
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鷄子大石頭一斗打
去迸開數丈闊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
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
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
計已取得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
習會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
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
便放馬來衝踹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鉄彈子數箇

搭上毒藥排於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
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
有智謀者聞知莫不肯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鋭可
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曰若講和了何用
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
是何人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
何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
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荅曰比
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

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
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二套雖十數歲孩兒也
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
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
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
過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
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
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書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
與

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曰這
番進馬不係正真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
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吳良詭計減了
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
者胡語云者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鉄鍋出
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
止與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
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咲曰者者又說
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

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
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
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
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
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着拿住
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
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
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
先咲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
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
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顔帖木兒說將
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
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
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
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

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脩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咲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羡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顔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啓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顔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送而回徼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　駕入関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而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於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於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不得秖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建言時務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古者如晉懐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真其時皆因邉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

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虜刺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於虐燄而不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

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

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强然豈可不思自强之術而力
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采擇其一
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
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比至前隊
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
吳璘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
陣敢低第二行矛戟火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
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迭爲救護
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走蕩突必資刀斧

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明騎用八千軍執長刀
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
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
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趑趄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
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
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
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闊非
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
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名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
因其水泉則遏瀦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楡柳以

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
有効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
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
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
欲其內蘊忠臣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
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
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
弼者所爲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近時專以
譯人駔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
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

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
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
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
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
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中國之兵
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中國之民里
甲相離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
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

禍可監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
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
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
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
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
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
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
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
而為金銀以惠奸究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
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

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
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
銳者汰其罷軟者粮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
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
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況守
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
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
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
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
主則主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

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
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之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
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
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
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
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
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
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
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
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

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
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
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
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送爲
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
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
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
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
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
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

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
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
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旣與而不
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旣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
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
計日而望矣至於非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関而生
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
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
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
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衆之領不可以倒禁太阿之

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
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
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君臣之間詢
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
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若乃仍
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偏
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
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

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
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
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
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
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
武即中庸之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
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訪於
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
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而況於人主臣謂
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概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
並而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
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
也既知有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
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
有李林甫楊國中之奸而用舍當以其為知仁勇
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
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日而不視恐魚肉
之有餒腐攤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寘
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則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仇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于謙憐忠録　夏時正

正統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宣府一帶及秋犲猖獗甚

六師親征公與尚書鄺埜力言但當嚴　勑宣府總兵楊洪愼防固守隨方應禦不煩勤遠不聽吏部大小臣合詞請留亦不聽遂行是年八月三日也其壁師駐狼山土木玩忽不爲備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塡委溝壑爲滿

英宗皇帝北狩遠夫宣府懷來等衛僅保餘息臨邊城堡奔避爲空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報大慟念惟軍旅自玆方興司馬掌邦政我其不任誰當我任一切攬而有之倦忘寢而飢忘食

聖烈慈壽皇太后聞知公名進尚書辭始就職是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老荷弊敗京師百萬衆聚哄間事情百出公先事預防擁權制變運用一心萬目齊視倚爲安危輕重

景泰帝時居郕邸權宜監國公啓遣官亟先清理選補京衛官軍四出招募軍士舍餘義勇民壯僉點民丁替換京漕江北衛分官軍俱隸三營操備紫荊等處關口奏保楊洪等督操三營都御史軒輗等巡撫浙江等處拊循防禦顧集民間執鍜助兵仗局作

憲廟春秋方富正位東宮

景泰帝尊以廷臣劻勷合詞勸進遂尊

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南北道通朝貢畢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振人心乃定朝綱爲肅法令乃行太監喜寧本胡種也土木敗降也先因爲其用盡以我細大告之遂爲嚮導奉

英廟趨紫荊關京師戒嚴恂恂無固志往往挈家南奔又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事傳聞六宮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爲慟哭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　山陵　社稷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

渡之事可監矣不幸俱死於此一步不得離比太
監金英特送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公奏簡親信及
戚畹重臣環衛　宮闕守九門各以強幹有志節
給事中等官主亦等監之盡令郭外携挈入城仍
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公乃請率先將
士躬擐甲冑軍於德勝門外閉闔城門誓言必死
泣諭三軍曉以　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幾一失
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
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其
先至者是散前突我軍堅不爲動知我有備稍自

引却也先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
英廟在也先所虜覘我整暇叵測不敢有加我亦
不敢向虜輕放一矢　朝廷日遣使至也先壘問
安喜寧喉也先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回京邀我議和等物百萬萬計乃其狡猾本心
將以媒孽構端責我以所難從也　廷議依違莫
決禮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事他非
所敢聞喜寧每隨問安者入城中間秘莫之知但
見其奉
英廟弗懈益虔而也先則日望議和至象饕在金

帛也故自次城下至是九七日爲既望我諜益審
奉
駕就寬燥地與其壘雖隔爲遠乃砲擊其壘虜死
砲下萬計也先大沮宵遁復奉
駕以從我軍奮欲乘之言者不欲激擊窮追乃止
遂出境外縱自去初紫荊失守公集議所以禦之
之策皆曰也先善戰而我士新集且脆弱公曰鬭
舍戰不若不戰而屈人也乃一以忠義下城卒致
一矢不遺虜衆自退且於其去有可乘而縱不之
爲彼其實頑無兇也歟否焉寧無心悅誠服也歟

平居天柱地維之位騈列公方外來不期月適罹
多難獨能煉補以無傾天直純祐儲以待之非偶
然也進少保總督三營固辭如初益閉門謝客口
畧不言有言今日宋李綱大不能及公曰四郊多
壘卿大夫之恥城下但不盟耳今惟有問罪還復
車駕爾餘皆非所宜言乃即計授都督楊俊等擒
獲喜寧伏誅方懸重賞行構也先身勤訓閱奮威
畜銳刻日大舉期在得志適若有所監格也先悔
過效順請自奉
駕還京言不及他事久持不下既下

廷議多言虜情譎詐難信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正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若果也先言而無信則我爲有詞矣衆議乃决明年英廟還京衆歸公一言之重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四目錄

保治景泰 天順

休養詩序 何宜
災異論事 孫原貞
軍民利病奏 孫原貞
章綸碑錄 尹直
石亨之變一 陳循
石亨之變二 祝允明
石亨之變三 李賢
石亨之變四 李賢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吳瑾碑錄 李賢
平逆頌 程敏政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景泰　天順

休菴詩序　何宜

兵部尚書王公以疾乞歸河州既得　命乃取古人以休休名亭之意亦以休名菴朝士大夫惜公之去願公之復來者咸有詩以道意宜萃而成帙因儕有言曰古人以休休名亭者蓋自以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也公以名進士為給事中為都御史為尚書歷官將三十年於凡所為無非忠義事宜固未能悉舉且以公之忠義大節言之公為給事中時我　國家為權奸所誤致有土木之變中外汹汹咸以
宗社為憂公退食與夫人暨諸子言之輒流涕因不能下咽乃首倡諸廷臣抗疏論權奸誤國之罪欲夷其族　朝廷於公等之言猶未深納公與諸廷臣俯伏大慟有附奸者厲聲以訶止之公曰
國家為權奸所誤如此若等正奸黨所當誅者今日尚敢爾耶乃奮不顧身與衆共擊死之　朝廷

知公之忠義不可奪遂深納其言公等始退時餘黨尚多皆惶怖不自安而虜騎又充斥　朝廷欲姑安餘黨之心而嚴慎防虜之策乃令衛士傳宣諸論事者蓋欲諭以此意也　朝廷此意外猶未之知而餘黨即為流言以恐諸論事者公與夫人暨諸子決曰吾今日事乃忠義所發自不能已也忠臣為國以死為安脫有不虞爾為吾之妻當死節耳所遺幼穉寧無尚義者為我育耶遂與諸論事者入而　朝廷獨諭以前意不復有他說衆始知餘黨之流言也公退乃悉心經畫防虜之策既而虜騎薄都城公督兵拒守虜知有備遂遁去而中外之憂始釋其忠義之發足以安宗社也如此為都御史時嘗奉　命巡撫徐淮諸州郡值連歲水災民饑甚流離死亡不可勝紀至有相煽為盜將貽　朝廷之憂者公乃早夜殫精劬力經畫救荒之策至忘寢食大發官廩及斂富人所輸之粟厚賑卹之諸廩已空獨廣運倉之所儲者尚富然是倉之所儲乃備　京師用者故　朝廷歲遣一內臣一戶部官以同主之公欲先發是倉以賑然後以聞而主者有難詞公強之而難詞益甚公謂

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吾恐貽憂於
朝廷故欲亟發此耳爾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殺爾
以治爾召變之罪以謝衆怒以免 朝廷憂而吾
則請罪於 朝廷也王者不復有難詞乃大發以
賑流離遂定其忠義之發足以固邦本也如此爲
尚書時有言古北密雲之邊事者 命下兵部議
之公以其言有理遂如其言以聞有忤
上意越兩日猶未報公謂宜曰吾忝位大臣當以
道事君若以此得罪亦惟顯踈乞歸而已而大臣
之位不能以復充也乃具疏以待然

上素知公之忠義又欲有以求讜言也故竟無一
言以罪公而於言事者亦不加之罪也公所具乞
歸之疏遂不上或有爲公慮者私謂公曰自今凡
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者何苦而不計耶公曰自
今不過此等事則已脫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
使利害更有大於此者吾亦不知計也爲公慮者
爲之愧服其忠義之發足以服人心也如此昔漢
汲黯於武帝時爲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
千餘家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
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災傷水旱貧民萬餘家或

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貧民請
歸節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黯之忠義如此故
武帝於黯嘗以古社稷之臣稱之宋韓琦居相位
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
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嘆曰是何言
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
可預憂其不濟遂輟而不爲哉聞者愧服琦之忠
義如此故先正呂中丞於琦嘗以社稷之名臣稱
之若李綱爲兵部侍郎痛惜國家爲奸臣所誤勢
危如髮乃欲誅鋤內奸以快人心治兵捍敵以守

宗社奮不顧身而任天下之重不幸遇有李邦彥
等社稷之賊惟綱是嫉不恤國計綱有謀議多爲
所沮不見聽於其君是以靖康之禍竟莫能免然
綱之忠謀正議雖不見聽於其君而綱之忠肝義
膽天地鬼神之所知也綱之忠義如此故太學生
陳東等於綱亦以社稷之臣稱之公之憤權奸誤
國奮不顧身而爲 宗社計與綱之痛惜其國家
爲奸臣所悞奮不顧身而任天下之重固無以異
也處徐淮饑民有變先發廩運倉賑貸然後以上
聞與黯之憂河南貧民父子相食先便宜持節發

爲公慮者之言與琦之所對或者又何以異哉公
之忠義大節旣無以異於韓與琦綱則公亦社稷
之臣也社稷之臣量才固不宜休揣分亦不宜休
況公於今年方五十有二尚未老而聵也又豈宜
休耶三不宜休而亦以休名菴公之節固高矣其
如士大夫之公論何昔宋之名臣范鎭呂誨歐陽
脩富弼皆於熙寧間引疾求去御史中丞楊繪上
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鎭
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一
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陛下可不思其

故乎夫以老成人如范鎭呂誨歐陽脩富弼未及
引年皆稱疾求去楊繪猶懇懇爲朝廷言之公爲
社稷之臣年方五十有二而引疾使遇楊繪又不
知其言之當何如也宜纍以疾告至再上乞歸時
公尚未入兵部宜於公雖極向慕然猶未得一奉
誨言旣公入部詢知宜疾少愈卽疏留之今公以
疾乞歸宜不能懇疏留公深以爲愧然宜雖不能
懇疏留公他日豈無楊繪者懇懇爲　朝廷言之
以起公耶矧公之乞歸也章至五上詞甚懇切
上不得已始　賜兪允此謂疾已當復來是
上亦知公爲社稷之臣　朝廷不可以少公也他
日縱無楊繪者　朝廷言之　朝廷亦豈肯於公
忘耶又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自古以來賢佐
皆天爲國家生也天爲國家扶社稷之意甚厚故
生社稷之臣生社稷之臣必欲其永安社稷以副
所以生生之意則天亦豈肯於公捨耶是以公雖
休而終亦不能休也昔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以
直言被吸去國朝士有詩送之於末兩句云天爲
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公以疾乞歸固非
貶比然公亦去國者宜於休菴愧未能爲賦一詩

敢借是詩之句而易以三字云天爲吾
皇扶社稷肯教夫子竟休官朝士大夫所賦休菴
詩皆惜公之去願公之復來者盖此意也宜故推
其意以爲序云

災異論事　孫原貞

臣聞洚水儆予六事自責雖大舜成湯之世不能
無水旱之災然聖君之有儆自責如此宜弭天變
之災遂民生之福也先乃雨暘弗順自去歲冬至
今歲春或積雪連旬或窮陰彌月
陛下發渙綸音責躬引咎是心也即大舜自儆成

湯自責之心也又謂君臣一體宜同此心下諭群
臣咨以致災之由弭變之道如愚臣者闇於天道
曷足以知謹按洪範乂陰恒寒茲過咎徵
陛下敬天恤民之誠感孚上下而陰謀不足慮也
群臣尤當思過自新上體　宸衷祗畏天戒此臣
等所以深思熟慮仰荅無由而朝夕惕若也顧惟
陛下道合重華德符智勇自即位以來不邇聲色
不興土木不事游畋不濫刑罰不好遠方珍物使
民只正役取民只常賦其他一無所需可謂清心
寡慾仁愛兆民之至尚因何咎而致茲天變哉是

盖犯邊之虜未有充食之兵未決屯堡之田未盡
耕稼轉漕之粟未足供給流移之民未盡復業孳
牧之馬未免追賠若此等事殫天下之財困天下
之力公私耗竭軍民咨嗟災變之應其或在茲然
數者之敝皆洪武年間所無積漸於永樂之後以
至其弊尤甚而欲四海歡康五行時若災沴不作
更化可也但險艱已久未易遽更或任其事者樂
因循憚改作必有非議之者臣願
陛下日御經筵與股肱大臣參帝王之良規考
祖宗之成法以為今日之經制某弊可以漸更某

弊可以遂革凡可以固邊防足兵食節國用紓民
力堪為經久之計者臨機獨斷務在必行俾威福
不至下移將見華夏寧安戎狄順服億兆無愁嘆
之聲則陰陽和寒暑時而嘉祥應矣今將所論事
件開坐謹題請
旨
一論虜寇北狄之俗孳牧駝馬牛羊以給衣食飲
其酪食其肉衣其毛革造弓矢刀鋌以為兵器
馳騁射獵勇於戰鬭自古為中國患及至有元
入為君主此天地之大變也天命我

太祖高皇帝恢復中華滌去汚俗還變淳風其
餘類遁歸北漠問敢南侵至永樂辛丑竊掠邊
場
太宗文皇帝躬率六師往問其罪臣忝從征時
和寧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衆不相統一彼
此疑畏各相遠避保其種類是以　天兵如入
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幷獲
其馬牛羊以歸今和寧王兀良哈之衆俱爲瓦
剌所幷正統己巳虜寇入塞我兵失利遂犯
京畿

陛下赫怒誓師奮擊虜敗而還後雖慕義遣使
來朝入輒千餘馬至數萬是蓋覘我虛實坐弊
中國且養兵休士畧不驚我邊鄙此其志在中
國實今日大患也況虜勢方張聲震西戎威讋
女直今三邊阻絕間諜無所入應援無所通非
中國得志之秋雖衛霍將兵未可窮追遠討以
望成功宜選賢將積穀休兵優養士卒撫之有
恩教之有法謹烽火整器械固守邊疆且聞虜
先入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
糧不將輜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若風

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自然之勢也
是以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突騎奔衝實其所便
若復侵邊必須度我兵勢未能出奇設伏正兵
忽與爭鋒恐損軍威宜如李牧之養銳示怯趙
充國之且屯且守候其部衆志驕心離以計破
之庶無失也
一論冗兵夫兵貴精不貴多昔周瑜破曹操於赤
壁謝玄破苻堅於合淝李靖於定襄破突厥於
陰山破頡利斯皆以少擊衆而多者反敗是則
兵不在多能用討爾惟京師根本之地誠宜聚
衆兵以臨制四方然以前代及我
朝洪武中兵制較之今在京有親軍及五府屬
衛之兵又有衛陵寢牧國馬服匠藝并續調外
來操備之兵其間冗食者不爲不多而欲府庫
充倉廩實豈不難哉乞
命文武大臣簡其精銳肄習戰陣以振武威汰其
冗雜給屯田以歸農桒其西北備邊之兵以次
簡閱養精銳汰冗雜則不惟內外兵精足以禦
侮防奸而歲省粟帛可勝計哉
一論濫官切照在京各衛所帶俸都指揮指揮千

百戶鎮撫或永樂先靖內難或宣德正統以至
景泰年間各處征討有功陞授以官因諸處衛
所官無缺員既不如職授任又不領隊管軍一
向隨伍執役食六品至三品之祿充一卒之用
養之徒厚用之實輕在京錢糧供給艱難亦非
所以貴實而勸有功也乞
勅兵部同總兵官於各帶俸官內簡選有謀畧
及驍勇者量數存留領隊管操餘悉照依舊例
於大寧山東河南等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衛
所見今來京操備軍內精選充換就令各官到

任或除授任外都司衛所管屯等項不惟各安
職任倏倉儲充實漸減漕運一分軍民省一分
之勞減二分軍民省二分之費傳曰生之者衆
食之者寡則國常足矣
一論逃民臣前任河南參政時査各處逃戶周知
文册通計二十餘萬戶內山東山西順天等府
逃戶數多其河南之開封汝寧山東之兗州直
隸之鳳陽大名此幾府地境相連往時近黃河
湖濼浦藪之鄉後河溢水消遂變膏腴之地逋
逃潜住其間者尤衆近因河溢横流此幾處水

荒流民復散間有回鄉多轉徙南陽唐鄧湖廣
襄樊漢沔之間趂食恐其通於饑寒相聚爲盜
闕
朝廷遣官賑卹已不失所未至爲非緣此等逃
民殆因躱避糧差終至違悖然敎食地利而不
輸租賦曠丁力而不應差徭往棄故鄉而不聽招
回任他郡而不從約束歟　詔寬恤其原籍與
所在官司兩難挨究莫如之何况今聲敎所暨
四海歸心獨此輩恃恩玩法梗化如此然以中
原腹心之地爲流民淵藪如昔陳涉王常張角

諸盜皆由此起今
聖明撫運萬無此虞然慮積歲滋久時遇饑荒
安知無奸盜扇禍其間故宜防之於未然合候
年穀豐登乞
勑遣近臣先往此幾處行落司府州縣各委官
員沿村逐戶挨勘的實籍貫丁口明驗家口以
給田業隨土宜以課農桑聚鄉飲以導其父兄
立鄉學以訓其子弟建鄉社使知報本設義倉
使知備荒時加巡察撫綏德禮以化之刑法以
齊之徐議其賦役俾爲治世之良民庶杜後來

之患也
一論馬政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爲先如漢太僕牧
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
養馬三十萬疋唐於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
牧馬田萬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
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疋宋在京有
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
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飼馬二十
餘萬疋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疋只用
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用數不發穰養

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膺役其餘馬一人
不啻十疋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
征役此前代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於
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伍苑馬寺四監二十
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
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所轄馬疋
先係順天等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依
山東河南是盡牧於官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
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

死駒馬有虧未免賠責追賠其續增馬數又合
添係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
舊制亦所當考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
各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
何其法制仍在如便簽牧將後該係馬疋與寺
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
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免再增
幸甚
一論惟幸昔堯舜之世靜言庸違之共工不得不
流方命圯族之伯鯀不得不殛況後世之臣豈

無其解其人哉我
太祖皇帝時置中書省以總政權初用李善長
爲左丞相得幸朝臣之無忠義者陰與構禍繼
用胡惟庸爲左丞相得幸結構群小當緣爲奸
後先敗露相繼誅夷　詔罷中書以抑權幸
太宗皇帝時錦衣衛紀綱得幸希　旨弄權貪
利借分事覺究誅其黨復籍其家榜示天下垂
戒後世
太上皇帝信任王振得幸專權擅作威福內外
官僚罔不畏憚正氣沮莫敢言其非邪佞朋

奸惟欲附其勢同列無對或至屈膝臣僚奔謁
或至叩頭奢僭已極智能自矜不知命將在謀
用兵有法輕視虜寇意圖要功強　萬乘之尊
擁數十萬之衆雖智由天錫然目未見敵身未
經戰且惝恍運籌智能莫預安能定廟算以授
諸將哉是以諸將不知　主謀諸軍不知將令
乃欲破虜勍敵鋒刃未接營陣已陷當
國家全盛天下無事之秋軍非不精馬非不良
兵革非不堅利臨機失措不戰而喪師辱王爲
戎狄所笑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權奸誤國若此

雖其殺身自取弁族之誅虜且乘勢入關犯
京都驚　陵寢賴
陛下委任將相協力運謀誓師問罪虜雖遁去
尤恐
上皇乘輿播越沙漠困處穹廬罔知
聖情靡寧猶以存道自尊聲色不動彼雖殊俗
莫不瞻感敬服終執臣禮
陛下遣使省問復諭虜以恭迎
上皇恩意有加義以責之誠以動之虜方悔罪
欵塞奉送

上皇法駕還京
陛下得以解紛原之憂中國臣民得以解不共
戴天之讐實不幸中之大幸也斯皆往事然戒
昭然今所任用未聞有此尤宜慎之於未然伏
願
陛下視朝之暇日御便殿集勲舊之臣延英俊
之士訪論治道商確政事好問好察以通下情
明目達聰以廣上智忠佞自見誠偽莫逃然必
總攬威權自奮乾斷法堯舜之除凶惟允體
祖宗之去邪勿疑務兼聽以納讜言毋偏信以

長奸計則善賢日進內外官皆正人而權幸者
日遠矣

軍民利病奏　　孫原貞

欽惟
皇上即位以來德上寬仁政從簡省闢言路以通
治道任賢才以隆治功期年之間與天下相安於
無事民心大悅臣以庸才亦蒙甄拔方向之寄豈
淺薄所堪夙夜戰兢思無報稱謹以軍民利病等
事條陳臣自揆學本迂踈識不達於大體言雖瑣
細事有切於下情仰惟

仁聖寬鈇鉞之嚴容芻蕘之直有可採擇庶補涓
埃開坐謹具奏　聞
一草束事本布政司徵收民間草束洪武年間每
糧一石五斗該草一束附近塲分交納今該八
斗一束已倍其徵又多撥京塲交納緣草束萬
數動如山積舟車莫能遠運里役徵收只得催
折布絹等物赴京附近州縣買納名則輕賫實
則重歛及到彼收買或遇旱澇草少價增貨物
短少無計了納復還重徵多致逋負有司受遲
悞之罪里役罹杖併之苦積歲不完惟冀蠲免

因此民難及照山東民納草束事體相同前件
如蒙准言乞
勑該部隨　駕御馬監計議於直隸河間大名
二府近水次去處踏勘堪俻相應田地設置馬
房草場其鄭村垻等處收養馬疋量存
大駕備用之數其餘馬疋并續到進貢等項馬
疋俱送二處於武驤左等四衛內或全衛或分
撥官軍前去牧養量撥草束料豆河南於大名
草場山東於河間草場送納實爲民便
一水利事北京儲積漕運實重故言者多以水利
爲急有未嘗至其地審其勢但知其利而不計

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故其言之切
朝廷從之宜也如金龍口河道接黄河水達張
秋以入漕運河內先曾淤塞永樂年間用軍夫
十有餘萬開挑不數年淤淺自後逐年一淤一
濬軍夫勞役未有寧息近該　欽差巡撫河南
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等官行移着令見起并
看守軍夫五千餘名疏濬行在工部勘合該監
察御史李懋題欲量工多起人夫深闊挑通緣
會計工程浩大該用軍夫數多及照本司所屬

百姓因上年旱蝗飢饉逃移一十二萬餘戶欽
承
明詔宥其逃罪蠲其逋租免其雜役繞招復業
中間有居屋廢壞田產荒蕪無牛具種無種
子生理既難日食不給此等人民誠可憐憫其
餘見在人戶亦因歲歉逃戶糧差并及貧窘可
知茲役一興未免一槩動擾恐復逃移及看河
口土不堅實河底沙泥深陷難以開深黄河水
勢更改不常易於淤塞且漕運河內淺處尤在
濟寧一帶若船過濟寧有水行至張秋下流亦
易去矣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勑該部計議止用見在工軍夫從宜疏濬免致
動衆爲便若干碍漕運緊急亦乞暫停候二三
年後田穀豐稔稍蘇復業再行定奪
一屯種事天下軍衛設置屯所軍士種田秋成比
較子粒舊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
者則一人之耕勾二人之用有十八石者則二
人之耕勾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
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千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
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筭此寓兵

於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為細務軍士下
屯者少舉天下之兵幾百萬之衆不耕而食臣
恐民間租稅不足饋餉欲倉廩充實其可得乎
且今
國家營造已罷西洋不去四方無虞惟在京曹
運操備備邊三事餘無征差前件如蒙　准言
乞
勑五府該部行移在京在外衛所取勘軍士除
前項差占及守城等項外餘悉屯種然軍士務
農者多年廢弛且一時莫措耕種尚艱許其所

收子粒一二年間且宜寬減以後依例比較仍
於農隙時月脩習武備則兵不至於坐食而廩
有餘積矣
一邊儲事今西北一邊守邊軍馬數多日支糧料
皆出民供或因遠運多將䌷絹送納不敷者有
之或在中途車頹牛死進退兩難者有之有司
畏懼耽悞軍機不免逼迫民難昔趙充國守邊
且屯且守諸葛亮出師且戰且耕獨可行於當
時不可行於今日乎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勑各總兵官權宜處置邊境如無警　就彼屯

種以給軍食以節民勞實為便益
一富戶事永樂年間營造北京於浙江江西直隸
蘇松等府起取富戶發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
安定德勝二關住坐當差家在數千里外有缺
人供送科差繁重者若在逃及病故者多行移
原籍勾補有等無籍官吏作弊多端在逃者容
隱不解而捏故回申病故者遷延不補而多方
賣放富戶久欽勘合不完欽奉
詔書內一欵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後官吏
人等犯罪充軍者止終本身欽此切詳此等人

犯到衛不係勾丁永充軍役人數當緣間任者
有之捏故脫免者有之名編軍伍不得實用前
件如蒙　准言乞
勑法司將問擬例該充軍犯人有係官吏糧長
大戶堪充富戶者連當房家小起發安定德勝
二關終身充軍富戶以辦糧差候補富戶數足
仍依發遣充軍其原僉富戶以先并今病故者
悉免僉補實爲民便
一稅課事各處客商車載貨物入京買賣及在外
公差等項官吏生員軍匠人等將帶貨物作盤

經來京經過張家灣宣課司攔稅其巡攔生事
或徇私放過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
或勒令卸車搜撿箱籠者有之或高估所將價
值多収鈔貫者有之或因而被盜失所者有之
又於小路攔稅者有之以致無藉之徒詐稱巡
攔勒措取財者有之蘆溝橋亦有此弊及至文
明等衛門宣課又納課程則兩征其稅前件如
蒙　准言乞
勑該部定擬行屬除客商人等興販貨物在張
家灣蘆溝橋買賣者令本處宣課司稅辦課程

若係經過入京城者不許攔稅宜從文明等衛
門宣課司驗其貨物應稅者稅之若論張家灣
有起稅之由都城外有既稅之弊必欲盡得其
課臣以為古者關市譏而不征凡有欽承
詔旨課程減依舊額其征稅亦宜從寬庶不重
擾人難實為便益

章綸碑錄　　尹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憲宗已在儲位又明年乃易
兩宮踈濶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
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司郎中特陳脩德弭災十
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賢理三養　聖躬四節幸御
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
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
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
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
之類俱請革罷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
養之至矣然必躬脩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
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封册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
天位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
宜率群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
復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
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道篤而和氣充天
意自回災變自弭矣疏上忤　旨下公錦衣獄刑
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搒掠慘酷體無完膚瀕

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
幷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
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
杖於
闕庭用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絶復甦禁錮
愈嚴公了無懟悔意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憲皇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嘆良深遂擢
禮部右侍郎

石亨之變一　陳循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臣
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
招石亨東閣會本復請立
茂陵爲皇太子亨對曰
上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
人多不曾說得初
景泰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
石亨獨豢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代行禮親見
知必難起於是始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
分有郎中龐文至循家文素善張軏得之軏謂前
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請
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恐與循說奏循不肯却
與徐有貞計較先言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
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
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東宮若他得西邊難
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所謂必無功賞功不令人知今事
只約內外典兵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
寵在已又與亨計必須提過與故方顯得吾輩功

高此事在今日早發芳洲辨究錄

石亨之變二　祝允明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
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
雖然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說其
言是月十四日夜會徐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游畋爲赤子故耳今天
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
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
議軏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

有貞乃升屋覘步乾象亟下附軏等云時在今日
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軏云今虜
騎薄都城柰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
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既畢
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
福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歸鬼矣遂往會軏亨
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
安門內起兵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
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
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中軏等莫知所

為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輒行軏顧謂曰事
當濟否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門錮密
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
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
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無燈火軏等入
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軏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
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其官某有貞等前

尊客通爾車既升奉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鑾前
者武士以椎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御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
座鍾鼓齊鳴臣百官入賀
景泰皇帝聞鍾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
院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
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illegible]

石亨之變三　李賢

石亨欲往來大同顧崇薊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
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譚于謙兼
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為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
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
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
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
事皆爾之所欲為者眾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
參擢舉各衛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
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
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為之而何舉皆股戰

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
人不動蓋天意有待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
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兄滂擊將
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
東出山東拒臨清决高郵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
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粟河一道各議分其
地而還三月虜寇延綏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
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
未遇待遇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
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廝

不是幹此事亨時還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
上命還位露刃以侍
　石亨之變四　　李賢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
欲圖富貴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
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
遂以迎
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十數人亨

亨封忠國公軏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日濫官爵
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爲
人皆失望于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
息乃群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斯時公
行強預朝政掠羨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
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
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
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
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

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
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
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
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之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
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懼凡在京
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
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
欲撲滅力不能及幸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端兆於
此石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
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以安人心不究其餘
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而石彪事發言官客奏明日太斑劾
之即有漏泄於彪者
上召賢曰群臣當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
旨意乃　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

經濟錄卷四　二十九

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
莫不肅靖天下聞之亦皆諫良交通之弊遂止石
亨下獄死法司請戮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
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　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內官吉祥在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
納賄擅作威福嘗征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
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
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自
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
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
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
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
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
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早祥欽等乘機欲殺馬

經濟錄卷四　三十

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
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
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屍
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
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
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搶
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
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又呼予官名曰
等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

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
忍殺連呼等長托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
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令被逮杲請毀反
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
予曰此人生事害人雖不死恨既除此害即可請
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
房尚書王翺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翺同行於門縫
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
者同予尋尚書馬昻得翺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
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

翺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襲而鬪之予乃得
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
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
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昭示天下
布寛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
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
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
横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雖竟就戮彼其
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吳瑾碑錄

天順辛巳逆賊曹欽謀爲不軌潜侯七月二日早
朝入內爲亂恭順侯吳公先於是夜一鼓聞之即
與其弟廣義伯琮約總兵懷寧伯孫鏜走詣長安
門告變於是禁門不啓賊計遂窮舉火燒禁門公
等率兵勦殺奮不顧身賊雖誅滅公已捐軀矣嗚
呼先機告變公之忠也殺賊喪元公之勇也然則
逆賊之敗豈非公之功乎

平逆頌　程敏政

天順辛巳秋虜酋孛來擁衆寇延西

上命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而以兵部尚書馬昻
節制其軍先是昭武伯曹欽及其黨以靖難功擢
傾中外
上稍裁抑之遂蓄異圖將以七月二日出師欽約
其兄都督曹鐸從兄都督曹鏞弟都督曹鉉謀入
內爲亂推其黨之黠者爲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
兵及其仲父宦者曹吉祥爲內援并結番將都督
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指揮完者禿
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　宮中聞變[illegible]
部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漏下四鼓舉兵犯

闕合番漢兵五百騎直抵禁城雷鼓大振擒殺錦
衣衛指揮逯杲擊翰林學士李賢傷首斜執吏部
尚書王翱於東朝邸鐸飭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
寇深斬傷廣寧侯安時禁門未啓欽督其黨縱火
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莫知所出迨
曉　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繼宗將之鏜諸軍先
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臣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
之首尾連絡旗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鏁以衆拒
戰王師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敗鐸斬之欽中
流矢創甚振策以馳適瑾將五六騎出覘卒與欽

遇衆寡不敵力戰死之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西
鈸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結不動自相
枕藉鏜令執者斬以徇責戰益急發神鎗守追
斬鈸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諸軍進
薄其衆大破之鐸窮亂兵所殺欽入溺其宅井中
其黨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獲是
晚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百顏也先等
於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棄市而磔欽屍籍其家
以賚將士餘黨並落二職流嶺南旌死節功追封

瑾梁國公諡忠壯贈深少保諡莊愍論功行賞加
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翱昂並以本官兼太子
少保鏜賜爵徹侯而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
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　詔暴欽罪於中外於戲
不測之虞起於一旦若此伏惟
皇上聖德神武荷　天地廟社之休不旋踵而醜
類殄殲
宮闕肅清稽古考今宜有紀述臣誠不佞謹撰平
逆頌一首雖不敢上備尚書故實亦少見愛
君尊　主之誠不能自已於萬一云爾

煌煌大明五葉嗣承爰及我
后奉天中興既偕既攘內外時乂有孽其間欲梗
予治蠢茲吉祥實維寺人中懷凶奸曹騰之孫假
子曰欽闖國昭武手提禁兵孰敢予侮　后惡其
驕曰爾永圖欽乃蓄異卒彼逃逋中構吉祥以逞
無賴以效阿瞞而力弗逮孟秋既朔熒惑在熒何
間而舉猖聲喧喧燔我闕門戕我朝士蹀血闕東
金吾御史惟相惟將臣賢臣安如唐衡度被斬被
殘飛變夜聞
后赫斯怒曰爾繼宗元舅元輔往暨爾鏜用整厥

師爾殫先驅爾昂㚸之靖此狡竄惟爾之續爾惟弗續罪弗爾惜衆僭其武如羆如熊大旗翻飛礉礉聲震宮城鋒始交逆陣而開殫發其元人百其勇再鼓以進群醜遂奔乃馘乃俘奏功轅門免技斯窮如醉罔省反走厥家援首胥并梟從貌隊不日成擒天開日舒眚銷沴沉

后御午門告爾大衆罔冶脇從無怖無恐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槁街閧閧都人快覩乃潴其居乃殄厥世爾族爾娟投屏四裔籍録所入有帛有金爰犒我士凱歌謳吟勸忠褒功

后有　明詔公侯公孤有勅有誥群臣稽首我后永貞大慾既平聖武乃成我后曰嘻惟天之祚將率之力祖考之祐　允顯　聖德巍巍難名告功萬世敢揚頌聲

皇明名臣經濟録卷之四終

皇明名臣經濟録卷之五目録

保治成化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題弭災脩德疏　姚夔
陳政治終始疏　彭韶
乞取回王大監疏　王恕
扶植國本疏　林俊
附端峰存稿一　邵銳
附端峰存稿二　邵銳
附送劉給事中巡撫山東　楊士奇

附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成化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黄仲昭檢討臣莊㫤謹奏為培養　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

火花燈等項而帖詩讚題目仍今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褻之詞甚非所以養
聖心崇　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所為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獮遊畋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橋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為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
臣伏覩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凡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為樂哉况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

罪生灵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
之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
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
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和蘇軾之教坊
致語以爲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臣等遭遇　聖明發身黄甲叨與庶吉士之

選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於
玆矣近又授以今職感冐　國恩至隆極厚夙夜
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所補報於萬一
何敢爲此鄙詞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
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
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
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
心即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
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徇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
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
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
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芬
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
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
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或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
乘間而入矣一或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
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

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烟火之舉乃細故此不
足爲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
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
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
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
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
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
伏願
陛下寬鈇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

緊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
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
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
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
享太平無疆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矯不以臣等
爲迂闊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
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　聞

弭災修德疏　姚夔

切見今年春抵夏天氣寒慄風霾咆怒揚塵捲沙
陰霾四翳日色無光近一二日來黃霧蔽天晝夜
不見星日况今四月中旬雷不發聲考之洪範庶
徵恒寒恒風急迫蒙昧之徵也月令季春行冬令
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傳記又謂大風
黃霧白日沉沉政化未明之象又云雷於天地爲
長子主發生出則興利人君之柄也當發不發則
號令失常所致天道如此驗之人事必有所因邇
者建州殘賊要結朶顔海西窺覘邊境北虜卯里
孩藏形遁迹謀未可測兩廣地方瘡痍日甚荊襄
流民聚衆日多加以湖廣江西去歲荒旱無收浙
江處州近日强賊流刼四川雖常告捷郡縣賊徒
蜂起大軍尚未班師四方事勢無時寧帖百姓供
給日見勞憊倘積久不爲之計患將不啻如日前
者人事如此天其或者仁愛
皇上因以警動之乎恭惟
皇上受　祖宗付託之重光膺寶祚敬天恤民任
賢圖治無淫刑濫獄之慘有聽言納諫之美純仁
至德人慶神懽天休滋至式克遹承凡五年於茲

顧惟臣等俱以庸材叨居重任曾乏片言隻善啓
沃聖心輔成至治用致人事乖而天道舛罪重丘
山不容逃遁雖
皇上大德不即加誅而臣自揣實切愧赧日夜憂
惶罔知攸措是用齊德同心懇誠瀝血摭取國計
之急切者一二上陳伏惟
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
尚虛切係人望天與
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
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竊見

英宗睿皇帝臨祚以來克遵　祖訓以御家邦而
慈懿皇太后貴妃宸妃以下皆有關雎之德螽斯
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
皇上脩身養德感天格祖思　國本之爲不輕思
宗社之爲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
溥將見　六宫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
世實爲天下大幸然此事自
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
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吒哩之流惑世誣民
宜在斥回其餘府庫金銀絲段俱是民間膏髓不

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勲勞不宜
濫與官爵此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
儒真德秀有言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
木亦得其所此言誠爲至論伏乞
皇上奮發乾斷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未足疾時故事　駕詣
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
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
言動之間悉依
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禍有不除臣甘

當萬死不辭臣等區區忠誠所激不避忌諱伏望
聖明監察臣等不勝幸甚

陳政治終始疏　　彭韶

臣伏覩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內一款
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
此欽遵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　聖明憂治之
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
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爲
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
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

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
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
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
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
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
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
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
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
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

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　特詔天下正家之禮
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　皇
妃位下或加　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
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潛替殆爲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
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
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

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閹今大
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
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輙
從此
陛下憲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
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
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
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
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

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
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詔鎮守
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
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
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撤樂
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
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
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
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自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

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
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
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
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
又日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
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
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
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

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
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
古人所貴即其已往而慎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
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諸後世所謂善終書
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
眞　陛下大聖人事也臣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
至緣是應詔陳言事理具本順差辦事官李錦賫
奏謹題請　旨

乞取回王太監疏　王恕

據江東馬驛報准前路遞到欽差內官監太監王
牌面爲公務事當職前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
公幹先遣牌面前去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巡司
等衙門官吏即便抄牌預備廩給口糧馬疋車輛
軍民人夫等項差委的當官員督領照依應付拽
送毋得稽遲有悞公務惹罪不便所司官吏敢有
指以饋送下程爲由因而科斂軍民財物或體訪
得出或被人告發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枷釘解京
奏聞區處或有假稱當職處陳告以憑懲治沿途
遞牌衙門不分晝夜火速差人程遞前去毋得磨
擦牌面字樣如有模糊就便寫記驛名開中到職
治以重罪先且抄牌官吏不違依准繳來仰將此
牌程遞送抵南京會同館收候當職按臨至日通
將各該官吏不違依准并執結連牌呈繳施行等
因據報臣始則以爲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府地
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
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賫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
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
隻裝載私鹽前來河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
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

有饑色野有餓莩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不可勝數臣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
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爲賑䘏饑荒
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舉蒙再造之恩
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而無疆國祚
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
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
遠近傳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
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
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

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傍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僥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太亮獻其名鷹而太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太亮蘇許公之忠今
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智本乎天

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爲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 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
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太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
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
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閣大臣從長計議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扶植國本疏 林俊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纔食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吾北鄙邊張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塡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

旣知荒旱自合先期聞奏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太學生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費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刼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寛卹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康能等官分賚

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
運到官撥或鄰封積蓄官爲顧車裝運無程以行
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
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
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聽納之主奠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
萬一件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恠誕無徵佛氏之教幻
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說始見

於唐宋之時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誣也謹按
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昔非無賴變名挾持邪術
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
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鑽縁誤蒙　聖恩叠
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盖大鎮國永昌寺臣細
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
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綿綿　國祚綿昌民命
益永邊疆綏寧以此陷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
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譽且
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君
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知繼曉之言
先王之政斷不爲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
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
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
害其失人尚若此伏願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斷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

也然繼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
斥忠良輔之者聚得美官爵之者動遭竄逐欺罔
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
名盜　祖宗百餘年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名不
足所在風擾泛直莫能過乃復薦繼曉陰求蓋寺
靡耗內財飛語外謂其極意不肯爲是被
陛下遏勝只得屛從是畏天下譏已欲
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惡則歸已今梁芳
欲文已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

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
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臣斷謂粉梁芳
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
官孰知自黙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
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
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
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
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 九重利害豈能
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
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
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
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荅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
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

言直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臣
不敢過望此然亦豈忍懷不直之言爲
陛下仁望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
甘受顯戮以昭欺罔臣不勝激切之至

附端峰存稿一　祁銳

繫天下之治亂者孰爲重曰公論爲重故公論明
則君子進君子進則國昌而天下之理於是乎始
矣所係固不重邪大參張公者曩官御史出按居

庸關備胡虜當是時武廟頗事微行忽有馳騎突
至曰 駕將出關公即誓死連發三疏請亟還曰
不然事且不測群小氣沮竟奉以還天下莫不想
望風釆日毅哉張公不負御史也已而公論所屬
如此嗚呼天下當謹於微使正德初造密勿大臣
克體遇巷之道首爲之圖逆瑾未必遽橫瑾橫矣
必欲盡上適意然後可以竊柄若竊柄必欲盡箝
天下之口然後可以恣所欲爲而衣冠之禍始有
不可勝言者矣瑾誅餘毒固在群小乘之用尙權
寵而天下始有不勝其禍者矣當是時公顧此然

砥柱其間用遏慕漲誠不負御史者公論非公是屬顧誰屬耶

附端峰存稿二　　　邵銳

項聞簡任留部固出私願揆諸時義似亦却好居間竊念大臣義欲有爲於世必其信任日專機會可即援引善類布列要地候吾君志大定國是不搖然後徐議興革庶保克濟設使任我者既或未專前後左右復鮮同志顧欲屢有建白並致太平正恐當事者未必樂從若自已出諸不利者復以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而當事日滋矣不

然有宋仁宗恭儉愛民後世鮮儷更事既久奮然思與范富二賢力圖改革用救極弊兩府臺諫舉出宿望後相期最仰副
上意遐想是時何等氣勢尚爲權幸所間竟不克少酬初志何耶義理無窮事變叵測吾人於此正合深思執古御今監戒具在尤不宜容易看過也聽說如此第自勇於任事者觀之將必難曰果若所言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吾既就列吾及吾時亟欲自效救寸得寸救尺得尺猶賢乎已頤銳熟思終謂前說若於事理或有然者輙敢忘其鄙陋就正有道千萬諒察

附送劉給事中巡撫山東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有一日
上御奉天門顧群臣若曰朕祗奉天命君天下天下之人其尚有未安於衆而凍餒愁嘆者乎任牧守者其尚有苛刻黷貨而亂章以厲民者乎朕惟是孜孜夙夜之靡寧遂分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賜之璽書俾所至廉察民所利害而爲之興革及牧守者舉其廉能而罷出其貪虐於是戶部侍郎李昶兵科給事中劉煥當巡撫山

東山東介河濟連海岱而古魯之域也雖其壤地多肥沃然其人習氣緩慢加以比歲旱澇疫疾之相仍而淪於艱窘雖故周公之國孔孟之邦然聖賢之德化遠矣仕於是者或失其良心誠有如
聖諭然者昔漢唐宋數遣使臣行天下曰巡省曰安撫曰採訪皆今巡撫之職所以廣視聽達民隱而其使之賢者多也今之奉命秉軺單厥心推明致公而無厭斁焉將使窮山深谷荒僻之人皆得以發舒幽鬱蒙被涵育而樂乎
聖明之世者於上足以副君命下足以光使職豈

史029 098

不備然有可與有以儗昔之賢使者歟惟君以愛
民爲事天之實惟臣以愛民爲事君之實諸君子
是行也太平之責係焉可使有一毫之不至也哉
煥字士極疏闓明敏於予有鄉邑之義故於其行
也歌皇華之二章酌之酒而申之以詞

附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著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
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
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
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

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
子弟伯巨得平遥縣行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之
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
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
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
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
求治太急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
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
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
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

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興令賞罰
不准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
皆知其不可然非救之根也所謂分封大侈者天
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晉秦楚踰千里之國以封
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
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患難見者也其言皆切
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
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
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

問狀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
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
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
師去侍其兄游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
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
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
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
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
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

敢諫士利獨嘆曰
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
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
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
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竟死出士利乃
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
[illegible]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
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

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
質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
其數誠不可懸斷須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
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
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致故必先用
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
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
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
以使受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
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能之士非如草菅然可
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
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
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流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
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知吾有所事乎我以
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

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願借丞
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 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
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
業既爲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訊卒不屈然
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五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六目錄

保治弘治上

審幾微　丘濬

正朝廷　丘濬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升

題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　馬文升

彭韶行狀錄　朱端儀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題敕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巏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六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弘治上

審幾微　丘濬

臣按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脩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已知其善之當爲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心須臾之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爲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岐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毫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於此幾微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切發端不差

則大學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爲己有矣不然頭緒茫茫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既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臣謹補入審幾微一節以爲

九重獻伏惟　宮闈深邃之中心氣清明之際澄神定慮反己靜觀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擴充遏絕之力則敬畏於是乎崇逸欲於是乎戒由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臨民堯舜之君復見於今泰和之治不在於古矣臣不勝惓惓

正朝廷

丘濬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於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謂光之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莫如堯堯以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孔子以言爲知人之本是則言之爲言其所關係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爲己助因人之言以爲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畢詞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顔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缺者或因災告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輿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服

君德之脩否朝廷之缺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未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

有罰則大臣不至於持祿小臣不至於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
聖明留意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升

臣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主乎敬焉耳蓋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能敬則心存心存則德愈謹而後可以凝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治道無不隆矣若敬有不存則

心放心放則德不謹而萬事俱不立矣尚何望其凝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隆治道也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之勇始以布衣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有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少忽蓋爲
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也逮我　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憂勤惕厲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皥而無忝於
聖祖也恭惟
皇上養德春宮蓋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以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天法　祖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黜異端隆大孝於
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耤田親幸大學凡古帝王盛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真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天下蒼生無不延頸以望至治使能存此心始終不渝則真可以四三王六五帝可以繼

祖宗可以陋漢唐而　皇明之大業可以保之於億萬斯年而不替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所當察也
皇上纘紹洪基當民窮財盡之餘兵廢刑繁之際所以凝皇天之眷命者在是所以收天下之人心者在是兢兢危懼此心豈可以一時而不存乎此心一有不存不流於聲色則流於貨利不入於游逸則入於奢侈一或有之皆能敗德敗度而於前所謂帝王之盛德或有少損而不能保其終矣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近

日百司言事之人往往欲
皇上接見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爲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接見蓋亦有所待焉
耳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
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天位
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傅說告高
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
於厥躬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脩德
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爲商令主伊

尹傅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況邇來各
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仁
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脩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
之際也伏望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
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幾之暇節膳慾
慾以頤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
殿召見儒臣或俗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正要
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爲辨析孰爲道心孰爲人心
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存此心而不治用是以

親決萬幾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益隆其孝養於親王介弟
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
禁之而責其人珍禽異獸之貢必却之而塞其覺
或大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面議而後行或文
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
將官不時降勑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
備勑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
道爲　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賜其寬貸大臣
爲　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爲之優隆左右督

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
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任用
之浮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
忠良若委任之不二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　母
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　外戚之屬
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致太濫
刑所當刑而不致太僭浪費錢粮宜加撙省無益
齋醮不必修建於　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裔
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以防壅蔽時接臣僚以
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土宜暫免路

勘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邪術罔爲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允迪茲則二帝三王不得專美於
前而我
祖宗列聖真可繼述不忝而於天變亦可以少弭矣臣本以庸才叨總風紀日夜思惟無由補報伏望少寬鈇鉞之誅俯納芻蕘之語身體而力行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栗恐懼之至爲此具本親齎
謹題請
旨

題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　馬文升

臣切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焉洪惟我
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一道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奸宄得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罔賄賂公行紀綱日紊帑藏錢粮浪費空虛貪官汚吏肆無忌憚仰
惟
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奸邪敗露羣小屏逐風聲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猥以庸才荷蒙
聖恩擢總風紀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己無由仰答　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少效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
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
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
旨

一選賢能以任風憲切惟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
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頒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幷行人內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所以未盡得人如蒙乞勑吏部行移各處巡撫

都御史幷巡按御史幷布按三司官各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幷於考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考選具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爲之振肅矣

一禁撫拾以戒贓官自古嚴贓吏之法所以爲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贓吏之害民猶稂莠之害嘉

谷稂莠不除則嘉谷無以遂其生贓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所我

朝於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重輕俱罷職役不敘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贓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幷按察司官挐問貪贓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撫拾且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爲民充軍者往往讎怨原問官員撫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辨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以此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贓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如蒙乞

勅法司今後凡貪贓等項官員被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爲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捏虛詞撫拾原問官員者或另

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吊一干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撫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爲民者發口外爲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冤枉及違法情罪明白參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參送問罪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槩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於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

一擇人才以典刑獄切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刑罰適中而下無冤民不得其人則刑罰濫及而上干和氣故雖皐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侯司刑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慎擇其人而任之哉

我

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斷事理問及各府推官有缺俱

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槩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及各處巡撫按併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乞為誤事如蒙乞

勑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官乞整飭兵備等官有缺只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强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槩濫除仍乞

勑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爲心以人命爲重務求真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擅便差遣有誤問刑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至於枉濫矣

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

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之獲

安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月日亦有定制洪武永樂年間各處分巡分管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接授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汚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褻而奸弊滋甚矣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如蒙乞

勑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

即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
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汚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
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
巡官將問過贓汚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
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
安過人民幷一應合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
考撫按回日仍具略節總類開奏乞
勑該部候三年六年考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
奸避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拴自回司者許巡
按御史指實參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

回與撫按計議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瘝曠
而奸弊爲少革矣
一申命令以修庶務洪惟我
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
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方
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
備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淸以造生
民之福彼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朝
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
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貢爲名肆意科斂軍

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
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
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瘝曠逢迎罔思補
報錢粮侵費詞訟不淸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
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
皇上降勑切責各邊鎮守總兵幷各處都布按
三司各巡撫官員務要下思享祿位之榮上念
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爲鎭守總
兵者用心操練軍馬脩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
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巡撫三司者

務使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汚之斂迹倉廩
充實軍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脩舉如仍蹈前
非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 國典具存决不輕
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脩矣
一逐術士以防扇惑切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
防犬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
故我
太祖高皇帝於大明律及 皇明祖訓皆惓惓
以致意焉其所以監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
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

與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 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恩之輩皆緣妄爲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如蒙乞
勑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并錦衣衞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於所管地

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陰陽生醫士上納粮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衞分充軍民發口外爲民仍乞
勑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撿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人役擅入皇城者就便捉獲具奏送問知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翕惑矣

一擇守令以固邦本洪惟我
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臻治理即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意也今在外之官方面固重而守令爲尤重盖守令爲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受其殃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以守令爲重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學士李賢奏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附選遠近考選銓除臣曾陝西巡撫之時亦

曾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盖由吏部每選考試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正官既缺佐貳管事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 天朝豈無其人盖因拘於附選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實惜之如蒙乞
勑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

知縣者若干人臨時於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
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預訪州縣之
煩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雲南廣西
福建路途遥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
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
照缺預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
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
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愼選陞用俾嚴考守令
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考是實轉達吏部吏
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

而政事脩矣
一嚴考覈以示勸懲洪惟我
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
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
稱職者
朝廷給與　誥勑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
給且有黜焉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
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覈
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
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考作不稱者輙便

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
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
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考覈無以
儆戒百司如蒙乞
勑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覈屬官務要察
其平昔行止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覈不稱
職官員敢有似前揑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
三道御史將本官實績劾奏有贓者問罪罷黜
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而御史挾
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不致廢

墜而官僚知所儆戒矣
一禁公罰以勵士風切惟科罰科斂法律所當嚴
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
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曾經旌奬或
上司禮待稱爲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
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
餘兩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脩理
學校或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已
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公用爲由亦各濫罰
財物

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甚曾降戒諭之勑比之
穿窬之盜今弊尤存尚不知改且兩京爲天下
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
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
亦有及供送柴薪皂隷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
人掯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如蒙乞
勑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
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
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不分有無原告
就便拿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己正人毋蹈

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
勑南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恥
之風共勵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儆而
士風爲不偷矣
一廣儲積以足國用切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
業自持省財節用恒以國用之不足爲憂洪惟
我　朝
列聖相承或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
不過綵段所以內帑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
年以來群小用事妄興造作欺罔多端以致府
庫爲之空虛天下爲之困憊
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況
天下府州縣倉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
有二年之用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
以濟與言至此深可寒心如蒙乞
勑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
小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
該支本色俸祿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
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勾用如
果不足作何區畫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

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
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開辦天下之稅課
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
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
則儲積可廣而國用爲之少足矣
一恤土達以防後患切惟思患預防有國之大事
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所屬固
安永清武清漷縣及保定等州河間等處洪武
永樂年間原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
齒日繁雖同編氓終係異類即今精壯男子恐

[原缺]

有萬餘為官止憑俸祿而俸祿為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為不增況達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來過二三季或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為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於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如蒙乞

勑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達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土達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

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為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弭後日之患者宜從斟酌具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

一清僧道以杜游食切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係急者僧道是也蓋所緩者僧道也所係急者民食也若視僧道為緩而不嚴加清查則游食者日衆而民食恒不足矣我

僧者許科道官糾劾拿問仍通行各處撫按等官督責有司嚴加查訪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即便折毀併於古剎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者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者道童收為徒弟者各問發口外為民寺觀住持還俗為民僧道官罷軟不舉者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費矣

一敦懷柔以安四夷切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

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

朝之故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汛掃胡元

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朔漠四夷入覲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彼之厭飫所以畏威感恩欽戴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苟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

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

望見辭酒飯其爲菲薄每楪肉不過數兩而骨
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用酒多攙水而淡
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筯且
朶顔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而
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
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人禮
部該司官并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
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
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事雖

小關係甚重如蒙乞
勅禮部査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
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
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
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
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
宴外其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
巡看但有似前剋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
祿寺官并局長等条奏拿問如此庶使懷柔有
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一節財用以甦民困切惟爲國莫先於愛民愛民
必先於節用苟不節用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
於害民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寛恤之詔示以憫念
小民凡事減省之言此即大禹克勤克儉文王
視民於傷之盛心也天下蒼生無不欣戴且我
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
足故雖外征北虜內營宮殿樂於趨事未嘗告
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覺困自
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相進貢科取百端

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陜西連年荒旱不収
有司素無儲積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税
糧如故北直隷山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
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兩京物料民
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節財之用生
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
必自內府減省始如蒙乞
勅戸禮工三部各査　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
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
羊雞鵝及擡柴夾工價銀兩等類某年用若干

某年添若干逼查明白逐一上陳
御覽斷自 宸衷量加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惠就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再行具奏增添尤
望
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撙節罷不急之
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
於今日而民困爲少蘇矣
一足兵戎以禦外侮切惟爲國之道足兵爲先兵
有不足外侮何禦書曰張皇六師兵法曰忘戰
必危是知自古莫不以兵戎爲重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
有數百餘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
半葢由里老埋沒而無籍册之可查衛所作弊
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
無二三雖解到衛所而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
加百年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
見存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儹運糧儲江
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
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
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

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况騎射之未精什物
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
難尤甚此軍士見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
不能復見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爲不足遇
警將何調用况今胡虜猖獗於甘京出沒於西
北強賊又嘯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
可憂者如蒙乞
勑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州
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
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

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册江南者
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
來舊册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仍仗備照務
要磨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逃故之
數每省各抄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
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
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畢日乞
勑兵部徑自具 奏請 命本部堂上官一員
會同各營總兵官將見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

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
勑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
一體清查仍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
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後清查完日各另
回奏仍造册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着
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
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爲有備矣
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
欽依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
欽此

彭韶行狀錄　　　宋端儀

弘治三年彗見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
失韶言軍民利病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昨左
右使權者衆韶於正近侍條有曰內臣出入左右
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兵馬錢糧人匠
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傚虛名實支遮
掩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
下於該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
有犯多從寛免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
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
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葬銀八千兩在者或
有許其蓋祠覔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
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
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
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良遠佞媚而斥奸
縱事務歸於所司威福必由已出則萬世永圖也
終篇又言臣獲隨午　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
事無補但於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　朝

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
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
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其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
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
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貪鄙未可之
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日奏取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共聽各官先行博

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温顏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
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
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
可次第張弛矣
上嘉納之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

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
陳堯舜之道况逢天王之明聖若乎臣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
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也本
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
爲而天下治也今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　御極以來屏去珍
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良躬覽

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爲堯舜之君故天
下皆忻忭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
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
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
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宮僚伏覩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辭問以窮究
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
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
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
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
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
內臣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
之頌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
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
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
倘獲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與

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
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惜而黜之今日之所
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勸覽者異日
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
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
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
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輙賜清問若復有疑更

加詳詰講官或明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
旁引曲諭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
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
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
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爲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
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
而無懈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於文華
殿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
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
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與言則錄示講官使
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
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際旦氣清
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
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
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
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乂治心常得其
正事常執其中則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
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殿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
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
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
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
之事亦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
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

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戇狂直者則容恕之瘖啞不能言之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於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聰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臣

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一二若官鮮廉恥之節士多浮華之習教化陵夷刑禁懈弛俗尚侈靡而財粟滋乏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在平時亦爲可慮若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無蓄甲兵朽鈍行伍空缺將帥驕惰而不知兵士卒疲弱而不諳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若此者今尚可理後必難爲如船之弊漏益大將不可濟如人之疾病愈重將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常爲之朝思夕慮或至於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伏望

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於內博資於外則積弊可以漸革善政可以漸成所謂本立而末自茂綱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臣雖無大人之德而

陛下志行仁義實可爲堯舜之君故臣敢陳前說

而不敢效小人之爲容悅也伏惟
陛下裁擇臣在去歲恭覩
陛下嗣統承天用賢納諫而臣忝侍從之久義當
忠言遂爲此奏然以
先帝梓宮在殯初政最繁
陛下方憂勞不暇故此奏不敢遽進尋蒙
聖恩擢居吏部非復獻諾論思之職故此奏不敢
冒進今念臣當六旬衰老之餘三年疾病之後精
力方憊神志且頹誠恐一旦病不能起遽先朝露
則區區忠敬之心無由得盡抑恐

陛下雖負堯舜之資而群臣莫陳堯舜之道徒襲
近世弊政而無以成唐虞之治也故敢以此奏進
之伏望
陛下恕其冒越之罪矜其忠敬之心俯垂聽納則
非徒愚臣一身之幸而已

題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巏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
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
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爲龐泮等不諳事體

觸忤聖心即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
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
優容抵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
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
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
有以自取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
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

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
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次所論劉
遜之事意傷於急遽詞失於婉曲然原其心蓋仰
賴
聖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
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畧也况科道官乃
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
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
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

加罪所以奬興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
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於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
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縶之中人之資守道徇
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觀望持祿保
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
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
自泮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
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御之時視聽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
未必不惻然有動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

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慴言語致失次第尋常
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
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即嗔責深
恐人懷戰懼豈更肯言貞觀六年陜縣丞皇甫德
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爲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
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
激切即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
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段故臣等嘗論唐太宗非
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
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

屈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
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
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
誹謗罪當誅
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
烏可深罪乎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
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
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
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

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
一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
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勑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
令百官言以謙爲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應泮等不識事體縲
絏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感愧盍圖報稱而内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惟忻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

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

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臣等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盡惓惓之愚忠惟

皇上赦臣等之罪而採納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七目錄

保治弘治中

災異陳言疏　倪岳
癸巳封事　謝鐸
奏止夆送聖像疏　馬文升
地震陳言疏　馬文升
題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馬文升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七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 弘治中

災異陳言疏　倪岳

先准禮部咨開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日題內開貴州安南等處失火燒燬軍民房屋共一千八百餘家延燔城樓公廨等屋共六十餘間燒死官軍舍餘人等計一百餘名直隸壽州幷河南府等處風雨氷雹傾倒房屋鋪舍共三百餘間淹倒軍人

屋宇三十餘家及垜口二處計三百餘丈鄉村麥苗孳畜江上大小船隻多爲擊壞或地震不次而廬舍爲之搖動或天鼓連響而人心爲之危懼而蘇杭等處潮河池泖諸水寂無風潮而翻騰沸湧甚者雍府新創迅雷震之　清寧宮爲
太皇太后祗受天福之所爲
陛下隆極孝養之地乃今燒燬殆盡尤爲切近之災要行兩京文武羣臣洗心滌慮思過省愆務盡交脩之誠以罄應天之實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續准禮部咨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欽奉　勅諭文武群臣朕惟天道人事相爲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邇者上天戒示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干和氣循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誠遣官
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山川爾文武羣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汙殫心效力毋徇因

循怠玩若罔聞知凡百司政弊奸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荅上天仁愛之心綿　國家億萬載隆長之祚欽哉故諭欽此謄黃賫捧前來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接至南京禮部通行各衙門欽遵外臣等聞
命戰兢罔知攸措仰惟　聖明臨御兢業萬幾日
御經筵精求理道誠宜和氣不應嘉瑞畢臻夫何比年以來災異頻繁聞見驚駭及茲清寧之災尤爲非常之變自遠聞之已倍驚皇况惟　聖心誠孝方隆奉養之禮當此變生倉卒寧免震驚之虞

此臣等悚懼之心夙夜為之靡寧復念臣等各以
非才謬當重任不能勉脩職業以仰荅　恩休徒
爾坐縻廪祿以召致罪戾上干　天意職此之由
汗覥倍增伏俟罷黜過承　恩詔但令脩省除已
望闕謝恩省躬思咎痛加湔滌外竊惟　聖諭所
云天道人事相為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
畏也於此誠足以仰窺　聖明深達天人之理克
究災異之端者矣然猶屈已求言使得指陳利病
此蓋古帝王不自滿假詢于芻蕘之盛心也夫欲
思以回天意必當有以順民心欲有以順民心必

當有以寬民力是以營繕頻興民力所由以困征
斂橫出民力所由以竭賞罰冗濫則無功者錄民
何視以勸用舍顛倒則不肖者進民何藉以安蓋
民心嗟怨之日深則　天意譴告之必至以此歷
推致災之由庶可少盡弭災之實臣等各摭膚論
之凡少效涓埃之益凡二十八事畫一　上聞此
皆職守所司耳目所及伏惟　聖明俯垂矜納其
於聖政或有少補犬馬惓惓之私不勝至願緣係
災異陳言事理開坐會本等差辦事官羅憲資捧
謹題請

旨
一推行聖學近者伏聞
聖上勤御經筵日講不輟講明聖賢之格言圖
惟治平之要道緝熙之功啓沃之益於是為大
三代之治端在今日
宗社之幸生民之幸也臣等竊惟　朝廷日講
之制必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次第進
講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讀其書而不求其
意亦無益也考之衍義所載首言格物致知之
要必以帝王知人之事為先其於辨人材之論

尤惓惓焉蓋任賢圖治乃人君之職故所任之
得失賢否則天下治亂安危係之非細故也伏
望
聖明因夫今日所講之書驗之古人已行之事
獨運於
聖心之微以謹夫用人之道於凡內外文武之
臣左右前後之職其間果有忠實不欺淳謹可
托特立而不為黨與之私勤敏而足為治理之
助者俯推委任之誠而不輕為搖奪曲施保全
之恩而不易為間阻其有立心私邪制行奸詭

執左道以變亂倡異端以熒惑以土木營繕為奉承以禱祠祈禳為忠愛費財而不顧勞民而不恤以至依阿循默以苟容而不知竊位之恥奔競冒昧以希進而不知枉己之辱若是者皆足以債事而害政違天而虐民所宜逆逐而不留拒絕而遠去庶　朝廷為之永清　天意為之昭格災害可弭政務可脩而太平之治必在此矣

一豫節、親藩竊惟自古藩國之設主於屏翰
天朝強本固宗之道也

太祖高皇帝福德高厚本支衆多當時慈愛均一是以恩禮交隆
列聖繼統天潢繁衍封建之盛殆遍天下但比年以來衡州建昌等處疊遭雷震變異非常此必藩國營繕太盛天戒昭然示警以至於今災生壼掖事理相關誠非偶然夫天下之人民皆
朝廷之赤子也　親王之國車船人夫之費分所當得未敢盡言奈何承奉等官不知仰體
朝廷親親之意一離通州便作威福剋害夫役淩虐有司經過地方勢同刼奪甚者方面官員痛遭斥辱不豫有以節制之則往過來續積弊益甚民將不堪將來必大有仰厪
聖慮者矣天下之田土皆　朝廷之租稅也
親王治國宮室祿米之設已有定制經費有餘奈何承奉等官不知仰體　朝廷親親之意一至本國遂起貪心占民房屋奪民田土輒奏
朝廷誤蒙，准賜甚者使越市鎮強取稅錢不豫有以節制之則田土有限藩府日增　國賦日削將來必大有仰厪
聖慮者矣夫言之於無事之日不足信言之於有事之後不及行是故進言之道自古難之伏

願
皇上明　勑承奉等官務要輔　王以正仍逐一開示條件嚴加禁防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輒行奏討如有違越者悉如近該欽奉
聖旨事意許巡撫巡按官員指陳實跡參提首事之人明正其罪更置官屬庶幾宗固本固民安物安而天意可回矣

一懲究欺弊臣等竊惟人臣事君以不欺為本究

履霜堅冰其來有漸爲臣之職誠不可忽其漸而涉於撥也且明者見於亂之未形智者察於幾之未動豈可於所已形已動之事而困爲掩匿營護以苟目前之安乎比年以來相習成風如雲南之木邦貴州之清匀江西之南贛以至東西二廣之域西北三邊之地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爲剋復之計盜竊者不聞勦捕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奏率爲虛聲掩護遂爲良筭任其事者展轉遷託以俟遷官爲其民者流離虐害無所控訴夫隄防以

障水小有罅隙亟宜築塞及其橫潰爲力難矣唐宋之季率因奸欺之臣迷誤國事馴致禍亂不可不慮也今大江南北歲豐而盜作糴賤而民貧武備空虛災異稠疊有識於此不無寒心伏望

皇上彰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

勑該部查勘前項各處如是地方未靖而言已遂平定夷酋未服而言已聽撫安盜賊隱而不聞匿而不捕聲息嚴而不舉言而不實虛呈功捷冒請陞賞者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庶幾將來人知所警早爲徙新之謀不貽噬臍之悔矣

一甦息貧窮臣竊惟事有因革理貴變通庶弊蠹可以袪除而貧窮有所甦息也照得南京富軍騎操馬疋常年倒死數多俱照在京事例出辦椿錢并朋合錢預備買補倒死馬疋隊伍固所宜然不曾倒死馬疋何爲一槩出辦後該兵部議處諒將收到草塲地畝銀兩每疋補助三兩但買補之際多被勢要之人故將老病馬疋加意喂養乘機貨賣以致舊者買補不前新者倒

死相繼負累晉操官員住支俸給賫賠償且不週戰守何由可望及照南京各衛快船先年不會定爲則例均匀派撥有一衛五七隻十數隻者多至三四十隻者甚者全無一隻以致船隻多寡不一所以衛分勞逸不均及其敝壞打造之際初年物料俱係工部出辦近年奏定官出六分自備四分官出者不以時給打造不前自備者負累軍餘出辦貧苦百端交救在官又被衛所官員侵欺花費及用造船毫釐無措以致船隻無由完備軍餘辦償不已似此事理之弊

竊不爲變通則官軍之貧窮何由甦息伏望
皇上念
祖宗根本之地憫官軍貧窮之苦特 勑該部
不爲常例通行南京兵部各委公正廉能官一
員查勘各營倒死馬疋自弘治十一年以前應
該買補共若干疋各營收貯出辦椿錢共若干
兩每疋該銀十兩止該買補若干疋其無價買
補者尚有若干疋就將兵部每年原收馬草等
項地畝銀兩照數支給通將二項銀兩轉解兵
部發付太僕寺收貯於南京太僕寺候過該送

太僕寺備用馬疋照數關領官軍騎操仍行管
操官員不時點閘務要用心餧養不致瘦損以
後遇有倒死椿錢朋合錢積至五兩兵部草場
銀補助五兩悉照前例解納充領馬疋騎操庶
得軍免買補之苦民免解送之勞實爲兩便其
管操官員該住俸糧之日乞照屯田事例止住
一半但少存其養廉之具庶可責其敵愾之心
及查勘各衛打造修理未完快船共若干隻見
領料辦價打造者若干隻已領杉篙等料花費
無存者若干隻人船俱無下落者若干隻每船

通計該用銀若干兩各以料價二項分數多寡
計算見有而不足者應該補足花費而無存者
應該全給通將侵欺官員查出拏送法司照例
從重問罪監追前價其不足之數亦將兵部每
年原收馬草場等項地畝銀兩照數那借支給
應用并行南京工部即將該給物料作急支給
除人船俱無下落者開豁不行打造外其餘船
隻督併打造完備通將各衛原造文冊查勘各
衛軍餘數目船隻多寡除十隻以下及人船相
應者不動外其二十隻以下減去二分二十隻

以上者減去三分均派無船及人多船少衛分
撑駕仍行管船官員不時點閘務要用心愛護
依時修艌以後仍照例十五年以外不堪撑駕
者官給全料十年以裏損壞者責與本船大甲
備料修理如此庶貧窮可以甦息差役亦得均
停人心悅而天意可回矣
一脩復常平臣竊惟農無常稔之年國有備荒之
政求之古人之所已行蓋惟常平獨爲盡善是
以成化初年南京守備官員因見歲凶民饑莫
能拯救乃放古常平之意奏將沒官房屋改爲

倉厫名曰常平銓官置吏以司出納每歲將蘇松等運到糧米免其上倉將各衛官軍三箇月俸糧臨船兌支省出加耗脚價每歲約有十萬餘石運赴常平倉交納遇歲凶米貴減價糶賣銀錢收貯官庫歲豐米賤增價糴買糧米收貯本倉良法美意與古實同後因本倉積米數多南京戶部奏將作正支放常平之法遂廢倉厫雖存傾圮過半當特費用財力卽今棄之可惜况京師之大略無備荒之儲豈宜然哉且往年米價湧貴至八九錢一石民皆缺食盜竊紛起

若使官倉有米能糶數十萬於市則米不湧貴民饑可療矣如今年米價極賤至二三錢一石民賣輕賫虧損至極若使官庫有銀能糴數十萬於倉則米不狼藉農力可蘇矣柰何坐視米價貴賤之機莫救農末交病之苦豈宜然也如蒙乞

勑該部查照先年奏設常平事例再爲斟酌倉厫損壞諒行脩理仍自弘治十二年爲始浙江等布政司蘇松等府該運南京糧米照例三箇月臨船兌支將所省耗米脚價或一年者或二年者運赴本倉上納以爲常平之米行令該管官員隨時米價貴賤依擬糶糴若本倉糧米積至四五十萬石恐至陳浥不堪方准作正支放就將本年臨船兌支所省糧米照依前數運納以爲常平之本務使新舊相更貴賤相濟倉有餘糧歲荒無缺食之憂市有平價年豐無傷農之慮寔爲便益

一類解文冊臣竊惟政以靜爲善令以簡爲良則下人易於遵行臨事免於廢擾也照得南京各衛所軍伍俱自永樂年間分調所存者十無三

四人少多差乃倍於舊且如一年之間該造文冊無慮二十餘起攢寫之勞裒斂之費所不可言近雖稍減而勞人費事尚有存者如每歲春季各衛將舊年巳支錢糧數目攢造文冊名爲歲用及至冬季又將次年該支錢糧數目攢造文冊名爲歲支俱要送官赴京送繳戶部南京共該五十餘衛每衛一年差官二次約計一百餘員造冊之際費擾可知至於往迴路給皆從聚衛貼辦侵漁科歛日益歲增衛所憊困何由甦息况所支用錢糧俱係南京戶部管辦造冊

查對理亦宜然繳送戶部無大關係如蒙乞
勑該部將前項文冊行令各衛依時攢造每年
二次通送南京戶部查對明白待有本部公差
官員通賫類繳戶部庶官軍免跋涉之勞衛所
省科斂之弊亦省事便人之一端也
一併省重複臣竊惟恤民莫大於惜財惜財莫先
於省事蓋事多則費廣財費則民窮乃理之必
然者也照得南京內府各庫先因曾庫官員作
弊偷盜官物年久一旦以火遮飾不惟罪得苟
免又且勞費蓋造今復奏行工部每年春秋二

季用工脩理任從該庫破調損壞滲漏去處動
用物料人匠其費不貲仰惟
朝廷於凡 宮殿 宗廟社稷等處事體最為
重大俱無一年二季脩理之例何獨南京各庫
重複勞費無有窮已再照成化年間欽差內官
二員前來南京督理織造開局置機勞民動經
拘役之艱難供億之騷擾月益日增民不堪命
弘治初年已蒙
聖明特詔停止內官取回中外臣民不勝慶幸
近年又復差遣內官二員前來仍前織造緣所

織造紵絲紗羅果係上供
九重內奉 三宮之用雖官司竭營辦之勤百
姓極科裒之重分所宜然不敢辭免但所織造
不過用充內外官員不時賞賜而已其各布政
司南直隸各府歲造織內酌量改造進用亦無
不可臣等已於弘治十年四月內因遇災異陳
言會議奏 請乞暫取回未蒙俞允忽於今年
十月又復蒙差南京內官監太監鄭山亦於前
項織造去處管理織造緣係挨輪年分接續幹
辦所理既無別事委任何必人多況逐日供給

之費各項役使之人徒增一倍民實不堪似此
事關一體差至三人重複勞費無有窮已如蒙
伏望
聖明俯恤民隱大惜財用事干重複少賜併省
特
勑該部通行南京工部將內府各庫一年二季
脩理事理暫且停止果有滲漏損壞之日聽令
照例具奏計勘明白方許興工其新添織造內
官乞
賜革罷所織段疋等項併於先差內官管理如

此庶事稍省而民心可安民少安則天意可回
矣
一減省供應照得南京光祿寺逓年醃臘活鹿一
百五十一隻天鵝四百六十三隻俱係直隸安
慶等府湖廣等布政司地方採捕解納有起自
三四千里路來者有起自一二千里路來者俱
候小雪節解到係是山澤之性沿途餧養艱難
多致瘦損到此之日依期宰醃用鹽太少天熱
生蟲用鹽太多苦鹹無味又要打造木櫃裝盛
起撥馬快船隻遞送及至到京不堪供應及本

寺做造菜臺俱於每年二月分起手採取曬晾
做造每三日一換厨子餘丁一百名動經四五
十日方纔完備起撥馬快船隻差撥經手官廚
解送在途遷延日久停放過時多有變味不堪
供應竊照活鹿天鵝菜臺北方所產處處有之
非惟別項時鮮北方所無者依時上　進豈敢
缺悞況做造不法進用過時以致味變不堪供
應而小民之採納艱難道路之應付騷擾有費
無益莫此為甚如蒙乞
勑該部議擬合無每鹿一隻徵價二兩天鵝一

隻徵價伍錢行令各司府照數煎銷成錠差人
解部轉發光祿寺收貯凡遇缺用天鵝活鹿照
依時價收買供應其做造菜臺暫且停止實為
便益
一署掌印信臣竊惟體統正則下有法守委任定
則事易遵行照得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堂上官近年雖設正佐二員偶遇事故或
有正佐官兩缺之時堂上印信不免暫委本部
郎中等官署掌緣委官與各屬官分係同僚不
相統攝凡諸行事誰肯聽從體統不正事難辦

理又况各官賢否不一錢糧刑名等件出入議
擬之間乘此間隙而輕重其心高下其手者未
敢保其必無廢務妨公大率由此欲照在京事
例奏　請差官署掌又往來動經數月愈至悞
事合無今後遇有前項衙門缺官掌印之時行
移南京吏部如吏戶禮兵工各部通政司有缺
就於各衙門堂上官內輪流署掌三法司有缺
就將三法司堂上官內輪流署掌如此則體統
不紊上下相安公道行而衆務舉矣
一稽核名實臣竊惟天下之人才其養也皆以學

校其進也皆以科貢入官之後考績幽明之說
雖同循名稽實之法獨異今州縣之官發身進
士者或三年四年有旌擢內遷之典而非出進
士者則寥寥無聞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之
降才未必爾殊其間豈無立志操心奉公守法
思欲與科第齊者惟是激勸之典既無及已而
考績之法又復頻仍不免於計日謀身雖妨政
害民亦不暇恤其出進士者固多顧惜名器然
其間亦豈無肆志妄為者惟是已之地位既殊
人之相待又異雖有瘝官曠職妨政害民者人

亦防其後逵曲賜優容夫作人之道全在鼓舞
變化而考績之說同一黜陟幽明今鼓舞之法
既獨行於進士一科而考績之法又獨嚴於雜
身舉人科貢者遂使有志者變為無志欲效者
不獲自效徇名失實莫此為甚如蒙乞
勅該部今後州縣親民之官不必專論其出身
惟當稽核其名實其奉公守法者雖非科目亦
加旌擢肆志妄為者雖出科目亦不苟容公其
一視之仁使人皆知自奮時其考察之令使人
皆得自效凡巡撫巡按監臨等官具揭帖報賢

否者不得以奉承之能否而輕為高下操予奪
黜陟之柄不得徇一言之先入而遂廢咨詢如
欲薦一人必使如虞廷所謂載采采退一人必
使如
明詔所謂有指陳務俾賢者得久任以自效不
賢者不徼幸以苟容將見公道大昭名實不紊
而人皆蒙其惠矣
一均平銓選臣竊惟自古建官惟能立賢無方初
無內外遠近親疏之別果賢能邪雖外而疏遠
在所必取果不肖邪雖內而親近在所必棄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著為定制自
後肇建北京改為南京然而諸司之建置不移
各官之職任如故誠立萬年不拔之良法也奈
何近年以來兩京官職出身既同除授不異及
其轉遷之際乃相懸絕且如在京科道部屬官
員在外則陞僉事參議知府副使參政在內陞
太僕大理寺少卿寺丞通政司參議今南京科
道部屬官員止陞僉事知府亦且淹至七八年
之久而後得間有一二陞為光祿少卿通政參
議按察司副使者其他職事稍尊絕無可望以

致各官退有後言以爲兩京官員均爲京職均效勞勩若使其不肖者降黜不異則賢能者遷陞宜同今乃秦越異視爾我隔藩況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又非其他疎遠之比借曰兩京官員多寡之異大率不出三分之一彼處其二此獨不得與其一乎如蒙乞
勑該部今後南京官員少均遷叙其間果係賢能之人不惜處以稍尊之職庶人心無不平之嘆而銓選得均平之理矣

一照例附選臣竊惟銓選固貴均平淹滯尤當疏

導則人無南北觖望之心事得彼此歸一之善也照得兩京國子監監生俱蒙
朝廷作養其分撥各衙門歷事歲月皆同而附選之先後獨異查得在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箇月考勤之後即得奏行吏部附名選簿附選之後仍令歷事一年聽候挨次取用今南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月考勤之後直至歷滿方得附選中間或遇丁憂事故等項回還原籍服滿方來補歷淹滯歲月駸尋衰老其爲抑鬱不言可知夫以三月同一考勤而附選之期南之視北乃差至一年之久雖稱南北人數多寡不同亦不宜懸絶至是合無今後南監監生歷事考勤之後一照在京事例聽從南京吏部先將名籍奏行吏部附選照舊例歷滿一年聽候挨次取用庶事體得以歸一而人才可免淹滯矣

一湔滌過名臣竊惟天地生成之德不以遠近而殊則
朝廷造就之恩亦不以遠近而異況南北皆謂之京師大小均謂之京職而
祖宗根本之地尤所當厚者乎伏覩每歲十二

月内節該欽奉　勑諭禮部三法司兹者眘陽肇序萬物咸亨在京文武羣臣除贓罪外有犯公私過名記録在官者悉與湔除俾圖自新欽此欽遵外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一蒙　恩詔咸得自新去瑕滌穢不致廢棄孰不感激奮發同躋務無異或有纖介之過不蒙湔滌之恩其間一考稱職官員無由請封六年署職官員無由授實九年通考遂礙叙遷仕途有此觖侯中心未免拂鬱近該禮部題十月二十五日欽奉

勑諭文武羣臣欽此欽遵謄黄賫送在京文武
衙門欽遵外今照南京係
祖宗根本重地其文武衙門與在京事例相同
合無謄黄轉行兵部差官馳驛賫捧前去各該
衙門一體欽遵知會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伏惟日月之明容光必照雨露之
施無遠弗及綸綍之恩豈有間於遠近者伏覩
聖明體孔子赦小過之言念武王不忘遠之意
特勑禮部如遇年終降勑湔除罪名之日乞令
照依前例謄黄差人賫捧前來南京各衙門有

過官員一體湔除俾圖自新庶得恩典均沾人
心感發實爲便益
一疏通鬱滞臣竊惟和氣致祥乖氣召異自然之
理也昔匹婦含冤三年亢旱匹夫結憤六月飛
霜天人之理相爲流通則夫人有鬱憤之情豈
不有傷和氣而召災變乎照得近歲以來文職
官員多有緣事降調或以陳言或因小過或爲
豪右而排斥或被誣奏而陷害吹毛以求其疵
洗垢而索其瘢於其迹雖若可罪原其心亦無
非欲攄誠悃少圖萬一之報耳然一蒙降謫久

未收復則其鬱滞豈直匹夫匹婦之比也伏覩
聖恩憫人才之有用念過失之可原乞
勑吏部通將弘治六年以後　欽蒙降調官員
查照原擬應該復職者仍令復職以沛曠蕩之
恩以全公平之體如此則凡在臣工豈不倍增
感激之私圖盡報稱之力鬱氣消而和氣臻矣
一寛免違限查得見行事例舉人告入監幷監生
願就教職考不中復監者俱除水程四十五日
外仍除三箇月若患病有堪信文憑仍除三箇
月過期者送問除遵行外夫謂之舉人入監指

新未入監者而言若舊中已經坐監者不在其
數謂之監生復監者指舊貢已入監者而言若
新貢未曾入監者不在其數今告入監舉人不
分舊中已曾坐監及願就教職考不中復監監
生不分新貢未曾入監但有過期一槩送問似
與前例不合及查得除授官員赴任過違憑限
半年之上方送問罪其舉人監生止許四月未
免過嚴况各生違限到監坐班月日虛曠本監
自與查筭不得出身此與官員赴任不同而各
生多係貧難遠方之人所帶盤纏有限一經送

問贖罪價銀無從措辦尤爲窘迫如蒙乞
勑禮部議處合無今後新舊舉人并歲貢監生
不分入監復監者過限違期但有患病等項堪
信文憑俱免送問仍行該監嚴查虛曠月日務
要應該撥歷之日方准撥歷出身如無患病堪
信文憑者止照官員赴任違限半年之上事例
方與送問如此則法令適中賢才得所
一愼用將官臣竊惟將者兵之司命國之安危係
焉將官之設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臣等近聞
大同總兵神英副總兵趙泉各以私忿互相攻

訐頻瀆
聖聰差官體勘未蒙定奪及宣府總兵官阮興
又蒙取回別用且大同宣府乃 朝廷之北門
而將官實司北門之鎖鑰者也方今邊圉未寧
災異屢形而將官之重未盡得人如此萬一醜
虜闖風乘機侵犯爲害非細有識寒心固宜早
爲區處不可視爲泛常且聞各邊將官有缺多
在京營選補但此等官員初到地方夷情不達
邊務未諳一遇有警手足無措又安敢望其克
敵制勝者乎乞

勑該部通將各年各官公舉將材照例會同五
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并掌科道官從
公逐一評議原舉堪任主副將官其間或精通
武藝或練達戎務或弓馬熟閑或韜畧諳曉或
智謀過人或勇敢出衆宜用於北者北邊宣府
大同遼東陜西等處地方有缺挨次奏補宜用
於南者南方雲貴兩廣四川湖廣等處地方有
缺以近就近挨次奏補其有不協公議及貪緣
請託者俱令革退其有未經公舉及已舉未經
評議者無得舉用至於京營將官未經行陳止

可存留拱衛京師如此則南北將官可與於得
人而各邊地方可保無虞矣
一減省差遣照得針公巾帽二局每年奏 差內
臣四員前來南京取用麂皮等項物料經年動
歲方纔回京每員取撥六百料馬船二隻暫座
共用船八隻每船一月索取貼幇銀五兩一年
之間約取銀四百八十兩及至起程每船又要
脫幇銀五兩夫甲貧難辦納不前百般辱打隨
船什物因而強搬怨嗟之聲聞者不忍誠使減
此官則減此船減此船則無此害況南京針工

局適年常有起運物料如蒙乞
勑各衙門今後取用前項麂皮等項物料免差
在京內臣就行守備太監督令南京針工并巾
帽局依數造辦選差的當官一員起運管送仍
照例會官裝扛務要十分滿載不許多占船隻
及夫甲非理凌虐索取財物如有故違許科道
并兵部委官指實具奏禁治庶免害可除事亦
不廢
一禁約取索照得南京馬快船專備裝載官物之
用近年以來差使浩繁駕船夫甲橫被管運內

外人員索詐艱苦不可名狀姑以爲害最甚者
言之如南京內官監年例該運黑沙洲蘆柴計
把不啻千萬占差六百料馬船共一十六隻隨
船水夫約五六百人每年蘆柴就派水夫各自
砍斫裝載管押官每船一隻要銀二三十兩水
夫貧難多將月糧賣轉方免捶楚及交柴之際
管場官又行索取每柴一束要錢一文柴滿千
萬則錢亦千萬錢不敷者苦般刁難及照南京
內官監等四衙門裝運蕪湖抽分廠板枋用馬
船三千餘隻南京巾運都督府裝運爛泥洲等

處蘆柴用馬船十隻管押人員往往效尤逼迫
人夫因而逃竄數多船隻廢壞職此之由如蒙
乞　勑兵部查例嚴加禁約今後管押等官敢
有仍前索詐許令巡江御史嚴切訪察參　奏
拿問以示警戒被害之人亦許指實陳告其蘆
柴每年照數砍裝交納就行管理抽分御史臨
場驗收如此則夫船不累裝運無悞
一慎重刑獄臣竊惟刑以輔治自古帝王之治天
下未有不本諸此而爲治者易曰君子以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是

刑不可以不慎也然則司刑獄者當存心以仁
恕持法以公平庶幾刑不至於濫冤矣臣等嘗
見兩京法司推問輕重罪囚悉發大理寺審錄
情罪相當者評允施行情不當罪者駁回再問
如此可謂慎於用刑矣而常有稱冤不服罪囚
其在外諸司問理刑獄秉公持正而刑罰得中
者固有其人中間有等矯情干譽之徒不能體
皇上重愛民命之意以苛暴爲能事以刻剝爲
盡職讞獄之際視人命如草芥鍛煉成獄問擬
斬絞罪名監候是時或有詞未明或稱冤不服

恐其反異不便及未成獄囚犯一槩輒令獄卒
多方致死殊不知古人用刑罪疑惟輕之意寃
枉所係誠可哀憐上干和氣致生災變未有不
由於此及法司奏行差官前去各處審錄重囚
往往圖得便道過家不及致詳刑獄雖有審錄
之名實爲虛應故事如蒙伏望
聖明擴天地好生之德體日月照察之明特
勑法司凡遇差官審錄弗徇私情務要南方刑
獄擬差北方官員北方刑獄擬差南方官員其
於審錄之際仍要留心詳審勿拘成案情真罪

當者監候奏　請處決其間情有可矜罪有可
疑及情法不相當者具其緊關節略緣由奏　請
區處其原問官員果有故出入人罪者依律坐
以故出故入之罪如失出入人罪者坐以失出
失入之罪如此庶在外問刑官員少知慎刑之
意不行慘刻之科而刑獄亦得以清寃抑亦得
以雪人心和悅而災異消弭矣
一查明禁例竊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謂法制禁
令即今之律例是也然非政有定體何以刑得
其平當此萬國同文之時豈有兩京異法之理

南京
祖宗根本重治山陵宮闕俱存而曲禁周防乃
政務所當急者如南京內官監於　皇城四門
守衛官軍內每門日撥軍一百名看守打掃及
南京司苑局日撥金吾後衛府軍後衛上直官
軍一百名在東西二園栽種又
孝陵神宮監太監等官燒用柴薪俱是給與軍
人票帖前去關牲門外拾取又以免差使爲名
扠斂軍人銅錢以此旗軍人等効力公所者數
少乘機私役者過多至此事發法司理問爲因

近年在京　皇城各門并長陵等陵一切禁例
多不行移南京衙門知會以致各該監局查報
之時往往援引遠年事例如內官監則曰宣德
年間奏奉額設司苑局則曰洪武及宣德年間
差撥存留
孝陵神宮監所燒柴薪則曰本監與南京掠衣
局內官亨堂官長隨內使先年舊例俱在本山
手採腳踏拾取燒用所斂軍錢則曰買辦麂種
及進用蒜頭山藥芋苗此等舊例俱無的
確年月亦無原奉

旨意全文有無虛實無所考証憑緣影射爲弊
日滋以致山陵之嚴宮闕之禁失之太踈而防
微杜漸之計漫不知警於兹災異之臻若復無
所省究豈宜然哉況在京　皇城各門并長陵
等陵事體既與南京相同則夫凡百禁例亦當
與南京無異理須歸一人易遵守如蒙乞
勅法司通查在京近年奏　准見行事例比與
南京門禁相同者備行南京法司一體遵行仍
乞
勅南京內外守備參贊官并南京兵部轉行南

京各該監局軍衛務查前項原奉洪武永樂宣
德等年間　欽依及奏行事例的確全文俱從
兵部法司將與在京見行禁例通併參詳若係
出於一時權宜自當遵依近例爲當明白奏
請著爲成法頒行南京如有違犯據憑論斷其
有仍將遠年不明事例朦朧搪塞者宜從法司
徑自參究施行如此則兩京無異政衆心有定
守而陵闕益尊嚴矣
一申明舊例照得先該南京總督糧儲右都御史
周瑄奏稱南京無藉軍民人等稱爲跟子名色

邀接納糧人等跟送歇家哄誘銀兩買囑官攢
人等通同作弊犯該滿貫徒罪以上就於倉場
前枷號三箇月滿日照包攬坑陷納戶事例發
邊遠充軍等因具奏該戶部會議得前項跟子
歇家滿貫徒流以上枷號一箇月常例發落節
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禁革駈騙這件還着他每說欽
此欽遵通行外後該欽奏　詔書已將前項新
行條例革罷近該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
王軾具奏明白戶部議擬前項跟子歇家滿貫

徒罪以上仍照前例枷號三箇月連當房妻小
發邊遠充軍職官有犯奏請定奪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外臣等看得事體貴合
人情法令在得中道各司府州縣納戶初到南
京不能熟知道路未免尋人指引別無官房住
歇未免尋討歇家此人情所不能無者查得見
行事例攬納之人坑陷納戶及打攬倉場虛出
通關者止問充軍不曾枷號今跟子歇家止是
嚇哄驢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直比之攬納
作弊輕重不同既枷號三月又發遣充軍法令

似乎過中以致近年納戶往往倉前露臥人家不容安歇一入歇家輒被哄嚇受害多端近該法司問擬又皆拘執前例或連引情輕人犯俱問枷號充軍遠近稱冤有傷和氣合無今後南京法司如遇跟子歇家有犯指稱官吏名色誆騙財物滿貫與坑陷納戶限外不完及通同官攢虛出通關者俱照原擬事例問罪充軍免其枷號若止因攬晾馳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值財物至滿貫者枷號一箇月與不滿貫者俱依律問罪照依常例發落如此則刑罰平而和

氣應矣

一減造軍器臣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爲成造而財力費於無用尤不可不量爲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廠近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圓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十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誠
國家思患預防脩武備禦戎寇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出弊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水牛黃牛白硝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三千七八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線水膠綿苧布絲絹紙劄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名外顧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尅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畧看過不能一一過悉况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各繡爛誠恐一時行軍卒要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永樂等年到今陸

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五十餘萬件頗夠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　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爲始減半成造誠爲得宜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止仍將戊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用者如法安置攬晾不堪者挨定年分逐漸脩理有當添補物料止於各庫會有糧支應附待脩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如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一量停造作臣竊惟　上之供用有欽固不得不
徵取於下下之財力有限亦不得不起怨於
上蓋下有餘力則上無不足之患而上或過取
則下有不勝之憂此皆國用之所急民情之所
切者皆不可不詳思而慎處之也查得本部先
於弘治十年十一月內該南京內官監揭帖一
件為　欽依起運急缺供用物件事該太監李
廣奏取生漆桐油肥皂各二十萬斤銀硃各三
萬斤分派應天等府辦納續行本部成造裝盛
箱桶笓鐘雨單共一萬九千八百箇雙鐵鎖九

千二百把單榜紙三萬一千六百張黃蠟白麪
桐油等項共一千六百餘斤又於本月內准本
監揭帖一件　欽依成造急缺供用物件事亦
該太監李廣奏取硃紅漆戧金雲龍黃銅火單
等件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副銜除該監通行
南京丁字庫等衙門將會有銀硃黃熟銅生漆
金箔木炭等料共六十萬五十二斤塊徑行外
將會無生漆銀二硃等料共二十一萬九千五
百餘斤根塊亦行應天府鋪行估計支給天財
庫錢鈔買辦及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木匣鎖

鑰黃穰黃紅綿布綿花套桐油木杠雨單等項
共六千八百九十餘件黃單榜黃白中夾紙四
萬八百五十張至弘治十一年八月准南京兵
仗局揭帖一件　上用供用物件并軍器等項
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監楊穆等奏　欽
依成造　上用象牙鵓鴿頭弰彈弓等件八百
件供用竹竿綿紫魚叉等件共一萬五千八百
四十件該局料計見有生銅等料一萬五千七
百六斤南京甲字庫關支闊白綿布等料共二
十九萬八千七百七十七疋斤龍江瓦屑場二

抽分竹木局關支煤炭木炭等料共六百五十
八萬四千七百四十斤塊應天府支給天財庫
錢鈔買辦青紵絲絨線象牙銅鐵油漆等料共
七十萬一千四百四十二疋塊本月內又准工
部咨為成造神器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
監楊穆等題奉　欽依成造各銅將等件共二
萬二千六百九十箇把坐派蘇松等府買辦水
黃牛等皮九千五百三十張應天府支給官錢
買辦魚線膠紅熟銅油灰黃丹黃麻等料共一
十四萬五千四百餘斤等因節行到部除欽遵

坐派成造外臣等切詳各監局成造　上用供
用器皿物件誠爲浩繁然天下司府州縣歲辦
皮張油漆銅鐵銀二硃等料亦爲不少必須量
入爲出以次成造方可使國用不缺民力不困
令一年數月之間各起坐派前項物料動輒數
十百萬非惟府庫錢粮支給不敷且使小民出
辦何以能堪況應天府係南京根本重地而蘇
松等府尤百萬京師仰給之處又兼連年災傷
薄收公私俱困豈得恝然不加撫恤其鋪行買
辦名雖關支內庫錢鈔給還但納料關價出入

各門禁及該庫俱要財物打點使用及至關出
錢鈔又多爛鈔低錢俱不堪使用以此往往破
家蕩產賣男鬻女不能陪償又如各府州縣大
戶解納生漆桐油銀二硃紙劄等料俱有原裝
盛箱桶等項却又勉下另行本部重造尤爲煩
費似此假公營私傷財害民誠有傷　國體上
干和氣之甚者如蒙乞
勑該部通將前項原坐派供應物料器皿等件
逐項查審將緊急缺用者再行奏　請行下催
趲成造先行解納其可緩者暫即停止今後在

京各監局若有　奏行成造器皿等項工部務
要查看先後酌量緩急另行奏　請行下無得
幷於一年一月之間致使所司倉猝無措仍行
南京成造監局衙門該用物料務要會同該部
及科道官嚴督各作匠役人等從公估計如某
器皿合用某物料若干及將造完要行裝盛亦
要估計某物若干用某樣箱桶幷鎖鑰扛索氈
片各若干通估明白相應方許將會有者行各
庫局關支會無者行有司買辦不許各該衙門
止憑作頭人等朦朧多估輒行關支買辦其解

戶納料鋪行關支錢鈔亦要科道官從公隨即
收放不許刁難指要財物及各司府州縣解納
油漆銀硃等料若有原來箱桶等件不許又行
重造致費工料如此庶　上用之供應可以不
缺下之財亦無妄費而民困或得少蘇矣
一遵復　舊制照得山東臨清州直隸淮安楊州
蘇州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
船隻輻輳之處
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
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

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見留難盖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爲能事以嚴刻爲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當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船隻往返過期者指爲罪狀輒加科罰客商資本稍多者稱爲殷富又行勸借有本課該銀十兩科罰勸借至二十兩者少有不從輕則痛行笞責重則坐

以他事連船折毀客商船戶號哭水次見者興憐夫增課爲國雖有稱聚猶是有名其科罰勸借者或倚稱修理公廨或倚稱打造坐船率皆借名入己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爲賓客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懼怕征求多至賣船棄業此豈
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伏願
聖明俯察民隱 勅該部停止新例遵復舊制
仍 勅鎮巡等官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虧庶幾人心快愜怨氣消弭而天意可回矣

一裁抑僥剋竊惟抑末固爲政之理而通商亦富國之術苟使官司肆爲僥剋遂致道路漸成愁怨傷和召沴豈王政之所宜哉照得
舊制天下商賈輳集之處各設稅課司衙門立法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龍江大勝港原設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三分取一有十分取二有三十分取二者取之至輕用之有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奏 准於浙

江杭州府湖廣荊州府直隷蕪湖縣設置抽分衙門差遣部官管理不惟地方接連重復抽稅而其人賢否不齊寬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己能不恤僥剋以爲民病甚者器皿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槩任意勸借留難所得財物無可稽考因而侵漁入己難保必無及照龍江大勝港抽分例有內官兼管比因洪武永樂年間許令就於抽分內取鈔三十貫以爲茶果食用今乃借此爲名百法巧取如杉楠板每塊等二相取銀二錢四分柴炭百斤籌一根取銀三分四釐

計籌取錢漫無紀極通計春夏有水船多時月
每人約得銀六七百兩秋冬水落之時亦不下
一二百兩因此抽分重大遂至客商阻絕及至
各工所關領竹木等料又被索取起籌出廠等
錢展轉刁難不肯從公放支月益歲增爲害無
已如蒙乞
勑工部轉行各處抽分官員務要奉公守法律
已便人不必以尅下奉上爲能但當以稱物平
施爲務其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複
抽分仍乞

勑南京守備太監今後差𢷬抽分內官止照舊
數無得過多仍要嚴加禁約不許似前計籌取
索財物及縱容家人伴當在彼生事其各工所
關支物料明文至日即便放支不許刁難若踵
前弊無所悛改悉聽管理抽分監察御史等官
徑自叅 奏究問施行如此則侵尅之弊可以
少除而愁怨之聲可以少弭矣
一防革宿弊照得禮部所收惟藥材及曆日紙劄
二件藥材係湖廣江西福建等布政司所屬并
應天府所屬州縣解納曆日紙劄係浙江布政

司所屬并直隸府州縣解納遞年解到本部俱
發太醫院并欽天監上納今訪得各院監堂上
并屬官少肯守法每收各項藥材紙劄多般刁
難或本堪中而揑作不堪或不收本色而捐收
折色或以一倍而收數倍甚至通同攬納之人
多取價利指以修理爲名罰要銀兩以致經旬
累月不得完納解人受害合無今後遇有解到
前項藥材紙劄聽本部委官前去公同監院官
員陸續監收但驗堪中不拘土産即便照數收
受不許刁難折納及取罰等項完就出實收付

解人繳結如委官扶同容縱不行舉正者本部
叅究庶前弊少革解戶可甦
一祛除民病竊惟方今民病非止一端臣等不能
周知姑舉耳目所聞見爲民病之大者言之如
均徭下戶先年存留不編差役本爲優恤小民
近年州縣官員不體此心往往槩追銀兩每糧
一石人一丁有追銀一兩者糧至千石丁至百
口則追至千百兩以一州一縣二年三年計之
不知通追丁糧銀該幾千萬兩如因犯紙劄先
年官司問囚有罪之人方追紙劄以備公用今

則不分有罪無罪或狀批老人亭亦照名數追
徵且不收本色俱追價銀一狀有十名則追紙
價十分有百名則追紙價百分以一月一歲千
人萬人計之不知通追紙價銀該幾百千兩及
先年犯法之人只是依律問斷今之官司既問
本等罪名又法外加刑濫罰少者三五十兩多
者一二百兩若罰至百人千人又不知其數幾
何及至盗取各項銀兩或名爲轅辦科差或指
爲預備賑濟或花爲脩理造作之類殊不知俱
係虛作之數其實侵欺入已也其間亦有被人

告發因無卷案簿籍可查以致上司難於考究
況聞遠近一律倣傚成風夫寬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惠今貪官百計誅求若此民何以堪乞
勑該部衙門計議合無通行天下巡撫巡按官
嚴加禁約司府州縣官員今後有均徭去處照
舊優恤下戶不許追徵銀兩若編剩戶內果有
頗過之家亦要盡其一年轅編不許遺留以啓
貪官侵尅其有罪囚犯止許官司追徵本等紙
劄除公用外按季類解本管上司支銷不許將
無罪之人及老人亭縣追紙價及犯法之人官

司一依律例問斷亦不許法外加刑濫罰銀兩
敢有故違似前或追下戶剩戶銀兩或追紙價
銀兩或罰犯人銀兩事發俱以贓論縱不入已
亦當從重問革庶貪官知懼良民獲安
一懲戒奸貪竊惟十年九牧則必生紛擾之患群
狠牧羊又曷逃啗噬之逼故奸貪之害不少爲
祛除則瘡痍之民殆未易甦息也照得浙江等
布政司直隸府州運納南京糧米及一應客商
軍民人等船隻率皆經由龍江關進入本關設
有內官守把及各布政司府州解納一應錢糧

俱送南京 內府承運等庫收貯各庫亦設有
內官兼管但近年爲因守備官員奏討內官前
來數多以致添撥各處管事者亦多各官不思
朝廷錢糧爲重人民艱難可憫所在之處多帶
家人伴當勢如狼虎船隻往來者不分竹木柴
炭糧食雜貨甚至裝載灰糞之微亦要過關財
物必充所欲方容船隻出入錢糧進納者雖經
戶工二部各司掌印官員辨驗堪中印封送庫
亦且百方刁難不肯收受各照數目需索銀兩
至將解戶吊綁墩鎖苦害不堪重而布絹錢鈔

輕而綵綿蜜蠟無物不然必滿所欲方與會官
杖受及照東安西安二門守門內外官軍人等
乘機爲害每遇錢糧進入輙便攔當或將解戶
趕逐或將脚子趕打遲留一日二日有之爲害
千萬百計不已以致解戶負累揭借錢物累年
不得完結及得批单回家債主又復逼取傾家
蕩産苦害無辜此皆奸貪顯迹所宜量爲懲戒
如蒙乞
勑南京守備太監將守關晉庫內官中間果有
淳謹守法不肯生事者止照舊額存留近年新

添冗官及生事害人者盡行革去仍要嚴加禁
約不許似前害人其守門官軍有犯或被害之
人告發宜從監守科道官員徑自叅究施行如
此則關津無阻輸納易完人心和暢而天意昭
格矣

癸巳封事 謝鐸

具官臣某謹奏爲講學圖治事成化八年十二月
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
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脩撰羅璟
并臣鐸二十員校勘訛悞將翻刻以供
睿覽者除欽遵外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
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
典帝王之龜鑑也昔在宋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
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間百世之下
識者未嘗不有望如
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
實 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
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恒竊愧懼思
欲仰酬
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

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
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謀趑趄前卻
不敢無因冒越以至今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
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
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
陛下端拱持盈於上群臣奔走仰成於下宜若無
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漸
夏者秋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
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
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

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之九二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爲君子而不能用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

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知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謂漢唐三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畧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群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

而昏其知也玄宗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媢賢疾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寃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若是者今其治亂安危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熙積襲因仍徇名廢實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自若飭官司也而汚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疲弊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斂每困於

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獄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之夫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妨乎己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乎己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

陛下審察此心慊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知
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
力求所謂中行有爭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
之必篤日置左右薰陶啓沃稽之經傳質以是書
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
行某政而得則曰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
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内省長
慮却顧兢兢此心罔有内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
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弊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
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保

無失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書所
載尚何足道哉臣往昔迷謬凡此皆儒生之常談
世之雄傑才辨者未必不以爲迂腐而不可用然
臣力求往古反復究思要之至理竊惟治道之大
本莫切於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於此舍此而
欲別爲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
敢買此心以欺
陛下也夫以
陛下之聖擄大有爲之勢操大可爲之權如天之
於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阻撓制

無與沮撓斷然而行實　聖心一轉移間耳夫何
難之有故伏惟
陛下察臣之愚矜臣之志不以出位爲責不以末
信爲嫌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
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
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某始乎往妄爲此章不即罪已幸而焚之矣既
十年偶讀曾南豐論孔光焚藁事謂必焚之使
後世不見藁之是非必其過常在於君而美常
在於己也其可乎哉且光之爲是亦庸知其言

不果出於邪而故焚之以盖己之奸以惑於後
世者乎予用是懼乃從官府案牘中掇拾其舊
以存用志吾過且以彰吾　君之美於億千萬
載而不忘也成化十八年秋八月某謹識

奏止奉送神像疏　馬文升

查得近該御用監太監王瑞等奏稱欽蒙差往湖
廣江西等處公幹合用黄快船六十隻帶去官舍
勇士匠八十六員名乞要應付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除照例應付及詢訪船之
人俱言往武當山送玄帝神像近又該司禮監太

監陳寬傳奉
聖旨朕弟　汝王之國凢一應合行的事該衙門
便照例開具來說欽此除欽遵施行外近又該巡
按直隷監察御史丘天祐奏稱直隷池州等府貴
池等縣地方五月十一日起十三日止驟雨連綿
山水泛漲勢約三丈淹死男婦二百六十一名口
漂流居民房屋一千九百餘間臣又聞河南山東
南北直隷遼東山西自七月以來天降驟雨平地
水深數尺漫倒城垣没淹田禾自通州直抵湖廣
江河兩岸無處不被水災而河南黃河之水爲害

尤甚各處秋田必無所収況今陝西胡虜在套勢
甚猖獗未見勦平勞及三省民不聊生而遼東夷
虜亦未寧静湖貴苗夷倡亂方且用兵此正天下
多事之秋也仰惟
皇上奉送玄帝神像於武當山固是爲國爲民祈
福之意而神亦以好生憫物爲心臣巡按湖廣親
詣本山看得宮殿雄麗神像尊嚴此皆我
太宗文皇帝所造其制度規模無以復加矣
皇上若欲奉送神像使時年豐穩邊方無事不甚
勞傷且猶不可況今天下水旱虫蝗邊方用兵親
王之國民困財竭之際而乃有此舉甚非所宜恐
神亦不安而福亦不降矣　欽命內臣并帶去官
員如此之多所過去處該用人夫動輒數千差去
官員固爲安静終是勞傷況自京城至於通州道
路泥濘人馬難行尤爲不便臣累荷
列聖莫大之恩叨官五十餘年幸蒙
皇上委任隆重職掌兵戎官居保傅責在輔弼使
天下之人竊議當此多事之秋而爲此可已之事
誠恐後世史必書之臣若不懇切爲
皇上言之是孤眷遇之恩勉留之意則臣負國之

罪將何所逃哉伏望
皇上憫念生靈察臣愚忠將前神像暫且停送候
年時豐穩邊方寧静民困少蘇之日差官送去亦
不爲晚倘納臣言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弘治十四
年七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欽依卿所言具見
忠愛但事既舉行難以中止差去官員人等不許
沿途生事擾人已有勑嚴加戒諭了該衙門知道
欽此

地震陳言疏　　馬文升

查得近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忠奏稱提西安

幷長安等縣申稱弘治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申時
分忽然地震有聲從東北起響向西南而去動搖
軍民房屋本日酉時分復響有聲如前至次日寅
時又響如前又據本府朝邑縣申本年正月初一
日幷初二日寅時地震聲響如雷自西南起將本
縣城樓垜口幷各衙門倉監等房及縣軍民房
屋搖倒塌共五千四百八十五間壓死大小男女
一百七十名口壓傷九十四名口壓死頭畜二百
九十一頭隻及縣東北正東南地方安昌八里一
十九據遍地裂眼湧出水深淺不等泛流震開裂

縫長約一二丈者四五丈者湧出溢流良久方止
窯家堡嚴伯村等四處湧出幾流成河不時動搖
自本日起至十五日尚震未息人民驚惶四散逃
避高阜去處搭菴存住等因隨據延安慶陽二府
及直隸潼關等衛各申稱所屬州縣與前長安等
縣同時地震聲勢相同具奏該禮部抄出及訪河
南河南府靈寶等縣亦各地震如前臣惟地乃靜
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
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
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開而裂水出將

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況朝
邑縣南近華嶽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
相連潼關朝邑地震如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爲
之震盪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應況陝西乃關中
重地四鄰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寇邇正月
朔日地震而胡虜十萬擁衆入寇榆林夷狄侵陵
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
除痛加脩省外照得即今北虜小王子部落日衆
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
敗我官軍近來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城堡燒

燬草木而用兵且精亦有號令觀其所存其志非
小若不使之大遭挫敗遠遁陰山或自相讐殺部
落離散年復一年得我厚利獲我甲兵以彼之馬
力藉我之技巧恐爲中國之大患也仰惟
陛下宵旰憂勞勵精圖治雖古帝王亦不過是宜
其兩儀奠位四夷賓服今陝西地震如此其異非
常是皆天心仁愛
陛下故示此以警告之欲其早爲脩省而保洪圖
於億萬斯年也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紀綱
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奢靡成風虜寇猖

撫人心渙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脩德弭災之日
伏望
陛下祗畏變異脩省尅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
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撙節以備緊
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脩設以省浪費之繁冗
錢糧之空虛止傳奏無例之官憫饑民之艱窘禁
奏討有礙之地遵
聖祖之訓每淸晨視朝法
列聖之規日奏事二次今虜住河套正在用兵之
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官早取回京以蘇一方

軍民之困存其餘力以備二邊飛輓之急仍乞
勑翰林院撰寫祭文禮部奏　請差官齎捧香帛
前去陝西致祭西嶽華山西鎭吳山之神更乞
勑陝西廵撫都御史將被震倒塌房屋及壓死壓
傷軍民之家量給銀若干兩以爲賑恤埋葬之資
及將所屬一應不急之務俱暫停止凡百安輯之
方悉從舉行猶須操練軍馬脩理城池務使地方
寧靜軍民獲安內治旣脩則北虜不足畏矣臣荷
國厚恩五十餘年官居保傅職掌兵戎國家安危
實同休戚覩茲變異無任憂惶伏望

陛下察臣愚衷憫臣勞瘁前項所陳一一俯賜施
行則臣安享厚祿不爲靦顏而
陛下言聽計從亦不虛負累次勉留溫切之詔矣
弘治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欽依
覽奏具見忠愛之意視朝奏事朕自加省織造絨
褐內官便取回其餘都准行該衙門知道欽此

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馬文升

竊惟自古聖帝明王英君誼辟莫不以仁民爲首
務蓋以生民之休戚國家之安危係焉成周以農
事開國以仁愛養民故傳世三十雖有五伯之強

而猶知尊周炎漢去古未遠以仁厚育民故歷年
四百雖有中衰之禍而旋復舊物此皆以仁政得
民心之深而民仰戴不忘之效也繼而隋唐趙宋
其君有始雖勵精圖治躬行節儉而鮮克有終者
仁政不能久施於宋而又有突厥吐蕃契丹之患
兵戈不息民不聊生卒致傾危而不可救此仁政
不能久結於民心之驗也載在史册昭然可考下
逮殘元胡主中國荼毒生靈仁政全無固不足言
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奄有天下拳拳以愛民爲

本懇懇以憂世為念驗田取賦十一而稅凡有買
辦免其徵納未嘗輕斂於民永為定制故民之感
恩淪於肌膚浹於骨髓得民之心實有同於三代
萬萬年之國祚蓋已基於此矣
列聖相承咸遵是道但自正統十四年承平日久
兵政廢弛浙江葉宗流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
嘯聚於南方虜酋也先等侵犯乎京師自此天下
多事而民漸凋憊矣肆惟
皇上即位之初崇尚節儉允切愛民內府各衙門
供用之物俱定有中數雖光祿寺奉上之物亦蒙

御批而取是以節儉之德傳播天下仁厚之政繼
述
祖宗近年以來為因虜寇犯邊內府成造軍火器
械等項及百工技藝之人添之酒飯所以內府各
衙門派出物料牲口數多況又該用一倍而派三
四倍者不分會有會無年年派出無有止息該部
依數分派有司照數追徵懼獲稽遲之罪定立均
徭之名有一大縣一年派銀五六千兩者三四千
兩者至小州縣亦派銀數百餘兩而糧草驛站京
班皂隸砍柴擡柴夫役收買備用馬疋該銀不下

數百萬兩不在均徭數內俱係小民膏脂前派者
未完後派者復至加以　宗藩位多冗官太濫俸
祿等項及起運京儲邊糧之外存收糧米所餘無
幾凡百買辦俱係民供其視
祖宗之時大有不同以此小民窮困已極怨聲盈
途
皇上深居九重何由得知臣詢之天下至京方面
官員并各該鄉官仕於京者皆以買辦頻繁均徭
出銀累民為言大戕邦本實由於茲況今兩廣江
西盜賊生發良善受害浙江湖廣等布政司及應

天府并南直隸各府州縣俱有水旱災傷民多缺
食荷蒙
皇上欽命憲臣前去巡視及勅巡撫等官用心賑
濟愛民之仁無以加矣若節年所派物料不許斟
酌蠲免有司懼罪嚴刑追徵是所賑者少而所徵
者多欲民之不逃亡胡可得乎蓋自古民安則思
治民困則思亂和氣則致祥沴氣則召異此理勢
之自然也今徭稅既重災傷荐臻武備衰弱倉廩
空虛盜賊充斥而災異迭見於此之時若不溥施
恩與少蘇困憊誠恐缺食之民奸宄之徒乘隙嘯

聚處處蜂起卒難撲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事之可憂莫重於是葢恩貴預施患在早弭故書
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
預防之實有天下者所當深慮也伏望
皇上以社稷為重以斯民為念乞 勅戶禮兵工
四部各查自弘治元年起至十六年止節次派出
浙江等十三布政幷應天順天二府及南北直隷
府州縣一切買辦物料牲口菓品及兵部見追節
年虧欠倒失馬疋草場等項銀兩幷成造解京軍
器與夫一應物料已未完數目備查明白徑自具

奏一總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六
科十三道掌科掌道官從長計處某物料合當蠲
免某物料合暫停止某物料果係急用作何買辦
允可以節財裕民久遠良規議處停當上請
聖裁如此庶恩惠溥施而得仁政之本民困少蘇
而免意外之虞臣叨列六卿之首忝任三孤之職
責在上輔君德下安黎庶永固皇圖要如磐石此
心之存死而後已今聞茲民患若不以古今治亂
係民休戚懇切為
皇上言之早為消弭萬一貽患地方則臣負國之
罪將何所辭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弘治十六年
十一月初一日具題次日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七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八目錄

保治弘治下

應詔上書槩　李夢陽

奏記汪言動　儲巏

勸行王道奏　張元禎

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書題　張元禎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八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弘治下

應詔上書槩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䟽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心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導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切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　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

史029-151

惓惓焉若將失之歟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
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
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萬萬者乎
臣故曰
陛下眞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
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猶人之
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袪其害
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
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袪也爲漸者

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顚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
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
病愈於戱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
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
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
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潛悲
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
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

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目淵
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
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爲士
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
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
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
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
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
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
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

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之廉恥則
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
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
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隆强上未壓而國危主
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
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
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
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
夫倉廒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

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
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
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甚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
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疏
於彰彼未摘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
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
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雖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

將安用耶夫人情熟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
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明有名數嗚呼此
其禍可勝道哉夫戕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
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
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
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宦者
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退宦
稱之從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
陛下何難爲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皆不稱

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之言雖行然未知上者成
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斥一小人則羣
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治之者爲
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猶國之醫耳
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臣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痲逐安莫如剗
內宦之權欲剗內宦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
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
是可惑也已〇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
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强本者莫以

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
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五軍甲兵精者
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强本也然至于統已積弱
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
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幾數十年耳耳者選精
北伐援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矢不全也馬
士則羸露骨馬又旋置安鬱等夫兵數不減而
食之者增也一旦而徵俱若此何也官不恤其飢
家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精其
閒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其壯

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
空名而鮮實也夫勝驍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
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
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
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
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
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黍之內兵又其掌
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
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

乎彼其家人子弟投號幷王託冒官也乃遂布列
要地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
爝爝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守王振例仍嚴總兵官使
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爲私
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籠託冒官有[illegible]者[illegible]
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翦[illegible]於未
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illegible]以爲[illegible]
民貧吏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illegible]
後起家夫人來有無所賴而生者[illegible]

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
司者不之卹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
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
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
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于天和則必
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
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
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
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
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

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
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
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
道不昔言以聞有司秉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
其治是眞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　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
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
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
在埸饑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
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

可謂非其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頼光棍投
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
田率即賜 皇親家 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巳有乃輒逐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毁
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有百年土著之民蕩産
失業抛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内舉騷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
乃秪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
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
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

百姓爭吁而競畝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何
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項地耳今三遣官矣
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費本業耽閣其生
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
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
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
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爲巳有也
今擬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
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耶夫 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故

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 勑戶部查景泰六年勘
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
空閑草地牧馬使○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
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
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
日而損威而錢穀吏倪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
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
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巳誤之

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
買而不足於是有乞運之例乞運而又不足於是
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
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巳也由是積漸
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
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
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
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
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
寺亦熾矣顧又不止此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

也動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物給費脩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

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於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强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意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

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縣爵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厚其賞不足以諷氣綫鑽刺之風既行而

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踐阼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
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
廉汚並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弊衿之
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
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

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姦與玩爲之也夫姦
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姦昔者舜爲天子其父
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
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
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
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
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　國體傳笑
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
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
之是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弛政弛則民玩民玩
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
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
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
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
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
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
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
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餓

禍最慘唐憲宗事仙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
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許其廢地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太虛無
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
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
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

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礎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于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倍如眞人國師道足以底法足以佑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僎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

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

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替者

高皇帝制　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甞伏讀嘆息以爲

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攷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問今頽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頽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强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塩課横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愼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之道也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眞詔哉於是密撰此奏盖體統利害事草袖而過濼博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遂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爲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爲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筮得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踰爲竟不報也一日忽有

旨拏夢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本辨矣張

氏論我斬罪十然大意主訕
毋后謂疏末張以斥　后也掌詔獄牟斌聞壽
寧胡不指其事實羽翼子曰慮對耳斌曰指則
我能攄事實翦厥羽翼奚對焉獄成牟斌參之
其略曰原情應　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罪者
悉置弗入奏
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箇月此
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　龍馭上賓矣
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大醫院使吳欽高郵人也
謂我曰　上崩之明日欽往見一近侍閹會閹

摯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
也閹迎欽以褶子泣曰此　爺爺口鼻中血也
欽相與泣問故言　上氣絕時閹負之自寝出
云巳閹抆淚謂欽曰怎更得此
聖明皇帝欽叩之閹曰前李夢陽事知否欽曰
不知閹曰上初無奈壽寧輩逼何金夫人又日
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欲借官人每力一日
朝退召三閣老　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
健輙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黙然良久謝遷
前對曰其心無非爲國　上頷之曰然會科道

官交章入李夢陽出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
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　上怒推案出竟批上
罰俸三月汝以爲此等　皇帝能更得否言既
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
陽時會　上召我言閣臣事因遂及李夢陽事
上曰朕初欲輕謫此人而左右者輙乃曰輕莫
如打二十放了已頏大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
叩頭對曰臣不知　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拴
閑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
臣何正德間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

往爲光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攢盤云攢盤
者供近侍宴者也　孝宗未尚儉節斯格不行
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旨趣辦攢盤十餘衆驚
愕辦矣久不之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
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第出璞
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閹耳語璞曰知攢
盤否璞何由而知也閹曰昨夜　上蓋遊南宮
云　皇后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
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閹曰　上和解二張
耳爲李主事璞叩詳細閹不荅而予因記往錦

衣百戶郭勳曰　上遊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
中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逊避出遊
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還見大
張免冠觸地謝云子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
之符矣

奏記注言動　　　　　　儲巏

伏見
陛下卽位以來屢御淸閒召見大臣至於今歲舉
行尤數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
制馭四夷邇者又　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備

蹟悉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
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
之存使非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
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為此
臣備員班行每覩
陛下宣召群臣咨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
臣不得以聽聞史官何由而記錄臣竊惜之夫前
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捃拾傳聞以成
不刊之典豈如今日　宸衷睿想之所形　聖謨
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靑顯然可書庭以

傳信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
日錄年譜以備遺亡
陛下復萬年之位臨九有之衆勵精圖治益大有
為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盖有不可勝書者顧
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缺典歟失今不圖誠恐
歲月綿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
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後先後時之悔
恐不能無雖悔亦無及已竊考
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在廷臣僚先後會蒙召問者備錄當日

於何殿下欽奉
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幾密
不宜宣露者　御覽訖仍行封識付之謹密之臣
藏諸宏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
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群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
間嘗有起居注
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勸行王道奏　　　　張元禎

臣惟為人君者不以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謂道者

爲之主則可非所謂大有爲之主也爲人臣者不
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所
謂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者也而潛心聖
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養痾山林以待乎大有爲
之主久矣乃今幸遇
陛下臣不於是時而勸行之少傾葵藿之誠用致
涓埃之報是不惟有負
陛下抑亦有負於所學惟
陛下不以爲迂而忽之臣惟王道乃二帝三王相
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而

非有待於外者也盖心必純於天理而無一毫之
私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於天理而無一毫之夾
雜苟政雖善而心於天理有未純焉是外身心以
爲治是爲無本是爲不誠是爲覇道覇道者假王
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者也王
道眞覇道僞王道實覇道虛王道坦夷覇道崎嶇
王化大同乎天地覇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
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
陛下之更創制度不及於
陛下之振擧綱維不及於

陛下之黜陟人物惟勸
陛下於身心上用功以立王道之本而已身心之
功旣至則王道之著於政事者布在方册可因而
因可革而革可益而益可損而損
陛下聖見當自能裁之而群臣中有名世者出當
一一有以補
陛下也臣請詳之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
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
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
雪之凋剝亦其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

之也人心卽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
之續然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苟非得
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爲人君者聰明睿智得此
生物之心厚而靈猶天所以留心者盖生物必當
有以養而教之天不能自養而付養之之責於君
天不能自敎而付敎之之責於君人且當體乎天
而心天之心人君尤不可不體乎天而心天之心
者也心天之心何如哉心其所以生我者以逹之
萬事以生乎萬民也必其四海之內九州之外熙
熙乎無一處無一人無生生意醇乎無一處無

一物無生生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和薰蒸諸
福畢至景星慶雲見焉麒麟鳳凰出焉醴泉朱草
生焉是即所謂王道也是即皆由其心所以生我
者來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
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
口鼻耳目口鼻既獨有諸己由是誘之以聲色之
紛華臭味之芬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
不能無私爲身既有私則此心或爲之蔽而不能
祛或爲之累而不能遣或爲之錮而不能釋此天
理遂以漸而泯即此心以漸而亡私欲長一分則

此心亡一分矣私欲長十分天理泯十分而此心
亡十分矣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熛而至
於燎原在人君則居崇高之位操威福之柄無求
不遂無令不行其泯此理亡此心則害尤不可勝
言者故尤當於是乎用力焉使此心私欲淨盡天
理渾全無一毫之夾雜不然一念之差或貽莫大
之憂一行之失或貽無窮之禍私成於一己之微
而患被乎天下之大欲遂於一時之暫而患及於
百世之久可不懼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
然非有大有爲之資者不能克非大有爲之才者

不易克也臣所以有望於
陛下也臣在山林伏聞
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爲之望嗣登寶位累著
大有爲之實何者崇異端昵近習則有以蠱此心
而不能大有爲矣
陛下則能斥而遠之略無所疑殖貨利耽玩好則
有以荒此心而不能大有爲矣
陛下則能棄而絕之略無所惜閉倖門塞言路則
有以昧此心而不能大有爲矣
陛下則能塞徑開此倖者空於一掃言者雖多而

不厭雖泛而不罪躬勤政務宵而衣旰而食威權
不至於下移躬行節儉削浮冗却貢獻節藏不輕
於一費其進退大臣也衆望所歸則尊以禮而任
之專衆論所棄亦去以禮而潔其名其顧惜大體
也廓如天之量而不惑宮壺之浮言下大事之議
而俯從臣工之正論内外之禁嚴以杜奔兢章服
之錫謹以正等威游心恬淡他無所好改過不吝
惟是之歸此皆天生　聖明之資真足以大有爲
者也天縱　英武之才真足以大有爲者也真足
以純此心以施之政以體乎天使王道大行於時

以復二帝三王之治以紹二帝三王之傳者也此
臣所以有望於
陛下也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與別
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
陛下行之而竊以三策焉惟
陛下留神其一曰定聖志其二曰一聖敬其三曰
廣聖知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盖王道之不行
係於君志之不定耳志不定則多以近小之見邪
僻之說或從而搖之近小之見邪僻之說必曰王
道聖人能行非聖人而行徒事虛名效必不若一

物之遂且難況於萬物一家且難況於天下殊不
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而難行
者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況於人君一事之無私即
一事之王道一日之無私即一日之王道一身一
家皆無私即一身一家皆王道一國天下皆無私
即一國天下皆王道惟其積累也久則自感化之
也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至誠而極叅賛之功堯
舜在位則黎民於變而比屋可封四方風動衙兪
烏咸若此豈聖賢徒侈是大言以欺人亦豈聖賢
徒飾是虛美以誇世哉本之身心而成效大驗必

至焉耳臣願
陛下闊覩千古之獨見奮邁百王之大勇以先王
之言爲必可信以先王之道爲必可法以二帝三
王之治爲必可復勿惑志權謀之詭術數之小而
自陋其規模勿惑志刑名之慘黃老之虛而自畫
其氣象心必志於渾是一團天理之存政必志於
渾是一團天理之著一話在此一黙在此志必不
間於語黙微事在此大事在此志必不殊於大小
大廷在此深宮在此志必不貳於隱顯　聖躬自
少而壯此志必不因之而少壯　聖躬自壯而老

此志必不因之而壯老臣前所言不蠱於異端近
習等　聖德此正王道中事又必持之也堅而不
變其始行之也篤而必有其終不使如晉武之初
儉後侈唐明之初勤後怠復遺笑於後人如是則
陛下之志卓然有定而王道之行確然可必矣古
語云有志者事竟成先儒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
之治成臣不勝惓惓夫聖志旣定則身心之功於
是可致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克治
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也故臣欲
陛下之一聖敬焉敬者二帝三王與千聖傳心之

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而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省察而爲私欲而爲惡耶即從而敬以克治之或截斷於念慮之初或芟除於事爲之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省察而爲天理而爲善耶即從而敬以擴充之或達赤子之端以及四海或推乞人不屑之念以及萬鍾必使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子謂有天

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即天德也此即慎獨之功也臣知
陛下天理之聖心與聖敬者固無夾雜操存固已純熟踐履固已篤實若無俟乎更加如是之功矣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猶若未至德已盛而終日乾乾猶若未盛聖學既以此敬成其始亦以此敬成其終也臣願
陛下玩味先儒朱子敬齋之箴詳究諸儒釋敬之義而默會二帝三王能敬之實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即心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

在此即心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必篤而益篤於燕閒晦息之微動以妙靜之用必謹而益謹於綱紀經綸之著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必長體念之使此理活潑潑一如夜氣之澄必長提撕之使此心常惺惺一如出日之皎如是則臣前所言不蠱於異端近習等　聖德不惟　聖敬無始終之變而凡人主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如好武如好內如好察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臣欲

陛下之行王道此實至要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臣先不勝惓惓夫聖敬既立則狂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
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者之道即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固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一事有一事之理一物有一物之理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其當然有在事物有不容已者理則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易焉此事此物此理是於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物當此時此理是

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
之於大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
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亭
亭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達其極求之極其博則
事物之來杳渫參差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
之差悉肯綮之中難矣
陛下之行王道以本之身心然其著之政事也非
一端王政雖莫要於教養之二者然其爲法也甚
周而甚密焉必行之眞能得乎民心而後可曰王
者養民之政必行之眞能化乎民心而後可曰王

者教民之政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后王亦嘗有
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
禮六樂六德六行后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
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之禦儲峙之恤
后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
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臣者細
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
臣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兼之厲恥發而淬僞
滋後世習俗日惡矣何以友諸王道之淳樸無繇
而根本蹶後世之學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

正不爭惟是衆論盈庭甲曰可乙或有所徇曰不
可此曰當重彼或有所蔽曰當輕其是否之的何
以別群臣布列大詐似信大奸似忠正人指奸人
爲邪而奸人亦指正人爲邪其賢否之實何以明
此其所以於此道當然之中尤不可不求其所以
然之故而知之尤不可不直求之尤不可不博也
陛下聰明睿智得之天賦所謂尤厚而靈者故於
御極之初於臣前所言不蠹於異端逆習等
聖德一旦即行之奮發如雷厲而風飛如天旋而
地轉非知之素眞養之素厚而爲天下之大知何

以能此是以風聞天下在在歡舞非惟臣以爲大
有爲之君天下莫不舉手加額以爲大有爲之君
也非惟臣望王道之行天下莫不延頸跂足以望
乎太平也臣願
陛下因此聖知之已明而推之於萬一之未明因
此聖知之已眞而推之於萬一之未眞益懋伊傅
多聞學古之訓再味朱子格物致知之說自身心
性情達之人倫物理質之六經群書精矣益究之
使精至矣益究之使至古今事變覽閱多必究治
亂之原以昭興亡之鑒制度各物稽考多必究制

建之意以為潤色之擄人物臧否辨論多必即其
行事究其心術以擴知人之哲事事有其要言言
有其實必一一究之使一一足以為行王道之資
毋徒如腐儒之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
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課之
誠不惟啓經筵以勸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
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論所以涵養聖知者深不惟
咨臺課以盡言而朝臣之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
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聖知
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温顔戒以毋有避忌使之

得以盡其情彼勳戚宦官
陛下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侍拱聽庶有以
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　聖知者益切如是
陛下合千萬古之知為一人之知合千萬人之見
為一人之見盈天下之事事物物　聖知無不真
舉而行之天下無不決　聖知無不悖參而措之
天下無不當敬固王道之要此又王道之急務也
臣尤不勝惓惓抑臣此三策皆所以立王道之本
者也皆所以用功於身心者也
陛下必於此三策兼致其力而不可廢其一為如

志已定矣使敬或不一則志徒大而身心上學總
性之功欠無以充其人以全王道之體故先儒胡
氏云志立於萬事之表即繼之以敬行乎萬事之
內而先聖孔子云志於道即繼之以據於德依於
仁者此也如敬已一矣使知或不廣則所守徒固
而身心上道問學之功欠無以遂其明以大王道
之用故先聖孔子約顔子以禮必先博之以文而
三聖堯舜禹一中之傳惟一必先之以惟精者此
也
陛下真足以大有為者功實在此真底以心天德

之心使王道大行以復二帝三王之治以紹二帝
三王之傳者功實在此誠不宜不於此兼致其力
也昔朱子進正心誠意之説於宋帝或正以上所
厭聞臣惟
陛下決非厭聞之主也又王通獻太平十二策於
隋帝或誚通不智臣惟
陛下無使臣復蹈通之誚幸甚幸甚為此具本親
賫謹具奏　聞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添進日講幷　東宮性理等書　張元禎

臣蒙召纂條叨充日講仰窺
聖德高賢 聖學深博見之於事天勤民孝先奉
慈與夫紀綱法度之施語默動靜之微一惟典禮
之是遵誠敬之是篤燕之聲色燕游絶無所好頤
神適情惟琴惟書萬幾雖總攬獨斷而延接大臣
博訪公論不矜主已其尤足爲
宗社生靈之大慶者仁愛欽恤之念常切不忘是
以天變雖累可懼而旋即消外患雖屢可虞而旋
即弭此我
皇上誠有第一等帝王之資足以致第一等帝王

之治而加意於第一等帝王之學者也然
聖學有大本焉本立則道自充 聖治有大要焉
要舉則效自著欲立大本舉大要非心學理學之
明則不可得也心學與理學體用相須初非二致
心學以存心言心存則理益精理學以窮理言理
窮則心益廣二帝三王所以隆治化而上下與天
地同流者實自此始此即帝王第一等之學也其
說散見於五經四書臣細精粗固甚明白但求其
直指根源提挈指要使一覽即知其槩則莫有如
宋大儒濂溪周子之太極圖橫渠張子之西銘而
洛陽程子定性之書新安朱子敬齋之箴則用功
之尤切者也
皇上學無所不究書無所不閱其於此學此書留
神乎 聖覽妙徹乎 宸衷者久矣然問學益講
則益明義理一溫則一新此古昔聖帝明王所以
貴乎緝熙之功求多聞之益也伏乞
皇上日講之時命內閣將太極圖等書同周易大
學衍義以次分委臣等進講或每月每旬專定一
日或二日獨命臣講解庶幾臣等一得之愚以少
裨 聖明萬分之一焉所以然者 聖治隆於唐

虞下至周公而不復 聖學傳於孔子下至孟子
而遂絶皆由此心學理學之不明也臣請得而究
言之所謂心學者非如異端之寂心於虛無寂滅
也必於日用之間細驗真心之發如見孺子入井
見牛觳觫之類由是推而究之使皆油然而不可
遏沛然而無不達如是而後真爲心學也所謂理
學者非如俗儒之費功於記誦詞章也必於講學
之際務造真知之地如聞談虎傷者之容色獨變
然使凡身心事物皆有以究其所當然而不容已
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於是而後真爲理學也然

此心此理又必靜而養之於不睹不聞之頃默而
存之於無形無聲之表使其功益嚴益密而無少
間隙其本益深益厚而無少滲漏庶幾心與理相
涵體與用相資其所發無乎不當其所知無乎不
精但見此心此理在日用間常潑潑而無滯無虧
常惺惺而不昧不息好善則如飢之必欲食渴之
必欲飲惡惡則如水之必不敢蹈而恐溺火之必
不敢近而恐焚如是則以宰制天下之萬物應酬
天下之萬變渾是天理而私欲淨盡吾心亦天地
之心吾化一天地之化即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

可語王道也聖賢千言萬語其大本大要皆不出
此而太極圖等書實具見其槩者焉夫聖治雖止
於周公而不復而聖學則幸得周程張朱四子遠
紹孟子而復傳聖學寔聖治所本未有聖學傳而
聖治不可復者也
皇上既有帝王第一等之資復能加意於帝王第
一等之學則致帝王第一等之治何難之有臣伏
聞
皇上每當萬幾之暇焚香黙坐靜養天和此正程
子以靜坐爲善學朱子以調息而收心之意其太

極等書主靜主敬之說亦緊切在是
皇上於帝王第一等之學已有本而得其要矣如
因臣等進講前書更細繹熟復優游厭飫則聖學
於此心此理愈致廣大而盡精微愈極高明而道
中庸是第一等之學皆在帝王今在
皇上矣程子嘗以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孟
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成覸謂彼丈夫也吾何畏
彼哉乞賜
俞允即將前書添講臣不勝惓惓抑
臣又幸侍春宮講讀得以仰瞻　皇太子殿下天
稟英明言動溫恭又有以上窺

皇上脩身儀家之化著於大綱大倫如此竊惟自
天子至於庶人行莫大於孝孔子自謂行在孝經
又三代盛王太子與秀民同入小學亦同入大學
不惟讀書而又誦詩蓋學雖有大小小學實大學
治國平天下之根本其讀書欲以知政事而誦詩
則善者可以興起善心惡者可以懲創逸志而感
化人心爲尤切今孝經詩經小學俱有朱子考正
集傳等書而朱子感興詩及訓蒙詩亦皆緊要臣
伏見　殿下逐日講讀尚書論語固足以啓沃膚
衷養正作聖然後逐一習字一紙非帝王所急似

爲妨工欲乞
皇上邪 殿下每日習字工程將孝經詩經幷小學等書分日輪流同尚書論語講解不必如尚書論語溫倍止是審聽默識每月三次容講讀官將已講解過者挑誦一二十字以見 殿下之留心其習字亦不可廢每日暇時止作數十字不致生疎可已但小學詩經篇章頗多帝王之學惟在知要乞 命內閣將小學詩經節取有關於綱常治亂民生艱苦之大者及真德秀大學衍義所載孝言孝行附之孝經同委臣等講解庶幾 殿下聽

覽不煩而事皆有益仍乞講解之時命 殿下左右伴讀亦皆執書旁聽 殿下退居不時使之講說賜之問辨詩則不時使之陳誦賜之歌詠如此則 殿下不必自誦自讀而聞之自熟矣況詩之歌詠抑揚有可感動者寓焉此昔衛武公使瞽矇朝誦詩以致勸戒之意也此於 殿下脩德補養非小夫
皇上既加意於帝王第一等之學 皇太子殿下乃天下臣民萬萬年之所歸 宗社萬萬年之所託誠宜亦進第一等帝王之學用能以聖繼聖而紹第一等帝王之治其孝經詩經小學等書亦皆心學理學之所在者第一等帝王之學此實其甚也乞亦賜 俞允即將前書添講臣不勝惓惓然臣因是而復有獻焉詩即今之歌曲古之樂章與載事之書不同吟味抑揚實有感動人心處故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今詩經三百篇孔子皆嘗絃歌之伏聞
皇上深達制作之妙郊廟音樂一一是正如茲因 殿下講誦擇其有關風化之大如二南關雎豳風七月之類被之管絃宮中燕閑時奏焉其古雅平

淡之音豈惟有助於順神養性而已哉成周盛時韓詩爲樂用之閨門用之邦國用之鄉人以化成天下此亦治道所係
皇上能留神焉幸甚幸甚嗚呼今天下賦役繁重民窮財盡水旱相仍盜賊不息士大夫大道罕聞廉恥不恤貪暴矯激逢迎奔競習以成風下至民庶多骨肉相殘詐訐相勝薄父母而厚妻孥兢奢靡而干刑憲此皆世道風俗之可憂者
皇上方茲大新庶政痛革宿弊臣願袖手旁觀不能陳其一二而乃勸讀前書不幾於迂而不切臣

切惟此正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乃世道之大
機軸大關涉也
皇上誠能加意使真心真知之形於萬幾者渾是
天理無或過無所蔽焉而又責任賢輔彌綸調燮
與之大有爲則斡旋轉移猶風偃草其致帝王第
一等之治真易易耳何民疲俗惡之足憂哉臣是
以不勝惓惓爲此謹具題親賫以　聞伏候
勑旨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八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九目錄

保治正德上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劾宦官疏　韓文
自劾疏　李東陽
論時政疏　李東陽
李東陽年譜錄
祕錄　李夢陽
乞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　王守仁
劉瑾之變　李東陽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九

新安黄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 正德上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治萬民故郎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於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爲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望也洪惟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皆郎爲治之大效而言其規模固已宏遠矣今

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爲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深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有以知陛下眞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爲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爭先於列聖矣然以正德爲名當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臣以非才待罪胄監而老病衰頽不能久事陛下無以補報大恩茲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敢攄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爲五事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爲新政涓埃之助伏惟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幸也爲此開坐具本奏聞

一曰勤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

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心術以爲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侍講訓箴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涵養非心而薰陶成性故其聖德隆茂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如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但其學有未至故其治不古若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內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坐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學也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

原缺

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卽以正德紀元而又
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
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而臣之進見有時學問
工夫未免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
戲而莫與箴規違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則所
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
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
文臣引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
宗引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以日時頻
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

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
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
辨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
聖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
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
正德之先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而夫子贊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
父之政而孔子稱爲難能則爲嗣世之君者不

與大臣議舉其彝典而施諸今日則爲能盡繼
述之道而見
陛下正德之實矣昔啓能敬承繼禹之道而建
四百年之夏成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衍八百
年之周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三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於后猶日之與月陽之
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
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胎
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於公宮

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
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
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
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
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閥不宜參用陰陽
數術以男女年命而妨婚而彭汝礪又言當早
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
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伏惟
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
非偶然也

今皇上聖德英明睿質純粹天命降鑒必蔡聖
女以佑　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
必非一人伏望
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　宗
廟天地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乞　命內閣
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
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
禫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
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壼儀擇師傅保姆之
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

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
於邪教之既成又以曰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
之德葛覃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
然後設幄於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
天下之本以對
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
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萬世
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是乎臣老且耄不逢時
宜而惓惓愛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

任言惟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曰重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
令而詔令所以行天下者由其信必所謂大哉
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堅如金石
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聳聽而厭服書曰
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
乎乃者
陛下登極之初渙頒　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
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

各門局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糧為
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
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
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
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
遠猷為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誦
聖德以為軍民困苦蘇其有瘳逮今已朞月矣
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厥幾勢要之治罪退還
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令不行而詔所載盡
為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復

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
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奉制而不能行者
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
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耶
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疑勿以臣下而寬
假勿以變嬖而姑息從群臣之言而治不奉詔
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
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
之變以警動其心使之發憤惕厲修政立事以
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宣
王雲漢之旱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
儆予爲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
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以其能
致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我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
聖諭以爲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
故減膳素食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既當素
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藁席暴曬於日夜臥於地
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
責宜加朕躬毋爲民災其罪己修德若是故能
開創大業甚致隆平而貽無疆之休非偶然也
今
皇上天生聖哲勵政清明求治圖治孜孜不倦
固宜其治效益隆而休徵畢至奈何即位以來
星文示變霪雨爲災天鳴於西上地震于南京
而陝西又有災傷之處生靈嗷嗷有識之士深
懷不測之慮所謂非常之變莫非天心仁愛而

欲
皇上厲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
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
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即有違於天意如有罪
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借門旁倖而大臣不得
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有司不能舉其職民已
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侈奢之無節若此
類皆天心之所不慊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
不察也伏望
陛下遠師帝王近法

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已
求言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左右大臣講求致災
之由以盡彌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
意者悉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承天心
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
天意得則
陛下之正德不為虛文矣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臣近日伏閱朝報工部尚書曽鑑等題本開坐軍
容安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　裁減蓋奉行

詔書內事理也
陛下不蒙裁減及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
看臣愚以為
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明詔既已形諸明
詔必以內官濫設為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看
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
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
可移判不可移况
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為詔書頒示天下當

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印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
三月即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
望哉在廷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
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
陛下側聞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
非但各門庫局為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
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
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谷之司其害為
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

形於上有自來矣
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
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業
聖人美之稱為達孝且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
陛下承之
先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令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
先帝已為之事成

先帝未行之志則自有
祖宗之法度在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
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 朝廷之政具載
皇明祖訓昭昭可考也 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
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悞矣 英宗皇帝英厲之
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 祖宗法度添設中
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曹吉祥不軌聖躅蒙塵
幾危社稷正統天順秕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
以爲監而不可以爲法也明矣及乎 二命既下
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

救俾 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歟
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極則
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
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
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爲今日之勢亦
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矣臣嘗
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
腕以傷其時禍初未形無智者以圖其始變將已
極無勇者以善其終君愎諫而樂宴安臣奸貪而
事蒙蔽君子吞聲喪氣小人安危利災而釀成之

也是以自古賢君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
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
成一代之治如唐太宗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
貞觀之風宋仁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
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而
多過於論諭如漢文帝崇尚節儉治比成康賈山
猶以過秦爲諭賈誼猶爲之痛哭仁宗恭儉仁恕君
子滿朝蘇轍猶以六君爲比蘇軾爲之深悲二君
者不以四臣之言爲過而嘉納之享隆平之利成
英誼之名凡此皆居安慮危方治思亂君臣相得

上下交修以成治安之明驗也況今人事擾攘之
秋天命絕續之會而自
陛下即位以來陰雨霪霧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
君之象而陰則臣也以類推之陽爲男陰爲女陽
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中國陰爲夷狄陽爲發生
陰爲肅殺陽爲慶賞陰爲刑戮陽爲和悅陰爲悲
慘故天之道晴日恒多陰雨恒少陽恒使其有餘
陰恒使其不足今也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
愛其在玆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兆於無形禍亂生於

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民困於下目擊心惟
當不寧處必也戰兢惕厲滌慮洗心省德以回天
安內以攘外消已形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
之運而使之轉爲泰誠有望於
陛下與夫法家拂士也
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幾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
三中貴傳命于外側聞
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執輔臣之手而託以
陛下令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實親受
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

御史戴珊諸臣亦　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
也
陛下當召至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
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
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
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令信尚無以自立況
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
願
陛下毅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尼於
近昵詔書容有所未備者推類以盡其餘纘成

先帝之志光復
祖宗之舊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
明賞罰攬乾剛於獨斷揭日月於中天成一代大
有爲之君爲萬世求無疆之緒然後
陛下爲不負
先帝所託此微臣輸犬馬之忠而圖報稱於
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
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
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資格轉
遷可致富貴顧乃不避忌諱撩蛇頭履虎尾岌岌

然若撼山之螘撲燈之蛾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
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
耳　堂堂天朝上駕唐虞下陋漢唐宋而廷臣言
官顧欲自處漢唐宋諸臣之下臣實恥之臣才不
及二賈文不如二蘇而職又不在王魏范唐之列
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不惜萬死
干刑惟欲慱
陛下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所志之同然猶不敢
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爲孔孟之徒所願於
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諸君所成者相望而欲

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謂犬馬之忠以圖補報者此也臣臨楮不勝憤激戰兢惕厲之至

劾宦官疏　　韓文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群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値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昧死進言卽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　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

如秋來視朝漸晩仰窺
聖容日漸淸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菹醢何益於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旣著

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潜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
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自劾疏　　李東陽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遇力臣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

學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興併在一時京城近
甸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
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
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
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
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
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奸邪得志變亂黑白顚倒是
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
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
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

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傚傚成風非惟廢
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
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査革舊例則謂
之紛更變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
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
定計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議違滿朝之公論而
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從擬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
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雖有論列多不見允
此爲兵戶等部議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
害拱俟數月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
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
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
食靡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
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
若謬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
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

矣
聖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言事待斟酌
行着用心照舊輔導

論時政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
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而不負其託然
後可以無愧若徒擁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
扶顚持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淸宮御榻前面
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

明司禮監太監陳寬賈共聞之伏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
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
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不敢縷縷姑
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
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
搖撼官府沮
陛下之美政累
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
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爲

庇護寧使府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
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銜鋒破敵名次授之舊
制俱不該陞況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侍郎
等官勘得功無顯迹查無明証名字不對多寡不
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爲人
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
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
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千餘非惟傷財害
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
名器尤爲不可此政令之失三也　御用監指揆

缺人吏部奉　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
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
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貪緣傳奉詔裁革纔不
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爲
當行視詔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
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
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貧困已
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貿帖出外擊人累
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僞近以皇親家人奏訴畿
民侵占田土輒爲出給提解來京鎭撫司打問情

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親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
負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
六也革與齊玄蠱惑　先朝盜空府庫一則貪緣
分守屢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
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
內府軍匠各倉軍斗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
乞留仍復照舊歷營伍之籍供私用之門此政令
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
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前查算竟爾不行司鑰
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

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綱免二年又令起運
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
坐視無可柰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
實所難辭追思　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傳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
有知猶當報德況　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絜
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
世智窮力竭日甚于前臣等所陳奏有　聖諭朕
便處治至今未有施行今所奏　聖諭云待斟酌
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然舊輔導亦不過仍前

失職而已
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冒輔導之虛名
而蹈曠瘝之實咎如此哉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
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
伏望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爲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
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爲
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祖宗基業之重矣

聖旨所言事件着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盡心職
務以副倚任

李東陽年譜錄

時府部等衙門因災異陳言數多公慮
朝廷不及一一省覽乃進揭帖曰臣等看得府部
等衙門災異陳言本詞意懇切有臣等所不知者
竊恐萬幾事繁不暇遍覽謹摘本內緊要詞語開
列于後伏望
皇上留神警省置之坐隅朝夕顧諟以成聖德臣
等不勝惓惓之至一單騎驅馳輕出宮禁一頻幸

監局一泛舟海子一鷹犬彈射不離左右一內侍
進獻飲膳亦宥曲納十月府部科道等衙門有疏
請急除群奸以保聖躬司禮監傳云　聖諭已悟
痛加修改而所劾太監某等姑示涵容公與劉謝
二公上疏曰此數人者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已難辭今
事至此又豈敢阿從以重傷　聖德伏望
聖明剛斷俯察群言擊送法司從重究治以絕禍
根則　聖德光輝　聖躬安泰上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下以副天下臣民之望司禮監徃
傳　聖意欲將某等寬貸公等又上疏曰伏見侍
年以來龍顔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
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居
衛皆由左右之徒誘引以致　聖心荒怠政令乖
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臣等以爲宗社至重繼嗣
至急屢陳忠悃仰徹宸聰每荷優容未蒙省悟邪
者府部科道等官合詞累奏所論事情又有臣等
不及知者皆謂太監某等數人狎暱淫巧罪大惡
極欲乞明示典刑所謄披露情詞激迫臣等讀未

終篇涕淚交下連日司禮監太監李榮等三至內
閣傳示　聖意洞悟前非痛加修改臣等仰嘆聖
明不勝踈躍但謂某等自幼服事不忍遽行斥逐
臣等已兩次陳請備詞附奏不敢問從竊惟改過
不吝去邪勿疑乃古聖賢明訓人君之於小人若
不知而悞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明知而去之
若既知而不去則小人狎玩愈肆奸邪正人危疑
彼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
已今數人者已揚於朝廷天下知之矣
陛下既悟前日誘引之事非引此數人即乞早賜

斥逐則罪有所歸　聖德無損若含糊將就雖內
自修省天下誰肯信之且邪正之勢不能兩立今
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
左右非但滿朝之臣皆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
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
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數人若退自有忠謹老成
之人以充任使若滿朝文武不安其位
陛下誰與治天下乎臣等身居此官目擊此事若
曲爲阿附苟避刑誅則古人所謂疾忠直如仇讐
保奸回如骨肉欺君誤國死有餘辜何以報

陛下委任之恩副
先皇顧命之託用是傾心瀝血昧死
天威猶冀俯垂聽納若以臣等爲不能適情順旨
則乞罷歸田里以避群奸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必
能格君正法輔翊太平臣等雖不能逃向來曠職
之愆猶免將來負國之責
上不允於是公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
　附錄李東陽年譜
正德五年庚午公年六十四歲六月久旱風霾蔽
日人心惶懼

上降旨令百官修省特致齋九月公因法令太嚴人不堪命乃上疏曰臣等職居輔導心切效忠每有所見未敢一一煩瀆竊惟近時以來
皇上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臣民莫不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霆之餘必有甘雨此上天之道君人之所當法也今不敢多舉姑以近且切者條陳一二上陳
睿覽伏望
聖明特垂鑒納俯賜施行誠宗社之慶蒼生之福非獨臣等之幸也臣等不勝忠愛懇切之至謹題

請　旨

一近來逃軍及拐馬人犯正身發邊衛充軍窩主鄰佑火甲人等發附近充軍固懲奸戒惡至意但人情久玩驟不能堪況窩主隣佑亦有不知情者見今天氣炎熱在監人衆乞　勑問刑衙門將逃軍正犯不曾拐馬及馬有下落者送營操備窩主鄰佑人等暫為釋放馬無下落者仍行追究及將逃軍近者三箇月遠者令兵備鋪馬賫文到日為始補限六箇月自首免罪以後過限事發從重處治實為便益

一近來各衙門官犯通查近年經該僉書職名追究懲治此固除奸革弊至意但以一時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數十人之衆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矜乞
勑問刑衙門除侵盜錢糧接受贓物打死人命等項重情不宥外將近年干連人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手者止坐該年還官去任者依律發落實為便益

一近來各處查盤糧草虧折浥爛者巡撫等官多有監追賠償甚至加陪此固慎重錢糧至意但

職有大小責有專溥階補虧折法有明條管糧部官分守分管屯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一方庶政皆其所統事無經手日無餘暇乞
勑該衙門將都御史等官果有侵盜依法追陪若止是督理不嚴從寬發落或罷黜不用仍申嚴禁例令後有犯虧折等項從重處治實為便益

一近來各處差出官校真偽莫辨閒有詐稱校尉索要各衙門官財物者
朝廷赫怒聲解本犯罪及各官此固杜絕奸弊

至意但此等官校既奉　朝命一出國門遠近
驚悚與其治於末流孰若正其根本乞
勑法司凡有在外衙門應問人犯情輕者止令
巡撫巡按等官問理情重者解京處治前項官
校免其差出真者不差則僞者無由而作庶事
穩當人心獲安實爲便益
上從之
秘錄　李夢陽
勑
今上即位青宮舊閹等日導

上狗馬鷹兎舞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
而陵敏黃偉雖舊閹以端慤斥不信用會陵坐病
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
淚數行下以閹故而郎中李夢陽閒說之曰公大
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
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
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
爭閹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易爲辭事或可
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
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日早朝韓公
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
踊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韓公
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
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閹也剛厲而無阿頗
亦惡其閹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
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
者八人齎詣閣詣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
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
有　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
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

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
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
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閹首李榮手持大臣疏曰
有　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
者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荅李榮向韓公曰
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
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
上始踐阼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匿群小文等何
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

李榮哂而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寛之
耳諸公遂爽然而退蓋是日諸閹者窘衆自求安
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葸齒爾退惟王
鏊仍前請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
裹之耶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
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諸竄南京尋殺二人於
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詢詢
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
大臣退而瑾儕繞　上前跪伏痛哭首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磔餧狗矣　上爲之動而瑾輩輙進曰

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
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
此其情何也夫　上狗馬鷹兎岳嘗買獻之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兎何損於
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
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於是詔瑾入
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
嘗推案哭謝亦輙疊聲出言閉休獨李未開口得懇
留云

乞宥言官去權奸以章　聖德疏　王守仁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
善也臣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
銑等上言時事特　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
臣不知銑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犯
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
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
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
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

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
莫敢爲
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
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
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
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
遂塡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群臣紛紛之議其將
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
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覃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
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
必將測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
覩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
敢昧死爲
陛下一言伏惟俯垂省察不勝下情戰慄之至

劉瑾之變　李東陽

三月朝罷　內降勑諭留百官於金水橋南跪聽
宣讀敘曩者伏闕之事以爲朋比指摘公卿臺諫
數十人未退者勒令致仕後捕張綵等依同僉名
姑不查究蓋指公等嘗聯章奏諫也尋以黃紙謄
稿付內閣落底公謂此勑不經鳳閣鸞臺豈宜混
錄令中書默計其下曰四月二十三日逓出蓋謹
之也瑾威權寖盛口銜天憲陰養松江羅學生張
文冕及其姪婿罷戲司務孫聰於家凡有批荅多

令增減甚者別爲創造眞僞混出而文理亦多不
通觀者皆知其非內閣所擬也日進　勑稿或用
朱筆改竄公輒令　制勑房底簿亦用朱筆各記
所竄易處以備參考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使宜行事瑾實主之公力
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官有都布按三司都司
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
按察司官糾劾專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管其
權蓋分而不兼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
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又差
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
不專故　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
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
則王府宜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
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勑有載草寇
生發則調兵勦捕或征勦土官必須奏請其所關
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
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

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
此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内批出
便宜自餘如所議
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
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遂至大獄必欲寘之死
地公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公云某
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濬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
子孫皆免一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
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

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厮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
公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
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
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
十韓信豈能取漢天下且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
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 京
師國家萬年誠萬世之利也瑾不能荅
會慶府寘鐇與千户何錦等叛逆 朝廷命太監
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公一淸與涇陽
伯神英提督軍務告

廟出師詔告天下視草再出瑾不得已從之猶欲
延緩數日公即趣禮部差官員監生錦衣衛設雲
盤鹵簿鴻臚寺備禮儀以翼日頒行瑾見公捧
詔付禮部出忿然謂同官曰且令渠輩歡喜是日
至東閣云
上謂詔書取回各處差出官校是要革行事衙門
此係累朝舊制如何可革公曰舊制行事衙門官
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奸
詐之徒因而矯託眞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
分若眞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天順元年 詔

書曾有如此條例因取舊稿示之瑾乃語塞退而
嘆曰我費三四年心行幾件好事被一張紙收盡
矣後自遠外來者皆云各處軍民官員受苦已極
若非此詔安人心其禍有不勝言者而寧夏尤急
云寘鐇之變鎮守太監趙[illegible]總兵官都督姜漢巡
撫都御史安惟學皆遇害
朝廷慮一鎮無上亟爲易置以係人心一日間
勑旨十數降公迅筆擬奏刻時發行畧無疑滯動
中機宜見者歎服勑傳游擊將軍都指揮仇鉞已
入城興武營守備都指揮保勳其親家也衆方疑

之公謂鉞之入或將以有爲未可逆詐若用他人是絕其歸也乃請以副總兵都督楊英代爲主帥即以鉞爲副總兵而保勛爲參將蓋謂彼若感激思奮可以成功如既用之而彼乃負德則亦無以自容矣衆以爲然隨得勛奏云臣母及妻子皆在寧夏城中令不暇顧恨不得飛渡黃河食賊之肉辭氣激烈見之不覺墮淚旋得諸報知鉞已斬周昂殺丁廣執眞鐇而鉞久未自陳此奏至亦直述事由未嘗有矜伐希賞之意識者知 廟堂之算無遺策矣王師甫出數日捷報已至即勅神英旋師令張永仍往寧夏安輯其地瑾亦畏永不敢令兵還師聽自酌處乃於 勅內極言年歲饑饉道路供億之難永知此意乃止挈數十人以行而悉還其所部官軍三千餘衆所省饋餉不可勝計公以災異上疏辭 聖旨卿是累朝重臣已受先帝遺命輔導朕躬才德兼隆中外悉知譽望顯著海內咸聞尚未從心之年神彩精健正當輔佐凡事用心足見爲國至意近因寧夏叛賊勦平皆卿才華之力朕心允協安忍懇切引疾求閑有疾宜親近藥餌善加調護累有旨勉留安心辦事毋

負遺命朕意所辭不允公又疏辭
聖旨卿引衰疾屢求休致至再至三歷 旨勉留宜盡心職務允協朕懷不必固辭有疾多訪醫善加調理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且言其將爲不軌
上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日早令太監溫祥等持來疏至內閣公讀畢徐問曰今當何如祥輩曰老先生輩謂當何如耳公曰此事極大須 朝廷大作主張祥輩曰已就逮矣公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之公乃援筆擬進
上降旨數百餘言皆合死律末云劉瑾所壞事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異日科道列瑾罪惡三十餘條乃下瑾鎮撫司獄會鞫於 午門前得其私製兵甲刻期起手罪狀明白坐謀反於是降 旨極言罪狀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之
是時籍瑾書籍得 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

勑切責公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一不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制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欲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禍多不得已情有可原況 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共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 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

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為之處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欲乞 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書劄文字無干叛逆事情者併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為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九 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目錄

保治 正德下

題爲有小臣以全大體事　楊一清
題急大本以圖治安盡修省事　楊一清
諫徵虎疏　王思
奏宗社大計事　羅玘
奏蚤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覦事　羅玘
論時政疏　黃鞏
李紹賢哀辭　舒芬
用苴　何景明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 正德下
題爲宥小臣以全大體事　楊一清
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該禮部差監生賫捧
欽奉　勑禮部三法司玆者新正在邇萬物咸亨
在京及南京見任文武群臣除贓罪外自正德六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所犯罪名紀錄在官者
悉與湔除俾圖自新故勑欽此欽遵仰惟

皇上體天道發育之仁乘陽德泰亨之慶特降
恩綸覃及臣下湔其罪過與之更新凡居覆載之
中悉荷生成之賜臣備員大臣所宜仰體
聖懷推弘化理切見刑科給事中竇明以陳言得
罪奉　欽依拏問監禁月久未蒙　宸斷發落臣
愚比者臺諫論列多被嘉納未嘗譴責人方仰頌
聖明從諫之美今竇明所陳之事臣不能知必是
廷諫狂誕不達時宜所以上忤
聖意罪固難辭但人臣進言於君大抵心乎爲國
非爲其私給事中以言爲職有所敷陳皆其分內
雖涉狂妄猶勝緘默且近日京師地震蒙
命群臣同加修省況盜賊猖獗地方多事正當公
聽博納以匡不逮而使言者獲罪彼一小臣耳誠
不足惜竊恐中外臣工因而相戒以言爲諱凡禦
盜安民一切有益之事無復敢爲
朝廷言之其於治體不無少損其於修省似爲彌
文伏望
皇上弘天地之量寬雷霆之誅當此泰開物亨之
始乞將竇明罪過特賜湔除早爲釋放以廣惟新
之仁以盡修省之實則

聖德益光治功有補人心悅服而天意可回矣緣
係乞恩宥小臣以全大體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題爲急大本以圖治安以盡修省事
臣等聞之主聖則臣直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
情格而不通天下之事日趨於弊臣等默無一言
是終爲容悅而上無以張宅之聖下無以解於百
姓之惑也罪可辭哉仰惟
陛下天錫勇智神授英明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
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

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發其罪狀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劉瑾兇穢復
累朝之舊章吊群黎之疾苦息煩苛與民更始
舉賢任能庶政一新天下莫不歡欣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
足延頸以望天下太平柰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
餘烈所煽妖孽存與盜賊蜂起將及二年兵屯不
解民困益甚
陛下又嘗采納廷議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安脅
從蠲賦寬租以蘇凋瘵頒賞賚之令相尋賑貸之使
迭出　廟堂之上算無遺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
即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里之地僵尸
潰血殺人如麻大村巨落蕩為灰燼戕賊我將吏
攻陷我城池不知其幾事勢至此亦云極矣況比
歲乾象失常坤輿弗靖上天之示譴不一四方之
告變無時臣等觸目生嗟經心抱痛殆非一日近
該禮部題奉
欽依文武百官同加修省拜稽之餘感愧交集展

轉思之無以為計竊惟朝廷四方之極君身天下
本意者今日之所建白小舉而大遺徒事其末而
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之由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人疾首蹙頞懷怨積憤
如漢唐之季死有餘罪矣謹擬今日之政關係大
本最切要者為
陛下陳之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
聽政之恒規也
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豈非欲弘委
任責成之道以成端拱無為之化乎然臣之於君
猶子之於父母也子之於父母一日不見則思數
日不見則憂群臣百司願時一覲　聖顏一聞
天語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倀倀無依憂思鬱結
漸以解弛凡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窮苦而日與怨懟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肆猖獗不可聞於外夷
不可訓於後世伏願繼自今昧爽視朝令諸司照
舊奏事日以為常黼坐儼臨於數刻綸音不越乎
數言未足為勞而可以收權綱決壅蔽示百官之

承式囙萬方之視聽亦何所憚而不爲乎古者天
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
竊聞
龍輿常幸豹房駐宿累日豹房不知爲何所似非
天子所居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戎鼓砲之聲震
駭城域豈非念安不忘危之戒而爲思患預防之
術乎顧此乃將帥之事無非宮禁所宜容通
廟社恐無以安神之靈況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
而乃疲力於擊射之餘耗神於馳逐之下且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壯歲之嗣則其心爲之惕然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此群
臣之所以夙夜而不能安也伏願繼自今高拱穆
清深居禁密戒嬉遊無度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
混雜不經之所以消意外之慮自然血氣循軌精
神內固
上帝孚啓聖之祥後宮衍多男之慶國本有託人
心以安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
陛下嗣位之始時常舉行近歲講期甫臨輒聞報
罷勸講之官殆爲虛設昔日學於古訓乃有獲且
一心之微攻之者衆不在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
書理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伏望繼自
今祗循舊典時御經筵非盛暑隆寒不可輒罷仍
舉行日講故事就近儒臣講論經史涵泳義理以
培養本原則聰明有所開發治道日益明暢天下
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凡好尚皆不能奪之矣前此
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大學
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陛下俯垂聽納見之施行由是修聖政以享天下
之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志弘聖學以成天下之
務大本既立庶政末節各有司存自當隨事納忠

以圖報稱則天意可回民生可遂寇盜可消境土
可寧上以承
祖宗之洪休下以垂子孫之大統近以慰臣庶之
憂疑遠以荅華夷之觀向實宗社萬億年靈長之
福也臣等竊時高位勢共安危受 國厚恩義關
休戚當四方多事之際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玆
奉
明旨修省若又不能極陳探本之論以贊維新之
化依阿洩沓苟度歲年縱能免觸逆之罪於一時
豈能逃誤國之罪於他日乎臣等忠憤填膺不知

所裁目犯天威罪當萬死緣係急大本以圖治安
以盡修省事理謹題請
旨正德七年五月十二日奉
聖旨朕已知悉了卿等安心辦事欽此

諫獵虎疏　王思

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休戚利害本同一體
此臣所以昧死流涕而獻其愚也臣竊惟
孝宗敬皇帝之子惟
陛下一人上賴以承宗社之統下賴以啓萬世之
傳不可一日不致其謹也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

柙驚及
聖躬臣聞之且駭且疑豈有
陛下聖神文武而不爲
宗社萬世自重也哉臣竊觀
陛下御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寧不勤政
太廟不親享
兩宮曠於問安　經筵倦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
二端曰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
怠於縱欲好惡由於喜怒威柄移於左右政令出
於多門紀綱日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

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今勇不
可好
陛下薄有所懲矣至於酒不可嗜臣請得而言焉
夫荒志廢業惟酒爲甚而天子一日萬幾尤當有
節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其末流之禍如此今
陛下露處外宮日湎於酒厮養雜作禁衛不嚴其
荒志廢業已足深戒更或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
臣所以大憂也伏望
陛下以天命爲可畏以

祖宗爲可法懲創往事克蘉嗜慾預防外患還蹕
深宮又必親享
太廟孝養　兩宮總攬乾綱緝熙　聖學使俄頃
轉移之間德業極其盛大豈不善哉臣越職言事
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奏宗社大計事　羅玘

臣少迂愚漫不諳事壯而登仕其愚如初今已老
矣自分與愚終焉而已矣思天下聰明才辯之士
何可勝數而或沉冥牖下或幽滯下僚或不霑一
命者在在有之顧臣之愚乃竊祿

先朝備員侍從又於
陛下登極改元之初自翰林侍讀超陞南京大常寺少卿僅踰二年起陞本寺卿又踰年轉南京吏部右侍郎臣又思前之任翰林者雖文華卓越十倍於臣而猶循資歷格有進寸退尺者有白首終身汩沒者臣獨何人六年之間驟進如此謂非
陛下天地曠蕩之恩可乎臣又思感恩之極人雖至愚苟有一得之見自畏一身之死懷而不為
明主吐之及至老疾病篤而恥竟以死是畏死而不免於死徒感恩而不知報其恩其果得為忠乎

又果得為知乎使死而有知也寧不悔於地下乎且臣之所謂一得之見非指四方盜賊殺人目前所謂急者也亦非隱微而潛伏也左右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尹言官所共知也閭閻小人外至荒服夷狄所共知也或畏死而不敢以言或以其職而不得以言或卑且遠而不獲以言或懷祿保位而不肯以言其或乘隙市奸媒非常之貴富而幸人之不言為己地者焉斯亦可為寒心也哉何也
陛下受
太祖　太宗　列聖之付託以天下六年有奇於茲矣而地久天長萬壽無疆固將自茲始也然亦必知
祖宗有所付託如
陛下乃無負　祖宗所託也不知
陛下今之將所付託者何在耶前日賊瑾之謀逆
榮王借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助
陛下爭留榮王張綵雖狡急於助逆彼知有天潢血屬之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之在肘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啟
聖衷卒殲滅之瑾滅之後可保決無瑾乎若綵則

令班行中未必無綵也何以名之凡以公呼瑾者起此輩保能不以事瑾者事之乎綵獨惡著而先發焉耳賴
列聖神靈俾瑾綵識膚慮淺其迹易見萬一有奸詐者出於其間不知何以殲之自古人主之孤立其危殆若是哉宋之司馬光妻寅亮其心忠於社稷而卒有賴其言豈不可用歟伏望
陛下奮堅宸斷為宗社之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以絕奸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呈祥舉
先正歸藩之義正元良主鬯之規斯萬世之長策

也亦愚臣垂死歸報萬分之一也臣言至此惟知
宗社不恤其他故不文不文故不諱不諱故傷觸
權奸傷多觸多故中傷陷致罪辟以至於死臣亦
甘心分內事也臣瞻望闕廷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爲此具本專差義男賫捧謹具奏 聞

奏爲定宗社大計以絶窺覦事 羅玘

臣於去年四月具本差義男羅 賫奉內閣向者
賊瑾謀逐榮王當時顧命大臣不能死助
陛下諍留榮王致使
陛下肘腋之間無一血屬之親足以召亂彰彰有

前驗也故舉宋司馬光婁寅亮之故事以瀆
天聽無備責諸臣蕩無廉耻阿附賊瑾之狀而又
發其後日乘時觀釁不忠之謀冀以感動宸衷即
賜施行以慰海宇臣民之望以消奸雄睥睨之心
然後螽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主鬯臣
雖謫死固其分也是後寂然不聞示諭臣料必是
後宮諸祥將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
年更無影響徒聞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數十城
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刼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
日射死將官近於楊村剖剥參將王杲夫楊村去

京城幾何而眼空如此臣謂 國本不定奸雄睥
睨今何如哉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陽邏地面傳來
流賊執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
爲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 命征勦之不
過遇之而已而輙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
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駙馬遇之必殺也是尚
知有 朝廷威令哉而 朝廷左右尚爲有人乎
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在賊必殺之中誓當不
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也亦痛夫
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已至此也然

尚斷然不信傳來之言忽於今月十二日申時延
接炳然之吏王廷昌回報云親歛炳然之屍面劈
一刀而去其鼻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即跌仆在
地口鼻流血昏暈沉冥如同氣絶臣知不久不以
妻子自隨止憑一二小童扶摩灌飲至曉畧蘇目
今便血如流肋骨已解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恐
賊窮生計魚游釜中火燃未沸且喘息須臾之命
百般搜索或至擄如盆子者一二人焉馳騖中原
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莫見逗
遛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一二大臣雖欲假竊

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
前恐未可也而
陛下尚欲與數十逝習爲講武之舉寧有暇哉臣
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望
陛下幹乾轉坤少垂厲覽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
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范鎮
韓琦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棄短取長
酌古準今截鋒斂鍔隨事據理假代
九廟之勅湏燕託　兩宮之奉侍體
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序而無即真尊候

桃殤之芳快覩前星之耀納衆庶於不識不知之
天槐奸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誅死猶生之年
亦甚樂也臣不勝憤激屏營之至爲此具本專差
義男羅秀賫捧謹具奏
勅旨

論時政疏

黄鞏

己卯春有旨南廵時寧藩叛逆上下以爲憂大臣
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以其事
出於邊將江彬誘惑彬方用寵擅權無敢及之者
鞏獨疏六事畧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
壞於邊將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
臣而不知有
陛下者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關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爲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惇頤有曰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
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游無
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
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
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而
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
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
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

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於　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

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之不正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爲公雖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游幸嘗聞大禹曰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游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特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萬騎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

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聖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欲歸無路變生在外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

群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
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
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者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
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宫府行宫示不復出發内帑
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

各還其家痤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
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易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
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皷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
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
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
慠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
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
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

卒内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
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
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
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摇
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游
屡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
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撿出
宜付 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郎
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宫中使視皇子以
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
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
惟
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顧同

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
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
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輦體極修巃幸得
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
然蓋萬死不悔也

李紹賢哀辭　　　　舒芬

崇德死予瘡甚伏蓐不能走哭哭於家慟侍者曰
子亦翁喘餘魂其母傷哉不知予於崇德死不能
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
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不能與

斂事微將虞中奔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始
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幸道東巡祀岱宗歷
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浙江浮湘漢登太和太嶽
且徧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懼變叵測將相大臣多
從諛之予鄉同年夏考功舊儀制館中汪子宿輩
約風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予乃率
館中同年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將致疏
亦入時百司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造
歸惡語朕時夏子中萬汝信過予甑脘恨沮義予
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觥之匹夫之志令其可

奪三子走夕遂於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
日吏部張衍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
禮部姜夔宿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
俱連疏入時又有大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癸丑
天威震怒以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
等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
百有七人跪五門外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
政司壅之也諸臣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
命余廷瓚等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午

門外五日梏拲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二人大理寺
周子庠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月俱下之獄亦梏拲
跪五日時役有金吾衛指揮張英以是爲變故明
效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
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
不敢待別色其尤顯者至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
以包袱在昏瞎中若以爲興流然奸無所容益諱
敵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槩言事者通政司送格
不受疏又有貢諛衆劾各屬爲妄言者而

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是日水溢内海子自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外前去衣打三十爲首者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巳卯是夕月食命黄鞏等六人午門前去衣打五十徐鏊遣遠充軍其餘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打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打四十降二級將杖死下者員外郎陸洨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玨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翊詹敬之與吾崇德蓋十有一人而瘡痍未起

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予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爲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除死而我獲生四也是役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善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戊寅春大喪朝夕哭來卒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狩宣府明日凡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非禮之禮微子莫能辨析可但已乎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然曰適奉尉時與群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果然人將服吾知人也予視我真知巳耶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呼予哭崇德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

用直　　何景明

夫國内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中於是内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

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間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敵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諂至讒諂之人者内順而外交能使視聴閉言語塞夫視聴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容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下上莫

之知而下莫之省者大臣懷首領之愛而群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先指鹿爲馬群臣無敢言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孫通乃跪對而出逃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於讒人故內以遂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遂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而宮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賚季桓子而孔子見逐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饋戎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

外有悅間之欲內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爲晉逐宮之奇魯爲齊逐孔子戎爲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知賢聖才智也悅於欲而惑於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剛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并容於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盖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一目錄

保治嘉靖

謝存問疏　王鏊
奏豫戒逸遊以謹君德事　湛若水
爲修省事　桂萼
論劾貪暴大臣疏　霍韜
遵祖訓以端政體疏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事　鄭慶雲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論驕恣武臣疏　謝玠
題添鎮守推將官疏　張瓚
題爲星變事　王廷相
乞留聖駕南巡疏　王廷相
天變自陳疏　王廷相
遵奉欽依條陳時政疏　汪鋐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一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保治嘉靖

謝存問疏　王鏊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於上下間隔所以爲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即祚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慮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廣厦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日陳於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聽政勤矣臣愚猶過慮堂陛太懸絕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總攬乾剛不治微細接引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心日

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上下周旋於一堂之上
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
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故敢輙效其愚
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
心之道也惟
陛下少留意焉
講學篇曰 國家經筵之設其廢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
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
焉傳之以爲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

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五日之間
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凡講章至
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孚其親且密
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
疑焉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
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
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於群臣曰學有緝熙於
光明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

明之示我顯德行者與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
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閒不
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
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澗
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
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
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
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

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
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
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
章溢葉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
出御製宸翰如飛群臣拱視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
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

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
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
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
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
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
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

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
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
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
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
聆 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
聖德日新文宗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
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
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

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
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
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
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
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
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
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
通政司引奏
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

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
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
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
之外為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
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
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
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
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
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
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

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内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内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内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内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

古然矣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門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獨缺焉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内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晩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决

上據所見决之有難决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虚

心而問之和顔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除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奏豫戒游逸以進君德事　湛若水

臣久以險艱退廢山澤恭遇

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

臣覩講官進講之時　聖容淵穆　聖聽專精臣愚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邇者以暑月暫輟講學

臣竊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儆則存故
靡於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不豫戒也孟軻曰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言人主不可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
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遠矣乃繫於一
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於未然者
易救之於既壞者難此臣所以日夜念此至切也
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

念也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游慢游則暴
虐暴虐則朋淫而殄世也夫殄世極矣其起於一
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首陳殷
三宗周文王之無逸而享年有永其後嗣王生則
逸逸欲愈甚而享年愈促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
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
非天攸若言不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
不惟勤恤是念則觀逸游田之事興觀逸游田之
事興則耽樂之心勝故下絶於民上逆乎天也夫
天民叛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

不寒心哉臣謂
陛下今雖未御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
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
聖明以深居靜思爲本以溫習尋求爲業以敬親
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務隨處操存體認
天理俾此心無異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
爲禁止簡德老成如大學士楊廷和等所起宿望
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及九卿大臣之
賢時賜召問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
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以責其旦夕承弼之益

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
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念之訓
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
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以經義勸聖學以德
業裨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
君也實愚臣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座隅爲天下
力行之臣不勝犬馬至念緣係豫戒游逸以謹君
德事理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嘉靖元年六月初
十日奉

聖旨這本所言豫戒遊逸召問大臣并擇內臣老
成忠厚的給侍左右朕已知道了
爲修省事　桂蕚
嘉靖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吏部等衙門太子太保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桂等具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災異迭見委因百姓不安所致卿等所言具
見體國恤民至意
仁壽宮及顯陵大工俱不可緩但不許浪費工力
大木果勾足用採木官即便取回招商運木會計
錢糧等項着工部還議停當來說陜西修築邊墻

係是要務待豐年着撫按官即奏舉行勿得廢置
不理王廷相且取回本部管事運河關係至重開
挑新河應否停止着戶工二部行總提督河道官
會同漕運都御史總兵等官并奏內各項事情作
急會議奏來定奪務要不悞將來歲運夷情兩廣
行王守仁雲貴四川行伍文定備倭行浙江鎮巡
各議處應施行者徑自施行事體重大者具奏區
處通鹽法免解瓶酒均寄養馬妝淨身也着該部
各備細議奏定奪矜恤高墻庶人蠲免帶徵錢糧
禁約巡捕誣枉平民都依擬行有犯官員只依律

處斷重守令尤係要務今後州縣正官有缺將見
在聽選舉人三年以上歲貢六年以上的從公揀
選文學可觀年力精壯的選用如政蹟卓異撫按
一體旌擢吏部不拘資格酌量陞用其餘俱罷欽
此欽遵擬合通行　計開
一邊墻運河臣等會議得近該大臣言官因運河
淺塞邊報緊急遣大臣提督改造與修皆爲國
遠謀甚盛舉也但當時議擬未及會計所費及
行之頗覺煩勞山東河南陜西之民有不堪命
合無先　勑兵部取回見差勘處行邊右侍郎

王廷相將應議事宜轉委該邊守巡等官勘計
奏請待年豐時暇次第行之
一順夷情臣等會議得近者廣西有田州之征川
貴有芒部之役老師費財生民已不勝苦今四
川又有播凱之事鎮巡累次勘處分撥分隸之
議實土人彼此情願雲南安銓之變由流官之
激鳳陽朝文之變由龍谷之爭而畢節各處亦
相繼以變告矣大畧雲貴川廣夷人互相觀望
朝廷舉動當否係數省之安危可不慎乎若因
其勢收其心而能中彼肯綮則地方自可不煩

兵而定者必欲力以勝之竊恐民困征求必將
展轉無聊或見今之惡未除而意外之虞又作
在唐田悅朱滔之役足爲明鑒仰惟
皇上視華夷一體之心惟法隆古之修德深懲
末世之窮兵不必專主一說在兩廣者委任新
建伯王守仁使之開誠心號召士民而親詢其
所願若用流官不必拘資格但務擇人而重委
任之若用土官或因功大小分爲數州或全付
一人仍府之舊俾期長久安寧夷夏兩便其在
四川播凱者催促鎮巡作速果斷衆說紛紜不

一當求人情之同然如見今兩廣之處在雲貴
則安銓鳳朝文罪惡已深決難輕貸然以夷攻
夷昔稱良法宜令尚書伍文定明白示諭有能
除安銓鳳朝文一起兇惡者以一府酬順者即
以一府畀之有能除一州之害而以一州來降
者即以一州授之有能除一村之害而以一村
來歸者即以一村與之小者授長官等號大者
授知州等職使世守其地各該提督等官但要
體　朝廷好生之德懇切布告使知　朝廷所
以不宥岑猛安銓鳳朝文者以其負孽暴虐賊

殺爾土人搶劫爾鄰封　朝廷爲天地夷夏之
主不得已而興師動衆止是爲土人雪讎然土
人近亦拒敵天兵者實畏彼兇威事非得已非
爾罪也首惡既誅之後必使爾等各得所安一
應事宜俱順爾夷人之心寸土尺帛　朝廷無
所利焉如此而天不助順夷不歸心無是理也
但恐爲將領者或意在貪功或有所畏忌心不
誠令不信則不足以感人心而安地方也
皇上稽古勤學以二帝三王爲法者也夫帝王
之道修德以來遠故舞干格苗萬世稱聖而窮

兵黷武王者弗取也又照浙江先年倭夷之變
由寧波人宋素卿與夷使構隙相殺所致今宋
素卿及經該地方官治罪有差但彼時指揮袁
璡等被夷人虜去彼國遺下夷人百餘名亦見
在紹興府各處羈住支費日繁民力不堪夷貨
若干見貯官庫近雖准行文彼國問罪處置并
行浙江鎮巡將夷貨違禁者解京其餘變賣及
造船送前項夷人還國至今未見下落況前項
夷貨未貢即有變故若即解京變賣恐於
國體未宜合無行令浙江鎮巡官作急造船將

見在夷貨照舊貯庫盡行開具數目公文付與
應還夷人仍與勿過海飯米等項令見在京琉
球夷人帶回本國仍查照原奏行文順賫國王
將前項惡逆之、盡行處置前項物貨何項入
貢係解京之數何項貿易係應還之數幷送回
指揮家謎令彼將前項緣由一一明白照數開
報文移以憑施行待有差來謝罪或進貢之人
方將夷貨入　貢者解京貿易者給還仍行該
衙門着令琉球夷使用心順帶幷行琉球國王
知會差人轉送毋令失所乃重　國體而信遠

夷之一道也

一均寄養馬以優畿甸臣等會議得順天保定河
間三府寄養馬足以備緩急近年以來地方災
傷民受養馬之累十分不堪蓋所屬州縣地多
者莫不托爲優免人戶以逃避也夫人不偏援
則戶不偏累況　國家優免之制止是雜差凡
寄養馬若地土糧差已免其半而不養馬可從
不征其稅乎此誠不通之論不平之政也查得
嘉靖五年以前此法尚未輕變至六年各縣逃
差奸民捏奏　命下該部知道卽用強不由官
司張主盡推養馬於無力不肯投托勢要之家
者而寄養之法大壞矣當時昌平知州固執不
從輒假他事凌辱知縣遂莫敢誰何而畿甸之
民騷然矣合無特
勅改正惟不堪充軍之馬准戶一揀賣以休息
之

一謹巡捕之職重賊官之法臣等會議得捕盜一
事
國家甚重設民職於各府州縣者所賴以聯屬
保甲以安輯地方設軍職於京城及在外各衛

所者所賴以追勦捕捉以防衛地方近民官多
羅織平民以獲盜計功軍職多妄報首級以殺
掠爲尚本以化盜從良者今反以敺良爲盜殊
乖
國家建官之意合無通行撫按衙門嚴加究治
領兵官必須約己率下申嚴紀律所過之處不
得秋毫有犯擒斬有名劇賊察詳明白方許報
功違者以故殺抵命其民職有縱容積年捕人
公行羅織以疑似執民不肯開豁者拿問革職
致死者以故殺罪之如原報賊情有冤枉者就

爲分豁如此則地方得以寧謐而不致激民爲
盜矣又照內外犯贓官員所以累經罷黜而不
畏者以所犯非枉法贓雖盈千百貫而罪止充
徒故也夫犯重罪枉法減輕贓僅滿貫即得充
軍其各司及府州縣官於所治之民或爲人誣
告人命或爲人誣牽爲盜明知其冤乃加異事
同情也顧罪比充徒人豈畏之哉合無定爲事
例凡各司府州縣官有犯前項强索無罪人財
物至値銀五十兩以上者發邊遠充軍如詹事
府少詹事霍韜之論則法行而貪官始畏矣

論劾貪暴大臣疏　葛鳴

切見武定侯郭勛貪暴專横莫之與京該巡撫都
御史孟春兩次題稱自泒夫銀故縱積年光棍出
京害人等情竊照五府典司兵政原無徑自泒銀
催徵解府舊規勛何人斯乃敢變亂
舊章擅自僉泒幷差防軍馮智等遠出外郡庤鎖
官吏逼要銀兩支用不明查得勛先曾差人越關
擅拿職官及至認罪又不輸情該院叅其專横乖
違要得罰治荷蒙
聖恩屢數違慢之罪開示自新之端勛先年　鎮守
兩廣所得財貨不貲後罷歸以車五十餘輛載至
崇文門厰衛緝知重賂得免此其貪暴之罪一嘗
緣後府掌印在京各衙門惟都察院許出榜文此
祖宗舊制勛擅自出榜禁約京城內外燒酒此其
專横之罪二假燒酒之禁遣邏卒四出捜索酒家
凡有疑似皆令逮捕見則梱一繩重決三十棍都
人畏其酷暴以銀賂之計都城酒家不止數千通
前得銀無筭此其貪暴之罪三團營軍士去年担
痡採打鼓石每軍科銀一兩今年指以修理營廳
每軍泒銀一錢其後到補役等項又罰修氷窨出

銀五錢兩年所取無慮數萬此其貪暴之罪四召
素知貿易者散以本銀按月取利知有短少自行
拷打監禁此其貪暴之罪五自掌府事以來交結
近侍大肆貪饕此其專横之罪六况拜蕭敬爲假
父四維瘐死以威力濟奸雄一軍聲怨伏望特
勑兵部將勛先行革去見任再　勑法司按其罪
狀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遵祖訓以端政體疏

臣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

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决政衆論稱善
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
者也須縁
先朝内外奸人交通盤據蒙蔽正聰竊弄威柄朝
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章奏或遷延沉匿不與
聞達或捏改　旨意肆爲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
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甚至假以
朝廷震怒動遭譴謫鉗制人口不復敢言是以下
情不能上通真贋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
壞

祖宗法莫大於此重以奇衺淫巧蠱惑使
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　經
筵輟講積有歲年決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絕
形迹疎遠由是威福大權盡歸奸人之手内閣莫
獲參預六科從事論駁御史無從糾察該部不敢
執奏紀綱大壞奸黨横行與爲遮防毒流海内上
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
壅蔽之禍茲亦極矣如先年劉瑾捏寫旨意既以
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本四十餘件
江彬沮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

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尚賴　皇天
眷祐　宗廟有靈　社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茲
者伏遇
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　親藩光陟
帝位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今
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且國家安危之
幾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
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　明詔痛革
先朝敝政洞察小人奸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
爲我

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　詔令
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美茂以加矣但臣以爲本
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
陛下奉　天法　祖總攬權綱明目達聰大開言
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　御文華殿
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冥神注思逐一
俯賜　親覽不時召入内閣大臣以備　顧問從
容講論斟酌裁决凡事情重大論議矛盾者則
勑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自内批如
先朝之爲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

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內閣機密重
地
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　旨進奏宜必各有
職掌　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奸倖似若
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
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尚若闊疏進擬之權
容有侵越而小人乘勢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
之司禮監職掌著之
祖訓內閣創置列於　大明會典臣愚欲乞
陛下仰遵

聖祖大訓載稽我　太宗文皇帝故事　勅令內
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
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
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每五日一次類進揭
帖與六科　旨意題本對同雖
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出內閣議而後行事
有可否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　勅
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輪番赴左順門會同司
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其數日送吏科附簿以
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雖蔽矯詐沉

匿之奸舉無所容　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
矣臣忝官諫諍遭際
聖明一念朴忠粗先有見於此伏望
陛下修舉
祖宗久大之業釐正
累朝因襲之弊先後令典求示弘規追究前日壅
蔽章奏朋比欺罔一應奸邪之人明降　勅旨處
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
祖立政之第一義也伏惟
聖明留神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緣

係遵
祖訓以端政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事編輯　鄭慶雲
臣惟人君以求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
陛下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
之者常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
陛下無轉圜之美臣等近因　聖體違和且務學
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塵睿覽自謂於　聖學
聖躬少有補裨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愚昧不知所謂大所

謂該衙門者如今之六部三法司百職事之屬也至於臣等所言乃
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該衙門何與焉使其言之不可用亦當明示譴責爲失言者之戒竊思今日如此批答非
陛下之過也司章奏者之過也或隱匿不以上聞或票擬不由内閣家厰攬權爲國大蠹其賊浮於亂臣賊子蓋豪厰者必至於攬權
武宗十五六年之間其弊正在於此
陛下所親見者也奈何今日忽蹈襲之耶臣等職

諫南服騰章於數千里之外待報於一二月之間所以望
陛下者如日月焉如恐其或虧也今臣等言焉
陛下復不以爲然而棄之則臣等之心益孤矣伏望自今以後勤萬幾而不間俯群言而不遺切於身心利在國家者務行之必力則君身正而萬事理矣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務實勝以荅天戒疏 南兵主事 劉世龍

臣伏覩六月二十九日
明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
宗廟尤重朕聞太廟不勝驚惕兹
五祖神靈必須奉慰其祭告乃修省之儀禮部便開具來看此誠上天示戒務要應之以實勿事虛文繼覩七月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災之由端在
朕一人 欽此臣三復天言不勝感激乃作而嘆曰
明明天子負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幸而躬逢其盛哉臣聞天眷有德受不虛生仰惟

陛下仁政孟與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所從來實惟中外大小臣工職守無狀以致上干天和災及
祖廟
陛下乃輙引咎自歸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此一念天監在兹昔周成王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公出罪己之言星爲退舍矧
陛下修省之誠務欲見諸行事之實臣見天心上格和氣日臻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本不

當言久有所懷不能自已玆重有感於
陛下畏天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
謹以時務之重且大者列爲三事仰瀆
聖聽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不勝
幸甚
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風
俗之不正而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之也
人心之壞非有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使之也
夫患得患失之心勝則寡廉鮮恥之徒多寡廉
鮮恥既繁有徒而正色直氣日以消滅則平居

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難之所恃以伏節死義
者焉攸賴哉今天下之風俗人心臣不知其成
何氣象也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
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如脂如韋
爲鬼爲蜮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或片言不相協
而禍患已逮於身家或一笑未及終而戈戟已
礪於胸臆是以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沈
之輩則惟以安分守已爲高而常恐獲戾於人
獨立卓行之士則徒抱憤世嫉邪之歎而安能
干援天下以致人心益薄風俗益偷究其末流

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臣以爲轉移變化之
機非
陛下以身先之雖復家置一喙市列千金則積
久之敝安能一旦而丕變耶伏望
陛下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握其要以風動四方
端其本以統馭萬事勿以詭隨阿護者爲賢能
勿以正直鯁介者爲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喜
勿以私惡而有所怒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讒巳
以來忠讜之益仍
勅大小臣工各相戒勉務協和以共圖成功毋

朋比以私植黨與事關
九重則明白開陳利及萬民則懇切敷奏可者
獻之否者替之不以事之小而互相隱蔽不以
勢已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勿以此而要於
下壞於已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方聞風
莫不感動人心一移風俗自美如此而天心不
應者有是理乎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
萬一也
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上

下之情之不通也人君之德莫貴於使人得盡
其言之爲美夫上下之情不通則貴賤之形迹
日隔而壅蔽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則人君之
耳目日廣而欺隱之蔽絶夫壅蔽深則寸步之
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不可得也欺隱絶則
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莫之逃
也古先哲王深知其然是以堯設敢諫之鼓舜
有誹謗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愼之
鞀謙虛自將延訪多術猶惧夫天下之情或有
未通天下之言或有未盡此所以上下交孚幽

隱畢達而大業昭於四方榮名垂於萬世者職
此故也仰惟
陛下天縱聖神德超今古其於天下之人如天
地之無不覆載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情如日
月之無不照臨而何所遁而臣猶復喋喋云者
直知
陛下爲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
虞之治而後已也臣觀
陛下臨御以來犯顔敢諫之臣比之
先朝尤爲獨盛其故何哉良以
眞主難逢明時難再故凡苟有志於用世者咸
思乘時自奮以仰酬　德意之萬一其幸而得
言者亦必反復審度而始敢冒犯乎
天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
時而其中心所發則忠愛憂思惟欲求盡乎臣
節較諸循循默默徒取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
而今放逐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嘗事體自習
是
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遂追堯舜湯武之盛軌

哉臣以爲非獨堯舜湯武爲足尚也三代而下
如漢高祖晉武帝雖皆有爲之主要之亦未聞
乎王道者然周昌則以高祖爲桀紂劉毅則以
武帝爲桓靈當時二君非惟不少加怒抑且笑
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爲美談而二臣狂直之過
亦自難掩則言之當否其得失固在臣耳而君
於德何損焉伏望
陛下念成才之難攄有容之度凡諸臣之一切
以言而獲罪者宥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
原其事情以次録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

官司存恤其家仍令自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所見許令自陳養其敢言之氣以無負其報主之心將見天下之耳目所聞見益足以裨益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脉相貫通益足以培植

宗社之根本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并隆而漢晉二君不足道矣如此而人有不孚和氣有不應者哉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三曰愼擧動以存大體臣惟帝王爲天下之宗師

而擧動尤人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爲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泯此其所關係豈小者而可以弗愼哉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動與天合惟大纖悉何事不周而臣猶復惓惓不能自已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之君而惟欲快覩雍熙泰和之治也臣聞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爲中外臣僚之表率動威實 國家休咎之相關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少貸者猶當曲爲之處

而不可以輕廢棄也臣惟

陛下之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託故委之以重任而不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焉而去之又忽然而召之又或因事而械繫之笞楚之則何以爲臣人者勸哉夫臣之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命而莫之違也而上之所以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全其礼耶臣愚竊

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託詞省令

自劾以禮而退如見素行無缺委任既隆乃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顚倒之

陛下固已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瞻恐非以禮御人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廷齡家憑寵爲非勢所必至罪至難赦法自不容此在廟堂自有定論臣何敢贅側聞長老之言

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至釀成近日之事殆未可知矧彼豪貴之徒焉知盛滿之戒自貽伊戚今彼雖尤區區逆竪亦何足惜獨念

考廟在天之靈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庇其骨肉之愛
於情忍乎
陛下孝養 兩宮心如日月海內臣民孰不稱
頌恐於此際殆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須見逼
報創造 神御閣 啓祥宮特令二三大臣督
理其事此固
陛下 尊祖 愛親事亡如存之義臣則以爲
南京
太廟之災方在目前

陛下修省之誠正達 天表 五廟之靈倀倀
爲何所於依安慰之儀豈足爲人皆有待抑其
煨燼之墟未知應否重建如不可已則今日工
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者乎矧興作頻年四
方彫敝災傷疊故到處相聞此又民勤於食特
詘舉贏之候似宜斟量輕重而爲之以漸殆未
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世幾應酬之際凡有
關於 聖德有裨於 聖治有係於 聖躬者
尤望澄心定慮熟思審處謀之於始以圖其終
慎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德盛

而業日昌隆人事修於下天心格於上和氣駢
臻災疑消弭億萬載隆長之慶端在是此皆狂
妄之談不識忌諱之甚不知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此亦可以少備採擇之
萬一乎否也奉
聖旨劉世龍這廝譏訕君上結庇逆惡悖慢肆
行好生無理錦衣衛便差委的當官校賫駕帖
去即拏械來京說不許輕縱
論勳戚武臣疏 南廣東京御史 謝瑜
臣近得邸報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爲

陳愚見遵
祖制答
聖明通選法用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苦添鎮
守以清政治以固萬安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衙門便看議了來說欽此臣
等覽誦大駭
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祗肅靖恭罔敢踰
越而勛乃妄言濟亂肆無忌憚如此據勛之言則
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守令盡皆不才天
下政務盡出勛之指畫乃理也謂 聖明之世盡

無一人可用盡無一事得宜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論各項事宜類多影響恍惚妄意億逆未嘗實見有何利弊其添設鎮守乃其主意之所在也必是久閑內臣覔賄鑽求勛乃利其不貲之入并其日後肆出剝民以供奉於己爲之試探
陛下却乃謗讟諸臣以鉗衆口耳臣等不敢縷舉以塵
天聽請以一半與勛辨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汙害民蓋因 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斂跡此

正 先朝奸邪之人所以蠱惑君心蠹害 朝政之言而勛乃敢以陳於 陛下之前乎果如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年間內臣斂手莫如 陛下臨御以來是勛以正德年間爲太平極治而方今爲積弊之時也十數年太壞極弊 陛下一洗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較自明而勛之倡誠顛倒若此意豈無所爲乎如使勛之言果行則 陛下累年惠養安堵之民一旦困苦愁嘆當復如正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爲然自古有之 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

王傳之萬世而邇祚綿永書之史冊而宇宙增光勛乃謂嘉靖年來不知何人奏請 皇上因事取回豈奏者爲妄奏而
陛下爲過聽耶
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爲偏私不公之甚其恣肆不臣何如哉
陛下爲萬國臣民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
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餘之屬特以備門庭掃除之役耳 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宦官之親而大臣群臣皆疎耶宦官鎮守利於宦官者勛

欲用之朴道巡視不利於宦官者勛欲去之是欲
陛下盡疑天下之臣而獨倚宦官爲腹心耳目勛何切切於宦官耶前代有以宦官爲心腹耳目者
陛下視之爲何如主而勛用以此舉陛下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勛之此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弄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武并用之時又非虛心爲國忠
陛下之言也勛亦武官獨被厚寵位極太師班列三公之上此武官之極也正宜持滿戒盈兢虛自保以求無負 殊遇斯爲盡道乃欲以一身攬九

卿之權以數言鉗百僚之口內結宦寺外悅群小
總握軍機忌人干預何爲者哉使其真有感 恩
圖報之誠經國濟時之畧方今邊塵屢警當決策
以折衝天討方行當身先以勇往乃其職分之宜
補報之地胡爲因循退縮曾無一籌可展而招權
出位爲此誣妄之說乎知人如
陛下聽言如
陛下照臨如日月權折如雷霆不昵近習不悅倖
倖如
陛下而勛敢肆無忌憚瀆亂

聖聰如此萬一得行又將無所不至矣天下之人
一聞勛奏莫不驚怪憤嫉願挫無地臣等待罪言
責敢鉗結以自固乎其他怙寵作威輕賢網利又
不可盡舉者伏惟
聖明俯察則勛之忠邪自見早賜區處天下幸甚
臣等萬死萬死不勝激切殞越之至謹具奏
聞等因奉
聖旨這鎮守內官無益於治　朝廷自有處置這
本所言專指事攻毀勳臣本當參究其情且不究
治該衙門知道

題添鎮守推將官疏　　張瓚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師兼太
子太師武定侯郭勛題臣每蒙
皇上召見與二三輔臣言論政務
皇上論及邦本政令無不及時品第人才智識深
知真切臣復何言但各衙門政令有失漫無照察
稽考臣既得知不得無言以報
皇上知遇之恩以救時弊之失以安宗社之計謹
將愚見條陳伏望
皇上聖明　勑下各該衙門通行會議果能有益

於天下國家來而行之庶有少補於萬分之一也
臣民幸甚臣亦不勝幸甚開坐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便看議了來說欽此
欽遵抄出送司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稱看得太
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　開陳事宜內除開取
礦課以濟國用等事本部另行查覆外所據奏添
鎮守分守內臣係隸兵部掌行煩爲逕自查覆等
因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
郭　題稱陳愚見遵　祖訓答　聖明通選法用
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清政治求

圖奠安一節除通選法等事係隷吏部等衙門徑
行查議外所據添設鎮守推陞將官二事係本部
掌行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伏乞
聖裁緣係陳愚見遵　祖制答　聖明云云及奉
欽依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便看議了來說事理
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一兵部推陞將官原爲保障地方　國之藩籬事
之最要者比年推陞一級必責其熟於地利深
知兵法量才擢用近年陞轉不論人之可否地
方遠近輙行那改以致邊方腹裏參錯其人往

往失事不寧將坐營推陞副參游擊都司守備
等官似亦有序推用如文將副參游擊都司守
備等官推陞坐營事體顛倒若斯多矣如在營
號頭把總只可推去參將守備或分守地方係
軍旅衙門亦可知其軍旅矣如衛所指揮推陞
各都司軍政掌印僉書亦是案牘所關亦可爲
之舊案可循不致無稽之政且如即今將官比
之文官不同如舉人進士三年二百餘人況將
官一方一鎮三四十年作養不出二三人來因
有小過小失若被參劾革退又有被人連累者

及至用人則推之不出將見在者東那西補皆
爲曲就爲今之計安不忘危乞　勑兵部將見
在各邊將官行令各處撫按官遵照
祖宗憲綱以禮相待不得推求細故輙擅凌虐
以挫銳氣及用彼戴盔甲遠接撫按此皆擅作
威福之大弊也文將軍馬號令俱各侵奪掌管
臨敵則責令將官出兵卻又不似平日之強悍
臣切思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立極以來深知文職輕舉妄
動降印用武職掛印不許文官干預軍機重任

只許專理錢糧詞訟蓋有深意存焉但少有不
遂又妄加參劾文官權衡太重致使武職垂首
喪氣久矣將來誰復振作威武以安不虞伏望
皇上深戒文職衙門體
皇明祖訓文武并用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之意
再察文官參奏武官所犯事情及失事輕重便
見其虛實矣臣先曾具奏爲事支單閑住致仕
大小將官未見舉用再乞　勑下兵部行取來
京會同府部驗看年力精壯尚堪策勵者註名
在部或留京團營寄操侍有相應員缺推用如

年老不能赴京者聽其自便古人云一世之才
自足一世之用不資來世矣可不惜哉
前件查得先該公薦舉以備任用事該太師兼
太子太師武定侯郭　題稱文武大小官員充
軍爲民冠帶閑住及致仕去任者乞　勅下部
九卿科道等官及南京各衙門并各處撫按各
舉所知備開來歷不拘名數奏　聞簡用該本
部擬議通行查照薦舉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爲前事該兵科等衙門都給事
中等官王輿等會保原任總兵官劉文等南京

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霍等各保閑住都指揮
韓平等俱該本部題奉　欽依起用及陸續推
用去後今該前因照得本部推舉將領必先儘
本處官員次方取於鄰境蓋以其熟知地利至
於邊方腹裏用各不同尤不敢參錯若夫副參
游擊都司等官推陞坐營坐司或將坐營坐司
等官推陞副參游擊都司亦內外遍融相沿舊
規在營號頭把總推陞守備各衛指揮推陞都
司掌印僉書亦因材授任法所宜然與本部所
奏大畧相同其稱各邊撫按官與各將官要以
禮相待不得輒擅凌虐及將兵馬號令侵奪掌
管并妄加參劾一節深爲有見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邊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
轉行各巡按御史凡與各該總兵參將游守及
各都司軍政等官相見各要遵
憲綱以禮相待不許將各將官輒加凌虐并各
要修舉本等職業不許將軍機事情侵奪掌管
各該將官遇有失事或爲事等項指實論奏不
許妄加參劾務在文武協和保障地方若有乖
違者本部查訪得出參奏治罪再照本部原奏

爲事充軍閑住致仕將官雖經本部題奉
欽依通行保舉推用但奏保者十無二三況將
材難得求之貴廣合無通行各處總督及巡撫
都御史會同各該巡按御史查訪所屬大小將
官不拘閑住充軍致仕等項果有謀勇出衆累
立戰功爲衆所知堪任將領者開具實跡疏名
具奏起送來京以憑上請定奪
一開取礦課以濟國用臣先因大工缺少工價銀
兩具題已該戶部覆題通行各該有礦地方行
查開取去後止據薊州并山東沂州等處解到

礦銀不上二萬餘兩已後各該地方官吏不知
有何覬望不肯承當開收不見解報及今節該
有礦地方山場所産銀課情願自備工食人匠
開取有四六分者有平分者具奏在部不見會
議皆是各官狐疑猶豫之心深且長而攄忠報
國之心慢且薄只知開納監生農民貴官鬻爵
以爲巳便口說公言心生荆棘又被鼓惑以此
事無定議十分難行况各地方文官弄法武官
被人鈐制不得似文武并用之時久矣臣復思
天下各處鎮守分守内臣原係我

成祖文皇帝命去鎮守十府以防不虞後至歷
代以來踵踵相因至於嘉靖年來不知是何人
奏請
皇上節次因事取回不用
皇上再察所奏之人公乎私乎便見偏私不公
之甚也以致天下官吏貪汙虐害下人不得聊
生蓋因
皇上無心腹耳目之人在於天下也且内官壞
事難保必無内中奉公守法者亦豈無之只是
比照文武衙門大小官員事例要本衙門掌印

官公同推選平昔行止端莊者焉熟閑年力精
壯知文識字者列名上請
皇上親閱其能任而用之
皇上再加嚴禁　明旨以誡守官之箴有罪亦
同文武官之治罰如此誰無學好向上存心守
法哉切緣開礦舊例原是鎮守内官兼管取用
就將開礦之事付之則事體歸一若地方文武
官員推奸避事或面是背非作偽生事左道害
人者亦許鎮守内臣指實劾奏如此地方有保
安之計奸貪有斂跡之容矣

前件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書
内一欵近年差出取佛買辦織造等項及腹裏
地方并各邊各關但係正德年間新添分守守
備内臣詔書到日即便回京欽此又査得舊應
詔陳言以臣時政事該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汪
淵奏稱近年以來軍民財竭貧窮入骨流移爲
盜皆因各處内臣鎮守等官徵求科派進　貢
鎮官縛吏誰敢抗違小民含冤賣男鬻女誠可
痛心近日奸邪納賄定一鎮守量地價值有某
一缺用銀一十餘萬掷貸權門一倍償兩倍之

息官方到任償主隨之若非酷取小民何以酬
前數之債一方之民坐取數十餘萬上下侵漁
指一科十計其所費過於納稅小民當血安得
不竭盜賊安得不起乞要多官會議凡各處鎮
守等官查非額設悉皆除革等因該本部議擬
題奉
聖旨不必會議各處鎮守內臣不分新舊但有
不合公議的司禮監從公推舉歷慎老成之人
更代今後着他每務要奉公守法安靜行事不
許生事害人貽患地方欽此又爲應 詔陳言

廣 聖諭以答天戒事該四川道監察御史毛
鳳韶題該本部議得各處鎮守監鎗提督分守
等項太監等官原非洪武年間舊制永樂以後
增置日多
皇上累頒明旨訓飭群工節用恤民前項內臣
如浙江福建既有鎮守又有提督市舶浙江又
有織造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既有鎮守又
有監鎗俱二三人同處一城似爲冗濫相應歸
併一員帶管內將一員裁省河南江西山東既
係腹裡地方各該鎮守又係添設不久相應裁

革俱取回別用其薊州地方分守內臣一員守
備內臣十員宣府地方分守內臣三員守備內
臣六員大同地方分守內臣二員守備內臣三
員總計三鎮東西相去不及二千里共該內臣
二十五員每員占用軍人少者數十餘名或四
五百名俱不操練防邊合行撫按酌處歸併題
奉
聖旨是准議行又爲應 詔陳言廣 聖諭以
答天戒事該四川道監察御史毛鳳韶題要將
江西雲南二省鎮守內臣裁革該本部議得省

官節用正係我
皇上聖政之先務兩京內外文武冗員俱已陸
續裁減革罷前項內臣似宜減革等因題奉
聖旨准俱革取回欽此又爲乞廣 天恩取回
內臣以甦窮邊困苦事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郭弘化題稱貴州地方委係被邊軍民貧苦乞
要將太監楊金革回等因該本部議擬裁革題
奉
聖旨是欽此又爲裁黜冗惡內臣以清 聖治
以快人心事該兵科都給事中張潤身等題稱

訪得鎮守浙江太監鄧文鎮守兩廣太監張賜
湖廣太監潘真福建少監師莫貪縱害事均爲
不職宜速賜罷黜求不差補等因該本部議題
題奏
聖旨是都准裁革取回欽此又爲乞　恩憐處
殘壞邊方停差鎮守内臣以求圖安撫事該廣
東道監察御史廖自顯題稱建昌營鎮守内臣
無事則坐享太平欽然軍上有事則高臥不出
家將貪功兵川失律乞要查照雲南等處事例
停止該本部擬合裁革題奏

聖旨是欽此又爲災荒頻仍軍民困極乞　賜
裁革鎮守以圖久安重地事該陝西撫按等官
都御史劉天和等題稱陝西鎮守内臣貪饕殘
酷剝民脂膏椎骨及髓俾全陝八郡三十餘衛
所之間元氣爲之喪盡及稱前項地方外而三
邊既有鎮守而各鎮又有總制以控制之腹裏
之間又有提督都御史以撫治之若鎮守内臣
不過端居省城坐享供饋而已實與河南山東
江西浙江諸内地無異要將鎮守陝西内臣取
回裁革不必冊設明著爲令該本部議得内臣
出守委非
祖宗舊章
聖明中興以來多從裁革誠於地方有益軍民
稱快今陝西地方節年災傷即今尤甚比與他
省鎮守内臣尤宜裁革等因題奏
聖旨是鎮守陝西員缺依擬裁革求不差補欽
此又爲貪黷鎮守官員公行鬻販屬官科歛奉
承乞　恩治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四川監察
御史熊爵等題稱四川鎮守太監蕭通官尊法
重氣焰赫人受其害者只得隱忍屈辱乞要比

照江西河南貴州事體將蕭通取回前缺不必
差補該本部議擬照例革回求不差補題奏
聖旨是蕭通准革回欽此又爲比例裁革鎮守
内官以安地方事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兵部右侍郎林富題稱廣西地方土瘠民貧供
應浩繁公私匱竭要將鎮守内臣裁革該本部
議擬照例裁革題奏
聖旨是欽此又爲乞罷鎮守内臣以安地方事
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御史萬
鏜題稱山西地方地瘠民貧鎮守太監害民尤

甚乞要照例裁革著任典管求爲遵守該本部
議擬裁革題奏
聖旨欽此又爲乞革鎮守内臣以恤貧軍裕邊
陲以光
聖治事該巡按直隷監察御史李朝綱題稱大
同地方地土瘠薄軍民貧困而鎮守之設非惟
無益於地方抑且有害於軍士要將太監張紳
取回前缺永不推補該本部議擬裁革題奏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除開
取礦課係隷戸部守行從自査議外爲照各處

鎮守内臣原非
太祖舊制永樂年間始差内臣鎮守後因而添
設漸多又有分守守備等項名色至正德年間
其弊已極有如前項各官所論列者我
皇上聖德中興首下明詔將各處内臣裁革後
節因撫按等官具奏又多取回員缺永不差補
天下臣民無不稱頌
聖明今本部具奏前因臣等查有節奏前項
明旨不敢輕議嘉靖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太子
太保本部尚書張　等具題奉

聖旨各處鎮守内官原不係
太祖定制今且着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
西浙江大同用每一人着内侍監選去不許作
威生事刻害百姓但只着本等行事也與他勑
其餘准議

題爲星變事　　　　王廷相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
切見本年四月二十三等日夜有彗星見於雲中
約長三尺光指東南在柳星二宿之次旬日以來
明晦無常尚未銷滅臣等仰惟

皇上尊　天法　祖勤政安民休德至治上帝歆
監自無致變之理也考之傳曰彗者除舊布新之
象晏子曰天之有彗也所以除穢也變不虛生由
人所召今者星見之變實皆臣等大小臣工不職
所致然上天垂戒無非仁愛人君之意伏望
皇上仰承
天意益加祇慎擇日躬禱於　玄極寶殿　勑下
該衙門大小臣工省已洗心自本月初八日爲始
如故事青衣角帶三日仍通行兩京九卿堂上官
各令自陳臣等禮官奉職無狀感召災變實爲諸

司之首謹陛伏冀恩以俟天威重加譴謫臣等無任恐懼隕越之至等因嘉靖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嚴　等具題

十二日奉

聖旨上天垂此異象非一次若在朕躬的過自省察之內外大小官員人人皆有代理之責宜各思過圖改不必青衣角帶外飾虛畏須實奉行用特朕上承天眷奏待今多寡少日安得精專兩京九卿堂上官都待考察一併出分各處鎮守內官都著取回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除

外所據取回各處鎮守內官係隸兵部合就移咨貴部煩爲查照欽遵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通行查取爲此除外合就前去煩爲轉行各處巡按御史查照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

一咨各處巡撫都御史　除外合咨前去煩照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行令鎮守太監欽遵查照回京施行　計開　浙江　福建　湖廣　江西　兩廣　雲南　貴州　四川　遼東　大同　宣府　延綏　甘肅　寧夏

一具揭帖差主事楊子臣賚赴內府司禮監煩請查照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乞留聖駕南巡疏　王廷相

奏爲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事仰惟

皇上諭禮部欽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旬日之內合行事宜靡不整辦齊備成行有期臣竊觀

皇上南行之計決矣必矣無復疑矣但臣日來稍有私憂過計之慮欲聞之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敢輙瀆

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否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況人臣有心膂股肱之託與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伏惟宥其斧鉞之誅少加聽納幸甚幸甚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役征特甚人相啖食流民載路盜賊蝟興恐有犯蹕乎之虞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諭南巡近邊虜

酋如花當部落聞風爲退深入腹裏如往年搶至
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扈
衛官軍旗校及内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數萬其
糧料草束車輛馬疋各各供應所費不貲郡縣倉
庫在在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措處若此
三者皆衆人之慮患之在外者若處置得宜猶可
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勝常加靜養善攝猶將小有不快今
也遠涉長途日日登歷縱安輿輭輦未免勞頓而
況衝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襲之五内受一萬一

倘致
聖體違和 聖心不暢雖其任之登頓於山原不
如深宮大廷雍容之爲安觸冒乎風飈不如逸神
靜志逍遙之爲樂
皇上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常日每於朝參
之時獲覩天顔濶粹藹氣滿容便與一二大臣言
之不覺喜動於心時而聞有不快即爲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長途就勞昏暮而動臣安得不爲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含痛於心不得不以愚悃
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事其所關係

至緊至要至大至重何以言之居中可以制外事
勢機權盡由之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
由諸人也況勞人動衆之餘加之以苦急無聊之
故變生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
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足爲後世
殷監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
言之是無深遠先幾之見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
草視爲泛常容易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祀險履危
徼倖於萬一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靈監往事少爲加察焉且

皇上必欲躬詣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
先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漢
宣帝曾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皇其父宋理宗
能皇父矣而不能稱帝以宗之漢哀帝能稱皇而
廟祀矣而不能宗祀以配天今
皇上之於
睿皇廟祀矣薦謚矣稱宗矣配天矣而因心之愛
無所不極自臨御以來建皇極贊天地康四海服
諸夷而繼述之業日爲之隆雖大舜之克孝武王

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者伏望
皇上自信之重之況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
必躬自勞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於士庶人
之愛敬乎伏望
皇上自信之重之今日之事
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宸斷臣
請當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事親信內臣二人與臣同
事再　勑內官監選擇各色該用人匠數十人聽
臣等指使或送或遷兩月之內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事
卻將戶部所供糧草賞賜各項銀兩留爲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可以濟修陵之費大事易得以
襄而亦無意外之虞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
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爲此具本親齎謹
奏以　聞伏候
勑旨

天變自陳疏　王廷相

臣仰惟
皇上欽承天道寅畏　神祇凡百敬事和民無所
不用其極宜乎天心格而和氣龔矣邇者
奉先寶殿乃有震雷之變都城鼓樓復有龍火之
災若天人不順應矣臣俛而思之
皇上憲天之政如此其至望治之心如此其切今
日之災變夫豈
皇上致之意者中外臣工不能仰體　聖心奉職
無狀之所致爾臣謹以今日中外士風臣節頹壞
之狀爲
皇上陳之以見臣竊位不職宜先罷黜之由伏惟
聖明察焉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天
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朝野之風
大不類此廉靖之節僅見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
事之權便爲營利之計賄賂大開私門貨積但過
關節罔不如意濕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
豈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在
先朝豈無賄者餽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
稱數千或及數萬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藏其
跡猶恐人知矣今也納賄受賂公行無忌豈非士

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
觀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
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
圖矣大小效尤内外征利由今之道不變其俗則
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削民窮盜起而
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害乎且古之士大夫
難進而易退寧自守以俟時無寧違道速化以失
已寧遁世不見知而不悔無寧熱中阿附毀道以
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養而然亦由
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世濟務小亦可以

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焉豈不有益於國臣觀今
日士大夫之風殊與此異恬退者衆誚其拙奔競
者咸嘉其能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志或以
諂諛舐或以賄賂求或以奉承得甚至一官有缺
各趋權勢之門講論年資體例應得之故先講既
定則後講者或不能得以是無不爭先趋走搶而
論之往來頻數闒者厭煩矣既講而不得則又喧
嚷騰謗雖吏部亦難於處措故京師有講搶嚷之
嘲斯人也自以爲得計而不知有識者之見笑於
側矣夫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

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
朝宁之上無君子矣朝無君子則法揆何由而肅
紀綱何由而振奸宄何由而除是奔競之風職世
道不祥之幾也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仰惟
皇上聰明神聖允邁堯舜道源政本澄清宜朗品
臣下貪穢奔競之風至於如此豈不大可怪乎臣
惟都御史職任糾察百僚振肅風紀今兹二者官
邪風壞莫此爲甚既不能正身格物使風清弊絶
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悠悠坐視日惟睨
嘆致使内外奸貪公行無忌糾察何任振肅何在

由是言之臣之不職在廷之臣莫有踰者雖蒙
皇上天德包容不即誅罰而臣尸祿曠職罪安所
逃且夫一婦含冤三年不雨賤臣下獄六月飛霜
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著況賄賂交通匪人任職中
閒有情乖變賢否顛冥害及地方軍民含冤者豈
止匹夫匹婦而已哉由是觀之上干和氣以招天
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矣伏望
皇上將臣罷歸田里以懲不職別選才賢以端憲
揆實政可以責成懋功可以建立庶修省以實而
災變亦可弭矣奏奉

聖旨卿職司風紀自後宜糾正百僚以弭天變不
准辭吏部知道
遵奉欽依條陳時政疏　　汪鋐
禮部因彗星為殃題乞通行九卿衙門幷六科十
三道各條列時政得失以聞節該欽奉
聖旨依擬務要思忠論實不許挾持泛引假公報
私欽此欽遵竊念臣一介庸材無所知識曷能思
忠論實以當
聖意然待罪班行安敢不披瀝肝膽竭盡一得之
愚伏覩皐陶之告大禹有曰在知人在安民此二

言者實為治之大綱自古及今未有舍此而可以
致治者是故自知人言之其目有四自安民言之
其目亦有四重久任公選法杜僥倖尚廉介此四
者知人之事也興水利恤刑獄廣儲蓄嚴守禦此
四者安民之事也何謂重久任蓋官不久任則無
固志無固志則無實心無實心則施之政事皆因
仍苟且之為簿書期會之間而已耳今之言治者
皆曰守令當久任然豈惟守令天下之官雖不同
其不可以聲音笑貌為則無不同也孰有不當久
任者哉況法必公而後可行偏則不可行矣臣見

近日中外庶官之遷轉比弘治以前其速常倍之
昔以六年遷者今三年昔以八年遷者今四年久
任之廢甚矣如是而欲職業脩胡可得也然官缺
則當補有缺無補則如之何而可哉此在掌銓衡
者有消息調停之術視其輕重緩急之宜而處之
當其可耳如家之用財務為樽節之法如此積以
數年則久任之法自然可復而百司庶府靡不得
人矣臣謂重久任者此也何謂公選法士之初授
官惟憑吏部一考耳其才之優劣官之崇卑任之
煩簡地之遠近悉於是取決焉夫既不能知其平

日之實行而徒取信於一日之間數百字之文詞
則已未可盡得其人矣況復苟且粗畧甄別失精
挾私狥情顛倒錯亂則所以誤天下之人壞天下
之事者又何可言哉臣願
皇上勅下該部今後考選務如塲屋糊名編號先
於考功等司取其善校閱郎中等官四五員分與
先看各定為九等不拘名數無上等則缺上等無
中等則缺中等乃送於左右侍郎詳看裁決然後
送於尚書復加校閱定以高下如是則庶幾公而
無私才者上不才者下天下之官庶幾各得其人

矣臣謂公罷法者此也何謂杜僥倖吏部之黜陟
惟憑撫按舉劾舉劾不公則黜陟有不當矣夫其
舉也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其劾也或以私怨或以
譏謗故舉之之濫有省至數十人而劾之之濫有
下及典史驛丞者職此由耳此撫按之薦舉實爲
下僥倖之大關節也臣深知其弊故初受　命爲
右都御史即以慎舉劾爲
皇上言之欲令薦舉各官務要精擇才行出衆政
蹟卓異者舉之照依弘治以前閣省多不過四五
人少或一二三人糾劾各官務要求其眞實不才事

有顯跡者劾之如曰廉能公謹必指其廉能公謹
者何事如曰汙濫姦佞必指其汙濫姦佞者何事
每一人項下必舉十餘事少亦七八事不得爲泛
然無稽之論如所舉之人始以廉舉而卒以貪敗
始以公謹舉而卒以不謹敗吏部即查明白連坐
以罪臣等即亦指實參奏其前任提學巡鹽巡關
巡茶馬屯田等項御史止將各管官員舉劾賢否
其全不得一槩舉劾臣之言如此荷蒙
皇上不棄芻蕘俯賜嘉納即降　明旨都依擬行
臣不勝忻躍竊以爲太平之機括在此矣奈何人

心蔽固已極迄今三年鮮有着實奉行者臣是以
即其所舉被黜于考察者蹟實以　聞乞正連坐
之法荷蒙
皇上含宏寬大之德不忍盡棄猶以多寡爲等差
二名以下止得罰俸臣竊恐治惡不嚴則僥倖之
門終不可杜而太平之效終不可致昔人有言一
家哭何如一路哭夫往事臣不敢復言矣尚願今
後不拘多寡但有薦舉不當事敗即連坐之務使
法之行堅如金石雖千萬世不移也如此則舉劾
自無不公黜陟自無不當矣臣謂杜僥倖者此也

何謂尚廉介蓋士之廉猶女之潔士而不廉則他
行雖有可觀終無正已正人之實德決不能有所
樹立猶女不潔雖千百其能千百其巧亦烏足尚
哉是故廉也者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大節不謹
他何取焉且如守令之職最爲親民苟使其一介
不取則自然不私不徇法雖嚴人則畏之不以爲
苛政雖寬人則懷之不以爲縱雖無剖決如流之
才終有恩惠及民之實其致太平也何有苟或不
廉則其爲嚴也爲深爲刻爲強梁爲暴虐而已耳其
寬也爲柔爲佞爲懦弱爲無斷而已耳雖有治事

之才率爲濟奸之具其致亂亡也何有夫治亂所
以制乎守令者也撫按又所以通制之者也臣欲
候 命下行令撫按官員今後舉劾各官務擇其
廉者舉之不廉者劾之其他賢否止於冊揭考語
内見之不必形諸奏牘仍咨吏部將其所舉廉者
即加顯擢不廉者即行罷黜及將在 廷大小群
工不時詢訪一體黜陟尤望
皇上如神之智亦試一加察焉則人心之趨向自
正而太平可立待矣臣謂尚廉介者此也何謂興
水利臣竊見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五穀不登人民

饑窘而陝西一省連年亢旱尤爲狼狽臣乃考諸
史冊知輔臣丘濬有言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
之制則不可廢及又考其秦鄭國開涇水以爲渠
於是關中爲沃壤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鄴於是瀉
鹵生稻粱蜀李冰鑿江水作堋於是蜀沃野千里
漢召信臣造鉗盧陂人歌召父杜詩復脩其業人
歌杜母宋黄懋建言於河北諸州作水利卒有墾
田六百里之効元虞集建言遼海一帶引水爲田
卒有海口萬戶之設臣於是備由具奏乞 勅陝
西延綏甘肅寧夏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南

北直隸各該巡撫都御史務要一體訪求古人已
行之迹着實舉行各撥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各
該掌印管糧管屯等官各躬親循行郊野相視地
宜某川之水可導某山之泉可疏其導之也或爲
灌或爲洫必因水勢之大小其疏之也或爲遂或
爲瀦必因地勢之高下或爲防以止水或爲澮以
瀉水或當爲陂或當爲堰考古人已行於昔者而
施之於今求古人已行於彼者而爲之於此必使
山川原野之間水有所趨無壅遏之患水有所防
無決壞之憂水有所蓄無散溢之虞如此則旱不

能爲災澇不能爲虐而民之饑者可食困者可蘇
矣臣之言如此伏蒙
皇上特降 明旨謂水利工役重大還待邊方事
寧時言豐稔來說欽此欽遵臣竊惟水利之興實
皇上所以養育民生保全民命之大本也實
皇上所以斡旋造化挽回流亡之急務也今日聞
之今日即賜施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斯可
以仰副
皇上軫念元元不遑寢處之盛心 明旨所謂還待
云者臣仰思

聖意豈不曰民困甚矣曷可驅而勞之邊境危矣
曷可舍彼顧此此
聖意之詳慮却顧臣復何言但臣竊以爲民之無
田者其困已甚民之有田者雖困未甚也水利之
脩有田者爲之與無田之民不相關也且如十里
之内有田百頃或數十家共則數十家爲之或百
餘家共則百餘家爲之固不借力於他人也特以
人心不齊必俟官府督責之而後可爲耳以佚道
使民雖勞不怨何懼其工役重大哉夫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早乾爲虐已三

年矣苟不及時興脩水利則安得有豐稔之年乎
若夫邊境雖曰多事然守邊者軍也非民也脩水
利者民也非軍也自不相涉也巡撫雖以邊事爲
急然亦未嘗日日躬親從事於干戈戰陣之場其
所以督脩夫水利者亦自不相妨也伏望
皇上容納臣言早行一日則民命早活一日早行
一年則民早活一年
皇上軫念元元之心於是乎可以少慰而臣犬馬
報　君之忠亦於是乎可以少盡矣不勝幸甚不
勝幸甚臣謂興水利者此也何謂恤刑獄切照刑

部都察院問理各項詞訟監禁者動經屢年奏訴
者斥支道路其間恃刁健訟之徒固不爲少而抱
抑負冤之輩亦不能無且如問官明知冤抑或習
於因循或拘於成案或汨於嫌疑或溺於私意往
往不爲明白辨問此其當恤一也又如罪犯稱冤
不服例該調問一調不已而再調再調不已而三
調任從屢調只照原擬先後相沿牢不可破此其
當恤二也又如送審大理寺或因問招不得其情
而駁或因擬罪不合其律而駁問官往往偏執已
見以駁爲非不肯更改駁愈煩而執愈甚以致罪

犯經年累月不得脫獄此其當恤三也又如問招
本已得情該寺或誤謂未得擬罪本已合律該寺
或誤謂不合甚至拘拘較論一文一字以爲能以
致往返駁辨淹纏不決罪犯反受其累大理以平
反爲職罪犯之來招擬已具惟審其有冤無冤則
可矣有冤則駁無冤則允如流水行雲此之謂大
經大法至公無私固不必牽制於文義亦不必示
威於鞭朴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夫牢
獄之苦守日如年一人繫獄一家皇皇焉如焚溺
之在日此其當恤四也又如京城内外大小詞訟

皆赴法司告理法司不即親問輒行五城兵馬勘
報兵馬應明者少貪昧者多顛倒出入勢不能無
法司官據勘成獄寃抑卒不可解此其當恤五也
伏望
皇上勅臣等法司各省躬及巳如是五者之病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庶幾刑罰可清民命可保而和
氣自臻矣至於外之刑獄尤爲不經其責實在巡
按巡按苟有欽恤之心則自不能不勤於巡歷而
詳於辨理是故一方之民命巡按實司之臣於各
處訴寃之本必行令巡按親爲勘問然能躬行者

絶少率多委官委官又復委官展轉推託畢竟歸
於寃而已臣欲候
命下令後巡按回繳勘合必視其曾否親問苟非
親問即行參劾不容回道如是則庶幾民無寃抑
臣謂恤刑獄者此也何謂廣儲蓄在昔
祖宗之時以兩淮兩浙之鹽爲飛輓邊儲之計故
不呼而集不勞而積其法之善雖萬世不可易者
後因權勢專利之徒有買窩賣窩之弊當事者無
能禁止徒并其法而廢之以塞巳之責與因噎廢
食誠無以異又其後規規于餘鹽之增價遂以爲

得策而飛輓之法竟不可復近日御史周相聞人
詮嘗以爲言臣深善其議復爲
皇上陳之巳荷
聖明依擬行矣臣復何說竊惟儲蓄之廢其法有
三鹽利一也屯田二也水利三也然是三者實相
爲用鹽利興則召商開中無力耕田者有商人以
接濟之曰無不耕之田水利興則引水溉田有力
耕田者雖旱乾不能爲害曰無不稔之歲屯田之
入既饒鹽利之積又厚則邊儲焉有不給者哉臣
謂廣儲蓄者此也何謂嚴守禦蓋西北之虜所以

荼毒乎邊陲者甚矣強虜常衆而我兵常寡卒然
一至所向無前惟在固守以禦之矣然無朗機之
利銃雖欲守焉得而守今幸有此銃可以一當千
千當數萬而防守之利莫有過焉十里一堡堡置
三銃五里一墩墩置一銃星羅棊布無有空缺則
虜雖有百萬數千萬亦將何所用哉近日尚書唐
龍侍郎張瓚都御史楊志學皆嘗書與臣謂此銃
實爲萬世無窮之利蓋皆嘗試之而見其的有成
効矣又各具疏請乞多給臣欲候
命下移咨工部專一委官督造務令堅固如法每

選各邊　請給即照數與之仍移咨各該巡撫都
御史務照依臣原日題奉　欽依置墩臺立城堡
守以此銃自可求保無虞坐享康年之福凡一切
選將練兵增糧買馬之事皆不足為及移咨兩廣
雲南四川各提督巡撫都御史各於要害之地一
體設堡　請銃守之則盜賊自無不弭而生民自
無不安矣如是各該巡撫不能着實舉行而徒瑣
瑣於他務以炫己能以欺　君上致有誤事之失
聽巡按御史指實參奏如臣言不効亦乞治臣罪
臣謂嚴守衛者此也夫是八事實切於時政之大

但臣淺見謏說不能不得此遺彼掛一漏萬伏望
皇上矜臣之愚　俯賜采擇亦或庶幾可為
聖政萬一之助愚臣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
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勑旨　奉
聖旨覽卿奏足見為國至意該衙門詳議停當來
說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一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二目錄

內閣

楊士奇傳錄　王直
楊榮傳錄　王直
文章正宗對　楊士奇
詩法對　楊士奇
論初即位事宜　楊士奇
開經筵疏　楊士奇
預備倉疏奏　楊溥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內閣

楊士奇傳錄　　王直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爲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公感

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脩其職饒州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也遣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布政使司及府縣官與其鄉之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

上復諭群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燬其所著書最是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與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　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善公能服善曰樂從善言則何由敗事由是益屬意於公明年

車駕巡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職輔導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果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齋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

上以命我我又何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對識遣行不輕信下人　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晏始食　駕還而後能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

叹又其存心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之重　上悅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
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
昨聞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有知爾皆慮
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旣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
臣與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對言者但漢王始
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
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之
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

具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內
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
十二年八月
太宗皇帝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卽遣　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
征在外城中空虛浮議藉藉慮趙府兵爲變因秘
未發喪　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
印識無以防僞
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令間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
歸卽進納
上卽取付　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
汝汝就留之旣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
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
浮議何由興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退徧謂群臣明旦釋服從吉公謂
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緦服後仍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
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
以聞
上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
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

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時天下方
面大臣及群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畜馬蕃息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
覲官領之少甦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領牝馬
餘領多寡有差太僕死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
民同公言慶不可慶怒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
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其息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
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
蓋虧損十馬必責陪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何爲
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
朝覲官領馬所領多生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
視其奔逸號泣於道路臣恐將來遠應者非但不
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偶忘之吾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眞忘之朕聞李慶
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
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
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勑止散馬公頓首曰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不責生息虧
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人有不
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
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李慶吳中都御
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
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 上以衆言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
事如故公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謙因言取咎

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
知謙過失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惡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
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言所當諭當以璽書
開喻可也
上遂命公書勑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
以謙爲戒由是天下曉然知聖德之實
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雖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
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如何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
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
人才皆入於用矣
上曰北方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
士少自科目進者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命與禮
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晏駕
宣宗卽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
罪人旣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

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旨令公草勑詰趙王公曰
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
曰令逆黨言實與趙謀卽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如
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夏及復言不可狀蹇夏
曰卽如公言當若何公曰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
疑則嚴防之當必無虞而於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令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
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勑則吾當以聞時

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
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納俄復召蹇夏
蹇夏以公言白之上不懌而止
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猶喋
喋　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
何公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爲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群言　上曰吾
亦思之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
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群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

得一璽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
觀持勑書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
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旣久召公
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
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
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辭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
兵誅之或以爲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上召公
與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

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爲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 上意遂决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

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智謀材勇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令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弟有文學材行并聽舉用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兹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盖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

祖宗相承爲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爲異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明監在前可無疑也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與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聖旨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以欲隳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
天下何由治乎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已常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
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
受
四朝大恩愧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
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 詔如公議公處心公正論事必當大
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群臣有罹譖毀而非辜者

必盡誠爲之伸解有忞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
可用
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實每語同
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
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
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盖公取人
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問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
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忽興不恤也

楊榮傳録 王直

公幼聰悟絶倫甫讀書且並講說當時大奇之事大
父母父母盡孝敬處內外屬皆有禮弱冠已有濟
物之施公輔之志朝之公卿大臣道建安者皆重
之由邑庠生領鄉薦第一遂取進士入翰林爲編
修
太宗卽位選儒臣六七人寘內閣典綸命而公在
焉陞修撰尋陞侍讀修古今列女傳
仁宗皇帝正儲位以公爲諭德兼侍讀
太宗嘉其勤謂曰卿朝夕左右敬慎不懈恒情保
初易保終難朕常思保全之道卿亦宜謹厥終賜
之二品服

上恢弘遠略經營四方公獨以警敏勤於外嘗命
往甘肅視師及還規畫皆稱 旨且言其山川形
勢軍民休戚城堡虛實 上悅永樂七年當從
幸北京適聞母喪奪情以行時何福守甘肅言虜
酋卜花等率衆來歸詔公與福議所以處之者旣
還又命持節至軍封福爲寧遠侯且命過寧夏與
寧陽侯陳懋飭邊務歸奏便宜十事
上嘉納之從征北虜師至驢駒河而還軍士乏食
公以爲言
上命供御之糧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

而借償衆賴以全耳肅守將西寧侯宋琥言叛寇
老的罕等依赤斤塔力尼將為邊患　勑豐城侯
李彬討之令公往經畧時草枯水凍士馬不可動
公歸奏小醜無能為不足以動大軍遂止而叛者
亦復歸附寧夏報虜入寇
上以問公公對曰寧夏士勇將實寇不能持久今
去矣已而果然浙之麗水閩之政和有寇二千餘
兵部請發兵勦之公奏曰愚民窘於衣食剽掠求
活耳急之則益生變臣以為莫若招撫便從之果
順服

太宗屢北征公必在行軍中密務多命公掌之決
機發策亦使參預眷待與公侯等
上嘗語公曰東宮歷事久閑於政務朕歸悉以軍
國事委之如何公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
允稱
皇上付託
車駕還至榆木川疾甚召公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
上崩公與左右中貴人奉斂如禮以去京尚遠戒
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而與中官海壽馳還報

仁宗致
大行遺命
仁宗即位禮儀詔赦公與二三大臣討議條奏行
之
仁宗崩
宣宗為皇太子在南京遺命徵還嗣位公往迎於
德州由是益任公公亦益盡力高煦反公力贊親
征及累出巡邊公皆從
今上即位待公益重而公謀國益盡心有大事每
取決焉

累朝眷遇恩賜之隆前後不可計雖元勳世戚不
過也公祗事
列聖凡四十年未嘗去禁近每四鼓起俟朝雖風
雨寒暑不變日親所事至或廢餐常迫暮而後返
[illegible]脩
高廟實錄其後
三朝史事皆公與總裁紀載詳備實而不華京闈
鄉試典文衡者一廷試讀卷者九其文施於
國家與凡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
其於武事尤諳練將士之勇怯饋運之難易邊鄙

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故凡承顧問與籌計
皆能適事宜體國之心老而彌篤嘉謨至計造膝
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

文章正宗對　楊士奇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
日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
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
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爲君不
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
爲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

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
自閱一部命斲刻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
爲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蓋　殿下汲汲於善
道如此

詩法對　楊士奇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
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
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
薰之詩是唐虞君之志最爲尚矣後來如漢高大
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之作則所
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
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監戒也如　殿下
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
觀非獨文辭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
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
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
餘事於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
事可姑緩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

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
若記誦辭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爲人主尤當致
辨於此

詔勑即位事宜　楊士奇

伏見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軍民其心未一但
在　朝廷處置得當則有備無患臣謹將見今合
行事宜開具謹題請　旨
一令　皇上即位之初必須整軍政以壯國威宜
勑五府及兵部整理軍馬委官操練提督以備
非常幷　勑各處總兵鎮守官撫恤軍民操練

軍馬嚴整守備遇草寇生發相機勦滅
一南京雖有內太監王貴通等外有襄城伯李隆在彼備禦然係　國家根本之地今當特賜勑諭使之謹慎關防操練軍馬以鎮伏小人之心更須老成忠直之人與之一同計議事務臣切見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老成忠直欲請勑令黃福就彼參贊軍務仍　勑王貴通李隆等凡一應事務俱與黃福計議停當然後施行庶幾根本堅固事無蹉失幷勑南京內外衙門今後非奉　勑旨不許擅自差人出外擾害軍民

一淮安是南北要衝之地見有都指揮王瑜吳亮在彼提督漕運幷鎮守合無特頒勑諭令其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加守備
一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去年旱災人民缺食處恐無籍之徒嘯聚為非不可不防合無分委文武大臣各一員前去鎮守或一年或二年諸事平安取回京用
一南京直隸緣江上下及北京直隸徑抵南京緣河等處屢有強盜出沒殺傷人命刼掠財物此等兇徒積久則勢盛不可不早除南京等地方合無　勑襄城伯李隆等差委的當廉幹頭目幷公正御史緝捕北京等地方合無勑差錦衣衛指揮劉源馬順及公正御史分領的當官校緝捕務要盜賊屏息道路無虞
一北京城內外見有強盜搶刼合無　勑錦衣衛及五城兵馬司嚴督官校弓兵分巡地方嚴加緝捕但各地方今後人民有被搶刼者責有所歸
一陝西甘肅寧夏大同宣府開平緣邊去處多缺軍馬操備今尾刺猖獗為患恐此寇侵邊欲請勑諭邊將及守邊頭目凡缺馬之處於本處行太僕寺及苑馬寺關用仍開數奏　聞其西番等處進貢馬疋除上等好馬令進來京其中等下等馬悉留邊上給軍騎操亦具數付進貢之人奏　聞以憑給與馬價

一尾刺之寇既滅阿魯台其勢方盛至三四月草青之時或恐犯邊不可不備其陝西見調在京操備官軍合無令兵部同英國公成國公等一同計議發回各衛所操練遇有賊寇以便調用

如馬軍無馬者就北京太僕寺領去騎操
一雲南極邊之地蠻夷雜處最難馴服比聞總兵
官黔國公沐晟年老多疾其弟都督同知沐昂
見掌雲南都司事去冬進馬到京至今未去合
無量加恩賞賜以　勑諭令馳驛回還替輔黔
國公撫綏遠夷鎮靖邊境
一陝西臨洮都督僉事趙安係極邊歷練老成頭
目本官去年朝貢到京至今未回合無量加
恩賞賜以　勑諭令馳驛回還綏撫夷人謹守
邊方

一在京行事校尉多有在外假公營私挾制官府
欺騙平人騙財　朝廷如此先唐禁究及漢旗
人謀反行事官校明知其事不報及官員軍民
實有罪犯者皆得以財買免却將有仇平人妄
捏其罪報官法司畏懼行事之勢恐禍及已但
係行事校尉報來者更不與之分辨只拷打招
認以致平人負冤者多今錦衣衛提督行事者
非一員行事校尉亦數百人合無止令一員公
正指揮提督行事亦量減校尉庶使平人少冤
一官員冗濫虛糜俸祿者多其京官及在外方面
官員合無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縣及塩運
司行太僕寺苑馬寺倉庫稅課等雜職官合無
令按察司巡按御史考察但有廉勤愛民者留
老病闒茸貪酷者起送吏部
一各王府官多有缺員合無令吏部選有才學文
行者除受前去盡心輔導庶俾各王遵守禮法
一近蒙　恩詔究恤軍民其在京內外衙門正當
上體　朝廷欽恤之意凡事務從簡省合無須
勑令內外各衙門將應合裁省事宜具奏取自
上裁

一教坊司在外取來樂工甚多虛費錢糧無益於
事合無量留供應外其餘放還原籍與民一體
當差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
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列聖下以統御萬民必
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則
宗社永安　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
根本在致力於　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
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處
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
應護之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國家第一事正維
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宣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
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
山陵畢日早開　經筵以進聖學臣等深切惓惓
之至謹以合行事宜陳奏伏惟采納謹具奏
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
者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
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
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
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
具名陳奏取自
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心行已素無善譽
者不得臨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弼之臣不
可不謹擇
一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
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一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原書曰僕臣正厥
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
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
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直者使在左
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

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皆留聖心為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
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
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
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
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
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
之左右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臣深受　國恩無能補
報惓惓愚忠不敢不盡伏乞采納寔　宗社生
民萬年太平之福

預備倉奏　楊溥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
至於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
預備之政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有預備皆有定
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

儲貯其中又於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
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
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
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
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
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
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
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
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
却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瞞
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為私
己池塘養魚者堙塞為私田耕種者蓋今在此弊
南方為甚雖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
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
漲渰沒田禾又開垻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
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
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
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
係甚切伏望
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府州

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年豐熟舉行
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舊制凡倉
穀陂塘隄岸務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於農
閑時月修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侵欺者
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
干之人攙奪若有侵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
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陪償實
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
閑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
其罪即令退還不退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

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
開奏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
布政司府州縣除已被災傷去處外凡今秋成豐
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
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皇失措年終
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守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
四倉儲粟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
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
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幷要取勘四倉實儲
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跡歲終奏聞

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
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
衙門堂上正官叅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
民不致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
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未
敢擅便乞 命部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奉
聖旨是着吏部會官計議停當來說續該吏部等
衙門尚書等官郭進等議得所言秋成令各該有
司於係官錢物內支糴穀粟尤慮所司難於得人
終爲文具況無鈔貫與洪武年間價值低昂未平
若以鈔和糴中間不無虧官損民事難成就合無
請 勑令巡撫侍郎周忱于謙何文淵副都御史
陳鎰等兼總其事許以便宜處置未敢擅便奏奉
聖旨是致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十二

內閣

題緝熙聖學事　薛瑄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上中興正本策　李賢
上鑑古錄　李賢
乞重用老成　李賢
論輔養君德　李賢
題修德弭災事　商輅
題修德政弭災異事　商輅
題國本事　商輅
革西廠疏　商輅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三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內閣

題緝熙聖學事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惟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

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
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
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名臣進講其所講
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燕講尚書春秋諸史
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
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
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
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
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

講官之職既修雖
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
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
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
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
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
可緩焉者也且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耳猶能勤
講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
皇上有唐堯虞舜之盛德將以成中興殷周之大
功誠于此時舉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
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主之可比哉臣猥
以衰邁懦柔之資章句迂僻之學自忝科第屢叨
法從昔嘗獲罪
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老丘園瞑目溝壑幸沐
皇上龍飛九五運啓昌期將以立莫大之治功故
不遺草茆之賤士援臣布衣之中授以清要之職
日夜思慮愧無補報故敢昧死妄陳前言伏望
皇上開天日之光采而行之不勝懇悃之至　正學類編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公兼翰
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
故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復召有貞及公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
詎饑者公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
銀有弊而不賑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
食豈爲人上之理
上深以爲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甚衆時太
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爲己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公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聘至京

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當授何官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青宮為宜與弼固辭

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勵士節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為不可召問公公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於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

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蓋都御史李秉薦到白圭王宇陳翼皆公所薦一時號稱得人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公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為著令初

上於便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柰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者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已

上廉其詐斥逮亨置於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公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所致今為此輩損太半矣

上悚然大悟

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公忘身徇國不避仇怨莫敢發者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于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
上命公與尚書鹽山王公王之吉祥從子昭武伯
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
養死士謀不軌幽
上于南宮而立 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
亂朝臣嘗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公傷首及耳且
挾公謂曰某等迫于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
申救公曰爾既殺仇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公在甚苦既脫于難

上急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
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
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
其流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十餘條而以開
言路殿焉癸未春
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
遣官代行可乎公曰亦雖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
心亦安
上至齋宮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于起身欲令
人扶之何如公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成事而還二
月晦夜公聞空中有聲明日奏疏曰傳言無形有
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于民者悉皆停罷則
天變可彌
上覽之即召公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
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公遂疏十事一
清滌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
被災糧稅五弛芻粟之徵六罷虧損馬疋七飭邊

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
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歛
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公又請罷
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
各邊守臣進貢已下各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采
辦
上不從公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
力諍皆寒心同列亦爲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
不言今雖不能蘧然至于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
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聖明亦不以爲忤也
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間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
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爲不使一日召問公公
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
陵寢
享殿神主皆如
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卽命舉行甲申春正月　上不豫久之疾劇命

中宮以遺　詔示公十七日
上賓後五日
命上嗣位有欲致隆于
上生母者公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顒望凡事宜悉
遵　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
母妃爲太后於
皇后爲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公議尊
皇后爲慈懿皇太后
貴妃爲皇太后進公少保吏部尙書兼　華蓋殿
大學士時災異屢見公請出宮人以聪　聖德有

內直將軍想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有功
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於役特復之以迎　駕奪門陞者紛然
不已公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
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少保于公謙等官
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按其以迎　駕奪門陞者自
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蓋公欲消
患於未萌故於

上卽位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
爲難公少卽有志聖賢之學爲諸生時提學者問
所志對曰爲學之道當如周子言蘊之爲德行行
之爲事業其人大異之在吏曹遍書箴銘于坐右
及故學士薛公瑄交厚篤務以性學相切劘而窮
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行益允正
朝四十年不立黨與惟守一誠蓋不知者始或疑
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知
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天下
亦倚公爲重雖遭讒罹毀處之泰然答對之際氣

象雍容言辭簡當將順匡救之力甚多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公曰自古明君未
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
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于君
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
城時每以此戒左右公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
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
隨宜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
非 天子也公曰如此節儉尤見 盛德若
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

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
又曰朕于四書皆嘗讀遍如二典三謨眞是格言
公曰誠如
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
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每爲首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奬恬退
勵名節爲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輗皆以廉介聞公
首擧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尙書未幾耿爲石亨
所排斥軒以權貴傾陷託疾去公屢言于
上而還之年公寓亦爲亨姪所誣陷及亨敗公力

力言寓有執守可大用遂起爲戶部尙書 上嘗
語公曰左右多不悅富者公曰不悅者衆愈見其
賢禮部侍郎缺員有因近督薦陞者
上問公曰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
紹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緣以求進
如用紹請於御座召吏部 面命之庶幾士類知
警
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愕然其後任事大臣多公
所薦已薦矣其人不之知反有訾公者或以告公
公曰吾知用其才耳三選庶吉士儲養於翰林親

加督教如愛子弟與故學士呂文懿公及今學士
陳公彭公相處十餘年未嘗失詞色每語具以忠
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忘倦人有善若已
出不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修丘濬實廣人具嶺
南事宜告公公徽奏言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爲平
賊之助遇天變民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
息民力爲本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
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公柄政前
後發內帑銀救荒恤邊凡數十萬計人有急難以
身救之而於植黨誅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

黜者訐考官有弊
上不悅以章示公公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
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公
上意方解言路屢開屢闔而不至於銷鑠皆公力
主之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人之惡謂不可使與
國政得補外而或咎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
激也其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天順中
宗室臨川王弋陽王前後爲緝事者發其陰事而
多涉虛因召問公公曰觀此則其餘所枉多矣法
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辨非明詔理官不許畏勢避

嫌實傷和氣
上乃召三法司面戒飭中外感悅凡
朝廷大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公議而後決
虜酋孛來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請發兵乘機
奪取之
上爲之動公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
與之休息且虜近邊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賈釁
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
上嘿然罷議內帑乏金用 詔下戶部議請以
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公言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産今欲折金價
必湧貴聞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
足以充國用衆以爲便松潘羌叛亂已勅三司調
兵勦之久不下公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
若
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
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
始靖凡冊 后妃與 諸王大喪大祀冠婚之禮
及

今上之初親耕視學諸大典禮悉命公與禮官增
損儀式而後行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
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倖幸却戎狄皆公之力
大不慭遺可爲世道斯文之不幸
上中興正本策　　李賢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有司之
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
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躬理正心修己治人之
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爲

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
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
曰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
五曰愼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
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
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
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機

之暇時賜省覽於
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
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爲之時
求其所謂要道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
十策夫十策旣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
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
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
勵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以通
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

陛下之餘事耳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
辟之蹤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
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
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
上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
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
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

陛下卽位以來雖疏遠之臣芻蕘之賤皆得效忠
光臣職居郎署日近　淸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
雖然噤默不言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
罪也何者
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
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
必剴切當　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
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
陛下不以臣卑鄙很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
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

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用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艾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奥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爲要務以居敬存誠爲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

接物無或不當與日嘉靖邦國巍然爲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　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迹寫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爲規鑑以宴安爲鴆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爲虛文略不省覽是以留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摭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怠

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
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
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
慾爲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臯陶
之戒舜曰無敎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
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
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

淫風召公之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
于逸于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
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
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
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
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
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
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

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爲法絶去嗜欲之私養
其淸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爲憂以天下未
得其寧爲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
成中興之念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絶玩好　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不能
爲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
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
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

旅之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
反爲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
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
兩用既能專於此必不幸於彼伏乞
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識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
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
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
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
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耶以庸暗之君待其
主耶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

之以開
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
以玩好之物媒之以慾
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明君而
不法堯舜之道者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
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
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爲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愼舉措　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愼也書

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
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
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
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
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
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
成王剪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
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卽書
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

一顰一笑夫一顰一笑尚不可輕發況見諸行
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
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
於理而卽止焉又望
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
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旣以
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
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

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
儉者若帝堯茆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
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當時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
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綈所幸夫
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
用已具鑑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
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忍飢
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球珠遽

目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黃
施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
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旣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
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
秋工部光祿寺諸司諸色貿辦倍於前日近因
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究
查今日之費比之　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
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

譴告之爲人君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
可以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
穀幷生於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卽回高宗有飛
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
避殿減膳而東井等滅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死
仁宗霖雨爲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齋禱
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爲祥遂享
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
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災變譴告之意可謂
至矣當時存誠黜奸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

以荅天譴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惟其修省未至
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
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
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幷各處奏
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荅天意凜然敬畏
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
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爲守成之令
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
不美哉臣區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勉貴近　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
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
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淸儉退守無所
引薦或淸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奸邪委政
廟堂或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宴鴻
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
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猶
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

畏愼恪勤能繼守
祖宗之法絶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爲戒也猶
望
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群臣之時少親左右貴
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
可不勉哉果能取法於前人與循理好善之念
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
仰而羡之曰當時貴近之臣其也正直其也忠
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日振士風　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
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
雖所尚不同而莫非維持國祚所以綿遠者由
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淸談虛
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浮靡多文
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世
夫有三代之風禁其所惡亦長也人有以勵之
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爭虛論純與直諛
勞頰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眞宗戒奔
競之詩曰陛下但當守公法馳騖將進何可取

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不與孤寒爭進
錄廉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淸廉
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
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然
願
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
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淸廉抑僥倖之徒
絶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
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一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
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
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
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
年而亡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
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
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撫

養生息惟恐失所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
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
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
膠摶沙言其難散故也五伯之民如以水摶沙
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
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

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盖
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
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内富庶衣食充足
將見下民愛戴
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摶沙而不散或
遇寇賊奸宄之變必不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
萬年斯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上鑑古録　李賢

臣賢猥以駑劣遭遇　明時恭惟
陛下聰明睿智英邁絶倫凡百所行多盛德之事
臣不勝感激忻躍尙慮前代聖賢之君事迹浩瀚
難於遍覽今特録堯舜以下二十三君每君摘取
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類爲一帙名之曰鑑古録臣
於每段之後畧爲解說數句與
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夫古之大臣莫不欲致君於
堯舜之上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
又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
今臣以庸下之才謬當輔導之任深愧不如古人

況
陛下有可爲堯舜之資而臣不能將順其美可謂
忠乎臣觀
陛下所行之事已有超越前古者若又以此二十
三君之善兼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可同於堯舜
而光
祖宗矣臣犬馬之忠不勝惓惓録呈

乞重用老成　李賢

臣本以凡庸不學蹤淺天順初蒙
先帝擢用於内閣辦事盖偶遇缺人之際聊以備

員非天下之極選也臣彼時不敢遜避黽勉就職環顧其中誠所弗堪是以八年之間恒懷憂畏外雖強爲支持而心則未嘗一日敢自安也況近來不足臣者讒毀多端謗議沸騰蓋由臣之鄙性拙直不能委曲宜乎人心嫉忌無以素行不能取信於人故耳臣思內閣實機密重地須才德老成素行服人者可當此任竊見太子少保吏部尚書王翺由進士出身歷官五十餘年廉慎忠勤小心畏忌高見遠識異於尋常士林推重未有過之者也乞照宣德年間少師吏部尚書蹇義例輟其部事

量進階秩　命入內閣俾與大議臣願隨行而協助之庶足以見
朝廷重用老成之意而忠厚之風亦可以少振也臣布此誠懇爲國至計伏望
皇上監察而俞允之幸甚

論輔養君德　李賢

切惟人君一身爲天下之主所係至重臣民瞻覩以爲休戚四夷觀望以爲向背若行事合宜則中外人心自然悅服不然則人皆離德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今
陛下初登寶位天下之人莫不延頸舉踵仰望治平然治平之本在於君德而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必得老成端整之人可也臣切見內臣曾事
先帝歷練老成隨侍
皇帝端謹小心者不爲無人伏望
皇上命其不妨管事於每日退朝燕居時分不許暫離左右舊日隨侍讀書者宜照舊每日隨侍不必分班其餘使令之人亦須選擇謹厚淳篤者供事如此庶於君德有益但有輕浮頑猾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皆不可近伏望

皇上即日退出各衙門辦事毋令隨侍如此庶於君德無損臣受
朝廷祿位爲宗社生民至計敢不竭忠盡言惟
皇上剛斷而進退之天下幸甚

題修德弭災事　商輅

昔漢臣董仲舒告武帝有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斯言也古今以爲名言茲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

微北近紫宮其謹告警懼之意至矣仰惟
皇上憂切於心戒諭群臣同加脩省是能體上天
仁愛之心而欲修政以弭之也其於政得失生民
利病諸文武大臣已條陳上達矣然從者政事之
未善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孟軻曰君正莫不正蓋
天下萬事必以正君心為本臣等備員近輔無以
少裨萬一實深愧懼謹采修德大端并安民大要
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　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自古
人君崇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

未有不致危亂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監臣等
仰惟
皇上聰明聖智豈不知所決擇而頗留意佛事
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為
議謂內府一次修齋街巿一次搔擾中間委曲
誰敢直言行之不已漸失人心臣等伏望
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以正本原減去內府
修齋如遇節令止循常例於在外寺觀眾行可
也修德應天之本莫先於此
二曰謹命令　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言命令之

出不可不慎也伏聞
祖宗以來凡傳旨意必專任人如此則責有所
在事無虛偽近來
聖旨行於光祿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
多門人得詐偽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
皇上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
監官傳旨庶幾命令出於一事有可稽而無弊
矣
三曰親接見　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
為泰其不交則為否君臣之道何以異是往古

事監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論議政事者
君臣情通政足以和令
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一接大臣於便殿
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
洞察四方邪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如臣
等者才疎識淺誠不足以備顧問在廷大臣豈
無一可伏望
皇上日御便殿或三二日一召文武大臣忠直
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

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
於心必詢於衆聽覽之日熟未必無少補益
四曰愼賞罰　夫賞罰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
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
不服故欲服人心莫先於愼賞罰然愼賞罰尤
莫先於循舊章守成憲爲當近者道路傳言謂
賞典大濫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
而冒官職者衆此非舊典所有也用刑太深有
法不該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之者
此非成憲所宜也伏惟

皇上節賞愼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使人無
偏私枉濫之議則公道彰治法正矣
五曰納諫諍　夫日有萬幾而事有萬變非兼聽
博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咈美
成湯傅說以從諫則聖勗高宗而後世之稱賢
君者亦必以聽言納諫爲首事也伏望
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爲法虛心屈己聽受群
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卽賜施
行如此則官賞政刑不致乖失而下情得以上
通天下利害軍民困苦皆得聞知而久安長治
之道其在是矣
六曰勵官守　書不云乎臣作朕股肱之職乎給
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目
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爲成人矣但今承平百
有餘年文恬武嬉事多因循究其弊端難以枚
舉大槩主於奉承　上旨而嫌於違拂或有行
已意而不加斟酌是以其事不便於軍民者多
矣有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甚謂目前苟
安猥煩瀆也豈知今日下人愁怨感動天變如
此之甚乎伏望

皇上戒勵各官愼修厥職今後任股肱者凡遇
事有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於民司
耳目者但事爲民瘼官爲民蠹者卽便舉奏毋
循情容隱務使庶官職因循爲奮勵各舉厥職
興起事功然後政善民安可冀也
七曰恤軍民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不易
之言也然軍出力以衛民民出賦以供軍軍民
相資邦本乃固近來晉軍晉民官員罔體朝廷
愛養軍民之心因公科斂弊出百端軍民窮困
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

以差役繁重而又無所資以爲生也舊日牧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爲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一日矣伏望

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勢家庄田使百姓便於耕種以資生理其各處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或謂措辦或謂區畫或謂罰贖或謂勸借等項科斂掊刻軍民財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毋令恣意朘削以致下人困苦歸怨於上如此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　凡此七事實出輿論言之似若迂闊行之必有裨益蓋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感悅然後天意可回此臣等惓惓愚忠實在於是伏望

皇上監除舊布新之象斷自聖心力行新政以正心爲修德之本以法祖爲修德之助德修於上則群臣咸知感激效職而安養軍民之政次第可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晏嬰曰君無違德何患於彗此之謂也臣等不勝悚懼之至昧死上言伏候

勅旨

題修德政弭災異事　　商輅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思省過咎以修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爲祥轉危爲安也

皇上嗣位以來純仁大孝昭假上下弘恩霈澤覃被海宇凡在臣民無不欣戴宜其嘉祥至而景貺臻然而數年之間災變迭見今又妖物頻興豈非天心仁愛我

皇上之至故屢屢假此譴告示警實欲躋斯世於平康之域也往因災變文武群臣嘗舉政事之當興革上達矣荷蒙　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復寢者有之故今妖物之興寧不有在乎

皇上洞知此異以爲上天示儆益懼修省不遑自寔誠可謂善於事天者矣竊惟事天當以實不以文弭災當以行不以言誠能推今修省之心以修德則德無不修推今憂懼之心以修政則政無不舉德修政舉殆見人心和於下天心和於上上下協和百福狎臻諸休畢至又何妖孽之不殄成人

心之不安請乎臣等職忝輔近不能少裨於德政之萬一覩玆災異惶懼實深除有關於聖德謹陳愚見外玆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之則中外臣民不勝幸甚臣等昧死上言伏候
勅旨

一節財用　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要在撙節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饑荒何以賑濟故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爲本其弗信歟近年以

來
朝廷貨財多爲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討囑鋪行人等多估價值官規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在京開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信國書前任所給者悉皆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
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貢令通事語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次等者許其自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合令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參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却貢獻　臣等謹按傳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也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上官貴人之家本一物之進必

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虐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爲甚且水路萬里之遥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内侵之患良由自我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

陛下明示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外其内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乂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得之矣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惟

聖明留意

一開言路　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

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亂或反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爲泰不交而爲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爲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人直言無隱有以見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奈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

臣等仰望

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　明詔在廷文武群臣凡致災之由弭災之策悉陳以聞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於施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不理災害

何由不息乎

一愼刑罰　聖人不得已而用焉用之貴在得中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著陰陽繆盭妖孽滋興可不愼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於京師之値災變必遣官詳審於天下愼刑之心蓋與古者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内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偏

州辟縣隔離上司窵遠者豈無經年含冤死於
犴獄者乎此在 聖明之世不能不爲之惻然
也合 勑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
請 勑分投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
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眞罪當輕重適中毫釐不
爽庶人無冤抑邪氣潛消而諸祲不作矣
一省工役 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
也苟役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
以興怨讟旣興和氣有弗乖戾者乎此行周先
王營宮室而施鼛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

民勿亟之令良以此耳茲者 朝廷修東直門
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捍禦內外之
意旣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民
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佚道使人孰能
然歟伏望
緩急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即
頒 德音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怨讟不
生和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 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
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

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
兩或兩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瀟磬不
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預備一旦虜入
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者廷臣嘗議及此
臣等尤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勑戶部查筭彼
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
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
屯田拖欠子粒揪把未完草束或開種鹽引招
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糧草量起人
夫加意撫恤以漸轉般赴邊收貯或將官銀及

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
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毋得視爲泛
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查見積蓄之
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事
一飭邊備 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峯口古
北口一帶地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顏三衛爲
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爲大患今此三衛旣
被蒲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
邊則京師不得安枕況居庸迤南至紫荊等關
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逐年點閘緣

承平日久未免怠畧合 勑吏部奏選歷練大
臣或歷練老成給事中二員請勑分投前去會
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趂今無事之時將各
邊墻垣口子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
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爲經久整點煙墩修
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
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
時修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
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 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

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
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
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
旦有警軍旅荐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
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爲切近而蠻夷土
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爲深憂今兩廣四川
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勑吏部
推選剛直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勑前去
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
官處置施行各務安靖地方毋事阿狥有貽委

任

題國本事 商輅

臣等仰惟
皇上至仁大孝通於天地光於
祖宗誕生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
以貴妃殿下躬親撫育保護之勤恩愛之厚踰於
己出凡內外群臣以及都城士庶之家聞之莫不
交口稱贊以爲貴妃之賢近代無比此誠宗社無
疆之福也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
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

皇上勑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
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慰衆人
之公論不勝幸甚臣等職居輔導偶有所聞不敢
緘默謹具題知伏候
聖裁

革西廠疏 商輅

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政舉修明紀
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示警
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流叛實

由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於
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大繁法令大急刑網太密
官校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撿家財不
見有無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内外文武重臣
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
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
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
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縁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

於群小汪直之失雖未爲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
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
自言親承
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
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虚張聲勢其間同惡相
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
正者則以異已而出之如狼如虎肆無忌憚原其
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不思傷害善
良虧損
國體大爲
聖德之累
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
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

之人所共知可爲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寧之
後骨肉相殘群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
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説遂致海
内殷富斗米三錢外户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
德彝死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
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脩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
亂攷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我
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四方萬
國孰不歸戴

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
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
災息患之道莫尤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
反此所爲使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
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　旨意必經於提科
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杜濫受於他門
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舉付刑獄於法
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

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
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
則自足以頤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
邦而定國延聖壽於萬年保皇圖於不拔其端皆
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
知矣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德置諸宥密之地一念愛君之心奉
奉朝多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畧以聞
一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
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厰專却搜尋細

故凡街市鬬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緊忿不
及者或捶楚或頓責
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
一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　旨拏送經該衙門問
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　旨還職
係是定制今聞西厰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
遼州聽選方尚官劉福自歆家俱拿到廠監禁
數日輒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
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爲紊亂朝政莫大於此
一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厰自擅

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
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黄夜越墻進入搜檢
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廝打被害之家
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豈
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
僞何由而辨
一京營官軍頭目俱係　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
公私勤惰　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厰不論有
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不
安

一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
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
人體勘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
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
輕
一各布政司多有　王府所在今西厰差校尉分
投去彼行事不但官司驚疑各　王府亦未免
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
皇上即位之初已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
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

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
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
有船到即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撿以
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
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
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
此搜船刼人卒難禁止
一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
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
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回避如兵部尚書項忠

當早朝鼓響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
下呼叱項忠不得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
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常
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
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
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
一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
征僥倖得陞前職[illegible]投西廠[illegible]事之後發人
事情言多失實又引[illegible]詐小人王英結爲心
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圖信任凡前項拏人放人
擅封門戶搜撿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
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爲
一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
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
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
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
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
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
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然非 祖宗舊制所革

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
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與卒難
消弭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閒住以全
其身將韋瑛王英拏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
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
天意可回矣
奏入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官無大小有罪皆請旨

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
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
渠敢擅自換易此人不黜國家危乎安乎懷恩聞
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四目錄

內閣

題內降疏　徐溥
李東陽年譜錄
急息儲疏　李東陽
諫調邊軍入衛　李東陽
請登極名草　楊廷和
乞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皇明名臣經濟録卷之十四

新安黄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内閣

題内降疏　徐溥

前日欽蒙　發下揭帖一紙内開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令臣等擬　旨着復職管事臣等看得李華係傳奉官禮部參奏行事乖謬致仕况見年若今一旦無上事忽然傳出着復職管事未免驚駭衆聽且

皇上登極以來凡百除授陞遷俱是合于衙門題奏請　旨未有自内傳出者今又輙開其端誠恐奔競干請之徒紛然而起後來難以止塞其於治道不無有損若李華果於選擇昌國公張巒葬地與有勞力亦當工完之日量與賞賜爲宜况本監見有監正吳昊掌印一衙而設兩正官亦爲繁冗臣等叨承　朝廷委任一事不敢阿從易曰君子作事謀始蓋凡事謀於其始則易爲力倖門一開則覬倖希求者無所不至矣臣等愚見如此伏乞聖明採納不勝幸甚

李東陽年譜録

時行　肯免日講公等上疏曰　經筵日講皆祖宗朝良法美意所在而日講尤切謂之日講者蓋逐日之義欲其工夫接續義理貫通以爲政令之法程治化之根本也今天氣和煖正是講學之時臣叨受

先帝顧命惓惓以常請讀書爲諭追思及此涕淚沾襟惟欲少效微勞以圖補報若不昧死懇請則負　先帝顧託之隆孤

皇上倚毗之重罪當萬死無以自逃矣

上未報五月　上復不豫數日乎復　視朝公等上疏曰臣等備員保傅叨寄腹心論道輔德臣之職也安上保邦臣之願也先於三月二十四日恭聞　聖體違和暫免朝參數日近於五月十三日又聞　聖體欠安臣等神魂飛越寢食不寧犬馬私情莫知所措再經數日乃得瞻拜　天顔不勝欣躍而喜幸之極轉生憂懼謹昧死上陳仰惟

皇上英資洞達聖性剛明直可超邁百王齊光列聖但恐天時地利偶失其宜倉卒之間慮所不及蓋自端陽前後金鼓炮火之聲徹于都邑厩牧

闈役之徒充于 宮禁此皆衆耳衆目所共聞見
大臣畏忌而不敢諫小臣震懾而不敢言臣等若
再緘口括囊旁觀坐視則
祖宗分職以設官朝廷縻祿以養士亦將焉用之
哉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爲遇逸材之獸駭
不存之地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萬全而無
患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張猛諫御樓船以爲乘
船危從橋安聖王不乘危史冊書之皆稱美事臣
等不能親侍 輦轂又不能先事格心前日之事
萬有一失臣等分固當死死而有知何以見

先帝之面乎幸賴 廟社神靈天心仁愛
聖躬康復國祚隆長此正
聖心感悟之機天下蒼生之福也伏望
皇上念萬乘之尊思萬幾之重體萬民仰戴之切
爲萬代悠久之圖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
時則元氣日盛于以導迎和氣坐致太平推之天
下人民無不得其所者則 大廷奏事不過數刻
之勤而燕處深宮自有無窮之樂矣
聖旨卿等說的是皆爲天下社稷臣民朕已知了

急皇儲疏　李東陽

臣等備員輔導叨任三孤或膺受 顧命或荷蒙
簡任曠官竊祿積有歲時徒抱朴忠畧無寸補深
慮過計寢食靡寧近日以來恭遇
陛下洞啓 聖心勵精新政大奸已去群弊漸消
孝理方隆仁恩誕布天下之人欣欣相告皆以爲
太平之治可指日而致也但事有關于 國家社
稷至重至大者臣等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是
緘默容身因循誤 國生無以報
陛下知人之鑒死無以見
先帝在天之靈所謂 顧命者爲虛名而輔導者

皆餘事也臣等竊惟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託生民之所仰賴昔
太祖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
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太祖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
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以致今日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祚
聖慮所及亦何其深且遠也四五年間

陛下春秋鼎盛而 儲嗣未聞中外臣民傾耳拭
目以俟前星之耀此臣等所以憂懼也伏望
陛下念上天付託之隆恩
祖宗授受之重體生民仰賴之切每于 朝參講
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
保養天和培植 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莫敢
近 皇儲早立實祚延長可以副我 國家萬年
之業矣未報

諫調邊軍入衛　　李東陽

有獻密計者謂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

三千入衛 京師而以京軍分數戍邊每歲春秋
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谷大用同在閣議公力辦以為不可
大用等謂此事非我等所為自有先入之言牢不
可破盍姑試之以俟再議公曰某等職在論思預
聞 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即有後患獻計
者不知何在而洗筆者同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
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畧陳其故曰宣府 京師北
門切見胡虜十分緊要
朝廷屯宿領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冰

處官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
一時權宜亦非得已況今正是防冬時月縱使京
軍在彼徒為勞擾亦難濟事
祖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遠未免驚疑
臣等不敢輕議如謂
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郤永見在
滄州宜令兵部咨地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
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乃下
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為可行及聞閣議及衆論多
未協者復議至再皆云不可而 內意已定司禮

監文書迫令擬票去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令夜批出公等乃具題本極
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
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
戰陣難保必勝恐損 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
騷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
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
貨物奸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
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押恩恃愛傲睨軍民
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

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遼遠鄉井拋棄骨肉
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
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
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虛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
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
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
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
緊急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十不便
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
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

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強
勉曲從是滿　朝之臣皆有爲　國之心而臣等
獨當誤　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採人言稍俟從容務求至當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

嘉靖登極詔草　　楊廷和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承　皇天之眷命賴
列聖之洪休奉　慈壽皇太后之懿旨　皇兄大
行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入奉　宗祧内外文武
群臣及耆老軍民合辭勸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
謹于四月二十二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
切兢業之懷惟我
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雖切化
理未孚中遭權奸曲爲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
朕昔在藩邸之時已知非
皇兄之意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事皆率
由乎舊章亦以敬承夫

先志自惟凉德方在冲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
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
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逆叛子孫謀殺祖父母
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家長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採生折割謀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強盜妖
言奸黨失機并事干邊方夾情及人命在死罪
者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
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

其罪罪之
一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正德十六年四
月二十二日以前在京在外内外大小官員人
等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降調陞改
充軍為民等項及言事忤旨自陳致仕養病等
項各該衙門備査明白開具事情奏請定奪死
忠者諭祭修墳廕敘降調陞改致仕養病閒住
充軍為民者起復原職酌量陞用大臣量進階
級幷與應得恩廕人夫月米相應起用者有缺
推用已故者加贈

一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為因諫止巡游跪
門責打降級改除為民充軍等項該部具奏起
取復職酌量陞用被打死者情尤可憫各追贈
諭祭仍廕其一子入監讀書内有充軍故絕者
一體追贈諭祭查訪親屬量與優養
一王府冊封朝廷大禮今後該部務照舊制一年
一次舉行
一各處王府應得祿米有缺少者各該巡撫都御
史督率所屬查催完納
一各處郡王將軍府子女有應請名請封選婚者

本府即與保勘奏請承奉長史等官不許刁蹬
其有年已長成未曾婚配貧難無力者所在官
司量為助給
一各處郡王將軍中尉有因事革減祿米者除毆
殺人命敗倫傷化外其餘自詔書到日為始俱
照舊支給儀賓有因成婚年遠不曾赴京謝恩
參奏者悉皆有免
一自正德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
職盡行裁革吏禮兵工四部各將裁革過傳陞
乞陞文武僧道匠藝官員名數類奏查考其皇

親及公主所生子孫原無出身正途朝廷推恩
陞授者不在此例
一兩京五府見任掌印僉書管軍管事公侯伯都
督及都指揮六部等衙門見任文職四品以上
官幷各處巡撫官俱聽自陳去留取自上裁武
職内有傳旨管事者革去管事照舊帶俸文職
五品以下兩京吏部照例會官考察
一内府各衙門見任官員有侍從年久供事勤勞
願告優閒者許各具本陳請取自定奪
一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朝廷政事得失

天下軍民利病許其言無隱文武官員有貪暴奸邪者務要指陳實跡糾劾在外從巡按御史糾劾

一官吏軍民人等犯罪自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後已問結立功哨嘹運灰運炭運磚運石做工納米納料納鈔擺站煎鹽炒鐵充儀從軍伴膳夫及罰班重難拘役枷號等項悉皆放免中間若係行止有虧敗倫傷化例該帶俸差操革職爲民者仍各照例發落

一武職官降級調衛者除失機事干邊情不宥外其餘俱復職回衛內原係錦衣衛調在京別衛

文職緣錯升公罪註誤降級者復原職內原係京官者對品別用其因事革罷爲民者除事干行止有虧敗倫傷化外悉與冠帶閑住原係冠帶閑住及京官調外任致仕者各照原職致仕

一各處武職有內私役軍人不及五名例前問擬降級者守邊失誤被賊搶擄人民不及五名情輕律重降級者俱復還原職其各邊軍人因失事饒免發遣常川守哨者亦免守哨

一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處實徵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屯田皇莊莊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丁二庫蠟茶銅漆銀硃鹽課廚料戶口食鹽豬羊雞鵝備用孳生馬騾山廠柴夫後府柴炭軍器沿河軍衛有司蘆葦茭草夫價及閘垻泉溜洪淺等夫秤樁草等料及贓役等項銀兩一應歲派歲辦奏派但係該納官錢糧物件拖欠未徵者盡數蠲免以甦民困已徵在官該起解者照舊起解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各造冊奏繳查考敢有將已徵捏作未徵侵欺盜用者許諸人首告

巡撫巡按及守巡司官察訪拿問重治造冊官吏參奏提問戶工二部差去催徵官員即日回京

一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嘉靖元年分內除漕運糧斛四百萬石照舊徵兌起運其餘夏秋稅糧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屯田皇莊莊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丁二庫蠟茶銅漆銀硃等料不分存留起運以十分爲率俱免五分以甦民困

一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馬房

倉場各皇莊等處但係正德年間額外多添內
臣司禮監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
一近年差出取佛買辦織造燒造等項及腹裏地
方并各邊各關但係正德年間新添分守守備
內臣詔書到日即便回京其各處分守守備內
臣將官有正德元年以後夤緣改作鎮守分守
及副總兵等項名色并分外多管地方加添責
任者兵部俱查奏改正換給勑書
一自正德年來兩京各衛所容令無藉之徒冒籍
投充并新添旗軍校尉勇士力士軍匠并內府

各監局招收軍匠等役辦納官錢私役占用不
下八九萬餘歲支錢糧百萬餘石以致京儲虧
耗歲用不繼關係非輕論法都當拿問追究但
既遇赦姑容改正詔書一出但係正德年間冒
籍投充并新添及私自頂補額外招收等項人
役并有名無人該衛所官按月支糧包辦月錢
者即便各回原衛原籍隨住當差該衛所即將
名伍開除回報戶部具數奏聞敢有捏奏存留
設計影射仍前冒支官糧者事發都押發遼東
鐵嶺衛永遠充軍該衛所官吏拿問調煙瘴地

面安置
一騰驤左等四衛勇士除弘治十八年兵部并科
道官查出見役正數并事故外其餘詭冒名籍
未經裁革仍又夤緣回衛匿掛名額者各照原
擬舍餘發原衛民丁發在京缺軍衛分各充軍
役食糧差操以後勇士替補照例開送兵部驗
軍官處驗過方許收糧
一權勢中鹽侵奪民利并客商中鹽增價轉賣俱
問罪入官律有明禁近年以來奸商投託勢要
每遇開中輒數包占轉賣取利甚至奏開殘鹽

減價中支每米一石支鹽四引任場買補夾帶
私鹽阻滯正課以致鹽法大壞邊儲告乏罪雖
宥免鹽當追沒詔書到日巡鹽御史并各運司
官即便查訪鹽糧勘合內坐到已支未掣并未
派未支鹽課但係商人投托勢要詭名占中賣
窩買窩及河東運司鹽課例該宣府中納被勢
要奏討賣窩別處開中并奏開殘鹽減價報中
者悉照大明律裁革入官不許放掣派支敢有
將勢要中鹽賣窩買窩情由設計隱瞞仍舊冒
支官鹽掣賣者許諸人首告給賞正犯追完鹽

課發邊遠充軍干碍勢要聞處治巡塩御史運
司官吏知情容令挈支各治以罪其見堆皇塩
并各處已賣銀兩未賣塩斤盡數入官各項入
官塩課巡塩御史作急回奏戶部查照邊儲急
缺去處開中本色糧料以濟急用
一在內御馬倉天師庵中府二草場在外垻上等
十九馬房倉吳家駝裏外牛房司牧司牧局
今年合用糧料草束於原會數內減去一半坐
派以甦山東河南北直隷小民困苦以後年分
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照

數會計以免冒濫
一近來抄沒犯人莊田園圃戶部奏官從公查勘
如有倚恃權勢侵奪霸占若審証明白歸還本
主管業若係原有及兩平置買價直無虧者照
依時價變賣銀兩送太倉銀庫交收備邊若地
畝數多離京五十里之外者行令該管州縣召
人佃種照例起科
一抄沒犯人玄明宮地土原係軍民住居墳墓該
給主者該部會同科道官逐一查審明白給去
管業

原缺

一近年各處鎮守協守分守守備等官違例奏帶
人衆到于地方科歛財物奪占功次所在不才
官員因而乘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百姓
受害深可痛心詔書到日例外奏帶人員即便
各回原衛原籍聽住當差違者許撫按并按察
司官察訪參奏拿問官舍旗軍調邊衛差操民
發口外為民若撫按等官革職不叙今後敢
有仍前奏帶人多及帶軍民職官錦衣衛旗校
者該科即時劾奏究治其鎮守等官中貪刻顯
著壞事有名者各該巡按御史指實具奏取回

司禮監從公推舉平素廉靜老成之人奏請更
替仍照舊例寫勑不許干預錢糧詞訟侵越諸
衙門職掌亦不許假以進貢為名僉取皂隷科
歛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
一漕運官軍償運糧儲經年累歲不得休息貧苦
可憫正德十四年以前京通二倉若有掛欠糧
米席皮板木脚價一切赦免其南京并臨德徐
淮水次拖欠者不在此例
一漕運官軍借欠債負利上生利為害百端自正
德十五年以前借者不拘多寡俱不許還以蘇

火器玩等件若貯庫年久不無浥爛損壞可惜
着戶部科道各差官一員查盤見數估計鈔貫
明白補放文武衙門官員正德十二十四十五
年各上半年折俸之數若有多餘挨年再補
各處無籍奸人游食術士及無名內使私自淨
身人等多有投託王府因而撥置害人甚則貽
累宗室詔書到日許令自新各還本務各該撫
按官仍要嚴加禁治不許故縱容留以稱朝廷
親親至意
一文武官員有因事住俸罰俸回話者悉皆宥免

一南京內府各監局軍匠有丁盡戶絕名伍不除
冒支月糧者南京戶兵工三部盡行查革
一近年以來內府各監局官員內使添增太多供
用浩繁甚非
祖宗舊制司禮監逐一查選照依弘治以前員
數存留供事多餘之數俱以本等職事聽用如
遇各王府及內京各監局缺人奏請撥去應用
其原係海戶簽解入者仍舊查充海戶見充
海戶者禮部盡數發回原籍爲民當差不許在
京潛住其原係樂工淨身收內府者亦盡數革

退發南京
孝陵衛充軍
一私自淨身之人多有在京潛住希圖收用着錦
衣衛緝事衙門巡城御史嚴加訪拿問今後各
處軍民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幷下手之人處
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隣及歇家不舉首
者俱治以罪
一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伏節
死義幷一時被害不屈之人日久尚未褒錄都
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幷同事協謀

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官擬
議奏來定奪
一問刑衙門有抄提在官人口犯該反叛應連坐
未給配安置者奏聞定奪其有律不該載者悉
皆放免原沒官田產給還住種照舊納糧當差
一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
例外奏帶及稱報効在各邊各處或一人數處
或一時兩三處報功及併功陞官旗者除原祖
職役照舊其餘盡行除革各衛所各將革過名
數送戶兵二部查考敢有受財隱避不革及抗

違妄奏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其諸色人等冒認
錦衣衛官員戶下舍丁致陞官旗者限三箇月
以裏許各官旗自首與免本罪冒籍之人革去
職役過限不首該部查出或被人告發通行治
罪發遣
一正德十二年十月內大同應州功次極爲冒濫
內有傳陞文職者吏部查奏軍職除本邊官軍
自斬首級例該陞級外其餘陞者不分已未領
受兵部查奏裁革
一近年軍職人等在各邊不曾斬有首級巧立當

先衛鋒等項名色及各處斬首不及數該部照
例擬賞奉旨陞級世襲者兵部通行查革
一武職幷舍人舍餘旗校納銀等項授職幷冠帶
者攙功比許於實授職役上加陞
一賜姓人員及見犯罪冒姓者各復本姓在京者
各照原有本等職役閑住隨任當差在外取到
留用者不分官職大小各回原衛原籍帶俸閑
住但因賜姓義子廕陞職爵幷與做男七等項
食糧名色者兵部盡行查革原係在外官員罷
閑幷原跟犯罪勢要無名籍與黨俱不許在京

潛住違者錦衣衛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司挨拿
逓解窩家送問
一在京武職除近選軍政幷曾保將材外其餘有
告願改調外衛者該部查勘相應具奏改調仍
聽撫按官照例考選管事
一軍職病故子孫告襲扣筭年月但在十年以裏
該衛查勘明白保送到部者即與收選免其駁
查
一錦衣衛校尉專係直駕人役近年多有奏討投
託濫占跟用因而令其幹辦私事脅制害人該

衛盡行查明取回
一南京年例進鮮馬快舡隻舊例每起不過三隻
正德九年以來違例撥給比舊加多攬載客貨
沿途攪擾本等廩給夫役之外勒要銀兩數多
甚爲民害兵部出榜通行禁約今後進鮮舡隻
務照舊例撥給經過地方不許分外生事勒要
折乾銀兩違者巡按巡河等官指實參奏不許
故縱
一順天保定河間三府各州縣自正德三年以來
寄養馬疋俱各年齒衰老節次兌軍揀退不堪

貧累民餧養兵部行文太僕寺分管官督同該
府州縣管馬官勘實果係老馬變賣價銀轉解
太僕寺貯庫輳補買馬支用
一法司錦衣衛見監罪囚中間或鍛煉成獄或拘
泥文案多有枉抑今後問刑務要法當其情不
許深刻所問犯人及在外問成解來人犯伸訴
寃枉或調別衙門多官會審務要從公推問實
情果有寃枉即與辨理不許拘執成案逼勒招
認符合前問官吏致令枉抑無伸違者罪之
一凡問囚犯今後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文妄

引參語濫及無辜其有奉　旨推問者必須經
由大理寺審錄毋得徑自參奏致有枉人近年
條例增添太繁除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以
前曾經多官奉詔會議奏准通行條例照舊遵
行外以後新增者悉皆革去
一江西幷各處地方先因宸濠反逆事敗及因人
告報謀及妖言等項事情一時追捕餘黨急於
撲滅不暇審辨未免有迹涉疑似被誣逮繫者
經該問刑衙門務要嚴加詳審果係誣枉即與
釋放若係逼脅順從者問擬明白　奏請定奪

毋得寃抑淹禁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死罪重囚犯在赦前罪不該
宥內有情可矜疑曾經奏請未得饒死及歐傷
人延至辜限外身死照例仍擬死罪者詔書到
日覆審是實但免死發邊衛永遠充軍若有辨
問罪不至死者即行查照發落
一見監與宸濠謀反事情有干正德十四年就陣
擒獲及續拏人犯三法司錦衣衛先行會問明
白其真正共謀逆賊幷臨時脅從及先年交通
不曾與謀者各依律議擬應得罪名再會多官

覆審相同具奏定奪毋致輕縱寃枉
一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困苦流離失業脅從逼迫
嘯聚為非詔書到日各該官司通行出榜曉諭
許其自首免罪軍還原伍民還原籍各存恤一
年免其差徭其有能擒捕首惡黨類報官者照
例陞賞仍量給犯人財產
一官吏軍民人等自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以
後至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有為事
問發充軍遷發為民者除原係真犯死罪饒死
及事干謀反逆叛奸黨失機強盜撥置侵盜係

官錢糧指稱打點誆騙者不赦外其餘悉皆放
回原衛原籍寧家隨住若有赦前逃回不首原
係真犯死罪饒死充軍例該照依原擬處決并
雜犯死罪以下充軍例該枷號改發極邊衛分
者免其處决枷號仍各發原充衛所着役其遞
發爲民者免其問罪仍發原編覄所
一內外各衙門罪犯該追贓物係還官給主銀貨
至五十兩以上并入官至一百兩以上監追一
年之外及正犯身死徇禁家屬各勘無家產堪
以變賣陪納者開具所犯情罪奏請定奪其不

及前數監追半年之外及正犯身死各勘無家
產并例該追罰馬牛等項悉與宥免查照發落
若係埋葬銀正犯見在者仍係律追給
一內外衙門有問完官吏軍民人等罪犯已經奏
請未曾奉旨發落應該宥免者即行查照發落
其有監候行勘未報人犯罪該宥免者并正犯
在逃監禁家屬証佐不係事干謀犯逆叛劇賊
者悉令保候歸結
一近年節次奏開生員納銀入監事例積累數千
餘人大壞選法今後再不許奏開違者吏部該

科即時糾劾究治已開未納者即便停止至於
額設吏役亦須得人近年納銀收充阻塞正途
之人致令歇役革退雖有考選事例繁復不一
吏部便查會典開載選撥吏役舊例申明遵守
行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凡遇缺吏從公考選
徑自收叅納銀人役務令習學字書通曉文移
方許收叅若額告改撥衛所事簡衙門者聽俱
開報巡按御史查照訪察內有選撥不公或被
人告發或按問得實依律究治
一各書辦人員除大營額設員數外其餘貪緣額

外添設者并各處地方遠年不用小通事冒濫
保補者通行查革
一工部供應內府各監局內官內使人等年例柴
薪靴料皮張冬衣鋪陳紵絲綾紬紗羅等項近
年以來增添數倍該部往往借貸別項官錢輳
用動經數萬累及官民終非經久之計着司禮
監會同該部查照永樂至天順年間人員數目
關給則例通融處置除見有本色物件外不敷
之數將近年抄沒犯人贓物銀兩兩平估折相
兼俵散准作正德十五十六年年例之數少寬

民力
一兩京各監局等衙門近年額外增添器物如龍
舡戰車神象店房等項數多管事人員乘機作
弊將物料工作任情冒泒侵剋害民今後除舊
額器物房屋應修理成造者俱照會典所載舊
定數目從實會計除本衙門并各庫會有外會
無者量為從省泒辦不許隱匿冒濫改舊添新
并招買那借貽害小民違者治罪
一內府禁密之地不許蓋造離宮別殿載在
祖訓萬世當遵近年以來節被左右近幸之人

獻諂希恩在內添蓋新宅佛寺神廟總督府神
武營香房酒店之類在外添蓋鎮國府總督府
老兒院玄明宮教坊司新宅石經山祠廟店房
等項便着內官監工部錦衣衛科道官逐一查
勘但有不係舊規者或折毀改正或存留別用
或變賣還官官匠人等有因蓋造陞官者亦就
查革改正在外聽撫按官一體查勘改正變賣
還官不許隱匿
一近年南京駕到各樣舡隻數多俱在通州張家
灣停泊勞人看守日久損壞無用着內官監工

部便去會看除年例黃舡照舊存留聽候外其
餘烏龍舡發送南京兵部改作攏江舡黃舡發
送南京工部照舊看守聽差黑樓等舡發送杭
州府等處聽候進鮮進龍衣等項公用免泒民
間修造其餘魚舡等項變賣價銀收貯監部以
備修造正支
一荊州杭州蕪湖三處抽分廠專為打造糧舡成
造供應器皿而設以省科泒小民之苦近來兩
京各監局相沿且奏差人赴蕪湖廠支取杉楠
等木數多又有內官監差官中半抽分二年有

餘致將造舡銀料不敷支給累及運軍出利揭
債缺舡運糧躭誤國計今後南京各監局合用
竹木聽於本處龍江瓦屑等抽分廠支取在京
各監局合用竹木聽於內官監神木廠并真定
盧溝橋抽分廠支取其內官監原差抽分太監
李文等詔書到日即便回京以後不許援例奏
差
一天下司府州縣抽分稅課衙門俱有定額近年
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有利處所私自添設無
名抽取數多甚為民害詔書到日巡按御史及

按察司分巡官通行査革有司嚴加禁約不許
坐視故縱
一河防水利小民衣食之源關係最重各有專官
管理該管官員務要躬親巡歷嚴督所屬修築
圩岸疏濬潇渠但有權豪刁潑之家修建池亭
設立碾磨阻壞水利坑陷錢糧者幷聽自首拆
毁改正與免本罪若有抗拒官府執迷不首者
許隣佑之人告舉究治所在官司容情故縱者
事發一體治罪
一易州山廠柴炭今後悉遵先年舊額派納情𡚁

司近年新添加耗之數俱改正照舊其有攬頭
指稱打點多勒價銀許被害之人首告管廠侍
郎痛加改革不許仍踵前弊如違治以重罪
一自正德年來劉瑾錢寧江彬相繼擅權在京在
外各該衙門弊政多端詔書該載不盡者許逐
一自行議奏裁革
一近來呂監王帶蟒龍斗牛飛魚服色數多除五
府九卿堂上官外其餘庶官雜流幷各處將領
頭目諸色人等但係奮緣奏乞傳賜者俱不許
穿用內府各監局官員司禮監査奏裁革武職
甲官僭用公侯服色花樣者一體禁約
一浣衣局近年抄没婦女法司逐一吊査原卷詳
究事由情可矜宥者具奏釋放
一錦衣衛旗校人等除弘治年間編軍冊內見在
數目外其餘詭名頂補僉補在逃故絶等項人
役冒濫食糧者戶兵二部各選差屬官會同科
道及本衛公正官査議裁革
一豹房各處積年收貯幷近日抄没犯人銀兩司
禮監査記明白數內選數百萬兩於太倉銀庫
收貯以備折放官軍俸糧等項支用

一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人等緝捕妖
言奸細幷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役
者通行査革以後各衙門照舊年終類奏兵部
査議陞賞
一正德年以來傳陞乞陞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等
項禮部盡行査革各牢固枷釘押發兩廣煙瘴
地面衛分充軍遇赦不宥近日奏討葬祭一切
停革其中有出入內府住坐新寺誘引蠱惑罪
惡顯著見在京者禮部通査明白錦衣衛還拿
送法司問擬罪名奏請定奪

一先在軍門辦事指揮張璽張倫及掌案寫字等
項人員宮勲趙眞殷大安王鎬王鎮陳貴龐璽
晁用鄭職賈銘高淩朱鳳翔管皇店千户趙謹
姚俊俱倚勢生事蠹政害民内外軍民怨入骨
髓本都當處死姑從寛各連當房家小押發兩
廣烟瘴衛分永遠充軍其餘跟隨辦事管店助
惡有名小班答應旗校人等錦衣衛還拏送法
司究問中間罪惡顯著者一體押發兩廣烟瘴
衛分永遠充軍家小隨住俱遇赦不宥
一回夷寫亦虎仙父通土魯番興兵構亂攪擾地

方以致哈密累世受害罪惡深重曾經科道鎮
巡官勘問明白既而夤緣脫免錦衣衛還拏送
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
一回回人于永出入豹房誘引蠱惑情罪重深錦
衣衛拏送都察院追問明白議擬罪名奏請處
治
一今後照依舊例給事中有缺於進士内考選奏
補御史有缺進士與行取人員相兼考選除授
一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

一已上興革政令詔書到日有司即便奉行如有
延緩者許巡按御史按察司訪察究問俱以違
制論
嗚呼君人之道在昭德以塞違繼世之規惟更化
而善治特頒渙號用慰輿情弘施大賚之恩永錫
太平之福四方臣庶咸使聞知

乞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懇乞憫念災傷窮民乞　賜停止差官織造事内
閣近該臣等奏乞免差官織造　勑書節奉
聖旨官已差了再不必具擾執拗欽此臣等一聞

此旨相顧驚愕備員大臣素蒙禮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在朝群臣亦皆彼此駭嘆謂雖正
德年間亦未見批答内閣題奏有如此旨意若臣
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以
思不能無庶幾改之之望若以具擾執拗爲嫌而
乃悻悻然見于其面非臣之所宜自處也臣等豈
敢以此擾
陛下哉恐災傷窮民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起
而爲盜以覆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拗不通
也執

祖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以天下公議大相
拗以取後世之議也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之
不聽六科十三道皆言之不聽獨二三邪佞之言
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累朝事例臣
等考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累朝幷不
曾差官織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一行之亦非朝廷
美事

憲祖
孝考恤民節財聖德善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法乃獨舉此不美之政以爲事例
豈可以爲事例也方
陛下登極之初嘗傳旨欲更換廣西鎭守廣東市
舶幷提舉大與馬房守備俗馬關等處及看守廳
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亦後凡題俱蒙　俞允
停止各官不差　勑書俱免撰寫海內之人方傳
頌
聖政之美何故今日織造一事乃獨不蒙嘉納特

降　前旨雖出　御筆親批決非司禮監官所敢
議擬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
祖宗朝一應批答皆由內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
奸亂政有擅自改擬營求　御批以濟其貪私者
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遂令此輩邪佞小人敢
於今日復蹈前車覆轍其心惟欲蒙蔽蠱惑以圖
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戚　社稷安危
陛下何忍墮其奸計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致傾覆仰賴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爲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
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年百尚不及一二今
日豈堪敗壞邪與言及此可爲流涕臣決不敢撰
寫　勑書以重誤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垂監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
禮監官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出斥
逐在外不許仍前侍奉左右以杜後來亂政壞事
之漸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奉
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恤民至意朕心已
知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了寫將書與他着安靜

行事毋許分外擾人該衙門知道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四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五目錄

內閣

論簡侍從之臣一　丘濬
論簡侍從之臣二　丘濬
論簡侍從之臣三　丘濬
論東宮官　王鏊
論內閣　王鏊
論史官　王鏊
論翰林　王鏊
論內閣官制　王瓊

史029-291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五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内閣

論簡侍從之臣一　丘濬

臣按八柄詔于冢宰内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公論之所在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史氏直筆以書之吳澂謂内史為翰林之職蓋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誥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我
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巳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及待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二品學士從二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一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此又設修撰編修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

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於翰林則是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官比也永樂初
太宗皇帝又柬七人者入　内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至
仁宗皇帝又于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為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論簡侍從之臣二　丘濬

臣按編修檢討專以修史始見於此前此固有所謂編修官者蓋專以修經武要畧為職屬之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然編修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
朝止稱編修檢討云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大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

有起居注唐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
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修撰編修檢討當國史焉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爲之監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毁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監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

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人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問學文章知史書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以爲一代之良史矣

論簡侍從之臣三　丘濬

臣按前代藏書之府非止一處而掌書之官非止一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畧同今代圖籍皆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焉蓋
本朝翰林之官雖有異名實無異職其所儲書非獨以存前代之舊蓋將以資儒臣之考閱講究以開發其聰明以爲異時大用之具也仰惟
太祖開基旣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才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
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得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

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爲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曰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　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給飲食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爲居止
列聖相承按爲故事每遇開科閣于進士中選其俊異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秘以儲養之前後得人比諸他年進士爲多用之當時有得賢之效書之史冊爲儒者之榮是誠一代之盛舉也臣伏讀
文皇帝諭棨等有曰人須立志立志則功就末有

無志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皆今之英俊當立志遠大不可安于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一時諸賢服膺

聖訓莫不奮發立志勉進學業皆大有所成就留者擅文學之名出者播政事之譽大哉

皇言其所以主張文教作興人才爲世道慮也一何遠哉三代以下所僅見也噫夫賢才不易得亦不易知必隨時而取之不限一時必多方以試之不拘一藝然後賢才畢用而無遺苟惟取之於此

時而他時則否試之以一藝而他藝則否而欲所用皆得其人難矣臣請著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簡擇之餘乃分諸司觀政待新進士詣大學行釋菜禮畢即 勅禮部諭俾各録平日所作文字投獻所作如詩賦序記銘頌書論疑古評史之類封送翰林考訂其中有辭未文理其學可進者別出題試之其所試之文與所投之卷相稱即取以預選不問年之長幼質之強弱苟有器識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辭鉤棘而意詭異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後遴其才器而任使之每科不必多選不過三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

國家儲材以待用者無非通經學古明體適用之儒布諸庶位列於內外者又皆得夫文學博雅之士以錯雜于政事法理之間以潤飾之臣見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儒皆真儒吏非俗吏凡其製作以華國施爲以輔世者咸有可稱述者矣爲治要務用人要術莫先於此

論東宮官 王鏊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

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以教道之而況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游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
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
等官亦旣備矣然官以片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
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
初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游者誰歟
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
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
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
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

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
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
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
此意泯矣然明帝授書於桓榮及爲天子矣執醬
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
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
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
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
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于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
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　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何時所好務爲
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
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
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

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折柳隨事諫止游
戲翰墨端其所嗜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
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漢宣帝時
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爲太子師友
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
使舜監護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貞觀
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
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
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

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拜廢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當依倣講筵稍放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拜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後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辭從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乃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雖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群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于堂中三師賓客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升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丁度禮文條）

論內閣　[illegible]

亨在翰林與陸（伯簡）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爲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予亦不知其然否及予入內閣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年言路大開諫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遂以絲綸簿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居憂也甚者又謂文淵閣印

亦爲司禮監所奪請追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來追理還之言者伏罪乃已

論史官　王鏊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定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館

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論翰林　王鏊

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

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每科或選或不選留者或多或少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為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為得也制科待人人自奮於學以求知於上不待督責矣

論內閣官制　前人

朱子著中庸或問至論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弊下敵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修身為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世基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人以易之矣苟為不然吾恐居上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為奸臣蒙蔽亂政亡國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任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辭令然每有批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于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事面奏取　旨畢各衙門將奉　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　旨意覆奏並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為口旨送內批于本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始建內閣

於東閣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誥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湖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盖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修之事者也况求樂間胡廣所兼不

過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勑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勑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三楊官止五品盖為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盖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求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

龍飛趍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兼官壓六卿之意可見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于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

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

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攷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十五

吏部 文選上

題减省官員事 商輅
題用賢事 商輅
覆給事中韓鼎公選法奏狀 王恕
議都御史邊鏞保治奏狀 王恕
論王府保舉官員奏狀 王恕
議僉事顧就教職便養親奏狀 王恕
選用新舊進士燕懲竄避奏狀 王恕
議都御史陳言禆益治道奏狀 王恕
議給事中王珣陳言時務奏狀 王恕
議給事中林廷玉陳言翊治狀 王恕
陳言輔治奏狀 王恕
覆大理寺丞楊澄監別大臣狀 王恕
議太常寺缺官供祀奏狀 王恕
議徽王乞陞鈞州爲府奏狀 王恕
會議儹運糧儲行移奏狀 王恕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六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吏部 文選上

題减省官員事 商輅

臣叨侍近密輙以愚見數事開具進呈伏乞
聖覽如有可行乞 勑該衙門施行如中間事有
難行者乞賜寢罷干冒 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謹
具 題以 聞

一貴州湖廣先因猫施猖獗蒙 欽差保定伯梁
珤右都御史王來并參將等官統領官軍往彼
征勦即今賊勢已息地方稍寧而總兵等官在
彼久住軍馬衆多供給艱難况聞四川湖廣之
民儹運糧餉不勝疲弊乞
勑該部將梁珤等取回彼處止令都督方瑛陳
友聪依原奉事理調度二處官軍往來撫捕相
機守戰其貴州方面并府州縣流官俱係額外
添設之數俱乞取回庶得少甦民困地方幸甚

一臨清不過一縣地方先蒙 欽差平江侯陳豫
往彼鎮守築立城垣開設衛分操練軍馬即令

已有次第切慮彼處巡按巡河管閘管糧收鈔收磚等項御史主事等官常不下七八員不無官多民擾乞
勑該部將陳豫取回止令本衛指揮等官照例操守巡按御史經過提督實爲便益臣又照得真定保定二府既有僉都御史祝暹在彼巡撫兼守備倒馬關其易州鎮守又有參贊軍務僉都御史陳泰近聞祝暹患病未痊合無陳泰不妨參贊照鄉來學事例就令巡撫真定保定及提督紫荊倒馬關將祝暹取回定奪庶得責任歸一

一正統年間各布政司地方俱添設僉事一員專管屯田而南北直隸亦各該僉事於河南按察司帶俸令其提督順天幷鳳陽等府屯種緣河南按察司與直隸有司無相統屬行事之際不無掣肘誤事今後南北直隸屯田合無照提調學校事例另設御史管理惟復止令一處清軍御史帶管將見在僉事革去庶使便於行事

一山東等布政司幷直隸保定等府正統十四年起取民壯不曾赴京見在本處地方操守者彼時　勑旨丁寧諭以事平之日卽放寧家今經三年未見定奪况前項民壯俱係丁多殷實頭等人戶大縣或五六百名小縣或不下二三百名除此之外有司每歲科派不無靠損下戶貧難小民愈致失所乞
勑該部行移各處將見操民壯悉發寧家一體當差其在京操守民壯幷舍人餘丁人等亦乞
勑該部計議酌量放免庶幾　恩信兩全日後易於驅使

一薦舉本以求異才若

國家科目未開則薦賢之路不可不廣方今科目大開豪傑之士皆由此進則薦舉之道豈容大濫臣切見各處係來儒士例皆除授教職中間多有學問膚淺體貌粗踈不由學校罔知大體此等之人一槪使之爲人師範豈不有悞後學乞
勑該部將見係來儒士發回原籍許令本處鄉試照例出身今後教官俱於副榜舉人三十歲以上者選除庶幾學校得人而人才有所造就若山林中果有隱居行義不求聞達年四十以

上學識卓異之人須方面府州縣官公同舉保
風憲覆實送部嚴加考驗然後錄用如有不實
罪坐舉主

題用賢事　商輅

臣切照見任春坊司直郎林聰原籍福建人由正
統四年進士歷任刑科都給事中陞今職本官學
識優長操持端慤存心公正遇事敢言先在刑科
衆皆推服今任司直郎固是美職但所任政務頗
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於閑散之地况今吏科都
給事中張某久病不出如蒙乞降

特旨着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
恩出於朝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
言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思自效矣且今春坊官
員多係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都給事中今
令以司直郎兼之俸祿無增品秩仍舊於事體無
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聞之皆謂
陛下誠於求言篤於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
悅豈不美哉臣職居近密偶有所見不敢緘默

覆給事中韓鼎公選法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禮科給事
中韓鼎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給事中韓鼎所言考選監生出論有請客之
名要行出判語及令親供一節臣等議得考監生
出論題觀其作文以第高下此舊規也奈何所考
監生賢愚不一能者依經傳註一篇可成不能者
閣筆凝眸一辭莫措却乃不依本題別寫他作故
人謂之請客此等之人固不當取但人才難得是
以或觀其寫字或觀其人物而次第之以備下僚
末職之用未嘗有棄才也若與能者出論題與不

能者出判語是使學者皆記判語而不學作文非
法之善也合無今後考選監生聽本部出題取其
文理平順者爲一等文理頗通者爲二等文理不
通若寫字人物有一可取姑以入選如此則考選
有方而高低自別矣其六各部主事等官有歷俸
三年二年未及二年而驟陞者有七年八年或九
年將滿而纔陞者拘於各部似乎不公要照郎中
林鑾等調改復除事例不分本部別部以歷俸年
深者陞用一節臣等查得往者各部缺官若本部
有相應人員就於本部陞用無相應人員方於別

部陞調此見行事例若戶部郎中林魏員外郎吳
裕調吏部是也若但以歷俸年深爲主不分清濁
勤惰一槩更調如歲貢例不無賢否混淆紛更太
甚合無今後轉陞官員如某部缺郎中員外郎先
儘本部年深相應員外郎主事銓補如無相應者
則於別部年深相應員外郎主事調補如此則選
法公而人心勸矣其言旌異推舉有與取未成而
問發爲民者有旌異方畢而問發充軍者有行取
到部調除原職者要行連坐舉主一節所言有理
合無今後在外官員果有廉能公正政績卓異聽

巡撫巡按等官從公旌舉各注舉主於旌舉官員
之下日後犯贓連坐舉主如是庶幾舉能其官用
得其人矣緣係陳言公選法及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都御史邊鏞保治奏狀弘治元年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部咨該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邊鏞奏云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這本所言該衙門看了來說　欽此欽遵抄
單移咨送司案呈到部當本官所言任賢以遠奸

該等六事逐一看議明白各開前件伏望
聖明裁處緣係節該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
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

一議得君子小人迭爲消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小
人進則君子退自古未有用君子而不治用小
人而不亂者也且執德守義正直中和者君子
也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小人也但君子難親
而易踈小人難踈而易親
陛下新服厥命固當用君子而退小人矣今都

御史邊鏞奏舉以是爲言若第恐君子雖用而
信任不專使小人得以間之終不能成其治小
人雖退而屏逐不遠復將夤緣復進終有以害
其政夫知其爲君子而任之則不必致疑知其
爲小人而去之則不可復用如是則正人立
朝而萬邦咸休矣

一議得都御史邊鏞所言納諫以廣言路一節誠
人君爲政第一事也
陛下嗣位之初嘉言無不納善政無不舉弊政
無不革臣民無不悅服若李文祥之奏疏其意

雖忠直其言則逆耳
陛下畧不加罪但除事繁縣佐使之歷練以成
就之恩莫大焉不知者以為貶李文祥以籍言
者之口此邊鏞所以為
陛下言之合無将其所言行取李文祥前來照
依甲等資格改除在京事繁衙門使之歷練以
成其德器一釋衆人之惑一全納諫之名不亦
善乎
一議得勸懲者人君之大柄所以歆動人心而警
懼天下者也今都御史邊鏞所言别善惡以昭

勸懲一事誠為有理臣等又聞古人有言賞必
自踈遠始罰必自貴近始賞自踈遠則賞一人
而千萬人勸罰自貴近則罰一人而千萬人懼
陛下若納邊鏞之言用古人賞罰之法則善無
不勸惡無不懲而天下治矣
一議得名器者人君之至寶所以彰有德而别有
能若不擇其人而授之則奔兢之風起而廉恥
掃地矣其何以為國乎
陛下新服厥命擯斥奸佞惟賢是用罔未嘗以
名器假人矣今都御史邊鏞猶以是為言者但

恐寡廉鮮耻之人尚在投間抵隙之言未絶惟
願
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政杜絶先容之私言自
無倖進之妄人夫如是又何患名器之不重而
朝廷之不尊乎
一議得都御史邊鏞所言乞
勑巡撫巡按等官嚴加訪察守令務致的實名
著循良者指實具聞即便擢用而無拘乎資格
政果貪酷者拏實訊問即便罷黜而無待於
朝覲其守令之中尤有循良之最者書於御屏

或錫車服以彰其能一節查得節次詔書與夫
巡撫都御史　勑諭并本部奏行事理其於守
令之賢否俱有旌擢黜退之典今邊鏞復以是
言之者盖是巡撫巡按等官奉行未至合無通
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查照節次
詔書并　勑諭及本部奏行事理嚴加訪察知
府知州知縣等官其人廉能公正其人貪酷害
民其人罷軟無為其人年多有疾當旌擢者具
其政蹟奏聞當奬勸者畧為奬勸當拏問者就
行拏問當黜退者就行黜退當致仕者勒令致

付務在至公不許顛倒是非致紊勸懲之道自
取失職之譏
一看得都御史邊鏞所言
陛下於文武大臣之中留神俯察其才能性行
孰可宰銓衡孰可總風紀孰可爲大將孰可爲
副參孰可撫安一方孰可守鎮要地所即事以
驗其才而因才以授其職不因瑕以掩瑜務舍
短而求長一節誠爲簡法但自正統年間以來
每日止設一朝或兩朝每一朝臣下進見說事
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
右之人大臣於左右之人相見者不多左右之
人亦豈能盡察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聰
明於門客門客之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之
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是以以直爲枉以
枉爲直者多欲察識之得其真必須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諮
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
識大臣而隨才任事可以啓沃
聖心日進於高明矣

論王府保舉官員奏狀弘治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　淮王
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劉奎某
府州縣人由生員成化二十一年七月遇例納銀
送南京國子監放回依親讀書至今方纔二年有
餘及查本部聽選監生自入監歷事以來守候十
八九年方得除授今劉奎乃爲監生未及三年輒
便希求保舉圖任伴讀若從所保不無遂其僥倖
之計阻滯年深之人及查得天下王府二十五處

額設官員不爲不多除長史典膳典樂外其餘俱
係常選官員近年以來遇有缺員往往奏保或稱
妃兄妃弟或稱儀賓親屬與凡相熟之人不論可
否一槩奏保任用實壞選法阻滯常選之人案呈
合無今後　王府官有缺該長史司便呈報各該
布政司轉達本部照缺於監生吏員內相應人員
銓補不許仍前奏保攙越仕籍阻壞選法如此則
奔競者不得倖進守正者免其嗟怨仍行各該布
政司啓　王知會緣係乞　恩保舉官員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僉事林淮願就教職以便養親奏狀弘治元年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雲南按察
司僉事林淮奏云云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
林淮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養辭官則家貧
難供朝夕乞要授以本處或附近府縣學教授教
諭以便養母一節情實可矜況本官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出于已哉合無俯順其情授以附近地方
府學教授職事令其到任以便養親親終仍除僉

事職事一以慰本官母子之情一以爲臣一忠孝
之勸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令查得南直隸常州府儒學見缺
教授一員欲遵奉 欽依事理將林淮陞除授常
州府儒學教授須賫文憑令其到任管事未敢擅
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選用新舊進士撫懲窮避奏狀弘治元年
照得舊例進士登科之後自本年至第三年第二
甲進士內則選主事等官外則選知州第三甲進
士內則選評事行人等官外則選推官知縣至第
四年不分二甲三甲俱選主事等項京職以其辦
事年久故也成化十二年取進士三百名存留一
百名在各衙門辦事餘皆放回依親讀書已經二
次行取除已到選用其見在外尚有四十餘員未
到即今在外缺知縣推官共七十餘員欲將見在
二十年舊進士擬除補缺緣係舊進士去年已不
選外任俱授京職今在舊進士比之先授京職者
辦事聽選又多一年若選外任授之人情實有不
堪比之舊例外不相同合無將二十年見在舊進

士照例挨次俱除京職將二十三年第二甲新進
士除任外知縣推官并在內行人待舊進士選盡
却將第二甲新進士於內外相兼員缺內相兼選
用所據舊進士除到外其行取不到者似有躲避
外選情弊合無除丁憂事故外其餘無故至今不
到以後到部之日俱除外任庶幾銓法無私人心
有警緣是選用新舊進士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左都御史馬文升陳言裨益治道奏狀弘治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儀制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都察院左都御史馬
文升奏云云等因奏奉
聖旨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欽
此欽遵移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馬文升所奏選
賢能以任風憲等四事誠如
聖諭請議闢坐前件伏乞
聖裁緣係節奉　欽依該衙門便看了來說事理
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
查得舊例御史員缺於各衙門辦事半年以上

進士及本部聽選舉人監生并行人博士推官
知縣教官內選補至成化六年以後拘於正統
年間頒降憲綱新進初仕不預選任近該南京
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李琮陳言本部議擬今
後選用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士與夫曾
經一考稱職行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身推官
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言
語正當操行廉潔才識優長者送都察院理刑
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連人送部諳
曉刑名堪任御史者奏

請照缺選補但知縣推官係在外官員訪查未
詳合無通行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各於
按屬進士舉人出身知縣推官內從公推舉如
前相應之人備開腳色政績具奏以憑遇缺行
取兼進士行人博士選送理刑不許舉非其人
已經題准　欽遵外今馬文升又奏前因誠為
選用風憲之良法但恐遇有御史缺多六年以
上知縣二年以上進士內相應之人數少必待
其有然後選用不無悮事合無通行各處巡撫
都御史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官各於所屬曾

經一考稱職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內推舉
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言語正當操
行廉潔才識優長者備開腳色政蹟具奏藉記
在部遇有御史員缺先儘六年以上行取前來
相兼二年以上進士并一考行人博士選送理
刑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連人送部
選用如無相應六年以上知縣推官二年以上
進士仍依本部議擬奏准事例於半年以上進
士曾經一考稱職推官知縣內選用如此則選
用亦可以得人風憲不至於久缺矣

一查得舊例按察司官有缺於法司屬官內推補
其知府同知推官知縣有原係法司出身及曾
在法司辦事者亦得推補如蘇州府知府林鶚
推補江西按察使實抵縣知縣葉淇推補廣西
僉事是已至於斷事理問推官有缺本部臨時
斟酌選用而法司辦事進士歷事舉人監生各
多但進士及舉人監生俱是挨次取選而舉人
監生又係臨選考校或前或後人缺有不相當
難以一一照缺對人除補令馬文升奏稱前因
合無今後按察官有缺先儘法司相應屬官推

補其知府同知等官果有諳曉刑名政聲卓異
者亦得量才推舉斷事理問推官有缺先儘法
司辦事進士歷事舉人監生除補次及相應人
員所言不許差占斷事理問推官有悞問刑一
節係見行事例但各該官司奉行未至或遇急
切公務往往差遣委的有悞問刑合無行都察
院轉行各處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今後不分
大小公務俱不許違例差遣斷事理問推官妨
悞問刑如此則司刑得人刑不枉濫矣
一查得舊例知州知縣缺少本部於當選內將該

選進士監生及該陞官員除補如遇缺多照依
大學士李賢奏　在事例將聽選監生舉人不
分年月遠近揀選考補近該成化二十三年朝
覲考察黜退天下知州知縣數多本年四月內
於常選外將聽選舉人監生照例揀選考試除
補知州知縣共一百九十五員給憑赴任去訖
餘有員缺常選陸續除補但州縣數多隨補隨
缺未能得完人民繁夥錢糧浩大去處知州知
縣實難其人本部已經題准將成化二十三年
第三甲進士取選無同舉人監生及該升官員

通行除補外候員缺數多仍照前例揀選除補
所言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險遠若待缺到
除官不無太遲要行先期除官預補固爲有理
若不查勘應否一槩扣缺除補恐前官中間亦
有事故一年之上未滿後官將帶家小守候日
久不得支俸當衣食不足求其不爲奸民猾
吏所餌斯亦難矣合無通行巡撫巡按官將所
屬州縣正官二考之上九年將滿者按季查奏
開具各官歷俸及該滿年月以憑斟酌遠近除
補及將新除官員訪察敢有過家留連不即到

任者查照成化六年三月內本部奏准選授外
任官員過違憑限半年之上不到任者雖有中
途患帖不准照例問罪過一年之上者不許到
任起送革職爲民事例施行若在中途及任所
事故去任者所在官司幷原任衙門即時具由
通行合干上司及徑申本部知會以憑作缺銓
補其言布政使按察使知府所係甚大尤宜慎
選一節本部遇有前項正官員缺未嘗不廣詢
博訪慎擇其人二司正官每員推舉二員請
旨簡　命一員知府亦精擇一員請

旨陞用自今以後益當盡心推選以求無負委
任如此則正官亦可得人庶政不致廢墜矣
一查得舊例兩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
滿先從本衙門堂上官考覈送都察院覆考又
送本部覆考從而黜陟以示勸懲近年各司因
循苟且所出考語不辨淑慝虛應故事及其覆
考得實其平常官員輙便造謗摭拾以致考覈
不行無所勸懲誠如左都御史馬文升所言合
無通行兩京各衙門知會今後屬官考滿堂上
官務秉至公詢訪得實出與考語善善惡惡定

爲確論送都察院幷本部覆考如原來考語平
稱得當續出考語不嫌雷同若有不當聽覆考
官從公考覈其被考平常之人敢有仍前造謗
摭拾許御史等官指實劾奏拏問平常者降調
外任有贓者罷黜爲民若覆考挾私不公一體
治罪其有前考平常後考中間能深自懲艾勉
於爲善者亦宜書稱前考稱職後考中間放肆
改節者亦書平常以憑黜陟如此則勸懲無私
而官僚知儆矣

議戶給事中王珣陳言時務奏狀　王恕

文選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戶科右給
事中王珣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移咨送司案呈
到部查得見行事例取選考試舉人監生文理平
順者多相應除授府佐知州知縣等官職事歲貢
應例監生文理不順者少相應除以縣丞主簿等
官職事但歲貢應例監生視舉人監生數多上選
之時不得均勻舉人監生有接連五七十名者亦
有百十人中舉人不上十數名者若前項府佐州
縣正官缺多舉人該選者數少未免將歲貢應例

監生除以府佐州縣正官若前項缺少舉人該選者數多不免將舉人除授縣丞主簿等官例此而行似未停當及查得成化十五年考選南監監生余紹夔等止百人中有八十二人俱是舉人若欲一例取選一時豈有許多府佐知州知縣不無亦選縣丞主簿等項職事未免有枉才小用之誚今右給事中王珣要將舉人遴選另置小簿遇州縣正官府佐二員缺挨次銓補似爲有理但歲貢應例監生内亦有可用之人若將舉人另置一簿不惟立法太拘抑恐起人爭訟況前項選簿資次已

定相傳以遠邇難更動合無將聽選舉人監生照缺斟酌取用如相應員缺數多則量爲揀選多取幾人相應員缺數少則少取幾人餘者存留以待下選所取舉人與同歲貢應例監生一體考試其歲貢應例監生若有文理平順考在優等者亦授以府佐州縣正官舉人或文理不通考在中下亦以縣佐等項職事擬除如此庶使選法公而得器使之宜人心平而無咨嗟之聲緣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給事中林廷玉陳言彌奏狀弘治元年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吏科給事中林廷玉題云云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這本所言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除明賞罰以振軍旅六事係戶兵等部掌行外今將本部合行革宿弊以清吏治等四事逐一議擬各開前件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節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

一查得成化十四年該辦事吏吳鵬奏稱近年以來有等無籍之徒遇該役滿指以清卷爲由潛住公廨營謀聽缺農民或考退生員頂補希求賄賂要銀一百五十兩名頂頭房錢設有貧難無錢者逼迫無奈儘將産業變賣或揭借錢財輳數出與頂頭以致迤相倣傚習以爲常此等之徒着役之後甚至壞法害民以償私債迫堪充無碍之人懼法不服出銀者反被揑造過惡赴堂執稟官不知情就行黜退若此之類不可枚舉乞行禁約今後吏典役滿即將見行文卷

交與同房書典當日起送出司如冊托故延住取討頂頭房錢者通將受財并出錢過付之人各論以枉法贓罪亦行遵守本部已經議擬題准通行禁約去後今給事中林廷玉又題前因合無准其所言通行內外大小衙門如遇參克吏典該管官員務要嚴加禁約隨用新參吏典參充替役不許舊役吏典會緣交通索取頂頭錢銀敢有不遵仍蹈前非事發與者受者及過付之人俱依律究治其該管官員知而故縱一體治罪在內令錦衣衛巡捕官校嚴加緝訪在外聽巡按御史糾察如此則宿弊革而吏治清矣

一看得給事中林廷玉題稱近來納粟監生數多彼既以財出身得官豈不拔本生民被其魚肉要預先立爲上中下三等於臨選之時吏部出題嚴加考試文理通暢者爲上文理稍通寫字端楷非請客者爲中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者爲下上中二等量其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下等者塡註衙門職名令其冠帶閑住行移國子監及天下學校省諭各生知會使知各加勉勵奮志進學以收後效如此庶幾臨時不悞士子而將來官亦得人矣

一看得給事中林廷玉題稱教官陞用太拘以致豪傑不就貢途充位生員無所取效要將天下教官今後俱於舉人除授六年有功蹟照例會試九年考滿若無功蹟依舊銓選但有功蹟者俱量陞有司相應職事其歲貢出身之人不必除授教職一節除六年有功蹟許令會試九年有功蹟者量除有司職事俱係見行事例別無定奪查得天下教官五千有餘遞年取中副榜舉人雖有千餘其間有例不該就教職者十有六七該就教職者不過二三百名豈能完補前項教職員缺其言九年無功蹟者依舊銓選有功蹟者俱量除有司相應職事切緣

祖宗舊制教授舉人五名該陞舉人四名三名本等用舉人二名以下降學正舉人全無考通經降訓導學正舉人三名該陞舉人二名本等用舉人一名降訓導舉人全無考通經降訓導教諭舉人二名該陞舉人一名本等用舉人全無考通經降訓導訓導舉人一名該陞舉人全

無考通經降邊遠學校訓導其教授以下若不
通經俱降河泊所等官百有餘年率用此道若
將無功蹟教官係舊銓選不惟有碍舊制抑且
人心無警且各　王府審理紀善伴讀教授及
國子監博士助教等官各府州衛儒學教授舊
制俱該九年考滿有功蹟教官陞用若將前項
教官俱量除有司職事第恐各　王府并國子
監前項教職員缺無從銓補况教官中間雖有
功蹟而年貌才調未必皆堪任有司之職合無
今後教官九年考滿仍遵

舊制第為陞降其該陞之中學行超越者授以
知縣其次授以博士等官歲貢等項監生願就
教職者本部及翰林院嚴加考試務要精通三
場者授以訓導其文理生澁者不得濫等其間
如此則教官亦可以得人生員不至於無教矣
一查得成化二十一年該本部題為缺官事當將
刑科都給事中盧瑀陞除湖廣長沙府通判給
事中秦昇陞除四川順慶府廣安州同知工科
給事中童柷陞除湖廣武昌府興國州同知及
查得成化二十二年為急缺紗綾紙劄事將御
史劉俊調除福建邵武府光澤縣知縣訖近該
本部題內開給事中御史調外任該陞一級降
外任該對品調任者有相應員缺就行除授知
縣同知官職事無相應員缺者陞俸一級仍令
照舊管事其前項兩京給事中御史并文職奉
特旨調任降級者內果有才識超卓遇有相應
員缺陸續量才舉用已將劉俊陞俸一級仍舊
管事候有相應員缺量才舉用外為照府通判
盧瑀州同知秦昇童柷又有原任禮科都給事
中蕭顯陞除貴州鎮寧州同知浙江道御史汪

奎陞除四川夔州府通判俱係先年陞用官員
比之因事降調者不同以此未及舉用今給事
中林廷玉言盧瑀童柷秦昇雖係陞選但當時
欲斥逐而難為名故假此以陰寓意耳要將各
官量為陞用合無准其所言將各官并成實蕭
顯汪奎仍照本部題　准事例再行訪察如果
才識超卓遇缺量才陸續舉用如此庶幾屈者
以伸而下無遺才矣

陳言輔治奏狀　　王恕

今年閏正月臣以年老奏乞休致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未可輕退宜勉留任用事有當
言的盡心來說毋再固辭欽此臣有以見
陛下不欲臣去者非徒欲富貴臣也蓋欲臣竭耳
目之所見聞盡此心以匡輔聖政也近因痢疾陳
乞容臣調理將印命侍郎署管奉
聖旨准卿調理印照舊掌臣又有以見
陛下眷愛之專也有君如是何忍負之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
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
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

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
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前日遞降者不知另是
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為濫而
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 本
朝
太祖 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
開

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
登 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
物治近習蠱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并逐剌
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等能傳奉冗員追回濫賞
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
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
矣
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
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
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

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後不可得此天命去
就人心離合之機也可不慎歟況今北虜在邊災
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
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
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
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決不可為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
意下失人心而為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
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這起內官隨侍春宮年久因過節日各量陞
一級了罷欽此
覆大理寺右寺丞楊澄鑒別大臣奏狀 弘治元年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禮科抄出
大理寺右寺丞楊澄奏云云等因具奏
聖旨這本所言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
將專委任以禮大臣一事移咨送司案呈到部臣
等看得楊澄所言乞要
陛下將內閣并在廷文武大臣一一
重瞳鑒別果有年力衰僃庸鄙保祿不堪任事者

以禮罷去其老於閱歷明達世故可備顧問討大
事決大疑者亦宜曲力庇覆而優容之少賜
宣召而寵異之勿因小嫌而阻其志勿以小過而
挫其節 一節經傳載之而有成說歷代行之而致
成效非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可比也然所以體而
行之在人君而非臣下之所敢言也伏乞
陛下因楊澄之請將見任大臣再加鑒別可者任
之其不可者罷去之既任之將以計大事也則小
嫌宜在所略將以決大疑也則小過宜在所容人
言當恤報私仇而陷排之者不可不察衆論可采
執偏見而非毀之者不可不辨機密之事賜以手
詔激切之情許之面陳必如朱熹所謂任則勿疑
疑則勿任此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
而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書曰任賢勿二去邪
勿疑願
陛下大書於座右時加省覽緣係陳言修省及節
該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太常寺缺官供祀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常寺掌
寺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岌等題云云等因具
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徐
啓端原任司樂傳陞協律郎王福廣等一十三員
俱由樂舞生傳陞協律郎等項官職成化二十三
年九月該科道官陳言要將傳奉濫設官員通行
查出罷歸原籍閒住等因節該奉
聖旨是原有官陞職的三品四品降正從六品五
品六品降正從八品七品以下降雜職樂舞生道

士出身的冠帶閑住都不用再求進用欽此欽遵
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具官劉岌等題稱本
寺缺官供祀要將徐啓端仍復司樂其餘千福廣
等月支食米聽候差委祭祀一節先因內外奔競
無恥之徒貪緣梁芳等傳陞京職日積月累遂至
千數百員費耗錢糧濫占名缺不可勝紀互相交
結以邪妨正又不可言二十五年來名器大壞物議
不平仰惟
皇上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朝野爲之改觀人
心無不痛快迄今一十年有餘事體方定奔競稍息

今劉岌等却要將徐啓端等復職食糧是爲傳陞
官員並未繳也若復用一人則數千百人皆相率
而來豈勝煩擾豈不壞
朝廷清明之政失萬邦黎獻之心所言難准且三
年一次致祭　岳鎮海瀆
歷代帝王俱遣樂舞生行禮若謂金山等處墳所
四十五處祭祀官少不敷差遣照例差樂舞生行
禮亦無不可何必開已閉之倖門引既退之小人
然而此舉非真爲缺官供祀蓋是徐啓端央浼劉
岌等假此爲名以求復進非惟啓此弊端抑且放

違
詔旨所據徐啓端等俱合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
爲傳陞降革再求進用者之戒劉岌等亦合有罪
緣劉岌等俱係京堂上及京官奉
說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徐啓端等本當拿問且都饒這遭劉岌等
罷欽此

議徽王乞陞鈞州爲府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河南清吏
司案呈准工部營繕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　內

府抄出　徽王稱名奏云云等因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照得
改作衙門係隸別部掌行除稟堂外合用手本前
去戶部該司呈堂施行等因到司案呈看得前項
改陞衙門一節比與臨清縣陞州事體相同係隸
別部掌管難以施行合就移咨徑自施行等因到
部送司案呈看得徽王所奏除修築城池及改挑
河道俱係工部掌管除行該部徑自施行外其稱
分封寓落州治要將鈞州改陞爲府治就於郭內
添設一縣并前項有名州縣一體所轄一節臣等

議得　肅府見在陝西蘭州　瀋府見在山西路
州　荊府見在湖廣蘄州　岷府見在湖廣武岡
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者亦不下四五十年率
皆仍舊未嘗改為今　徽府要將鈞州改為府治
又要將汝州郟縣魯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
臨潁郾城鈞州密縣新鄭縣一十二州縣改隸所
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撰且啓前四府改為
之端況今各處災荒軍民凋弊欲興此役實非所
宜兼且州之與府於　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
王似無重輕以此言之不如仍舊貫之為善也臣

等愚見如此未知是否緣係　欽依該部看了來
說事理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具題奉
聖旨是不必改陞還寫書與王知道欽此

會議儹運糧儲行移奏狀弘治二年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等
衙門題刑科抄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邊鏞等題
湖廣道呈刑科抄出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秦紘奏湖廣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呈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姜洪批允軍糧米
本院節行會奏去訖布政司呈馳差人咨稟淮南
總督漕運官尚早處治毋得臨期致誤　國用備
申轉呈臣處照詳處置施行備呈得此臣查得淮
安徐州臨清德州四處水次倉糧數少雖各該衛
所運糧官軍行糧尚不勾用又况臣撫屬地方亦
有災傷但於內酌量輕重那移轉補今亦未完其
湖廣布政司前項兌軍糧米無從措置除行本部
布政司計處外為照各處巡撫都御史與巡按御
史行事雖不相關而名分終難紊越每見各處巡
按御史與巡撫都御史移文有令按屬衙門抄案
轉達此於名分雖乖猶以敵體相待今看得御史

姜洪前項批詞玩其語意乃是以上司督臨屬官
名分倒置如此顯是姜洪不諳大體如蒙乞
勑都察院將御史姜洪拿問明正其罪以為越禮
犯分之戒及行令各處巡按御史今後凡與巡撫
都御史有行仍照行移體式徑自具呈不許出案
轉達庶使名分正而體統嚴等因具本該通政使
司官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刑科參看得監
察御史姜洪批詞既曰呈馳差人又曰咨稟其下
文毋得致悞等語乃為布政司而設令都御史奏

紘以此自認怒日不明輙便參奏自傷大體事屬
紛擾宜從抄出施行通抄具呈到院看得具官奏
紘參奏御史姜洪前項批詞云云一節已該刑科
參看得監察御史姜洪批詞云云等語紛擾詳此
參詞姜洪似為無罪難以提問及查得行移體式
內止開各道御史及巡按御史呈都察院并無巡
按御史具呈巡撫都御史詞語其巡按御史出案
轉達巡撫都御史揆諸事體亦無妨礙今要徑自
具呈行移體式既不該載亦難擅擬為例所據都
御史秦紘該刑科參出前項紛擾情節合當查究

但本官近陞右都御史巡撫兩廣去訖伏乞
聖明裁處緣奏紘係在京堂上官及奉 欽依都察
院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這本係干名分大體禮部便會各部通政司
大理寺堂上官從公看了來說欽此抄出到部會
同吏部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等官王恕等查得
得行移體式各道并巡按御史具呈都察院雖無
巡按御史呈巡撫都御史之文緣巡撫都御史亦
係本院堂上官相應具呈但在外巡按御史有具
呈者有抄案轉行若今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姜洪

批詞布政司星馳差人咨稟淮安總督漕運官尚
早處置毋得臨期致誤 國用委的詞語欠遜有
失大體及刑科并都察院參奏都御史秦紘自傷
大體合當查究等詞不無偏向俱各有罪所據御
史姜洪刑科經該官都察院僉書官吏通該查究
提問合無今後巡按御史事與巡撫都御史相關
者仍照行移體式一體具呈庶幾名分攸存體統
不紊緣事內干礙在京堂上官并京官及節該奉
欽依禮部便會官從公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
具題奉

聖旨是姜洪批詞不遜有失大體難居風憲對品
調外任刑科都察院經該僉書官吏偏向不公本
當提問且饒這遭各罰俸糧一箇月欽此欽遵擬
合通行除外合行就移咨欽遵施行等因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御史姜洪係正七品今對品調外任
該除在外正七品知縣職事查得山西平陽府解
州夏縣見鈌知縣一員欲將姜洪調補前鈌順齎
文憑令其就彼到任管事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十六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七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吏部文選中

脩省陳言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准驗封清吏司奉本部送准禮
部咨弘治二年七月日該太監常泰傳奉
聖旨近日京城雨水爲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
異朕當撿身飭行祗謹　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
各宜脩省勉圖報稱毋自因循各衙門政事有闕
失當舉行改正的斟酌停當來說禮部知道欽此
欽遵等因案呈到部臣等欽遵

聖諭痛加脩省勉圖報稱外今將本部政事闕失
當舉行改正的事件斟酌人情事躰開坐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脩省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都准行欽此

一查得諸司職掌内開九年考滿教官考不通經
者別用府衛教授州學正縣教諭府衛州縣訓
導俱係教官教授係正九品學正教諭訓導俱
未入流謂之別用者但不令復爲教官而於品
級相等官内改用也教授合改從九品稅課司
大使府倉大使司獄巡檢等官學正教諭訓導
合改除未入流河泊所官稅課局織染局塩課
司大使副使等官景泰天順年間教授有改稅
課司大使等官者學正教諭訓導有改除倉官
河泊等官者近年以來不分教授學正教諭訓
導俱改除河泊所官非惟太拘其於教授實爲
降等有乖別用之制合無今後教官考不通經
者教授改除從九品大使司獄巡檢等官學正
教諭訓導俱改除未入流河泊所及大使副使

等官不拘衙門如此則改調有等選法疏通

一外官九年考滿到部有司官繁稱陞二級簡稱
陞一級教官考通經府州縣學官舉人及數乃
陞衛學官并選貢衙門學官無舉人亦陞丁憂
起復除者舊例俱以後任定其黜陟頗有不均
且如有司官前任簡歷俸少後任繁歷俸多陞
二級固爲相應若前任繁歷俸多後任簡歷俸
少止陞一級不無有虧教官前任府州縣學日
多後任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少照衛學并選
貢衙門學不論舉人而陞固不相應前任衛學

并選貢衙門學日多後任府州縣學日少論舉人不及數而不陞亦不相應合無今後有司官九年考滿不分前任後任但事繁歷俸日多者陞二級事簡歷俸日多者陞一級教官亦不分前任後任但任府州縣學日多者從府州縣學論任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多者從衛學并選貢衙門學論如此則事體停當人心悅服

一在外所屬例該考覈官員雖開合于上司考覈詞語不開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樣者案候行查回報之日有司官引奏復職教官具奏入選不

無守候人難合無今後有司官雖不開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樣其詞語內有勤能端謹等項字樣者即以稱職論有頗可字樣者即以平常論有無為無守慢事懶惰等項字樣者即以不稱論初考二考不行查就與定稱否引奏復職三考仍候行查至日定奪全無考覈詞語照舊行查教官舊例止以到部考通經有舉人定黜陟不以上司考語為殿最雖係考語即與具奏入選差錯官吏俱照例參問

一舊例外官考滿前任日少許通理前後任日多另歷三年是說丁憂起復并更調改除官前任後任近年以來却將考滿給由到部復任轉考者亦以前任後任如前論之此其因襲之失合無改正今後止以丁憂起復及更調改除為前兩任照前例查考其考滿復任轉考不必論前任後任多少

一考滿官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給由者參問准作三年考滿仍令回任補造六年考滿牌冊給由不無往返人難合無今後考滿官雖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考滿給由者免其參問准

作三年考滿不必補造六年考滿牌冊候九年考滿通將後六年事蹟攢造牌冊給由為便

一吏員出身考滿或該陞正從八品正九品者或該本等用者或該降者入選之時考中該陞者陞該本等用者本等用該降者降不中俱降雜職內巡撿與司府衛倉場大使俱係從九品官巡撿以軍囚及數陞司府衛倉場大使以粮草及數陞巡撿不考就陞司府衛倉場大使考中方陞不中降雜職此諸司職掌不該載不知昉於何時一向因襲而行且以正從八品并正九

品官考不中一例俱降雜職似無分別是以入
選官懷不平者往往纏告合無今後吏員出身
考滿該陞正從八品正九品者考中照例陞考
不中本等用其原該本等用并該降者不必考
驗照例選若考中該陞告願就雜職者聽如此
則選法一而人心服
一知印資格兩京五府知印從八品出身六部都
察院知印九品出身在外都布按三司知印從
九品出身在外知印係農民僉充役滿赴部冠
帶辦事半年不考就除從九品職事在京知印

係役滿承差請
旨做役滿冠帶五府者考中除從八品職事六
部都察院者考中除正九品職事考不中俱降
除雜職且在外知印不考就照資格除授在京
知印考中方照資格除授此係正統天順成化
年間事例不中降用事體不一況知印原非書
辦文案人役與吏典一般考試招擬多是不中
往往降除雜職是資格高者得官反卑資格卑
者得官反高似非所宜除都布按三司知印照
舊不考就選外合無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知

印臨選之時止考行移照資格除授不中者降
一級用如此則事體適中而彼此皆安

議南京吏部尚書王傚等條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吏部
尚書王傚等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除
均勞逸以慰士心事備咨禮部徑自施行今將簡
大臣以綜政務等七事逐一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緣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南京戶工二部各添尚書一員吏禮兵三部
各添侍郎一員有兩員的罷寫本監生准照數添
南京取撥監生仍舊吏典不必經由御史等官考
送只部裡嚴加考選不許姑息其餘准議欽此
一看得南京吏部尚書王傚等奏稱南京戶刑工
三部較之各部政務頗繁今止有侍郎一員及
南京都察院止有僉都御史一員要於各尚書
或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請　旨簡命各一員
前來到任管事一節查得南京總督糧儲右副
都御史李益近奉欽依改南京都察院管事連

右僉都御史盧璟巳足二員之數不必再添外
南京戶刑工三部委的政務頗繁堂上官少分
理不周合當添除南京兵部亦係事繁衙門左
侍郎白昂近奉　欽依改戶部左侍郎提督整
理河南山東河道去訖止有尚書張鎣獨員管
事又無条贊機務亦合添除合無於戶刑工三
部或尚書侍郎各添一員兵部添侍郎一員
命下之日本部照例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
大理寺三品以上大臣於兩京各衙門及在外
巡撫方面內推舉相應官各兩員請　旨簡用

一查得成化十七年節該聽選監生陳策等奏要
照倉攢曹寬等冠帶守支事例冠帶聽選等因
該吏科条看得
朝廷設立學校作養人才一三代崇尚儒術之
意故科貢有常制任用有差等今聽選監生陳
策乞藏器待時之猷忘觀我朶頤之戒包羞恐
耻自比雜流希求冠帶恐虧大體等因節經立
案訖今南京吏部尚書王恕又奏要將赴選監
生不拘科貢納粟等項年四十以上及會試中
副榜不願就職舉人不拘年歲給與冠帶大意

欲使附選監生年老者可榮終身副榜舉人不
第者終為教官固是疏通選法之一端但人之
常情好榮利者多甘恬退者少節奏
詔書恩例監生有不願出仕者聽授以從七品
係親坐監者授以正八品俱有司職名及填注
衙門其有歲貢生員到京不曾坐監不願出仕
者亦聽比例給與冠帶閑住俱係見行奈何不
願出仕者千無一二減年同進者比比皆然且
三考吏典已有資格例該冠帶附選監生未定
品級難令冠帶今若一槩給與冠帶不惟使科

貢之人下同雜流且非崇儒舊規
一查得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三年六年俱赴
部給由惟雲南布政司所屬府州縣官并軍職
首領官三年六年考滿俱赴本布政司給由考
覈就彼復職牌冊類繳候九年通考赴部其各
處閘壩河泊稅課司局并驛遞官三年六年考
滿隸布政司者俱赴各該布政司給由南直隸
赴南京吏部給由亦就彼考覈復職牌冊俱差
人類繳本部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
奏復職九年通考官不分遠近俱赴部給由係

是舊例及查得成化六年爲申明舊制事本部
題准今後除邊方軍馬錢粮所係官員考滿申
請定奪外其餘不係邊方大小官員務要依例
三年給由雖有專責差占及奉例納米等項三
年六年之間亦要一次赴部給由考覈不許託
故遠者查理究問有規避黜降已經通行外成
化二十等年又該戶部題准被災去處三年六
年考滿官員係例納米准令給由以備一時救
荒又經通行去後今奏前因誠爲有理除雲南
等處地方窵遠有司大小官員照舊布政司給

由外其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縣等
衙門今後有司大小官員三年六年考滿俱要
依例赴部給由考覈驛遞等官在外者仍赴本
布政司給由係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給由俱
造牌冊繳部查考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奏
復職不許仍前令其一槩納米以玷名節如遇
地方災傷闕粮賑濟許令有司預先別作措置
或臨期多方區處如此則考課之法不致廢弛
而備荒之政不悞矣

一看得南京吏部尚書王倎等奏稱南京戶部等
衙門俱有寫本監生止是本部并南京禮部一
向不曾添設及稱各衙門寫本監生俱行本部
轉行南京國子監取撥止有戶工二部徑自行
取不曾經由本部及至滿日却乃送回附選年
月淺深無從查筭要將南京吏部并禮部各添
設寫本監生二名兵部再添設一名及將南京
戶工二部寫本監生俱從本部取撥一節合無
准其所言行移南京吏部依擬施行及照南京
刑部工部都察院大理寺鴻臚寺尚寶寺寫本
監生俱經由本部取撥內禮部寫本并兵部清

軍清黃續黃中書舍人寫誥戶部天財庫收鈔
工部清匠都察院出巡刷卷等項監生俱係各
衙門徑自行取歷滿之日方送到部附選年月
淺深亦難查考合無今後遇有前項各衙門寫
本清黃等項監生有闕俱要行移本部照闕轉
行國子監取撥如此則事體歸一庶便查考

一看得南京吏部尚書王倎等奏稱辦事當該吏
典數少不拘撥用要全撥福建湖廣所屬府州
縣或摘撥江西福建湖廣窵遠府分及要停止
巡按御史考試新例一節照得天下吏員出身

資格雖有不同皆是管事人員若不考送一槩
收用將來豈不悞事前項考送之例無非甄別
人才以備任用立法之意未為不善兼且行之
未久難便停止兩考各處吏典赴本部給由者
亦有數撥用尚恐不敷其湖廣福建兩省吏員
辦准全撥合無量撥福建邵武府湖廣德安州
吏典與南京吏部本部仍行福建湖廣布政司
令後二府州所属吏典役滿之日徑自起送南
京吏部撥用如此則事頗得中而人不乏用矣
一查得諸司職掌內開吏員人等父母年老別無

人丁者務要經由本部移文體勘是實明白奏
准方許離役俱候親終服滿起復赴部聽用今
南京吏部尚書王㒜等奏稱吏典初參之時不
思親老闕人侍養及至役滿赴部即告侍親要
將充吏農民審係單丁不許起送收參合無通
行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隸今後選取農民充吏
之時務行所属官司里老從實審勘軍匠户五
丁以上民户二丁以上方許收充單丁之家不
許一槩朦朧起送收參其充吏之後兄弟亡故
父母年老無人侍養告要侍親若仍照舊例施

行
一查得諸司職掌京官丁憂具奏關領勘合回家
守制若有接丧者申報本部改填勘合其餘官
吏監生承差知印人等聞父母喪守制接丁祖
父母繼母慈母等憂起復到部查有原籍官吏里
老保結者俱准收用今南京吏部尚書王㒜等
奏稱丁憂官吏有接服者俱要預先申達起復
之日查無預申者送問仍將符同官吏究問如
律一節合無准其所言照依先年奏准事例通
行天下今後丁憂官吏人等服制未滿接服守

制者隨即具告本州縣審勘明白申報該部備
照候起復之日查無預申新丧公文者就送法
司問罪仍將符同官吏究問若稱已行申報中
途沉滯者官員監生不許赴選吏典不與實撥
候行查至日定奪
議知府言芳陞用科道官奏状（弘治三年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直隸廣平
府知府言芳等奏工科給事中唐希介監察御史
李葵盤糧專事威福等項事情該通政使司官奏
奉

聖旨這本所奏的事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
抄出送司案呈到部除專事威福及偽造關防等
項事情係別部掌行外其言清要之職合無仍求
久歷別官才德素聞之人陞用其新進年少雖一
時紙上文字可觀才德未著宜勿輕授致令傲然
輕世作聰明以亂治體一節查得給事中從前至
今多係進士就除並無別官陞用及查得弘治元
年正月該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李諒奏稱
近年以來被前奸貪之臣畏其糾彈朦朧奏稱新
中進士未諳刑名事體必先選在外有司推官知

縣待其政績昭著吏部行取選任御史不知內寓
奸術意將初中進士正大之氣磨烈獨立敢言之
時也一旦選為有司庶職使之奔走於塵埃馬足
之中俯仰於承問聽命之頃曲折百般頓挫無餘
守政者俟命挨次行取奔競者請託權貴保舉旋
興既得美官只知恩出於權貴縱有奸惡豈肯輒
便糾覈合無仍照依舊制於進士中年貌相應學
行優長乎昔名實相須者及聽選舉人在外進士
知縣儒學官員果係學行兼全政績著聞者相兼
博訪精選任用庶使賢才彙進風憲得人於治日

臻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本部議得推官
知縣進士俱讀聖賢書俱由科目出身豈進士無
練達老成之人推官知縣皆不才奔競之士顧擇
而用之何如耳苟擇得其人則皆可用用匪其才
則皆不稱此必然之理不易之論也今南京禮部
精膳清吏司李諒奏要仍照舊例於進士中年貌
相應學行優長及聽選舉人與在外進士知縣儒
學官員相兼任用御史一節誠為得宜合無准其
所言今後選用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士與

夫會經一考稱職行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身推
官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詞
語正當操行廉謹才識優長者送都察院理刑半
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注考語連人送部請曉刑
名不堪為御史者別用已經節次題准將進士陳
褒等選送理刑及實授御史去後今知府言芳又
奏前因臣等切惟科道之職不職係乎人之賢不
賢不係乎新進之與久任也人固有出仕未久而
端重老成者亦有歷官數年而浮躁如故者似難
以新進久任而槩論人之賢否也況言芳所言庸

希介等前項不法事情未經體勘不知虛實難憑
言芳一人之言將已經銓選之法輕易更改若候
行勘唐希介等前項事情如果是實付諸法司論
罪發落自足以警戒將來豈宜因人而遂廢其法
合無候戶部行查唐希介李葵有無前項事情奏
請定奪以後給事中御史有缺仍照見行事例無
用進士除補永為定規緣係節該欽依該衙門看
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知州趙源乞開陞衙門奏狀 弘治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職方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廣西龍州土官知州
趙源奏云云等因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移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廣西龍州土官知州趙源奏稱本州地方
與安南國毗連每遇交人進貢往來係臣率領兵
目迎送護持其間官偽稱侯伯都督侍郎勢張狐
犬之威歷守備官員妄自尊大乞照馮祥縣開
設軍民府事例將龍州改為龍州府土官知府職
事張牙爪精神保固地方一節臣等竊聞書曰監

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此古昔之格言後世君臣之所當法守者也緣前
項地方自 國初開設州治迄今一百二十餘年
自趙帖堅附為土官知州子孫世襲其職至趙源
已是四輩未嘗改作所以邊釁不生境內晏然今
土官知州趙源無上事故此謀託此詞欲陞百餘
年來已定之州治而為府治若允所請恐邊境自
此多事矣非地方之福亦非趙源之福合無行令
巡撫都御史今後如遇安南遣使入 貢經過龍
州地方差官開諭來使務要遵守禮法毋得生事

侵害仍戒諭知州趙源亦要安分循理遵守
祖宗成憲永享和平之福毋再妄生異議率意改
作以貽後日之悔緣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
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脩蘆溝河宮不當陞職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 欽差
內官監太監李興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吏部便斟酌了來看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
呈到部切惟

朝廷置文思院官幷把揔人匠無非爲營造設也
今副使潘俊等脩築蘆溝河隄岸工完雖曾效勞
是乃職分之所當爲非分外事也訪得天順年間
幷成化初年亦曾脩築河隄本部查無陞官事例
想是彼時不曾陞官止查得成化十九年六月脩
築蘆溝橋决口工完陞把揔袁猗兒等十二名八
月盖造　恭慎夫人墳塋工完陞把揔柴甫成等
四名九月脩理　大慈恩寺殿宇工完把揔金仝
等三十七名俱文思院副使是以濫陞匠官幷欽
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動以千計大壞

名器虛費錢糧物議爲之沸騰欲其革職而未之
能迨至
陛下即位因科道建言一切罷去人心十分痛快
仰望太平且如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工程凡八閱月
所役軍夫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然告成中間豈
無精通藝業造作有方之人亦豈無揀擇月日脩
合藥餌書辦文案之人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脩
隄之功不及　山陵三分之一較其事之輕重奚
啻百鈞之於一羽也營造山陵工完未嘗陞官今

脩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有失輕重况目今
脩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俱照此例奏討
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爲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
不爲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等只可量加賞賚
以酬其勞恐不可陞官以開奬端也緣奉欽依吏
部便覆酌了來看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三年五月
初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潘俊等不准陞都加與賞賜欽此

鹽運使周軫等選任運司官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山東都轉

運鹽使司運使周軫等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該南
京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夏英奏稱今後運使同
知務選年壯廉潔之士副使判官要除進士英俊
之人官年壯則無日暮途窮之憂任進士則有砥
礪名節之勸如有不爲利誘者三五年間不次陞
擢等因該戶部議擬具題節該奉
聖旨運司官員吏部照依所奏選除欽此欽遵已
經節次將二甲進士萬福等三甲進士袁翔等選
除運使運判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捡照諸司職

掌內開各塩運使各一員同知各一員副使各一
員判官員數不等盖以運使爲掌印正官同知與
運使同知其事副使則副運使而行事所以不分
運司塩課多寡而各設一員也判官員數不等者
盖以判官爲分司催辦塩課之官如兩淮運司有
泰州淮安通州三分司則設判官三員長蘆運司
有滄州青州二分司則設判官二員兩浙運司有
温台寧紹嘉興松江四分司則設判官四員由是
而知判官乃分司催辦官後雖頗有裁革職掌未
嘗不同今運使周軫不知何爲而有運使所以總

理塩課而公派商之法同知副判所以親臨塩場
而盡催辦之勤之說若不與之辨別誠恐不知所
惑而以周軫之言爲是使同知副使遂爲催辦之
官而不得干預司事不無有乖治體其言本司運
判缺員要於第三甲進士內精選一員或舉人監
生中有年力精壯可必其有守有爲者一員以補
其缺一節但即今舊進士已往外選新進士辦事
不久未該選用合無於舉人監生內選補前缺今
後各處運副運判有缺於進士舉人內相兼選用
仍通行各該塩運使司使知朝廷設官之意如此

分司缺判官催辦暫委運同運副催辦或監掣撥
塩等項亦聽差委如判官不缺及別無差委者令
運同運副公同運使管事或共案署押或分投理
辦務要同寅協恭秉公效勞共成其事不許互相
推託致誤公務如違許巡塩監察御史糸究拏問
應糸請者照例施行如此則官不久缺職掌不紊
緣糸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三年五
月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再論工完乞　恩奏狀　王恕

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
出內官監太監李廣等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
該內官監太監李興題稱奉　勅提督官軍人匠
修築蘆溝橋工完要將文思院等衙門副使潘俊
把總雷興等量加陞職本部爲照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務政第一莫大工程所役軍夫
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凡八閱月然後告成未聞
有加陞職者今脩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有
失輕重况目今脩城等項工程數多若[illegible]宗之日

俱照此例奏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爲冗濫又
復如前日矣豈不爲新政之累所擬副使潘俊等
只可量加賞賚以酬其勞恐不可陞官以開獎端
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潘俊等不准陞都加與賞賜欽此欽遵今
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太監李廣等題稱修築正
陽等門城垣河橋工完乞要將冠帶掌作把總并
天文生醫士及催工官尚禮等量加俸級一節緣
修築城垣河橋較之修築河堤工程相去不遠舊
濬橋工完官匠人等既奉 欽依不准陞都加與

賞賜所據修築城垣河橋把總尚禮等似難量加
俸級合無照依前例量加賞賜以酬其勞庶幾事
體歸一人無異議緣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
未敢擅便弘治五年閏九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冠帶把總尚禮王友道王豬兒杜鑑羅祥與
做軍器局副使王福董瓚耿福汪寬朱顯都與冠
帶董旺葉森楊永德楊通王穆陳霖加賞綵一疋
欽此臣等竊惟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要無過賞
罰號令而已賞罰無二號令如一則人自信服否
則欲人之信服也難矣治亂之機豈外是哉仰惟

陛下嗣承大統之初中外臣民翕然愛戴莫不頌
陛下萬萬年常居寶位永爲億兆之主所以然者
固由
祖宗德澤及人之深亦由
陛下首頒詔旨革罷傳奉冗官驅逐妖僧邪士不
授獻貢停止織造裁省冗費數者有以歆動之也
臣等受
陛下大恩忝居銓選之司若於用人得失漫不可
否惟順
旨而行竊恐陰壞大事失天下心雖死何贖是以

不避斧鉞之誅屢進逆耳之言無非欲匡輔至治
少盡臣職而已豈有他哉且如前者太監李廣奏
要陞修蘆溝橋河隄岸營工副使潘俊等職事
陛下已納臣等前言特加
聖旨不准陞都加與賞賜今太監李廣奏要將修
城垣冠帶官尚禮等畧加俸級臣等亦以前言具
題
陛下却降前項陞賞之旨是功同而賞異也臣等
固不知李廣之意有無不平在他人有所不免必
將復比例上請矣若再請再不許彼必惶恐詐之

則冗官之弊滋熾況今陞尚禮等多係前將革罷
傳奉官員前日革之已得衆心今日陞之豈不復
失衆心又況革罷傳奉官千百餘員見尚禮等又
得陞職未免各尋蹊徑夤緣求進不知何以處之
欲其不爲　聖政之累難矣且洪武永樂年間營
造兩京城池宮殿山陵及文武衙門有無陞賞營
工官員臣等固不能知正統年間營建三殿兩宮
包砌京城及修造各衙門工程若彼浩大陞除官
匠不過五六員今補脩城垣橋梁比之前工不及
萬分之一反陞官如此之多不亦異乎且軍器局

止有額設大使一員副使二員近來副使李安等
一十六員赴局考滿在任未考滿者不知亦有幾
員近又陞尚禮等五員似非
祖宗設官之初意伏望
陛下俯賜察納收回　前旨將尚禮等亦量加賞
賜如此則前後之恩如一彼此之心俱安且塞將
來無厭之求人自信服而太平之治效亦可以立
見矣弘治三年十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尚禮等既陞職冠帶了罷欽此
　識太醫院缺官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准太醫院手本開弘治四年五
月設監太監覃文等於
乾清宮奏奉
聖旨着御醫徐生陞除院判欽此欽遵合行手本
前去施行等因到司案查先因太醫院院判章淵
病故本院推舉帶俸院判劉文泰定奪補缺本部
爲照劉文泰先被科道官劾奏醫術不精用藥乖
謬降職帶俸難以定奪駁回從公另行推舉精通
方脉年資老成官一員送部去後未報今該前因
随奉本部送該通政司連狀送據御醫許觀告由

醫士成化八年二月內蒙御藥房司設監太監覃
文奏取本房答應成化十三等年用藥有效歷陞
院判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內爲陳言事將觀一體
降除御醫弘治元年三月內蒙
欽差給事中御史等官將觀考中一等明通脉理
用藥有效存留供事今蒙本院却將近年取來御
醫徐生推舉赴部保補院判員缺若不狀訴是觀
自起送到今二十餘年亦係會官考中一等徐生
近於成化二十一年方陞御醫亦係考中第二等
人數與觀事理不同攙越妄補等因送司查得弘

治元年四月爲嚴考察以厲庶官事該給事中等
官孫珪等會考得御醫孫泰許觀黄綬錢鈍陳公
賢惠民藥局謝惟廣六員明通脉理用藥有效爲
一等御醫徐生鄭文貴施鑑金璽吏目劉年惠民
藥局邵忠萬龔李華八員頗通脉理用藥有效爲
二等本年七月該本部議令後凡遇大小官員缺
從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一應人員不許營求
内外權要之人奏乞陞職違者並聽本部叅奏就
將所舉之人拿送法司問罪不分所有官無官俱
發回原籍爲民當差奉王一體治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令後一應人員不許營求内外權要自濫
陞職違了的治罪不饒欽此欽遵通查案呈到部
切以太醫院官醫術精否臣等固不能知以事體
論之院判劉文泰既被劾奏醫術不精用藥乖謬
令其帶俸似難復用當事遇有員缺合於會官考
中一等御醫等官内挨次舉用爲當令徐生以二
等官得被前旨此許觀所以不平而有是言也切
惟百司庶府大小臣僚皆是
皇上任使者也
聖意豈不欲用賢而退不能向使知徐生是二等
官雖有人薦其能必不肯越一等官而先用之以
來物議然而此事舉之者有礙前例但不見抄出
全文奏詞不知太監覃文如何具奏事難定奪所
據徐生顯有營求請託之情合送法司究問果有
干礙之人宜從法司徑自叅奏提問前項院判員
缺合無候考定等第次序舉用等因具題奉
聖旨既有在前事例恁選會禮部太醫院公同御
藥房太監推選相應的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查得太醫院官有缺本院具呈本部題過然後行
令推舉相應人員送來請　旨除授係是

祖宗以來成憲命臣等公同御藥房太監推選前
項官員非敢不遵但本部自
祖宗以來並無公同内臣推選官員事例誠恐今
日創開此例則
祖宗之成憲自此變更末流之獘將不可救書曰
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見不監先王成憲而
行者必有過差而不能善其後也且獻可替否人
臣之職也臣等有見於此而不言是不能盡職罪
何逭焉伏望
皇上俯賜裁察容臣等死罪合無不必會官推選

只照見行事例令太醫院從公推舉相應官一員
送部請
旨除補院判如或推舉不公聽本部參究或有不
相應人員捏詞告爭亦坐以罪如此則法有定體
事無紛更弊端絕而人心服矣弘治四年五月十
五日具題奉
聖旨你每說這等說不必會選徐生曾用藥有效
陞院判欽此

議傳奉官陞職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文華殿

書辦中書舍人杜昌等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該吏科
抄出浙江道監察御史滕祐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徐生已陞了罷杜昌等吏部知道欽此欽遵
通抄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杜昌等俱由雜流
奔競請託乞　恩傳奉不數年遞陞驟轉至於在
京堂上五六品職事處於禁密之地後雖降級仍
存供事已為幸矣三四年來希圖復職未嘗絕念
但無由而發一見傳奉降級官徐生遂例夤緣徼
用臣等本部言之既不蒙見聽科道言之又不蒙
加省輒便效尤敢於故違奏復原職此御史滕祐
有見於此所以反復懇懇言之臣等詳味其言非
見理明白有忠君之實心懷經國之遠圖者未易
及此
陛下宜留神再三省覽依其所言賜之施行將徐
生杜昌等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庶幾紀綱不壞名
器愈重倖門閉弊端絕而奔競之徒不復覬覦矣
今既奉　成命徐生已陞了罷若將杜昌等亦置
之不論則其他傳奉革罷并降職官又何畏憚而
不來奏擾豈不有壞士風紊亂　朝政欲天下之

無事恐不可得也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合無將杜昌等七員照依御史滕
祐所言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將來之戒緣杜
昌係京官及節奉　欽依吏部看了來說并徐生
已陞了罷杜昌等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
四年六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杜昌等具奏煩擾希求復職本當拿問且
都饒這遭着仍舊辦事欽此

議選用王府醫官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伏覩弘治四年六月節該欽奉

勑吏部 益王年巳長成係例便選學行端正者
除王府官欽此欽遵巳經通行太醫院等衙門取
相應醫士人等選除去後續稱太醫院手本開稱
蒙 御馬監太監陳富於 乾清宮傳奉
聖旨既親王奏討冠帶醫士張錡等二名照數撥
與欽此欽遵今將撥過醫士姓名合用手本開報
前去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臣等仰惟前 勑
有以見 聖意命臣等選學行端正者爲王府官
蓋欲 王之先後左右皆正人將以成 王之德
也及觀傳奉 旨意又以見 聖意一聞 王言

輒便係從者惟恐拂 王之情也將以成王之德
愛王也恐拂王之情愛王也二者雖是愛王然於
愛之中亦不可不審處之設若張錡等二名醫術
果高於一時 王所素知無左右爲之先容 王
自討之
陛下自許之臣等將奉行之不暇奚敢置喙於其
間哉今 王尚在幼冲恐未知醫之賢否蓋是有
求於 王之左右而討之
陛下許之則是開褒粧之門起奔競之風使 王
日與此輩居將何所取以成其德乎向者將宗儲

等而爲良醫正副使臣言之
陛下從之今張錡等必不敢復爲此謀只因臣等
未嘗言之所以張錡等今復踵而爲之若臣等再
不言之則後之欲爲王府官者莫不奔競者得之
而守分者不得則守分者亦將變而爲奔競矣竊
恐士風從茲日趨於下而不競也然而此事
陛下雖曰愛王實無益於王而有損於治體有壞
於風俗也不小臣等愚昧伏望
陛下自今伊始愛 王當以德而不可以姑息焉
以德則 王始雖不悅而終有以成其德以姑息

則 王始雖悅而終無以成其德二者是非較然
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合無令張錡等二名仍前
冠帶辦事另取相應醫士除授良醫正副如此則
奔競自息風俗不壞公道行而人心服矣今後凡
王言之合理者
陛下固當從之其不合理者亦當諭 王知其所
以不可從之道如此則 王之左右皆不敢以不
正之事啓 王行亦不敢以不正之言爲 王道
而 王之言行皆歸於正豈不爲宗室之光乎
陛下友愛諸王之道孰有加於此哉緣係息奔競

正士風事理伏乞　聖明留神裁察幸甚弘治四
年六月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張錡等不用仍行太醫院從公推選的除
授今後太醫院用人只照舊例行不許夤緣奏請
欽此

處置選用進士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照得每科第三甲進
士前七八分多選在外知縣等官後二三分俱選
京職所以進士該外選者或告養病或因公差在
家延住待不除選外任方纔赴部希冀京職之除

若不處置誠恐遞相倣傚非惟有壞選法抑且有
壞士風合無今後除丁憂起復進士仍照常例遇
缺隨衆選除外其餘養病公差回還者上下名除
揀選給事中御史中書舍人并　王府官外如已
選外任亦選外任已選京職仍選京職庶人心得
平而選法不壞矣緣係處置選用進士事理未敢
擅便弘治四年八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保用典樂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　岐王

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　徽王
成化十七年之國弘治二年八月內該　徽王奏
謝典樂王信致仕保伊隨帶前來從樂舞生蔣貞
道任本部已經劄付無礙將蔣貞道　准除補
本府典樂訖查得　親王未之國之前典樂有缺
該行太常寺推選年深相應樂舞生送部具　奏
除補行太常寺典樂應手本據神樂觀手本查得
魏道賢委是李宗正從弟身雖無過係成化十八
年七月內充樂舞生方經九年及拘集樂舞生張

永常等五百二十四名到官審勘得樂舞生魏道
賢見在張永常二百五十一名之後本觀難以定
奪等因回報到司案呈到部看得魏道賢係是神
樂觀樂舞生不係典樂李宗正帶在身邊隨　王
之國從弟此與蔣貞道不同况本生在觀年淺尚
在見在樂舞生二百五十一名之後例不該攙越
授職就使相應授職亦必行所司舉行而後可令
本生赴吏司具啓　王保伊做典樂是自爲自
舉非知其能而舉之也若將此等自爲之人用之
則是起奔競之風其後　王府官有缺奔競之徒

皆來自薦不用則援此爲例用之訓從此而壞選
法矣且道士之稱受業師則曰師父於師前自稱
則曰弟子此理之正也未有直稱師爲父而自稱
爲徒男者今魏道賢收內自稱徒男稱其師曰父
可見是邪謟之人非正士也既稱師爲父已爲徒
男師死未及兩月却不守服就來做官亦可見其
爲人也王之左右須得正人則王德日進書曰后
德惟臣是也如此邪謟不正之人豈可爲　親王
官僚乎合無照依舊例行移太常寺從公推選年
深相應樂舞生一名送部另行具奏除補緣係比

例奏保典樂及奉　欽依吏部看了來説事理未
敢擅便弘治四年十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扶持公道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查得先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
等官張九功等題玆者法司會議論奏柳景秦紘
之事
陛下於柳景念及祖功赦其死命俾得幅巾優游
閑住於秦紘則以奏事亦有不實免其遷謫使之
致仕且揭條有曰告二事以上重事告實輕事招

虛及數事罪等但一事告實者皆免罪今秦紘所
言柳景之事輕重勘實不正一端間有不實乃千
中之一二耳揆之律意固當免罪况秦紘之舉乃
風憲彈劾之公議非常人告訐之私情雖曰有罪
薄乎云爾揆諸情法尤可矜恕伏望
皇上俯念人才之難思秦紘盡心爲
國反遭擯黜之枉將秦紘仍留辦事以慰在官等
因具題俱奉
聖旨秦紘已發落了不作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已經立案訖續該南京六科給事中倪

天民等十三道監察御史楊璉等與夫安慶府同
知張吉亦論奏其事文雖殊而意則同俱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帝王之治天下惟賞與罰最爲緊要當
則人服否則不服其可忽哉參看得都給事等官
張九功等所上五章柳景秦紘之情罪與夫
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
朝廷復還秦紘以正賞罰以爲勸戒
陛下宜從而未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
陛下納諫之美罪莫大焉今柳景既追贓又蒙

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於秦紘則是爲地方軍
民之害者可怨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
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豈不大可惜乎伏望
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召還秦紘或處之都察院或
處之南京都察院俾之視事未必無補如此則賞
罰攸當舉措得宜而人心服將來勸矣不然則非
臣等所敢知也伏乞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節奉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
未敢擅便弘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南京戶部尚書黃紱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

史秦紘着做南京戶部尚書欽此

論御醫王玉不當陞俸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醫院御
醫王玉奏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科道陳言該本
部查處具題節該奉
聖旨太醫院堂上官照額挨次存留院使施欽開
來看欽此欽遵續該本部照額挨次存留院使施
欽院判任義章淵三員其餘左通政張倫左条議
丘鈺院使仲蘭錢鈍院判劉文泰汪智許觀莊元
金璽李思勉施鑑陳公賢徐生黃綬孫泰潘澤王
玉共一十七員俱係額外官員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太醫院額內的僉書額外已降的罷汪智
李思勉致仕張倫降院判其餘降御醫都各供事
欽此欽遵彼時王玉丁憂在家其後起復到部違
限年久本部欲送法司問罪題奉
聖旨王玉違限年久本當送問且饒他着復御醫
辦事欽此欽遵又查得先該禮科等衙門給事中
等官孫珪等題稱御醫等官王玉等四員丁憂去

訖無憑考察該本部題准候各官起復到部仍行
給事中等官會同考察續據吳昊朱戡等奏要免
考本部爲照各官俱係題奉欽依該考之數難准
免考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丘鈺王玉朱欽已復原職方吳英都免考欽
此欽遵又查得太醫院以脩省改正爲由欲復革
罷傳奉官陳俊宮良寗銓吳綬蔣整朱俊等舊職
臣等以爲若復陳俊等官則其餘傳奉革罷者皆
來奏擾再三陳奏不可
聖上竟將陳俊宮良寗銓吳綬陞授御醫訖今王

王奏稱當在　春官效勞與陳俊等事體相同要
復院判且太醫院額設院使一員院判二員成化
年間濫設數多
皇上嗣位之初遵依舊制存留院使一員院判二
員見今不缺今王玉又要陞授院判則事前項降
除御醫者誰非效勞之人若復王玉一人之官則
其餘人等必來奏擾不與復奏彼必怨怒造言謗
訕無所不至與之復奏則冗官仍復如前有累
陛下初政天下公論必謂臣等阿徇竊祿不能匡
輔有何顏復立於朝設若院判有缺而王玉名在

同降衆人之末計其資望考其藝術未必超越衆
人亦難輒憑所奏就與陞授所據御醫王玉既蒙
聖恩免其送問又免考試自合黽勉盡職以圖報
稱今却不安職分希求陞授於理不可論法難容
欲將本官拿送法司究問以警將來緣奉
該部看了來說事理及係京官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王玉免送問陞俸二級以後再有奏擾的送
問不饒欽此臣等竊惟賞罰者天下之公所以勸
善而懲惡也是賞罰也君主之臣輔而行之苟欲
賞一人罰一人合天下之公論爲臣者能襄贊以
成之使天下之善以勸惡者以懲斯人也非良臣
乎君欲賞一人罰一人不合天下之公論爲臣者
不求正而阿徇之使天下之善者不勸惡者不懲
斯人也非佞臣乎今
陛下以堯舜之德居堯舜之位故臣等欲效良臣
而不願爲佞臣也且御醫王玉粗通醫術行不過
人由傳奉而陞判人多不平
陛下嗣大位之初降爲御醫物議稍息茲者謀復
院判臣等論如前
陛下若依臣等所言將本官拿送法司問罪是爲

懲有罪乃法之正也免其送問是爲宥有罪猶之
可也今既免其送問又陞俸二級是爲賞有罪奚
可乎哉若臣等不言後來如王玉者臣等又行送
問其何以服天下人之心欲天下不謂臣等爲佞
臣得乎然佞臣固非臣等所願爲亦非
陛下所以望臣等也伏望
聖明俯察芻蕘之言收回陞俸之命令王玉仍照
今職辦事庶可以服天下人之心且使後來如王
王者不待參問而自不來奏擾矣臣等惓惓爲
國之心不自知其言之狂也罪該萬死伏惟

聖慈俯賜矜察幸甚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具題
奉
聖旨你每既這等說王玉着仍舊辦事欽此

議經歷高祿陞官奏狀　王恕

今日早　朝退錦衣衛官召吏部堂上官臣恕偶有恙不能朝參臣悅臣經趨至左順門有司禮監
太監覃昌說稱
皇上欲着通政司經歷高祿陞本司參議臣悅等回說無缺又無憑據難以奏臣悅等回至部中與臣恕等備說前情臣等仰惟
皇上寬仁厚德爲天下
國家之心無以加矣眷顧親戚之恩亦無以加矣高祿乃皇親壽寧侯之妹夫欲爲通政司參議也非一日矣然而持久而不與者蓋恐來天下之物議累莫大之聖政故爾今日欲與之者恐非
陛下之本心且高祿由舉人出身使其安於其職歷年深養望久遇有缺然後陞人自服彼亦安今本官歷任未及三年驟陞是職何以服天下之心杜天下之口是欲擡舉本官反累本官也有何益哉伏望

皇上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若爲親戚而妨公議使天下後世得以窺其淺深非
陛下之所願亦非臣等之所願也臣等待罪銓司
忠誠爲
國不自知其言之狂妄而激切也死罪死罪惟
聖明優容而矜察之幸甚弘治五年五月二十日
謹具題　知

議進士石存禮除官奏狀　王恕

照得自今年六月本部大選官員取到三甲進士內一員石存禮年二十二歲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該選知縣臣等竊惟知縣乃一縣之主百責所萃生民休戚係焉非年力翁者所能勝任查得舊例中副舉人俱除教職中間有年未及二十五歲告願不就教職者准送國子監讀書二十五歲以上不願就教職者不准仍除教職蓋以未及二十五歲者年少未可爲人師範故准令不就教職況知縣比之教職責任尤重今石存禮年方二十二歲氣質清秀形體孱弱若除授知縣使宰百里之地居群僚之上督率衆職分理庶務加以送往迎來承上接下勞苦百端恐

不能堪看得行人司行人亦係三甲進士該除官
員其職最簡而無勞事欲將石存禮仍送該衙門
辦事候有行人員缺另行除授行人使本官讀書
進學日省月脩待其老成然後授以任事之職斯
可責其成績緣是處選用年幼進士事理未敢擅
便弘治五年六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御史馮玘圖治奏狀　王恕

驗封清吏司案呈准兵部武選清吏司手本奉本
部連送本司案呈准職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

兵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馮玘題云云等因
具本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所奏四事內處置邊患等三事本部徑自
查奏外其馴服土官一事內宣撫宣慰長官把事
等官本部議奏其知府知州文職等官係隸吏部
掌行連送該司仰行吏部該司呈堂徑自查照施
行等因到司查得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亦有
鎮守總兵等官保勘明白具　奏就彼冠帶承襲
者又有赴京具　奏有人爭襲發回保勘者又有
到京爲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到京查無
會　奏緣由發回候會　奏至日另行本人奏稱
情願在京聽候者天順八年三月節該欽奉　詔
書內開雲南貴州廣西湖廣四川土官今後有告
襲者委官務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
彼冠帶襲職不必來驗中間如有徇私不公許巡
按御史糾舉罪坐原勘官員欽此欽遵外今該前
因案呈到部看得監察御史馮玘奏要令土官子
孫循舊例赴襲者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
但土官衙門俱在極邊地方遠者往還動經萬里

中間貧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承襲有保勘
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勘累年不
得承襲如前所云者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府
使用誆騙財物靡所不爲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
門被其玷汚是以
朝廷洞察斯弊特開　恩例免其來京委官從公
體勘定名會奏該部會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
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若依監察御史馮玘所
奏令其赴京承襲俾知
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恐邪心未消而前項

於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不如仍照 詔書事例
令其保勘明白奏來就彼冠帶承襲為便合通行
貴州等布政司令後土官子孫襲替保勘明白仍
照 詔書恩例行令就彼冠帶承襲到任之後如
遇總鎮巡撫巡按三司分巡分守及一應上司官
員到彼俱要與同流官參見其總鎮等官亦要諭
以
朝廷恩威使之各懷忠順之心撫治夷民辦納粮
差如或生事擾害地方國法具存決不輕宥緣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五年六
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都御史高崧乞全體統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貴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崧奏云云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洪
惟我
朝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等
衙門外設都布按三司以及府衛等衙門即周官
所謂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
制內外體統豈容紊亂又大明律有曰凡奉
制命出使而官吏毆之杖一百徒三年罵詈杖一
百蓋以上命為重[illegible]之崇卑也以體統
論之都御史[illegible]布政固其屬也以
奉使論之[illegible]職守一方當
致敬盡禮況都御史高崧齎捧璽書巡撫貴州而
其境內官無大小皆當受其約束政無鉅細皆當
聽其處分今布政劉元自恃小才罔知大體乃敢
輕侮都御史高崧言語不遜則是壞
朝廷之紀綱亂內外之體統本當參究但事在赦
前欲將劉元改調別任緣今地方多事合無姑且
不動本部累行貴州布政司轉行左布政劉元今
後務要改過自新安分守禮敬脩職業毋得越禮
犯分恥視制使自速罪愆仍行都察院轉行都御
史高崧亦要振肅紀綱以禮自防行事之際尤當
顧大體毋得[illegible]今後劉元如[illegible]仍侮慢自賢不
聽約束阻壞行事明白參究以憑拿問緣奉欽依
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五年六月二十五
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給事中王欽拾遺公道奏狀　王恕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刑科給事中王欽題前事等因開坐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本官所題廣儲以防不虞等事係隸吏戶二部掌行擬合通行開單移咨煩為徑自施行等因送司案呈到部今將本官所言逐一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緣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

弘治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

一臣等會同都察院右都御史白昻等查得自宣德年來至今都察院同僉書管事都御史或一員或二員多不過三員未嘗有四五員同僉書管事者正統末景泰初都御史陳鎰王文輪流鎮守陝西回則在院管事其餘各處巡撫并贊理軍務都御史缺一員則推舉一員其所推舉者多係曾經歷練老成之人少有不稱厥職者今給事中王欽題要照依諸司職掌原設左右副都御史二員左右僉都御史四員選補充足在院協同管事以練達刑名如有巡撫員缺就便挨次差遣一節其意無非欲巡撫官之得人且

祖宗之定官制都察院雖設左右都御史各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左右僉都御史四員共八員想當將在院管事并公差在外者不過此八員而已今在院管事并公差在外巡撫等項常有二十二三員不為不多若再補足員數在院管事以備巡撫差用非惟管事之際議論

紛紜政不歸一抑且與隸廩祿難以供贍似為未便今都察院見有右都御史白昻右副都御史屠滽又有左僉都御史李介守制將滿儘可了事合無不必照依額數添除官員今後遇有巡撫都御史員缺本部仍照例會推相應人員請

旨簡用如此則官無冗設而法有定

一伏覩各處提調學校御史副使等官節該欽奉勑諭內有曰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

所學皆善須禮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疎淺及怠於訓誨者姑誡勵之令其進學改過若再考無進不改送吏部別用欽此今給事中王欽題稱前因無非愛惜人才崇重師儒之意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各處提學御史副使等官今後考驗教官務遵原奉勑諭内事理當禮待者禮待之當誡勵者戒勵之當起送別用者起送之不許徇私偏執將一次考驗不中一槩起送別用如此則勸懲不致輕易而師儒知所奮勵矣

一查得先該廣平府知府王衡等奏稱納銀聽叅

吏典不諳刑名行移不通楷書算法既以納財爲出身之階必以貪財爲營家之計奏要今後遇災傷荒歉先事預防臨期賑恤凡百長策任其施爲不許再擬納銀充吏永杜貪利之門等因本部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嘗舉行納粟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粮草不聞不足軍馬不聞困斃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裡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

國家長久之謀輙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粮草納銀兩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爲長策殊不思

祖宗教養生員叅充吏役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養於學校成材者科貢入監不成材者充吏爲民未嘗不辨賢否一槩濫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其識字能書者充之令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役滿赴部辦事數年纔撥京考滿其考中纔得冠帶不中者發回爲民未嘗不論能否一槩入選也近來因有前例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

學富家子弟捏作生員名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以圖出身將來入仕不知爲政之道豈不誤事殃民一切小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不論市民與農民一槩聽從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辦文案且於 舊制有違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照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比先年間監生止由科貢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徒是以聽選之人不多選法不至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雜進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多者

十七八年少者不下十五六年纔得選用年已
向衰誰肯盡心幹事不誅歸計甚至聽選年老
例不入選只與冠帶閑住又況此等雜途所進
中間多有負債破産頑鈍無恥之輩今日既知
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己欲不貪財害民
天下治安何由可得欲將納銀納粮草等項事
例限本年四月以裡通行停止今後遇有災傷
及邊方粮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生員吏
典人等納粮等項事例貽患將來等因弘治元
年二月具題奉

聖旨是續該四川布政司奏要令陝西等布政
司一考兩考吏典定與則例出納銀兩或免其
考試就撥京考或給與冠帶各照資格選用等
因戶部明知題准今後不許再行奏開前例却
乃不令本部知會朦朧題　准行移四川陝西
雲南貴州四布政司招納去後弘治二年六月
內該四川布政司奏稱年歲豐稔本部查照前
項禁革事例具題行移該布政司將納銀事例
限七月停止今後諸司衙門敢有再行奏開前
例許本部条奏或科道官糾劾治罪題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節次通行欽遵外近該巡撫
山東左僉都御史王霽巡撫南直隸左副都御
史侶鍾各明知本部題　准再不許奏開吏典
人等納銀事例乃敢故違王霽既開端於前侶
鍾又接踵於後戶部亦不查照輙便題准是便
使後來雜進人多選法壅滯以致正途循資而
進者皓首不得出身歸怨吏部未必不由此也
且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授之政令戶部掌天下
戶口田粮之政令選法不清吏部之責錢粮之
不足遂令選法之不清是自欲逃其責而使人

任其咎也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瀦
人不多壞事實大且使　詔旨不信於天下其
爲　聖政之累夫豈小哉今給事中王欽所言
前因誠可謂深知其弊所宜禁止合無通行各
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各行所屬衙門除已留在
官聽缺知印承差吏典挨次条補外以後遇有
名缺預先三箇月以裡行屬照例於良善農民
內揀選身家無過人物端莊諳曉書寫者不必
納銀就令条充其山東直隸令次奏　准納銀
事例合無於弘治六年五月麥熟之時就便停

一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措置再不許奏開吏典納銀事例如違許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若該部不行查照朦朧覆奏准行亦聽科道官糾劾如此則吏胥無雜進之途銓選免壅滯之患矣

奏為嚴檢防以袪宿弊事　汪鋐

照得嘉靖十四年恭叉當　朝覲之期例該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天下司府州縣大小官員凡應行禁革事宜已經題奏　欽依通行禁革去後臣竊惟欲治末者必端其本欲清流者必澄其源故

自古聖賢論為治必本諸身論用法必先於近京師天下之標準也吏部百官之表率也苟不於本源之地先加之意欲令之必行禁之必止胡可得哉臣嘗觀在外大小官員黜陟考察若固未必盡無而冀望陞擢者實多有已行道若固未必無人而奔競干進者常衆故使人來京營緣請託私通賄賂往往有之其所干之人自持廉潔拒而不受者固不為無而自處卑污受之自如者亦不為少況不受者亦惟不受之而已卒未有能發其奸而置之於法者也夫其不置之於法何也蓋謂不受則在我者已盡矣置之於法則已甚矣此固君子忠厚寬大實因循廢法之端法廢則公道不行是非倒置故人心無所忌憚而其弊卒不可禁考之往年朝覲雖每有禁例之行而人心視為虛文漫不知畏良由本源之地未能嚴於檢防故耳又有監生承差吏典雜職人員到部聽選被人哄詐賄求美職有考滿起復官員到部被吏胥作弊刁難索詐財物有光棍在外詐冒名色打點關節指稱司屬名節遂使天下有司真謂美官可以賄得黜罰可以計免吏部表率之地直可鑽求臣等職守

紀綱直可干託作弊是致

聖朝清明之化不能彰信於外百官何所風勵以堅其節操貪墨何所懲戒以脩其職業奸贓肆橫良民受害太平之效無由而致災異之變屢歲頻仍職此之故也伏望

皇上鑒納臣言特勅廠衛緝事衙門多差緝事人役於京城內外及於臣本部與臣等所居私宅之前後左右密加體訪但遇有投遞書簡饋送賄賂私通關節及吏胥誆騙光棍詐冒各項違犯情弊訪緝是實即便拿送廠衛審供明白奏送法司如

所干之人未曾交接容納則不得干及如已交接容納則一體參究其所獲財物不拘多寡悉賞拿獲之人照強盜事例陞級若有聽選考滿起復人員到部被人嚇詐財物者緝訪得獲止罪嚇財之人被嚇者免究更乞　勑下都察院嚴行巡撫都御史及五城兵馬一體差人緝拿仍出給榜文於京城內外寺觀與軍民官宦之家並不得容留前項私通關節之人事發一體治罪其他文武各衙門凡銓殺兵馬陞襲科舉　冊封刑名工作等項政務但有私通賄賂挾詐緝事人役一體緝拿舉

發如此則大公至正之法行於上禮義廉恥之風興於下而奔競干謁之私自泯矣夫臣爲此　請非敢矯激以沽名也亦非敢立異以駭俗也良欲正　國法昭公道以贊輔
聖朝清明之化於萬一云耳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爲此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二十一日奏二十三日奉
聖旨這所奏着都察院查照先年奏准事例禁約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七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八目錄

吏部文選下

災異陳言疏　馬文升
重明詔信老成以慎初政疏　馬文升
薦舉陳獻章疏　彭韶
急缺六科照例選補廣言路疏
定職官之品　丘濬
公銓選之法一　丘濬
公銓選之法二　丘濬
擇民之長一　丘濬

擇民之長二　丘濬
擇民之長三　丘濬
論官制一　王鏊
論官制二　王瓊
論官制三　王瓊
吏部文選司題名記　汪鋐
論選舉　李堂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吏部文選下

災異陳言疏　馬文升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節該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等官劉繚等各題稱四川雲南廣東廣西福建山東河南陝西山西南北直隸等處山崩地裂水泉湧出河水渾濁地震如雷搖倒城垣及聞天上聲響如鼓或星如車輪紅光燭天黑夜如晝江水白濁濛如茸柴等項災異各奏前來該本部具題奉

聖旨是各處災異屢見朕心祗畏爾文武群臣宜間加修省以回天意毋事虛文有當行的各衙門將緊要事情指實開具來說欽此欽遵除痛加修省外臣等竊惟災異之見必有由然乃天心仁愛人君欲其恐懼修省轉禍為福而保天位於悠久也蓋上天以生物為心　人君以子民為責而群臣者又所以代君而治民者也必上下交修各盡其誠使斯民安養而各遂其生則精誠感通天心悅而禎祥屢見民窮困苦而不得其所則天心怒而災異頻仍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往古可鑑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誠以格上帝孝以奉　兩宮仁以惠群黎誠以御臣下宜其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然而猶有前項之災異者實由蒼生困苦已極而無拯救之術群小恣其奸蠹而無禁戢之令織造未息府藏益見其空虛齋醮頻見供辦日見其逼迫官吏貪殘而無所畏懼法令廢弛而未能振舉軍民用亡勢豪覇占修造役士卒疲勞賦重徭繁民困財竭嗟怨之氣上干於天亦由臣

等苟竊厚祿叨掌銓衡不能奉宣德意藻鑑人才之所致耳豈　朝廷一政之或乖一事之失宜而遽致此災異連歲之不息無虛歲不有哉古之人君遇災修省而益隆其業者甚多伏望

皇上念今日所居之位乃

祖宗之位必思保守之甚難今日之民乃

祖宗之民必思愛養之甚至法天之剛健而勤以理萬幾體易之節制而儉以省財用凡臣下奏疏乞勅令各該衙門明白查奏更乞

皇上斷自宸衷采而施行久而弗渝則天意可回

而災異可弭 宗社靈長而天位永久矣今將本
部合行緊要事宜開坐上請伏乞
聖明留意採納
一裁冗官以省財用竊惟自古人君之治天下莫
先於節財用節財用莫先於去冗員冗員不去
財用不足一遇兵荒必致於措置無術此自然
之理也蓋財取於民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
無窮苟不於其經費之餘而品節之必至於汎
用苟取而民不致困窮流離者鮮矣故周之大
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節財用蓋欲量入爲

出而不至於匱乏也仰惟我
祖宗法古爲制官有定員俸有常數近年 宗室
位多武職太濫祿米俸糧所費甚繁而京儲府
藏所餘無幾且在京各衙門額設大小官員通
不過一千三百餘員其傳奉大小官將有八百
餘員除僧道等官并冠帶匠役外中間實支俸
給有皂隸者尚有五百九十一員每歲該支食
米不下萬餘石而折銀折絹又不止數萬兩若
因大營建脩造宮殿效勞頗多者傳陞一級固
不爲過其或止是織造或染作脩整樂器或丞

製等項俱係職分之所當爲別無重大功勞一
槩傳陞官職歲支俸米占役皂隸是冗官之濫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此等之官蓋由各官內外
衙門私其所管部屬之人豈惜國家財賦之耗
皇上亦豈知此等之人不當輕授其官所以啓公
論之騰沸而致 國體之漸虧也且古者官以
待有功賞以酬有勞有功者斯加其官有勞者
斯受其賞今各官不過曲藝小能全無功勞自
叨官職妄費俸糧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況今京
儲不多府藏空虛民力已竭財已盡災異示

警意或在斯正宜沙汰冗員以省浮費之日也
宋司馬光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
民當今天下地力所出者有常數而國用所費
者無常數方來耗損匱乏之患將必日甚一日
矣是以文武大小臣僚僉當懇懇爲
皇上言之若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供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消弭災異莫有急於此者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俯從臣等所擬斷自 宸衷將傳
奉額外濫支俸給皂隸干碍國賦者除進藥有
效書寫 制勅外其餘通行裁革或止許冠帶

榮身隨藝供事如更
聖恩優容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量爲減支半俸
或更乞
皇上今後不係脩盖　大宮殿有大功勞之人
乞恩傳陞官職者明以察之義以斷之勿徇左
右之私請恪遵
祖宗之成憲以省國家之錢粮如此則人心既
慰而天變可消矣
一杜奔競以彰國典伏見三年朝覲大明黜陟乃
國家之定制

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也豈惟我　朝自三代以
及漢唐宋亦未之有改也故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又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盖
有功不進有罪不黜雖堯舜不能平治天下昔
人論人主之職惟在進賢退不肖而已盖天下
人才一人之聰明或不能徧知也故不自用而
付之吏部又付之都察院吏部都察院數人之
聰明又不能徧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公論公
論者何諫官之所論列方岳之所開報與衆人
之所議論耳目之所覩見參之於衆審之於獨
吏部之所不可察院以爲可則不敢去也察院
之所不可吏部以爲不可臺諫公論猶以爲可
亦不敢去也參互反復必求無負乎　朝廷付
託之意而始去之今既去矣
陛下不以爲然以臣爲不足信乎不當使待罪
此位以爲足信乎不當復爲掣肘既已去之又
復留之則去者誰不自陳以冀復留之幸昔范
仲淹爲宰相凡不才監司一筆勾去富弼曰如
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今以
爲名言聖賢經傳古今子史其於小人惟恐去

之不早除之不決未聞有所愛惜而不忍去之
者也
陛下仁覆如天曲爲保護其如小人之不可長
何中外之人竊見此意紛紛而起故胡孝之後
王璠繼之王璠之後祁賢方誌繼之方誌之後
朱贇又繼之雖遠年如鍾越任穀之徒亦皆相
告奔走而來後之紛紛者尚未知所止也況今
九載考績少典有陟無黜若三載考察之典又
復不行則貪官汚吏徧滿天下戕害
陛下之赤子誰復敢去之乎

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為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臣等於此數人者豈嘗有所怨仇特以國法所在民命所關不得不然耳今幸賴

皇上遵

祖宗之制循衆論之公胡孝等未遂其奸人心罔不稱快近日以來奏辦者少息尤望

陛下自今以後若再有考察黜退官員奏擾者赫發震怒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則貪酷有所畏奔競有所沮而不敢肆無忌憚矣

一革濫進以通選法切惟致治惟在於得人官得其人則政無不理民無不安而天下治矣自古君天下者必以畜養人才為先務也仰惟我

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者所以年未衰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學生員夤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歲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關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闕食乏糧賑濟守臣具奏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

讀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授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貪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　准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況錮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　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該衙門

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着落各該有司多方預
備賑濟食粮凡遇兵荒如果錢粮不敷宜從另
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豈至乏財再不許奏開
生員上納銀粮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悞國事
如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
法疏通而人才不致於壅滯官使得人而小民
得蒙其實惠矣弘治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題
奉 欽依裁冗官通查來看其餘准行欽此

重明詔信老成以慎政疏 馬文升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於吏科抄出吏科給

事中安奎題近該御馬監太監王瑞等題爲急闕
書篆人員事奉
聖旨這急闕書篆人員吏部便訪尋精通的七八
人來看欽此該吏部題稱自來內府各衙門所用
繕辦事之人俱不經由本部選送宜從本監徑自
訪求能書之人應用等因奉
聖旨還選取來用欽此續該吏部考試得吳一中
等八名頗通楷書等字乞要轉送御用監收用奉
聖旨吳一中等八名并前革退李鼐等六名都送
御用監通考優劣來說欽此又該吏部執奏要將
吳一中等八名送去御用監收用李鼐六名不必
同送等因奉 欽依還照前旨通送考試來說欽
此欽遵仰惟
陛下以英妙之年撫盈成之運渙頒 明詔汰黜
冗員一時仕路頓清宿弊盡革咸曰此
聖天子維新之美政垂久之良法也夫何旬月之
內率多變更且雜流之徒廉恥素無奔競慣孰謂
傳乞固可得官遇裁革即該黜不若營謀吏部
訪取之名可爲長久保身之計致令太監王瑞等
題稱書篆闕人欲蒙准令吏部訪尋并選取來用

又將革去李鼐等六名通令送考雖該部執奏再
三而
陛下終未俞允使大臣垂首喪氣謂掣肘而難行
冗食依憑城社率夤緣而得計臣愚以爲吏部者
朝廷黜陟幽明之司使既退復進則吏部爲徒設
矣大臣者
陛下股肱心膂之寄使論列不行則大臣爲備員
矣詔旨者朝廷鼓舞群下之術朝更夕改則詔旨
爲虛文矣矧 詔旨一出布滿寰宇所以冾上下
之情者在是所以新天下之耳目者在是故凡繳

世之君必頒詔令以繫人心然又不堅如金石信
如四時使臣下有所持循而後可以言之否則視
爲泛常莫之信從不信不從政事叢廢世道日起
於壞而不可救藥矣
陛下初嗣寶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顧可徇左右
交通之情進既黜冗濫之徒與　詔旨自相背戾
哉昔人謂南山可移而此判不可移
陛下恐令詔旨反一判之不若乎臣嘗檢閱冗員
未嘗不爲愧赧中間如雙線匠之類亦得傳官其
與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何殊不意

聖明之朝亦容有此李昇等亦係招收人匠之數
濫叨俸祿已有年矣考其所能不過書扇彈琴一
藝之微有之不足爲重無之不足爲輕不審何以
克稱
聖心而有回天之力如此且吏部遵奉　明詔裁
革冗濫不下七百餘員使李昇六名奸計得行臣
恐倖門一開後即爲例如御藥房欲援引裁革之
醫士則曰脩和缺人乞要考選內官監欲援引裁
革之人匠則曰造作缺人乞要查取不知
陛下何以處之方今朝政多缺邊事孔殷災異頻

仍府庫空竭
陛下自即位以來未見召一大臣訪一大政顧乃
于此不急之務冗濫之徒既責吏部以訪尋又責
吏部以送考使此輩不獨一時苟祿以容身直欲後
日名正而言順雖老臣讜言累進不恤也雖詔旨
廢閣不行不恤也雖大體有損公論未愜不恤也
然天下之事致謹於始猶恐弗克有終以
陛下新政之初謹始之際猶爲如此其欲終之盡
美治之有成也難矣痛惟
先帝崩逝今中外人心所賴扶持世道整頓紀綱

遵守成憲三四元老大臣而已老成之士朝野著
龜即此冗員一事
陛下於老臣馬文升之論列尚且置之不信拒之
不從如此不知此可信從者果何人哉臣聞執狐
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近
日文升執奏前事至於旬日留中不出臣仰測淵
衷欲從文升之論則拂左右懇乞之私欲遂左右
之私又非大公至正之道以故展轉卒從前旨遲
遲而出耳使事事如此將來群小肆志賄賂公行
馴致主威不振於上政柄潛移於下矣新政之累

執大於此況裁革冗員雖係吏部之職掌舉正欺
蔽實臣本科之攸司用是不忍緘默爲
陛下急切言之伏惟
聖明俯納臣言收回　成命　勑令吏部將李昇
等六名仍遵詔旨革退爲民惟復拏送法司追究
交通情弊以爲將來之戒其吳一中等八名務照
吏部所擬必候辦事十年滿日給與冠帶再辦事
五年滿日量除鴻臚寺序班仍前辦事不必考滿
陞用著爲定例以後若覔緣傳乞陞職者許該部
及臣等指實參奏庶弊源永塞政體不虧上有以

彰聖明納言之美下有以遂老臣報國之心矣等
因具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司查得近該御
用監太監王瑞等題稱儒士李昇等六名革退爲
民各不應役即令成造　上用生活幷寶纛龍旗
龍床等項無人書篆乞勑吏部查照先年事例考
取精通楷書篆書兩番西天等字人員量送六七
人赴監辦事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急缺書篆人員吏部便訪尋精通的七八
人來看欽此本部查得李昇等六名先因御用監

招作諳曉楷篆西番西天等字幷撫琴隨該工部
參稱李昇等既謂之舍人固非在監人匠之屬所
習字業又非該監應有匠色混同招收不過爲他
日傳奉之媒奏奉
孝宗皇帝聖旨改作儒士御用監辦事甫及三年
奏要比照儒士彭勉循事例授職又該本部參稱
不應妄引事例合送法司問罪具題節該奉
孝宗皇帝聖旨准與冠帶欽此及查得趙世亦係
傳奉之數俱各近奉　明詔本部查奏革退爲民
今御用監成造上用生活合用楷篆等字人員宜

從本監徑自訪取應用等因具題奉
聖旨還選取來用欽此本部訪得在京官舍等項
邢溥等五十七員名各諳曉楷篆等字考得數內
吳一中等八名頗通前項字樣及議擬各人俱係
白衣出身必候辦事十年給與冠帶又辦事五年
量除鴻臚寺序班不必考滿別項陞用等因開坐
具題奉　欽依還照前旨通送考試來說欽此欽
遵覆奏間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給事中安奎
所言大意欲遵　明詔以革倖進之徒恤人言以
謹傳奉之漸不使李昇等復得進用而壞惟新之

政是亦本官職分之所當爲臣等亦切思之李𣈶
等不過書篆小藝其先以匠役招收後已改作譯
曉楷篆西天等字已該工部參其爲傳奉之媒𧶽
又乞授職事又該本部參其妄引事例之罪及合
𡖖緣進用攄其前後奔競情節比之其他一時傳
奉陞官者又大有不同臣等執奏非與李𣈶等別
有讐怨固欲沮之但以
皇上新政之始中外企望之時今乃因李𣈶五六
小人控亂使　明詔不信於下物議騰沸於朝傳
奉又開末流難禁蠹國致災實由於此關係治體
誠非細故伏乞
聖明留神省覧合無俯從諫官之議仍依臣等所
言將李𣈶等不必考送照舊爲民其具一中等八
名本部送翰林院該監收考中者留用不中者亦從黜
退其考中之數月支俸糧及撥事除官等項日月
俱依臣等所擬以後若有𡖖緣陞職者許本部及
科道指實參奏拏問如此則
皇上從諫之美可以追配
祖宗用人之善可以益隆治道冗食自減而倖門
少塞矣緣係重明詔信老成以愼初政及節奉

欽依還照前旨通送考試來說并該衙門知道事
理未敢擅便正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具題次日
奉　欽依是欽此

薦擧陳獻章疏　　　彭韶

臣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　朝廷關係甚
重是以古昔聖帝明王咨訪捜求閭閻遺逸小或
致之大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
以係士心之向慕聲望風采蔚爲國華大學所謂
惟善以爲寶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
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
立志頓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
也往者成化五年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
杜門養志沉潜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務之
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
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
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祿顧於醇儒
反未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　國家
不及收用坐失爲善之實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
聘處以宮僚柰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

之效今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㢸之比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
補助聖德風動士類矣臣等職居藩司所有屬縣
人才不敢不舉爲此具本奏　聞後承准吏部辰
字七百六十五號勘合該本司奏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該廣東布
政司咨呈亦爲前事通送到司查得陳獻章五十
一歲係前項府縣人由舉人監生成化三年本部
歷事滿收候聽選間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據本生
告要取討盤纏已經劄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去後

今該前因案呈看得廣東布政司左布使彭韶等
奏稱監生陳獻章給假回還杜門養志讀書踐履
愈覺純熟今年力盛強非吳與㢸之比要以禮徵
召量處以在京儒官一節緣陳獻章先由鄉貢歷
事聽選係是
朝廷待次選用人才比與吳與㢸山林布衣事體
不同合就連送該司仰本司轉行該府縣親詣陳
獻章住處以禮起送赴京本部另行具奏定奪以
厲士風不在常選除授

爲急缺六科官員照例選補以廣言路疏

臣竊照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共五十八員中
間事有繁簡故員有增損然所以司諫諍備獻納
則六科之職均也
祖宗以來額員俱備後來乃有不盡補之旨然遇
都左右給事中缺五員以上則必奏　請陞補各
科給事中缺十五六員以上則必奏　請選補亦
爲著例在
先朝嘗以五十八員一時補足當時侈爲美談蓋
增制諫垣自是盛代之事是故收蓄廣則真才必
得耳目博則公論有歸竊今

聖人在上納諫如流求言若渴顧惟獻替之職豈
可盡曰乏人誠所當加注意者也今查得六科在
任官止二十一員不及額數之半除都給事中六
員掌印信其十五員俱有領　勑奉旨各項差
遣畧無空閑該科一應常行公務且辦理不及倘
一時奉　命有所差遣遂至無官可推今吏科缺
左給事中一員給事中四員戶科缺給事中七員
禮科缺五員兵科九員刑科七員工科四員共缺
三十七員六科除都左右給事中之外惟給事中
四員而已供事趨走日不暇給欲求優游侍從以

盡文墨論思之長從容退食以致寅恭諫議之實不可得已殆恐非朝廷設官定員之初意也近年以來六科員缺吏部不肯如數選補每補不過五六人問之則曰在外推官知縣未應行取行人博士未歷三年進士又不以選是以有缺盡行停閣不補然其間言事者連輒被斥忤時者又多外遷歲治月成以至於今莫可復也臣考之

祖宗舊規凡給事中有缺止於進士內年三十以上者考選奏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在外推官知縣照御史例選補正德末年

大臣畏忌新進敢言乃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

陛下登極之詔令今後照依舊例給事中有缺於進士內考選奏補御史有缺進士與行取人員相兼考選除授欽此欽遵然應詔止於一行而旋復寢塞吏部亦嘗奏請廟堂大臣陰行格沮往往以未嘗經歷世故藉口臣愚以爲非是公言確論蓋用人之法惟在求之以公擇之以精任當其才歸於得人而已得其人則進士行人博士雖未嘗無弗可也非其人則推官知縣久於官政未見其可也古之人固有未嘗從勞州縣而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輔而功名反損於治郡者矣人品才器自有定價具目者當自得之烏可一律拘也今六科之選乃盡廢

祖宗之舊獨舍進士而必求之推官知縣是偏重也既而推官以三年考滿者則得預行取於知縣則必限以六年是待推官知縣又自不同亦偏重也竊念 朝廷良法美意有司官欲令久任者凡以爲民耳使爲民擇官則今之爲縣者果有實德惠政如古之循良則任之愈久而民愈蒙利則不必行取當如漢法增秩賜金選諸所表以次須公

卿之缺可也何必盡酬之以科道官而後足以爲勸哉使爲臺諫擇人則知縣中歷任三年聲蹟顯著才堪侍從風憲者固可與推官同行取矣又何必於六年而後可哉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於用人之術也況 朝廷之設言官其用意固自有在是故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其戇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有廟廊珪璋之度不當取其有簿書米鹽之能司馬光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臣以爲今日之擇言官當用光言以爲取人

之則當用臣言以求建官之體若徒以老成諳練爲言是不過欲得脂韋婾婀愛身固祿之流取其不爲巳害而巳又其甚者植一二不肖無良以爲私人資其爪牙以搏噬善類以陰肆其威權此則大臣之所爲利而非國家之福直臣之所爲難而非

聖主之明不能庇也臣待罪有年奉職無狀自媿不足爲言路有無窮見近時以來侍從之員寂寥殆甚彈壓之氣萎靡不伸若不妙簡才賢盛備員額恐不足以副

陛下耳目之寄廣朝廷議論之司而 國家之元氣血脉終不得以培植而流通伏望 聖明深加體察特 勅吏部遵

祖宗之舊例奉

陛下之明詔廣用人之公心破大臣之私臆事求允愜法貴變通將見在各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之上行人博士幷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先行查照舊規及見行事例凡奏從公考選以備六科見令給事中員缺其在外巳經三年考滿知縣如果材識英達治行卓異堪備臺諫之選雖未及六年亦乞 勅下該部從公查訪精當坐名

奏請行取前來以備急缺風憲之用遇給事中有缺亦聽相兼選補庶幾用人之道不偏滯於一途而濟時之宜不拘泥於一法將見吉人彙進忠讜日聞國體自尊朝綱自振而奸邪專恣當有所憚而不敢肆矣嘉靖九年六月十五日題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

定職官之品　丘濬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爲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選

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隷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簡帶領直隷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爲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選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爲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設郎中員外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衞武

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隸句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天下百工山澤之禁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脉絡相通體統不紊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僅見行於今日者也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

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雖無宰執之名實理宰執之事但其等一總於朝廷而不專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

朝廷無紛更之獘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獘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内閣專掌制誥凡

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得以預聞謀謨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實自是以爲故事餘七十年於茲矣夫不予以名則下

無作威作福之弊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

銓選之法一　丘濬

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歲貢曰科舉歲貢之法每歲學校貢生員赴禮部試中補國子監生府學歲貢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以食廩先後爲次則在學校者已有資格也科舉則每三年一開科中鄉試者赴禮部中試者則授以官不中者送監肄業以俟下舉屢不第者亦以監生資次入仕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貢舉

與吏部選調其人才適足以相當而無甚有餘不
足之數洪武永樂以來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
者未聞淹滯蓋以
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
世言者憫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開四十五
歲入監之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
監等名自是於科貢之外別開岐徑選用之條止
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其人才日積月累
遂至數倍於前舊制各司歷事監生三閱月考覈
勤謹附名選簿仍留所司辦事臨選方行取用其

實歷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後以坐監者數多歲
歷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選給假家居今有需
次十年不得選者積累既久員數愈多怠忬及萬
是以一時人才在監肄業之數少在部聽選之日
多臣恐積愈久而愈多不止此數也
國家養才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耗不能
事事之人非獨人才之病其爲
國家之累大矣嗟夫閭閻啾啾黌舍至不能容是
乃
國家人才之盛若夫充積於選調老死而不得一

官夫豈盛時所宜有哉此非但士子之不幸也夫
國家之於人才亦猶人家之於子弟白首而無室
家爲父兄者則必爲之憂慮
國家儲養人才白首乃不得沾一命爲君相者能
不爲之憂慮乎所以憂而慮之者非預有以消息
調停之不可也消息調停必使入仕者有及時效
用之實汰退者無後時失所之嘆斯可矣然非在
上權其輕重知其緩急決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
爲觧則雖有可以消息調停之策亦不可行矣古
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臣亦云一人怨何

如千萬人怨怨之於一時者比之怨之無窮已者
孰爲多乎盍思曰我
國家所恃以爲治者人才也今日用人必循資格
而人才需選者往往老於選調而不得及時以進
用及用之太半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氣消沮觔力
糜弛其不爲身家子孫計者無幾矣今不爲之所
猶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則夫異日所用
者皆衰老之人衰老之人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
安難矣事不理民不安亂亡之兆也且
國家養士將何爲將尉民而已天下之民多乎士多

乎說者乃獨畏士之怨而不䘏民之怨何哉然則
爲今之計柰何請
勑吏部通筭本部需選監生自某年起至某年止
總筭若干人見到部者若干給假者若干本部以
一年爲率大約計用監生若干通計其數至某年
方纔盡絕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府州縣查筭聽
選家居監生備細開具年甲日期造冊申部然後
請
旨選差卿佐有文學風力者賫　勑諭各布政司
會同總按二司聚集聽選監生於總會處開場考
試畧如科試前日於經書中出論一道試之次日
試時務策及行移各一道三題全通者爲上通二
者爲中通一者爲下全不通者爲不中其中者造
冊送部依次選用不中者爲民中者之中有不願
仕者上等者進授以京秩致仕有文學者授以助
教學錄之類有政事者授以通事序班之類免其
戶丁三名差役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職名優免
二丁下等者賜以冠帶免其一丁無丁者以本里
內開丁給之其有未試之前告願免試者如下等
之例如此則仕者得以效用而不仕者不致失所

矣雖然此特一時不得已權宜救弊之策耳是豈
祖宗所以教養人才之初意哉夫
聖朝設立學校選擇師儒以教生徒優以廩餼免
其差役優游之以歲月欲其成才以爲國家之用
士子立志務學底於成立以圖補報是爲不負作
養之恩顧乃苟延歲月虛費廩給至於衰邁尚不
措一詞如此之徒上孤　聖恩下辱學校雖加以
蹶屬鬭不肖之法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亦不爲過
但彼之所以衰老者固由其不能奮發勉厲之罪
然亦以我之弊於事體者妄開倖門擠塞仕路有
以抑之故也彼既自知其衰不願就試姑爲此一
時不得已救弊之策要之不可爲訓也自此以後
凡科舉歷事一遵
祖宗成法於此二途之外不得別開入監門路以
復洪武永樂之盛則人才不至於淹滯賢否不至
於混淆矣今日求賢爲治之務誠莫有急於此者
或曰如此則選途固清矣其郡邑學校之中有生
員年已近艾而未得出身者何以處之曰學校之
中生員年巳長大不通文理者充吏爲民
朝廷巳有定例惟夫學問有成年歲長大欲進之

則資次未應欲退之則學行可取往往老死學校中可惜也竊見今吏部歲貢生員初試未到監者往往試選爲教職多有假手於人以圖僥倖不若就學校生員中稽考年四十五歲以上食廩將及十年及曾歷鄉試六次入塲者命提學憲臣會同巡按及藩臬二司每五年一次考驗其中有通三塲者試中錄其所試文字連人送部考試仍令坐監一年循資待缺以爲教職如此則學校之生徒亦無有老死不用者矣

公銓選之法二　丘濬

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滯挺特者脫穎而出遂至遲廻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輕而細者之爲衆也是故人君爲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豈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量其事而設其官隨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與事稱人與官稱則事無不理而政務舉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體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職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度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如其人之

不常有何此古人用人貴如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僞妄許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藉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

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决不挨次爲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
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何則今

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察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旣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者也

擇民之長一　丘濬

臣按九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爲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
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內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中有平常不稱職者皆許其復任以冀其後效至於九年通考然後課其三考之功過以相乘除因以黜陟焉其於外官也中有善政著聞而爲吏民所告保者及部使者以聞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

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
祖宗立法任人之初意况繼任之人與所退者無大相遠乎

擇民之長二　丘濬

臣按北齊制郡爲九等唐宋制縣爲七等定其等差所以別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輕重也因其所轄之廣狹所統之衆寡所涖之繁簡量其所容度其所有而計其所出如是則無偏重之弊不均之患是亦人君平治天下之大端也我

朝得國之初郡縣多循勝國之舊名稱間有不同
疆域則不異也方是時干戈甫定流徙未復人民
無定數今則承平日久版籍既定生齒日繁然而
郡縣猶仍其舊大小懸異多寡絶倫固有一府統
數十州縣者其最小者乃至不滿一里焉設官雖
有全減之殊品級則無大小之異仰惟
祖宗官制一定固不敢輕有改革若夫斟酌唐宋
之制以定府縣之等似若可行臣愚請分府爲上
中下三等州縣亦各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爲
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其縣之過

百里者或陞以爲州或折以爲一二縣縣之人民
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爲
縣或益之以近民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涖
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
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
徭役将見疆域整齊事力均一差賦公平太平之
基端在此矣或謂
祖宗成憲行之百年一旦改革之孰任其咎哉曰
浙之嘉興府舊三縣宣德間則析爲七矣景泰初
元浙寇作而分温處閩寇作而分建劍廣寇作而

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於全盛之
日哉矧今遠方縣道有地方四百五里跨三四縣
間者人民去縣治既遠往往負固武斷椎埋還有
句攝公行旅拒官府恐致生變因循姑息前日之
閩浙近日之荆襄可鑒也已

擇民之長三

臣按黄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
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
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
官衆所以監之者尤不可無一定之制漢以來雖

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
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
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利舉之實遂至吏無所
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
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
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叅政各二員皆分左右
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
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叅峙並立謂之三司治署
既有一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刑兼舉文
武並用體制相維關絡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

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詳且善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冤而禍亂不作用此道也仰惟
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存乎
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於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
朝廷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預於未用之先廣為詢訪遇有員缺隨才選任或舉諸班行或拔自州郡或以職任遴選或以異等超擢又於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加旌異顯有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致治之要端在乎此伏惟
仁聖加之意焉天下生民不勝大幸

論官制一 王鏊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政群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於敗亂而不知非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為過也我
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為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給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論官制二 王[illegible]

國初官制今論歷俸淺深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其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

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編脩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署員外郎也然署職之例惟行於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員以此俱無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

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最為拘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

論官制三　王瓊

天下官員額設若干計算取士若干足勾除用若官多人少則官職虛曠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名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令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

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

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吏部文選司題名記　汪鋐

嘉靖癸巳文選司公署敝久葺而新之司官舊未有題名至是則搆亭鑿石志昔今氏名籍貫履歷於其上用垂永久郎中呂希周借員外郎李學詩主事林春陳鍁請余爲之記惟我

朝稽古建官一準成周之法天下大政悉掌於六部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吏部統百官均四海分其屬爲四司曰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凡中外百官遷改除授之事文選實司之周禮謂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辯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今文選所掌者卽其事焉故事權視諸司爲尤重夫用舍之柄統於冢宰制於

君上文選若無所用其力者然根源之所由起節目之所由分校閱之精甄別之當則未始不繫於文選任是職者苟非其人則名實倒置真僞錯雜勢所不免而舉錯之施鮮有不敗度者矣要必得其人本之以公濟之以明行之以勤操之以慎而

尤主之以忠信不欺之心焉然後可以稱其職而無忝也茲石所刻始自洪武丁丑凡百有三十人在昔諸君人品之高下才識之優劣樹立之豐嗇名位之顯晦今觀其名考其實歷歷如指諸掌夫題名者本以題其氏名垂之不朽也然而美惡之實固亦與之同垂不朽矣實之不美雖孝子慈孫有不能掩飾而更置者噫可不懼哉是爲記

論選舉　李堂

國家人才遠過漢唐而選舉之行隨時異制洪惟

聖祖神武自天群臣之偶始任中書再陞吏部範圍曲成非不至也乃僨於胡汪辟於　大誥故進退刑賞咸柄於朝廷及建文革除靖難更化部選久任於蹇公至郭黃繼銓權移保舉當時每著得人之稱自三楊謝之後權還吏部王文端公內任屬司外憑巡察雖天順咨詢輔弼而遂爲定例成化以來凡要職徵拜遷除咸以撫巡推舉之奏爲主故巡察之權並於正統之保舉然薦人之精濫純駁驗舉主之公私廉貪制未嘗不公也自王端毅公之後吏部屢於責備雖有連坐舉主之條率不能行至倪文毅公則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

翕然近年逆瑾專政劉華過情遂不敢舉旌異之奏然賢否之跡吏部憑撫巡撫巡憑兩司制自不能廢也徒紛更爾雖然孟子論進退人才自左右諸大夫以至國人可謂公矣而必曰見賢否焉然後用舍之今日聖君賢相所以參衆審獨爲造物司命權衡者豈區區法制條格爲淺末者所窺測哉 董山集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八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九目錄

吏部驗封 稽勲 考功

封贈蔭叙議
論誥勑狀 李賢
議封繼母奏狀 王恕
議封見在繼母奏狀 王恕
議王衡停止納財充吏奏狀 王恕
議華承奉司吏奏狀 王恕
題泰和伯襲封疏 霍韜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論奪情非令典奏狀 王恕
論奪情起復不可為例奏狀 王恕
定奪欽天監奔喪奏狀 王恕
議給事中盧亨脩明治道奏狀 王恕
議營府陳言便民奏狀 王恕
嚴考察以勵庶官奏狀 王恕
嚴考課之法 丘濬
奉王冢宰書 周叙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吏部驗封　稽勳　考功

封贈蔭叙議

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沒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為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為夫人春秋非之哀公庶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昔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故無其禮蓋古夫人沒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為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為夫人使並嫡也今崇臻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

上從之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凡正妻在日所娶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沒諸妾不許再立為妻若以禮聘良家女為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即為嫡長子若

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當以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之庚申詔定擬文官封贈蔭叙之制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棄官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母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者止封正妻正妻沒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正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盗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娼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

凡贓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
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
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其已授誥命者亦
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
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
誥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
爲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
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蔭叙之例五
其一用蔭以嫡長子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之子
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

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蔭其親兄弟子
孫又無則傍蔭其伯叔子孫其二用蔭者孫降子
曾孫降孫傍蔭者皆於應叙品第降一級其三正
一品官蔭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
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六品用
正三品子則正七品用從三品子則從七品用正
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
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
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
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

閘倉庫稅課司局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
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遞運所驛丞閘
壩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蔭一人年二十五以
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習
學其五應叙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
方銓注　詔皆從之

論誥勅狀　　李賢

臣聞誥勅者勸懲善惡之良法激勵名節之美事
夫豈無益之費哉洪惟
國朝制諸司職掌於誥勅一事至詳且備可爲萬

世法程凡大小之臣有私過者終身不得無私過
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輒行追奪於是
爲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慎
馭士之方惟此爲要此事一行則天下之士莫不
感激去惡爲善修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所費者
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則上皆失望善惡不分
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爲貪夫所笑曰無
異於我何若於是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於利途
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
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痛之然此

事非徒勸夫在位之士其未入仕者見已仕者蒙此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自琢磨奮志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碩爲
國家之用矣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有國家者豈可舍此而不爲哉我
國朝自洪武永樂以來此法雖行而未盛至洪熙宣德以來始大舉行於是天下之士皷舞歡欣無不感激逮
皇上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近者　行在吏部欽奉
旨意今後誥勑俱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

職掌施行臣愚不審
聖意所在若以爲織造糜費則臣已言之於前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爲各官得之易而多不保守旋復追奪則臣所目者保守者什九追奪者什一況中人之材可爲善可爲惡授職三年即得
誥勑不勝榮幸遂革非向善戢兢保守而爲端正之士若待九年則此輩必不持久遂流於貪况九年方與得給者十無二三不得給者十常八九何哉凡內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保陞者有父母垂老而不能待者有已身多故而不遂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志者多使
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激厲名節之事無所於籍而下民亦未嘗不被其害伏願
皇上留意守
祖宗之成憲遵
先帝之舊法俯賜與而宏惠澤乞
勑所司今後誥勑仍照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考滿依例請給在外官員三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惡不患不

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臣爲驗封主事職領誥勑既有所見豈敢隱默若以避嫌而不言則爲不忠以所掌而自言則爲要名臣寧受要名之責不蹈不忠之罪故陳愚悃干冒天威不勝慄戰之至

議封贈繼母奏　王恕

驗封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吏部咨開南京太僕寺寺丞文林照例請給故父文洪故母陳氏故繼母顧氏見在繼母呂氏勑命等因到部送司照得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欽奉　詔書

内一款兩京文武官員未關　誥勑者七品以上至四品若父母見在先與誥勑封之三品以上俱與應誥命不爲常例　欽此續該本部查照天順年間　欽奉詔書恩例節此題准各官父在無贈其母母在無贈其父共給誥勑一軸以省多費事例具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照天順年間給與欽此欽遵又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受封諸司職掌内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室止封一人之說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或二人三人遇有大故爲之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例似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林母并二繼母勑命揆諸天理民彝似合給與但往時未見有二繼母並受封贈者所以再三躊躇未敢輕易與之奏請若照繼室止封一人例不與之奏請不審今後見在繼母奉養有闕及有所遣𤰞宜如何治罪而其服制宜何如守也今因文林照例請給　勑命若不與之講究陳請定奪非惟有孤　恩典且使爲繼母者自分此彼而意有

原缺

坐於其上其妻珠冠霞帔立於其傍爲子者寧能自安爲婦者亦何忍爲似非
聖朝教人以孝之意也合無准令主事房錦并封其見在繼母舒氏今後該封繼母若止封見在繼母一人若前繼母曾因父受封後繼母見在亦照此例封之如此則姑婦同榮母子皆安恩澤均而彝倫厚
聖朝以孝教人之意可謂曲盡其情而爲萬世法矣緣係請給
勑命及係事例未敢擅便定奪弘治元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是房錦并准封見在繼母欽此

議知府王衡陳言停止納財充吏奏狀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直隸廣平府知府陳衡等奏云云等因具本該通政司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成化三年十月內該浙江嘉興府知府楊繼宗奏稱納米農民俱係奔兢無籍之徒營求請託借債納米若得叅充贓官作弊要乞革去照依洪武年間

舊例着落里老呈報相應識字農民叅補等因本
部已經依擬題准通行天下遵守去又查得成化
二十一等年該陜西山西宣府江西等處巡撫右
副都御史等官鄭時等各因地方災傷賑濟軍民
粮草闕乏節次奏　准定與則例生員上納銀米
入監讀書在京在外吏典承差知印上納銀米草
束或免辦事考試就撥當該或免當該考試就與
冠帶各照資格出身或聽選不拘年分不次選除
生員事例停止外其餘俱各見行及查得自成化
二十一年起至弘治元年二月終止吏典人等納

過粮草等項已到部者共二千一百五十餘名生
員納過銀米已入監者共六千餘名通查案呈到
部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
亦有軍馬當時未嘗舉行納粮草納銀兩爲監生
爲吏典等項事例粮草不闕不足民兵不閙困斃
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裡小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
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國家長久之謀輙便奏
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粮草銀兩等項事例彼此效
尤遂爲長策殊不知
祖宗教養生員叅充吏役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

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養於學校成材者
科貢入監不成才者充吏爲民未嘗不別賢否一
槩濫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其識字能
書者充之今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役滿赴部辦
事數年纔撥京考京考滿日考中纔得冠帶不中
者發回爲民亦未嘗不論能否一槩入選也近來
因有前例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
弟捏作生員名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
以圖出身將求入仕不知爲政之道豈不悞事殃
民一切小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不論市民與農

民一槩聽缺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辦文案且
於舊制有違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照依
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比先年間監生止由科
貢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途是以聽選之人
不多選法不致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雜
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
得出身多者十七八年少亦不下十五六年纔得
選用年已向衰誰肯盡心幹事不謀歸計甚至聽
選年老例不入選只與冠帶閑任又况此等雜途
所進中間多負債破産頑鈍無恥之輩今日既知

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
下治安何由可得若不早為處置日復一日不惟
有壞選法而正途有壅滯之苦抑恐官授非人而
小民遭無窮之殃誠不可不慮也今廣平府知府
等官王衡等奏要今後遇有災傷凡百長策任其
施為不許再擬納財充吏永杜貪利之門一節實
端本澄源之論深為有理方今
皇上嗣位之初萬化維新凡此弊政正當除革合
無准其所言通行前項陝西山西直府江西奏行
納糧納草等項事例限本年四月以裡通行停止

仍行戶部并各處巡撫巡按鎮守等官先時預慮
多方儲蓄務使緩急有備不致臨期告乏今後遇
有災傷及邊方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生
員吏典人等納草等項事例貽患將來其在外補
充吏典仍行天下司府等衙門各遵 舊制於農
民內選充不許一槩濫收如此則非才不得倖進
而選法自通任用可以得人而民生自遂實為便
益緣係停止納粟等項事例以防後患及奉 欽
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三月初四
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
議布政使裁革承奉司吏奏狀 王恕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徽王奏云
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查得
祖訓條章并諸司職掌內俱不曾開有各王府承
奉司合設吏典緣由今內府各監局亦不曾設有
吏典及秦晉周楚等王府承奉司亦無吏典考滿
到部想是自來不曾設有止查得天順七年德王

府該本府長史司手本開本司并所屬衙門無吏
書辦要行定撥等因前來本年七月內本部撥去
長史司吏戶禮房司吏一名典吏六名兵刑工房
司吏一名典吏六名審理所司吏二名典吏四名
良醫所司吏一名典膳所奉祠所工正所司吏各
一名典吏各二名典簿廳典吏一名廣受倉廣受
庫攢典各一名不曾撥有承奉司典吏本年九月
內撥承奉司司典各一名各送着役去訖稿簿內
亦不曾開稱因何添撥以後秀王崇王吉王徽王
等府相因俱撥有承奉司司典吏各一名今徽王

奏稱河南左布政使徐恪行文裁革本府承奉司
吏典二名等因不知徐恪因見
祖訓條章并諸司職掌內不曾該載承奉司吏典
或見周伊等府承奉司俱無吏典獨徽府承奉司
有吏典疑是濫設要行查革抑不知別有其故未
經行勘難便定奪合無本部行移河南布政司查
勘前項吏典因何要行裁革着令從實回報前來
另行奏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行河南布政司查勘去後今
該前因案呈看得前項承奉司吏典諸司職掌既

不該載周趙唐伊鄭等府自來又不曾撥有況本
部在前撥送德崇吉徽四府各承奉司之時亦無
奏奉
聖旨緣由左布政使徐恪職司前事恪遵
祖宗成憲裁革誠是但前吏相沿參撥頗久不行
咨呈本部查勘待報施行就行裁革雖無別情而
輕易之罪亦不能辭欲轉行德崇吉徽四府長史
司將承奉司吏典一體裁革送各該布政司改撥
及行都察院轉行河南巡按監察御史將徐恪就
彼提問明白照例發落緣係裁革吏典參問方面
官及先奉欽依吏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
治二年九月二十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既　祖訓條章并　諸司職掌不曾開有
承奉司吏典便寫書與各王知道照例裁革徐恪
處事輕易本當提問且饒這遭還罰俸兩月欽此

題泰和伯襲封疏　霍韜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中軍都督
府帶俸已故泰和伯陳萬言嫡長親孫陳書奏臣
祖萬言一芥草茅自嘉靖元年悼靈皇后中宮正
位荷蒙

聖明念以儒生初授鴻臚寺卿續陞都督同知再
進泰和伯爵榮幸已極嘉靖二年八月內又蒙
皇上念臣父陳紹祖係府學生員恩授尚寶司寺
丞臣祖萬言等舉家感激　天恩啣結無報不幸
臣母李氏病故致臣等幼孤哀戚無聊不幸臣父
授官不久於嘉靖七年十一月內病故嘉靖八年
三月內臣祖母冀氏亦故彼時臣年一十六歲臣
弟陳詩陳禮俱各年幼皆無所倚得臣祖朝夕訓
教臣以為有所賴矣不幸臣祖於嘉靖十四年六
月內病故荷蒙

皇上須賜諭祭復加贈謚開壙與祖母龔氏合葬
臣祖存没皆沾恩典臣舉家感恩無報祝頌壽考
萬年本支百世敢復何望但臣門祚衰薄孤苦無
依及見各皇親之家侯伯俱襲三五輩惟臣家止
臣祖官授一員児纔一輩伏望
皇上垂念　悼靈皇后存日曾有微勞憫臣孤苦
特賜　宸斷乞　勅吏部杳臣所奏果與各家事
體稍有不同暫准承襲一輩臣得與各家事體相
同子孫襲指揮職事別例有在或量改別銜以延
奉祀光全存没而　悼靈皇后在天之靈感恩不

昧矣臣不勝感戴天恩戰慄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該部照前旨看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
查得嘉靖八年十月内爲陳情再乞天恩申明軍
功推原累朝封爵准令承襲以隆親親以均恩典
事該前軍都督府帶俸已故安肖伯錢承宗妻王
氏奏稱嘉靖四年夫故男錢維圻襲爵五年十二
月錢維圻故絶要将庶長男錢維垣承襲前爵該
本部會議得祖宗之制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削
平僭亂大有功於社稷者不授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

有八人
太宗文皇帝中靖内難封公者二人封侯者十有
五人封伯者八人然皆輔佐二聖以軍功平定天
下其豐功茂蹟藏在天府歷歷可考未有以戚里
故而得與者也洪熙之初都督張杲始緣孝昭皇
后之戚創封彭城伯其後伊弟張昇亦以都督乞
封惠安伯故我
朝之有封爵實自兹始自是孫忠周壽王源之封
侯爵或王清王濬之封伯皆援例於張杲矣又其
後錢承宗張鶴齡之封公封伯復援例於王源矣

循習以至今日封爵之濫莫之紀極於是有一門
而公侯並拜者有一時而並封侯伯者有兄弟三
人而同封侯伯者爵賚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增
國用愈屈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厲
世之具也臣等伏讀
祖訓有云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
必生焉
英宗睿皇帝嘗謂太學士李賢曰
太后每遇加恩外戚不樂者屢日何有何功於國
家濫授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寧

不能救矣賢因請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與此不審　太后
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夫以
祖宗明訓如此其嚴　陛下所以申飭而釐正之
又如此其切宗社生民之幸端在於此臣等謹議
得我　朝功高望隆所謂世享封典者惟開國靖
難之勳可以當之然封未幾特尋即罷去者一十
九人後來雖旋荷
列聖收録數人亦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託攝掖

庭一門數貴而傳三四世者不已踰分乎臣等查
得魏國公徐達定國公徐增壽皆佐命元勳彭城
伯張昶惠安伯張昇軍功居半似猶可議其餘外
戚已封已襲見任公侯伯者合無除終身之外不
許奏請承襲此後皇親駙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有出自　特恩一時
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戸等官以榮終身已
經題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所未有我

皇祖亦未有制典魏定二國公雖爲戚里實開國
靖難元勳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仁伯亦有軍功居
半都着照舊襲封其餘以爲戚里濫膺重爵名器
既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干
先朝恩命及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
此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泰和伯陳萬
言嫡長親孫陳書奏稱伊祖病故伊係嫡長親孫
乞
恩暫准承襲一輩臣等查有前例已經奉有欽依
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所據陳萬言伯

爵既已終身例應查革無容別議其所請量改別
銜以延奉祀則宜出自特恩給授指揮等職例應
請自
上裁非臣等所敢擅擬等因嘉靖十五年正月二
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陳書與做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帶俸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
下學問粗疎頃承　天問賜對　大廷猥蒙
聖恩親置首選每自感膺思酬奨遇凡聖學大要

君道急務朝政缺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
苦風俗弊壞士氣委靡兵戈擾攘饑饉荐臻提其
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
於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酬
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
百僚庶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
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
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將未暇
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

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常所關風化所係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
給舍臺官有知義禮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
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
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
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從非有忠君愛國
之心固非
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
聖人不與然先王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

執諫況臣備員近侍蒙　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
志也披寫悃愊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　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
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
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
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
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
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

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
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
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
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
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
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
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
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
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

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
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
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必遵故事以遂
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
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
草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冐金革之名以私利
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未嘗拘當代之故
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
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
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

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
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
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
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
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
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
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忠其
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
陛下以宋爲監使賢盡孝於君親爲當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爲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

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則仁
宗之時契丹鷙鶩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
强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内之私則賢身
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
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
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
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
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
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
也盂員則水隨以員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
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
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
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
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
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

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己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愼也夫賢之起復猶謗之曰貪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於　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貞節勁氣足以厲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預爲己地及遭親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瀆　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詞一不預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

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夫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而無與其妻起復於父而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

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群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預爲已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爲已地也大臣旣無忌群臣復何憚群臣旣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揆科

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俟遷例在求知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例聞聖賢之道背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靡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群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

亦從畢經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 朝廷旣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旣行則群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覥顏爲不忠臣綱常尤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絕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怍衆怒群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 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已識出於今禍貽於後

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
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
陛下言之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
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天鑒臣
謹奏

論奪情非令典奏狀　　王恕

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抄出徽王奏云
云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該徽

王奏照先年良醫副王瑛奪情起復事例免令
丁憂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成化十
九年二月内該徽王奏稱要將良醫副王瑛奪情
存留辦事本部爲照本官母故例該丁憂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准王奏欽此欽遵查得弘治元年
十月内該本部題爲扶持風化事照例官吏人等
聞父母喪依例丁憂係是
祖宗舊制奪情起復非令典欲望著爲定例自今
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
依例定制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者許科道官糾劾
奏
聖旨是欽此爲照王瑛奪情係在弘治元年題准
前項例事難施行已經立案訖今又奏前因案呈
到部臣切惟
朝廷政令貴信不信則人疑而事不立今又令任
好禮奪情起復則是前例不信也況任好禮係良
醫副彼雖守制尚有良醫正王瑛在亦可以視疾
府中未爲無人用就使府中缺另除良醫副一員
前去未爲不可臣等非敢不依王之所奏但恐

朝廷政令不信於人以後人難遵守緣係王府奏
保官員及節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
弘治四年十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論起復奪情不可爲例奏狀　　王恕

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抄出内官監太
監黃順等題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准他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查潘俊等聞父母喪已經移文本部關給勘合守
制去後今奉前因案呈到部查得諸司職掌内凡
内外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仍以聞喪月日爲始

皇上以孝治天下臣民方且觀感而興起孝豈可
因此小官而開奪情起復之門以干
祖宗之典憲而傷國家之風化乎伏望　聖明收
回前命仍令潘俊等守制滿日依例起復如此則
祖宗之法不壞而
陛下仁孝之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休徵畢至而
令名無窮焉緣係扶持風化及奉　欽依准他吏
部知道事理弘治元年十月初八日本部具題次
日奉
聖旨匠官係手藝人已准他了罷欽此臣等竊惟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沒而子服
三年之喪所以報本也此古昔聖人緣情制禮之
意萬世行之而不可易者又聞古人居親之喪有
三年不言者有泣血三年者非矯情也蓋不忘親
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古禮定爲時制凡文職官吏監
生生員知印承差人等聞父母喪悉令丁憂守制
所以教之以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
之有終也今潘俊等雖是手藝之人已居官食祿
亦係守制人員

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臣等所以
言之者蓋甚有遺前項事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
之心誠不安今
陛下特降德音如此臣等固不敢遽若不再陳但
恐後之人遂以爲例相率而忘其孝有傷　聖明
之風化是臣等不言之罪也欲望
陛下著爲定例自今以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
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
有營求奏保奪情起復者許科道官糾劾本人以
匿喪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如此則人知所警與

行相勸勉於孝矣何患風化之不厚天下之不治
乎緣係扶持風化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十月
初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定奪欽天監官奔喪奏狀　　王恕

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欽天監呈前事據
五官司曆劉玉呈稱有母張氏弘治二年正月十
九日病故見埋在於順天府東直門外遷民屯已
於本年三月初三日安葬畢思得本職係是親男
例應守制理合具呈乞爲查照定奪等因到監據

此查得洪武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該本監官於
奉天門欽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恁陰陽官人每都不要丁憂永
爲常例欽此欽遵外今照本監查無守制事例及
看得本官毋故已行安葬完畢要行守制一節緣
本官係是提督造曆緊要官員正值興工之時及
有前項事例本監難擅定奪備呈乞爲查照定奪
等因到部送司案呈查得永樂二年二月十七日
有本監五官司曆潘緝無父故要回奔喪該監官
奏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着他去欽此天順二年二月二
十九日五官靈臺郎方欽母故呈乞奔喪該監官
引奏奉
英宗睿皇帝聖旨照例欽此成化元年二月十二
日監正谷濱毋故奏要奔喪該本部具題奉
憲宗純皇帝聖旨照例欽此成化六年三月二十
三日五官靈臺郎吳英父故奏乞終喪該本部具
題奉
憲宗純皇帝聖旨准他去奔喪欽此及成化十年
三月二十日監副楊瑛順天府人繼母病故奏乞

原缺

監官員人等聞父母喪者務要照依前例隨即具奏
呈奔喪敢有託故不奔喪者以違制論堂上官知
不令奔喪者亦治以罪如此則法令嚴而奸頑懼
彛倫明而風俗美緣係查照定奪欽天監官奔喪
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二年四月十七日具題次日
奉
聖旨是欽此
　議給事中盧亨脩明治道奏狀　王恕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本科給事
中盧亨題云云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照得
本部見行事例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員三年
六年給由赴部考覈不分稱職與不稱俱照例引
奏復職必待九年通考然後論其殿最定其黜陟
是即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良法若有
老疾罷軟等項不職官員聽各該巡撫巡按官考
察黜退三年朝覲大明黜陟中間果有治行卓異
者復有旌擢之典其法可謂周悉無遺矣今看得
給事中盧亨所言大意以爲官不久任則政多紛
更政多紛更則民無定守今後官員三年考滿果

有卓異政績量陞一級仍留管事必俟九年考滿
然後不次陞擢知縣就陞知府知府就陞布政一
節其意固善但三年量陞一級存留管事似非
舊制若知縣必待九年陞知府又恐御史有缺不
得相應老成官員除補知府必待九年陞布政非
惟叅政有缺少相應官員陞補抑恐叅政任滿無
相應員缺轉遷凡以資格待尋常之士不以資格
待非常之才此古今通制也合無仍照舊制除巡
撿倉塲等官三年週歲考滿外其餘司府州縣等
衙門俱俟九年滿日考其殿最定其黜陟果有政

蹟卓異者府州縣官必須曾經一考以上考稱者
遇有相應員缺斟酌陞用方面官不拘年歲遇有
相應員缺照例推舉仍行各處巡撫巡按都御史
等衙門今後府州縣官果有廉能幹濟政蹟卓異
者務要循名責實從公舉保以憑具奏旌擢不許
將阿諛奔兢有名無實人員一槩濫舉如所舉非
人以致蠹政殃民者聽本部并科道官糾舉叅奏
如此則進用有序庶官不曠緣奉欽依該衙門知
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具題
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議魯府鎮國將軍陳言便民奏狀　王恕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魯府鎮
國將軍陽鏊奏云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除開言路以廣
見聞等三事本部另行外其餘嚴黜陟以安民庶
等事係隸別衙門掌行抄單移咨到部送司案呈
今將所言事件各開前件逐一議擬伏乞　聖裁
緣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
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王輔導官不爲常例着巡撫巡按官會同考
察奏來處置其餘准擬欽此

一查得本部欽奉詔書并節次奏准考察官員事
理俱行移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等官將所屬
守令等項官員嚴加訪察務在至公無私不許
顛倒是非及遇所屬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
務要從公嚴加考覈不許徇情虛應故事以致
黜陟不公等因去後今鎮國將軍陽鏊所言巡
撫巡按官考察官員不過憑該司開陳賢否以
憑黜陟該司官與府州縣官豈無親故讐嫌以

致考察不公黜陟不明要行各處巡撫巡按及
布按二司官凡遇考績黜陟之時務要設法體
訪陟其明而黜其幽一節其言有理深中時弊
合無[illegible]所言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
司官[illegible]遇所屬府州縣官或三年六年九
年[illegible]觀考察或保舉糾劾務要公心設
法[illegible]賢否之實一黜一陟必須允合輿
論不[illegible]用挾私以致是非顛倒黜陟不公人
心不[illegible]依歸
一查得[illegible]科給事中廷玉題稱近來納粟監

生[illegible]以財出身得官豈不拔本生民被
其[illegible]先立為上中下三等於臨選之時
吏[illegible]嚴加考試以文理通暢者為上文理
稍[illegible]楷并請客者為中不諳文理寫字
粗[illegible]為下上中二等量其高下與科貢
一體[illegible]等者填注衙門職銜令其冠帶閒
任及[illegible]移國子監天下學校省諭各生知會使
知及時勉學毋致後日追悔本部看得所言有
理合無依擬於臨選之時嚴加考試分為三等
如前所擬選用及冠帶閒住及先行各生知會

使知各加勉勵奮志進學以收後効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除欽遵通行外今鎮國將軍陽
鏊又以為言緣有前項題准事例見行未久若
再更張非惟政體不一抑且人情不堪
一看得鎮國將軍陽鏊言各王府輔導官不得其
人要行巡撫巡按不為常例通行考察年力精
壯文理優長素行清白者存留老弱無為阿諛
不才者就便罷黜一節固為有理查得諸司職
掌內開各王府官不係常選任滿黜陟取自
上裁似難行令巡撫巡按官考察及查得先該

潘王奏稱各王府官中間有年踰七十者不肯
告老致仕及年未七十或沾疾病等項頓告致
仕者俱照例加陞品級等因該本部議擬奏准
已經通行去後其言要乞行選端謹有為之人
以充厥職所言有理合無候各王府長史等官
有缺本部照例於教官之中詢訪推舉相應堪
任之人照例銓補庶使輔導得人宗支彌正矣

嚴考察以厲庶官奏狀　王恕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河南道監
察御史吳泰等云云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考察事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
司查得成化四年該科道官魏元等奏要考察兩
京大小衙門官員本部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有堂上官的還會堂上掌印官
公同考察欽此已經會官考察外成化十三年又
該御史戴縉奏要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員本部
查照前例具題節奉
憲宗皇帝聖旨照例會官考察欽此欽遵又經會
官考察訖案呈到部看得南京河南等道監察御
史吳泰等奏稱兩京堂上官并在外司府州縣官

已經考察獨兩京各衙門五品以下官員年久未
經考察其間才行可稱者固多而貪冒苟且者亦
有要行兩京吏部會同兩京都察院公同各衙門
堂上掌印官從公逐一考察一節臣等竊惟兩京
堂上并在外司府州縣節經糾劾考察黜退惟兩
京五品以下官委的年久未經考察不無賢否混
淆誠如吳泰等所言合無准其所奏照依前例在
京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并公同各衙門堂上掌印
官將五品以下見任帶俸并丁憂公差養病省祭
等項官員從公逐一考察除廉幹公勤才行超卓

者遇有內外相應員缺另行具奏擢用職業頗脩
操履不失者存留辦事外其貪淫酷暴罷軟老疾
素行不謹浮躁淺露者開具職名奏請定奪如考
察不公仍聽科道糾舉其被黜之人若有造言生
事摭拾妄奏者治以重罪發遣為民仍行移南京
吏部會同南京都察院等衙門一體考察徑自具
奏定奪其言要嚴立歲考之法在京諸司堂上掌
印官及在外布政兩司并各府掌印官每遇年終
各將本衙門及僚屬官員廉貪能否勤惰得失緣
由斟酌的確考語造冊三本一本奏繳一本送吏

部一本送都察院查照一節臣等竊惟
國朝定制內外官員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
典外官又有朝覲考察之例若再更立歲考之法
不無事體紛更難准所擬合無仍照舊例通行在
京在外前項衙門堂上掌印官如遇所屬官員三
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日務要從公嚴加考覈所出
考語亦要允協公論不許徇情虛應故事以致賢
否混淆黜陟不當事發連坐以罪緣係考察官員
及奉　欽依這考察事吏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
擅便弘治元年二月十九日具題當日奉

聖旨是欽此

嚴考課之法　丘濬

仰惟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賫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爲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跡錄其罪狀立爲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

祖宗初意按　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雖當臨刑亦必覆奏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尤爲無謂則是不復容人改過遷善凡經書所謂改過不吝過則勿憚改皆非矣夫人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其所存所行安能事事盡善而無過舉哉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爲人所憎疾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特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

後不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意當特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如死後節惠之謚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賫恨況貪者未必暴暴者未必貪老疾未必老疾罷軟未必罷軟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又何以厭服其心哉宋韓億爲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擿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虫皆欲使之得所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下亦望爲京朝官柰何錮之於聖世嗚呼禁錮人於聖世固非太平美事然使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亦豈朝廷之福哉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當道君子尚慎思之

奉王冢宰書　周敘

太保冢宰抑菴大人先生閣下敘惟吾吉自有宋逮今賢才輩出爲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九賢也由茲以降雖無其人而俊偉光明卓然著稱爲無瑕之玉無疵纇之珠者殆亦鮮見焉敘於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當之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裡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自計之堂堂

名郡際今
聖明大一統之時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
園楊誠齋文信公其人者出耶爲之徘徊嘆息翹
佇思慕者久矣茲乃於大人先生而見之得非吾
吉賢才之運國家養士之效之所鍾哉非特叙與
吾郡之士動喜天下士大夫亦莫不爲之更慶而
交賀也伏惟先生處在屯之際巽哉
今皇帝嗣大統處大事濟大艱其時其事視諸前
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必當心天下之
大憂成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有濟其要無他在

於用君子遠小人而已若所存之譬如特衡之勢
此重則彼輕彼輕則此重難並行不悖也蓋小人
易進難退君子未有不爲所擠者當茲維新之始
主上內外惟先生是倚得不毅然少任其責而無
少有回顧之慮乎使少有回顧非惟朝廷大事難
濟於夫所謂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亦難望其全
矣叙聞中窺察其人若今朱公某及某公某皆君
子也其已同朝者宜傾竭倚注之彼在遠在家者
宜即日驛召以來之與之朝夕圖惟同心同德以
處大事濟大難幸甚小人之道宜徐爲之謀強壯

者俾膺重鎮於一方年老者許彈劾致仕於其家
餘未有顯著之迹蘊堪用之才者存之彼自相發
奮洗濯琢磨爲君子之歸矣其他內外防微之政
宜與三四君子因人所建白不動聲色以漸處之
可也得非謹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
思我
朝當三楊先生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
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
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
之初又一幾也宜監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

開天下後世太平之治俾歐陽子周平園之事業
復見今日顧不偉哉失今不圖恐異日噬臍之悔
莫及矣豈得即欲效張子房之從赤松子裴晉公
營綠野堂之時伏願先生斷斷若殷之伊傅宋之
韓范以天下爲己任爲心毋徒諉曰尚有某有某
而不敢自專爲辭若然史臣董狩執形管磨崖石
以紀勳先生之大勳垂示無窮之不暇則天下之
大憂大計可收厥効矣叙賴朝廷之恩先生之惠
以一介書生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清務簡
樂矣此外無纖毫求進之心況同膺朱史之脩倘

不即死戍此一事竊名守壞閫他留貴皆無所與
第學識淺陋不足以當耳所念者國家安叙戟亦
或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
事不敢避禍亦屢有所陳無非為求天下之安故
也恭審朝議以為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復敢瀆
告一語矣伏乞先生垂仁誘掖曲全之感德感德
叙兩歲患所疾今秋復作無以左身風痺未知可
遁生否作平昔從游門墻無㕥教愛故不得不有
言然前此未嘗敢一奉問也茲因論拯時急務不
免嘐縷千冒尊嚴恕納不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十九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目錄

戶部圖志　田土　賦役

北直隷圖叙　桂蕚
南直隷圖叙　桂蕚
山東圖叙　桂蕚
山西圖叙　桂蕚
陝西圖叙　桂蕚
河南圖叙　桂蕚
浙江圖叙　桂蕚
江西圖叙　桂蕚
湖廣圖叙　桂蕚
四川圖叙　桂蕚
福建圖叙　桂蕚
廣東圖叙　桂蕚
廣西圖叙　桂蕚
雲南圖叙　桂蕚
貴州圖叙　桂蕚
論井田　李堂
論均田　羅欽順
與友人論井田書　方孝孺

制民之産一　丘濬
制民之産二　丘濬
資治策疏　王叔英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貢賦之常二　丘濬
貢賦之常膚見　胡世寧
論役法　李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桂蕚

戶部　圖志　田土　賦役

北直隸圖叙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康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眞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俱關）喜峰古北黃花鎮（俱天府口在順北）險阨尤著故薊州（俱順天府）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自宣府東南至遼陽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與虜（今爲朶顏）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屬山東）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漕運通衢也（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今廢惟薊州運道猶通）河間眞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焉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順天府屬）而東野曠人稀奸究伏匿頻甚腹心之患逃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寄養又）馬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戶口

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錢粮

夏秋二税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絲二百二十四斤絹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
綿花一十觔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

長蘆塩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塩十八萬八百七引

南直隸圖叙　桂蕚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則徐潁二州（鳳陽府屬）地跨中原爪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漕運總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江西湖廣俱楚地）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俱蘇州府屬縣）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没波濤肆行剽刼者不可勝數故令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蘇州松江）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没土田歲易（高山田多荒白圩田多坍江）民勞甚矣

戶口

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口九百九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九

錢粮

夏秋二税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麻布二千七十七疋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

兩淮塩運司額辦小引塩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山東圖叙　桂蕚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

其西爲餽運通衢南邳盡徐(淮徐州南直)北沂天津歲有河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濟爲匯則民之疾苦其尤焉矧京儲邊餉之外王府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爲急而青(青州)濟(濟南府)之間礦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遼東)自爲一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登州)萊(萊州)瀕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成山沙門一帶多海礁運糧至此輒壞)稽之往蹟則平度州(屬萊州)東南有南北新河([illegible]新河自膠州入分)

(新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即至萊之海倉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時所嘗以避遼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蓋嘗治開(故蹟在遼北新河店海潮所通自此至海止八十里)以達安東(衛名在青州東南境)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戶口

戶七十七萬五百五十口六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七十五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絲二千一百一十斤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疋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十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鹽運司額辦引四十二萬引

陝西圖叙　桂蕚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於天下然平涼固原(平涼府固原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鞏昌府)鳳(鳳翔府)之墟若延(延安府)慶(慶陽府)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蓋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延綏鎮城)河套(延安北塞是)盡爲虜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甘州)涼(涼州)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虜)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在肅州西北二千餘里)輒肆侵犯以爲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西番)實與四川同患苦且亦不剌(北虜小王子部將)以殘孽竄居西海(在西寧西境)番人漸以南徙(今松潘腹境是)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献馬易茶頗資其利)而通盜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在西安府)散關(在鳳翔府)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

然所在鳌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凉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戶口

戶三十六萬二千五十一　口三百九十三萬四千一百七十六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絲綿三百六斤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綿花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馬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束

河南圖叙　　桂蕚

河南古豫州地闓閩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北（今北直隸是）嵩洛以蔽山南（今陝西南境是）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襄陽黃州俱湖廣屬府）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二州俱開封府）一帶地蕪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今北直隸）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斂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鎔山猴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觔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賊刼奪之禍歲不免矣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二百九十六　口五百一十六萬六千一百七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

十七石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絹九千九百五十九疋綿花三百四十二斤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浙江圖叙　　桂蕚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嘉興）湖（湖州）與江淮相表裡嚴（嚴州）衢（衢州）以徽（直隸徽州府）饒（江西饒州府）爲郛郭左信（江西廣信府）郡右閩關（福建北境）大海東蟠繞出淮（淮安）揚（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安吉州長興縣俱屬嘉興府）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直隸）州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獄繁興頗號難治嘉湖

寧(寧波)紹(紹興)四郡則震澤(今太湖)東海之所經也瀕衛
於蘧大邈三農之害而鹽徒(嘉湖郡通舟楫故私鹽尤多)之患
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
緩復馳縱慶元(處州屬縣)松溪(福建屬縣與處州接界)一帶歲被
侵暴溫(溫州)台(台州)並海而南信宿(信宿再宿)達於福寧(福建屬州)
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琛入
貢則風帆直至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巨測先事而
備其在定海(寧波屬縣即夷舟所從入)乎

戶口

戶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五口四百五
十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一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百九十九
石絲綿并絲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兩絹
三千五百七十四疋布九疋鈔五萬一千三百
九十三錠馬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包
鹽運司額辦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江西圖叙 桂蕚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今南直隸)楚(湖廣)閩(福建)粵(廣東)之交險
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
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
濱臨巨湖(鄱陽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南安)贛(贛州)之
間則汀漳(汀州漳州俱福建屬府)惟韶(韶州南雄俱廣東屬府)諸山會
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
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湖廣屬府)逋民
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 宗室固在民
疲供億視臨江瑞州(臨江瑞州)信(廣信)撫(撫州)諸郡殆有加焉故
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
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
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戶口

戶一百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五
十四萬九千八百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石絲
八千二百三斤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疋布
一千三百四十一疋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

湖廣圖叙 桂蕚

湖廣古荊州地襄(襄陽)鄧(今河南鄧州即襄陽北境)抗其頭顱蘄
(黃州府屬州)黃(黃州)引其肘腋江陵(荊州)制其腰腹伸膝南

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鄖陽府河南陝西交界地方）郴（郴州）桂（桂陽州本州）桂之跨閩（福建）粵（廣東）辰（辰州）沅（沅州辰州府）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荊楚阨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献秀故王氣獨鍾於 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盗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粵宗藩棋布歳厥實繁楚俗慓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皆（苟千偷惰之意）而難治谿洞諸蠻（虔州所屬及永保地方縣）本以漢法覊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毋爭奪獲罪輒假戰功

自贖奸謀徧構矯橫滋萌 朝議不明偎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戶口

戶五十三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口四百二十三萬三千五百九十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豆芝麻二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布七百五十疋鈔一百七十五貫

四川圖叙　桂萼

四川古梁州地劒閣（劍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峽名在夔州城東）鎻巴峽之流界以番簇（番西）阻以蠻部（東川烏蒙烏撒芒部是）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盗兵不敢西窺地僥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内作懸軍東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況上列 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指宣撫）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即鎮雄府）諸夷（日夷民麻）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内相黨結數啓兵

釁且於叙（叙州瀘州）瀘有啓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携其私黨而已乃若硐門（地名天全六番招討司）詔之脅視諸番播州（指宣慰）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與湖廣貴州四川接）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爲粵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戶口

戶一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口二百一十萬四千二百七十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九

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千八百
五十一斤
提舉司并龍州等衛所額辦本折色小引鹽十
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引

福建圖叙　桂萼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溫州處州衢州俱浙江屬府)州信(江西廣信府)
府為北藩建昌南贛(建昌府南安府贛州府俱江西屬府)為右壁惠潮
(惠州潮州俱廣東屬府)仍為外戶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
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處州府浙江屬)人輒用盜鑛
流入政和壽寧(俱建寧府屬縣)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州府屬)

縣福寧一帶本竊煎鹽之利山谷邃深通盜每憑
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
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荐興
(福劉海賊不時出沒)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汀州漳州)漳之
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
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俱泉州府屬縣)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
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地方山盜所多)蓋簡僻莫如邵武
嚚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兵燹不加則八郡
一也

戶口

戶五十萬九千二百口二百八萬二千六百七
十七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五
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疋苧六十五斤
鈔一萬七百七十九錠
鹽運司額辦鹽價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廣東圖叙　桂萼

廣東古百粵地盖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南雄府)連
(連州廣州府屬)可以向荊吳(湖廣江西是)由惠(惠州府)潮(潮州府)可以制

閩越(福建是)由高(高州府)廉(廉州府)可以控交桂(交趾廣西是)而形
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
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
利四体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託名番國而通)
衍(行劫海上)無事則挺身為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
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賣塩米入山盜者謂之通山)通教治
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府遷蒼梧(廣西梧州府)征
蠻幕府在焉(總鎮兩廣太監摠兵都御史俱任劄于此)軍旅之興殆無
寧歲兵粮供饋咸以待之況地產珠池在廉(廉州境內)
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與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

之故外貿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戶口

戶四十八萬三千三百八十口一百九十七萬八千二十二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石

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本折色鹽價并引價共二萬七千二百八十兩

經濟錄卷二十　十五

廣西圖叙

桂蕚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左江右江柳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　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全為苗夷所有阻兵工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甫數縣俱桂林府苦其蚕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內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屬思恩府五屯所在梧州府藤縣境內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屬桂林府西延六峒在興安縣境內與武岡陽岡柳州廣西屬州接壤猺實據之是為桂林北境之患柳州柳州府慶遠慶遠府以西則八寨在柳州境號為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屬縣並羅壽而賓州柳州府屬州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田寧四城各土官俱是最強思恩既已殘破則泗城猶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控邊兩江坐躡交阯自南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里桂鎮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戶口

戶一十八萬六千九十口一百五萬四千七百六十七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四十三萬一千二百五十九

雲南圖叙

桂蕚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巇嶂激𤄊縈紆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姚號沃壤然元江元江臨安路納交阯金齒金齒永昌軍民府後改設騰衝騰衝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蕃麗江麗江曲靖彈壓烏蠻烏蒙等四川烏撒烏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桃安北勝鄧川雲南雲南大理曲靖俱屬州並以兵

力稱桀向背靡常蓋自麓川難夷（正統間土酋任發以麓川叛）詔討之（官發兵）滇境粗安則沐氏（黔國公）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絶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武定東川族俱羅夷）等構釁相尋而本邦孟寄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過咎在撫綏失策本無措置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州（貴陽）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絶則滇池之遶焉（湖廣四川）武定之達建昌（四川行都）川陸且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戶口

戶一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口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五百八十八石

黑白等盐弁額辦本折色小引盐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引

貴州圖叙　桂蕚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illegible]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廣西土官岑門）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州芒部（今鎮雄府）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箄（鎮遠箄子坪俱長官司隸湖廣）西播（酉陽宣撫司播州宣慰司俱隸四川）夷峒之間鴟張承突（諸夷常數寇突）掠貽患寔深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部（軍民府隸四川）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四川湖廣）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土官地方）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奸肯禍患豈一朝故知梟猾之資不忘格鬪而爭強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

戶口

戶四萬五千三百五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五

錢粮

夏秋二稅共米麥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七石洞蠻蒸布二百五十九條

論井田　李堂

井田之不可不行不待言矣

國家建制立法師範帝王大綱正而萬目舉豈徒未嘗議及哉時也勢也惟遜志先生斷以爲可行世人疑之而不以爲變蓋以天下之人皆大公至正之人而又值大同之世也使若橫渠張子之嘗試假之職任於北方平原易地行之一鄉一邑則施爲之方經度之制續用之成可推矣奈何有志未就之恨猶夫人也當時王叔英先生亦每與之辨論尤切嘗奏所行限田之法其言曰井田之法固難猝行惟均田之法限田之制宜可行今日議者必以奪富民之田爲貧民之業爲若可快而富民則怨殊不知富者當損貧民當益合天道虧盈益謙之公不可忌怨者而忌貧之民怨者多也而當時亦不依行惜哉雖然欲行均田必變吞併富民之田本貧民之業也衣食不充公私逼迫勢必盡入富豪而後已議者欲官爲給借以取息入於官庶爲兩便之一免貧民之揭借革富家之專恣又或阻以青苗之紛利害者豈天之生民終無術以均之耶孔子曰爲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不忍人之政固生於不忍人之心何疑也耶

論均田 羅欽順

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餘地而江浙之民特爲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耳謂知

與友人論井田書 方孝孺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 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誇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詞以非之謂不可行於此今流俗之人常言僕耳聽之而幾瞶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

惑也古之時鑿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
皮而寢茸爲巢窟以相安拍手鼓腹以爲樂此
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鍾鼓服食器用之
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
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
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
古者之世寡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
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蜀爲而不可行哉人
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人民稀少故田可均
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其

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
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
民何爲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
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
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
也欺漢家之老嫗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
人憤怨思剸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王莽不
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
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
漢唐不行若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

可行而時無其人也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
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
可行也流俗之末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
險絶而人民稠也夫山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
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
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䘏不失先王之意則
可矣而江淮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
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游則濤湧
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仰其服而自詑曰東海寧大
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腹乎今未知天下之故

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
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
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貧不同富者之威
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
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上有取於富家者則小
民已代輸之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
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
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
行則四海無閑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
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絶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

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昔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若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詞性頗質不喜人爲媚故且以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

制民之產一　丘濬

臣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爲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終不若聽民自便之爲得也必不得已創爲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爲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其制於將來庶幾可乎臣請斷以一年爲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此數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究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并削其所有限嫁生丁者即許須買以後賠減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

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外又因而爲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爲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准田免丁惟不配丁納糧如故立爲一定之限以爲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

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與廢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産田直日賤而民産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并之患日以漸消矣臣愚偶有所見不知可否敢以爲獻惟
聖明下其議於有司俾究竟以　聞

制民之産二　丘濬

臣按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迹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爾今京畿之地地勢平衍率多洿下一有數日之雨即便淹

没不必霖潦之久輙有害稼之苦農夫終歲勤苦肹肹然而望此麥禾以爲一年衣食之計賦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憫也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惟水潦之是懼十歲之間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爲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如保定則以白溝真定則以滹沱之類）又隨地勢各爲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各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大溝地官用錢償小溝地所在田主償其直）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爲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爲之細溝則人各自爲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如此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間縱有霖雨亦不能爲害矣
朝廷於此又遣治水之官疏通大河使無壅滯又於夾河兩岸築爲長堤高一二丈許（如河闊二丈兩旁各二丈隄外地以容）則衆溝之水皆有所歸不至溢出而田禾無淹沒之苦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王政之一端也惟
聖明留意下有司議可否而推行其法於天下

資治策奏　王叔英

曰明利害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爲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大學傳之十章言治國平天下之事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

知其畧矣恒產未制而貧冨不均賦歛未平而田
多荒萊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
丁而惰務於工商僧道有汚雜之衆而失叨於耕
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
未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太
而有素飡之員此二者食之者衆之害也官可役
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一者爲之未疾之害也
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
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
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

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民業不均至
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
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
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至今不行故冨強兼併至
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可耕故往往租耕冨民之
田而輸其收之半由是冨者愈冨貧者愈貧此恒
產未制之害所以貧冨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
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歛以平後世田有官民
之分賦有輕重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
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輕惟係於官者其賦則重

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
差然或造籍徇私往往以肥爲瘠賦當輕而反重
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賦比之民田爲重而未
必重於冨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遠勞費不
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冨民之
租者由是官民其入有可輸冨之餘而又有可酬
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
而耕矣此賦歛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萊也斯二
者豈非有害於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
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爲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

而又多餘丁不爲商則爲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
者人之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卒
有多餘之丁可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
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
爲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
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以避徭役而托於
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
之利出是爲之者衆然能守戒律者甚少而不守
戒律者甚多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
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

以吾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託佛
老以爲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如此愚民
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其徒若足
以獲福且徼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
昔唐太宗嘗議處之以此故耳人之坐食者衆而
資食者少實由於此此僧道有汚雜之衆可省除
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
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
猶存而厚本之法亦病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
爲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

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於商賈况又有工藝之
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爲服用
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
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
之收者或不足以俱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
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誠以務末恒勝而務本者
恒負之故也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未衆者乎
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
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
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

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歛
之難乎儲蓄之未豊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
惟有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後世事漸繁務故官亦
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
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
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有素食者亦可
知矣天下賦歛之難乎儲蓄之難豊亦出於此斯
二者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
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寖
多然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

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
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
民稀州縣人丁應役諸役不給丁丁當差亦有男
子有故而役及婦人者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由
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每
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
奪其力又奪其時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爲之未
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
而魚鱉不可勝用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

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欲急近利者衆故其入洿
池者多以數罟由是材木常用之不給魚鱉常時
之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
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
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
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
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
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隨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後
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其法今皆未行或
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

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
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
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
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
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
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儗於公侯者有之至於齋
醮則有累日之設費用至數百千緡者有之其貧
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急無以適意至有婚姻
之事往往假借於人務爲浮靡以資觀美者有之
及有親戚之喪亦竆竭家貲設作齋醮以杜外譏

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必歸咎於淫祠苟乏
祭物或竭已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或舉債於
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
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節之害乎凡
此數者特其大畧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
而偏舉欲致民富之道有害於此此所以未能遂
民之庶而教化之所以難行也
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推及其所未知明其爲
害則除之明其爲利則與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
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又聞臣於古今所

宜之制已畧陳於前矣
陛下如欲擇其可者而行惟在斟酌損益使不違
乎古之意而宜乎今之俗則無不可行者若欲顧
人情之私則必違天理之公其何以行之哉今姑
以制民產一事言之如先王井田之制固難猝行
若欲如後世均田之法限田之制宜可行於今者
論者必曰奪富民以與貧民雖可以得貧民之心
而足以致富民之怨殊不知民之所當益者貧也
所當損者富也天道虧盈益謙之事乃出乎天理
之公者固不可[illegible]富民之怨而不爲也如欲避富

民之慾而失貧民之心則是徇乎人情之私而遺天理之公其不可也明矣況天下之人貧者衆而富者寡又豈可忘其寡者而忽其衆者乎以此推之則於法制可得而定矣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臣按馬端臨又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切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其與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

不易之制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冊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爲奸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周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
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貢賦之常二　丘濬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推恩竭澤不慮無魚其言蓋以取稅於

民知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脈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逋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一戶稅可也假令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

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壓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

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踪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貢賦之常膚見　胡世寧

足備所論雖詳而所處未見盖三代而下取民之制莫善於唐之租庸調以其民有常產而國有常賦也至於歲貢之物出於州府所市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太宗又詔當州所產則充庭實不許踰境外求考其所貢不

過藥物食用真得古人授田制賦任土作貢之義後經雜亂戶口消耗田不常授而丁賦日重又被藩鎭剝削貢獻無藝民不能堪楊炎因而奏立兩稅之法雖一時隔處節目或未周要亦當時救弊之宜有不可少也劇是立國者不能當平定之初後古授田之制誠爲可惜若當中葉民生既繫民賦既定之後而欲驟變兩稅復古授田誠非易事也但今田賦之弊江南則等則多端而里胥飛走之弊瑣碎難革其間[illegible]等重租官田或因前代舊額或係

國初抄沒罪人之田小民儘力耕種不敷辦粮事
窮急迫多作民田出賣遺粮在戶賠納不起多致
逃竄負累里甲攤稅之苦有如府李勃所言者江
北近京之地則富強之家開墾田土多不認粮惟
是小民原額舊田始有粮稅至於畝數所在濶狹
亦甚不同有此不均致民貧者愈貧而漸致逃亡
不能出賦富者愈富而日肆兼併不肯加賦識者
謂宜立權㳂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
縣爲率而均一其稅不必更分多則其田數廣狹
不均亦宜各縣丈量而均一之其若北方土曠收

薄之處及南方或有邊江沙磧山岡易旱之鄉則
宜倣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田二百畝下田三百
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加半或人倍折或三倍
折與亦不爲過至於朝廷歲燕享服食器用之不
可缺者計除每歲關市山澤之征勾用若干外餘
所不足則宜均派州縣仍照戶計貧富令里甲出
銀而市買之然既當論土地出產而不可取有於
無責多於少又當論道里遠近而不可捨近求遠
捨易求難至於額外無名之科率及中使得預因
而詐害之弊又宜痛革之則貢賦有常而民得蘇

矣或以田賦舊額變更爲嫌者查得永樂十三年
勅諭許令官田拋荒無人肯佃者照依民田例起
科又查得蘇州官田原額尤重宣德年間曾因知
府況鍾之奏而量爲減輕是皆不以舊制爲拘也
況今不議減而議均有何不可昔在五代吳越王
時江南之田畝稅三斗宋太宗後因王永之言以
爲畝稅一斗天下通法聚今減輕故宋民感宋恩
德深入骨髓雖以南渡衰弱之後而猶爲之力耕
血戰以抗強虜而立社稷者百數十年豈有今日
聖明在上而宋太宗之事不可爲也元主中夏縱

強凌弱小民含冤無所控訴故天命我
太祖出爲民主首以抑強扶弱愛恤小民爲事故
當群雄角逐時而民心先歸四海平定之日而民
戴愈固以立我今日千萬年之基端在乎此今欲
均稅以蘇民困則我
太祖高皇帝愛恤小民之遺意也又何不可在昔
聖王行仁政必以均貧富分井授田爲要後世井
田之制猝難行而因議爲均田限田之法今均田
限田亦難驟行而惟均其田賦又何不可之有況
貧戶逃竄粮累無干之里甲賠納又熟若均派有

田之家分納爲當也然此事廷臣皆知無肯言者
盖因富民粮輕之家多是朝士親識而各人爲國
之心不勝其私黨之念故也况此均派之法富民
增賦無幾而貧戶得減數多是私怨之人不勝感
戴之衆亦何憚而不爲之哉

近年又有奸民通同里書推收匿粮之獘貧累
粮里賠納不可不革如一都某戶將粮三石闘
付二都另立子戶止收一石丢下二石趙甲賣
田推粮五斗與錢一戶納止收二斗丢粮三斗
之類是也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十一目錄

戶部給賜　黃冊　屯田

題乞恩分豁地土等事　彭韶
乞正谷大用罪　林俊
查處皇莊田土疏
查勘畿内田土疏
爲撫恤屯田官軍事　方日乾
釐革巡捕奏　方日乾
奏興利補獘以裨屯政事　方日乾
論南京屯田　余胤緒
論退屯　王鏊
後湖志序　楊廉
奏爲黃冊事　楊廉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二十一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戸部給賜　黄冊　屯田

題乞恩分豁土地事　彭韶

該戸部奏差臣等前去直隷真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周或等所奏地土緣由除另行回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慮事以大体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詞勸

上勿問討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真定地土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

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戸部官節該欽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

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

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粮地五百頃三十五畝蒙

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粮是

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粮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鹻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

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
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
馬疋起運粮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隷等項一年約
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閑
之日所深賴者顧慾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
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閑地則仰
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粮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
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眞定近在畿甸
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
臣之家錦衣美食與 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孝自

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糓食之利哉況
聖朝上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
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
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
在官外伏望
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
祖宗 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
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 特憫其祖宗開種艱
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
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臣

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
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
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犬馬惓惓之
至緣臣等不曾依畝丈量合當有罪謹題請
旨成化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欽奉
聖旨這地發勘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廝每旣承
差委都稱不曾丈量妄引戰國時事自比但知邀
名不顧方命好生不知大體錦衣衛拏來問欽此
欽遵

乞正谷大用罪 林俊

臣等今早 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 特賜宣召
得親
御座商略大政仰瞻
天顏和粹溫潤俯聽 玉音從容委曲眞 大聖
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使而遭此 休
明之運荷此 希闊之恩退至內閣更相稱忭以
爲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
聖明所喩御馬監草場地土錢粮仍聽本監管理
原差內勘太監李璽等免其提問俱已仰遵
聖意票擬施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

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產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
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利歸私室怨及
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從公究問然後國
法可彰
聖諭以爲地土乃
祖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占以剝害小民致其
嗟然則非
祖宗設立之初意也　聖諭以爲踏勘奏
先帝之成命然歷年有所侵欺以饜飽奸貪私於
一已則先帝亦不得而知也自

陛下即位以來查勘見於　詔旨官已累遣歲比
三更今草場之盻額既明大用之惡狀益著若不
明正其罪何以警戒將來況今水旱相仍人民十
分饑困追其所侵贓銀之半足以少備賑濟之需
與其積於一家以利蠹國之盜臣孰若散於窮民
以溥　朝廷之恩澤伏望　俯納臣等以正　清
朝之法將谷大用提問追贓則可以平人心之忿
憤可以彰天討之至公天下幸甚臣等幸甚臣等
無任忠懇激切之至謹具題

查處皇莊田土疏

節該戶部題先因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來奸
猾無藉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倖
勢要之官具奏建爲
皇莊臨近居民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撫按等官查
勘等因已經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各該撫
按衙門委官親詣各該
皇莊處所從公查勘通行去後續因傳奉事理該
部執論又看得查勘事理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
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等因題奉　欽
依是畿內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之徒
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
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
利歸群小怨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其
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員各一
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
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
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行取回着管屯僉事無管
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

皇莊的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
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欽此節該部院
等衙門題奉
欽依差臣等前去查勘臣等切照　皇莊及　皇
親功臣各項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
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
千百頃中間侵占混奪之弊積習已非一朝為厲
之階實起於奸人欲盡規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之弊則壞於勢家欲奪民產以肥私室
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等年肆出而郡縣恣其

搔擾其在勲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斷而官府
莫敢誰何雖嘗節經差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蓋
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猾少奸徒盤據窟穴是以
積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勢朋奸動行沮撓此實
累朝弊政至於
先朝而極畿輔軍民剝膚椎髓之害莫有甚於此
者也茲者伏荷
皇上至仁體物軫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
俞允之音繼因該部執奏特降　詳切之旨既將
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皇親功臣不許自行收

受屬皆禍本一旦剗除中外人心不勝歡慶但先
經該部具題備行撫按衙門去後續因差科道等
官止令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而於巡撫衙門
顧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為鋤擊豪強則於巡按之
體為切至於撿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為宜必須
彼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雖曰近
在畿甸然地方遼闊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四人
分理今　皇莊并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府
以正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
於近年以來歲增日益踰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

年祇因一二處奏辨告爭
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處踏勘況且經年閱月方
得事竣今舉列郡　皇莊之多百年積習之弊付
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要必先有次第訪得各
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各在一方相去隔遠卒難
期會合無查照該部原擬先行撫按衙門遵照先
今節奉　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投親詣各處
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畝數目及審
有無侵占混頃等弊開略節聽候臣等領　勅前
去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密行體訪

中間或權豪勢要沮壞行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
明或奸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
或冗官玩法稽於奉行俱聽臣等會案施行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如此則先後
有序而施為不至於叢脞輕重有體而事理亦得
於周詳尤望天語丁寧載之
勅命令各該地方官員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
指揮以下俱聽臣等委用公勤幹濟者許臣等薦
聞闒冗廢事者許臣等劾治庶足以振起庸常儆
飭怠放而事乃克濟矣緣係查理

皇莊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奏勘畿內田土疏

節該欽奉　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
地
祖宗朝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之徒
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
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
百般苑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
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
查勘先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
等即便前去會同各該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
准事理親詣各府地方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
後各項莊田但有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
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着
管屯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
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
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其
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奸徒投獻者一體查勘
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知府以

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督委
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舉敢有玩法廢事及軍
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奸猾刁徒乘
機混賴或貪官贓枉法欺蔽者五品以上弁勳戚
指名參奏六品以下徑自拏問重治中間事情有
該載不盡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軍民者悉聽會
同從宜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
茲委任須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
民兩無虧損毋得循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
爾其慎之慎之欽此臣等除欽遵外先為前事准

兵科等衙門關劄該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查得
先爲開讀事伏覩　詔書內一欵京通二倉水次
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馬房倉場各皇莊但係
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弘治初年例
查奏取回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底蘊奏爲應
詔查處皇莊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該
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選委
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　皇莊內臣
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慄竊
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

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
以京師爲重者我
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地特將夏稅
不特全免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戢
人民
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年來奸猾無籍之
徒多將畿內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爲　皇
莊況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
即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肆行無忌千方百

計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
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
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幸賴
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而一掃之故有前項
裁革管莊內臣之詔有以仰見
陛下強本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旬月之間乃
復有此傳奉復立　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
聖政維新之初乃復有此厲民之漸伏望
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地將近日傳奉　皇莊管
莊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

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
克濟等因題奉
聖旨是畿內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籍之徒
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
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
利歸群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
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
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
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

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
屯僉事兼管督理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
銀錢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的赴部
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收受拖欠
不還欽此欽遵随該臣等題爲查處田土事奉
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勘
明白你每還去會同各該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
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等
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
勅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
史孟春并巡撫保定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周季鳳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
監察御史郭楠選委官員分投親詣各該地方拘
集地隣并該啚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續據順
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王槐等查勘過各該州
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項畝
數目及取具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
造册呈繳前來臣等覆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
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地土随將斷給原主管業

有罪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到者照提
歸結及將查勘過緣由備造文册奏繳外切照臣
等猥以菲材誤蒙　委任奉　命以來按行八府
閱歷三時仰布　明恩俯詢民瘼凡係成化弘治
正德年間　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但係奸民投
獻勢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召佃還官歸
民一切遵照　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過順天等府
地方各項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
二十八畝退斷過侵占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
九頃二十八畝數十年來勢家豪奪隱占之獘一

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内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
稍得甦息閭閻之下莫不歡欣鼓舞歌頌太平此
實恭賴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
休維新之政莫有大於此者　宗社萬年之基端
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籍手獻忠於
陛下但臣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於是者不敢不
極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聞農業者天下之本土地

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
九故示食易居而民無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
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
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
不以土地農人爲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
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
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興慨歷代以還英
君賢佐凡有志於人民愛物者亦莫不隨時漸爲
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
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

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撿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
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
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
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
起科實於
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
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

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
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
地形卑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不必霖
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
祖宗 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有
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
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幇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
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
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奪

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
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官之地一
例混奪權勢横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
徭役苦於併充糧草困於兼出饑寒愁苦日益無
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爲盜賊
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
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善良之害或匿入海
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
人凡所以蹙民命脉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
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

祖宗　列聖亡國之法臣等查得各宮莊田
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
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宮中莊田
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
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
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　宮
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
七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惟增寶坻
縣王甫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間止
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

乃
孝廟升遐之後
先帝踐阼之初一月之間建立　皇莊七處曰大
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
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
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
則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
白塔皇莊在真定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
村皇莊在隆平縣則有大灰窰皇莊在新河縣則
有儁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

正德元年之所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
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
清縣則有灰蝸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
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
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
六里屯皇莊二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尹兒灣大
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
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
府安州騙馬廟皇莊清苑縣關莊社皇莊正德九
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

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
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
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
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
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
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
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
又有語言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
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
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

凡民間撑駕舟車牧放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
之利靡不括取而隣近田土則展轉築封堆包打
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
事幇助爲虐多方掊刻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曾
無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槖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
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
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艱卒致 輦轂之下生理
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到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若
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
盜賊蜂起奸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

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曩在潛邸已知其弊卽
位之初首下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若復
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華業之下
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袵席矣但伏
讀 勅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
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創設之由爲害
之實不敢冒爲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瀝實出見聞之眞
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況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於 龍潛之日又有不
待臣等諄諄者乎臣等竊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於民今
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
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
陛下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又何而非所以奉 宣閣 慈闈四宮者乎
祖宗以來宮闈一切供奉自有成規況 九重之
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屈萬乘之尊同於匹夫
以侵畎畝之業啓宮禁之貲雜於閭閻以爭斤斗

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
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
元帝嘗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未聞占民田土以
爲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
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
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
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卽
此三事言之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
陛下躬堯舜之資擧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
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以累

陛下大有為之志甚非臣等所望於
陛下者也如蒙　聖慈俯察愚衷深惟國本乞
勑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與郭大興縣
等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
者請一切改為各宮親蚕廠公桑園等項名額
勑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蚕事蓋古者天子
親秉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
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蚕以供祭服為天下先乃者
改元之春臣等恭覩
陛下躬耕籍田既以身先天下之農矣茲者嘉遇

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
率天下而親蚕之禮實為我　朝百年缺典誠願
陛下大建中興克配
皇祖特　勑禮部詳考禮經月令祭統祭義等篇
斟酌古今具皇后親蚕儀以進待明年季春之月
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帝王之高致后妃之盛
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其風聲感
動德教流行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海内富庶之效
不患不文景若矣而況舉曠代之典又足以垂萬
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逹在各府州縣動

以千百頃計者臣等願
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盡勅歸戶部造入版籍令
民照舊輸稅以為在官地土不必更屬宮闈然後
陛下明降諄切之旨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宮
莊田之名一洗四朝之弊永永垂百代之休萬一
以為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敢乞著為定例令
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充支
用却為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虗受莊田之名
重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賈誼
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

賢者惜之臣等仰見
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之事蓋所優為此
事甚順而易特在
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為
不惟不能免千古之惜殆恐不能不貽　宗社將
來無窮之憂伏願
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之臣等不
勝大願至於　皇親功臣欽賞莊田臣等復有一
得之愚又敢不重為
陛下言之查得洪武初年凡公侯駙馬伯祿米皆

給官田令量其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仍主佃分數
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祿米皆論功定
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
聖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内人民喪亡畧
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
佐命元臣比與今之戚畹封拜者萬萬不同况以
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
聖祖宜乎大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
祿之後而原賜田土亟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
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以爲國者也

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
既官給之祿柰何又與之田是重出而過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勲勞大者至今仍有莊
田不過數家臣等查得晋業巳定侵占亦少惟是
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籍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
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據地土多是受人投獻
将民間産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
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
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等
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傅吳讓受奸

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
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
體大失群心今臣等仰遵　勑旨既已退給明白
然非頼
聖明在上地方罹害何有窮巳今雖亟加扶救而
傷殘巳多伏望
陛下特勑該部除功臣家外将累朝皇親侯伯受
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爲中
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
恩澤適均将來可繼不然　國家萬萬年無疆之
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争相希恩必欲
各滿其頭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

爲　國家久遠慮哉惟
陛下其熟計之再照臣等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
並是退給侯年開豁荒鹹坍賣之數比與先年妄
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　勑該部查照一以新
冊爲定移文所司出給由票執照以便徵收再照
祖宗累朝儘民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
下蔽於不知是以奸民敢於投獻勢家昧於奏討
及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

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
家其視畿甸之弊大抵相同合無伏候
勅旨將皇莊及各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
出榜須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
勘再乞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奸民故違例禁將民
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
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如此則法重而人
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忠悃言已盡
矣意已竭矣所冀
陛下丕承

祖宗萬年鞏固之基業興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
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厲精圖治約已
裕民則太平之治可坐而致矣臣等冒昧進言無
任隕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題爲撫恤屯田官軍事　方日乾

一曰召佃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賠
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
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
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
之田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
不知事體或有鋤動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
兼領又患窵遠熟肯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
畝之勞圖數畝之利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
荒田畏如蛇蠍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
得息自非
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
之期矣今南京户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
官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
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

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管屯官分外科擾俟三
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爲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
竊惟前項荒田零坵隔遠遠則不便於全領荒
則未覩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
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
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
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三分三釐四毫九
絲儘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招人承佃不拘
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户由開墾耕種
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

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二年稅糧以爲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效一體徵納若成熟之後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爭告待十年之後另爲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爲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金領又不患於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

一曰蠲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等年分屯糧共一萬一千五百石各衛掌印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追徵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衛抛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訪得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本戶錢糧誰肯鬻妻典子爲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十者猶望豐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縱得豐年亦無賠納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關支之望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

將各任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紓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拋荒田地若干所拖屯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令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剋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如蒙乞　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

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内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
糧六石豈得為重但
元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大疫流行
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
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蓬
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
與區豁遂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
多逃亡愈多賠補愈重反復相因勢不能已屯
政之弊至此極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
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内一項停免候年

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
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畝頃若干姑且停免以
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
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
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遽欲除豁一項恐亦
有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
一體徵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
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
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等年曾經總督南京
糧儲右副都御史杭　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

勲王世爵等官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坍荒田
地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
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内每畝加銀分發
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
可行訪詢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筭勘實各
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
坍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
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顧佃之人
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　等官所議將前項坍
江田畝悉與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

額糧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
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銀一千五百二十
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
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
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
五勺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
足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
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
墾耕種永為己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
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

税庶幾出力承佃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
州等屯荒廢久遠費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
未必願佃若又不可不預爲之計查得紅牌事
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
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
戶領戶由拾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
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粮税最爲積弊合無通查
各衛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查領
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
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

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
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
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役作
比較國税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
無曠土軍有餘粮屯弊庶幾可清矣

釐革巡捕奏　方日乾

南京都察院爲釐革巡捕以靖地方以全人命事
准都察院咨該本院題廣東道呈刑科抄出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方日乾奏臣奉　命巡視南京錦
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督捕盜賊兼理詞訟照得各
衛屯所原設巡捕官數十員緝捕盜賊以靖地方
近見法久弊生地方反受其擾臣不得不昧死言
之蓋屯田地方俱係直隸廬鳳等處遠者離京三
五百里近者不下一二百里與京城諸司原不相
涉今巡捕官員欲假威協衆捕得盜賊必令供報
無辜平人嚇詐財物一不遂意悉誣以證見窩藏
虛情不遠數百里之外解送南京呈稟內外守備
衙門以致江北軍民聞解南京如蹈水火往往傾
家賣產以求脫免其重罪賊犯亦因賣犯所[illegible]稟
者不過偷盜斗米隻鷄人犯而已捉拿之時已用

刑考訊解送南京跋涉數百餘里飢餓切身經內
外守備二處衙門各用重刑搞撲參送到臣已非
人形隨即議招發落死者亦已半矣況又有參送
刑部該司延遲送審動經數月非惟犯人難以存
活無辜好証人犯因而致死者庸亦有之此皆情
可矜憫者也
聖上矜恤大獄罪至死者尚見矜疑此等人犯俱
杖罪以下者也使之就於死地何忍言哉臣惟各
衛屯田俱雜直隸府州縣之間今欲痛革前弊以
全人命莫若約束巡捕官不得擅自拿人考勘但

捕得盜賊不論或軍或民俱以近就近解送所在
有司衙門行提知証人犯公同會問具招申詳管
屯衙門批招發落重者問徒做工輕者枖決釋放
不許槩累平人驀越呈禀如此則法律俱存人亦
稱便否則官肆其凶人蒙其害誠有負
聖上憂恤窮獨之盛心也如蒙乞 勑都察院再
議若臣言可行乞 賜俯從仍行南京內外守備
衙門不得干預屯田詞訟并行南京刑部該司今
後屯田盜賊臣既奉命專理勢得輙受守備衙門
參送出京百里外勾攝屯軍則防農業庶幾體統
歸一屯事少興矣嘉靖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本院
右都御史汪 等具題奉
聖旨是

奏興利補弊以裨屯政事 方日乾

臣奉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
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
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命以來已經
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實有餘慚但
巡歷久而風土淺迩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於目
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
利莫先於賑濟補弊莫急於堋江賑濟預則飢年
不至於逃竄堋江補則窮軍不苦於包賠屯務最
切要者宜莫有過於此也謹以便宜二事具本
奏陳如蒙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一曰備賑濟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各項軍
役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爲最甚者盖
各項軍役俱有月粮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
粮於公牛具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爲
納粮贍家之用一遭歲歉輙至流移查得成化
年間屯所飢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粮四
萬餘石賑濟軍士頼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

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飢荒疊見不復聞有賑濟
之舉盖由本衛門自無蓄積飢荒之際欲頻借
貸勢固難爲是以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
無別處至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於
各屯設立倉廒將本衛門一應問過詞訟賍罰
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
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盖倉廒約有數十餘
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徑斗級看守人
役謀議踈闊事寢不行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離

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臣奉　命以來問過贓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爲率除八分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贓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趂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并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倉若遇大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該地方倉厫支領造冊　奏繳庶倉厫無創立之煩

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爲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併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稻穀益多賑貸有賴屯軍不至逃亡矣

一曰處圩江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太平附江原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柳樹潮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圩沒其未沒者江湖往來亦成廢地逓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於嘉靖八年巳經奉　命處補圩江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爲洪暴濱江處所復多圩沒本年正月據和陽等衛陸續呈報圩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爲困苦查得臣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陞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補圩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獘政屯種貧軍難以包賠極貧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糧若不亟爲分豁誠恐賠糧不堪逃亡相繼成

熟田土亦轉抛荒如蒙乞　勑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員會同踏勘果係圩沒量與分豁額糧虧缺卽將前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國課不虧窮軍亦裕矣

論南京屯田　　余祐緒

愚惟屯田之政古以益軍民今以厲軍民載觀諸賢所論俱可舉行但恨不得其人耳試以愚在戶部所經勘屯獘言之去年二月承委督儲於南京浦子口九月權委會同屯田道御史踏勘江北屯田災傷按屯田坐落三州九縣一軍種田五十畝

出粮六石大約每年總收屯粮十萬餘石俱赴浦
子口應天横海龍虎三倉并和州濟陽倉上納以
養浦子口和州十衛官軍操備爲南京保障也正
德年間一年尚徵完額數連積餘僅克半年支放
未免又将南直隷浙江嘉湖等處秋粮兌補軍民
兩困甚非
祖宗舊意也盖屯田皆沿江東則六合縣至儀真
縣西則江浦縣至無爲州與浦子口相接其近山
等屯去江亦不遠二三百里江邊有圩堤堤内即
田堤外即平地可以演武種屯軍人終歲止辦屯

粮更無在京在外雜差其總理有指揮分治有千
百户亦無别委惟管屯一事農暇則演武於各屯
所江上有急可以爲援此
祖宗寓兵於農之意也此舉不率者六七十年矣
管屯軍官強者兼貪弱者廢事非惟演武不行而
農具亦欠塘陂不治糞穢不積草萊不除因之嘉
靖二年大飢三年大疫死者流者十之七八遂使
田皆蘆葦一旦旱潦束手聽傷其巡視屯田御史
一年一換不過文移承接雖欲躬行親理亦難周
遍覈實浦口監收主事亦一年一換不過收放而

已至於會同御史踏勘災傷比時秋末冬初奏冊
限迫但巡歷一次定别分數奏冊繳部致期催納
者勢不得不如此也御史欲奏請三年嫌於攬權
而人不信主事欲有所爲恥於無權而人不從故
事因循竟成廢墜愚去年自浦子口經滁和等川
縣至於無爲州遂圩沿江周章瞻眺則今日之告
災傷乞蠲免者雖盡責之天也觀今日太平之時
若爲無事玩
祖宗立法之意則今日之頹弊誠可懼也盖屯田
之政舉則一歲所入不止十餘萬石浦口之軍儲

足則不必那之於民以至兩困爲今之計御史主
事各三年一代主事仍憑本部堂上揀精力強健
操守清廉才識老練者爲之請 勑一道與御史
協同便宜行事毋得權差以致了事三年考滿本
部本院考覈清理屯田若干招種軍人若干徵收
秋粮若干則任專而人信從責久而事振舉矣且
近年户部又差一員郎中管理拋荒屯田及堋江
者事雖可集然必俟屯田御史同行或至一年未
出巡者御史又将更代事體掣肘不過文移往來
今浦子口監收主事一年之間惟九月權差會同

踏災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收粮正月至八月事少
時可以兼理前項等事莊誦
仁廟諭戶部尚書夏原吉言治屯者勿得擅差妨
時切中今弊若有風力御史詳察今日所以屯廢
之由并差占逃亡之弊不徒虛具則
祖宗之意不孤矣

論邊屯　王鏊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焉以
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
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

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
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
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
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
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
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
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
陸運使使給耒耜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
不復饑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
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極界於中

受降成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
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後湖志序　楊廉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黃冊於後湖至
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務類多隨
駕以北獨後湖之藏不動如故
祖宗深謀遠慮灼見於此故都遷而藏冊之所不
可改不然輦轂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保定
之類何為而不之京師而必之南京乎蓋後湖之
廣周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於

其上由是而冊於其間誠天造而地設者也其為
圖籍萬年之計殆無踰於此矣給事中趙君惟賢
來蒞後湖謂湖中諸例甚多不有以集之將至於
散亂而不可收磨滅而不可考矣乃偕主事張君
濟齋極力搜羅加詮次焉既成以後湖志名其編
復徵廉序之夫今制黃冊所載人丁事產二者其
經也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者其緯也事産田賦
輕重之數源流於禹貢九州厥田九等厥賦亦九
等之法也人丁者戶口登耗之數權輿於周禮三
歲大比獻民數於王之意也然黃冊之田賦鄉有

所分邑有所別殆不止此舉九州而槩言之則寄
而詳矣黃冊必十年一造而民數無三歲之獻則
簡而要矣豈非後出者愈精乎庶弘治中濫職斯
事自辛亥至癸丑月日如流靡所建白素飡之餘
惟時於波光萬頃之間仰羨
本朝版籍既極其善以爲即此一事亦足以見其
高出千古矣然則玆志之成所係豈小哉趙君合
州人正德辛未進士傳臚在言路直諒持大體志
凡八卷詩文附錄二卷若之初意欲如司馬溫公
編通鑑例不收詩賦一主於嚴或謂是亦足以備

湖中故實欲務於傳君雖不用以入正志然竟收
之蓋取中云

奏爲黃冊事　楊廉

奏曰竊見直隸永平府欒州知州潘齡建言欲抄
後湖廣冊軍籍以便清軍兵部轉行南京戶部令
與臣會冊官計議是蓋以版圖重事而欲博采與
論也既而南京戶部議得抄冊不便甲可乙否不
得不言夫以爲抄冊便者不過謂天下司府州縣
多無遠年籍冊一至清軍之時止憑里胥供報其
至輒赴後湖查冊中間不無往復豈若將後湖之

冊抄其軍籍俾在在有之而用以清軍之爲便哉
此則該部之說與潘齡所見畧同也然臣以爲此
說若行不惟無益於事而且有意外之患臣請先
言其患而後言其所以無益者仰惟
祖宗舊例藏冊後湖法禁嚴重不許諸人窺伺其
深謀遠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遠年之冊多
無而軍民戶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冊籍之獨
全於後湖也今者一旦令其抄謄使人測知後湖
之虛實則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何者
便後湖之冊全則抄之猶可惟是見今如永樂年

間之冊已不全十之一二如洪武年間之冊已不
全十之四五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鄉某里
之無冊則向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將見以
民爲軍者得以肆其告訐而脫軍作民者往往遂
其奸計百年之籍由此紛然而不定矣臣所謂意
外之患者此也至若人之脫軍作民者其名字定
是改換其都啚多是飛出若止據軍戶執以清軍
曰某人汝祖也彼將曰我自有祖名字不同也曰
某籍汝籍也彼將曰我自有籍軍民不同也都啚
不同也若是果何以辨之辨之之術須從其民戶

而查之假如其人之先誠於洪武二十四年脫軍則二十四年戶爲新立矣誠於永樂元年脫軍則元年戶爲新立矣而又查其田粮自何而推收則或軍或民斷不失矣他而名字之不同都啚之有異不論也臣在湖看冊凡遇名處來查軍民戶籍悉以此法行之妄謂收得明白今若止抄黃冊軍籍果將何所憑而以爲清軍哉此臣所謂無益者是也伏望

聖明下臣所言 勑該衙門計議果見抄冊之爲無益而決有所害則斷然止之不使虛費紙筆而

別生事端也抑臣係看冊官員凡有關於黃冊者敢併言之臣看得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黃冊軍匠里甲根源所在定冊之祖存其存於後湖而爲天下之所必查而二年冊庫每年止有一十七間其次如永樂元年之冊亦爲緊要是年冊庫止有一十餘間該之永樂十年以後冊庫每年三十間大約少去一半以致數年之冊堆滿庫內每遇曬晾揭查最爲不便今爲之計宜添洪武等年永樂元年冊庫以足三十間之數務使數年之冊稀架薄堆則曬晾揭查二者俱便自然可以閱歷久遠

原缺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二目錄

戶部婚姻 粮運 祿俸

婚姻議 朱善
漕輓之宜一 丘濬
漕運議 丘濬
屯營之田 丘濬
國朝運法五變議 邵寶
原漕河議 陸釴
成化七年漕例奏 滕昭
正德三年漕例奏一 王瓊

正德三年漕例奏二 王瓊
正德十年漕例奏 王瓊
正德十二年漕例奏 叢蘭
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叢蘭
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臧鳳
正德十六年漕例奏 臧鳳
嘉靖元年漕例奏 俞諫
嘉靖二年漕例奏 俞諫
題議處本折倉粮以蘇貧累事
儹運粮儲疏 唐龍

題折收俸粮事　彭韶
論祿米俸米　王瓊
論食貨　王鏊
冗食議　王鏊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二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戶部　婚姻　粮運　祿俸

婚姻議　朱善

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生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爲之感傷行人爲之嗟嘆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哉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爲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姑舅兩姨皆爲己之尊屬己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己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地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

宋曾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温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温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事有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拘弊頹以臣所奏下群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

漕輓之宜一　丘濬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粮之軍多加耗以爲費也今米石加耗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粮及出運又有行粮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耗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耗也其所行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耗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

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澁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蔚撈而出之不至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簞蒿席以蔽風水其後船毁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簍近江處可用蒲蒿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漕運議　　丘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吴秔稻以給幽燕觀唐杜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於元焉䄂伯顔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粮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元漕粮道自江入淮由黄河至封丘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濬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戸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粮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戸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　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粮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盈為備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兊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粮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

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州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

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塩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卽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卽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諳會通番航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塩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卽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爲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旣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崐山太倉起蓋

般廒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爲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粮旣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爲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

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
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
東爲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
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
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
粮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
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
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
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若於
運河窄淺舳艫擠塞脚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踴

貴而用度爲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
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
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運險遠恐其
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
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
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粮每年所失不止
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兑
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
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荊湖之漕折
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

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
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管見非敢
以爲决然可行萬無弊也念此乃國家千萬年深
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
行不可則止

屯營之田　丘濬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
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
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
國用吁亦已晚矣今

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而
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
乞將虞集此策
敕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
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隄捍海去
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
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
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
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
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

以賄成而不可爲其事遂寖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爲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濱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

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譬則富民之家東南之運其別業所出也濱海之收其負郭所獲也其爲

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眞集之言不見用於當時而得行於今日集雖死不死矣

國朝運法五變議

邵寶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于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爲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于是乎有儹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儹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猶十之四又其後也改兌議行歲歲因之所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固其勢然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

際君子重之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見歲運條下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曰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

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目海船數少每歲運不
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
若於蘇州太倉城内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
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
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行船幷出海官軍俱屬
提調以時點撿如法整治奏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
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
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原
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

舟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
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楊徐兗等處歲糧一
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
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送淮安
倉鎮江廬鳳淮楊送徐州倉徐州幷山東兗州
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幷
直隷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
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廒收囤山東河南官軍
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
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

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于天
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内十四萬石連耗折銀
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裡河民運多失農月不樂宋始
令民運于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兌與軍船領運
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巡撫侍郎周
忱等議也宣德八年条件兵部言江西浙江湖
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
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
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

于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於
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
運裡河官軍頓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
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
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
每年議派多寡其數然不爲常例

原漕河議　陸釴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
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山

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遼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于堤城作十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衆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

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于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堙塞有疏濬之勞堰閘啓閉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阨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海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逆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成化七年漕利例奏　　滕昭

總督蘇松糧儲都御史滕昭奏該應天蘇松等府糧長徐漢等各告近年民運過江瓜州淮安二處水次兌軍幷淮安府常盈倉上納糧米俱照該部

原定正耗則例起運又加盤用船車等米每年於十二月以裡運赴前項水次但軍船先後不齊民人守候月日難論未免將糧入倉或被人盜取其該納常盈倉之數又被官攢才蹬篩簸虧折要將成化七年分民運瓜淮二處兌軍幷常盈倉上納糧米俱令官軍過江就于各該水次倉分聽其交兌每石照依江南官軍兌糧則例增與加耗又再加盤腳船用等米及將該運常盈倉糧亦照各年加耗就彼支與官軍領運戶部議得常盈倉糧已議就彼支與官軍領兌瓜淮二處兌軍糧米准令

官軍過江就各水次倉交兌每石除加耗外再添
脚價米六升

正德三年漕例奏一　王瓊

揔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瓊奏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裡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幷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名分為十二揔歲運糧儲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楊子大江至江北裡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

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使儹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其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用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緣北直隸一揔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九衛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零係是
舊制到今儹運百十餘年近于弘治十三年為因

聲息緊急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掣閒曠其北直隸一揔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揔內折銀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盖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揔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閑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動各回本衛選補餘丁一千名同原運掣回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

漕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州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獘者折運一十四萬石連加耗幷兩尖幷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折銀減下船內奏補代運如此漕運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揔納秸之利最為利便薊州原兌粟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興利除獘莫大於此

正德三年漕例奏二　　王瓊

揔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瓊奏查得南京兩揔所管旗手等衛雖衙門設在江南其税糧船隻却在儀真壩上灣泊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隷水次交兌顧船裝運儀真壩上上船此與江北三揔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為言衆所共知屢經議奏曲折之情未必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揔官軍船在江北

不過壩前去南直隷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壩與顧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揔加添過江脚米議定在後今議加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于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于其間也且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自正德三年為始將南京兩揔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

正德十年漕例奏　　叢蘭

都御史叢蘭揔兵官顧仕隆奏據南京揔運糧署都指揮僉事余果呈備金吾前等衛運糧指揮江竒等呈切照各衛所官軍領運各司府糧其折耗二六不等輕賫銀兩例該隨本色糧兌以備中途盤剥上倉車脚之費奈何近來各該管糧官員止知交兌本色其輕賫往往置之度外官軍領兌本色糧米畏懼遲悞只行借運先行前進摘留官軍在後守候輕賫或兩三箇月或四五箇月方纔得完而船至前途般盤上倉急缺使用只得加利借貸凋敝亦由於此呈乞議處等因臣等議得輕賫

銀兩原係隨糧交兌之數今本色糧米兌完却就出與通關去訖有司一得通關到手即便以為了事再不顧念軍士輕賫的係到京完糧緊急脚費之用近則兩三箇月完者有之遠則隔年尚且拖欠不足稚車剝船稚脚倉中使用等項只得加倍借錢以了官事似此故違新例合當申明禁治如蒙乞

劄該部會議合無行令浙江等司府今後輕賫務隨本色一併徵收交兌完足方許出與通關而有司必以得通關之日為始完糧期限敢有止將正

糧完凡勒逼官軍出給通關者聽漕運衙門幷監
兌官指實参奏照例施行

正德十二年漕例奏　叢蘭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議得自正德十二年為始凡運糧把總官員借運勤慎通不借債三年者陞俸一級五年者陞署一級如該總一歲借債至五千兩者罰俸半年積至萬兩以上者降俸一級仍留再用以後二年通不借債軍士稱便許復原俸三年皆滿萬者降官一級就行黜退仍査任内該糧幷所借債銀若有侵欺情弊從重問擬

其衛總指揮幷守禦千戶所所總千戶不借債負幷借債積千兩以上及衛所分上百戶借債積至五百兩以上或有侵欺者亦照此例陞降俸級問罪但止終本身子孫照依原職襲替例該罰俸降俸者漕運衙門徑行例該陞官降官者移文該部施行若該部於把總官内推選幷衛總官内推選別用亦照在外文職官員事例先係漕運衙門會經旌奬者再行訪察相應然後舉行其把總官有缺就於衛總内亦會旌奬熟知運事者推補衛總官有缺聽漕運衙門先儘陞俸陞級至於衛官相

等取用如所官累陞至衛官者衛總無缺仍管所總運事若各該官員任内借有債負目下彌縫僥倖遷轉離運日後敗露事迹顯著有入己者一體從重問結無入已者仍照前例降罰

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叢蘭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准戶部咨節該江西都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使王佐奏前事内一件積債之害切照缺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至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勾分償債主經手官旗畏懼債主逼討胆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

抛棄船隻逃回胆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磕沉船糧不得勘報開豁借債買糧賠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折借債買糧賠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妝受斛面大重以致掛欠籌斛借債買糧賠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脚貴輕賚不足借債賠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營幹己事假以雇脚賣糧為由誑借債負遺賴衛所償還五也五害不除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然者也矧今積債

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盗賣糧米遺累見在運官或
自縊身死如袁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
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
不權宜區處設法改救將來運政臣不敢言查得
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憊每糧
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疲憊已甚有
非加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讀大學衍義補觀古之
漕運者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鹽雇傭
李沆運船令載鹽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
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接濟合無乞

勑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冊該還
債負幷欠債官旗船數造冊具奏戶部催令欠債
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引各一百引於
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償債其上納鹽本責令
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債如此則軍
民無陪債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
軍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矣
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監察御史謝
文等題奏　准通行欽遵外迄今年久因循廢弛
矧今漕運很狽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
請以其故爲我
陛下條陳之且在運所貨之物軍士有家有月糧
也一家之私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
司官員緩於催徵短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
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
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饑號寒中間凍餓而死
者不知幾何問得一月在家逼取還債人情何堪
此無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本次
以至京師計共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
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勾

况每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内有
負累逃亡者仍又顧此雇人牽挽中間忍饑輸力
者不知幾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
議處者二也軍士交兌有輕賫也戶部議單正米
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
耗米及盤剝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雇車及
進倉使用幷買蓆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貴使
用頗增萬口一詞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鄧有
凡於玆各有建白添差本部郎中幷漕司把總官
各一員領　勑處分以平之車戶脚價愈增而其

事遂寢矣迄今識者追思從與慨嘆自茲以後誰
能折之漕卒之類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
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
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
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曬揚恐悞期限議加數升以
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
曬揚太重或以易換蘆席索纜之需得少費多以
致往往掛籌今若又將此物收而還債人情何堪
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軍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
錠千戶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

各四錠此先年開鈔貫值錢儘勾買辦柴薪蔬菜
之用即今一歲所得不勾一餉之需總若奪而還
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
分毫所儹加米一節先年屢嘗行之難宿債之多
不足以盡償一時之急可以少濟援之事體此亦
相應如蒙乞
勑戶部計議合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
移本部監督委官公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
官員候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
一審查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糧米虧折輕賫

短少迹已明著事非由私勢不容已決然該借者
准其在運償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
有已還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止
原券對衆燒毀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
還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
將經該官旗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
提督等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歛或因把總衛
總等官營幹私事假公使濫以致累債就使指實
參奏以從重議以後每年運糧畢日非聽各官
照前清查著為定例永為遵守及將正德十二年

江西等布政司該徵本總糧米三十萬六百九十
五石三斗八升每石量加耗米五升照數折銀帶
徵行令把總官督同衛總官候次年交兌另項收
貯運糧到京聽戶部委官并巡倉御史眼同查驗
照依原清的數償還債負若有餘剩行令封收本
總存為脩艌船隻賞官軍揭債多因脚價不敷負
累正德十三年以前所欠照依御史謝文等奏准
事例清查議處戶部輙於淮浙二運司塩價銀兩
支一十萬兩解送太倉另項收貯以後脚價缺少
查筭補給以絕借債之弊

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臧鳳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洪熙元年節
該欽奉
勑諭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暑露晝夜不息旣
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賠補朘其膏
之今後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
當欽此正統二年戶部覆議運糧官軍合運
勑諭順帶土貨以爲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
等生事阻當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
奏申明正德八年又該戶部欽奉

聖旨說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爲因流賊生
發阻截運道燒劫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准事
例許令量帶土宜貨物以備剝淺脩船等項支費
你部裏還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仰惟
朝廷優恤運軍之典至諄至切爲臣下者正宜遵
守奉行柰何近年所司罔肯體恤糧船但帶柴薪
竹木等物經過瓜儀抵京大小官司但要攔阻搜
盤求索虛害雖流涕哀乞終不憫惻甚於空船回
還又假以盤鹽爲由每處拘留三五日或十數日
勒取執結不容放行雖鹹米魚腥之物亦皆搜去

甚至將官軍行李衣鞋公然挾制盜取不敢言喘
如斯之害已非一日切以言之得利惟在瓜儀如
淮揚官司盤禁理固相應今德州臨清濟寧東昌
處處搜盤况彼處地道早寒閘座又多年年回船
凍阻獨滯於斯如蒙乞　勑該部再將前例申明
重復行移沿河各該衙門今後運船所帶土貨等
物令其隨便發賣以助貧軍剝淺守凍盤費之資
不許遵例阻當擾害若官軍乘機不將運船裝糧
滿載客貨妨悞糧運者事發仍照例追究納鈔抽
分其回空船隻果有夾帶私鹽聽淮揚官司依法

搜盤禁治施行

正德十六年漕例奏　臧鳳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切照每年各衛運
糧多至六七月內到京彼農務正忙大雨不特車
輛數少泥濘難行須用厚價顧車方肯裝載往往
脚價使用不敷揭債上納展轉遲悞職等思得京
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通渠
國朝永樂間設立漕運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
自後張家灣水旱車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
要行窺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撥動遂將此河廢

置不行正德元年有定議者復舉興修題奏　欽
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叅将梁璽用銀二萬餘兩
雇倩夫匠重加挑濬糧運又曾抵京上納又被前
項積年奸徒設計阻滯仍前不行遍年營造大木
悉由此河搬運到京卽此度之糧船雖曰難行剝
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爲地峻水急不能由閘
而上臣等愚見若得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每
閘下板六七塊大水聽其漫流水小仼其積聚每
閘酌度河道濶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用軍四
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隸總督官員運糧到灣之時

借用駕使恐不能齊一聽叅将王佐委官雇人撐
駕本總把總并該運官交糧完日就彼管領仍置
口袋一萬條各衛輪番領裝糧米盤上剝船運軍
協力輓拽叅将王佐總爲提調催督逐閘盤運雖
遇陰晴泥濘亦可達京大意相同浙江各垻盤鹽
之法若或天道乾亦聽分雇車脚水陸並進庶獲
濟益職等每思漕運日困使用日繁若專守舊法
恐難拯救此河一行亦可少殺車脚之費矣如蒙
勅該部從長計議行臣等於淮揚地方動支漕運
官銀雇募夫匠打造剝船置辦口袋完日送叅将

王佐處聽其委撥官軍管領船行之日省出脚銀
以備下年添造剝船并各閘及近城地方盖造廠
房堆放糧米以防陰雨騰卸剝船毋使停滯若有
假託勢要名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敢爲
倡率妄言阻壞或生奸弊盜決河防聽科道官舉
劾并行叅将王佐督同通州分守等官訪拿問擬
重罪枷號仍發邊衛充軍庶奸徒知警浮議自息
而漕運可行矣

嘉靖元年漕例奏　　　　　　俞諫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楊宏奏據長淮衛運糧指揮

使孫輿呈照得江南兌運糧米舊例俱各民運至
瓜淮與各衛軍船交兌自成化八年更改水次漕
運淺船俱不下垻江北衛分派兌江南府縣水次
糧米者每船摘撥旗軍一半守船一半到於各水
次聽兌有司另出過江脚米就彼雇船裝載行之
年久已是定規先年有司徵糧及時交兌亦早船
無留難人皆樂從近年有司徵糧過期官軍留船
守候日久以致船戶畏難趨避旗軍恐誤兌裝只
得於枝河小港尋覓雇倩又被地方居民或豪強
大戶攔打占留毆傷致訟官軍欲雇無船坐待遲

滯甚至有司管粮部運等官自知粮數未完故將剥船趕散延捱追徵稽留月日又有等奸猾官軍會集捉船乘機嚇騙奸獘多端致起爭訟如蒙乞勑戶部轉行各處合無自嘉靖二年為始將應天廬州蘇常鎮等府民粮該兊南京江南江北衛所官軍者聽各把總官預行各該府州縣管粮廵捕等官酌量本州縣該兊粮數用船多寡各於本管地方河道照數拘留船戶候官旗到彼軍衛有司公同議價將過江脚米兩平雇覔轉運不許虧損脚價致令怨嗟餘剰脚米仍作過壩挑盤之費若

衛所管軍仍前強捉嚇詐地方勢豪仍前趕打占留應拿問者拿送所在官司問罪應奏者轉呈漕運衙門施行

嘉靖二年漕例奏　俞諫

總兵官楊宏會同都御史俞諫奏該戶部郎中趙載題議得漕運粮船先年海運至京俱經文武大臣建議開濬會通河分立十二總遂罷海運其歲運粮四百萬石內薊州邊儲獨遮洋一總尚留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江北淮揚等五衛軍船俱於小灘鎮等水次兊運山東河南粮米三十萬石仍由

海道以抵薊州天津二倉上納成化年間又因海道不便姑自小直沽開通新河一道當將遮洋海船每二隻該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隻旗軍六千三百名比時船隻運道雖改衛所官軍俱仍舊役雖或愛禮存羊而其地里之遠近往來之艱阻軍船之很俱粮運之稽遲誠有如郎中趙載之所言者況該南京給事中彭汝㝎復建此議至若河南一總上下兩江催儹甚遠不無顧此失彼而趙載又從言及皆係漕運要務擬合通併議處査得南京淮揚等衛官軍昔年止因昔知海道

存於遮洋今日既由新河借運却乃空身自南趕北不惟途路艱辛人情事體甚是不便抑且江北船多摘撥江南該兊加費過江一三脚米而南京行粮抑又重費年復一年尤當愛惜況遮洋近年議准折色數多軍得減存但辦料數少食粮則多亦應區處及查北直隷總下德州天津二倉不惟道途甚近抑且原運正耗相若人情允便相應改撥合無將遮洋江北淮大高揚長淮五衛旗軍三千三百一十二名照舊不動外將北直隷總下德州天津等九衛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名併入本

總共不足之數再於附近徐州左泗州二衛添撥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四名通抵南京遠運共湊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備歲運三十萬石舊額仍爲遮洋總就令孫機管理過有減存臨時酌派以蘇軍困仍將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共退下水軍南京左等八衛官軍添入江南分爲上下江二總就以程鵬二人分管旗軍仍每船十名船不過填亦各存與過江米六升耗將原一三裁去七升各總以截上江兌安慶池太廣德等府州粮米多餘軍船領兌江西不盡之粮下江者兌蘇松常鎮四

府粮米多餘軍船領兌浙江不盡之粮通前仍爲十二總其南京二總每年却分江浙二處儘總撥兌餘船方撥江南至若浙江等總軍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算派事不大害俱宜照舊不必槩爲更張其改撥遮洋行粮查照議單北直隸者仍舊二石徐州左泗州二衛俱照淮太二石八斗如此庶水軍等八衛得以就近領兌江南之粮免駕空船北行江南一總得以分投催儹亦免往來督兌之煩則遠近適均水程順便而粮運不致躭悞且行月粮米亦因得以少省矣

議處本折倉粮以蘇負累事

據山東布政司呈查得嘉靖三年分部降徵粮則例內開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夏稅小麥折米如在三百里內州縣運赴本色米石上納每石加耗二斗脚價二分五釐若三百里之外每石連正耗蓆草脚價共徵銀八錢仍照例買米上納其秋粮臨清倉民運赴倉米石加耗二斗蓆草銀二分五釐該納州縣不拘地里遠近每石連正耗蓆草共收銀八錢趂米賤之時赴臨清并附近去處仍買本色上納等因除通行外爲照常年所屬各府

縣徵納前項倉口稅粮依例該徵本色運納者其脚價每石比之官定使費尤多徵收折色者到倉每被光棍攬頭擡價每石要銀九錢以上或至一兩以上者亦有之寫立合同誆騙浪費十無完納一二往往負累大戶監併追賍傾家蕩產動經數年不得完納及照今歲省屬地方比之往年頗爲薄收粟米每石時估價銀不上七錢之數大戶例該收銀八錢若照常本折運納買上倉是以小民脂膏之餘而爲攬頭誆費之資不惟仍累大戶抑且躭滯國儲合無通行所屬將嘉靖二年臨德二

倉麥折米并赴倉米不分地里遠近每石連腳耗
蓆草照例共徵銀八錢每銀一錢收錢七十文收
完易銀傾瀉成錠印封差經收大戶倒文赴倉交
納不必買米其嘉靖三年以前年分拖欠未完見
被攬頭詐費者通行查出亦不必令其買米止照
原數追銀在官赴倉上納與今年秋粮各出給通
關銷照聽候本倉自行照例支放庶粮得早完大
戶不致受害官民兩便緣由到於臣查先據該司
呈送造完所屬州縣各年拖欠錢粮文冊查得臨
清廣積二倉各自正德元年起至嘉靖元年止夏

稅小麥折米及秋粮米除花戶拖欠奉例委官查
明蠲免其大戶已收完足赴布政司倒文解納未
獲通關若臨清廣積二倉共米九萬一千二百四
十三石四升六合一勺六抄二撮德州倉米一十
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三石八斗二升六合中間雖
年月久近不等不行完納掣取通關已經行據該
司提解濟南等府章丘等縣正德九年大戶高安
等審據執稱已行粮價銀兩交與攬頭林杲等上
納未完并各大戶侵欺不等及至行拘林杲等對
問又據該司臨清州回稱林杲等名下不止騙費

本省章丘等州縣錢粮其騙費河南等處各州縣
錢粮亦多見該監兌主事發州監追等情又經案
行該司將德州倉粮冊行分守右參政呂經臨清
廣積二倉行帶管臨清兵備副使錢宏各吊監兌
主事文卷歇家保狀合同廒經底簿查對原解的
數分別先已納過者就將出給截數倉鈔比對廒
經明白仍欠若干係大戶名下侵欺者照依原收
官價係攬頭名下騙費者照依原寫攬價各盡其
家產差委能幹官員盡數變賣陪償追過銀兩暫
發寄庫另行議處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山東巡

按監察御史孫淳議照臨清廣積二倉并德州倉
夏稅麥折米及秋粮改撥兌軍并改兌與民運赴
倉米俱係聽兌之數國用所急者今自正德元年
起至嘉靖元年止被攬頭大戶侵騙不行完納掣
取通關者共計二十一萬有零縱使變賣家產亦
不能勾盡數陪還縱使照例將攬頭枷號發遣則
小民之脂膏已爲吞噬　國家之軍儲已被虧損
徒增痛恨何濟於事然監往可以懲今因前可以
善後其嘉靖元年以前被攬頭騙費大戶侵欺者
已難求全責備矣即今嘉靖三年前項各倉粮米

大戶徵收將完陸續倒文解納若不嚴爲禁令別
作區處任其優游自在爲攬包納不無弊復如前
若痛懲攬頭騙費之弊而專責之大戶上納則恐
納粮米數多而乘時射利之徒不無如前攬納別
生弊端千萬沮撓只欲令其將銀交收在倉作數
支銷或解京則恐原議聽兌之數遽難輕改查得
臨清兵備副使勑內開有考倉粮革除奸弊字
樣則廟謨廷議深長遠慮蓋原有意乎此合無將
臨清廣積二倉行令王事會同副使德州倉會同
守巡官一員或該州知州各照依大戶投文先後

拘令行戶斗照依時價與同各該大戶買米上納
或令富商大家先將粮米上納在倉然後令大戶
照依納過米數交還價銀以後若年歲不收米價
高貴暫將價銀寄庫待候豐年買納其嘉靖元年
以前攬頭騙費者照依攬價大戶侵欺者照依價
直各追收貯庫作數支銷如此庶既往者得以清
絕而將來者不致侵費其於官民頗爲兩便如蒙
乞
勑戶部再加詳議作急上請俯賜施行惟復別有
定奪緣係議處本折倉粮以蘇困累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儹運粮儲疏　唐龍

臣案照先准戶部咨爲地方事內開漕運都御史
總兵官參將通年俱在八月以裡赴京會議漕運
事情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除　欽遵外照
得嘉靖八年粮運過淮已畢議事在邇會提督漕
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南京後軍都督府署都
督同知楊宏議照漕政之設百餘年於斯規畫已
備法例亦詳臣等惟遵循之不暇耳特以休息軍

士實今日急務選用把總尤漕運要宜衷集衆聞
叅合三事一曰立團造二曰愼舉用三曰嚴事例
上陳
睿覽少竭愚衷乞　勑該部再加會議早賜施行
倘於軍士有一分之寬漕政有一毫之補則軍國
幸甚臣等幸甚
一立團造爲照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一十一衛
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
一造每隻連底船合用價銀一百三兩新楠木
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船合用價銀九十兩五

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船合用價銀七
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爲率軍三分民七分
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
收貯民料派於槩省州縣猶易辦納軍料乃派
前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粮抵數運軍窮年勞
苦止有月粮又取以爲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
有之無怪乎嗟怨不息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
則又圖造無厰晉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
星散成造侵欺尅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丁稀
木朧板薄造不如式樣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

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
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定委清江厰主事監造湖
廣荊州抽分銀兩先年亦爲造船而設者也可
以充用又見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
及查湖廣所産楠木居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
七年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實
該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零每隻連底船用
銀九十兩五錢歲共該用銀一萬三千七十七
兩有零是又爲畫一之道矣合無自嘉靖九年
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荊州水次總設一厰

將前武昌等十一衛所該造淺船俱移在彼團
造就用抽分銀兩作爲料銀仍照清江浦事例
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戸一員管造坐委荊州
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銀悉
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爲定規則軍民既蒙休養
之澤而運船亦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乞
勅戸工二部從長議處早賜定奪施行
一慎舉用天下之事經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所慕
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年間運粮
把總有缺皆於各衛運粮指揮内推舉老成無

過熟知運事者奏　請推用蓋運總領兌年深
推爲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粮之
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爲
之也易矣古人輕車熟路之説正如是爾况把
總以都指揮行事歴陞長印掛印坐營坐府皆
可及焉運總之才若得爲之則人人思奮雖貪
而不敢貪雖虐而不敢虐譬猶明珠在前踴躍
而取之矣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
正德年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令自運總推
舉多用生疎之人既慣於事體又忽乎軍情敗

者多矣自玆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畧其前進之
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
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照舊例於衛總內
曾經旗奬熟知運事者推补等因該戶部會官
議擬題奉　欽依推用其爲軍國之計至矣乞
勑戶兵二部査照先年事例再爲議處仍行漕
運衙門於各衛總官運年深指揮內愼選守已
恤軍及有才能與周知運務者開送兵部收候
遇有把總官員缺就於內選擇相應人員疏名
上　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可敗運

總寓皷舞之術人各知勸矣
一歲事例査得議單一欵該漕運衙門題開要將
各司府州縣折耗輕賫銀兩每年務隨正粮各
自一併兌完方許出給通關不必總類延遲仍
舊秤封裝鞘差官隨運解准驗封明白交付運
官同運赴京稱收完粮若或不早徵解致累官
軍沿途跟趕躭悞完納照違限事例一體参究
治罪等因倶經戶部會官議擬題奉　欽依通
行欽遵訖及據浙江杭州右衛運粮指揮僉事
吳臣等呈切見漕運官軍千里轉輸艱辛萬狀

其得月粮以安家口行粮以充途費先年行粮
倶照例隨同大粮派兌得濟窮困近年以來法
綾人奸有司欲令粮長各指稻麥收後方纔催
徵給領以致官軍經月困守不得隨船食用旗
軍只得侵食官粮深遺負累呈乞議處等因爲
照輕賫乃正粮脚價之需行粮尤運軍食用之
物舊定事例必須隨粮而兌隨軍而行隨船而
進所以杜奸獘戒非虞濟軍士之急也柰何近
年府州縣管粮官員不念
國計惟便巳私恣將輕賫銀兩不行照例隨粮

交兌粮兌已足船巳開行每衛止留一百戶帶
二三旗甲守候經久方纔得完僱船裝載沿河
跟趕非惟有悞交納抑且別生侵欺至於盗賊
竊伺之虞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粮一節南京
江西等司府倶隨正粮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
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以來分撥多非近倉
催徵又還原限直待幇船過淮抵灣方纔給領
官旗人等指名公費任意花銷故軍士有率弗
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盗食正粮交納
虧折揭債借貸實由於斯乞

勑戶部計議申明事例通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將各輕賚銀兩同正粮派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後年分行粮俱要分撥附近倉分候各運船到日正粮輕賚一時完足行粮亦即給領眼同軍士交割任船輕賚公同看守行粮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無悞而軍士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題折收俸粮事　彭韶

切照東南財賦國計所賚大則　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自蘇松常三府爲多近年戶部止將秋粮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脚等項無所借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已支訖就撥粮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裡盡行起身次年八月九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粮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苦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粮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粮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粮在京各衙計約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粮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關支若南京則米粮易得官員之家既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爲便伏望
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勞稍與蘇息乞
勑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粮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

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俸米除留一二石外餘俸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米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南京官員俱解南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畧減省而官員俸粮銀亦不虧損實爲便益緣係折解俸粮事理未敢擅便專差典史周瑜賚俸謹題請
旨

論祿米俸米　王瓊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仍制親王歲支
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
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
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
石以後襲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
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
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
五十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
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

府分出不知彼將奉何事例又於鎮國等將軍年
一十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
部會官議備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於諸大臣
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宗
令行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
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又宗
室犯罪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
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
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
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
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
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
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
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
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
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論食貨　王鏊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
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

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
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等鹽場鹽課銀
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佰三萬
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
兩馬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
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
送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
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
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
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

三十萬

聖旦千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　親
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
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
百餘萬兩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
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
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
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
五千餘各項俸粮約數千萬

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粮
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
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粮各邊
缺軍餉各省缺俸廩

歲漕之數　歲運正粮凡四百萬石內兊運二十
四萬赴薊州倉改兊六萬赴天津餘三百七十
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
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
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
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兊名為改兊弘治十六
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
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間全派改兊支運遂絕

蘇州歲運軍粮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垻每石加七
斗九升不過垻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
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
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浙江六十
萬

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蠟一事言之
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
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
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
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
至七十二萬　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
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
人小黃門二十人　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
中宗時黃衣乃千員外置千員衣紫者尚少開
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衣紫者千餘其稱旨
者輒拜三品列戟於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
一百八十人為定員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為

額後增至二百五十人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
餘歲省粮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
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以下缺文

冗食議　王鏊

國初設官沿革月異月殊自洪武十三年罷大都
督府中書省御史臺陞六部都察院與通政司大
理寺為九卿而太常太僕光祿鴻臚寺欽天國子
監太醫翰林院各統其屬以外撫都布按三司之
政務至建文永樂損益相仍其綱維體統具載諸

司職掌大明官制通行萬世無斁豈虞夏商周之
後見也然因事設官非官則政務不舉以人立政
非人則政不虛行如翰林則不可拘員給舍則不
必具員而採訪巡撫鎮守經界以臺臣部職行其
巡鹽巡茶巡倉巡河巡關巡海巡江清軍清匠兵
備守備守禦督粮提學之設有增無減雖建言裁
革　詔旨頻頒而添設如舊官設矣稍常僚代恩
遷其秩而已官事不攝者何如哉此猶有職任可
諉也武職至都督以下為陞官指揮使以下為世
襲蔭從之冒濫傍枝之混淆終其身幾其上粒乎

長孫而兵革不知戰陳不識食祿自如也至傳奉
乞恩報功紀績者填衢塞路而不已將校多於卒
伍冠弁倍於兆年土地所生貢賦所入日報虧矣
而衆食如此非當世之深憂哉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
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
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
帶四千一百四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盤五
百四蟒衣百七十襲牙牌二匣穿宮牌五百金牌
三衮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璽印一

顆以上共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
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嘉靖初籍朱寧貨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
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
箱碎銀十匣金銀湯盤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
珍珠二匣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
束金絲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
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
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二
[illegible]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香椒三十扛段疋

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十三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綠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　嗚呼胡椒八百斛世以爲侈也而盛傳之今觀二逆賊籍視元載何如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也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國家富有四海非若宋之偏安有宋西北二邊歲幣百萬百官祠祿郊賜之類今皆無之宋制臺省

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一子入監可謂至窄宋民間器物傳至今者皆極精巧今人鹵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蓋亦坐貧故耳觀宋人夢華錄武林舊事民間如此之奢雖南渡猶然近歲民間無儲宿之儲官府無經年之積此其故何也人皆曰本朝藩府太多武職太冗是固然矣又有一焉而人莫之及古稱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府之府庫皆空豈非皆歸此輩乎爲國者盍以是思之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二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戶部塩法　茶法

塩法對錄　李東陽
織造塩對錄　李東陽
塩法議　王瓊
兩淮塩法議　霍韜
題塩法議　梁材
代題議處塩法利弊事　章懋
整理兩浙塩政議　彭韶
進塩場圖詩疏略　彭韶
應詔陳言疏　王朝用
撫恤貧竈沙蕩碑記　田惟祐
長蘆運司志序　倫以訓
山東巡塩察院記　高尚賢
茶法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三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戶部　塩法　茶法

塩法對錄　弘治　李東陽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臣東陽病起已踰月
上召至煖閣補出數本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年緣何而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臣健等皆對曰此須自　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塩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　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臣遷對曰昨令查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臣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臣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日亦是此意

上曰然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
儲空乏之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
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
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開中徒
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
獘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
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
獘耳

上曰夾帶之獘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
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輙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
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
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 國家要務近
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
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獘端明白計議停當
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
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
所罕見也

織造鹽對錄 正德 李東陽

弘治十八年八月 日講畢出至文華門

上遣司禮監官召臣健等復至煖閣問曰昨差承
運庫太監王瓚崔杲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奏討
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
今可全與臣健等同奏曰與鹽六千引又與半價
已自足用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臣健等荅曰戶部
亦是撙節用度耳
上曰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一半價却將鹽引
與之聽其變賣豈不兩便臣健等對曰價銀有限
不若鹽引之費爲多

上曰何故臣東陽對曰塩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塩壅滞官塩不行先帝臨終鋭意整理塩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慮

上曰若有夾帶事發　朝廷自有正法處治他臣東陽對曰此輩若明得旨便於船上張掲黄旗書寫　欽賜皇塩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逓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行綑打只得隠忍承受塩商竈戸雖愬虧到底誰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臣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内官壞了譬如十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底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説矣

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臣健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官追逹　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遂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臣健等至閣復具掲帖力争請止從前明日内批出止與塩六千引如戸部議云

塩法議　　王瓊

一曰重邊餉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塩粮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戸部召商納粮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甚類解銀貯之大倉銀庫雖曰備邊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預蓄於平時必俟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銀貨將焉用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

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塩御史馮允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此耶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買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趍中者自有成效此整理塩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塩課不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准之例如此則邊餉有備虜患無虞矣

二曰定勘合擬洪武中時茶塩引田契本銅板一

百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塡寫商人姓名幷所中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塡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幷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賫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刷印引目運司關領給傳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鹽法廢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鹽粮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爲南京戶部而

鹽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繳到中過鹽粮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收過粮數塡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賫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粮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五十餘歲而帳中未完者課積于場豈無淹没之虞又況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粮

數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諸弊種之豈非鹽法之大蠹哉乞令鑄造鹽粮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部收貯如遇奏開鹽粮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塡寫鹽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塡商名貫址幷米豆鹽引

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塡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粮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鹽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照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

不支出者牧原派塩課又、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塩法冊籍計塩課高下追理逋關完欠考究各邊處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妨原委無帶如此則塩課肅清邊儲無弊矣

兩淮塩法議

霍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法行法須嚴而寄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歷觀史只用淮塩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塩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塩歲收課塩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淮塩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塩外將煎到餘塩夾帶出場及私塩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名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塩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塩貨除正額外猶産餘塩二百萬引有許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塩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塩安所消遣乎兩淮行塩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數千里民億萬家所仰食塩只七十萬引裂飡

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塩橫溢而塩價貴湧也國初竈丁辦塩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値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曰禁賣私塩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塩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獘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塩照舊收納其餘塩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塩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塩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塩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塩實不能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塩夕望米麥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出息加倍償塩者有矣故塩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塩人即捕獲富室賣私塩官亦容隱故貧竈餘塩必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塩私賣富敵王侯故塩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塩挾兵負弩官司不敢呵問近年恃衆往來爲

刼此隙不彌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而道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户之利獘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税雖加邊粮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歳無定額永樂以後歳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粮乃給引目守場

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粮急闕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户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淅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勳戚恩賜皆

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税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貴裔復取利銀二錢矣復岌長蘆兩

淅兼令配支夫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以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獘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脩補近年獘利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賤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除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

鹽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效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 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民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辯

驗官引輙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阻壞鹽法即與革

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為休戚邊方腹裡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

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奸囊豪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招復千日掘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逃逋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

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私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塩
行私塩愈溢正課愈壅雖嚴刑治之不可禁遏況
有贖刑之令有獲塩不究人不問獲人不獲塩不
問之令盖開寬路示之以[illegible]矣則私塩如何不益滋
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塩盛
行矣官兵捕獲迄無所得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
楊子江及各海港者則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烏
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
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
塩利故十場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狠

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
不捕私塩且受餌利而爲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
軍不惟不捕私塩反向塩徒丐塩充食矣塩徒千
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
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諺曰事弊已極無可柰
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塩徒之旅拒日
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
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迯生出不獲已激生他變
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

變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
曰無策臣嘗竊曰治塩利猶治河患也治塩利不
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
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洫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
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
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塩法事例叢瑣無
益塩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塩之利
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
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督成效虛實尤宜責
之吏部期之數年塩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

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致治安則兩都御
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
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矣此兩淮利
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也

題塩法議　　　梁材

案查先爲乞集群議大脩塩政以實邊儲事該四
川道監察御史周相題稱洪武年間每引輸粟二
斗五升官征薄而商利厚塩價平而邊用足自玆
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七分常股挨次照支三分
存積越次給與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

錢五分至正德年間漸至四錢五分今雖題准淮
塩六錢但近年以來有等奸商投托勢要則有占
中賣窩之弊塩商上納則有經紀包攬侵漁之弊
管糧衙門則有例外勸借私增斗頭多收火耗之
弊及撥運糧草則有各場官攢取索常例刁蹬留
難之弊糧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勘合難得
之弊且長蘆兩淮衆搭配支勢所不及又有他商
要求賍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責其實效一
則清理屯田之廢一則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
糧漸充商人易於上納而不難宿弊革則飛輓簡

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蓄聚以漸而
成運司塩課以時而掣合無定立年限如嘉靖十
年以前報過引目姑且照舊稱掣但不爲常例勿
令縱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并管糧等官務以屯
種爲事清獘爲先使商人有利無害推輓永便而
夾帶之風自息獲利既厚而騰踊之價自平則餘
塩之利可無賴矣等因又爲計處塩課以裕國儲
事該戶科都給事中蔡經題稱　國家開設塩課
本以足邊然昔行今阻儲蓄不充議者以爲咎在
餘塩納價以致開中無商但塩法之壞不特餘塩

一事昔年士卒衆多屯田不擾屯種有收米穀價
賤時或上納開中無難邇若士卒多疲屯田不舉
邊方米穀無所於出價値騰踊糴買甚艱加以科
罰太重查勘遲延兩淮塩價增至陸錢而苔配長
蘆又難支給至於餘塩納價雖非舊章而因時區
畫以利　國家亦終有不可廢者合無今後將派
去淮塩照原價俱令上納本色其搭配長蘆山東
塩准令折銀上納如遇年豐願輸本色則照依時
估聽從其便乃若稱掣餘塩立爲程限其數雖多
無過正引中有商若無貲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

者則竟將正塩秤掣不必抑勒取盈仍將餘塩價
値查照先年巡塩御史戴金奏准事例量爲輕減
酌爲中制若欲盡革餘塩惟開正課然此自今伊
始責之撫按官員盡復屯田之額大收屯種之利
數年之後庶可議行等因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
洪武年間每塩一引納銀八分永樂年間每引輸
米二斗五升成化年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
五分近年以來漸塩增至四錢淮塩增至六錢商
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原額歲豐收成商人
樂於上納今屯政廢弛累歲災歉商人告困應合

量處餘塩查照近年事例每塩二百斤淮南納銀
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即以官價之數定爲平市之
法仍要嚴禁各商勿令縱打大包餘塩數多無過
正引斤數間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
者聽從其便其所入餘塩隨時盈縮不必拘定一
例不許法外抑勒及於未秤掣未發賣之先亦不
許追令稱貸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解少
者少收多不爲功少不爲嫌淮浙正塩正價太重
亦合斟酌先今而爲之中制淮塩每引减去一錢
浙塩每引减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孫逺比之各

邊尤甚合將甘肅淮塩量减一錢五分浙塩量减
一錢本鎮止開浙淮二塩不必搭配別處邊鎮亦
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塩價原定二錢山東塩
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减仍令照舊配支夫餘
課可無盈邊塩價可减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
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
乏粮草商人艱於上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
祖宗開中召商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
待屯政修舉必須數年之後又如都給事中蔡經
所言者然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久矣墩堡不

修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吾禾苗固有有可耕之
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賞不時剋削不禁士卒疲
憊家無耒鋤亦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抛荒者矣
疆界不明冊籍不清又有爲官豪勢要乘機而侵
欺占沒者矣今欲大加整頓爲力甚難兼以邊方
事情難同腹裡急之則生變緩之則長奸況有各
邊災傷若復分命大臣整理未免煩擾故其要惟
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尤在乎專任巡撫合
無各另請 勑一道伏乞 天語令各邊巡撫官
督同管糧官修舉屯政選委衛所廉幹官員專理

其事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提綱挈領詳
條逐件着實舉行開墾荒蕪禁革勢占查理侵欺
尤須修築屯堡遇有警備嚴謹烽堠量爲防護毋
致虜掠使得盡力農畝以底收成徵收糧草即其
所致自可足邊營屯官員勤能者旌賞怠惰者罷
黜至秋成十一月間各邊巡撫等官具舉屯田事
宜如開過荒田若干清出勢占若干追出侵欺若
干徵過糧草料豆麥黍等項各若干懲勸過官吏
若干逐一具本奏聞仍 勑本部查考通摠分別
等第

上請以示勸戒夫以久廢之事而欲責效旦夕勢
亦難行亦要酌量時勢舉行有漸期以二三年間
務使屯政興修邊儲有備又何盡資引鹽之利哉
夫鹽利屯田均爲濟邊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
者也臣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帶量地而免搭
配所以寬報邊之商使樂於趨納餘鹽正數下商
免其附帶所以制餘鹽之濫使所入隨宜至於興
舉屯政則又士卒衣食之本邊方儲蓄之源足食
足兵皆有攸賴待正數引鹽之利而自有充實豐
盈之效此時餘鹽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也等因

題奉
聖旨這鹽課屯田事宜你每既議擬停當都依擬
行欽此又爲議處邊儲事該戶科都給事中管懷
理等題稱　國初之給邊也有屯田之歲入有鹽
引之飛輓有近省供邊之稅是以歲有餘積邊儲
富厚而威振四夷今日屯田不興鹽法大壞乞要
從長計議等因該部議擬合無備行都察院轉行
兩淮并各處巡鹽御史會同巡撫都御史及督同
運司等官拘集年老知因商人耆宿人等將都給
事中管懷理所奏鹽法先查各運司有無餘鹽數

目或數目多少明白要見餘鹽課銀就彼掣賣與
盡行開邊商人有無樂從江南江北見定銀兩應
否再行增減餘鹽銀兩徑解各邊運司是否便益
若欲盡行開邊價值尤須勘處停當毋使日後已
行開邊復又阻滯致使臨時有悞邊儲卒難措手
或倍開餘鹽其數幾倍或另給照引其引幾何餘
銀既盡解邊或遇各衙門奏准支用作何抵補餘
鹽既稱有壞正課應否盡行裁革使官商兩便鹽
課不虧而後已前項二事承委官員逐一勘處參
酌揆度時宜務求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拘於目
前而經久可行不惑於浮議而事體歸一等因題

奉
聖旨是欽此又爲再議鹽法歸一衆論以圖經久
事該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稱必欲盡收餘鹽在
官一以足軍儲一以息私販一以贍貧竈一以寬
商困一舉而四利具焉但戶部覆本俱未及此等
因該本部議擬合無比照節年事例會推剛正風
力大臣一員前去兩淮并長蘆山東地方將都給
事中管懷理先後奏詞逐一勘處要見餘鹽或盡
開邊方或就彼解邊孰爲有益或增添引目或另

立照票孰爲可行某運司餘鹽須增若干方可盡
收某運司餘鹽須定若干價方爲便商等因題奉
聖旨這鹽法係足邊急務
祖宗具有成法近年全被內外勢要官員通同奸
商買窩賣窩以致阻壞流弊滋甚你部裡便行與
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處清理
務要興利除害禁革弊端欽此一可行文書到日
限三月以裡回奏官不必差欽此又爲議處邊儲
事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御史馬
卿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鎬題稱餘鹽裁革

不如收買爲利餘鹽官買不如商買爲便餘鹽解
價不如開邊爲益餘鹽照票不如開引可行餘鹽
的數止可與正額相等餘鹽引價要當計利害定
擬嚴禁夾帶以防阻壞嚴緝退引以杜影射又該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曾翀會同巡撫都御史周金
唐胄巡按監察御史鄭坤郭圻督同山東長蘆運
司議稱十事一議占窩一議開邊一議添引一議
守引一議殺征一議緩罰一議轉輸一議官市一
議臨德納穀一議私販禁例又該巡按山西監察
御史王昺會同巡按監察御史姜潤督同河東運

司議稱每年餘鹽有無多寡俱無定數故或倍開
餘鹽或另立照引在淮浙則當酌處在河東則無
可議至於鹽銀徑解各邊之說在河東去宣府不
遠舊規固已行之在淮浙長蘆山東則勢不可行
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盧瓊督同兩浙運司議
稱餘鹽不可盡革餘鹽不可增多引目不可增刷
照票可另立餘鹽與正課盡行開邊決非商人之
所樂正課近已減價餘鹽價值量其住賣地方俱
爲中制若餘鹽官爲收買邊銀運司徑解巳該巡
按監察御史鄧直卿陳鎬疏論不通不便極其詳

矣臣等復何言哉等因該本部議照　朝廷設鹽
課開中正以助邊邇年以來水旱頻仍邊陲多警
加以逋負微解不全供億缺乏每每告給內帑所
以都給事中等官管懷理等傳采群議各盡所長
無非恤竈通商裕邊保國之意但理無定在隨時
處中物有不齊勢難盡一　國初竈丁歲給工本以
資歲用商人無本官與鈔錠雜糧中納了畢還官
各場竈丁將煎剩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
絞今則似難行矣正統十三年將脫剩糧米收買
竈戶餘鹽每二百斤爲一引給與糧米一石景泰

元年将長蘆引塩用遮洋運船回還附搭赴儀眞
掣塩所收貯俱作存積之數以備開中弘治二年
令守支客商收買竈丁納剩餘塩以補官引今亦
俱難行矣正引各有常規餘塩原無定數遂私販
以通官塩乃
祖宗立法之正假額課以處餘塩實今日救弊之
宜欲革餘塩則商竈俱困而私販必致於盛行倍
收餘塩則旱澇難齊而邊引不免於壅滯正塩例
有引目餘塩夾帶若紋若干增刷則於
祖制有違餘塩原無正票摠在正塩包中若又另

立則與引目相背官爲收鬻不若聽商隨場收買
簡易可行盡數開邊竊恐天時人事不同将來難
繼淮浙正塩減價無非所以利商運司徑解邊銀
衆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山東長蘆所議大畧相
同兩浙之與河東則皆欲其仍舊其議嚴禁夾帶
嚴緝退引占窩守引緩罰納穀私販等項事宜計
慮周詳皆於塩法有補既該各官會題前來合行
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
塩各該監察御史除兩浙河南事體聽其照舊遵
行外其兩淮塩斤合依各官所議每包共計五百

五十斤内二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爲正引原定價
六錢近減一錢該銀五錢内二百六十五斤爲餘
塩淮南原定價銀八錢今減一錢五分該銀六錢
五分淮北原定價銀六錢今減一錢該銀五錢兩
浙每正塩一引連包索共計二百五十斤原定價
銀四錢近減五分該銀三錢五分餘塩通融二百
斤爲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四錢
紹興批驗所四錢温州批驗所二錢長蘆山東共
計四百三十斤内二百零五斤爲正引長蘆定價
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内二百二十五斤連包索爲

餘塩長蘆南掣塩所銀二錢北掣塩所二錢五分
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七分該
銀三錢一分以上正塩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
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
色價銀如遇豐年頗有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
塩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糴買
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塩
淮塩再減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塩再減五
分每引該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塩搭以長蘆
則不必更搭山東如開浙塩搭以山東亦不必更

搭長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以上正餘
鹽斤各該巡按巡鹽御史嚴禁各商恪遵前數不
得數外夾帶阻壞鹽法違者引律問罪就將夾帶
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賣鹽畢日將引告繳所
在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巡鹽御史
年終通查各司府界分若干該繳退引若干未繳
至三五千引之上將掌印正官參奏提問不必待
其考滿給由其占窩一節本部今後開中引鹽給
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中無郎中去處行
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草

若干方與准行隨將本商籍貫年貌并納完糧草
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併照簿填寫事
完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驗
若有詐冒嚴加查究戶部內外人員一併參提從
重治罪其守引一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派過
各運司引鹽數目即類行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
鹽紙贖等銀照依每引三釐扣筭預行動支差官
解赴南京戶部依數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
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仍各貯庫以備來年解
造之費其縱罰一節除前項該帶餘鹽外但有數

外夾帶鹽斤仍照前議問罪追價入官庶免阻壞
正法及有開中勘合已完商人到遲違限或因喪
疾等項事故者聽巡鹽御史審勘是實准與分豁
若規避照舊罰穀上倉以備賑濟弘治七年長蘆
山東額鹽積滯臨德二倉空虛故運使宋鉞建議
令商人就近納穀以通一時之變既而竟莫能行
所擬前項引鹽相應照舊開邊報中私鹽不禁則
官鹽不行律例昭然奉行未至本部合再通行各
該撫按官轉行各該軍衛有司常川巡緝私鹽拿
獲到官查照律例從重問擬發落若有不行用心

巡緝及守財縱放等項情弊聽撫按并巡鹽御史
參奏提問治罪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十萬五千
引有零內除水腳竈丁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
百斤折納價銀解部見在竈丁實辦并召商買補
逃亡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有
零每引俱以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
十五兩每包帶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淮北大
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銀四十一萬七千六百一
十八兩兩浙運司額鹽四十萬引有零每引俱以
三錢五分計之共該銀一十五萬四千兩包帶餘

塩二百斤嘉興紹興杭州溫州大約俱以三錢計之共該銀一十三萬二千兩長蘆運司額塩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每引二錢五分共該銀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兩八錢包帶餘塩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兩此掣塩所大約俱以三錢一分計之共該銀四萬二千九十兩二錢山東運司額塩八萬二千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二十四斤每引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每包帶餘塩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該銀三錢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兩二錢

上正塩共銀五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餘塩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五錢通共正餘塩銀一百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七錢正塩既已開邊餘塩隨引就赴各邊上納銀兩似亦可行但查餘塩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塩塲美惡不齊行塩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塩無人收買則竈戸苦於不均運司派塲支塩隨塩收貲之法必致亂踈不合以此餘塩難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為旺煎其餘月分為衰閉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灘崩塲淋壞無地運司難於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躭延商竈兩困本部合再通行巡塩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引該帶餘塩照數秤掣外若餘塩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院陳告查勘是實行令運司止將正塩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勤煎壯丁納剩餘塩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巡塩御史臨時設法區處或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秤

製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俱赴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支用遠者問罪監追完日發落等因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

代題議處塩法利弊事　　章懋

臣聞塩之為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為物雖微其利甚博不可一日而缺焉者也然在虞夏之時不過以塩充貢而未嘗或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塩名官而未嘗不同利於民因齊相管仲而塩筴始正漢用桑孔而塩禁始

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以非材叨膺臺
察欽蒙
聖恩差往兩浙等處巡視鹽課按行屬郡訪求民
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　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
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
煎鹽爲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
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
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
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竈戶之尤可哀
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

使之稍可存活是卽生死骨肉之恩也其有丁力
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旣多私賣尤
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
有缺就將甲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
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若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
課以補竈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
歲課不虧矣　二曰輕減鹽糧　國初嘗命鹽司
以製下餘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
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感上恩得鹽
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

鈔又[illegible]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
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
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
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卽改亦乞照依
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又若
大旱之遇時雨矣　三曰申禁鹽商昔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
人輸粟邊倉給引支鹽以償勞費商人喜得厚利
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
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託占窩

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
餉不充而國家失利爲害非輕
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
伏望特賜　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
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　四曰鹽商挾
私夫商人輸粟餉邊受鹽於官出外平賣利亦厚
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
加斤數有一引至二三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
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
津賄求批驗盤詰人役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

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任地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即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載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發賣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雖聞人言未得實跡難便究治律中已有夾帶餘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先嘗有是事矣與其治之於已然孰若禁之於未然乞勅該部移文各處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照依出鹽場數稱掣就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着實究治

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及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舉覺者皆問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至於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而夾帶影射者臣既已言之矣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欽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 任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

不敢爲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十五爲群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其船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貨與往來客旅百雜人等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嚇嚇取財得財即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即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同船衆手舉棹運船疾行江面瀾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

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遇淺者同皆被刼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勅巡鹽御史選差府衛佐貳者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以巡江爲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遍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流通而

國家常獲其利矣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其前二事見民患之不可不恤蓋以民爲邦之本也其

後三事明財用之不可不理蓋以財爲民之心也能舉仁民之政使民無失所則尊君親上事必有終而國本固矣能盡理財之道使財無散失則聚人得衆生財有道而國用足矣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臣學識寡陋不能有所建明但以職居言責不容緘默敢以一得之見上瀆
宸聰如蒙准言乞勑該部看詳事理參酌時宜擇其可行者賜之施行則天下幸甚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韶

一各場竈戶多有艱窘府州縣預備倉粮不多豈

得有餘賑濟竈戶近行各場立預備倉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大小問刑衙門若有提問徒罪以上竈戶并一應干碍鹽法司事內囚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上納及應入官船隻頭畜貨物亦各變賣價銀送場責令官攢看守無侵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厫收貯俱申巡鹽御史查考盤驗遇有凶年賑濟貧竈秋成照數還官

一各場俱有見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亦有無知官攢但遇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及衙門拜見銷牌解冊等項俱派催目出辦荅應每年有使銀十兩或十四五兩者竈催艱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尤爲重害合令巡鹽御史不時吊查究問

一竈戶優免俱有見例奈何奸民賄將田粮詭寄以圖濫免又有豪強竈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當竈丁數名其有司差役推託不當乞將竈戶該辦全課二十三十丁以上俱各通優免其餘全課鹽丁每丁貼與私丁三丁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

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粮及豪強竈戶影占差徭就將多餘丁田照數收補逃故竈丁若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粮改正

淮鹽場圖詩跋畧 彭韶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書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今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滌

蕩然粮食不克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盡言小屋數椽不敵風雨脫柴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鹵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

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連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臣不勝願幸之至

應詔陳言疏　王朝用

據兩浙都轉運使司經歷司呈查得成化二十年以前兩浙運司額鹽俱是徵納鹽斤聽候客商報中彼因徵鹽留待年久走鹵消折負累竈丁陪償該監察御史林誠題將成化二十年以後鹽課一半折納銀兩遂年十月以裡解部亦是權宜處置非立法之本意等因到部臣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於東南而鹽利尤爲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多任於西北而粮餉尤爲備邊之急務故以鹽粮召商報中謂之飛粮輓餉誠爲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勢有六敢一一陳之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

國初民間戸口猶少而竈丁亦不甚充足額鹽尚

有四十四萬有零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竈丁曠丁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濱竈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於辦價況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折價解京者亦一時優恤小竈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竈丁便於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於關支無守候之納每年解京

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零每引折銀二錢三分七釐共該解銀五萬二千七百五兩有零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塩盡數發邊開中就將前價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塩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準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三兩之數若并割筭餘塩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場蕪派又該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折色價銀到部戶部轉運發邊未免限月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唯此塩粮勘合人皆爭先趨赴賦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竈丁之煎辦有農夫之耕種耕者所獲除完納稅粮之外自有通功易事之理竈塩既減半折解則納剩餘塩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為變通之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於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於犯法此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成綜而來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大抵天下之類不歸於官必歸於私若官引不足而又於私販足禁悉

淡不食塩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為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哉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塩地方近來塩價高貴一則由於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於照賣官引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已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收竈丁之所獲各處官塩足以備克民間之食用彼私販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塩價得而平私販亦不期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減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該巡塩御史有奏開殘餘塩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倚引私囚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為勢要所有一奉先年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執商為名是矣至究其實則又不盡然者利已歸於勢要而不可出害復及於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亂避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克實

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竈丁可免於困極一
事之舉可以蘇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
銀到部者名爲空碍與例有碍不開外以後年分
有額空鹽折納價銀存留運司不必解京每引定
價四錢鹽數發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候商人賫執
勘合倉鈔比對相同一體支領買補掣銷仍照例
嚴禁腹裡及京師不得開賣以杜釁端則地方幸
甚商竈幸甚

無基貧竈沙蕩碑記　田惟祜

謹按天下産鹽之地不一而足惟海與淮爲尤甚

故自吳王煮海之後海鹽之利甲於天下我
國初建立轉運司於杭而仁和場則負郭者也東
接海口西連城市故不屬之分司而直謂之本司
仁和場焉其所轄有五倉曰中倉東倉茶槽公則
附場者也曰錢塘倉則竈者錢塘之民也曰伍闕
倉則地者蕭山之屬也要之地皆濱海無不煎煮
以入貢者場有官吏屬有催役徵收有法賦歛有
時或折錢以輸京師或以鹽而給商賈鹽法之良
者也成化初海水沸騰潮勢衝擊斥鹵之地遂成
巨浸而錢塘爲尤甚加以歲歉賦煩民不聊生於
是逋逃流散而不可維係矣司國計者往往以逋
課責之催役罔不破家當道疏其事於朝
上命都憲彭公董其事招撫流散弗責其舊逋懷
來新附仍蠲其新賦覩茄場所命老於世故如張
珪者使之賫文尋訪未幾海沙復漲如昔於是雖
稍稍四出而舊業已爲豪強所得矣珪白之彭公
公曰宋臣有上流民圖者我
朝湖河等處有撫治流民官我獨不能效宋臣而
上體
朝廷之意乎命珪經畫之相厥攸居得仁和中倉

之外海中懸沙處之名曰無基沙蕩永爲世業約
束強梗禁毋爭奪迄今七十餘年矣中間雖經豪
橫告爭賴諸巡鹽公轉運公遵舊案而止場有惡
少年罔知故事復訟於巡鹽江陵李公命都運黄
公訪之鄉老珪之子曰世應者悉具原末上之未
幾李公陟而巡鹽南昌劉公至矣公曰有是哉命
運司立石於場以示諸強梁者嗚呼無基之業自
此定矣夫天下之惡一也天下之善亦一也刑以
懲惡賞以勸善豈惟我
國家亦歷代忠厚之至也今朝廷之所以存恤貧

民者何如而豪強之驅逐貧竈如是哉黃公能仰
副憲臣之意而下懷逋播之民可謂忠於
朝廷者矣是宜鐫石以垂不朽

長蘆運司志序　倫以訓

嘉靖癸巳秋柱史東塘鄧子出按長蘆山東兩運
司鹽政其年冬長蘆運司志成先是鄧子以山東
運司槩附於山東通志而長蘆獨未有紀乃屬之
運司諸君子於是都使郭子五常運同冷子宗元
運判韓子義徐子官協心庀事不閱月志告成請
正於鄧子鄧子以示其邑人史倫子倫子曰自鄧

子之斯莅也吾聞其百弊革百廢興斯志之創興
廢之大者可無觀乎既卒業則復諸鄧子曰凡志
之目十有四其卷七余既受卷於諸君子矣凡觀
志之道有三亦可以為諸君子言之已乎夫志非
以為觀美也將以彰往詔來軌厥官方者也是故
觀其供億則思善事也觀其額入則思阜民也觀
其禁防則思勅法也三者政之經而志之要也鹽
課佐國經費久矣而長蘆之所供則以上給
郊廟百神之祭祀
帝后宮府之膳羞百官有司凡餼於公者歲遍焉

以及於　輦轂之下萬億之兵民下乃貨之於商
均之於畿赤八郡西暨河南之彰德衛輝北通居
庸東盡遼陽數千里其出給之廣與諸運司畧同
而上供之必精諸運司無有也凡備物之精者不
必富富者不必精甚精甚富惟長蘆鹽則然是故
思善事也虞夏青州貢鹽齊管子肇興鹽筴長蘆
置司滄州介古燕齊所轄二十有四場東濱澥渤
與登萊相望蓋古與鹽首地而課入視他司稍劣
夫地利以民力為本民力弗克則地利弗究夫賦
役重則逃亡滋草蕩侵則本業廢朘削繁則力本

怠荒並行則公課減凡課在養民養民在去害民
者爾矣是故思阜民也天下之禁防一也禁防之
決必自豪貴始兩運司暨淮司當兩都往來之衝
而長蘆尤京師密邇為豪貴淵藪淮鹽價高天下
當正德末年閹寺之使西域者織造東南者公破
分地之例奏給長蘆諸鹽動數千引舳艫相銜遏
奪商旅以爭利於南南北交受其病比年雖厲禁
復始而挾勢殖私者亦時有之天以稍劣之課應
甚重且繁之供而弊之弗戢其將何策以贍是故
思勅法也今夫鹽利之在天下譬諸其水乎時其

政令以導其利而上下布之譬諸其行水者乎阜民者浚其源乎㭊法者防其溢乎善事者澄其濁乎慎斯三者以往可以與於斯志也已鄧子曰嘻盡之矣吾志也碩吾子以斯言序之也鄧子名直卿字正與丙戌進士郭子徐子皆進士而徐子與倫子同年冷子官京師與倫子友善是故汔序諸倫子

山東巡鹽察院記

高尚賢

嘉靖甲申歲之秋八月山東巡鹽察院成巡按監察御史古洛景進提學僉事高尚賢謂之曰鹽課古今之須也禹貢青州周官鹽人吳雄煮海齊霸鹽筴後代損益而已我

朝地廣倍昔政亦善昔其壤淮浙滄潞其產井池陂澤其務煎撈輸輓地有攸司官有攸紀懼其無以綱之也迺監之憲臣以登降其吏之賢否罷行其事之利病非鹽課者亦便宜許焉視巡按清軍均也唯是東北之路帶直隸河南山東三境而山東且古青州之域山採海煎鹹作惟殷醝之上矣而無專官缺典也哉歲嘉靖癸未冬藩臬長二林公廷珍潘公玉卿等度地於清察審院之左曰宜廻司推羨簡吏能以請於余余韙之而且速之成天鹽利佐

國十之二三人情惟飢渴迫無所事鹽恒居非此即不味伍齊之不和陸味之不平而生理亦幾困矣故世治則流世衰則閉是鹽之癈興天下盛衰之係也非有重臣柄政則強吞貪漁利不需國用不浮民池之坑而井之阱矣自夫有監臨也商不病阻民不病味官不及侵盜不及逞而利亦惟國是巡按之有無鹽政通塞之係也夫居定則志貞志貞則政裕否則席無定煖牘無久徵而志或憧

憧政由茲二察院之設否又非巡按之所以輕重也哉地也而之官官也而之政政也而之國厥係亦傳矣而功今適成院以肅憲憲以表藩前乎是也者志之有昭後乎是也者守之有繼可紀也院地廣輸凡若干丈尺中後堂各五楹重門率廠堂制之二而穿堂後廳書房如之旁之廂房又槩諸此而加一焉言言翼翼細大咸飾厥度視巡按清軍察院而高廣之其謀之也巡鹽桂陽范公古閩鄭公浮梁盧公潛江劭公廬江黃公實首之其贊之也巡撫靜齋陳公南阜王公巡按四明孫公清

筆平崖林公實協之畢務則歐陽君誥知府鍾君
梁者屬焉厥惟大較也子盍爲我記之賢拜曰達
哉先生所謂計國之說也賢何加焉先生按歷三
國時未及期而害塞利通豺狐攸伏官民至正有
泰山之瞻焉居又借公之重而公非得居之重焉
已也噫後之居此者寧我之重彼也無寧彼之重
我也則景公之志與是居永矣因推而記之

茶法

陝西清吏司案呈卷查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隸
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

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自成化元年起至成化
十年止陸續共關過茶引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六
十一道前去發賣各處茶商照賣茶斤累催不見
銷繳查得本部先於景泰五年爲因各處商人等
多將舊引影射私茶不行銷繳查照清理塩法事
例具奏該戶部依擬奏准出榜曉諭及行各處巡
按巡塩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閘
郎中等官禁治搜檢各批驗所追繳退引等因已
經通行遵守外今照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
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

茶商路引聽其自名開報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賣
與嗜利之徒賫赴産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
的確名籍行追繳引難矣況茶貨出山經過官司
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
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蔵舊引影射私茶
又如南直隸常州府廬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
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
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府寶慶府長
沙府荆州府四川成都府保寧府重慶府夔州府
嘉定州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産茶地方相去前項

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
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産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
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
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窎遠往返不便欲
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況批驗引由與之
截角及搜檢有無夾帶乃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
引該與截角今前項三所却官賣引不行批驗名
實不稱有乖職掌呈乞施行等因到部臣等切惟
印造茶引塩引禁治私茶私塩係是
太祖高皇帝舊制今官不脩職民不守法茶禁廢

弛一至於斯若不申明禁約非惟虧 國家之課
程抑恐壞
祖宗之制度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
興販茶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
遵引由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
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
前項產茶府州衙門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
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
榜召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偽即將

其人姓名貫址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
賣過前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
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關領次年合
用引由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
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
人茶拿送本處官司問理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
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冊申
達合干上司轉繳本部查考如有日前停藏舊引
未曾繳報者榜到日限三箇月以裡赴所在官司
告繳與免本罪敢有不遵條件興販私茶者許巡

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閘
郎中等官及各該軍衛有司守把關隘人員拿問
挑擔馱載及引領牙行停藏之家俱依律治罪盤
獲私茶并盤獲車船頭畜等物俱入官如將引由
照茶依例批驗截角賣畢隨赴往賣所在官府告
繳封送原領引由衙門報各該巡按監察御史按
察司提問追繳如此則職掌定而政務脩法令明
而奸蠹息緣係申明舊例清理茶法事理未敢擅
便今將茶引由內條例開坐具題 計開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百

斤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斤見行
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私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
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興販茶貨先赴產茶府州具報所買斤重
依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住賣去處賣
畢隨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
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住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興販者初犯
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

十倶倍追原價沒官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茶定論

一客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照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

一僞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銀二十兩

一賣茶去處赴宣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茶各驗價值納課

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

鹽引紙每張納鈔一貫 奏狀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三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戶部課程 賑䘏

市糴之令　丘濬
銅楮之幣一　丘濬
銅楮之幣二　丘濬
山澤之利　丘濬
論理財　李堂
題鈔關禁革事宜　梁材
臨清增脩鈔關記　林瑗
新遷九江鈔關記　王汝賓

淮安戶部分司題名記　唐胄
滸墅鎮鈔關部使題名記　劉燁然
杭州北關題名記　何塘
題預備事 見內閣　楊溥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奏急簡要以活飢民事　席書
論䘏典事宜　鄭善夫
愍民之窮一　丘濬
愍民之窮二　丘濬
愍民之窮三　丘濬

恤民之患一　丘濬

恤民之患二　丘濬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四

新安黄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戸部　課程　賑卹

市糴之令　丘濬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舶爲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無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至次年廻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

本朝市舶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臣惟

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於海島之利然中國之物自足其用固無待於夷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能絕雖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官吏如此則吾非徒

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於戶律有船商匿貨之條則是本朝固許人泛海爲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爲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或者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考之海上諸番自古未有爲吾邊寇者且暹羅爪哇諸番隔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號爲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窮屢爲沿海之寇當遵祖訓不與之通倘以臣言爲可采乞下有司詳議以聞然後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

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礙許其自陳自造舶舟若干料數收販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處等國於何年月日回還並不許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歲恒以番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筭間架經揔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

銅楮之幣一

丘濬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爲錢物多則與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

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鵝眼綖環或爲荇葉又不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遂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僞滋古錢之存

於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則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為今廢真而售贋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本孔顥之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 請

先勑所司遣人分行天下緝訪盜鑄所在親臨其地拘集其人免其罪罰就於其私鑄之所立場開鑪就用其徒以為工作見丁着役著籍定期給廩以食之置官以督之如此則鑄作之工不徵於民而得之矣次勑內帑精選唐宋以來真錢如開元太平之額得百萬發下戶部分散天下於閭閻市集所在用繩聯貫古錢百文隨處懸掛以為式樣使小民知如此樣者是為舊錢非此樣者皆俾其具數赴官首告官為收之每偽錢十斤量償以新錢六七斤則民不失利官得其用如此則鼓鑄之銅不求之民而得之矣雖然貧民之家倖有千百之錢恃此以為生計一日無之則失所恃矣官府改造動經歲月彼安能待哉請於未出令之先預令內外帑藏拘刷無用之銅器沒入之偽錢盡行送赴開爐去處照樣鑄造一年之後新錢既成方行倒換之令倒換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偽錢盡矣夫然則天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錢今日之新規行之既久雖不能保其無弊然亦可以持循百年有利而無害焉所以為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為重中間泉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或別製佳名其漫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週迴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

舊錢於官以易新者將所得舊錢間以細紋錢如新錢製其漫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誥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銼銷為器者有禁漏出外國者有刑如此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或曰凡興作必約工計本今耗銅而費工其多如此國家何利之有臣故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之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

銅楮之幣二　丘濬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付利權於人君使權其輕重

以便利乎天下之人非用之以爲一人之私奉也人君不能權其輕重致物貨之偏廢固已失上天付畀之意矣况設爲陰謀潛奪之術以無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財以爲私利哉甚非天意矣自宋人爲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爲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於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不可乎下

之人有以計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職矣况上之人自爲之哉民初受其欺繼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黽勉從之行之既久天定人勝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并與其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虧國用而致亂亡之禍如元人者可鑒也已然則鈔法終不可行哉曰何不可行執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而用其中斯可行矣何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中古之世周立圜法無以黃金布帛二者爲言雖以王莽亦作金銀龜貝錢

布之品後世專用銅楮二者爲幣而不準以金銀是以用之者無權而行之既久不能以無弊故其立法之始未嘗不善然皆以不善終之古今一律也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於茲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於多革僞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鈔爲中幣錢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

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鏹之形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義以爲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

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
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
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
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
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諂之
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既定此制之
後錢多則出錢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銀之
用非十兩以上禁不許以交易銀之成色以火試
白者爲准寳鈔銅錢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足
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焉臣愚私見如此蓋因其

可行不可行之兩端量度以取中而取　裁於上
非敢自以爲是而輒變成法也可行與不諮詢之
衆論而斷以　聖心

山澤之利　丘濬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
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輙竭或採取歲
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
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
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
已者谷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
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
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
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
者不繼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
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
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
而去之則深而成窪舁而去之則空而無迹是何
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
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尤其少焉無足怪者我
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

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
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
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
賦之中矣雖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
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
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不能無滲漏之
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囊聚其間以競利起亂
也爲今之計宜於坑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
塞者築塞之可柵塹者柵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
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論理財　李堂

國家貢賦視古什一爲輕足爲萬世成法惟近世無名之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爾且糧稅絲絹金銀倉庫之類徵有常矣而宥免寬減

詔旨頻仍加之所入不償所出流而竭其源非國計之當憂哉且國用所匱者不一王府祿米也軍職俸糧也額外設官也勇士旗校工匠之乞

恩傳奉陞職也此數者委之無可奈何久矣然有尚可爲而不爲者夫災傷減免矣而買免者不罪逋逃蠲除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獄矣而成造者即回庫藏查盤矣而捆載者獲免開中爲市易之利漕運爲官債之細盤糧者指倣爲數盜草者發火爲奸而鹽課則私販奏討利藪尾閭矣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大抵明罰勑法所以行保國惠民之政也今以滿貫死刑悉從雜犯收贖豈

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甫以理財爲君子所議蘇明允著權書爲時相所非孰能無言以其罪歟

題鈔關禁革事宜　梁材

南京戶部爲銀兩不允預爲區處事准戶部咨據委官雲南淸吏司主事陳欽呈前事嘉靖九年五月初三日本部尚書梁等具題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是這監收船料等項雖稱具數造冊奏繳但所收多寡未免有侵欺之弊以致上虧國課下害小民無憑查考你部裡還議處停當開立禁革條制奏來定奪通行各鈔關遵守以除宿弊　欽此

欽遵查得嘉靖四年爲應

詔陳言以裨　聖政以回天變事該本部置立印信空白稽考文簿三扇發去該鈔關委官主事收掌令其逐日塡寫船料商稅數目差滿之日將一扇存留本關備照一扇委官收執一扇差人解部查考等因又爲陳言時弊以裨　國用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楊奬題該本部議行各鈔關委官自文書到日爲始於附近府州縣內行委佐二官一員與同撿鈔人役查收錢鈔不必另刷號紙就將原立稽考文簿一扇交付府州縣委官令將收過錢鈔眼同各役登簿呈報主事查見實數幷將文簿二扇即聽親筆於前件項下照欵塡註明白錢

鈔照常發府州縣收貯季終解部類進差滿之日
仍將簿籍三扇應存留備照該部俱照舊施行如
此而猶有不飭廉隅不惜名撿者是謂衣冠之盜
聽本部指實叅行吏部不待考察即時黜罷以示
懲戒至於皂隷門子書筭等項聽各該有司審編
照常額送役不許自行收取更換致生物議仍要
嚴加訪察如有積年充當及各項作弊情由徑自
拿送各府州縣問罪發落抽分之時各商裝載薪
米并自用物件不得一槩混抽等因嘉靖七年五
月二十九日本部尚書鄒等具題本年六月初二

日奉
聖旨是各鈔關收受商稅船料雖稽考嚴密而宿
弊實不能盡除差去官員亦多苛刻取盈往來多
怨今後務差老成廉靜的去嚴加關防覺察若再
有貪酷不惜行撿的你部裡便叅行吏部不待考
察就行黜罷欽此又爲改收榷稅以便商民以濟
國用事該巡按直隷監察御史魏有本題該本部
議擬合無行令各該鈔關委官主事將經過軍民
船隻應納錢鈔自嘉靖八年十一月初一日爲始
照例每鈔一貫折銀五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傾

瀉成錠轉發各該附近府州縣官庫收貯按季差
委經收人役依限解部轉送 内府内承運庫交
納等因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
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議照設關榷稅上以裕
國課下以通商民誠非細務雖飭躬厲治存乎其
人而救弊防奸當嚴於法顧
祖宗之所創制 今日之所規畫良法美意無以
復加臣等仰承
明旨因舊爲新謹將禁革事宜開立條件上陳伏

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鈔關主事着實奉行以除
宿弊等因嘉靖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尚書梁
等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便通行遵守
故違的着該地方撫按官查訪指實糾舉欽此
一出納官銀其弊有四或秤收之初不盡入官或
藏貯之處得以私取或傾煎之際隱匿多餘或
類解之時巧爲那換必須互相稽察庶得奸弊
可除合行各該巡按御史於所屬府州縣内選
委廉能佐二官一員每季一換每日赴廠聽鈔
關主事督同公平秤收當即封記完固送本處

府州縣收庫積至千兩仍同傾煎成錠鏨鑿分兩并委官銀匠姓名復寄該庫候一季已滿照數對查明白差官類解本部轉送　內府交納掣取批關銷繳其所委府官文書到日即便離任供事務要彼此前後交代接管違者治罪

一各關船隻往來原無定數而納料輕重舊有定規隨船隻計梁面之闊狹因梁面而納銀之多寡歲入之數固有可稽但日逐放過船隻收過料銀出給船戶收票俱有掛號簿籍止在鈔關收掌若不互相稽查亦難保其無弊合行各該

主事今後裝釘號簿每樣二扇并收料文票俱發彼處官司編號用印鈐記送廠收掌一扇委官收執遇有船戶納料就將船梁丈尺并料銀分兩明開票內仍照票數目填寫在簿掛號對同無差將票給付船戶收照每日分別船梁闊狹料銀多寡類算總數令收銀委官於本部發去稽考簿內逐一登記明白年終通將號簿發彼處官司收貯每遇起解料銀之時主事照稽考簿委官照掛號簿各開船梁丈尺料銀分兩總數申呈本部彼處官司內將原填號簿一發

印封就付解銀委官一同賫送到部逐一查對磨算無差方與類進如有不明聽本部指實參究治罪

一船料則例原以裝載貨物多寡為率後從簡便乃驗船梁闊狹定取料銀重輕大抵自五尺以上始権其料至有一二丈者但船隻大小不齊一丈以上者船漸大而料愈多一丈以下者船漸小而料愈少又丈尺外不無零數若逐寸徵末則所收料價算及毫釐一則驗船之時則例多端下人得以紊亂一則會總之際數易差失

侵剋難保必無合行各該主事今後丈量船隻務要躬親驗看不得信憑下人瞞官增減誆索財物其所收船料各照彼中原定舊例止以成尺為限此外若有零數悉捐以與民不許逐出科取致生弊端

一各鈔關止收船料惟山東臨清杭州北新關兼收商稅凡各處車輛船隻裝載貨物經過或彼處發賣各照貨物精粗定收稅銀多寡且有則例可遵合行各該主事出給告示曉諭商人每車船到關不許投託鋪戶徑自開寫貨物從實

報官主事督同委官驗看明白照例折收銀兩
出給票帖備開某項貨物若干收過銀兩若干
仍於印信簿內逐一塡寫掛號以備清查其類
筭摠數各另申呈稽考等項悉照所題船料事
理一體遵照施行
一各鈔關主事公差滿日俱相交代惟九江去京
頗遠風水多阻差滿主事恐誤批限輙先回還
一應事務屬之府縣委官攝政既廢百弊漸生
深爲不便合無今後不待滿旲到部預於四箇
月前　題差更替其差滿主事務候接管官員

到彼將錢粮文卷交割明白及應行事宜逐一
面授方離差所違者聽本部叅究雖有事故亦
不准理
一各鈔關合用筆墨紙張心紅油炭等項日不可
缺大約每月用呈文紙二百張價銀肆錢刷票
裝簿紙二千五百張價銀一兩五錢毛邊紙二
十張價銀一錢墨三塊價銀七分五釐筆四十
枝價銀一錢三分三釐心紅十兩價銀肆錢更
樓燈油三斤價銀七分五釐糊封皮麪二斤價
銀一分五釐煎銀炭一百五十斤價銀三錢銀
鞘鐵箍價銀二錢鑿銀錠字匠工食銀一錢共
該三兩九分八釐一年十二月共該銀三十九
兩五錢七分六釐合行各該主事每日於本關
發問犯人紙價贓罰銀內動支行所在州縣兩
平收買如有不敷就於船料銀兩督同委官明
白動支湊買應用就於接季解銀數內作正開
除年終一併造冊奏繳不許再行州縣動勞里
甲官銀買辦送用違者叅究治罪
一各鈔關書手門庫皂隷等項人役往多用積慣
市民爲害百端近雖查革宿弊猶存合行各該

主事行令該府州縣每關於均徭內審編門子
二名庫子四名皂隷八名隨照彼處審編年分
更替仍行該府每年撥吏一名在關書辦收掌
卷宗州縣每月送吏二名塡寫票簿計筭銀兩
務要嚴加禁約以肅衙門一應積年作弊人役
通行查革不許容留寬縱罪有所歸其商稅巡
攔地方摠甲如有生事害人者悉聽主事鈐束
拏送所在官司問罪
一各鈔關有無籍之徒專一招接船戶索騙銀兩
爲生每遇船戶到關引寫報單指以打點納料

多派銀兩誆收在手止將料銀煎銷上納其使用之數倍於正料内將一半分送在官人役一半入已俗有船戶落鋪戶一料成兩料之語船戶人等明知其弊但以往來必由之路慮恐結怨不敢聲言故於攬載之時多取商人納料等項銀兩甘心投託爲害亦多今給告示張掛曉諭今後商人顧寫船隻止許交與永脚工食所納料銀本商備辦足色銀兩徑自到廠照數親納不許船戶干預違者各治以罪

臨清増修鈔關記　　林璦

臨清天下孔道商趍而貨集思以抑之于是有關大司徒歲簡郎署之賢者督其稅辛巳秋莆田林君汝桓代焉君舉進士受今官三使於外德克才洽尤嚴義利之辨廉已而佐費故多所建置濬濬泉鑿之通州公田官椁作之昌平至是復闢直道自關放於河瀕水衝嚙而磚石固基三十丈上植下柳以植列階二十級階盡而坊坊入爲閱課水亭處分商賈東向其楹四側翼以室其楹各三出其南者曰達心亭延納賓客亦東向如翼室制益以樞牖三面折道而之西北而隙地爲廳西向如

曰誅水亭制戈戟鐵椎陳其前屬吏居焉扁其門曰廳事廳有重屋巋然中起則鼓音樓也高四等廣如之深強其半用安聖諭惡卑與褻故樓嚴潸刻于上謹扃閉于下得古人重門擊柝之意與越明年春二月丁酉成君勞予往視之予嘆曰一經晝而九德備用意其微乎天關道以正心固基以慎發其植以隆其節歷階以尚其漸由坊以別其險處分商賈則情僞明延納賓客則文儀聚佚下人則盡愛仰　聖諭則思忠之九者以心爲本而有序焉是故君子務達利以正心心正而後可履發而能節必漸漸者進也進而上然後知險知險者智也智以臨人故情僞明明諸内必見諸外故文儀聚而爲禮禮也者理也理存而仁具故次之以愛人行仁而宜之之謂義義必忠君故以忠終焉君聞而作曰嘻有是哉匪子孰吾知乎吾受姓同始誼宜記予曰諾遂記

新遷九江鈔關記　　王汝賓

關新遷者蓋其舊之不可仍有不容已而圖以新之也遷得其地而新得其人夫豈偶然之故哉九

江鈔關前此未聞也昉於景泰初年以國用不敷
榷舟稅以充之四方商舟騈集其地而關之地實
當合流會派之衝夫放船雖無時而越關則有禁
船之自西而下者收入小江之口最便惟北上而
候納者漫無依泊一遇驟風帆檣相擊立見傾流
往往然聲動地而關之厲商如此予自儒生時嘗
竊爲訐當其事者每以成規憚於改作嘉靖改元
辛巳予叨官于
朝明年壬午干地部事李君經有督關之行始得
悉以故諸之若未信然越三月夏予亦奉命便省

偕李君飲端溪署時暴風偶作予遂知有壞舟事
少頃吏報如料李君始知予言不謬而遷意決矣
會巡按御史程君啓充分巡僉憲王君崇慶兵備
憲副周君廣繼以謝君迪遇當一時議合符節同
往相基得今址於龍開河西海天閣北事定李君
陳利害并計所需走白司徒孫公謂今所遷關居
腹心船收兩腋自北上而候納者泊於龍開河獲
免衝激之患司徒公然之具
奏請得允遂移文以行之李君亟以冬十一月興
實遠近稱便者如出一口基始半而以期滿行矣

又明年代者員外郎張君君仁劄專督之值搬船
不及數多方處分日考月計而厥功成焉關前臨
江涯以木石交構扞水廳堂高廣來加舊前堂深
五尋許後少遜堂之前有二大門遶堂基如深旁
有小房數楹以處皂隸門外立二坊相向移鈔關
坊於中設鼓樓於左右其聳觀望基高地七尺橫
四十倍於高直倍於橫者半周圍以塞石爲牆約
四百餘武高近尋此關規制之大槩也至於所費
則取其羨餘夫役則出自五縣董之者則撿校蘭
棟通若提調前有太守王君念後有方君仕若同

知范曰初通判安曰節推官余曰世盛協力贊相
此關之所以成也予嘗因其事而重感焉前有欲
遷者方卜築而水弗果至是水不及岸者二年之
大木爲梁棟求弗獲忽有合抱之楠順流而下江
人樹舟得之數年關口一帶俱衝塌民居傾側關
路漸以不通即此數者無往而非遷就作新之機
也則關之興廢豈偶然哉工將畢張君以甲申春
正月丁卯遷聽政商民得於創見者皆喜遠害而
就安懽呼滿道亦足以見一時之盛事今君行矣
踵之者若欲因此關而推以新之則今日之遷豈

丑快斯民耳目而已哉張君以功成當有紀以觴
予予喜天人之協相且幸予言之有託也乃不辭
遂書以爲記

淮安戶部分司題名記　唐冑

楮於幣爲下劣然必專官以治之亦勢之所必至
也古者民不備物必藉幣以通融之珠玉爲上幣
金鏐爲中銅鐵爲下隨則以膚無纖後世俗侈而
幣輕且金玉難致而泉貝艱於致遠故自飛券鈔
引之法冉變而爲文會皆以盈尺腐敗之楮換寒
餒飢品雖劣而用實居金玉之上則安得不爲民

重之而設官以治之哉我
國家當元人窘悴之餘深爲民念宣德初始立關
稅鈔
詔旨丁寧董之以臺官繼之以部屬自九江滸墅
比新淮揚臨淸河西凡七所豈故襲漢人舟車之
酤征哉蓋以天下之人則弄鈔可行而民易裕矣
頃歲鈔輕而阻諸關乃收鈔直以入是昔之爲關
本因金玉之難得欲行易爲之鈔以便民今則鈔
未行以爲民便而又因以取民難得之金也豈設
關之意哉淮安板閘當四瀆之歸於陸關尤爲要

關立近百年矣官或以故不盡歲更不止乎百人
矣然無碑載可考不以勞僅於歲不足記則以恬
窮於日不暇舉矣夫謂之不足則自小其善不暇
則自苟其善尚何望其光前範動後觀哉正德壬
申南民部主事畢君自司其自重念此意乃訪諸
父老得所知者數人即碑以列之曰某歲某人某
籍使有一日之勞於斯者皆不泯是曰碑使後人
因得稽而議之曰某也何如某也何如有所激且
有所畏焉是曰碑之意也則所以體奉以裕民者
將有法外一分之賜豈但曰不敢小且苟吾善而

已哉君名廷拱字敬夫廣之番禺人早舉於鄉有
大志不通銓籍令始以進士拜斯官首晉勾南畿
軍儲諸倉甚有政聲未更而奪之此介已省人整
廢起科人士稱頌則所爲碑者將不在石而永在
人之口矣豈必籍此得托名於不朽而已哉予忝
鄉人而同有事於淮觀其志成而喜故於請記也
樂書之因以諗後之君子云

滸墅鎮鈔關部使題名記　劉爗然

周禮九賦斂財有曰關賦關有賦古也厥用待王
之膳服關門市掌其治禁達貨賄以傳節出之否

則擧其貨罰其人是在司關關有司職也王制關執禁以譏說者以為司徒之屬今鈔關隷之戶部脩古職也蘇之鎮曰滸墅
國初置鈔關領之郡邑夫著於令景泰初始以部屬分務示有專也其制周代者交蔵即古以歲之成質於大司徒從質於天子之制也其法重嘉靖癸未予承乏於此顧才不足以塞職深懼權利者府怨速謗者辱位逹其難而恃以無恐得以守官而克厥位必有司存𦂳余來斯尚書部取
僉旨檄以付之曰持廉秉公禁革奸獘臣職在是

矣敢不承乏以精白殫厥力而惟績之成然必有明徵以為之規漢人謂不善為吏視已成事晉諭也宋曾鞏氏亦以師已試而與自用者孰為得失葢事行有考也功有蓺也否則義不一行無類矣因稽諸前僚長逺者可述而志可望而知者雖靜躁不同趨舍萬殊要之情可睹也質而守之約而行之洩其過去其不及去其否以成其可人各有長事各有得顧予未能而頗學也維可者學之而已持衆美效之職其庶矣乎若然前寮長功斯地而德於余也善也善不可沒老泉謂平居聞一善必聞其人之姓名與鄉里所在以想見其為人此所以以其名而題諸石義也前此王人賓旅傳
朝命運貨賄勿關而饑者斛累踵繼展力而給之日薄務叢而為亦不足矣視此則不暇比歲歉逍梗而關寂無譁澹然無營顧可辭於執筆俾之不泯前緒無廢後觀時也恃且義在春秋法必書故記之余竊載名於上議隨加焉推心亮節在斯逢允雖術在斯斯石也不識有榮耀乎有餘戮乎尚賴公於議者夫議而能公人也所以公者天也記之以俟嘉靖甲申秋九月立

杭州北新關題名記　何塘

財者天下之大計也國脉民命皆係乎此故君子盡心焉太古之時上之用度甚節故取於民之法甚簡中古用度漸繁故取於民之法漸密觀禹貢周官之所載大畧可知矣然方其盛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商賈之征復時時有所縱舍民猶未甚病也降及後世山澤之利悉歸於官農之稅不止什一而其從事商賈者則已稅其貨又筭其舟車緡錢可謂取之盡錙銖矣民之病可勝言哉議者多謂商賈諸稅可罷宋儒范仲淹獨謂上之用度

說不可減與其取於農不若取於商猶不失厚本
抑末之意固非謂此法之爲盡善也蓋有所不得
已焉耳
國朝之於商賈既稅其貨又稅其舟船蓋亦依倣
近代而爲之者也浙省之物貨甲天下故四方之
商賈咸輻輳焉其貨稅船稅之出入往年止以有
司治之當道慮有侵尅之弊迺於弘治六年始請
命南京戶部員外郎或主事來監臨之周歲代去
然財猶賦也近則汚人故士之以廉潔自好者多
以厥任爲嫌稍失慎防則往往至於物議嘉靖二年

三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被　命至或以爲慮
君蹙然曰財者天下之大計也使人皆避嫌不理
將委之誰哉亦處之有道而已矣迺令稅課可酌
商稅及北新關船稅之所入皆寄於杭州府庫已
惟典其籍而鈎稽焉是歲薄征而稅入視往歲加
倍聞者僉謂君持廉革弊故能致此同聲賢之君
聞之愀然不樂曰此非予之意也歲入之贏縮在
商船之多寡近歲北方道梗商賈皆萃於浙故稅
入最羸若不察其然遂以是歲爲率而必取盈焉
則貽害於後日多矣迺具疏其故陳於當道聞者

以君識高而慮遠非常情所及愈賢之甲申之春
君以瓜期將屆念惟古人一登眺游覽之適猶或
題名以寄感於後况監臨於此經歷歲時而其人
之賢否得失不無可法戒者而姓名不傳後之人
何所懲乎迺稽案牘詢故老得監臨於此者凡若
干人皆勒於石虛其左以俟來者而闕其不知間
屬瑭爲文以述其意瑭非能文者也而財用之輕
重本末則頗聞君子之論矣謹書以歸之嗚呼仁
人志士其亦有感於此也夫其亦有警於此也夫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等處地方近
年爲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
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趁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
十四年以後山西北直隸并真保定等處軍民被
達賊驚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
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已前逃移在外年
久軍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
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萬
計近聞各處有司過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
不容在境潜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

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産業或係在外逃匠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不無激變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於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幷官員莊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幷空閑無碍田地如蒙

乞

勅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通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順天等八府所屬州縣等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卹其寬恤等項榜內應開寫者當悉照本部節次

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一面行移各府巡撫巡按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居處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通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

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卹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討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新附之戶籍增舊牧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緣係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理未敢擅便謹具題

知伏候

聖裁

奏急簡要以活饑民事　席書

臣切見今歲南畿地方夏秋旱澇相仍人民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或縊死於家或餓死於路父老皆言今昔無此各官已嘗具奏　廷議已下賑卹但饑民甚多錢糧絕少以此有數錢穀茲欲按圖給濟如汲一水以灑涸河徒有虛聲決無實補爲今日計先須分別等第酌量緩急以地言之江北鳳廬淮揚四府滁和二州爲甚江南應天太平鎮江三府次之徽寧池安蘇常又次之此地有三等難於一例處也以戶

言之有絶爨掐腹垂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嘗
一食得免溝壑者有秋禾全無尚能舉貸者此民
有三等難於一槩施也今賑恤南畿宜先江北次
及江南二等三等州縣可也賑濟戶口宜先垂死
次及可緩二等三等人民可也况今江北地方前
巡撫已去後巡撫未來受餓於本土者無可依恃
流徙於江南者無爲撫存臣等袖手旁觀目視其
死而已竊謂　君厚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
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
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有司倉庫既無

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通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
碍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奸至簡至
要可以舉行特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
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於一城不致散布諸縣以
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
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
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
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
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
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日備行各該州

縣設粥厰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
不分江南江北不分或軍或民不分男婦老幼一
家三口五口但赴厰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
一月中起至麥熟爲止以四箇半月爲率江南十
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
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
穀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南
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
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
通前糴米作粥餘銀各散次貧人戶總計用米不

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
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糜所賑有等不至虛費法
簡直而奸弊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
窮餓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
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
斃拯焚救溺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竊謂
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天下捨此而欲將
見在銀兩審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戳
者率至遺下死者乃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
决無能矣但賑濟專責事在巡撫今江北巡撫未

至所幸應天等處頗有巡撫尚書李　以臣署管
南京戶部嘗與臣等計議臣謂今江南流聚太半
江北之民民無南北皆
朝廷赤子今欲賑粥活民必如臣後擬合南北而
兼濟之此臣一念之愚也今論治者凡言制禮作
樂然後起人敬聽若曰作粥活民率厭聞也然衣
食足而後禮樂可興今使民饑而死雖日講射祭
冠昏日奏咸英韶濩何補於治哉臣為此議非徒
人笑其癡臣亦自知其鄙雖然此不得已為此下
策也必欲治平有具水旱無虞惟在

天子公卿上下一於恭儉節浮費裁冗食損上益
下重司農飭守令廣儲畜遇有凶荒開倉發賑此
堯舜三王之仁政也區區賑粥活民豈經世久長
之計哉臣竊痛目前若死者不可復救未死者尚
有可為伏望　皇上軫念民生乞
勑戶部再加議處速賜施行江南江北懸命待盡
之民得更生矣為此謹將簡要賑粥活民事宜條
具款目裝潢成帙專差辦事官陳敬賫捧隨進以
聞伏候
勑旨

論恤典事宜　鄭善夫

讀嘉靖維新錄竊想
新天子仁聖痛念海內久罹毒苦而曰自今與民
更始所以收天下之心者何物財者民之心也曰
十五年以前盡行蠲免又曰已准在官者准作下
年該納之數又曰嘉靖元年以十分為率俱減五
分伏玩　恤典是二年之內赦民財賦者半也何
者十五年全免十六年全徵元年減半此　恤典
正意也全免之中有已徵者若不准作下年全徵
之數未免是狡猾者稱幸也蓋以十五年民知有

赦故狡猾之徒或徵而不納或納而不全或三分
或七分今將十五年隨其已納多寡兌入下年全
徵之數納三分者徵其七分納七分者徵其三分
使其十五十六二年皆如元年民受五之惠方稱
至意迺今當事者或以十四年以前俱有已徵與
逋負者將准作下年該納之數一欵一置弗論殊
不知十四年以前民安知有赦夏楚之下其有逋
負者豈得已哉　廟議此欵甚有斟酌但曰已徵
在官本指十五年也卻不明言十五年准作下年
之數本指十六年也又不明言十六年此蓋一時

言不盡意處致使當事者疑似遷就不即將順其
美近者全徵之命或者上傷
聖天子之仁下傷萬民之心乎且僕聞之君子貴
從厚此
聖天子在上切切求治正吾輩行志達道時節縱
有　聖意未及處就如長孺之發粟亦得而行之
况恤典顯然如是乃以文法疑似之際反使民重
困乎若以處置軍儲爲計三年之内尚有五分之
徵倘以諸色已徵未解者奏補亦何不可只撥一
項製過餘鹽歲可八九千以補軍儲亦何不得寬

以全徵之意豈不以進貴之變乎進貴之變其旨
未全在軍儲向與見素公反覆極論致亂之由有
數端焉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食
盡去而民不亂其本謂何若以三月失糧便足致
亂則三邊健兒當先變矣三邊之卒至有二年無
食云何不變况八閩軍士征戰日少且有生涯若
處置得宜雖逋之十年保無變也今但談虎變色
而不探其致亂之本僕恐全徵之事舉行不但傷
萬民之心昔
孝廟朝有君無臣憂世者傷之

今天子仁聖正賴諸賢翊贊將順共成雍熙之治
千載一時也首先一事使
朝廷失信於天下僕恐有志之士不能無致恨如
孝廟特也僕自還山已分填委溝壑何幸復覩
明世有所見聞敢不爲知己者盡之倘賜采行不
勝幸甚

恤民之窮一　　丘濬

宋崇寧元年詔諸路置安濟坊紹興二年詔臨安
府置養濟院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於無告者往
往因事而行其置爲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於此

我
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
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贍養每人月
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二
尋又改孤老院爲養濟院其務著之於令曰凡鰥
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
按察司官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曰凡鰥寡孤
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
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應給衣糧而官吏尅
減者以監守自盗論不特乎此其後也又申之以

憲綱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之人俱收於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糧按月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噫

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於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竊惟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民不可數計有可拘於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甲鄰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為今之計乞

勑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乞食之人即拘集赴官詢其籍貫傳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民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愍民之窮二　丘濬

臣按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赤縣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之食日給米支錢以收養之我

朝於京府既立養濟院又於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煑熟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三石恩至渥也臣竊以謂兩寺之設日有所費然所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於作弊臣請東寺移於崇文門大街西寺移於宣武門大街人所輳集處每所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祿寺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兵馬官兵沿街趣召給與木牌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監視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肅清然此事關係非小　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垂首喪氣匍匐於周道之旁悲號於通衢之側輦轂之下耳目所及乃尚如此何以示四遠之觀瞻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

聖明降勑諭榜於通衢付其責於巡按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匍匐悲號於道路者坐以違制之罪

愍民之窮三　丘濬

臣按先王之於民也制為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為葬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葬有不得其葬者則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

聖祖於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水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地設爲義塚以爲瘞葬之所

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　勑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恤民之患一　丘濬

臣按饑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東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之當時和歲豐之時雖

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頸受刃而不肯與者一遇凶荒口腹不繼惟恐鬻之而人不售故雖十餘歲之兒僅易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偕亡而無益也然當此困餓之餘疫癘易至相染遇者或不之顧縱有售者亦以飲食失調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餓莩盈途死屍塞路有不忍言者矣臣愚竊以爲唐太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之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莫若遇飢歉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爲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爲率量與所賣之人以爲餋贍之計用其所餘之貲以爲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新名傳送邊郡編爲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詭死者紓丁不如此既得以全其性命又得以濟其父母內郡不耗邊城克實是於救荒之中而有實邊之效或者若謂

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從出今江南之人有謫戍西北二邊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待後於江南民戶有隷戎伍於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其尺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隷近衛如此則除一

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紙數還官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或曰因飢募兵古有其事歟曰富弼在青州因飢民募軍萬計史可考也

恤民之患二　丘濬

臣按朱熹有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竊發之患何嘗不起於飢餓呼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是以先王於民也備之於未荒之前救之於方荒之際而又養之於已荒之餘誠以禮義生於富足一旦饑餓切身吾民無所倚賴或遂至

於犯禮越分非獨慮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或以蕩也是以太平無事之時恒爲亂離反側之慮豐登有餘之日恒爲荒歉不足之憂此無他天生人君以爲養民之主必體天心以安民生然後有以保其位也不然方其無事之時吾則資之以爲用及其有患之際吾乃棄之而不顧是豈天之意哉亦豈君之道哉是以古昔盛時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十年通計之則餘十年之食矣今不能盡如古制臣請以在倉之米失入平出之餘逓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爲備豫之數

歲抄計用之時量入爲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並爲定制凡藩府州縣民間詞訟屬戸律者如戸婚田土坊塲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歛民以爲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常年則依例換陳以支荒歲則別行關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羨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斷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大抵備荒之政不過二端曰歛曰散而已有以歛之而積

久不散則米粒浥腐而不可食有以散之而一切不歛則倉廩空虛而無以繼守者有破産之患貧者無償官之資有司苟且具文逭責往往未荒而先散及有荒歉所儲已空飢民有虞後患者寧流移而死亡不敢領受甚至官吏憑爲奸利給散之際飢者不必予予者不必飢收歛之時償者非所受受者不必償其弊非止一端必欲有利而無弊莫若盡捐其民不責其償之爲善然又慮夫氣運不常豐凶莫測徒有散而無歛後將無以爲繼宜計所積之多少料民産之有無積苟有餘不責其

償可也若或土地之偏隘人民之衆多遇有凶災難於取其賑飢之後豐年取償可分民爲三等上戸償如其數中戸取其半下戸盡予之又於戸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例別立一司添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百穀收成之候藩府州縣將民間所種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通申一年之數兼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戸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

以爲備或招商賈以之市或請於
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
爲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爲先事之慮裁
歲而襲其常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
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若夫臨事而救之之術者
臣已於各條之下委曲而各爲之措置矣雖然此
皆其末也若夫本之所當先者則朱熹所謂爲政
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
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鮮終不濟事伏惟
仁聖體上天付託之重廣上帝好生之仁常存哀

矜惻憫之心弘布蠲貸賑卹之政非獨以恤民患
蓋所以固邦本也天下生靈不勝大幸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四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禮部儀制上

總論禮樂之道　丘濬
禮儀之節　丘濬
進大樂律呂元聲書　范永鑾
論元聲書　楊廉
王朝之禮一　丘濬
王朝之禮二　丘濬
禮儀定式後序　劉三吾
奉三江先生論禮書　夏良勝
題禮儀事　賈詠
石彪失儀彈文　張寧
宗人府題名記　孫清
題傳奉事　倪岳
保全宗室疏　馬文升
王府喪禮議　彭韶
題處置地方事　項忠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林俊
題定禮儀以一典章事　毛澄
奏爲陳愚悃以隆聖治事　汪鋐

條陳事宜以重脩省事

定親王繼封併行查勘疏

稽古典以備採聘事　殷尚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五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禮部儀制上

總論禮樂之道　丘濬

臣按宋儒朱熹上疏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等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過習爲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缺也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迄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問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缺而亦未能具也臣觀朱氏此疏所謂以儀禮爲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爲傳者雖不見用

於時而其徒黃榦楊復、蓋已私輯之以爲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呂新書也今儀禮經傳通解兩雍有刻本已行於世而律呂新書亦樂間已載性理大全書中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得表章於

聖世臣竊聞　開國之初

太祖皇帝不遑他務以禮樂爲急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典禮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廢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容或有未足以當

上意者當時雖輯　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全書焉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今承

六聖百有餘年於玆矣所謂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玆其時歟

禮儀之節　　丘濬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昏賓射以爲禮也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汙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徧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　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　命掌禮大臣彙爲一書以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進大樂律呂元聲書　　范永鑾

遵爲正大樂以復古樂事臣考之自秦分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古若良有以哉臣師已故先任桂陽縣儒學教諭後陞思南府儒學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

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証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以正宮聲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昭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編著垂成而天不假年殆將泯沒不傳矣其兄前廬江縣知縣李元憫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江西按察司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

曾聞其槩適互爲校正成帙因其舊名曰律呂元聲示臣臣竊念本以膚淺於此理茫然莫測其微與今得是帙而觀之恍若有得或者大樂終不能晦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又拳拳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歟臣思不爲之表白焉則文利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正否治道之汚隆終無以考驗矣乃謄寫上　獻如蒙乞
勑廷臣再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於大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誠千萬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於天地間矣然係正大樂以復古樂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并寫完律呂元聲一帙專差承差焦明赴親賫謹題請
旨

論元聲書　楊廉

承惠寄校正兩山先生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并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

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同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此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

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
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
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
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脣之聲
諧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
可謂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
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
呂至大蔟減三分奇大蔟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
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
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

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
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
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
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
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
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
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
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
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
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

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其得處
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
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
見歙人鮑泰希上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人槩氣
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
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
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
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
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趂天之
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

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筭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相
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
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皆不得其
傳審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
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勲命羲和之盛舉
惜無以二書獻之
闕下其所係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
律呂筭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筭舉例然不

過爲二家之註脚亦終於聚鐵鑄錯耳庶於李古
窺見一班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與
執事之見綮也鮑昔并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
處幸有以教我不宣

王朝之禮一　　丘濬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
朝自
祖宗以來至於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
王所無也每日晨興　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
西侍鳴鞭畢鴻臚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

侍立翰林學士侍　御座左錦衣衛官夾陛西立
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北立鴻臚官
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於鴻臚寺報名至日
先赴午門外俟百官叩頭畢鴻臚卿對　御前宣
奏姓名員數於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
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人於
御前面奏請
旨該司官出班承　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
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　旨
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
境所遣使臣　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
官新陞者及在外三使來朝赴任者面叩頭畢鴻
臚卿唱奏事畢群臣俱側身向　上立鳴鞭畢
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殿閱章疏日率如此
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
朔望　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
班侍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　上出奉天
門視朝如常儀臣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
仗入閣等名目或失於粗略或失於煩瑣惟今日
朝儀酌古準今實爲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

太祖高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尊卑體統多未
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禮部尚書李原名
等會官著爲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
參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以時之
便遂襲以爲故事旁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爲
言後來者因以爲當然者亦或有之竊觀前代朝
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
可考也乞
勅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
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年間

以來事例詳加講究檃括節潤畫爲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趨辟世世得以遵守永爲定制云

王朝之禮二　丘濬

臣按此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

朝禮儀視前代爲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右左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陪祀官宴於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外俟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俟

上飲訖乃起即簪花卒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群臣則殺其二每歲三大朝賀及

郊祀禮成行慶成禮凡四舉爲遇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臣竊以謂正旦長至遇故免宴可

也惟

萬壽聖節天下藩服重臣親賫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望一霑醉酒飽德之恩請命禮官舉行之

禮儀定式後序　劉三吾

萬方之所承式在　京師京師之所承式在朝廷所謂正朝廷以正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也

皇上奄有四海君臨天下以來治定制禮上之

朝廷有儀注次之京兆又次之外府州縣有洪武禮制中外奏行亦有年矣乃者

皇上萬幾冗隙載命禮曹與爾廷臣群定朝儀繁簡適中以聞尚書臣李原名侍郎臣張衡則如旨條奏即日復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左春坊大理寺群臣等　面折厥衷惟允已乃以頒示永爲定式其條朝參入筵宴二出使三拜禮二公座司屬見禮公聚序坐三官員相遇引避八常從儀從一以至傘蓋冠帶服色器皿鞍轡弓矢屋舍床榻之類悉依品從毋敢踰越比禮之常經然也中間拜禮先稽首四拜後叩首一拜爲見

君上之禮拜止於四爲見　東宮各親王之禮見
父母同四拜禮見親戚官長止兩拜禮如官者非
隨從公侯駙馬其自出入者遇文武百官須下馬
讓道其承　宣召以下數事遇應避之官不避及
司屬見禮應避路者有親戚尊卑之分聽行私禮
此則禮之從宜者要在本乎常經合乎人情而已
總之則朝參第四條於
聖諭教戒毋放肆怠聽思爲省身克己之道其諸
條中最切要者大槩能以
聖戒存心斯能於臣職無所不用其心矣豈但遵

奉儀式而已哉

奉三江先生論禮書　　夏良勝

良勝向以罪重責輕閒居屏跡袛奉
明詔滂洗可圖雖哀痛慘惻攀號莫及而私念隱
度諸所更化誠爲善治又計積德維久而明良契
遇實應昌期首清令聞如執事者又當邦禮之寄
故知天下將有興禮之治不獨法制脩明而已也
是以遴　命就條於職百未一舉而汲汲皇皇謬
以議禮爲第一義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亦謂禮失而求之於野將有獲焉者也況慶

萬壽聖節人所以事君之禮莫大焉而以忌易曰
誠禮經有所未脩而當代典章所創見者是故識
淺未免於懷疑而思苦未能以自得執事謂有所
未悉是誠然也蓋良勝強學書生所服者古訓也
忝厠人臣所守者　今制也是宜未能悉也顧以
其事大其說斯長乃敢并布所聞以陳左右亦取
正有道因所未悉而求以盡悉之也執事其俯聽
之竊意我
朝以
萬壽聖節元旦冬至爲三大慶禮俱上　表賀元

旦冬至南京并在外各衙門止遣首領官類進惟
萬壽聖節　親王方鎮例不擅離襲封衍聖公與
南京守備官堂上官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方
面官直隸府衛州所等衙門俱佐貳官及朝鮮諸
國使臣各於是日齎進是禮儀隆備較之元旦冬
至尤爲重大上有祝於君釐下有安於臣節大有
通於天下遠有及於四夷悠久以行於萬年而傳
於萬世故曰人臣事君之禮莫大焉此也或謂言
涉諛妄是則宜然良勝初亦未敢自以爲是亦乞
下　廷議各盡所見以求至當但諛妄云者亦在

別白何者爲曲證訓典何者爲鑿空臆說何者於
理道有違何者於章程有碍而後可自省也傳者
議禮如訟固有未能合一者然必貫通於情義而
後可常行必博求於古今而後成定論況疑事毋
質直而勿有如銓選吏部職也京堂則九卿會推
刑獄法司守也疑獄則多官議決大禮疑義未可
視以爲未事專以爲家事膠定於一人之見懸斷
於倉卒之際遽以爲定禮而不容有異議者也良
勝故謂欺禮也　朝廷之禮也凡在　朝廷之臣
子得而議也通行於天下天下得而議也事關夷

狄夷狄得而議也書之史冊以垂萬世萬世得而
議也獨自愧學不足以充其心詞不足以達其意
爾然所引據忌日之謂父母忌日不樂卽遠有終
與曾子問荅皆禮經之本無疑者或者適曰旅見
廢禮蓋適然事與議成禮者不類然大廟火后之
喪雨失容謂之適然可也至於日食則日月之行
有常度精曆筭者所能考也緞官失之分杪度數
容有不同未聞幷日而差者也至於指摘詞語謂
或非禮經全文或易原文一字則孔孟之斷章取
義與文字家之會文切理皆非也每一事而必附

數義爲備禮有三千三百之目雖充棟禮文不足
以盡而先儒謂易以每爻但該一事則亦止三百
八十四事而已也司馬公謂欺天下不通文義者
良勝初非較文之志是則不敢深論也比擬
經筵事理廻近時
廟堂之議輔養　君德誠爲重典而所執論者亦
謂服緋衣與宴飲視
聖節禮儀舉行疏密關係重輕亦足相當君不以
忌而簡禮於臣臣欲以忌而廢禮於君彼此相形
恐非可繼可傳之義祭取諸幽古有明訓令

太廟時享孟春孟夏孟冬皆於午後行禮孟秋則
以時方入伏暑氣欝烝至午而牲牢色變因改蚤
祭沿襲而行非初制也故謂忌祭可移於午後者
實昉於此況禮有據經而守正亦有適變以從權
湯崩初喪也伊尹以冕服奉嗣王祗見厥祖成王
崩未葬也召公畢公率諸侯入覲康王君臣皆冕
服群公聽命而王釋冕反喪服君薨而世子生太
祝裨冕奠幣告于神仁宗章獻幸慈孝寺大臣魯
宗道請後大安輿謂母有從子之義事關大禮在
父母間猶然也而況服親盡之忌乎　國初忌辰

典章無所於考自　奉先殿立而後致祭[illegible]
太宗文皇帝於
高皇后忌辰先期二日極致哀思以生母也亦謂
孝道當自盡其誠弘治十四年奉
孝宗皇帝旨今後遇忌辰朝參官不許穿紵絲紗
羅衣服則臣下以忌辰易服廼始於此然正月初
三日
宣宗章皇帝之忌辰如遇奉祭祀許穿紅衣服奉
有
明旨三月初一日

孝肅太皇后之忌辰朔日不廢陞殿百官四品以
上俱用大紅公服至　親王薨逝及有名德大臣
之喪則輟朝不鳴鐘鼓忌日既鳴鐘鼓朝儀如常
止易衣帶比論數端視
萬歲聖節禮儀輕重懸絕不待智者而自辨或者
曰
高皇后不祧之廟與父母等然廟之不祧以
高皇帝功德在萬世也凡　后皆爲祔廟之主未
聞以后德隆盛而不祧者也今日同特輔相之勞
不知視　淳皇后篤生
聖祖之功果孰爲大前者不以　淳皇后之忌而
易日　經筵茲者以
高皇后之忌而易日
聖節良勝蓋有所未悉也或同生日不樂古之英
君有行之者是則出於主上之至孝念及劬勞宣
示中外通免表賀而後爲稱非臣下所可取必於
上而行之者也夫以
聖皇歷服嗣統重忌以成其孝避慶以成其謙真
盛德事故今日禮儀誠有難於獨斷者是在臣子
所以自盡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今中外

臣工有於父母之壽而以先代之忌愀然以素服
侍之縱曰得禮不知可以安其親之心否也此良
勝所謂未之能安者也是以昨者頓易衣帶果出
臣下不謀而同則在廷議必有不能安者也
主上亦有未能安者也人心之安天理之正也禮
者天理之節文也則儀禮之疑者不於是取衷也
哉所可惜者慶不成於禮忌不盡於情蓋有所未
能安者也仰惟執事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
益固論思之本懷也所斷度者不泥於常情審於
誼所考據者不狃於故案求諸經所聽納者不限

於名位析諸理　堂堂天朝豪傑滿廷而謂無足
與議者乎宋史載德明請粮群議不決而王旦請
具於京師令其自取遂使夷狄愧服謂朝廷有人
今之議者
朝廷一代典禮又不特請禪事也良勝往歲侍校
文於南宮則同事也執案於銓曹又故吏也同而
不果於自異故而何敢以自踈故不得已而有瀆
啓也亦圖所以自盡其心也非敢必求其說之勝
也謹啓

題禮儀事　賈詠

照得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萬壽聖節例該文武百官先期習儀至期各俱朝
服行慶賀禮案查正德十六年嘉靖元年俱值
武宗皇帝服制未滿節該本部具題禮宜從簡百
官各具錦綉衣服于　奉天門行五拜三叩頭禮
高皇后忌辰又該本部處恐
皇上初繼大統又值大喪若於是日行禮誠恐
聖心未安故暫有先日行禮之議續該吏部署員
外郎事主事夏良勝奏稱
萬壽聖節遇高皇后忌辰先一日行禮是

皇上誕膺叶祥爲
九廟之主爲萬國之　君終無當日行禮之慶則
中外臣工何以盡水木本源之義而四夷酋長何
以輸贄貢向慕之誠禮文有曰君子有終身之喪
忌日之謂也忌日謂父母今凡忌皆不廢朝儀獨
於衣帶不忍從吉則輕重亦可稱量近時覆議經
筵事理月可三行者也尚不欲以忌廢之
萬壽節歲一舉耳而更欲簡廢當有以求其故矣
且廟祭于陰特取諸幽之義欲俟喪服告終仍于
本日夙興行慶禮于　殿陛午後舉忌禮於　宮

中等因該本部覆題俟嘉靖二年六月禫祭之後
恭遇　萬壽聖節文武百官慶賀儀節悉用全禮
等因隨奉　欽依是欽此今照
萬壽聖節在邇伏惟
皇上自登大寶二年有奇二次　聖節俱因喪制
未行全禮兼以忌辰暫移先日臣等百官不勝瞻
戀竊意我　朝以
聖節元旦冬至爲三大慶禮俱上　表賀元旦冬
至各衙門止遣首領官類進至於
聖節惟　親王方鎮例不擅離其襲封衍聖公及

南京各處都布按各差堂上官直隸府州衛所各差佐貳官并朝鮮使臣俱於是日當進比之元旦冬至尤為重大上有祝于 君臨下有安于臣節大有通于天下遠有及於四夷悠久行於萬年而傳於萬世人臣事君之禮莫有大於此者也豈可屢歲不行全禮而終身不於本日哉是日雖遇
高皇后忌辰緣既不可以忌日廢經筵亦豈可以忌日廢 聖節但云夙興行慶禮午後行忌禮似以畢先奪恐難舉行今凡遇 郊社之祭及孟秋時享俱於本日未明之先行禮畢事乃出視朝若

準此故事本日夙興先於
奉先殿行忌祭事畢出朝以受慶禮似亦相應及
遇
孝惠皇太后服制雖尚未滿緣奉有 勅諭于宮中服齊衰期年則情可以禮制事可以義起而慶賀禮儀所當議行者也合無今次
萬壽聖節文武百官於八月初七日初八日赴
靈濟宮習儀初十日各具朝服慶賀悉用全禮惟復別有定奪伏乞
聖裁等因題奉 聖旨行禮部裡再議了來說欽此

欽遵臣等仰惟
皇上孝心純篤出於天性意以
孝惠皇太后期喪未滿不忍盡從吉典故令再議臣等備員禮官敢不仰體孝思從箭議擬合無先期暫免習儀至初十日夙興于奉先殿行忌祭禮後出 朝受賀仍免鴻臚山呼舞蹈等禮請
皇上服黃袍御奉天殿錦衣衛設鹵簿駕如常儀鳴鍾鼓鳴鞭教坊司作樂文武百官具朝服先行四拜禮致詞又行四拜禮表文綵段暫免宣讀陳設送內府交收未敢擅便嘉靖二年七月十九日

本部左侍郎賈 等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石彪失儀彈文　張寧

臣惟見君而不知謹者斯為背禮知罪而不能懼者幾於怙強背理者敗常怙強者無忌有犯於此難宜於刑切照定遠伯石彪本以疎庸夙承叙蔭頁由微績超至大官德盛生成已過尊崇之分恩深豢養常懷犬馬之勞奈何無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邇因有疾
皇上待極仁恩聽行調理視同休戚不責朝參乃

於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既病痊而入覲當加敬
而不忘及禮畢於外朝合侍班於中禁豈期本官
處身不撿致令幞頭墜地已無加敬之誠及禮畢
不入內班又失常朝之禮御史糾劾而不在
皇上寬宥而不知先雖過惧後實怙終臣等切聞
古之人臣見君君適路寢然後敢退豈有上方視
朝而敢背理自便者乎又聞諸侯朝王或內袒告
罪豈有明知所犯而敢怙強自縱者乎即事原情
法當無赦懲一戒百理難曲全伏望
皇上以法斷恩以義制事將本官拿送法司明正
其罪以昭　國典緣係應議官員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宗人府題名記　孫清

題名志不泯也史之義存焉夫事存於跡則沿革
所由考道存於人則臧否所由考其不泯何也然
世久制度或失其詳人遠傳播或非其實則題名
紀重有賴焉我
太祖高皇帝建宗人府以主睦宗親族之事制以
親王之長主領府事其次則宗人令左右宗正左
右宗人階正一品以勳舊大臣佐之凡玉牒泒演
支族親疎立嫡請名章奏文移必關歷而後行焉
故宗人府列府部諸司之首其載在　祖訓及
大明官制者甚詳洪武間沿革不可備考永樂初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宗人府為行在命駙馬都
尉永春侯王寧署府事而宗人令宗人正宗人諸
員皆洪熙宣德間皇親武定侯郭玹專署府事至
正統三年始建府治於吏部之北在東公生門之
南革去行在二字以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瑛掌之
自是遂為定制矣景泰天順中太保寧陽侯陳懋

以皇親掌之成化改元駙馬都尉石璟掌之已而
勑遣璟奉祀孝陵乃以駙馬都尉周景掌之弘治
乙卯景卒
孝宗敬皇帝命駙馬都尉蔡鎮繼之鎮方正才敏
諳習典章博達文雅推重公路蒞事之餘留意規
畫悉加釐正如知印貼書吏典廄經庫藉及印色
紙劄皆請於　朝創為之制府治堂階廨廡翼室
以及基阼行馬悉增脩建置規摹煥然仍請給待
漏寓直之置立公會之簿嚴文卷之籍省革吏員
斯代之弊勒之於石永垂久遠嗚呼可謂審沿革

之宜而善於守哉矣且夫作者之善則統緒之因
相要於無窮然者之善則恢貢之功有光於既往
公以貳館之地際寵擇之任旁稽遠紹無所承襲
而事之建置多其創始此其謀猷宏遠垂法深長
真可以貽下代之觀豈不昭然備具大過於人者
哉題名之舉托之貞珉而府治開建之始王領相
承之任燦然備具考制度於沿革之原察善惡於
勸懲之下豈獨有益於傳信之實而已乎然則題
名之記不可以文字之常而槩論焉者也都尉公
之爲慮遠矣公字孟陽鳳陽定遠人別號桌軒尚

英宗睿皇帝第三女淳安大長公主讀書舉士爲
一時壽俊之美云署事請公姓名履歷詳書于左
而虛其次孫清宗人府記

題傳奉事　倪岳

弘治八年七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鄧敏傳奉
聖旨
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　崇王欲
得一見便寫勑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
外中外臣民伏聞　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
一時人心竊以　朝廷舉事必須上揆
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臣等節於弘
治二等年月不等會同中軍都督府等衙門掌府
事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等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王恕等累經會議　崇王來朝揆之天時
人事俱有未便緣由奏蒙　聖恩俯垂俞允俱免
王來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又非前議
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平日
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爲洶湧必異常

時　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大震驚之患
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
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
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殆三之二其爲艱窘
不言可知　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
億之費無所仰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大震驚
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
二也況二年之間　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
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
于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

若加以　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心驚疑送往迎
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
也此皆切於今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豫爲之慮
者伏惟
皇上欲以仰承
聖祖母慈愛之情尤必先念
祖宗社稷生靈之重委曲奏請暫免來朝此則天
下之公義而非可以一時母子之常情論也且
親王來朝因有　舊制然自洪熈宣德年間已鮮
舉行

英廟復辟之初一　詔襄王來朝固以篤親親之
誼實以慰嫌疑之心由今而言已非常例况今天
下奏報災異驚駭見聞禍變之生誠未可測正宜
上下交相脩省用回
天意　親王與國同休尤當愼守封疆以固藩屏
豈可輕動重貽憂慮伏惟
皇上至孝通天誠敬篤至是以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享天下之養萬壽無極　崇
王親愛所託恩禮隆重亦無以加今果奉　命來
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别則難免眷戀不
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厪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所有　崇王
來朝事體重大關係非輕臣等苟有所見不敢緘
默伏望
皇上追寢　成命請命
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别遣親信内臣厚賫賞賚往
視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臣等冐瀆
天威不勝悚懼俟命之至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弘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本日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

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了罷欽此後復奉
旨免王來
保全宗室疏　　　　　　　　　　馬文升
臣切惟親莫親於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宗室奉藩循禮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親
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　祖訓者　朝廷黜
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成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
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
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
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愛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

鄙嚮彼所爲候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
譏之甚一則事干　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
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怨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
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
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
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
比封建諸王藩屏　王室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
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爲鎭國將軍以漸而降
世爲奉國中尉　藩王府內設承奉正副各一員

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
正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
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
奉祠典寶紀善良醫典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
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
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
嚴　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　王讀書
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又被
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　秦晉蜀襄淮
德吉徽崇等府外　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外

其餘　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
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
其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
出入尤無禁治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
屬或族屬頗疎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
官員不敢諫正其鎭巡三司官懼其捏奏欺侮難
間動輒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
潛畜異謀而悉逞不道者有強擡軍民子女而打
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致成仇敵者有寡取外
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姦用者甚至宮

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有潛入樂院宿娼
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不足欠負於
人鞍馬全無徒走於市雖有祿米難供其浪費矣
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遺
祖訓事干　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
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見醜惡之事傳
之中外聞之天下又恐史冊書之貽譏後世誠有
玷於　朝廷若使原設輔導外官內官各得其人
早爲諫正藩府親王皆爲戒諭鎭巡等官預爲具
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

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
勑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
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缺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
名仍乞　勑司禮監於相應內官內使擇其老成
讀書者具奏照缺給賜前去以後有缺具奏除補
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
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
賜內使二名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
紀善伴讀教授乞　勑吏部今後有缺務要訪察
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為未

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事情
重者如再不聽密切具奏其　郡王所為不合禮
度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情
輕者降　勑切責若事干宮闈重者差內官　皇
親前去體勘至日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
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專
罪輔導官員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
自無過舉其　藩王府輔導官員亦要日逐請
王於書堂內講讀經史王子王孫亦要講誦習禮
著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為者各府郡王自行禁治

若　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
官將所為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　請區處
其　藩王府選用妾媵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
名數不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
許強買民間子女　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
准事例名數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
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調遠方
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
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
博誆哄及擅入王府教誘為非者事發邊遠充軍

邑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於此臣
叨任大臣每見　宗室所為不善事露容之則違
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切憫之故敢冒昧上
言伏望　聖明留意弘治九年四月初六日具題
奉　欽依是該衙門知道欽此

王府喪禮議　　彭韶

一伏見
祖宗以來凡親王郡王薨逝聞喪祥禫等祭各遣
使臣一員致祭於國所以篤親親之恩禮之大本
也然其時藩國數少行之為宜今宗枝蕃衍吉凶

事殷而使臣絡繹於道似當變通合無今後藩國
若有喪禮除親王依舊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致
祭一次其他祭乞遣本處官行禮則親親之恩亦
不失矣　前件各王府郡王薨逝聞喪至禫除祭
祀俱例該差行人賫捧祭文前去致祭今奏前因
照得近年以來各王府遣祭官員委的絡繹於道
往來不絕人夫勞擾合無今後遇有郡王喪禮除
聞喪七日百日下葬照舊遣官一員致祭其餘周
年二周年并除服祭祀就遣本處布政司官行禮
庶不煩擾

一伏見
祖宗以來凡王國母妃之喪俱遣內臣一員致祭
於宮所以嚴內外之辨亦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
國既少內臣又未出鎮方隅宜自中遣今宗婦衆
多各布政司各有太監等官鎮守而又勞內臣跋
涉似當稍更合無今後藩國若有內喪除無鎮守
官去處依舊外若有鎮守官乞差本官行禮致祭
則內外之體亦不失矣　前件親王郡王妃病故
俱例該遣內臣一員前去致祭今奏前因除藩國
內喪無鎮守官處依舊遣內官致祭其言有鎮守

官之處就遣內官行禮一節未敢擅便定奪
一近年奉到事例凡塋葬夫婦同穴故王國遇造
墳塋不分夫婦先後一體兼造甚便於事但初造
之時工費浩大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監修選擇
蓋得卹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壙之際事成位定全
不費力而猶具數差遣徒見煩擾合無今後有開
壙葬者乞免差官只令本處上司官提調及陰陽
學擇日不妨卹典　前件奏要今後開壙免差官
員已行工部再行具奏外所據選擇陰陽內除親
王并妃照舊差遣外郡王以下合就於本處陰陽

學選取諳曉地理陰陽人差用
一工部力字六百三十號勘合前事屯田清吏司
奉本部運送該本司案呈准禮部祠祭清吏司手
本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彭韶
奏一本內開近奉到事例凡塋葬夫婦同穴故王
國遇造墳塋不分夫婦先後一體兼造甚便於事
但初造之時工費浩大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監
修選擇蓋得卹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壙之際事成
位定全不費力而猶具數差遣徒見煩擾合無今
後有開壙葬者乞免差官只令本處上司官提調

及陰陽學擇日實與血典不妨等因具本該通政
司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連送手
本到部送司查得天順二年三月內該禮部議葬
之說原無定例但夫婦同穴於禮爲允近來文武
之家例該諭葬諭祭者或泥於陰陽風水往往各
擇地段另造墳塋重起享堂不惟勞民傷財抑且
有乖禮度合無今後文武大臣官爲造墳者若夫
故在前則幷造其妻之壙妻故在前則幷造其夫
之壙繼室則附葬其旁夫婦先後亡故止與其造

墳塋一所同一享堂不許另造庶使民得省費而
事不失宜等因題奉
英宗皇帝聖旨是合葬本古禮今後爲親王以下
造墳一體遵行欽此欽遵已經通行遵依凡遇親
王以下薨逝及文武大臣病故不拘夫婦先後俱
各差官幷造其墳甚爲簡省便益其後開壙合葬
往往又行乞恩差官似爲重復煩擾未便令該前
因案呈到部參照按察使彭韶所言要將今後凡
有該造墳塋享堂已經差官一併成就完備及後
開壙之際止令本處上司提調不必重復差官一

節所言誠爲有理合無准其所奏今後凡親王以
下薨逝及文武大臣病故曾蒙恩典差官造有墳
塋享堂者除親王幷妃間擴照舊差官外其郡王
以下不拘夫婦薨逝在前已經造有墳壙在後故
者止令本處上司查照先行事例量給工料開壙
合葬術葬該用明旌照例成造責付該來人員
順賫前去應用其文武大臣不拘夫婦亡故在後
就令本家開壙從自合葬俱不必差官重復擾民
如是則禮有定而事不煩矣緣係陳言事件及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具題成化十三年

九月二十二日本部尚書王復等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欽此
題處置地方事　　　　項忠
欽差總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項忠題內一
件遷郡王以省轉運切惟陝西邇關中屯地屯駐
軍馬比之別處數常加倍本處額徵稅粮馬草子
粒有限供給不前每年戶部送江南諸處折粮銀
十萬兩河南送大布十萬疋前來轉用備勾支持
未見充足一遇邊方有警奏開鹽粮等項緩不及
事未免勤勞軍民見丁僱運粮草父去子來車推

牛斃苦不可言臣等會勘得平凉韓府及寧夏慶
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
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今歲用
祿米該五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群
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二
府轉輸腹裡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
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先年該陝西巡撫官建
言要將各郡王府照依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
事例那移腹裡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議奏
定奪緣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使早量遷移

人民庶免萬石轉運則受惠多矣若待豐年議奏
定奪公文轉展事終難成如蒙乞勅禮部奏行各
府長史司各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裡迤南
見有府地及水次便益易於供給去處奏請遷移
就祿益厚親親且將存省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以
固邦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為便益
等因具題欽奉
聖旨該部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又該總兵官
都督同知劉玉亦奏前因通抄到部查得通該襄
陵王奏稱平凉城池窄狹土地所出有限要遷江

西湖廣地方居住本部議得各處人民貧困遷王
府係是重事不無勞擾軍民候豐稔之時定奪天
順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本部覆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行該府知會去後復該襄陵
王奏稱子孫數多平凉城池窄小不通舟揖民間
轉運艱辛要乞遷移江西建昌府居住以省民力
本部議照彼處寇賊生發人心驚惶饋運糧草艱
難以准理成化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覆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行知會外續該襄陵王又奏
稱平凉城池窄小軍民繁衆糧草不敷要將本府

遷移江西地方居住成化三年五月十二日本部
覆奏奉
聖旨分封已定不必遷移寫書與王知道欽此欽
遵外查得先該欽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陳
題為寬省民力事要將陝西秦肅韓慶四府遷移
湖廣江西地方居住本部為照河南地方王府數
多湖廣荊襄盜賊生發江西地方連年荒旱人民
困苦況遷移王府係是重事不無勞擾軍民合候
豐年之時另行議奏定奪成化四年三月十四日
本部覆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續該寧王又奏寧夏居住基地窄狹要照山西代府郡王遷移事例將本府郡王遷入鳳陽府城居住本部爲照陝西地方即今賊寇生發征勦未寧候地方寧息年時豐稔另行具奏又經題行該府去後今右副都御史項忠總兵官都督同知劉玉又奏稱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郡移腹裡近南及水次易於供給去處存省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一節係干遷移王府係是重事即今陝西用兵之後人民困苦難以一槩聽令各王具奏遷徙合無將原奏襄陵與寧二

郡量爲郡移稍舒轉運之勞查得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等處各有王府宗支分封日繁勢不可容及查得廣東韶州府天順年間造有樂平王府第一所見在緣遠在嶺南賊寇時發非所宜居看得陝西腹裡鳳翔府舊有鄭王所居之地後遷入懷慶舊府尚存與平涼韓府相近襄陵王徙居爲便慶陽府與寧夏慶府具寧王徙居爲便合無着工部行移陝西鎮守總兵巡撫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公同相度地勢相宜待秋成之後人民稍甦將原在鳳翔府空閑府第量爲修理慶陽府城內取勘空閑公廨相應處所量爲改造候修理完備另行具奏定奪緣係會議遷移王府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林俊

臣日者　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

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仁廣大惇叙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爲無見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

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中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姑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不爲此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雖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蟲蠹益殿下見移東廨萬分驚虞責將誰任脩葺之費約三

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
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
不可已者也所存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謂科例
嚴所司顧忌不脩之致此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
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計無自出
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
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
未盖荊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拄
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
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於義不可已有

可爲割財內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
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堦賛
堯卑宮賛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
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
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
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
茨之盛崇古獨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
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
考者義不當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譏之前之善後
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之非孝子沒之非

順孫謂賢王恐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
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
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
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前人法則臣未
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法古人又誤被禮
愛獨至臣深感切若無有於賢王罪死罪死臣往
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
用琉璃謏令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
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
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

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
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於臣言者
伏望
聖明篤念親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
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
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猥越俟
罪之至緣係酌大義以全賢孝事理謹題請
旨

題定禮儀以一典章事　毛澄

臣切照

皇明祖訓所載出使官便服行禮及洪武十八年
定出使官員一體隨班禮儀其歲月不無後先則
遵守必須歸一但總兵撫按等官俱係　欽差人
員緣本開載是否出使名目內職出使官員亦無
明開是何職銜其到　王府應否便服或隨班行
禮一者委難適從况事干
祖訓舊制非臣等所敢輕議合無本部會官參酌
禮制由
聖斷使可遵守正德十三年四月初九日本部尚
書毛　等具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還會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
會同吏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等官陸
議得洪武十八年所定慶賀　王到國及正旦冬
至　王壽日等禮除王府官屬至今遵奉如儀其
在外衛府等衙門摘撥佐二官隨班行禮一節查
於洪武十九年該禮部欽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今後親王所在去處凡遇正旦
冬至千秋節日只許本國在城軍民官員慶賀在
外府州縣衛所及守邊衙門不必慶賀欽此欽遵
其出使官隨班行禮亦係洪武十八年所定自洪

武末年
祖訓頒行以來凡遇王國慶賀出使官俱便服行
四拜禮前項隨班禮儀久已停罷且會典之作一
遵
孝宗皇帝勅旨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
儀文等級爲目凡有籍冊可據者先後具載其因
革損益間與今行不同者亦存其舊所以王國禮
儀雖洪武十八年所定或與
祖訓不同俱載會典再議得大明律一出使不復
命條下開有凡奉　制勅出使不復　命及不繳

納
聖旨符驗等語見今各處總兵巡撫巡按等官正
定奉有　制勅
聖旨符驗人員其與持　節制使賫　詔行人及
凡京官領勅在外公幹者均爲出使况
祖訓亦開有朝臣奉使至王府雖三公大將軍亦
必四拜等語但撫按等官多係節年添設故
皇朝禮制諸書於出使官職銜有所未載今要王
其奏要得集議明白行禮歸一臣等欽奉
勑旨會議如前合無今後王國禮儀一遵

祖訓爲當其總兵撫按等官俱照出使官員便服
行四拜禮但事關禮儀重典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王府各該衙門永爲
遵守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本部等衙門尚書
等官毛 等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這禮儀既會冊白總兵撫按等官都着遵
照
祖訓并累朝相承事例行禮還寫書與王知道欽
此
奏爲陳愚悃以隆 聖治事 汪鋐

近該 豐林王台瀚具奏前事奉
聖旨禮部會議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禮部尚書
李時等會同臣等多官議得 豐林王所奏四條
一崇輔導以遠 宗室之患一興學校以勵 宗
室之賢一均人役以息 宗室之爭此三條者揆
諸事理均爲可行惟定子女以杜 宗室之詐一
條內開伏見近日禮部題 准事例凡諸宗室各
照爵位以定妾媵之數造名於冊如有違例增添
參究革祿此乃因地方有限 宗室無窮欲其不
致冒濫之弊也然 宗室之中其弊難究雖有已

定之數不敢多加至於以無名李氏所生報作有
名張氏所出姦詐不一真僞難辨況又府第深邃
內外隔絕孰得辨之縱有相訐到官其中賄賂苟
免有之冤屈被誣有之雖終日查考未必一一盡
其情狀案牘文移紛擾不已不惟有誤政事抑且
未省一絲之費設若不作計較而生齒日繁用度
越廣終非長便豈可拘常制臣之拙論以爲不必
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伏望
皇上篤念親親乞 勅該部會議將 親王除長
子爲嗣限以五子俱照舊受 封若五子之外其

餘多生之者止給冠帶榮身並無爵祿令其自行
營葬或商或農所行從便 郡王除三子爲例將
軍以下各隨差等庶幾 國用少省詐冒自息宗
室亦得安寧方爲永遠之計也等因所言雖極有
理但於
祖訓有礙難擅定擬請乞 聖裁臣竊惟天下之
法行之既久則不能無弊因其弊而少變焉非變
其法也救其弊也救其弊並所以守其法也洪惟
我
太祖高皇帝立 封藩之法著一定之制凡所以

篤恩義正倫理嚴禮度別嫌明微無所不至柰何
宗室日繁人心日懈習尚日移於是
祖訓有不能一一遵守者矣夫
祖訓之所定人事之常也以一人而生數十子則
天下古今之所無人事之變也近來定妾媵之例
雖行然如豐林王所論則許員者之背違
祖訓亦已極矣今限其生子之數是制之使不得
復爲許員禮度以嚴倫理以正實所以遵
祖訓也何爲不可乎臣聞各處　郡王祿米有累
月不得關者有經年不得關者將軍而下有二三
年不得關者蓋賦稅之入有限祿米之供無窮其
勢自不得不然耳臣又聞陝西一省歲增祿米二
萬石然則十年當增二十萬石百年當增二百萬
石夫陝西之賦歲不過三百萬石而祿米之增若
此此　豐林王所請臣愚以爲的然當行而不可
易設或不然則生子之員濫既不能革常祿之缺
乏又不能供恩薄而義疎其爲患殆有不可言者
伏望
皇上斷然行之而不疑就於其中更從寬厚如
親王限以五子則增二子爲七子之限　郡王限

以三子則增二子爲五子之限將軍增一子爲三
子之限中尉增一子爲二子之限多餘之數雖無
爵祿仍各月給食米二石女名封其一不及其二
如此則親親之恩救敷之義並行而不悖矣天下
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爲此具本
親齎具奏　聞伏候　勑旨奉
聖旨這所奏禮部一併議停當來說
條陳事宜以重修省疏
照得先該本部題稱災異脩省通行九卿衙門六
科十三道各條列時政得失以　聞等因節奉
聖旨依擬務要思訪的實不許挾持泛引假公報
私欽此欽遵臣等愚不省其於治體所在無足周
知況政務之大者
陛下方以次裁斷於上而諸司臣僚方以次敷於
下臣等未敢他有論列謹將本部合行事宜逐一
議擬凡九事伏望
聖明採擇可否乞賜施行其於鏬隙或亦小有補
塞緣係修省陳言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　請封査得見行事例凡宗室將軍中尉一

應子女俱候十五歲選婚其有年歲不同或庶
出生母入府來歷不明通行駁勘所據前例遵
行已久但近來各府長史司多有不遵法守任
意遷延或有使用不敷營求未及則子女年歲
過例方與類請乞　恩其奏內來文又多年月
不同母氏錯誤至於應婚夫人姓氏或本到無
結或結至無本互根背馳延緩以至查駁之間
動經年歲遂使聖明湮澤鬱而不流宗室至親
怨曠失所感傷和氣關係匪輕合候　命下行
令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今後將軍中尉子女凡

年歲已及即與具奏　請婚若奏內來文或年
歲少差母氏未的本部一面駁行查勘一面聽
令選擇應婚子女一併開具奏報若過期不行
奏　請夫人奏結不齊候至三月以上者俱聽
本部查考停出將該府長史等官究問則法令
嚴明文移簡便而婚配亦不失時矣
一禁奸弊訪得各王府差來內使儀賓官校人等
俱是積年光棍熟知誆騙關節一蒙王府差遣
乞　恩等項即便設計誆受金帛數多任意花
銷使用或又收買土產往來買賣填實表文箱

扛分外需索人夫搬運以至累損驛傳及至到
京先投積年攬户窺探進止然後報名朝見或
又私自潛住京師動經年月往往用計營求打
點各王府不知本部凡遇合行事理自有公道
一應公務自有事例期限非吏書人等所能預
力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各王
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但遇有公事奏理不
得聽信差來人役多費金帛指稱來京使用打
點亦不許本役私帶銀兩貨物其批文務要定

限月日遠近銷繳到京之日徑赴會同舘安
歇事完即回但有潛住日久并在京各色人役
容令安歇通同作弊者許廠衛緝事衙門及五
城兵馬司訪拿俱各指實參送法司問以誆騙
打點相應罪名仍行都察院出榜禁約則形跡
無疑而弊源可息矣
一便關領照得各王府將軍以下應得冠服等件
已該本部議處題准嘉靖六年正月以後授封
者行令各該布政司給錢造辦外嘉靖五年十
二月以前授封未曾關給者其器物非一監局

所造關領非一時可齊是以各府差人徃返勞
費日甚差來人役守候日久有將關領出金銀
絲段等項恣意花費無從查考遂使朝廷有成
造之費而該府無受惠之實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將見在各王府差來人役責限回還
仍行各該布政司轉行長史司教授啓王知會
逐一備查自嘉靖五年以前授封該府將軍中
尉夫人等及郡縣鄉君儀賓一應宗室除已關
領外其餘未領并先年遺下寄關物件逐一開
具名位應得冠服等項件數造冊印鈐限嘉靖

十二年春季類奏之時齎送赴部赴　內府盡
數查會明白陸續造完待本年各府　冊封之
日將前項物件領出給與副使順帶該府其不
係冊封府分應該關領者責令該府所差　聖
節冬至慶賀人員順齎前去該府俱各逐一交
割仍令各該長史教授啓王將收過錢粮給散
過名位造冊奏繳以憑查考節年工部行造物
件係是內府各監局造辦本部無憑查催仍乞
勑各監局查照該部原行一一造辦給領如有
延緩一體查出參究則各府無守候之難而

恩惠實沾矣
一杜請乞照得王府孝行等事舊例止應請　勑
奬勵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晉府奉鎮國將
軍陽鉎陽鏊孝行可嘉欲自備工料各建坊門
乞　賜坊名苟
特恩賜允自此始開旌孝之端而親郡　王將軍
妃與夫人遂徃徃援引前例　請乞不已切惟
朝廷於庶民之家凡有節孝等行賜之旌表所
以表其宅里以致特異於齊民之意至於天下
王府則皆朱垣戟戶有不俟於旌表而後異者

況
朝廷降勑奬勵蓋以親親之懿特形　天語之
褒非宗室孰克當此故　累朝以來宗室著行
止是寫　勑奬勵不立坊牌所以崇重宗室辨
別貴賤立法最有意義且　天潢之裔孰非懿
德若使有所表異分別既殊則疑應互形亦非
敦睦大同之道也況今宗藩日衍繁盛無窮若
不斷之於今切恐將來無有紀極合無通行議
處除已往外今後各王府如有節孝等事及卓
異行跡親郡王或撫按官查奏前事本部俱照

舊例請　勅獎勵仍通行天下王府今後不許
奏　請建立坊牌則體統正而風教同矣
一定條例查得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前多官
奉　詔會議定王府條例十七條及本部節年
題　准事例不一俱遵行已久但見行條例載
在刑書節年條例藏於案牘雖經屢次申明不
過就事論事以故各宗枝不能周知事例惟務
營求本部事例日煩難於檢閱殊為未便合候
命下容臣等將王府見行條例及節年題准事
例編成書帙請下廷臣集議如或可行具奏刊

刻成書本部遵照施行仍乞備　賜各王府宗
室使皆便於誦閱有所遵守其本部別項條例
可行事件亦容臣等逐一抄謄編纂一體刊刻
遵奉則
朝廷貞明之法恪慎不移有司畫一之規奉行
惟謹法守易循而奸弊不作矣
一議王謚臣等看得各王府親郡王薨故必有謚
號以表其行舊制俱於乞　恩祭葬之時即
賜以謚弘治年間唐王奏准凡親王薨逝行巡
撫巡按分巡等官郡王病故行本府親王及承

奉長史等官各覈勸善惡事蹟至日度其賢否
方　賜以謚至今通行遵守但各王乞　恩祭
葬到部方與行文各該衙門覈勘事跡回報至
日題　請謚號填寫銘旌前去始得安葬且如
四川蜀府廣西靖江王府俱路途窵遠文移往
返動經逾年先去掌行喪禮禮儀行人在彼守
候葬畢方得回還以致往往乞　恩寬限且有
司供應之繁木差躭延之久未免耗費財力多
生嗟怨矧各王府親郡王棺木暴露動經歲年
亦足以上干和氣深為不便合無今後但遇各

王府親郡王薨故本府一面行移各該衙門覈
勘平生行實不必候本部行文徑自具結呈部
以憑題請庶宗室體魄早獲安妥而事體簡便
久遠可行矣
一懷遠人照得我　朝與國一統四夷咸賀厚往
薄來各有定制頃自正德年間以來貪官猾胥
緣此為市所收段疋布絹稀鬆紕薄不堪服用
夷人往往投遞番文鳴號不平輒稱　先朝賞
賜甚厚今日賞賜太薄雖節經本部題請行
移工部行該賍局衙門查處去後但所賞者仍

舊不堪無以厭服夷心尊重國體所係甚大合
無敕令工部再照前敕申明轉行各該織造地
方巡按衙門應解段疋時節行委的當官員看
驗務要經緯堅緻堪以進用者方許起解若各
處解到者仍復稀鬆紕薄即行退回經該官匠
定行提問收納之際經該衙門不許勒掯常例
貽害小民凡遇各夷到館奉旨給賞關領該監
毋得推調淹滯以致夷人久住致生怨嗟務使
厚賞速歸庶足以感興四夷向服之情而悖戾
之心消矣

一處貢馬照得天下各王府凡遇　聖旦冬至元
日并謝　恩慶　賀例該有馬進貢本部先准
御馬監奏爲進貢馬疋不堪旎牧預書以省虛
費國計事奉　欽依務要到部辦看毛齒堪中
方行送監驗收已經遵行三四年矣但各王府
享上之誠雖同而遠近貧富不一加以差來人
役多係積年或領價到京旋買或領馬中途變
易事完回府又稱雜費若干百計侵尅間有不
堪驗退者未免行移責備該府足利歸奸人罪
坐宗親甚非事體合無行移各王府長史司啓

王知會今後應進貢馬疋須用印烙鈐記仍將
毛色齒歲尺寸備造青冊一本長史司印封送
部以憑比對看驗即與轉送該監收受毋得留
難勒掯十分求全以拂
朝廷親親之情如或馬疋毛齒參差與原造青
冊不同即是差來人員作弊定行究治如此庶
國體全而宗藩仰德矣
一蘇民困切見全陝累歲災傷加以師旅民不聊
生而歲派牲口之數必有所不能辦者查得光
祿寺近年節省所剩銀兩積貯頗多合無將陝

西兵荒地方嘉靖十二年分牲口暫行蠲免一
二年就將前項餘銀補用則上既不缺該寺備
物之用下亦可少寬一方民力矣嘉靖十一年
九月二十二日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等忠誠體國謀慮周悉都依
擬行欽此

定親王繼封併行查勘疏

該榮澤王表擐奏稱晉王知烊薨逝無嗣該取切
近宗枝倫序相應之人承繼承奉等官不由奏
請輒將新化瑞和王長子新㙉擅換府內欲承王

嗣況瑞和王所生尚有次子新㙉當襲晉王之爵
以繼晉王之嗣及晉王繼妃王氏奏稱夫王奠逝
絕嗣乞要將瑞和王知㶳妾尚氏庶生長子新㙺
襲封晉王爵位及據長史司申稱榮澤王教受申
奉本王欲要將親枝郡王暫理府事各　節爲照
親王無嗣俱以倫序應及之人襲封王爵係是定
制杳得唐成王奠逝無嗣其弟文城恭靖王彌鉗
生五子以長子文城王宇温襲封唐王次子宇濳
等俱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王爵潘恭王嫡長孫
徽楑病故絕嗣以恭王長弟次枝濫川榮懿王銓

鉌所生嫡長孫恭裕王勛潪所生長子霊川王徽
移承繼潘王其弟徽㳂今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
王爵盖累朝舊例凡親王絕嗣例得繼封若郡王
入繼親王封爵其本枝郡王不得從請繼封其次
子亦止封鎮國將軍盖重繼統不言繼嗣也故
國朝以來並無舍長立次之例及查得晉靖王所
生六子嫡第一子表榮今傳知烊奠絕其嫡第二
子表櫄生新化王知㶳已故庶生二子新㙺新㙉
其長子新㙺倫序相因及查得新㙺見年一十七
歲近該晉王知烊類奏請封爲新化王本部已經
行准宗人府查報去後未經題　請今該晉王奠
故例該新㙺襲封合無先將新㙺以新化王長子
請　勅一道令其主奉管理晉王府事待服滿之
日本部另行奏請　遣官冊封爲晉王庶於倫緒
相應典制盡合再照榮澤王表樑先稱新㙺等年
幼欲以郡王管理府事及又推保新㙉前來是欲
以新㙺仍襲封新化王爵以新㙉襲繼晉王封爵
實與朝廷典禮不合杳無以郡王次子繼封事例
難以准從但查得本部收貯該府造報玉牒冊內
開稱新化瑞和王知㶳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八日

母妃蘇氏嫡生及查妾媵冊內開稱瑞和王位下
妾尚氏先於弘治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娶到太原
府陽曲縣民人尚賢長女入府正德十三年正月
十一日庶生第一子　請名新㙺今據冊開新化
瑞和王所娶新㙺母尚氏入府年月扣筭彼時知
㶳年方六歲不應便立妾媵事屬未明相應查勘
及榮澤王又稱管府承奉等官不由奏請輙將新
㙺擅換府内以承王嗣若果是實則專擅之罪法
亦難容合候　命下通行巡撫按官查勘務見新
㙺生母尚氏入府來歷的係何年月日見今年歲

若干其奏報冊籍有無差悞逐一開具明白取具
該府宗室人等結狀回報前來以憑本部覆請
定奪施行其該府內外輔導長史等官如有擅權
縱肆擾亂生事者一併叅奏仍行長史司及輔導
內外等官欽遵 明命暫聽長子新㙺約束但新
㙺父知㸁娶妾尚氏年月未經勘明伏請 聖裁
惟復別有定奪 嘉靖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題二
十二日奉
聖旨新㙺暫着晉府事尚氏還着撫按官查他入
府年月明白來說其餘依擬欽此

稽古典以備採酌事 嚴嵩

臣等看得尚書黃綰所奏要將安南黎氏受封始末
等項查錄前去以備應用一節臣等謹欽遵考得
安南古稱交趾秦幷天下於此置象郡在漢爲九
真日南象三郡五代時爲劉隱所幷至宋初始封
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未以國稱其後封
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宋孝宗時始封以
王稱國不復爲中國郡縣其先李氏傳八世至子
陳氏
太祖高皇帝登極陳日煃首先效順遣翰林院
學士張以寧等往封爲安南國王未至日煃卒其
姪日熞請封遣吏部主事唐仁封日熞爲安南國
王其後日熞爲叔明所殺叔明爲陳煓所殺陳煓
爲陳端所殺俱責以大義置之不討永樂元年安
南國權理國事胡奆遣使奉 表及方物賀即位
稱爲陳氏之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及請封爵
成祖文皇帝遣使應奈繪遣郎中夏止善齎 詔
往封奆爲安南國王後以矯詐往征之既而簡定
陳季擴陳日㬎相繼爲孽叛服不常洪熙元年交
趾海濱頭目黎利作亂宣德二年利爲暠上 表

乞立爲陳氏後差侍郎羅亨往封暠爲安南國王
未至黎利篡其位尋因雷震焚利居室因表謝利自
立爲王及翻閱本部案卷所存者正統年間該安
南國黎濬奏稱孫國王黎麟嫡長有父黎麟病甍
本部覆奏將黎濬襲封爲安南國王至天順四年
間安南國黎宗謀死國王黎濬朦朧請封國人不
服被黎麟嫡次子黎灝謀於國人繼攝國事黎琮
自縊身死隨該黎灝具 奏求討又該本部奏准
差官賷文會廣西三司御史等官體訪是實天順
八年將黎灝襲封爲安南國王又查得弘治十一

年閏十一月該安南故國王黎灝世子黎暉奏臣
父國王黎灝弘治十年二月初三日病薨遺囑頭
目黎永等以臣暫攝國事謹差部臣潘綜等賫國
人求討表文并上進方物赴　京陳奏該本部覆
題照例將黎暉襲封爲安南國王請節及請　詔
差正使侍講梁儲副使給事中王縝賫捧前去行
禮又查得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該安南故國王
黎暉第二子黎誼奏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父國王黎暉病薨遺囑世子黎敬暫冒國事本年
十二月初八日世子黎敬病薨特承囑頭目黎廣

度等以臣誼繼冒國事謹差陪臣阮寶珪賫國人
求討表并上進方物赴京陳奏該本部覆題准照
例將黎誼襲封爲安南王請節及請　詔書差編
脩沈燾給事中許天錫賫捧前去行禮又查得正
德六年八月內該安南故國王黎灝孫黎賙奏臣
本國王黎誼寵任毋黨阮种阮伯勝等恣行兇暴
拂亂綱常以致阮种等權傾內外惡黨日恣圖竊
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脅遷黎
誼于舊宅逼令自盡欲立阮种親弟阮伯勝本國
頭目黎廣度等同國人聲說阮种阮伯勝等之罪

惡阮伏厥誅本年十二月初二日黎廣度等請臣
權冒國事謹守　欽賜印信請命於臣謹差陪臣
阮綱等賫國人求討表文并上進方物赴　京陳
奏本部看得該國進到表文內稱賙係黎灝第五
子黎珩之弟中間恐有違礙取具該冒通事范榮
執稱錄據本國陪臣阮綱等各執稱本國國王並
無嫡庶子孫止有黎灝孫黎賙相應承襲准封爲
安南國王請　節及請　詔書并將欽賜皮弁冠
服等件請　勑備裁正副使湛若水等賫捧前去
受封行禮正德十一年夏陳暠父子作亂賙遇害

本國頭目者人黎綱鄭江黎叔祐鄭貞遷黎念鄧鳴
譓黎懿武淦等共推以賙長兄故黎灝嫡長子黎
譓立彼嵩窺在陰山途路阻絕不得請封嘉靖元
年秋登庸同阮特雍等謀作不軌譓間行脫居清
華地方都城園寢悉爲所據黎綱鄭江鄧鳴譓等
率衆共討登庸懼誅脅立親王故黎灝庶出幼子
然一切號令悉出登庸之口本國益亂是年冬差
編脩孫承恩等賫　詔勑彩段等物後竟以梗阻
未達而返其所立稱光紹被逐海濱鴆殺黎應僞
立巳子蹤跡曖昧尤不可知四年夏黎譓遣陪臣

黎啓阮正卿等賫捧蔵頁奏事求討等禮被逆庸遏道不前續差挨萃黎景朱埴抱本間道潛乞援不果庸益得志肆無忌憚遂於嘉靖六年五月內明白篡立僭號明德本國人民雖腹背夾攻登庸疑其左右不任他人統兵拒守迄無成功九年春再僞立其子莫登瀛僭號大正妄自尊稱爲太上皇帝每將兵拒戰四方見其人心不服益縱兇殘擾害邦畿國中大困黎譓播遷日久本年秋憂憤成疾而亡國人黎公亮鄭惟阮有嚴鄭伯蓬黎如避阮均范珏等皆以黎寧孫世子黎譓親嫡長子

應襲共推嗣立然臣主交爭名分倒置逆庸黨與竊據要衝文移聲息無自而達於中國用是干戈擾攘割據至今此其始末梗槩如此但前項事跡浩繁年代懸隔本部所查尚未能盡其詳載在累朝實錄及內閣貯有稿籍必須備錄秘府所藏方得詳確已經本部備行內閣查錄外今將本部查出前項緣由共錄上進仍候內閣所錄進呈
御覽畢伏乞發下本部別錄一本給付賫捧前去以備應用奉　聖旨是欽此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五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禮部 儀制中

設學校以立教一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二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三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四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五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六　丘濬
提督學校條例
論大學狀　李賢

國子監革弊事宜奏　章懋
奏爲脩明教化事　謝鐸
脩舉廢墜疏　謝鐸
維持風教疏　謝鐸
奏均選擢以勵庶官事　賈詠
國籍之儲　丘濬
章服議　宋濂
送莊僉事提學陝西
明教　方孝孺
題科舉事　倪岳

劾輔臣壞科目疏　張寧
增解額疏　張寧
改便科舉以順人情疏
清入仕之路　丘濬
科舉私說　謝鐸
論制科　王鏊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六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禮部儀制中

設學校以立教一　丘濬

臣按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受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樂

洽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教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嘗輕去土著而事遠游行之脩否無所乎考至其設教以琢詞鏤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惟無以淑人抑且重斲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以來教學之弊我

聖祖慨然欲復古庠序之制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子學洪武二年詔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

上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

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以導民善俗也
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
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歷
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
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卽立社學其與古人家
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之教人則一也

設學校以立教二　丘濬

臣按郡縣有學始北魏獻文時而其生徒有數亦
於是時始也唐制天下都督府州縣學校有生徒

各因其州縣之等定第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
送之尚書省史記所謂由學校者曰生徒是已我
朝於府州縣各立學府學廩膳生四十人州學三
十人縣學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夫聖人
之於人非不欲人人教而養之也顧勢有所不能
盡也於是擇其尤者而篤厚之非謂一郡一邑之
人才止於此也地有小大人有衆寡養之者雖各
有數而教之者則其限焉教之養之至於大成而
後貢之而又有科目拔於常貢之外雖然承平日
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於故常
也且如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
七百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
生徒之數乃無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
少之數而定爲養士之額

設學校以立教三　丘濬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
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府州縣立學其太
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
立學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爲四

品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
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非六經四書不讀非
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
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
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
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
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設學校以立教四　丘濬

臣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是以既樂爲之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爲教養人多而風俗美 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臣竊以爲 國家要務莫急於儲賢儲賢必先於教養所以代君以施

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假如一府并其屬共有十學該設教官三十五員不分教訓職名一郡所選教官苟足以分職各學不必備員 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爲難自然貴重官既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厭其祿薄矣仍 勑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則生徒充業而 國家有得人之效所以成世務壽國脉此其基也

設學校以立教五　　丘濬

臣按太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顓顓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順尚以爲教之所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爲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

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

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章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學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寫能

書者充此又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於内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趣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方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

祖宗之舊彊埸無事儲蓄日充請勅所司申明舊法以復

祖宗養士之舊

設學校以立教六　　丘濬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　國家之用其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粮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會饌者則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嘗不嚴肅重加責罰嗚呼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况

列聖相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

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提督學校條例

禮部爲學校事正統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准行在禮部先於行在禮科抄出少師兼戶部尚書黃福建言事件該行在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部看欽此欽遵抄出看得近年以來各處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不以　朝廷作養人才爲重或因地方廣闊經年不能偏歷或因政事繁冗累月不暇案臨或因政務所妨徒以徵科爲急或有不通文學但知幹辦爲能虛費廩膳有負作養擬得合無於浙江等按察司各添設僉事一員南北直隸選除御史二員專一提督學校宜從

行在吏部照例會官舉保文學才行兼修堪爲後
學儀表者選用正統元年四月初四早本部官題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行該到部會同都察院堂
上官公同舉保到塩運司同知胡輇等一十二員
本月二十七日具題除授副使僉事等官往浙江
等處節該奉　聖旨職專提調學校這是朝廷育
賢緊要事還着禮部翰林院計較合行條例具奏
寫勑與他每去欽此欽遵會同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官計議到合行條例理
合開坐正統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早本部官奏奉

聖旨是都依這議的寫勑與他去欽此欽遵外擬
合通行須至劄付者
一學者不惟讀書作文必先遵守孝弟忠信禮義
廉恥使見諸踐履以端本原
一士貴實學比來習俗頹敝不務實行於己惟記
誦舊文以圖僥倖今宜首革此弊凡生員四書
本經必要講讀精熟融會貫通至於各經及子
史諸書皆須講明時常考試勉勵庶幾將來
朝廷得用不負教養
一學者所作四書經義論策等文務要典實[illegible]

詳明不許浮虛夸誕至於習字亦要端楷
一學校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
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
禮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疎淺及怠於訓誨姑
且誡勵使向進改過若再無進不改量施決罰
三考仍無進不改送吏部罷黜若貪淫不肖顯
有實跡者不必考其文學即具　奏舉問吏部
別選有學行者往補其缺
一學校一切事務並要遵依洪武年卧碑不許改
違

一師生每日坐齋講書及日逐廩膳府學今有司
僉與膳夫四名齋夫八名州學膳夫三名齋夫
六名縣學膳夫二名齋夫四名不許違悞缺役
亦不許數外濫設
一生員有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
增廣生員有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
爲民當差
一生員有缺即於本處不問官員軍民之家選擇
俊秀端重子弟有志於學者考試補充不許聽
信有司及學官受私濫舉

一生員之家並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優免戶內二丁差役有司不許故違

一凡巡視學校水路乘驛舟陸路乘官馬仍於本司帶書吏一名隨行陸路乘官驢俱支廩給

一所在有司宜用心提調學校嚴束師生敎讀不許縱其在外放蕩為非學校殿堂齋居等屋損壞即便令有司辦料量工修理不許藉此生事因而重擾百姓今後有司若恃按察司副使僉事或御史專理學校推故不行用心提調及學校中一切可行之事不整理者許指實行移合

干上司通知給由之日以憑降黜

一所過之處遇有軍民利病及不才官吏貪酷害人事干請　旨從實奏聞

一所過之處有軍民人等訴告冤枉等事許受其狀詞輕則發下衛所府州縣從實處治重則送按察司提問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

一科舉本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今南北所取舉人名數已有定制近年奔競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往往赴彼投充增廣生員詐冒鄉貫隱蔽過惡一槩應試所在教官徇倖以為已功其弊滋甚今後不許謊者聽本職及提調科舉官監試官挐問

一提調學校副使僉事御史或往他處其所在有經過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監察御史并本處府州縣官皆當加意提督不許怠慢推故不理亦不許侵越提調者貪淫無狀許巡按監察御史指實具奏不許擅加凌辱

一所轄境內遇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其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其中有能學舉業者悉聽科舉

右劄付國子監准此正統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論太學狀　李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賢材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陵首宗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乃建大學於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

士之所養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
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重海內所
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
後命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
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
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
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飢寒之亂心
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
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
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

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其斯之謂歟永樂初年　駕臨北京太學之設
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
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頹然廢弛不遑介意
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所矜式雖有遺
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
天下之士入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
義爲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住
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無籍之徒相授向
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
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
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
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住所致無
怪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脩之於庠序而壞之於
太學賈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
陛下春秋鼎盛纘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
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措非當措則天下
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
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

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
舉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
况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勑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
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材濟濟文
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
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
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
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自干天聽不勝惶

汗之至

國子監革弊事宜奏　　章懋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二日該司禮監太監陳寬傳奉　聖旨近來各衙門弊政多端軍民受害以致上干和氣深切朕懷合行緊要革弊事宜各該衙門便查議明白開具來說　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見
陛下敬天愛民孜孜圖治卽二帝三王之用心宗社生民之大幸也敢不夙夜匪懈講求弊政之所當革與時變之所宜通者以爲聖治涓埃之一助

哉竊惟治無古今利民者爲良法論無當否便民者爲嘉謨今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熙政出因循事多積弊以言乎國用則不充以言乎兵力則不強以言乎國論則不定以言乎紀綱則不肅以言乎刑罰則不清以言乎俗尚則奢僭而無節以言乎士習則奔競而嗜利以言乎官吏則誕慢而具文僥倖日滋而閭閻窮困奸宄竊發而邊鄙失寧所以上干和氣災異迭見而
陛下宵旰之憂也其大本之未正而萬弊之所由生者在廷大臣暨言路諸臣必能一一爲
陛下陳之臣固未敢出位而僭言也姑就職司之所及者而論之雖云細務非大體所關然亦積弊之久爲民之害有不容不爲之區處者敢陳鄙見上瀆　宸聰伏望
聖明深恤民隱俯察邇言通變宜民勿拘故常之見更化善治用垂久遠之規庶幾宿蠹可祛而民困可甦天下幸甚爲此令將本監合行革弊事宜具本專差辦事吏某賫奏謹具奏　聞

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各處府州縣學爲附學爲增廣亦既有年然後得廩其廩膳必二十餘年

或三十年而後得貢迨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三五年而後撥歷又歷事一年而掛選通計前後年數已五六十歲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老多不堪用因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廩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爲之所也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不許食廩充貢次淸之於

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揀選之法而加嚴凡材之庸下年之老耄不堪任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時吏部就行考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於家而行各處巡撫巡按分巡分守及司府正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辦實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冊奏聞其材識優長堪任用者即行取選年老無材不堪用者就令致仕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否而授

職也明試以功如此則官使得人而民皆受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者也

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員蓋

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因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耳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錄等官餘三十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爲虛設而今乃有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皆生民之膏血而

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虛矣臣竊聞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爲諸生表率後學模範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成效又況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內選補則各官者不惟風教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以備員爲貴也如蒙乞

勅該部參酌所宜量爲裁減如成化初年之數以後遇有缺員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名舉奏及九年

考滿教官內有功績而兼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幾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備選簡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而紓國用矣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

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係糙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坐派蘇常等府解納本色近奉南京戶部劄付判官弘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熟米俱作七錢一石臣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門官吏監生俸

粮近年俱是折價每石納銀七錢今將本監係
月粮糙米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事體相同
經久可行惟有會饌白熟米亦係按月關支每
人多者不過三斗少則七八升者有之三五升
者有之若將銀兩碎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
查冊監生數多所有饌米乃日用不可缺者雖
云有銀可糴而米價貴時熟米一石不止七錢
欲從本監糴買供應又不免賠補之患若止將
銀兩送湖則湖上亦費區處臣愚見此項粮米
只合收受本色已行具呈南京戶部定奪該部

稱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難擅改移只得遵依
收受訖但恐遂爲永制則二患有未已也如蒙
乞
勑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粮月米
以後年分照依各衙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
賫之便其饌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賠補之
患此則預防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
一本監舊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府所屬各縣編
審均徭人戶充役爲因節有逃亡不便成化二
十二年該欽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恕

復始行改派蘇松常徽寧國五府每名一年改
銀一十二兩有閏加一兩以充顧役之用本監
先前收獲前項銀兩顧人應役自文廟六堂及
博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灑掃及雜用工役等
項共顧七十餘人該用工食銀四百五十餘兩
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顧人跟用及本監一應公
用如辦納內府浣衣局黑小粉等項皆於此取
給先任祭酒劉某頗嘗積有羸餘奏准修理號
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十五年十六年
銀兩除顧人應役外比照北監見行事例虧欠

數多學正學錄典籍掌饌職卑祿薄官員各一
名共用三十二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
餘均給六堂監生俱有文案簿籍惟是未經奏
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三府共該
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其來文開稱係
巡按馮御史議處事例而徽寧二府却照例解
發多寡不齊欲便聽從輕減以寬民力義無不
可但亦未經奏請未敢擅便定奪又今後湖查
冊例該撥膳夫徒夫到彼供役緣法司近年
問擬囚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差撥已曾具呈

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法司回文須要申請方准撥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顧人役前去供應但恐從此遂廢舊規未便如蒙乞勑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干通行各府遵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
祖宗舊制及比監事例行南京法司照前問發充徒送監應役庶使百年成規不至墜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顧役外合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合無均給諸生惟復用以修理公廨或刊補書板亦乞斟酌所宜立

爲定制以便遵守仍將收支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照刷以防奸弊庶幾財無妄費民免重困此又革弊恤民之一端也

一本監會饌乾魚每年預先會數俱定南京戶部行湖廣布政司坐派所屬各該河泊所辦納猪肉則每三日一次會數行應天府都稅等司辦納行之歲久積弊多端當魚貴時則輸納後期而支用多缺及魚賤時則一年併至而給散有餘堆積在庫一經暑雨則臭腐潰爛化爲灰土人不可食不無暴殄天物其饌肉每當暑月送納之際亦多臭敗退換則買補不便收受則日用不堪彼此皆以爲患本年五月內據應天府都稅等司連申自願折納肉價銅錢行據各班堂友長呈稱若如所申委的兩便隨呈南京定奪未蒙施行臣查得國子監通志每人每日乾魚二兩而本監案卷數十年間止是三日二兩又查得比監有給錢鈔事例饌肉亦係折納如蒙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卽今在庫腐魚數多合無從每日二兩之例分給以後各該河泊所歲辦乾魚欲乞酌量中價止令折納銀兩則民

免裝運輸納之費而在官亦免堆積腐壞之患其饌肉每年自四月初起至八月終止暑熱易敗之時合無准其照依時估折納銅錢庶得官民兩便此事雖無關於大體實亦積弊之不容坐視者也

一近因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後湖查冊緣彼處冬月苦寒夜無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無以土地卑濕水泉汚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撥取畢姻依親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查得先年查

冊之時監中人多常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換猶以爲苦臣竊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他短差及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爲之所也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者准算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別作區處以增添監生如先年之數使得分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楓山先生集

奏脩明教化事　　謝鐸

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誠　國家之急務而不可一日忽焉者也故我

太祖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以式四方所以爲天下國家慮者至深遠矣百餘年間繼繼承承罔敢失墜

皇上嗣位之初詔勵學尤切注意於此臣實何人謬膺此任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恒思古人以身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法制禁令之間或可以爲教化萬一之助者苟有所見亦烏敢自隱而不爲

陛下言之哉所有各言事宜輒敢條列于左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極教化之變凡此六者自今而觀惟撥歷最爲緊要而會饌次之其他不以爲迂遠不切則以爲窒碍難行臣竊思之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駿奔仰瞻之際無以示趨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聞臣恐所謂會饌所謂撥歷者一切皆爲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倚他

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凡此皆臣旦夕之所愛念以求盡職分於萬一而未能者用是冐昧上陳不敢緩於此而急於彼若論其極則所謂教化本源其遠者大者尚不止此出位之思文非臣愚所得而易言也伏惟

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臣不勝犬馬惓惓

一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臣愚竊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師儒之職誠不可以不重如臣等兩京國子監官以至十三布政使司南北直隷提學等官皆所謂師儒也有如臣

者至愚極陋既病且衰力不逮志已甚愧召於
初心任匪其人咎克更圖於後效願乞早賜罷
黜之恩以爲師儒不職之戒然後另求道德之
士以爲大學之師如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
敎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
望不爲虛也至於提學等官雖一方敎化之司
實天下人才之責權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
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
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適蓋其官之所歷視
國學雖爲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爲最

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
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
稱其任而不愧其職也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
或假託以蓋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
禁人之不於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
何以禁人之不於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獎人
才以之而衰其府州縣學等官因亦視其好惡
以爲向背因其勸懲以爲賢否蓋又在所不必
論也凡若此者臣豈敢推過於人而不歸咎於
已其實天下之士十數年養成於彼而欲一旦

責成於此雖有智者殆亦無如之何伏願
聖明深加之意精擇其人而無如用臣之誤則
庶幾於敎化之職無負矣
一愼科貢以淸敎化之源臣愚竊謂國學所養之
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貢則取之鄕科
是國學爲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誠不
可以不愼也今之所謂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
自進之徒而因循姑息之敝實莫此爲甚今之
所謂科舉者雖可以得豪傑非常之士而虛浮
躁競之習亦莫此爲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

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則
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爲何書歲貢必先於食
廩今而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
則以恤貧廩甚者不知舉業爲何物是雖未必
盡然大率實類於此臣愚乞
勑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其板在書坊者必
聚而焚之以永絶其根柢其書在民間者必禁
而絶之以悉投於水火於其廩之未食者必嚴
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於其廩之已食者必痛
加裁革而不恤其私然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

皆賢不惟
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源亦稍清矣
三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臣愚竊謂孔廟從祀之
賢實萬世瞻仰所繫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
公何以爲教化本原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
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以下二十二
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輿能去非已有定
論而近時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取白　上裁
不敢再贅但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衞
山先生楊時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

承孟氏不悅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
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
新經之闢誠足以衞吾道論行撿漢儒如馬融
戴聖之徒固爲不可幾及論著述宋儒自周程
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疵如是而不須從祀之
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
不多行撿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
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
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出處聖賢之
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

君親而不恥仇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
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
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
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
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
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
勑廾時以上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
夫之列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敎化
亦不惟無少補矣
四廣載籍以永敎化臣愚竊謂天下之道非託之

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
散雖敎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而誦習之功
未有不假書籍以待者也本監所有歷代書板
雖舊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旋加
脩補而切於日用者猶或未備臣愚乞
勑各布政司將所有緊要等板如程朱大全集
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到監一以備國學蓄積
之當而士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饋賂之勞而
民力有所省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又本監
所有東西書庫屋既低隘地亦卑濕以致各様

書板朽壞日甚所損非細臣愚乞
勅改爲東西書樓上以爲庋置之所下以爲印
造之局不惟書籍之存安極其高潔抑且工匠
之出入有所拘撿其工價料物如不欲動費在
官錢粮臣當別行節縮措置如此則歷代緊要
書板不致朽壞散漫而敎化之助亦庶幾其永
有賴矣
一復會饌以嚴敎化之地臣愚竊謂監生之會饌
猶百工之居肆不惟朝斯夕斯得以專精其術
業實亦相觀相喜有以收斂其放心誠國學之

舊規
皇祖之明訓不可以爲不重而不加之意也自
景泰初以柴薪缺少暫且停免遂成化中致饌
堂損圮遂成廢弛今饌堂厨房係造將完所缺
者器皿米肉柴油支給如故所少者柴薪若復
因仍不舉誠爲虛費可惜臣愚乞
勅該部計議將饌堂前廊房一帶照舊監造以
便朝夕往來碓磨桶杵碗楪等件逐一修造以
供日用飲饌柴薪之費或取之抽分或資之買
辦務使經久可行不致半途而費如此庶幾

國家養士之恩不爲虛文而敎化之地亦益見
其嚴密矣
一六均撥歷以拯敎化之弊臣愚竊謂作法於凉其
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所有納粟監生一
節實爲 國家敎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
矣然天下之事既不及塞其源亦必塞其流天
下之病既不充治其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
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哉且往歲會議之時
納粟監生約有二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今
分爲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深以定其

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足以名數之多
少而爲撥置之多少也然
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
蓋已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
一時救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
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
二分自此以後多漸反而爲少少漸反而爲多
蓋又不止往歲之三分一分而已也若但泥於
舊制納粟仍爲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
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

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殆恐非
先帝臨期酌量均平之深意也臣愚欲乞轉科
貢爲六七更納粟爲三四庶幾易窮則變變則
通之義雖於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於
甚極也桃溪爭稿

脩舉廢墜疏　謝鐸

臣切見本監廢墜之事固非一端其遠者大者臣
愚未敢輕易輒舉惟是日用之急雖近且小不可
暫缺敢略舉一二爲
陛下言之惟

陛下俯察而加惠焉臣竊惟先王之治下必使斯
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後可望王道之成況國學萃
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於茲二者或未能以無憾
焉尚何以望士風之振人才之興以備國家天下
他日之用哉臣到任以來切見本監監生二千三
百餘名而號房曾不及五六百間其傾頹滲漏不
可居者又往往半之於是不免寄居雜處軍民之
家是不惟出入往來有所不便而僦賃支費亦甚
艱難以朝夕無所與居之人而欲望其篤志於學
以大底於成誠亦難矣切見退省堂及東西饌堂
不下五六十間亦皆損壞廢於無用如蒙乞　勑
工部通加修理量撥監生暫且居住是亦不費之
惠而人人稱便矣臣又切見本監通志舊例監生
不幸病故者本監移文順天府本監給與殯殮之
具臣在南京時亦嘗舉行近者本監監生邢倫病
故移關順天府雖有所給而稱爲俸銀既而監生
韓本宋濟相繼病故却乃執稱無例漫不之應臣
等不得已止從本監勉強措置少助臣職居其地
目覩諸生如此死喪之狀狼狽臣若復坐視其態
而不惟死者目不能瞑而於

聖朝仁政亦未免爲萬一之累矣且監志作於成
化三年間人必有所援方敢載入但禮部近年兩
經火災案卷無存故有司執稱無例以致推調內
外大人故官皆有口糧脚力送還其家監生雖未
爲官然皆朝廷儲養以備官使之數豈可使之死
無歸而漫然不惜哉如蒙乞　勑禮部從長計議
量加恩典所費之惠雖不甚多而所以作士氣收
人心者端在是矣臣又切見本監各色堂宇與夫
四面墻圍亦皆年久坍損失今不修後必大壞及
照文廟櫺星門前一帶空堦每被附近軍民朝夕

作踐又有不良淫婦雜居其間極爲褻瀆穢汚之
甚臣愚欲乞　朝廷逐去不良稍加開拓前築牌
墻以爲障蔽庶幾文廟肅清而神靈安妥矣又本
監朝房一所亦皆坍損隘陋每遇朝叅不堪住坐
臣愚欲照順天府朝房事例造爲前後兩楼以備
衆官歇泊此雖細務末節實亦廢墜不舉之一端
朝廷如不欲動費在官錢粮臣別當節縮自行措
置惟是養生喪死之具惟監生日用所急伏乞
聖明曲加矜憫特勑該部議擬施行則臣等不勝
幸甚國學士子不勝幸甚　　桃溪淨藁

維持風教疏　　謝鐸

臣愚竊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臣
願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敎所係仕途不
可以不清也臣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冗員風
敎之濫冗員不可以不革也臣願革冗員以從京
府之制徒徑風敎之羞捷徑不可以不塞也臣願
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近覩禮部尚書傅瀚
等爲地震事題准各該衙門條陳所見臣固知天
下之事所當言者不止於此蓋凡政本之寖蝕官
司之贖濫生民之愁苦軍士之疲困災異之迭見
邊境之失寧是皆宗社安危之所關朝廷宵旰之
所急者顧以啓沃論諫各有攸司而出位言高尤
在所諱惟是四者事關風敎學校之首務也臣雖
不才職專學校又豈容終於隱默而不一言之哉
用是條列冒昧以陳惟
聖明加之意焉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臣愚竊惟學校之設
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奚先於父子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柰何承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
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

哉爲今之計莫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
以顏路曾晳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
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人倫莫大於君臣
殷之頑民猶不忍忘紂柰何忘君事仇若吳澄
者親爲有宋之遺臣覥顏胡元之官祿名節掃
地復何言哉後死之誅止宜律以春秋大義斥
其用夷變夏之罪罷黜從祀以列於莽大夫之
列庶幾不掩其惡而人心愜服也此前一事人
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
蒙俞允臣非不知重復覼屢言之誠爲可恨特

以毎當奉祠對越之際輒起顚顧不安之心心所不安又不得不發之言耳如蒙乞　勑禮部翰林院重加考定議處使祀典以正人倫以明則所以維持風教者不淺淺矣

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臣愚竊惟科貢之設皆所以羅天下之賢財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得人柰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旣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簾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多爲防閑而實則關節内外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法日

壞矣臣愚乞　勑兩京大臣各擧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　上裁每布政司特差二員以爲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眞才亦可以漸得矣歲貢一途雖亦有之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得則以賄行不以優老則以濟貧及其來貢之際又聽其自乞願授教職往往名爲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臣愚乞　勑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者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凡此二事按之人情格例未免窒礙難行臣切反復思之積弊之深如此必得出　宸斷力加旋斡然後科貢可重仕途可清而所以維持風教者不外是矣

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臣愚竊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爲準則也切見順天應天二郡實惟京府大興宛平江陵上元四縣皆爲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於所轄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

之俊秀與其備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爲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柰何凡今天下附郭縣分不分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濫臣愚謂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爲增損止以府學教官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加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重矣臣亦熟知今之爲官者類喜於添設而難於裁減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

是哉
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竊以國學聚天
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
使也選之科貢尤恐未精柰何近年以來大開
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之缺
殊不知得其利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兄
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
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
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變爲交
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臣願深監前弊預塞其

途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而此策
斷不可行矣往年爲因此革在監不諳文理凡
撥各衙門寫本者俱各顧人令遂視爲定例致
使六科短差亦以顧人艱難爲詞目前流害其
極如此如蒙乞　勑內府等衙門事例許以年
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身庶幾嗟怨
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臣固知國家養士
不厭其多但賢關所在恩倖之濫進昏耗之雜
處殊亦可虞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寧止是哉
奏均選撥以勵庶官事　　賈詠

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
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南京國子監祭酒賈詠等奏仰惟我
祖宗受
天明命撫有萬方式崇儒術誕興文教乃南北兩
京並建國學所以重首善之地而開教化之源也
故所立之官祭酒司業則擢自翰林而監丞博士
助教學正學錄皆取諸科目之士且必俟其出教
於府州縣學功績有成學行可觀或曾經各撫按
等衙門旌獎有譽望者或由進士出補外任願乞

恩典者始得陞授固足以見崇儒重道之至意也
至於所以作率風勵之者則又有不次之擢焉又
幸而恭遇　朝廷廣開言路旁求俊彥科道缺員
即許兩監監丞博士以下等官與兩京行人大常
博士及行取外京推官知縣府州縣教職一同選
補又足以見立賢無方之盛心也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所以教化隆而風俗美　朝
廷正而天下治有由然也迄今百五十年於茲其
前項內外各官屢次擢用不輟惟南監自正德二
年助教張祐擢授御史去後到今未蒙　恩典遂

使居南監之屬者莫不懷輕南重北之心而銳志事功者亦有不屑就之意爲兄臣自供職以來夙夜兢惕恒以表率模範爲事比見各屬立心剛直制行端方文章足以餙治平廉介足以激貪污或博學而勤於誨人或恬退而甘於自守或體貌魁梧而素閑禮節或才識通敏而動中事機且訪其先任郡學之時有嚴經撫按旌奬素有聲望允服人心如此等人久淹下位不以上聞則不惟非臣以人事君之心亦無以示激勸於將來也伏望
聖明體　天地生成之德廓一視同仁之心察臣

所奏乞　勅該部比照北監兩京行人大常博士府州縣行取等官事例曲加訪察凡遇風憲及兩京部屬有缺移文本監擇取行實年貌才力相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赴部擢用以勵其餘以從
祖宗崇儒重道之典以昭
皇上立賢無方之心如此則凡厥庶官知所激勸而區區臣職以人事君之忠亦庶乎可以仰副於萬一也臣下情無任恐懼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見行事例兩京御史員缺查取在外進士舉人出身知縣

推官南京國子監官并天下府州縣賢能出衆舉人出身教官與在京一考以上行人博士國子監官會同都察院揀選擬受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國子監祭酒賈詠等奏稱乞要比照北監凡遇風憲及兩京部屬有缺移文本監擇取行實年貌才力相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赴部擢用一節爲照兩京國子助教博士等官曾經一考以上賢能素著者行取考選風憲係是見行事例但南京國子監助教博士等官查無開報賢否各官才力未詳所以得與行取者少今祭酒賈詠奏稱

前因合無移咨南京吏部轉行南京國子監掌印官每遇年終將所屬助教博士等官從實開報年歲明註文學才行開具賢否揭帖一本責令順差人役賫送本部查照以備斟酌行取緣係均選擢以勵庶官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尚書陸完等具題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是南京國子監助教博士等官着本監掌印官每年終開具賢否揭帖送部如遇考選風憲斟酌取用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行移咨前去

煩爲轉行國子監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
欽遵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
此合就備申劄副本監照依該部題奉　欽依內
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劄副者　正德十三年正月
二十二日行

圖籍之儲　丘濬

臣按宋朝以文爲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歷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眞宗

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大淸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淸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

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於翰林院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凡太學所有經籍及板本之屬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曰行秘書而宋人之評詩者亦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而書史之有訛舛者必校正之以監本則此二者乃自古貯經籍之所

我

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省秘閣皆不復置惟於翰林太學置此官二員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職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於虛設臣聞永樂中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其人家所有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存於此萬一有

所蹤失則永絶矣可不惜哉今幸　國家無事正

天子崇儒右文之時恐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爲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而泯盡豈不貽千古之永嘆哉臣請　勅內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淵閣書籍凡有副本於南京內閣及兩監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　勅祭酒司業行取監生抄錄給與人匠紙筆責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本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蹤失之虞矣

章服議

宋濂

歙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之外雜以雲氣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爲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日者咸法天而成章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金華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服之冕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旣云每章分爲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自山龍而下如然則日月星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誣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氣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氣不過爲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

觀之歙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恨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迨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鳳於裳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袞衣爲然也冠冕之制古者採藻爲旒前後邃延以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裡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爲七星旁施琥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啣之古者以旒數爲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爲二十四焉使歙儒舉以爲言則群起攟其旒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豈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爲正

送莊僉事提學陝西序

皇上嗣登大寶之初少保戶部尚書黃公以學校不得實才爲言　上命在外按察司添設僉事各一南北直隸於巡按之外添設監察御史各一在廷大臣會舉文學深博克其任俾不理他務職專提督所屬學校務求實才而國子學正莊公令陞陝西按察僉事正其人也嗟夫學校不得實才豈

獨學者自怠之過哉師道不立所司姑息之政有
以悞之耳　國家設科取士文學之優者爲進士
文學之次者爲教官天下學者素怠而不勤而又
以其次者之爲師傅之以文學則慝已有所困而
顯其短急之以政教則懼彼有所怒而不親於是
學者厚致其意以求逸爲師者亦厚致其愛而樂
與之俱逸棄其訓迪之方溺於荒墮之習而於聖
賢經傳之學邈然若不相關逮夫科貢迫急然後
孜孜剽竊汲汲記誦校藝於所司則曰彼善於此
勿求其全也卒業於太學則曰進用有期勿復苦

之也歷試於諸司則曰勤苦至此在所當矜也至
於銓選之際則又一切俯就雜試以吏胥之所能
嗟夫施便安之教以荒其修用姑息之政以勸其
怠欲求天下學校實才之用難矣哉宜乎下勞大
臣之言上瀆
九重之聽而以實才之效責望於公等也公嘗典
教於外庠又嘗贊教於太學師之不教弟子之不
學公能深知其弊者矣茲行也務在革其弊而新
其習督厲懲勸鼓舞作興黜陟賢否與時更化使
關陝之爲師子者勇於進脩而樂於有成則實才

之効得矣大臣之所薦聞朝廷之所選用公可無
媿焉公名觀徽州人端謹沉實樂聞善言今太常
少卿魏先生多稱其道於其行申以贈之

明教　　方孝孺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
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
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之以藝增人以智哉爲之之
具素備能使以不成才爲病不若人爲恥各思勉
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
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恤則責之以孝弟婣睦

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以六德以
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
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
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賍罰之區芻牧之場被
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太學有徵
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典
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
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
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
缺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

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若恒人之淺事自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脩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畢爲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迷而教之踈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杞梓之術之所不能無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

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効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而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遠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得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爲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爲求人大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所爲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以其精不以其

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亍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且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勿使色厲而僞者得參之則大臣

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賑災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爲師者非其才德之美不可也大學惟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子弟員也必開於其官庶鄉

黨皆信言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於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於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聽任用郡縣既升而缺則卽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息於自修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成思有爲於世矣爲治者不患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

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相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其性崇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題科舉事　倪岳

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弘治八年八月又該天下開科鄉試已經具題通行照例舉行外及弘治九年例該本部會試查得上年入場舉人將及四千比之往年漸有加增及近因試卷數多添請同考官員所據事體日增而供給之費如舊不免靠損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人民案呈到部今將酌量一應應該增添事宜逐一預爲議擬緣係科舉事宜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本月十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都准行欽此　計開

一照得順天府鄉試所用供給錢糧等項米麥戶部放支牲口等件直隸各府定數供辦本府止

供紙劄及一應買辦等項遇有不敷亦從借辦應用尚且逐年負累小民窘迫不堪緣鄉試係順天府合直隸各府生員人等考試不過二千餘人如此供給於禮爲宜禮部會試乃合應天順天二府幷浙江等十三布政司舉人考試將及四千視前幾倍而所用供給亦止賴於順天幷直隸各府其間人數多寡夏不相同而預備供給與之無異及用度不足卻又一切取給於在京兩縣之民百般驅迫幹辦不前蓋供給既已因人而日增則錢糧亦合隨時而異處若不

量爲加添補行愈累貧乏深爲未便即今各處開科鄉試合無本部行移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四川河南山東陝西山西九布政司幷應天府於本處供給科塲餘剩錢粮內各扣除銀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四川各一百兩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應天府各八十兩俱貞付本處司府朝覲官吏於弘治八年十二月內賫捧到部轉發順天府收貯除米粮柴炭刊字人匠照舊支辦猪羊量減派納若有不足幷其餘一應紙劄菓品酒醋油麪等項應用物件臨期本府選委公

正堂上官審取殷實鋪戶照依年例量爲增添支價兩平收辦如此則衆輕易舉京民不至於靠損錢粮稍裕供給亦不至於窘迫矣

一照得試院自天順八年重修以來累經建議蓋造板舍以防風火之虞實爲永便今板舍四千間但有一二處未曾添蓋房屋臨期仍用蘆席蓬荅夜加意防守尚爲未便如塲內望高樓五間俱用蘆席搭蓋柱脚不堅有風之日軍士不敢在上每樓合用軍士二三十人亦要供給有費無益合無行移工部照依應天府幷各布政

司試院於中止蓋樓房一間四角望高樓俱不必用臨時止用軍士二三十人四面觀看最爲省便及至公堂前原蓋小捲蓬一間因其窄小不堪擺列席面及容供事人役在內臨時却於兩傍搭蓋大蓬席二座幷謄錄所原蓋房屋數少亦天井內搭蓋大蓆蓬一座幷彌封對讀受卷三所內亦有蓆搭蓬屋緣此等處所晝夜常有人在內謄錄及各供所事供用燈燭倘遇風起之時人心驚惶十分不便兼且歲用搭蓬工料錢粮不爲不費合無將至公堂前舊蓋小捲

蓬一間拆去另蓋大捲蓬三間謄錄所天井內週圍照依地方四面蓋造通連小房向明開窓以便謄錄及各所量蓋小房數間如此則雖小費而有大益暫勞而永寧矣

一試院內原設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四所合用執事人員查得正統年間入塲舉人不過千名尚用京官十五員景泰年間入塲舉人不及三千名亦用吏部聽選府州縣官十七員近年入塲舉人增多將及四千乃止用官一十三員分管不敷難免差誤深爲不便合無查照前例量爲

斟酌於彌封謄錄對讀三所各添官一員待至會試之期行移吏部照例揀選官一十六員分晉前事如此庶得繁簡制事之中可免差錯悞人之弊矣

一謄錄等項合用生員常例除順天府學不用外將本府所屬各州縣學不分廩增生員盡數起送赴部通不過五百餘名轉發試院內分撥謄錄受卷彌封對讀四所供事但近年入場舉人日漸加增試卷日多前項生員分理不敷至於謄錄一所用人尤多每年借用各處送到歲貢

生員近年又復奏　准借國子監監生二百名緣此等生員俱係出學月久年紀漸大之人又見不係本等應辦事務往往不肯用心故意錯亂謄寫深爲悞事況要朝入暮出謄寫不多惟難於關防抑且反致躭閣尤爲不便合無行移北直隸提調學校監察御史預期於直隸府州縣有鄰近順天府地方者就於各學內再行揀選已冠能書生員二百名通前共七百名起送赴部分撥謄錄等項應用如此則事得早完既可省供給之費人非借用亦可免出入之防矣

劾輔臣壞科目疏　張寧

切照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正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　聰明祗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杲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蓋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特以貴胄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

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人談子德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爲大臣元宰公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設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

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寛太寛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脇下其所存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寛施之以恩而不絶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罷歸田里别選文學公正之人以居内閣用昭輔平明之治其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苟求而

真才斯出矣方洲集

增解額疏　張寧

查得景泰元年詔書内一欵科舉一依永樂年間例行不許更改此

皇上中興初政所以廣致人才懋圖治理之盛心是以庚午癸酉各處開科取士俱各欽遵施行不拘額數續因給事中徐廷章等建言欲依宣德正統年間仍定解額該禮部通行議擬得若依宣德取人不無太狹合照正統額例數外果有堪中文字量加名數亦不得多過二十名已經奏准行屬但其所增二十名不復各照地方定擬猶爲未當臣等請以一二處論之宣德中應天府額取舉人八十名雲南布政司額取舉人二十名定額之初未始無多寡之分也正統中應天府增取二十名雲南增取五名增額之數亦未嘗無多寡之分也今應天等處學校不減於先而雲南等處士子不加於昔若不論其地方不量其士習一槩俱增二十名則應天所增名數比舊僅過一分雲南所增名數比舊將及一倍矣在彼者何其堪寛在此者何其太狹舉此一二餘地可知且禮部見今行移

既有不得過二十名之語則少者必欲取盈多者不敢踰額進退不均枉濫斯甚况今開科在邇乞勑禮部中照舊例其先奏增添二十名除雲南不動外其餘南北直隸各布政司多寡未均者各係正統年間增額等第照例挨數加添庶爲便益緣係比係宣德年間定額及正統年間增額事例今將擬添名數開題請　旨方洲集

雲南布政司（正統間增五名今係禮部奏添不得過二十名）

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正統間各增十名今比雲南各增多五名）

通增二十五名

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廣山東正統間各增十名今比廣東
等處合多五名通增三十名
南北直隸正統間各增二十名今比浙江等處合多五名通增三十五名

改便科舉以順人情疏

該遼東都指揮使司遼東都司等衛儒學優次等
生員徐潮等奏惟照嘉靖十年例該鄉試臣等俱
蒙巡按遼東謝御史某考送山東布政司鄉試隨
於六月內起程閏六月入關時值天雨連綿平地
皆水冒暑衝泥延至七月終方纔到省中間觸犯
暑濕太半感疾多不終場臣等勉強全場而志昏

力倦僅能成文以致本學中式止生員韓偉一人
而臣等俱被黜落委屬文理荒繆豈敢妄有怨尤
但念臣等由遼東以至山東往返六千餘里跋涉
四箇餘月辛苦萬千難以盡訴已於嘉靖七年九
月內備將苦情及將遼東比照潼關等處科舉事
例奏行該部轉行遼東巡按王御史勘處取具議
擬供給及合費供給銀兩又經覆奏一向拱候
明旨至今未蒙准行臣等竊惟潼關一衛本屬直
隸而科舉乃在陝西以其近於陝西又如宣府一
鎮其守巡官員俱係山西而其科舉則在順天以
其近於順天今遼東之地比之潼關其去順天遠
近最爲相等而其所設守巡亦係山東官員又與
宣府相同獨科舉一節乃使越過順天遠赴山東
揆之事體似有不均議者幾謂此其舊規殊不知
遼東先年學校之名雖設而科舉之途未開至正
統丁卯地方撫臣始選都司等學軍生張昇金紘
律二人起送應試彼時遼東山東原有海道之便
却將昇等咨送山東既而中式以後科舉遂以爲
等爲例實因襲之弊非舊規也況今海道不通已
四十餘年臣等何由以乘其便向使遼東先年既

有科舉跋涉果如今日之遠　廟堂之議必酌量
地里遠近附之順天無疑又況遼東學校見屬巡
按管理與直隸提學事體相同而科舉乃屬之山
東竊恐法制不如是也如蒙伏望
皇上憫念下情乞勑禮部查照臣等先年奏行本
詞及該年巡按王御史勘處緣由容令遼東各學
生儒得赴順天府應試庶勞逸適均事體便益臣
等圖報亦有日矣干冒天顏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看得遼東都司等

衛儒學生員徐潮等奏稱正統年間撫臣始選軍生應試亦有海道之便咨送山東科舉況今多年海道不通乃使越過順天而遠赴山東往返六千餘里辛苦不便乞要比照潼關宣府事例附近順天府科舉一節爲照遼東都司衛學應試生員先附山東委緣山東海道之便今海道既塞陸路遼遠往返至有六千餘里貧生寒士裹粮挾策奔走長途動經數月委於人情不便今欲改附順天府應試又與潼關之附陝西宣府之附順天事體相同況節該衛學生員徐潮等并曹福等陳奏頻煩

情詞如一似應俯從但係奏改就近科舉地方既已更屬解額未免有拘臣等查得近該直隸提學御史胡明善題稱德州等衛提調教官皆屬山東惟生員乃爲提學御史所轄乞要建學起貢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已經行令欽遵去後今照遼東衛學遠去山東三千餘里乃使越過順天而附於山東科舉德州左等衛學本是山東地方而科舉乃反附於順天事體人情通屬未便相應議處臣等合候　命下行移山東布政司及移咨都察院轉行直隸提學并遼東巡按御史知會今後德州左等衛儒學聽山東提學官管轄就山東布政司應試遼東科舉生儒聽遼東巡按御史考送順天府鄉試其德州等衛建學起貢事宜本部移咨都察院改行山東巡按御史查照先奉欽依事理施行則不惟解額無拘而人情事體兩得其便矣
嘉靖十年十月十六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　欽此

清入仕之路　丘濬

本朝科舉叅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謂明經

宏詞諸科一切革罷惟存進士一科洪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爲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鑄定額兩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類取人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而會試

則加以半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
尋復鐫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
旨自是遂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
科至是三十餘科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弊
弊盡革無餘惟程試之文氣進用之人才似乎有
愧於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
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
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
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

序文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
於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
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已能其初場出經書
題往往深求隱僻強裁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
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
所不必施之地顧於綱領體要處反忽略焉以此
初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力有所不
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
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
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嘆也已然

以科額有定數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倣效
成風策學殆廢間有一二有策學者又以前場不
稱累不經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豈不以是哉其
錄出以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淺拘泥纏繞不厭
士心錄文一出議論紛然其所謂主意之說尤為
乖謬凡其所命之題專主一說謂之主意殊不知
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所能盡理苟通焉斯在所
取矣何必惟已之同哉士子志於必得謂非合主
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將聖經賢傳之旨旁求
曲說牽綴遷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獨壞士

習其為聖傳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題士子
主此以為文今日為士子既以此進身異日為主
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謂繆種流傳今日時文之
弊殆類之也然此又不但科試為然而提學憲臣
之小試殆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題尤為瑣碎
用是經書題目愈多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徧
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
士也正統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子親筆有司
稍加潤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舉子無一
言於其間殊非設科之本意若夫考試之官兩京

會試皆出自　朝命鄉試則方面官先期訪請洪
武以來惟有學者是用不問是何官職雖儒士亦
在所聘後乃有建言專用教官者其所禮聘無非
方面之親私率多新進少能持守一惟監臨官是
聽內外之權悉歸御史凡科場中出題刻文閱卷
取人皆一人專之所謂彌封謄錄殆成虛設謹按
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隔絕交通之弊自簾以內
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
兼總內外焉然惟涖其事爾而取人刻文皆不得
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為監臨者特以糾察其不如

法者耳今宜　勅有司凡科場條貫必復
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
於彝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
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　上也文有可為程
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
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經書題目無
甚凶惡字面不必迴避初場經義四條以通三條
書義三條以通二條為合格否則不取五策問目
通以十事為率非通五以上不在取數會試則本
數不足取別數足之鄉試則此經不足足以他經

凡解額惟限之守不許過數苟無足取者寧欠無
足通場全無然後短中求長取以備數如此則科
目所得者皆通經學古之士而適於世用矣更乞
申明　舊制在外鄉試俱照會試及兩京例不設
監臨官其巡按御史止於科場外嚴加糾察士子
欲入場者專委提學憲臣考驗而亦不許他官小
試凡百執事不許用進士舉人出身人員恐有夤
緣作弊臨晚給燭雖唐宋故事然今科場代筆換
卷多在昏暮宜革去給燭而取減場先期聘考試
官必詳加詢訪不許徇私濫舉許御史糾治惟有

學行譽望者是取不分有司教職見任致仕仍乞
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
禮惟送酒殽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
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
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臨官至期
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
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
有參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
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
祖宗之舊矣又考會試舉人往時入場者極多不

過二千人今則積多已踰四千矣切恐數科之後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數竊考朱歐陽修作禮部唱和詩序謂宋制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場至二十日以後揭曉不過十餘日卷多日少恐不能無遺才請下禮部議寬其日限而移殿試於三月望日庶幾考試者日力有餘得以盡其心力精詳文理以爲
國家求才

科擧私說　謝鐸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

何故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質之爲貴及其至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於此而不有以廻斡之通變之以不失乎先王之意奚可哉蓋自先王之政廢而民無恒產民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於是鄉擧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爲後世科擧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爲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於是而廻斡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之科擧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科擧之學苟於此而盡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敎蓋亦不出諸此而其以成人才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於古之嘆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恒浮談冗說修之無益於身心措之無益於國甚者口夷齊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迹斯鞅遂使科擧之學柰爲無用之虛文暨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爲師以律爲治視其昔之所講者曾荃蹄芻狗之不若噫是豈朝廷立法之意端使然哉歐陽

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然則文與道離而欲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甚難矣乎雖然盡言而庸遠者有矣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能至焉者也此又科擧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廻斡通變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乎不然一擧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故曰已日乃革無咎鐸不佞敢私贅其說如右以爲天下有志者告庶識其勢之所在而亟反之於乎獨科擧也哉

論制科

王鏊

王子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雖人才高下係於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

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艷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艷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有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俟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

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矣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俟易也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六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七目錄

禮部儀制下

一道德以同俗一　丘濬
一道德以同俗二　丘濬
題禁治異服異言事　何喬新
欽遵聖訓嚴禁奢侈事　汪鋐
民政　方孝孺
成化　方孝孺
正俗　方孝孺
嚴旌别以示勸　丘濬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銘　方孝孺
議處節孝以彰風化疏
鄉飲酒記　華盛
宗法　方孝孺
郡國之禮一　丘濬
郡國之禮二　丘濬
家鄉之禮一　丘濬
家鄉之禮二　丘濬
家鄉之禮三　丘濬
奏故官房屋事　萬觀

題公差事　張寧
送主事林君孟和之南京序　彭韶
行人司題名記　顧清

史029-569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禮部儀制下

一道德以同俗一　　丘濬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閣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譔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道德雖具於人心出於天命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安知其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哉是以自古

帝王有志於三代之治者莫不以同風俗爲務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爲先一道德者苟不質正於聖賢之言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而施行之哉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聖賢之言具載經傳不有以表章而發明之上之人何以爲據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於經籍而命諸儒考正而會聚之用以頒布天下使家傳而人誦之則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則爲道德不如是則非咸爲道德之歸而風俗醇正而無彼疆此畔之殊矣唐太宗有見於此而命孔穎達以考正六經而穎達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謬冗則亦何益之有哉穎達之學雖有可疵而太宗之見則超然出乎後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我

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

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用陳澔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戶牖而殊轍或

泥於訓詁或流於讖緯至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於世而我

列聖又表章之遂爲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一道德以同俗二　　丘濬

臣按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臣竊以謂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必欲得賢才以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則人執私見家

爲異說各道其所道其所德不相統一矣必欲
道德之一而咸惟中正之歸則又在師道之立蓋
立師道以脩學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風化教天
下之人材考正經典講明義理以一人心之趨向
斯於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而後已所以然者非得
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
曷足以當茲任哉惟我
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才一以五經四書爲教學
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
今日班行之中縉紳之列未必無其人也盍加推

訪其閒有德行文學闇閧素著冠於一時爲內外
所推重者即僉舉以聞命以師儒之首秩俾之自
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
以充其選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如
程子所云者授以實書責以提督作興之任俾其
率領群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爲準
則根據學校所施行者必
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誦習者必
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制凡夫
學校所以勸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門
分條具以爲一代教養之法即行之太學又頒之
天下如此則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
其所得以爲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窮矣要必
就其所教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
務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爲太學之師散其明於
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
其所受於教者之教以卒業於太學以分任於有
司以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後先授受同此詩書
之習同此道德之歸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
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道此德也

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
者不謀利而計功爲學者不駕虛而翼僞脩辭者
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渾渾乎和
平溫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雖
唐虞三代不是過也由是觀之治天下之道莫大
於正風俗正風俗之要莫切於一道德程顥一世
大儒言於其君欲其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臣敢
昧死援程顥之言以爲
九重告

題禁治異服異言事　何喬新

切見近年以來京城內外軍民男婦每遇冬寒男子率用貂狐之皮製高頂捲簷帽謂之胡帽婦女率以貂皮作尖頂覆額披肩謂之昭君帽又去冬正春童男童女在堦嬉戲聚談罵詈不作中華正音學成一種鳥獸聲音含糊咿嗢莫辨字義謂之打狗吣傳聞北直隸各府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地方互相倣傚亦有此習夫胡帽昭君帽之制皆胡服也打狗吣之證是胡語也以中國而服異服道異言何其習俗之謬耶蓋自胡元入主中國衣冠變爲左衽正音變爲侏𠌯彝倫法度盡爲胡俗

仰惟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肇修人紀掃胡元之陋俗復華夏之淳風去異服而椎髻不得以亂冠裳之制禁異言而胡語不得以雜華夏之音百有餘年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斯世斯民復見唐虞三代文明之盛實我
烈祖之功也柰何歷年滋久民俗日偷漸染夷風恬不爲怪此等異服異言雖起於微賤之小人實關乎華夷之大體如蒙乞 勅錦衣衛并巡城御史督令五城兵馬司嚴加巡緝今後軍民人等男婦童稚敢有仍戴前帽及爲打狗吣等項語音拿送法司究問婦人有犯罪坐夫男童稚有犯罪坐家長初犯止照常例發落再犯枷號示衆仍追究匠作鋪家一體治罪其直隸等處亦行各該巡按御史禁治此則法令嚴明人心知警而習俗淳正矣緣係禁治異服異言事未敢擅便弘治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具本題奉
聖旨是你部裡便將所進奏詞出榜禁約欽此

欽遵 聖訓嚴禁奢侈事 汪鋐

臣惟

皇上舉行曠典親事耕蠶率先天下將使天下之民男勤於耕女勤於織以爲豐衣足食之本既又
頒示
聖訓列爲條目 勅諭部院刊布天下將使天下之民重本抑末去惡遷善以成禮義廉恥之風此
皇上惠愛元元之心至矣盡矣臣伏讀
聖訓內一款一秋成之後所獲須要撙節愛惜勿得賤棄儲之以備凶歉臣仰窺
聖諭蓋謂民之於財非勤無以開其源非儉無以節其流勤與儉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故既率之

以勤復諭之以儉洪惟
太祖高皇帝著　大明令禮儀定式凡官民服飾
冠帶房舍鞍轡墳塋器皿床榻各有等第無非示
民節儉使不得縱欲敗度夫奢之爲害不止貧而
已也官之貪民之爲盜上之虐下下之慢上禮義
之風熄廉恥之道喪皆自奢侈爲之故
太祖高皇帝詳於禮制以防遏民欲如此奈何承
平日久人心玩愒雖有　令式罔知遵守財愈匱
而奢愈甚民俗之弊極矣
皇上聰明天縱洞燭幽隱故撙節愛惜勿得毀棄

之訓如遍歷閭閻而熟見之者眞法
祖奉天與道致治之要務也臣忻躍感戴自不容
已是用忘其固陋謹以令式所載及
皇上所諭至意敷張演繹列爲條欵開坐上陳伏
乞
聖明俯賜采納責令御史守令着實奉行俾天下
之民既務於勤又務於儉自京師以達四海翕然
從風則禮義可興敎化可行而治效可立見矣臣
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具奏
聞

一伏覩　大明令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
賤各有等第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職官
妻女一品至三品服渾金衣首飾釧鐲用金玉
珠寶四品五品妻女服金搭子衣首飾用金玉
珠六品至九品服銷金衣并金紗搭子首飾用
金珠惟耳環許用玉珠以上許通用絲繡庶民
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金繡許用紵絲綾羅紬
絹素紗金首飾一件金耳環一對餘止用銀翠
帽頂帽珠並不得用金玉珊瑚琥珀靴不得製
造花樣金線粧飾庶民並不得用羅絹凉傘許

用油紙雨傘凡鞍轡職官一品二品用金粧飾
三品至五品用銀六品以下惟用礶石鈒鈌庶
民不得描金惟用銅鐵粧飾職官一品二品器
皿許用金玉三品至五品惟酒盞用金六品以
下酒盞用銀庶民惟酒盞用銀餘者禁止
一伏覩　禮儀定式凡衣服花樣公侯駙馬用麒
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仙鶴錦鷄三品四品孔
雀雲鴈五品白鷳六品七品鷺鷥鸂鶒八品九
品黃鸝鵪鶉練鵲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
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

八品九品犀牛海馬尺文武百官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帽並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并織綉龍鳳紋凡官員蓋造房屋並不許歇山轉角重簷重拱繪畫藻井其樓房不係重簷之例聽從自便公侯前廳七間或五間兩厦九架造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門房三間五架門用金漆及獸面擺錫環家廟三間五架俱用黑板瓦蓋屋脊用花樣瓦獸梁棟斗拱簷桷彩色繪飾窓枋柱用金漆或黑油飾其餘廊廡廚庫從屋等房從宜蓋造俱不得過五間七架一品二品

廳堂五間九架屋脊許用瓦獸梁棟斗拱簷桷青碧繪飾門屋三間五架門用綠油及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許用瓦獸梁棟簷桷青碧繪飾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擺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梁棟止用土黃刷飾正門一間三架黑門鐵環已上品官房舍除正廳堂外其餘房舍許從宜蓋造但比正房制度務要減小不許太過其門窓戶牖並不許用硃紅油漆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盞用金餘用銀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銀酒盞用金餘用磁漆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用銀餘用磁漆木器並不許用硃紅及稜金描金雕琢龍鳳紋官員床面屏風槅子並用雜色漆飾不許雕刻龍鳳紋并金飾硃漆官員鞍轡公侯一品二品用銀減鐵事件鞊用描銀三品至五品用銀減鐵事件鞊用油畫六品至九品用擺錫鐵事件鞊油畫

一令之官民房屋違式者甚多合無行令巡按御史督同府州縣掌印官嚴加禁約凡以前造過違式房屋責限半年內改正自文書到日以後

違式新造者許地方里老鄰佑指實呈首即將本犯并工匠依律問罪房屋拆卸入官如是地方徇情不舉事發一體究治年終府州縣各將改正追問過緣由造冊繳報巡按御史轉報都察院查考其奉　欽賜第宅亭院不在禁限

一令之富民男女衣服首飾僭用太甚徧身錦綉盈頭金寶恬不爲異合無行令巡按御史督同府州縣掌印官嚴加禁約今後但有前項違禁服飾許地方里老鄰佑捉拿呈送依律問罪服飾追奪入官如是地方徇情不舉事發一體究

治
一令之富民器皿率用金玉合無行令巡按御史
一體禁約究治違禁之物追奪入官
一伏覩
聖訓所謂賤棄者正如今官民之家一有宴會輒
張盛筵所食不及一二所費常至什百暴殄天
物莫此爲甚合無嚴加禁約令後士大夫會飲
每卓果殽各不得過五碟庶民之家並不許鋪
設筵席止用團卓聚坐食取適口酒止五七行
不得作樂歌唱酒肆之内不許三五成群長日

酣飲在京行巡城御史在外行巡按御史差人
密切緝訪軍民有犯卽行拿問職官有犯指實
劾奏
一居喪供佛飯僧出殯大設儀仗送殯至數百人
實是賤棄米谷至於乘喪嫁娶作樂飲酒食肉
實是滅棄禮法合無在京在外通行御史督同
有司嚴加禁治則庶幾浮費可省風俗可淳
一富貴之家率于院落栽植花木粧飾假山元霄
做造鰲山花燈舉放煙火爭奇鬪巧所費不貲
及端午打造龍船競渡無時遊玩湖山寺院男
女混雜合無通行禁治其浪造假山等物通追
入官仍將追治過緣由造報
一京師乃四方之表職官乃庶民之表法行必自
近始必自貴者始乞
勅巡城御史嚴督五城兵馬遵將 令式所載并
前項禁約事宜一一着實舉行違者指實參劾
如是御史不能盡職虛應故事臣等詢訪得實
蹟照
勅諭内事理条奏罷黜嘉靖九年二月十六日奉
聖旨朕惟禮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應官民服

飾房舍器皿等項我
祖宗俱有品級等第著爲定式近來貪官豪民委
的陵節犯分日習奢侈以此未免剝削兼併雖
屢有旨禁約都因巡按官不行奉法以致府縣
官徇情怠玩虛應故事覽卿所奏具見振揚風
紀導民儉約至意都依擬在京行巡城御史在
外行巡按御史便通行出榜張掛曉諭着實舉
行所司有不奉法官民有不遵改的指名条奏
治罪罷黜

民政　方孝孺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猴猱餓則食飽則奔迸跳躑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於賢由吏胥以至於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爲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族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

五百家爲鄕以屬乎司徒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酇酇五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書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忿恚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

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苟簡之術以爲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爲治斥絶遺典而私心自爲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剗絶之不復有爲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與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驁很凶戾視其君如仇讎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

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顧悌其一恣詈言詳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蔑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顧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奸而羣聚縶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悍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兹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

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令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於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知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

不務哉欲民易使則莫如放鄉鄰酇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爲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産使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况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成化

方孝孺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養人者示之使天下咸化而歸已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咲周以爲迂而其爲治之具固周之所笑以爲拙陋而不爲者也惡犬升竈而食糜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不能制之於先伺其既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

也其於民也未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爲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慢視斯民冥頑愚僻與熊豕麋鹿無異不少置於心而爲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然行之而不顧威令既立使人視斧鑕如就几席而無所避豈不可畏哉畏極而玩玩極而怨有時而不畏矣故以刑罰爲威者威既褻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既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不切

既正書衆名於冊列其所爲於側善惡咸具無惡者爲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爲中惡多者爲次中無善者爲下正飲衆酒佑皆以其行爲差下者不畀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于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隣曰卹貧曰昵同睦曰敏好學其惡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略其教之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禮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尚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

於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經試而善則升於縣而復其家黜則下睦俾家之攸修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後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之游以從善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扶作相助諮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族禮童子則學於睦之正取其群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爲上下有缺擬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行勸而趨葬死而絶者食病而窶者敬德而文者飭強悍恢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出

也歲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蒐狩考其善而書之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乎大煩也然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不切也哉周之成法具在今欲爲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爲甚病夫變其所久習而俾爲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之民亦然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然殷民紛紛思亂久而後定者非以法制之所行而然也蓋殷之政亡久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思其縱逸之安固恒人之所同然者況今之世承大亂

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爲之以漸可不擾而復稍擾其當損益者而疎略民可不甚病也宜定其制曰民家十爲睦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爲保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爲雍雍者言衆而無爭也雍咸屬於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爲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爲之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爲十家則者爲之同睦之人月之吉咸造睦正之廬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少者一人讀古嘉訓已正爲釋其義戒勸之衆皆揖而聽一人讀邦法已正立而宣數之衆皆北向跪而聽讀

其要也特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獘而朝廷都邑皆以禮為治民寧有不化者哉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呼周之盛至於今二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為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為也患乎苟安求安無難致也患乎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正俗

方孝孺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能立伊川之祭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為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十數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為忠猶周之不能為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及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為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獘矣戰國之世游說之士蠭聚蚊合以謟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三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獘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詐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其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疎禁闊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廷無人不知以禮義為俗其所因

仍大率皆秦制也烏覩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為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賕外內庶官頗養廉恥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婦后少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拆習天指日擁立為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叛背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適

於其簒弑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
棄禮義漢唐不知禮義爲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
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
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
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爲夷者
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救之參用宋法而亦頗
以寛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夷戾貪鄙用其族
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
於今譬如敝鍾滿鑛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
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

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日甚而歳滋耳無以匡持
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汚
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
於地而食之爲之學者其頑不知教其於大倫悖
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
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
短長撾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
諸父禮義不足爲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
按四方之罪非少息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黥[illegible]巨
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問之則曰行且輸

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
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
者衆且群指而咲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
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剥次骨鬻
産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
可以貧富者惟實鈔爲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
爲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妄詐男子假其
衣冠符印乘傳而横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
而君不愛其死而冒之哉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
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

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
頃者富民受捶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跽或庭拽
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吊者塡
其戸殺羊爲酒而祓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况
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
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談笑而道之人亦
不以爲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
而人愈不知恥則刑之不足以化民亦明矣故欲
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
敎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

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恐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爲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

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與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恥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族旌別以示勸

丘濬

臣按天下之起於一家之積無一家之不理然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焉易不亦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烏獸必相與群於林藪魚鱉必相與群於川澤惟能群然後可以生育物且然而況於人乎人之生也有父子有兄弟有親屬姻婭必有恩以相親有禮以相接有誠以相孚然後可以久處而至於遠且大也苟連肢體而分爾汝同井宅而劃門戶相爭相奪甚而相鬥訟相殘賊不思吾有身體

即吾祖考之遺體吾之兄弟即吾父之子也吾之伯叔即吾父之兄弟也吾之子亦且相與爲兄弟吾之兄弟即吾之伯叔分而異之推而遠之雖若疎異然原其始初皆出於一人之所生其氣脉本相同也先王有見於斯於凡民之有孝義累世不分居者必旌表焉雖曰爲厚人倫移風俗之計而實以隆吾致太平之基也我

聖祖承元人禮廢法弛之餘尤疾兼并之俗豪家鉅族往往以失道踰制獲戾獨於浦江鄭氏家以恩數或有誣譏之者[illegible]不問既旌其門又屢擢

其子弟爲顯官每插以風切當仕
登極之初卽制令云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
卓異者有司正官舉[illegible]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覆轉
達上司旌表門閭
列聖相承率循舊章凡下詔天下輒載其事以申
飭有司又於律文凡盜賊刺字者收充警迹是亦
先王旌淑別慝之良法深意也

釆苓子鄭處士墓碣銘　方孝孺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奢詐孔子蓋屢嘆
之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

今世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愨之風微
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濂字仲
德別號釆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敎
子孫勿異爨今傳十有一世矣元及
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士處乎
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有十七年自成童
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待昆弟
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之壯容熙熙
然卽之其語怡怡然久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
怒色躁者多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
游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濂敎授胡公翰贈翰林學
士王文節公禕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
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
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美
鬚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粮長屢
以事入覲
太祖高皇帝識之後有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
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
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

布政司參議而盡以所徵貨金歸鄭氏且問處士
治家所以長久之道處士具以對
上甚喜處士感
上之恩每　上生辰卽捧香詣　闕下拜賀
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宅故家多
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
云

議處節孝以彰風化疏

該儀制淸吏司案呈查得本部節年稿簿內開凡
民間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等項見行事例先據有

司具奏到部仍行有司覆勘回文至日復行彼處
風憲衙門覈實取具結狀到部案候類奏旌表文
移往返之間以地方遠近計之多者三五年少者
亦不下一年有餘況閭閻節孝之人多有出於貧
乏之家有司結勘里胥因緣爲奸假藉保覆橫肆
需索是以有力者或足以應其求而貧難者遂不
得其覆勘甚至勘合雖行而終於湮沒不報者往
往有之又況有司具奏等項節婦中間多有六七
十歲以上者年已衰暮而文移勘覆動經數年寵
光未沐已先朝露盖有抱節操行終身不獲表異

之榮者比比合無今後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等項
但係有司勘實奏
請者免行有司覆勘止行風憲官勘實若係風憲
覈實奏請者免其再覈通候季終類奏旌表則不
惟有司文移減省里胥不得爲奸抑且使行義見
徵速獲爲善之報
寵光所被眞足以激勸世俗矣伏乞轉達等因案
呈到部臣等看得該司呈稱乞要將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有司勘實具奏者免其覆勘徑行風憲官
覈實若係風憲官覈實具奏者免其再覈通候季

終類奏旌表以便人情以杜弊端一節爲照前項
旌表節孝事例實爲
朝廷激勸風俗之盛典所以必行再三覈勘者恐
有虛僞無非欲考其實耳然至於文移展轉動淹
歲月吏緣爲奸
恩不下究亦不可不爲之所也今據該司所呈實
便事體足弭弊端況風化所關相應依擬臣等合
候
命下著爲定例通行今後凡民間孝子順孫義夫
節婦等項但係有司勘實具奏者免其復勘徑行

風憲官覈實若風憲官覈實具奏者免其再覈通
候季終類奏旌表一次如此則人情便而弊端革
矣嘉靖十年十月十二日具題十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

鄉飲酒記　　葉盛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敢輕我
太祖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熂
茂本所爲鄉飲酒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余
干縣誌所載則又云行於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
錄於此以俟考徵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二載特詔天下行鄉飲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義讀書時爲萬石長奉詔惟謹延郎其鄉賓禮耆英遠近畢至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十者坐以齒盛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讀法得告觀者如堵墻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者扶歸者歌髣白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事而詠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京師求予引其端又弗克爲其請蓋堅烏乎鄉飲不行久矣黄鮐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賓介之儀蓋百有餘年矣

皇明出而一舉累代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逸生逢

聖世獲覩盛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峩冠博帶與龐眉兒齒雍容揖讓於樽俎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鄰爲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藏鏹數百萬即爲富家翁烹羊炰羔舉觴浮白挾吳姬侍趙女彈箏搏拊歌呼嗚嗚以極一時之樂烏識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亦可少愧矣使鄉鄉如無逸則古禮不難復而況孝弟可興風俗可厚其機一寓於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孫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爲我謝曰

聖天好上善白律以化其鄉人他日璽書惟汝加尚勉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旣望承勅郎同縣余熂叙志曰里社鄉飲酒讀律儀式幷圖洪武五年五月初四日朝廷降鄉飲酒讀律儀式命有司官會同儒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使民知禮知律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百家爲一會共備酒肴有粮長者粮長爲主席無粮長者里長爲主席如坐以賓之年最長者居中衆則序齒居左席主席者居其末坐定選一人讀律及宣申明戒諭旣

畢行飲酒禮拜則年長一倍之上者坐受長十歲者立受相若者抗盖參酌唐宋之制也時本縣未之行八年又 命下知縣畢福行之每都以大戶率士民於申明亭上讀律戒諭飲酒致禮風俗翕然而變可謂盛矣永東日記

宗法　　方孝孺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救萬民之心而使之萃於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辯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知

衆之領如綱之綱如髮之握如轄之轂如馬之有
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歛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揮
之則退屈伸作止惟上之所令不能參以私先王
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
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礮斧鈇鉞所能
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
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畝接閭之人
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
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
其身則守其訓有所欲爲皆受命於宗子而悍戾

争鬪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奸慝詐不可教令則
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
旣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之頹治之主王佐之臣
迭興於世而卒不足幾乎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
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
而務近功區區補敝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
民心益離而俗益散奚獨民之罪君子與有責焉
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
不可徒化也則爲請以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
聚族人之心今夫散處爲廬爲十爲百而各顧

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
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於祠而
告之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
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瘁口爲之
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
戕剌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顚連危苦而不救乎何
爲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
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
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
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

産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
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
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行誼之
倫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擧族之疾其藥物於補
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
學以爲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
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
不能睦族没則告於祖而毁其主不祠富而不以
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則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臣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者惟存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爾他如所謂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世不復講而三年賓興賢能其宴會雖謂爲鹿鳴而亦不以鄉飲名之焉夫飲之名始於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然無定制我

太祖皇帝得國之初即詔天下府州縣每歲再行求爲定制伏讀

御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

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席間年高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違律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於宇內自古至今興此鄉飲安鄉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大哉王言所謂從者昌否者亡其垂世警俗之意深矣傳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其此意歟

郡國之禮二　丘濬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三也竊惟今制一歲凡再行鄉飲酒禮既行之於正月望日又以十月朔旦行焉歲首之禮宜如常制合養在官在民之老以正齒位若夫孟冬之月百穀告成農夫終歲勤苦始得少息請略倣周人蜡祭之禮備牲醴以索祭鬼神聚民之老者飲以勞之遂禮其年高有德者以爲大賓而以其能帥子弟耕稼者爲衆賓庶合古禮意云

家鄉之禮一　丘濬

臣按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之氣凝而成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陽而女陰男之陽而配合女之陰則爲夫婦由是而生父子由是而成君臣由是而敘爲尊卑上下親疏之分此禮義所由以錯也是以人君爲治必以正家爲本而家之所以正者統系明內外辨秩然有其禮也禮始於謹夫婦夫婦之謹在於正男女之位而分別之人君既正身脩德以閑其有家又

必命官惇典庸禮以敷德教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大防之所在男盡男之禮女盡女之禮各夫其夫各婦其婦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治平之基於是乎立矣三代之盛率循是道漢唐以來治雜於覇甚而夷狄自處而不知非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名爲士大夫者亦畜歌姬時或出以娛賓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顧至於胡元入中國五者之倫壞盡而男女一倫尤甚我
朝承其後痛加禁革立爲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

有犯焉終身不齒宋朝視我朝娼多矣昔漢承秦人苛刻之後一切反其所爲然路溫舒猶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在今元之弊政汙習固已汛掃無餘矣然猶不免有一之尚存者男女之無別也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自古聖帝明王大賢君子過化存神之地禮義廉恥所自出也而今閭閻之下貧下之家內外尚無限隔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相廻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爲婚配諸如此類者尚或有之乞
勑有司痛加禁約一洗戎夷之餘穢以昭
盛代之文明毋使片駁寸類以爲
大明之玷

家鄉之禮二　　丘濬

臣按黃潤玉謂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爲今制然觀宋儒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我
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況庶民乎然則今庶民無子者往往援律令以爭承繼非歟謹按
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與天下約法有云凡無

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並許與原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其後天下既定又命官定律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爲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

即從其姓切詳律令之文所謂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并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及若有親生子等語皆謂其人生前立嗣也無有死後追立之文

聖祖之意蓋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恐其前既立繼而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而中道背棄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爲律令以禁戒之也今如漢高祖入關之約法律乃蕭何之所次也斷此獄者當以律

文爲正若夫其人既死之後有來告爭承繼者其意非是欲承其宗無非利其財産而已若其人係軍匠籍官府雖勝之使繼彼肯從哉春秋推見至隱而誅人之意請自今以後其人若係前代名人之後或在

今朝曾有大名顯宦者以宗法爲主先求繼禰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又次繼高祖之宗此四宗者俱無人然後及疎房遠族及同姓之人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之子雖其世系比諸近派稍遠然昭穆若不失序亦不必更求之他所以然者以其於所養之人有鞠育之恩氣雖不絕而心已相孚故也凡爲人後者除大宗外其餘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己孤之子不許者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人之子則視其人行第稱其所生或爲伯或爲叔不承父命而輒稱己父母爲伯叔可乎是貪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倫序既明而爭訟亦息矣

家鄉之禮三　丘濬

臣按周禮以本俗六安萬民註謂本俗爲舊俗竊以謂本者人生本然之道淳古所行者今則變而

澆漓矣於是申而明之復而還之使萬民各循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雖然萬民之積起於一民萬家之所以同者由乎一家之積也是以古昔先王經理天下以安萬民自本俗始正本俗必自民家始是故因民之族一民之俗居必同室也而規制不得以自異葬必同壙也而兆域不得以自別聯兄弟使之叙輩行以相稱謂聯師儒使之合硯席以相肄習所交游者必同一其道而不得以友非類所衣被者必同一其製而不得以爲異服如此則家不殊俗矣由一家而合之一方由一方而

合之四方莫不皆然則天下之平其基在此矣淳
古之本俗豈不於是而復哉夫以先王之世於凡
民之宮室墳墓兄弟師儒朋友衣服皆爲之處置
乃獨於其日用之飲食畧焉張統謂聖人非不欲
之難爲之制爾嗚呼信乎其難也何則古者一夫
受田百畒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
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八口數口之家是也民年
六十以所受田傳其長子其次子是爲餘夫年十
六別受田二十五畒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
畒之田百畒之外又受田廬之地五畒二畒半在

田二畒半在邑由是觀之三代以前蓋無累世同
居共爨之制可知也然則漢唐以來往往於累世
同居者旌其門復其役夫豈無其故然歟蓋以世
道日降民俗日偷乃有一家焉獨於道隱民散之
餘而爲合族立宗之舉則夫操長民之柄者將以
致其潜消密移之化安得不爲之率德勵行使民
知所勸而強於爲善哉然此特人君之微權耳非
生民久處之常道也蓋天下之土地有限人民之
生息無窮考史自唐以來民之同居者久不過十
世踰十世而不散者蓋無幾焉是雖勢之不得不

然而亦理之窮而變也張統論欲倣古諸侯廟制
五世一宅各有祠而總爲墻宇以郭其外庶幾事
親奉祭各得其所臣竊以爲一姓之家一族之産
十世之後非併諸其鄰安得地以容之哉然則爲
之計也柰何曰其已然者
朝廷當爲之維持輔其所不及助其所不足蠲其
所不能子孫之茂異者擢用之其不率教者懲治
之如此則其家範久行而族居不散矣若夫人家
之所以自爲計者蓋思曰合族以居共爨而食豈
非美事哉然吾之恒産有數而子姓之生息無已

一日不再食則飢一歲不製衣則寒一人不得其
所則戚創立之初三四世間固若易爲矣至於六
七世之後食指日多費用日廣何所居以安其身
何所出以給其用可不豫爲之慮哉爲之計哉且
三代聖王經世之典所以詒厥孫謀者數世之後
尚不能無變更況人家乎蓋人人須有所居止日
日須有所食用勢至不能容力至不能給必思所
以變通之道宜一準周官本俗而不失其意是故
居必欲比宮室若地不能容不得已而別遷必合
衆力爲之營構不失舊繳之規葬固欲聯墳墓若

地有所礙不得已而別居必隨支派爲之布列而不失族葬之舊兄弟之聯稱呼必合其輩行命名則同其偏旁師友之聯肄業則一其道德交游必同其臭味以至衣服必爲寬博之製不尚詭異之飾使人望而知其爲一家群從子姓也家必同一俗人各習一業少者爲之生計壯者爲之身計衰者爲之死計老者爲之死計無子者爲之後計而又時修譜牒詳明世系祭有祭田墓有墓田供力役有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之既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禰親未盡不得別居異財服雖盡不得析戶別籍私家既爲之則範而率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爲之禁令而限民人以各守其家法如此雖不必同居共爨而本然之道常存淳古之俗可復矣臣集爲家鄉之禮凡人家所當行者既已類叙如前而又引周官本俗安民之法以總結之者期天下之人家行古禮鄉復本俗必如周禮大司徒以致萬民之安者以立治平之基

奏故官房屋事　　萬觀

臣近視已故官員之家先前有因父祖伯叔任官之時遵奉

國朝稽古定制照品級造屋住以後父祖伯叔病故多被小人訟其子孫僭住違式房屋其受理官司亦不究其造屋原因輒便依告提問如律房屋斷沒入官臣竊稽諸唐制其祖父舍宅門蔭子孫雖蔭盡聽依仍舊居住前件如蒙

准奏乞　勑工部行移內外衙門但有故官之家曾依品級起造房屋者除因貪汚罷黜着令改拆外其能守法奉公終於本等職事許令子孫永遠居住如此不惟厲仕者廉謹之心亦祖父舍宅門蔭子孫之盛典也前件會官議得合准所言宜從行在工部施行未敢擅便具本正統三年三月二十日早各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移咨到部擬合通行除外合行本司轉屬照依奏奉

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

題公差事　　張寧

近該行人司司正李寬題爲申明職掌事查得洪

武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禮部議得合差行人
事件九開讀詔赦諭勞軍務賞賜祭祀賑濟徵聘
賢才整點大軍出使四夷俱合差遣除奉
特旨差遣不拘此例各官於奉天門奏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是整點驛傳決罰有司審決重
因不許差欽此欽遵近於正統八年因本部擅差
進士伴送哈密使臣該本司人劉瀚奏蒙都察院
差御史曹泰查得伴送使臣終係奉使四夷之事
令郎中葉臻不差行人却差進士事屬有違具題
奉

太上皇帝聖旨都饒這遭欽此續於正統十四年
又該御史楊剛題稱行人職掌奉使令後開讀詔
赦必先差行人行人不敷方差進士進士不敷然
後差各衙門官員具題奉欽准外柰何近年以來
奔競之徒肆無忌憚恃勢要求越職差遣乞查勘
洪武年間并御史曹泰楊剛奏定事例永為遵守
等因具題奉
聖旨着該衙門查洪武永樂年間例來說欽此本
年二月十七日本部已經通行覆奏奉
聖旨今後只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再來打攪不

饒欽此欽遵臣切惟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
郎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曠廢所以特
設是官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
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國體不辱君命始專以
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蓋亦重矣爰自定制以來一
應合差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別項官員無非一時
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期因襲既久遂以為
常令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托苞苴公行
有因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有因離家日久而

枉道回還者有因懶於坐理而托此游逸者有因
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主之者不
辭易於取允者皆歸之請囑難於辦給者必委之
行人致使為是官者群坐無為一籌莫展及至奏
請求明定奪禮部又行巧立詞說或言其沿途擾
擾不便或言其止是爭要差使夫擾民之罪犯者
當之豈可預為之疑而奪其所掌差使乃行人分
所當為之事豈可反謂之爭要哉且如李寬所奏
洪武二十七年事例即是
太祖高皇帝舊制今祠祭司郎中蕭總員外陸通

主事周駁等要得支吾不即擬此爲証況洪武年間差遣條例見在本科與本部後項查出永樂十一年以後差人欵目與異郎中文卷俱在南京別無查考其御史楊瑚今准事例與李寛所奏正係奉查實跡本可因見原奉欽准內有行人不敷方許差進士等項事例却乃隱而不舉行人楊顯加與李寛所奏詞情不無關涉未可因見原奏
聖旨有再來打攪不饒的聖旨却乃故行援引意在希旨自永樂十　年至今其間朝廷事務非在一端所差行人甚亦多究本司設心蒙蔽要見多差

別項官員是以止開到禁茶督送茶奈二件又不明開此時有無奏
旨別差及行人不敷緣由亦不知本部是否因襲前失止是朦朧開出郎中別無定奪此其巧於欺罔昭然可知臣參照蕭總等參劾不誠奸臣斯漸下侵庶職上罔於君原其今日翁氏之由實爲他日自謀之地乞敕逆法司究問以彰變法之罪再照本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將變不行用心查考却乃依憑蕭總等開奏草稿與其題亦合究治仍乞收回原　旨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許差遣別項官員其奏　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發一體治罪庶使
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弊而人不苟求矣緣聽等係堂上官并在京官員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方洲集

送主事林君孟和之南京序　彭韶

國家分六曹以本庶政禮曹視他爲簡在南都留務爲尤簡進士林君孟和既拜祠部主事當之南都惜之者曰孟和爲人慷慨吾事才識過人且志

專而確慮事論道理必究竟至盡著作極力慕奇古焦心勞思日爲損不少休又故門閥家習知官儀與庶士不侔置諸臺諫或司繁劇當盡見其才氣顧投之閑局何耶解之者曰執政愛護人才欲周其用故舉錯於人所不意簡靜朴厚者俾之益煩所以充拓其不及疏通智略者不授吏事所以涵功其德性蓋儲材於今待用於後未始無意也予竊以爲不然凡天下之務粗者可以才智遣精者必待人而後舉獨材智乎是尤不可不圖得士也故精莫過於禮樂以房魏之賢尚不能對太宗

之問退之之博且苦儀禮之難讀況其他乎祠部掌國之大祀禮樂之司也司禮樂而諉之閑局異哉所以守官矣仰惟我
國家百年之盛正禮樂可興之時宏綱大指因於舊典不容少議然沿革之序萬一有宜行者攷之往古若禘祫之制明堂之位識議出於奉常太常勿居羽流雅樂當校定鍾律爲本俗樂別加簡肄佛老之宮制減削道陵後不可與夫子並凡此皆禮官責也其禮意之微制度之容音律通乎治忽異教入乎人心欲精究而推明之以獻於上豈歲

月朔夕之故哉吾恐有憚煩之是處曾謂閑散而減於吏責乎執政之意殆不如是也是以圖用君君其往效職以祛時人之惑孟和曰唯唯吾生矣於其行次第其言以贈之

行人司題名記　　顧清

行人司題名俶自仰君世用既而遷去更代不一塵司石匠氏所幾二十有年矣謝君弘謨思續鐫若事楊給事中士宜嘗爲之請記未就而君復遷去戴君經材夏君公謹又取其未盡刻與後至者刻之爲續題名既成以朱君大武來申前請以終謝君之事行人古者掌賓客使命之官其名見於周禮春秋之世鄭以公孫子羽爲之其人之賢乃與子產並列吳之季札魯之叔弓齊之高子皆國之選也而結駟連軫交騖於中原則是官之重可知也兩漢及唐爲大鴻臚之屬及宋而爲諸使臣走馬承受之任則微矣
皇明以六典建官參之近制以賓客隸鴻臚而立行人司專使命之職凡　國有大詔令若親藩外夷封建吊祭及有所諭告巡督則承之人行非是皆不得遣焉又定制司正副而下皆以進士爲之

非是久不與列給事中御史若省郎或外臺僉佐闕則取諸其中蓋秩雖下而選甚高祿雖微而任則重今日之行人真成周盛時之行人矣官府之有題名雖以識發歷要實有鑒戒存焉行人之職重於周輕於近代至我
朝而復古豈徒以其名哉孔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謂之專對謂之不辱聖人之論則使之體也春秋列國之用人則使之式也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君威

暨所加荒外夷裔奔走恭命為行人者憑軺奉乘康莊雍容以臨之則夫宜　上德而達下情等主成而重國體者豈無其道哉謝君始刻自南京吏部尚書黃公宗載至太常少卿李君陽春止二百六十有七人續題者武岡州守唐君榮而下又百五十有三人尚論前修斯亦足以勸矣嗣而興者其殆有思乎踵奚季之芳塵超國僑而先駕以無忝宣尼之訓使將來永有述焉則三君者之志不孤而庶幾我
國家稽古命官之意矣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八目錄

禮部祠祭上

總論祭祀之禮　丘濬
郊祀天地之禮一　丘濬
郊祀天地之禮二　丘濬
郊禮議
論郊祀　黃潤玉
宗廟饗祀之禮　丘濬
廟制疏　倪岳
題禮儀事　楊守陳
參酌古今慎處廟制乞賜明斷疏
奏為分豁薦新疏　羅玘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新安黃訓編集
新安汪雲程校

禮部　祠祭上

總論祭祀之禮　丘濬

臣按朱子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所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謂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非甚不得已决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使之代行可也不然恐無感格之

理是故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其官爵之尊崇者非是竊考洪武禮制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聖佩勑諭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
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文

郊祀天地之議一　丘濬

臣按祀典之載於禮者莫先於舜典也上帝之祭前此未有其名雖易有殷薦上帝之象然象乃孔子所筆也書之所謂類者蓋虞廷史臣之詞在周前千有餘年臣竊意其所謂類者史臣紀舜受命之初其祭告于神也皆類合於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而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

以求之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龐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於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

史029-595

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茍合義固不當以人
廢矧在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
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漢儒解周禮類造之言非
解書也夫周有冬至之祭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依
著常祭可也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其行禮
者何時此所類者何所謂乎我
聖祖初得天下卽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圜
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
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聖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

山川群神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
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
天子躬祀天地而已
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
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
之格者非一日矣萬世所當遵守

郊祀天地之禮二　丘濬

臣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
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
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蓋天與帝言之
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
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
宰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
之說旣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
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
無二帝之理況六五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
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
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
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

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爲上帝稱號又
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
金玉之爲物滯於有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
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尙者以爲上帝之尊
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死有墓及子孫
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
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
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明聖之主
尙其正之不可諉爲異敎之徒自相崇奉非祀典
之所繫也

郊禮議

題爲申明議　郊禮講明國法請
聖斷以正人心以定大典事臣於前月初十日伏
承
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昨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略開陳奉有
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覲聖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生之典以仰稱
休命者不意旬月以來側聞議論紛揉人懷異見

殊爲可訝及昨覩詹事霍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之遺訓稽
國朝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玆不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爲對而後辨韜之失焉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蓋天之胙君實爲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武王伐商以其不祀
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
陛下聖諭識及於此蓋敬天之誠也禮神之至也實爲天地神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卽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埋沉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

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祀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

千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于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議者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耤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盖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

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祀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天而兆于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于北郊以就陰位易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於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不得

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抗天矣與天爲敵矣乃不以爲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毋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圜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

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於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上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肅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也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

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失
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為難行
與今日之事異矣
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為合此蓋
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為瀆不可以葬廢
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
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
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
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
太祖之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

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大祀文乃
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也且皆
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
無二道也
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當時學士解縉固嘗請
復掃地之儀矣使
太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況
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顧
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乎且

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欲遵
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一正千
古之謬也將以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
下風也所謂功光
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也是故文武
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
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我
太祖天造草昧規模宏遠訏猷懿範可守可則者
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

至於振起而充拓之雖我
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此
正今日之事也豈有泥於
祖宗已然之迹遂一成而不可變耶中庸曰非天
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然則所謂天子者豈盡指創業之君言耶信
如諸臣之議則守成之主皆無所事事矣雖有周
公孔子之聖亦不敢言禮樂矣所謂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皆無所用其力矣無乃失之遠乎謟
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既而

曰諫官創議蓋指臣也韜之此言私心害之也欲
中人以禍而不知
祖宗之大法故韜往往自蹈之而不知其施諸人
無足怪也臣請得以講明之非以曉韜且以曉在
廷諸臣也夫律有奸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
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
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奸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
通扶同為奸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
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大祀

丘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
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言官議禮本非
變法以此為紊亂成法之文屬在講讀律令條下
曰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
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判決
事情末一款若官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
為更改變亂成法者斬此所謂成法者即
太祖所定之大明律令也未聞以禮樂制度為成
法也韜嘗奏言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律絞欲
將在外知縣以上等官但犯贓八十兩即拿解來

京絞諸都市不許准徒是改雜犯為真犯也此則
非成法矣臣嘗伏讀
太祖御製大明律序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議
罪令黥刺者除逆黨家屬并律該載外其餘有犯
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照
今定贖罪條例科斷臣又嘗伏讀
皇明祖訓如曰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止守律與大
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
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如曰以後不許立丞相
臣下敢有奏請者亦要即時劾奏皆處以重典若

此類者乃我
太祖成法非臣下所敢變亂者也豈惟臣下雖我
皇上亦豈得遂變之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臣備
員諫諍使萬一有干
祖宗典憲亦豈敢輒犯哉臣雖至愚或不至此也
至於毀周禮一書尤為妄議臣不敢一一指摘當
於其大者辨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
之書王莽劉歆為之也韜名為讀書知禮者且備
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
承舛踵訛之說也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

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焚書滅學周禮藏之山巖屋壁僅而獲存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乃以考工記補五官之缺漢臣詆之以爲末世瀆亂之書實劉德一記累之也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乃獨知其爲周公致太平之迹不幸身爲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爲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斡立法則皆置市官當時漢儒嘗之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是劉歆一法誣之也先儒嘗謂累周禮

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韜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爲

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辨一時以誤

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爲王莽僞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係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爲韜懼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辨乎夫諸儒講明之功莫大於朱子程子朱子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又曰周禮非聖人做不得程子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大法在其中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他如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至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周禮其敵于天命乎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東萊呂氏

曰用與所載綱以六官之職統端於內治達於外極動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之所以好要而百事詳也范氏曰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然則韜之學果純於程朱數子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爲莽誑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後

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
莽之僞爲耶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爲
周制之士苴而莽集其大成韜又曰合祭以后配
地自莽始夫莽既僞爲是書矣何不削去圜丘方
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其說不得
而通之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
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
禮悞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
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韜謂
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

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
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
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
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冀王莽瀆亂之
舊耶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
禮使不得行於世則
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倣於周禮者多矣
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耶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
道乃爲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耶是故韜之言臣
不敢以爲是也獨恠夫韜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

也况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
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
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韜奏止之及韜脩
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
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未嘗
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
耶殆不可曉也臣竊憤懣以今日之事乃
陛下光明俊偉超軼古今之盛舉而不得群臣同
寅協恭之助實韜有以啓之也但在廷群臣之奏
或謂事體重大憚於更改或謂合祀從來久遠宜

仍舊貫或以費財動衆恐停國力此固私憂過計
之言自是一說亦何不可之有獨怪夫牽合附會
背畔決裂以聖人之言爲不必盡信則不免於欺
矣且建白者言官之職議可者執政大臣之事至
於議禮之權又惟
天子得以獨專非臣下所敢與也况臣前疏固已
言之矣臣又竊惟今日之事職掌者禮官則考訂
折衷以求定論者當在禮官也謀國者大臣則議
擬奉行以身任其責者當在大臣也臣既各以所
見上陳矣但前月仰奉明問旬日之間即以疏上

竊恐考究未必盡精意見不能無異中間固有詭
詞詖說黨邪惑衆者殆不足深較盖議禮之家名
爲聚訟當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
重務況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
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
致少有遺恨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
皇上恢弘天度開張宸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
大臣工必能克去已私仰體
聖明深求古義以奉 明詔所據圜丘方丘朝日
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

太祖刋定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
變更一準乎舊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
經義以之饗帝則脗合周禮然
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矣周人
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爲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以
爲我
太宗體天行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
皇帝足以當之區區之愚有見於此不敢不以爲

朕如蒙再下臣章 勑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臣
協心同德深考博求務合經訓破除曠說不狃於
苟且之情不遷於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
皇上中興大有爲之志以光復
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知郊祀天地復全古禮
一洗千古之陋自
陛下始顧不休哉伏惟
聖明觀其會通取厥中正斷而行之以幸萬世臣
不勝戰懼昧死願忠之至嘉靖九年三月初三日
題初五日奉

聖旨這所奏皆發明古典朕已具悉禮部便上緊
將各官所奏并此本着詳開具務要據古斟酌會
官議擬明白奏請定奪勿得稽遲避忌欽此

論郊社　黃潤玉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
社祭地盖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
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
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
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
降於社之所謂殽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
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又按書泰誓云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
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
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於泰昭以下六宗四坎壇之
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幷祭地之大祇也
周官大宗伯章祀天始上帝祭地始社稷獨司樂
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卽祭法王爲羣姓立大社而
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

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
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幷祭地也
草廬吳先生謂天地並尊似拂易傳天尊地卑之
義故著此論

宗廟饗祀之禮　丘濬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自漢明帝以後始
爲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
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
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乎臣竊謂宜如周太宗
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
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
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一室每
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犆祭夏
秋冬則合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
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
日省視祭畢卽繹十有四日禴七室每室各祭則
群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
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將
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
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

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
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
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
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
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
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
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
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
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
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請以宋朝爲

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南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眞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在左太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

旨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爲太祖然宋之太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相稱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心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爲天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略得其彷彿矣傳曰非天子不議禮顧臣何人輒敢妄議蓋述所聞以比擬前代之制非敢以爲今日可行也臣昧死謹言

廟制疏　倪岳

勑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德懿僖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具稱
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於
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玆者
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

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昭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哉故諭欽此欽遵會同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

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
以奉僖祖爲太祖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
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發迹不同追祀四祖迨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
尊爲高祖以上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
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
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
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
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自祫祭謂合祧廟與
未祧之主於
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
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
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
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

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
後殿之成此即所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
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太司樂之職歌仲呂舞大
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
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
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　恭遇孝
穆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
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
殿之儀仍乞勅本遷宮於祔葬畢日暫奉神主於

茂陵獻殿以伺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祔享　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於二十
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
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成
合乎典禮緣係節該欽奉勅旨會官議處來聞事
理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旨成化二十三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於西角門題奉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奉先殿傍近無宮室堪改別廟俟還再議
來說欽此欽遵二十六日禮部會官議擬題奉
聖旨你每既考論明白准議欽此欽遵後於奉先

殿之東別闢門改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神主
云青谿漫藁

題禮儀事　　楊守陳

往者欽蒙勑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
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
而但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
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　仁祖及　仁宗
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於建別
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有
九廟而難遽　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
或可從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不遷之祖則有不
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
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毁此四代帝
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顓
頊旣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
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
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
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
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寔號太

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
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
天此皆據禮以定名號已祧當祧與不遷之意矣
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
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旣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
復宣簡而謚爲獻祖并謚懿王爲懿祖至代宗幷
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
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
列當時人心猶慊議若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
聖廟不預祫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

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
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
朝[illegible]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
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群議力爭莫
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
居尊位太廟猶列昭穆人心亦慊故高宗以來如
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
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幷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
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
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

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
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 國
初追帝
高曾祖考爲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
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亦惟
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契稷
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
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

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
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
高皇帝既號太祖今乃復號 德祖爲始祖豈先
王之禮 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
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
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
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面獨尊
餘皆東西相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 懿祖
則以 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
而常尊

太祖永居東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
感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
天子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
則異日 三祖以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
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殿密邇太廟而祫
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
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仲孫

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乃謂 德
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
朱熹廟議實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
安石謂僖祖有廟與契稷疑無以異熹亦謂契若
以僖祖擬稷契而祭于太廟之初室曰疑日契若
則其意豈真以僖祖可爲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
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
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蓋
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尚執其說
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今乎今太廟旣無

夾室若執其說雖別立廟亦不可也祧之將安寘
乎今旣別立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子孫者
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欲强無功者以爲始
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
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
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
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
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
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强擬上不當
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

安可爲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
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
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
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
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幷祧三祖但存七廟三
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
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 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
祧與不遷之制行於古而宜於今者臣旣備陳如
右至於歷代群臣之議其是非得失有可鑑者臣

復條列於左謹按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
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承旨張方平
等論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西夾室矣至熙
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絶有遠而無遺商
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絶嚳以上遺之以其
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
子雖齊聖有功不得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
道也 本朝自 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毁廟而藏主夾室

饗　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
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寔在
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論廟祀祖宗
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
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
功德可謂悞矣商周之契稷實以有功而不遷豈
徙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
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
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或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泝
黃帝譜系甚明非以其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

也固與　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
遷　僖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毁爲可謂無異
耶若以　僖祖藏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廢
祖功之太禮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
諸說具見於後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
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爲太祖契稷是矣後世
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爲一代太祖　國家
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　僖祖
雖爲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
比稷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

古者每廟異宮今　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
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曰后稷播
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
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
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尊奉爲
始祖若　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
世豈可以躋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毁其廟而
藏主於西夾室在　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子
孫而祖考也若猶以爲不可則特爲　僖祖立室
凡毁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　僖祖居東

向之位太廟與群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
合食則　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
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也判太常寺張師
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爲
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廟
迭毁身自爲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毁唐祖景帝
則弘農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
例也　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
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
始祖固與契稷異矣使契稷本無功德初不受封

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
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
僖祖神主則宜略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
之亦禮之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
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
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
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於園邑晉則范宣
蔡謨羣臣皆謂宣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祖
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宣
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

顏眞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
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
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
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
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
有天下者皆推本其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契
稷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輕重也
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
有功而爲祖則夏禹氏不郊鯀矣今
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　僖祖以上世次不可

得而知則僖祖則爲始祖無疑矣倘謂　僖祖不
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
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
太廟未毀廟之主皆陞食於太祖今遷　僖祖之
主藏於　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　四祖皆降而
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請以　僖祖爲太祖
則合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
前已辨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
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
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三宗以上周

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契稷宗不以德則
商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商獨取
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於一時
不廟鯀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
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盛德而爲太宗降
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
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旣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
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
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旣毀之廟不立也宋

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已
毁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
謂禮者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威名而無特操
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
之此義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旣上王安石奏曰聖
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詎能遂戾而
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爲宗祏爲尊本統所承
措之別室爲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於
是遂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

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
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
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跡者惟以
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古而違逆順
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毁
此三代因循旣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
者爲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
毁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
然以無功者強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
順名實尤乖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

亂之敢遂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歟若祧主之藏
則歷代因時損益固有不同夾室如韓維所議別
廟如張師顔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
廟制同門異宮有毁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
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
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
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
太祖廟號已定雖更　累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
以其非　太祖不可居也逮至熙寧乃尊　僖祖
爲始祖而　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爲

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　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
良是安石旣不能改同宮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
別奉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
已毁之廟是亦違經背禮矣何乃以是闢群賢哉
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
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者禮之
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
泥於每代各施之宜而慨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
謂不知務矣以堅忍強狠力排群議而自用此即
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

可行而強行之殷周契稷本非後王祖宗所可倣
而強倣之同一室也新法之法當時被其禍始祀
之議今向踵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
員外郎董棻太常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祫祭
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
暇也至紹熙五年寧宗即位太常少卿復言如普
棻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祔廟之
祭是祖宗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
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
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祔藏焉

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
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別
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
薦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
經筵獨集議狀曰今辭議雖多皆有可疑如以藏
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
者自太祖之初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
坐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
於祫享則又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既不可謂
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孫後

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即
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
必不能如太祖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群
廟之主祫於太廟四廟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
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
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亦不合食與別
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
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之位其實無
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
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彷徨躑躅不知所

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
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
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
宗復奉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人心又況所
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
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
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
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
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
無異乎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

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豈所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事生存之時乎蓋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

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

事情故熹竊以爲群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事也臣按群議四者雖若不可然皆聖訓而祖無功恐尤不可令我朝　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毁之瘗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況於有毁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已毁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毁廟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爲祫祭則毁廟未

毁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德祖而熹尚在亦或無異議耶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

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歎則秦政之惡夫子議
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
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
而推則前說殆非記者之誤也或出於一時之言
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旣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
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
如公論何若謂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
於人心則當時付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
韓維張師顔輩數十人皆謂其背禮逆情而力爭
之後世若董棻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違經戾古而

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
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
雖熹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夫臣子
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又曰禮者順
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
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禮
乎有其擧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旣
祧之後熹援王安石故事又請更改豈忘其上文
有其廢之莫敢擧也之言乎要之擧廢當揆諸義
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存

之說似矣然僖祖周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
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
祖則於所尊有敬有不敬者矣豈太祖生存之時
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
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論語
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本
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尙矣之
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

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
言文王爲太祖熹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
旨歟況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悞今未暇辨也謂
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群議已具
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
謂尊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
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
其義則至親之喪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謚其可以
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所引韓文
臣有別論在後盖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王

張其說而排群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其平昔之言牴牾而一篇之中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倂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旣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毁不瘞乃遷爲别殿且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擇言處事惟當視理

安可徇人蓋尺寸各有長短智愚皆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征夫之言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旣爲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爲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功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

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然固有不約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已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爲太祖仲尊祖之禮也亦有旨哉宋之僖祖猶

商之報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爲太祖可矣何必祀契稷耶然則復立僖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違聖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耶頤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歟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韋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安石與程頤相合爲

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哉豈常玄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心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常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爲公論以判百年不决是非顧安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面奏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

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今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敎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

而推眞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經百代亦無一廟可毁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議下考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

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眞可爲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時卽祧獻懿二主於夾室而遷太祖主於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顔眞卿議乃以獻祖主遷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歷二十年至貞元十七年有司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毁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替太

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舊藏主
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
當祧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爲始祖
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
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義然獨爲
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厭則諸廟皆尊
不獨太祖而已盖當時特享則獻祖不與太祖居
尊初室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
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伸而太祖屈也特享
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

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
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若
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
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
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契稷廟
以契稷爲太祖莫有尚者故特享祫祭無不尊之
唐興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
獻懿迭毁故特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懿祖此愈
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
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

而禮變耶且愈又有遷玄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
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
爲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
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
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
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
何嘗以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
熹之說哉熹固謂韓公禮樂精深諸儒所不及其
所議可爲萬世通行之道愈之禘祫議與遷廟議
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熹惟主張安石之說更不詳

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已見爲愈之本意安可
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議質以歷代聖
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不可儗契稷而爲始祖
也較然矣我朝 德祖實與僖祖無異當祧也祧
德祖而以 太祖儗之殷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
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
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是每代
各施之宜也得其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參酌古今慎處廟制乞賜明斷疏

該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奏臣伏致洪武元年二

月朔我
太祖高皇帝勅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
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
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
建郊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何以
交神明致靈貺其各具沿革以進於是輔臣李善
長傅瓛等學士陶安等上議曰商書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制爲然
若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相次此萬世不
易之禮也今擬四代各爲一廟

德祖玄皇帝居中
懿祖恒皇帝居東第一廟
熙祖裕皇帝居西第一廟
仁祖淳皇帝居東第二廟以四時及歲除凡五享
惟孟春特祭於　高祖廟孟夏孟秋孟冬則各祭
於列廟臣惟我
聖祖之制斟酌三代垂憲萬世載在國史編諸集
禮　聖子神孫所當世守以爲祈天永命之洪圖
者恭遇我
皇上中興大化光紹丕烈遵復四郊以祀天地日

月豫正百禮以祭神祇　帝王情文胥協顯微彼
通無復加矣而獨於宗廟之制屢形於御札宣於
召問有不能以自安焉者誠有以見聖人之大孝
天子之大禮有聖人在天子之位如之何其弗可
行也朱熹曰天下有二件極大事一是天地合祭
　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千五六百年
無人整理又曰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自是以
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
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
位下同子孫且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

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爲一廟
之主以人情論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
不過尋丈甚或無地以容鼎俎孝子順孫之心宜
有所不安矣夫熹之進講比論於經筵在宋偏安
之時而況我
皇朝輿圖一統我
太祖高皇帝崇勳峻業遠邁百王豐澤洪仁光被
九域夫有萬世不朽之功者宜享萬世不遷之報
而乃令不獲專享特廟以全南面之尊端居宗祧
以統列廟之主尊卑長幼並列於一堂而籩豆鼎

祖分羅於一隅信有朱熹之所云者此我
皇上至仁大孝之思所以特發出衷而不能以自
安焉者也今之議以爲弗可行者其說有四一曰
地勢窄隘二曰禮節繁難三曰成憲宜遵四曰勞
費當惜臣請解其惑焉夫以地勢窄隘爲言者臣
按周禮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大扃七箇闈
門容小扃三箇鄭玄註云廟門廟中之門大扃牛
鼎扃長三尺小扃腳鼎扃長二尺以周尺較之周之九
廟之制亦甚儉矣臣恩前奏禘義篇云請以今
太祖爲我太祖萬世不遷之廟

太宗以下各建特廟於今兩廡之地制度不必其
崇高而務質朴之爲貴儀文不必其繁縟而務簡
素之爲貴有都宮以統廟而不必各爲門垣有夾
室以藏主而不必更爲寢殿法古之意而不失其
義酌今之宜而咸得其當庶尊尊有主而
太祖之位恒安而不遷親親有倫
列聖之尊各全而無嫌矣夫以禮節繁難爲言者
臣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
伯鄭玄註云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故王一獻
卿大夫以次代獻古禮也陳祥道亦云君子以義

處禮則祭不至於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
怠是故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也而況古
禮有諸乎今若各建列廟特享之時我
皇上躬行禮於
太祖之廟其如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
亦未爲不可而何必拘泥丘濬十八日行禮之臆
說哉夫以成憲宜遵爲言者臣按中庸曰武王周
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也陳櫟註云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
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

善因其法而遵述之故武王周公稱爲達孝而況
我
皇上善繼
太祖之志善述
太祖之事以覲耿光以揚大烈正所以遵我
太祖之成憲也夫以勞費當惜爲言者臣按禮曰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孟子亦曰君子
不以天下儉其親而況今日之尺地寸土皆我
祖宗創業垂統之所貽百官萬民皆我
祖宗休養生息之所致以　祖宗之土地而建

祖宗之廟以　祖宗之臣民而供　祖宗之事如
之何其弗可行也臣愚於嘉靖九年二月內陳言
郊祀有及宗廟之制仰蒙御札詢及輔臣彼皆不
以爲然臣覆奏云郊廟一體天人一道求有郊祀
宜急而廟祀宜緩者又蒙　明命下禮官議已而
宸衷獨斷親定圖式畢孟春特享之祭止
太祖南向之位各爲帷幄以權
九廟之制甚盛典也而又準成周大禘大祫以伸仁
孝之思以盡誠敬之極禮臣以尊祖故尊尊敬宗故
親親我

皇上尊尊親親之道其克盡矣臣愚前奏又云各
居一幄者一時之權也而各一廟者萬世之經也
伏望
聖明采于芻蕘不棄葑菲遠法兩周之懋典光復
聖祖之舊制則億萬年太平之基端在是矣臣於
邇者恭覩泰神殿成我
皇上恭詣奉安　皇天　皇祖及諸神位行禮甫
畢天應瑞雪及長至之夕我
皇上躬行大報禮於圜丘是夕天宇澄霽景綵輝
朗玆蓋至誠昭格休徵應響之嘉貺也臣謹撰泰
神殿禮成感雪賦一篇圜丘載祀慶成詩九章并
錄上御札寵及臣名者三條及臣原奏三通裝成
二冊隨本進呈仰冀宸慈俯垂省覽臣無任戰慄
之至等因奉
聖旨這所進詩賦奏疏送史館採錄宗廟祀典儀
制朕嘗有諭輔部大臣禮部便會官議了來說欽
此又於禮科抄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題爲
會議宗廟事臣頃者伏蒙
皇上於重華殿東室召見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
汪鋐臣適後至首蒙

聖諭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惟宗廟之制非古
臣具對誠如　聖諭但古人建廟恐制度卑小今
本朝太廟規模弘備若一旦改作恐事體重大
陛下亦諭臣也事體委的重大臣奏曰各立廟本
是古禮但他月致祭
陛下欲一日徧歷群廟恐勢不能　上曰今日言
廟制未論到行禮處卽使難行或遣官亦可臣又
奏曰古禮恐亦難盡復　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
大體處不可不依據古人各立廟只是各全其尊
此等處却當依臣奏曰太廟宜如何處　上曰

太廟自不當動臣又奏寢殿祧廟如何　上又曰
寢殿祧廟俱不動臣始仰見　聖慮淵微止欲於
太廟之外增建群廟使列聖各專其尊庶於古禮
爲合於聖心爲稱臣乃奏曰三殿不動事又易處
須是臣等量度地步廣狹具奏　上曰須是如此
未後　上又諭曰我
皇考顧得專享世廟之祀自我
文祖以下列聖乃不得專廟以祀朕心未安臣時
等俱叩首對揚曰　聖諭及此真　聖人大孝之
心也臣復蒙　聖諭卿禮官宜即具奏臣奉旨而

退終夜以思仰知聖心廣大見道分明銳志興復
古典臣叨列禮官乃得仰佐下風豈不甚幸况禮
重郊廟事同一體臣先建議分祀蓋嘗有感於宋
儒朱熹之言謂天地間有兩件極大底事其一天
地不當合祀於南郊其二本朝不爲太祖特立廟
此臣少日所聞有志於此久矣詎意遭逢明聖而
南郊大典竟得光復若廟制一新則是朱子所謂
兩件極大之事皆舉行於當今
陛下制作之志可無遺恨議禮之家可無遺論而
臣區區仰佐　聖明興起禮樂之願亦庶幾其全

且畢矣臣方欲具奏間適見大學士時鑾問臣曰
昨蒙
皇上召見文華西室因時奏建廟之議恐今年天
氣寒沍不便興工且少待來春蒙　聖諭曰昨所
論偶爾議及但地方窄狹勢恐難行且罷臣仰聞
睿勿之言遂不敢遽奏昨該中允廖道南奏奉
聖旨宗廟祀典儀制朕嘗有諭輔部大臣禮部便
會官議了來說欽此臣始惶懼仰惟
聖志方欲舉行未有罷議而臣以輔臣之言稽於
敷奏以致尚留淵衷未有定議臣實死罪死罪但

聞命以來即當踴躍從事既而思慮經營無不曲
到所不能如志者惟是地方有限恐於規制不能
無窒礙耳且太廟兩旁隙地無幾左則限於世廟
右則迫於前朝若欲建立群廟必須規模宏遠合
古宜今有不容苟簡者宗廟重事宜慎謀始臣愚
伏乞　聖慈特命內閣輔臣司禮監內官監官及
尚書汪鋐蔣瑤并臣會同恭詣太廟步量地方審
度位勢計畫規制逐一籌辨議擬明白停當先行
具奏請
旨定奪方可會官定議上請庶神謨有定而公議

允諧矣等因奉
聖旨卿只遵照前旨即便會議了來說欽此欽遵
通抄到部臣等會同中軍都督府等衙門太傅兼
太子太傅武定侯等官郭勛等吏部左侍郎等官
嚴嵩等會議得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
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
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
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
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

南太祖者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
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
昭常爲昭穆常爲昭既而曰三代之制其詳雖不
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
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
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爲寢廟而子孫遂爲同堂
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
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爲太祖特令廟爲恨此朱
子之言後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爲四親各別

立廟　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
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
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爲都宮正門之南
別爲齋次其西爲饌次門東爲神廚其一時制度
儼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
夫旣遵古制以各立廟矣而一旦襲用漢唐故事
是蓋神謨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爲非古
之制也恭遇
皇上峻德憲天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
釐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於宗廟之制未之

修復所以形於御札宣於召問謀之輔部大臣者
屢矣臣等恭聞　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
志奉先思孝之誠蓋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
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臣等躬逢斯盛
仰奉
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之乎但臣等廣集衆思愚
有一得不敢不爲
陛下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
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遠其
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搆之制莫非

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爲者卽今太廟南邊墻
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有
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
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
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
門墻不甚遼遠卽使盡闢其地以建群廟亦恐勢
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爲門垣寢廡則又
不合古禮況古人七廟九廟制度皆同太廟營構
已極弘壯而群廟隤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
廟之居也議者欲除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

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
之何所非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
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
息祖考而安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
者欲藏其主於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
藏祧廟之主也以親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
非禮也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摹倣而爲之是又
徒耳熟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討者也夫周廟門容
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
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且過於今爲在其

爲儉約也況臣等恭覩世廟之制蓋損於太廟之
數多矣今欲建立群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
世廟乎且太宗功業之盛比隆
太祖而
憲宗又我
獻皇父也二廟規制視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
而後可不然則 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
太廟之主自我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各爲立廟
將依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
之制以

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旣
不可降損而欲擬諸世廟森然並建七廟於太廟
之南豈惟地小不足以容殆恐寢居左偏宮室太
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
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也臣等竊謂卽使各
廟旣成
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
途而欲一日之間徧歷群廟爲之興俯拜起升降
尊獻雖有強力之容齋敬之心且將薾然疲苶非
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力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

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群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爲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爲如不祭也況
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擧祭止對越　太祖

之廟而不一至　群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臣樂舞之數是也今欲立爲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踈秖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爲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闊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

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又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擬孫之廟也至夷王爲懿

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名雖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般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

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
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
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
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
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
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
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
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
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
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

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
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旣不能必其爲
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
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
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
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
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
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
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
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仰

惟
陛下孝思純至天鑒高明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
且退託謙冲下咨廷議但臣等愚昧非不知古禮
當從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
聖諭以爲
皇考獻皇帝有世廟以享祀
太祖太宗以下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
斯言也
皇天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
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臣等愚見則

以爲
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世廟猶爲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
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
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恨矣臣等竊見今
歲孟春
陛下更定特享之議正
太祖南面之位以爲太廟之始祖又爲列聖各設
帷幄祭俱南面各自獻讀祝臣等仰服
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徹乎各廟專祀之儀雖

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况向來恭
聞
陛下有諭輔臣御札云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
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臣等復議九廟九間同
爲一堂雖有帷幄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
尊之敬請以木爲黃屋儼如廟廷之制每廟設一
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太祖居中蓋北太
宗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
廟之制則
太祖列聖各得以專其尊足以申

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臣等以
爲足以作則萬世而未可以爲遷就權宜云也彼
朱子所謂宋太祖僻處一隅與夫設祭一室其或
無地以容鼎俎者事體大有不侔
陛下博觀前史固可考而知也但宗廟重事臣等
愚昧未敢定擬伏乞
聖明特賜裁斷嘉靖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
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郊廟大禮係國家重典朕於天地百神祀典
俱已釐正惟宗廟之禮尚襲同堂異室之制未能
復古於心歉然朕嘗稽我
聖祖開國之初已曾建立四親廟實有鑒於漢制
之非今具載大明集禮存心錄祭祀禮儀朕爲子
孫所當遵行見今太廟前堂後寢俱有定制不必
移其昭穆世數廟次你部裡便會同多官相度兩
廡地方議處規制停當來說

奏爲分豁薦新疏　羅玘

臣等自履任以來謹奉本寺年例薦新品物逐年
按月按品差官供薦戰戰兢兢每懼後期有乖宵
肝孝思之誠憑伏天威兼資成憲水陸無虞依時

而至常免愆尤實爲過望本年正月内據香橙園
戶葛川關連名狀告内開各係應天府上元縣北
城等鄉民洪武年間編充本寺薦新香橙園戶逓
年九月分例該供薦八月末旬本寺差官賫送自
初及今歲復一歲不期正德四年月冬〻以來氷雪
異常香橙樹株盡行凍枯連根無存恐誤供薦欲
告准令夏末前往蘇松等府産有去處轉買本寺
難便准信當差鋪排傳隊就園路驗與告相同已
行准令自往轉買充薦至七月初十日續據稱到
前項地方轉買其香橙樹株亦皆凍絶又欲告給

批文前往江西浙江等處轉買臣等思得重大若拘常例不稍變通必致悞事遂一面具呈南京禮部知會一面給批着令往買至八月初六日各告仍復空回群然悲號自旦至暮若不能生臣等聞之亦皆傍徨無措卽欲依其情理奏請分豁其如初告之時止差鋪排一人踏驗其園戶俱係應天府上元縣人民橙園亦係該縣地方以驗到之人當土著之衆戶且無刑威又非管轄事亦朦朧安可爲的況其告往轉買之地旣云蘇松又謂浙江本寺雖給批文設或公然在家至期給批告官故

爲情狀幸准分豁在理容或有之且或前項果品於市井之時街坊市井猶有轉相買賣者則是本寺徒信下人一面不顧

祖宗百年之法罪固難容心亦何忍爲此隨將前項事理一一開具移關應天府轉行該縣查勘務不欺爲的續准應天府關稱上元縣申據北城鄉里長總甲供稱香橙樹株委的凍枯盡絕舊川關等委的六月内前往蘇松等處及七月内執批前往江浙等處轉買空回重甘結狀等因備關到寺臣等看得去冬冰雪南京城内官寺民居園林樹木凍委殊甚至於竹最堅勁耐寒亦皆枯絕況夫柑橙橘柚之柔脆宜矮者其先枯盡無從採薦宜也又況蘇松江浙地里聯屬氣脉不甚相遠閩廣炎方之比其冰雪大抵皆然橙株枯盡無從買薦亦宜也但臣等思之若係上供之物時有缺乏在

陛下覆幬之仁固將怜而宥之而此實宗廟薦新之品又當聖孝格廟之晨是何敢覬覦

陛下有所重輕於其間哉實惟臣等司薦之官誠意之未孚私心之多慝致傷和氣天降之罰而又依常襲舊不能先事豫知預令葺蓋編籬塞向墐

戶多方以護之以致如斯是誰之過歟彼園丁下隷則至愚而無知者也又何預焉如蒙乞

勅禮部議處止將臣等明示譴罰或寬斧鉞之誅

明

勅吏部按臣等官職之崇卑事權之正二在任之久近或原或降或削其官職與歸田里則臣等不勝感戴之至緣爲薦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差協律郎王古玄賫奉謹具

奏聞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冑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天必生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方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一大典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議及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請乞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原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歎以方之言惑之也及都給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以默之論雖甚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鷄籠山六月丙寅廟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盖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於卞壺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

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所據而敢爲此言也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悞也盖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典以來屢致勤勞今勳尤著於是各以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盖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

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悞以爲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盖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盖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盖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爲證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有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

大海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大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

皇祖親定卽古爾祖從享祭於大烝之義此之廟祀其典尤重英祀廟且不與而又欲塈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功累至侯爵非不大又以恭儉謙虛之德爲世所仰而勛今日之祇奉眷顧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爲可重故奪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雖輕而於我開國之大典所關則重況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西漢元功之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之三十二及唐凌煙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靑史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其品尤精如六王元勲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王以下令向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節功雖今配享九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廟祀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化之妙非口舌筆墨所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歛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不致扭捉於非僭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國朝之大典崇隆於聖明之世而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祖宗成憲故敢罄衷披瀝冒瀆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

聖恩俯賜監納則輿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胥服矣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八終